昌黎先生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東雅堂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昌黎先生集序

朱子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崧卿校定本號為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它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為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弃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詞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為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為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方云序只云目為昌黎先生集諸本亦多無文字者今從之○後凡从方氏者不復論所不同者乃著之

門人李漢編蜀本作朝議郎行尚書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漢編今本或有并序二字非是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繇音宙占辭也春秋書事詩詠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厤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來或作求非是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或無皆字汗瀾卓踔奫泫澄深左太冲吳都賦云泓澄奫潫郭璞江賦云濆滉困泫○奫於昊切泫音玄或作泓非是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方从杭蜀本作發○今按二字兩通但作鳴則句響而字穩耳故今定从諸本而特著方本所从以備參考後皆放此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

人自為左氏成公二年其自為謀也則過矣○為下僞切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閣本作士非是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常方从杭本作賞云取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語○今按不賞乃蒯徹教韓信背叛之語而唐太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施之於此既不相似且非臣子所宜言者李亦未必敢取以為用也當从諸本為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或無隴西二字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左傳國語多用失墜字或作墜失或無失字者皆非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十二揔七百或作七百一十六或作七百三十八方氏考其數皆不合而姑從閣本杭本以為唐本舊如此既非文義所繫今亦不能深考并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昌黎集敘說

宋景文公云柳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丏於古而一出諸己

蘇明允上歐陽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絶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東坡云杜詩韓文顔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又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答洪駒父云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

秦少游云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虚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録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鉤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摭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摠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陳後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説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昌黎集敘說

重校昌黎集凡例

是集 慶元間魏仲舉刊五百家註引洪興祖樊汝霖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蔡元定諸家註文（洪辨證樊譜註孫韓劉全解祝音義蔡補註）未免冗複而方崧卿舉正 朱子校本攷異却未附入讀者病之今以

朱子校本攷異爲主而删取諸家要語附註其下庶讀是書者開卷曉然今舉凡例于左

一朱子攷異凡例見于文集序首並仍其舊

一閣京杭蜀石本異同已見 朱子攷異凡例今更加讎校是正頗多觀者當自知之

一註引經子史等事則書于攷異之上釋音則附其下

一小圈下今按云云者並是攷異全文

一註引經子史書傳事爲證者則入如集中有關繫時政及公卿拜罷月日更博採新舊史唐登科記附益之

一舊註引某氏云者今倣 朱子離騷集註例皆删去惟攷異下有糾方之繆者則存之如復志賦誰無施而有穫所辯之類是也

一先儒議論有關繫者隨所聞見增入如閔己賦固哲人之細事今東坡顏樂亭記嘗有評議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偃僂南軒所議之類是也

一正文或有疑字並依攷異文从口如藍田縣丞廳壁記再進再屈口人之類是也

一皇朝 廟諱諸本多易本字如貞元作正元之類非臨文不諱之義徒失古意今例但空本字點畫若唐諱如以丙爲景以民爲人之類却存古不改

一攷異於正文本字或一字或二字並提起今例如本字在句末即入註脚不復重出句讀中或一兩字各有攷異並總附於一句之下

重校昌黎集凡例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目錄

門人李漢編

第一卷
賦
感二鳥賦
復志賦
閔己賦
別知賦
古詩
元和聖德詩
琴操 十首
南山
謝自然
秋懷 十首
江陵途中寄翰林三學士
暮行河堤上
夜歌
重雲
江漢
長安交遊者
岐山下 一首
第二卷
古詩
北極贈李觀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幽懷
君子法天運
落葉
歸彭城
醉後
醉贈張祕書
同冠峽
送惠師
送靈師
縣齋有懷
合江亭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
岳陽樓
送文暢師
答張徹
薦士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古風
駑驥
馬猒穀
出門
嗟哉董生行
烽火
汴州亂 二首
利劍
齪齪
第三卷

古詩
河之水二首
山石
天星
汴泗交流
忽忽
鳴鴈
龍移
雉帶箭
條山蒼
贈鄭兵曹
桃源圖
東方半明
贈唐衢
貞女峽
贈侯喜
古意
八月十五夜
謁衡嶽廟
岣嶁山
永貞行
洞庭湖阻風
李花
杏花
感春四首
寒食出遊
憶昨行
第四卷
古詩
劉生
鄭羣贈簟
豐陵行
遊青龍寺贈崔補闕
贈崔立之
送區弘
三星行
剝啄行
青青水中蒲三首
孟東野失子
陸渾山火
縣齋讀書
題新竹
晚菊
落齒
哭楊兵部凝陸歙州參
苦寒
赤藤杖歌
酬崔十六少府
送侯參謀
東都遇春
感春五首
酬裴十六功曹

燕河南府秀才
送李翺
送石處士
送湖南李正字

第五卷
古詩
辛卯年雪
醉留東野
李花二首
招揚之罘
寄盧仝
酬司門盧四雲夫院長望秋作
誰氏子
河南令舍池臺
送無本師歸范陽
石鼓歌
雙鳥
贈劉師服
題炭谷湫祠堂
聽穎師彈琴
送陸暢歸江南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嘲魯連子
贈張籍
調張籍
和盧郎中雲夫寄示盤谷子歌
寄皇甫湜
病中贈張十八
雜詩
寄崔二十六立之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孟生
射訓狐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答孟郊
從仕
短燈檠歌
送劉師服

第六卷
古詩
符讀書城南
示爽
人日城南登高
病鴟
華山女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
路傍堠
食曲河驛
過南陽
瀧吏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 二首
答柳柳州食蝦蟇
別趙子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猛虎行
第七卷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送僧澄觀
獻山南鄭相公樊員外
和武相公詠孔雀
感春 三首
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題張十八所居
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
和錢七盆池所植
記夢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朝歸
雜詩 四首
讀東方朔雜事
譴瘧鬼
示兒
庭楸
訛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至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南溪始泛 三首
第八卷
聯句
城南
會合
鬬雞
納涼
秋雨
征蜀
同宿
莎柵
雨中寄孟刑部
遠遊
晚秋郾城夜會
第九卷
律詩 凡八十五首
題楚昭王廟
宿龍宮灘
叉魚招張功曹
李員外寄紙筆
次同冠峽

答張十一功曹
郴州祈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郴口又贈二首
題木居士二首
晚泊江口
湘中
別盈上人
喜雪獻裴尚書
春雪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春雪閒早梅
早春雪中聞鶯
梨花下贈劉師命
和歸工部送僧約
入關詠馬
木芙蓉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榴花
井
蒲萄
峽石西泉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詠雪贈張籍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送侯喜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酬振武胡十二大夫
和盧庫部元日朝迴
寒食直歸遇雨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題百葉桃花
春雪
戲題牡丹
盆池五首
芍藥
奉和虢州劉給事三堂新題二十一詠并序
新亭
流水
竹洞
月臺
渚亭
竹溪
北湖
花島
柳溪
西山
竹逕
荷池
稻畦
柳巷

花源
北樓
鏡潭
孤嶼
方橋
梯橋
月池
遊城南 十六首
賽神
題于賓客莊
晚春
落花
楸樹 二首
風折花枝
贈同遊
贈張十八助教
題韋氏莊
晚雨
出城
把酒
嘲少年
楸樹
遣興

第十卷

律詩 凡八十首

送李尚書赴襄陽
和席八十二韻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太安池 闕
遊太平公主山莊
晚春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 三首
廣宣上人頻見過
閑遊 二首
酬馬侍郎寄酒
和侯協律詠筍
過鴻溝
送張侍郎
贈刑部馬侍郎
和裴相公女几山下作
鄆城晚飲贈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酬別留後侍郎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同李二十八野宿西界
過襄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次硤石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次潼關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桃林夜賀晉公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和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
獨釣四首
枯樹
元日酬馬尚書去年元日之什
詠燈花同侯十一
祖席前字
秋字
送鄭尚書赴南海
答道士寄樹雞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次鄧州界
題臨瀧寺
酬韶州張使君惠書
題秀禪師房
將至韶州寄張使君借圖經
過始興江口感懷
韶州留別張使君
量移袁州酬張韶州
次石頭驛寄王中丞
遊西林寺題蕭郎中舊堂
自袁州還京次安陸寄周隨州
題廣昌館
寄隨州周員外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題層峯驛梁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杏園送張徹
雨中寄張博士侯主簿
和張侍郎酬馬尚書
早春遊楊尚書林亭
奉使常山次太原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鎮州初歸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舍人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櫻桃詩
早春呈水部張員外二首
送桂州嚴大夫
酬馬僕射見寄之作
奉使鎮州酬裴司空
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
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和杜相公太清宮

第十一卷

雜著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人
原鬼

行難
對禹問
雜說四首
讀荀
讀鶡冠子
讀儀禮
讀墨子
第十二卷
雜著
獲麟解
師說
進學解
本政
守戒
圬者王承福傳
五箴五首并序
後漢三賢贊三首
諱辯
訟風伯
伯夷頌
第十三卷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釋言
愛直贈李君房別
張中丞傳後敘
河中府連理木頌
汴州東西水門記
燕喜亭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畫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科斗書後記
第十四卷
雜著 書
鄆州溪堂詩
猫相乳
進士策問十三首
爭臣論
改葬服議
學生代齋郎議
禘祫議
顏子不貳過論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太學生何蕃傳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第十五卷
書
與孟東野
答竇秀才

上李尚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
上兵部李侍郎
答尉遲生
答楊子
上襄陽于相公
啓
上鄭尚書相公
上留守鄭相公
第十六卷
書
上宰相
後十九日復上
後二十九日復上
答侯繼
答崔立之
答李翊
重答李翊
代張籍與李浙東
答李秀才
答陳生
與李翺
第十七卷
書
上張僕射
答胡生
與于襄陽
與崔羣
與陳給事
答馮宿
與衛中行
重上張僕射
與馮宿論文
與祠部陸員外
第十八卷
書
與鳳翔邢尚書
爲人求薦
應科目時與人
答劉正夫
答殷侍御
答陳商
與孟尚書
答呂毉山人
答渝州李使君
答元侍御
第十九卷
書
與鄭相公
與袁相公
與鄂州柳中丞二首
答魏博田僕射

與華州李尚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
序
送陸歙州詩序
送孟東野
送許郢州
送竇從事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齊皡下第
送陳密
送李愿歸盤谷
送牛堪
第二十卷
序
送董邵南
贈崔復州
送張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
送楊支使
送何堅
送廖道士
送王秀才
送孟秀才
送陳秀才
送王塤秀才
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
第二十一卷
序
送區册
送張道士
送高閑上人
送殷員外
送楊少尹
送權秀才
送湖南李正字
送石處士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
送鄭尚書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
送鄭十校理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鼎聯句序并詩
第二十二卷
哀辭　祭文
祭田橫墓
歐陽生哀辭
題哀辭後
獨孤申叔哀辭
祭穆員外
祭郴州李使君
祭薛助教

祭虞部張員外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
祭薛中丞
祭裴太常
潮州祭神五首
第二十三卷
祭文
袁州祭神三首
祭柳子厚
祭湘君夫人
祭竇司業
祭侯主簿
祭竹林神
曲江祭龍
祭馬僕射
弔武侍御所畫佛
祭故陝府李司馬
祭十二兄
祭鄭夫人
祭十二郎
祭周氏姪女
祭滂
祭張給事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
祭張給事
祭女挐女
第二十四卷
碑誌
李元賓墓銘
崔評事墓銘
施先生墓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第二十五卷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第二十六卷
碑誌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
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烏氏廟碑銘
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第二十七卷
碑誌
劉統軍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袁氏先廟碑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
衛大將軍贈工部尙書太原郡公神道碑
文
第二十八卷
碑誌
曹成王碑
息國夫人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第二十九卷
碑誌
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
誌
貞曜先生墓誌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檢校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
銘
第三十卷
碑誌
監察御史衞府君墓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相權公墓銘
平淮西碑
第三十一卷
碑誌
南海神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黃陵廟碑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
神道碑
第三十二卷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銘
柳子厚墓誌銘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第三十三卷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
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第三十四卷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墓誌銘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第三十五卷
碑誌
盧渾墓誌銘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韓滂墓誌銘
女挐壙銘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乳母墓銘
第三十六卷
雜文
瘞硯銘
毛穎傳
送窮文
鱷魚文
第三十七卷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復讎狀
錢重物輕狀
第三十八卷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
爲宰相賀雪表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爲裴相公讓官表
爲宰相賀白龜狀

冬薦官殿侑狀
進王用碑文狀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薦樊宗師狀
舉錢徽自代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奏韓弘人事物狀
謝許受韓弘物狀

第三十九卷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賀冊尊號表
袁州刺史謝上表
賀皇帝即位表
賀赦表
賀冊皇太后表
賀慶雲表
舉張惟素自代狀
舉韓泰自代狀
尉國哀表
舉薦張籍狀
請上尊號表
舉韋顗自代狀

第四十卷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舉馬摠自代狀
賀雨表
賀太陽不虧狀
舉張正甫自代狀
袁州申使狀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黃家賊事宜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論淮西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昌黎先生集目錄

昌黎先生集卷第一

賦（朱茞公云馮章靖親校舊本每卷首具列卷中篇目馮悉以朱墨滅殺之惟存其都凡集外別有目錄一卷今按李漢所作序云摠七百首并目錄合四十一卷則正與馮合）

感二鳥賦并序（○公貞元十一年正月至三月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宜其不遇也五月東歸遇所獻二鳥感而作公之賦見於集者四大抵多有取於離騷之意此篇蘇子美亦謂其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蘇語雖少貶然進學解所云不以虛矣）

貞元十一年（一或作五以諸譜考之作一為是）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潼關在華陰）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者（舊史德宗貞元十一年河陽獻白烏）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一作某土之守臣某用禮記全句○守音狩）使使者進於天子（使使下去音）東西行者皆避路（西下閣杭本無行字考之禮記及公送溫造序當有）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於杭作之非是）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十或作千此專為選舉而言也貞元九年應宏詞者僅三十二人作十為是退上或再有偕字）曾不得名薦書（方从閣本名上有列字名下有於字○今按嘉祐杭本與謝本並無此二字語簡而意已足方本非是）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以下或有其字）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此下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句今从閣本文粹刪去）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此句或在苟有食其從之下）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苟或作敬非是）出國門而東騖（音務馳也）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路一作洛）（羌或作差○今按作差固謬然羌乃發語之詞施之句內似亦未安以上文反顧流涕之語推之則西路乃長安之路而此字當為浸漸愈益之意不知的是何字又恐或是逾字）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黃流或作流黃）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之或作其嘉或作憙非是）徒外飾焉是逞（焉或作而）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楚辭汨余若將不及說文水流也○汨音聿）恆十年而不居（恆或作亘而或作以恆居鄧切與亘竟之亘同班固敘傳恆以年歲選詩徒倚恆窮漏）辱飽食其有數（其一作兮）況策名於薦書（策方从閣杭作榮云公上宰相書非苟沒於利榮於名也與此義通○今按唐人策字俗體从竹从宋亦有只从艸者與榮字絕相近故閣本作榮蓋傳寫之誤耳方引榮於名亦與此語意不相似於或作與亦非是）時所好之為賢（○好去聲）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或云昔上當有在字或是念字由上句末有愚字相似而脫也）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先下或有容字信或作容皆非是漢酈食其傳沛公吾所願從遊莫為我先韓語祖此）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或作曉）祇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怊悵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惟方作雖惟字正是幹轉處作雖卽無力矣能或作孤亦非是）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今按上文之意若曰天之生我必有所用何不力慕古人如傳說之徒而獨怊悵於無位耶惟或者苟得其位而不能追配古人但如二鳥之空被榮寵乃是鬼神之所戲耳故幸年歲之未晚而庶幾無慕於斯類也斯類蓋并指二鳥與彼得之而不能者而言也○歐陽文忠讀李習之幽懷賦以謂鄭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如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惟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

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歐陽子之論善矣雖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至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感二鳥賦蓋所謂發於羈旅草野者使其光榮而飽憂天下之心孰謂公一日忘耶

復志賦 并序

○公貞元八年擢進士第十一年猶未得仕東歸十二年始佐汴州明年又辭以疾此賦句法步驟離騷往往相似晁無咎嘗取此賦於變騷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隴西公董晉也按晉行狀正元十二年七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汴州刺史晉受命遂行公及劉宗經韋弘景寔從之辟公爲汴州觀察推官其日明年七月則十三年作也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負薪賤者之稱禮記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又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鄭氏注憂亦作疾○公羊注云大夫病曰犬馬士病曰負新公病作此賦故云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悒悒之無解兮○悒音邑憂也選良增悒悒解或作辭獨長思而永歎音難騷云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坎軻不平易貌選坎軻多辛苦○軻音可坎或作轗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歲行十二年而一復大厤十二年公從兄會南遷韶州時年十歲故云歲行未復也伯氏兄稱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按唐地理志洞庭在岳州巴陵縣郭璞注山海經云洞庭地穴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也漫漫大水貌選歸海流漫漫○漫謨官切至曲江而乃息兮唐地理志韶州治曲江縣踰南紀之連山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分南北紀韶在南紀之外焉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南紀字杜詩多用如南紀風濤壯阻歸楫相國生南紀之類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孤謂孤兒嫠謂寡婦左氏傳云莒子殺其夫己爲嫠婦謂會卒於韶州公從嫂歸葬河陽○攜戶圭切嫠音釐旋以宣切還也孤嫠一作嫠孤値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方从閣本無將字於下有大字或又無之字今詳文勢皆非是○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南平盧節度相繼稱亂三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四年涇原姚令言犯京師德宗幸奉天朱泚犯奉天興元元年李懷光反如梁州貞元元年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方从閣本古作詁爲作焉非是窺前靈之逸迹兮靈一作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音壬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騷云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服亦佩也考古之所佩與時之所服言當世之士不及古人遠矣惟己可庶幾古人也閔杭作闕非是忽志身之不肖兮之或作而又或作之者皆非是謂青紫其可拾夏侯勝謂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公此語事本夏侯勝傳而意取劉孝標論自知者爲明兮老子知人者知自知者明故吾之所以爲惑吾下或有志字非是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京師在西故云西征公貞元二年自宣城至京師既或作冀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逕或作徑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所馳○羌起羊切或作差非所或作四騷云羌衆人之所仇羌楚人發語端詞猶言鄉何爲也字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附勢或作射利或只附字作射字班彪曰乘時射利商人之功此借用其語以譏世也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騖乎書林兮夕翱翔乎藝苑楊雄長楊賦云并包書林劇秦美新云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班固賓戲云真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騁或作馳楚詞朝騁騖乎江皋作馳非是諒却步以圖前兮却去約切退也家語儒行篇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前漢劉向傳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不浸近而愈遠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貞元八年公登第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騷云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排國門而東出兮貞元十一年公東歸慨余行之舒舒慨或作嗟時憑高以迴顧兮涕泣下之交如之或作而易大有卦厥孚交如戾洛師而悵望兮○戾郎計切詩我客戾止洛師洛陽也聊浮游以躊躇莊子聖人躊躇以與事注從容也騷云聊浮游以逍遙○躊音疇躇音除假大龜以視兆兮大或作火求幽貞之

所盧幽貞隱者易幽人貞吉盧寄也曹植節遊賦曰非吾人之所盧顏延年拜陵廟詩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音歟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浚之都夫子謂董晉也浚之都汴州也公貞元二年丙寅始自江南入京師十一年乙亥春三上宰相書不遇夏東歸至洛陽十二年丙子秋從董晉入汴州晉辟署試校書郎爲汴宋濠潁泗州觀察推官凡十餘年矣故上云至今十年其猶初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下而或作下之竟歲年以康娛竟或作卒時乘閒以獲進兮○閒何艱切暇也又居莧切空隙也楚辭九章篇願乘閒而自察顏垂歡而愉愉而或作之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方从閣本誰作推下又有德字云李本謂陳無已去德字今本復詘惟爲誰其誤甚矣○今按此句本用楚詞孰無施而有報孰不殖而有獲之語詞意既有自來又與上下文勢相應故嘉祐杭本與諸本多如此乃是韓公本文相傳已久非陳以意定也閣本之繆如此而方信之反以舍本爲誤今不得不辨也又嘉祐杭本世多有之而其不同處方皆不錄豈其偶未見耶抑忽之而不觀也嫉貪佞之洿濁兮說文洿濁水不流孟子數罟不入洿池○洿汪胡切曰吾其既勞而後食方無既字非是懲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之不可忘脩方作循云唐人書脩近循楚詞亦有誤者○今按唐人書字之誤方說是也然此乃脩誤作循非循誤作脩也脩猶脩好脩怨之脩蓋因舊增新之意耳情怊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之或作而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志之揚揚諸本多作陽陽後漢孔嵩傳云晨門肆志於抱關史記晏嬰傳志氣揚揚公當是用此語詩君子陽陽則注謂無所用其心非公所用字也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貴富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斯或作聊訟或作誦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音忘

閔己賦

公嘗佐董晉於汴未幾晉薨復佐戎徐州徐帥張建封也建封又薨公罷去來居于洛時貞元十六年也晁無咎嘗取此賦於續楚詞而系之曰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其不遇故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而或作兮獨閔閔其曷已兮閔閔或作悶悶○按洪慶善云歐宋皆無兮字後皆復添或云咸通本復志賦與此賦皆無兮字未知孰是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楚辭居處愁以隱約兮注謂隱身守約也選魏文帝典論云文王幽而演易不以隱約而不務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閣本無食字非是有至聖而爲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何下或有苦字○東坡爲膠西守孔宗翰作顏樂亭詩其序有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爲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爲哲人大事乎司馬溫公又曰子瞻論韓愈以瓢在隱約而平寬爲哲人之細事以爲君子於人必於其小觀焉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誌銘而受其金其戚戚於貧賤如此烏知顏子之所爲哉司馬蘇氏之論其當矣雖然退之嘗答李習之書曰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不亦難乎而此賦又云爾蓋閔己之不若顏子也東坡溫國獨謂其不然要爲顏子言之爾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詩小雅焦贛易林讀遠字皆協平聲作還作者非○夫馮無切行舟檝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脩之言騷云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葅醢注前修前世修名之人也雖舉足以蹈道兮蹈道字本穀梁傳云蹈道則未也哀與我者爲誰衆皆捨而己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壹本多作豈閣杭本作壹舊監本潮本尚作一訛壹爲豈自蜀本也檀弓云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韓語蓋原此就水草以休息兮恆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本或作所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閣本作衰非是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人下一無兮字○焉於虔切

別知賦

公歲癸未貞元十九年冬以監察御史言旱飢得罪黜連之陽山令明年春至邑連在唐屬湖南道時楊儀之以湖南支使來公為賦以別之集中又有序送焉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周謂十二年公自興元元年甲子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南至貞元十九年癸未凡二十年矣故云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好去聲紛或作伊紛擾或作伊紛其或作而咸一作或非是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愁窮或作塞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為收之或作而斯或作在百一或作一日皆非是陸機嘆逝賦得十一於千百韓用此意歲癸未而還逐侶蟲蛇於海陬○陬音鄒侶或作旅遇夫人之來使○夫馮無切使去聲將命者闢公館而羅羞而或作以索微言於亂志前漢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注微妙之言耳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鏡一作考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參差上楚簪下楚宜切又楚佳切不齊也以或作於爛漫本或作爛慢或作爛漫云○漫莫半切又謨官切大水也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輈遂或作卒而或作以輈車轅也詩五楘梁輈文意謂儀之訖事而反山礉礉其相軋○礉五交切或作磝樹蓊蓊其相摎蓊蓊木茂也前漢觀眾木之蓊蔓摎紋也儀禮殤之經不摎垂注不紋其帶之垂者杜詩古木蘢蓯枝相摎○蓊音翁又烏孔切摎居由切摎或作繆雨浪浪其不止楚辭霑余襟之浪浪並音項雲浩浩其常浮江淹別賦云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兮奇色公此頗效其體○雲或作雪浩浩或作活活其或皆作而知來者之不可以數楚辭哀時命篇倈者不可與期淵明歸去來辭知來者之可追數頻也論語朋友數斯踈矣○數音朔哀去此而無由或無者字或無之字皆非是而或作以倚郭郛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而或作其

古詩

元和聖德詩

並序○此詩元和二年作憲宗紀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明年正月改元元和楊惠琳據夏州叛三月辛巳夏州兵馬使周承全斬惠琳傳首以獻九月辛亥高崇文奏收成都擒劉闢以獻十月壬午淄青李師道十一月戊申武寧張愔皆受命二年正月己丑朔上親獻太清宮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還宮大赦天下公時為國子博士分教東都此詩所以作也○穆伯長曰退之元和聖德詩淮西碑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作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筆墨間錄云此序乃司馬遷之文非相如文也

臣愈頓首再拜言此下或有日字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已來誅流姦臣永貞元年八月庚子憲宗即位壬寅貶右散騎常侍王伾為開州司馬前戶部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為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等為諸州刺史十一月貶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戶誅流姦臣謂此也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或作明晦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或無陛字親望穆穆之光而共職業而或作亢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解或作懈或作辭皆非是自左傳請以曹為解遷固相承用之非一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警或作驚流俗妄改也史記尊寵樂教以警動燕齊義當用此其詩曰

皇帝即阼或作祚史記文紀有皇帝即阼一全語實用阼字○今按阼謂東階也作祚非是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尚書洪範篇八庶徵曰雨曰暘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近或作其踵繼也武迹也先是德宗建中間李希烈朱泚等反至是楊惠琳劉闢繼踵而起焉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眾十旅十或作千方云按此專紀楊惠琳之亂也時嚴綬在河東表請討之詔與天德軍合擊未嘗他出師也十旅為正○今按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則一旅五百人而十旅五千人也方

說得之亦見以順討逆御不在衆之意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陴城上女墻左氏衛人登陴音脾降幡夜豎謂承全斬惠琳也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皐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傳言闢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闢輒裂食之其很惡如此○人或作入開庫啗士曰隨所取曰方作日今按此乃述其誘啗士卒之詞方本非是汝張汝弓汝鼓汝鼓上鼓字或作伐或作桴或作擊春秋傳云伐鼓于社伐或擊也詩采芑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汝爲表書求我帥汝傳言闢守後務諷諸將徵麾節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於庭讀或作續非是出節少府唐百官志云符寶郎凡命將遣使皆賜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闢既自爲留後上初嗣位未能討是歲十二月以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闢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不當或作當不非是○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三川上不許萬牛臠炙或作臠臠切也莊子不敢食一臠臠與炙同廣韻引周書始燔肉爲炙又禮記毋嘬炙炙○臠力轉切炙之夜切或曰臠胾字側吏切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方云荊公本音麥潮本亦然方言注絡頭帕頭也音貊今多讀作莫轄切公送李益鄭權序皆用此語或作帓帓字蓋二音通讀○今按集韻帕莫白切莫轄音帓莫葛切帶也方說誤○實錄曰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爲軍容之服有恇其兇有餌其誘兇方作貲○今按此二句蓋言有畏其暴者有貪其利者故從之者衆耳非本心樂從也方本非是○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詩意取此其出穰穰詩降福穰穰注衆也○穰音攘隊以萬數所矩切遂劫東川遂據城阻上既不許闢三川元和元年正月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爲東川節度使因陷梓州降李康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初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元和元年正月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京師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嚴礪同討闢甲午崇文出斜谷元奕出駱谷同趨梓州三月克之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賈捐之傳云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徐壁其右壁或作辟闢黨聚謀鹿頭

是守六月闢城鹿頭闢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闢東萬勝堆崇文遣騎將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闢城凡八戰皆捷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崇文奉詔進退規矩規或作合戰不貪殺擒不濫數杭本三館本文粹作藍縷唐本作襤褸蜀本始作濫數校本多从之今姑存其舊○今按藍縷無理濫數蓋用左傳數俘之語蜀本得之他本皆誤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請討請或作乞俟命起坐皇帝曰嘻無汝煩苦嘻數辭也或作嘉非是荊并泊梁荊謂荊南節度使裴均并謂河東節度使嚴綬梁謂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也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爾醜醜類也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殷其或作殷殷或作其殷殷安也音隱○詩如崗如阜或拔其角拔或作拔或脫其距距雞距史記投石超距○距其呂切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前漢齟者齒不正也說文齟齬不相值也選或齟齬而不安○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八月壬午闢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日或作曰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闢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臼取之江中九月崇文克成都闢與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崇文遂入自城都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攣索夾以砧斧砧當作椹與椹同戰國策范雎曰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是也婉婉弱子赤立傴僂上音嫗下音縷牽頭曳足先斷腰膂南軒曰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爲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予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次及其徒體骸撐拄傳云斬于城西南獨柳樹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說文撐衺拄也拄從旁指也古樂府死人骸骨相撐拄○上抽庚切下冢庚切末乃取闢駭汗如寫音瀉蓼蕭詩用韻如此或作雨非是揮刀紛紜爭切膾脯爭或作猶切或作切皆非是儀禮有

[illegible]〇此詩蘇黄門獨謂不然且曰此特憲宗命崇文誅一劉闢爾其言闢棄城走爭切贍賄何其瑣屑
之甚謂之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末也詩載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到此邪亦其少
年所爲文也按公時年四十不可謂少大抵德不足則夸憲宗功烈固偉比文武則有間矣王荆公嘗論
詩曰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爲嚴德盛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爲夸德不足故也是詩也其亦魯頌之謂
敷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塞下其字或作
倉非是以上句偶之可見哀憐陣歿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帀宏
溥經戰伐地寬免租簿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十月減劍南東
西川山南西道今歲賦釋脅從將吏葬陣亡者廩其家五歲賜文武官勳爵天地中間莫
不順序幽恆青魏或作魏幽恆青東盡海浦南至徐蔡魏謂魏博
節度幽謂幽州盧龍節度恆謂成德軍節度青謂淄青平盧節度徐謂武寧軍節度蔡謂彰義軍節度
區外雜虜區外方外也雜虜夷狄也按唐地理志魏州魏郡今大名府幽州范陽郡今燕山府
鎮州常山縣今真定府青州北海郡也魏則田季安幽則劉濟恆則王士真青則李師道徐則張愔蔡則
吳少誠此皆一時藩鎮之國也恒威赧德諸本恒作烜赧作赫又作服或以文錄定烜作恒以
唐閣蜀本定赫作赧云公上尊號表有恒威愧德意與此同踧踖蹈舞掉棄兵革
私習簋簋來請來覲十百其耦或作數皇帝曰吁伯父
叔舅謂當時藩鎮諸帥也禮記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牧天子同
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各安爾位訓厥甿畮甿或作田正月元日
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于新宮新宮順宗室于或作
饗新或作闕非是視瞻梁梠感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
助我惻楚乃以上辛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
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
郊矣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注云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牡除于
國南鱗筍毛簴筍簴所以垂鐘磬也橫曰筍飾以鱗屬植曰簴飾以贏屬周禮梓人爲筍
簴〇筍思尹切亦作簨簴國許切又音巨廬幕周施開揭磊砢選金玉磊砢〇揭音
揭又桀揭二音磊音儡砢魯可切獸盾騰挐盾以木爲之而畫龍文相合載之以蔽馬詩龍
盾之合拏說文云牽引也楚辭殽亂兮紛拏〇盾順允切拏女加切圓壇帖妥禮圓丘象天圓

丘即圓壇也賀循上郊壇制度曰漢舊儀南郊圓壇八陛於宮南七里天兵四羅旂常
婀娜旂或作旗曹植曰華容婀娜〇婀烏可切娜奴可切駕龍十二周禮馬八尺以上爲
龍天子之駕十有二閑魚魚雅雅雅雅字見晉史劉惔傳洛中雅雅有三嘏魚魚字未詳要
亦車駕整肅之意宵昇于丘圓丘也昇或作升楚辭升皆作昇他準此奠璧獻斝
奠薦也斝玉爵也禮記夏后氏以醆商以斝周以爵衆樂驚作轟豗融冶轟羣車聲
選轟轟闐闐豗相擊也選磊訇訇而相豗融冶樂聲〇轟呼宏切豗音灰紫焰噓呵紫或作柴
高靈下墮羣星從坐〇從去聲錯落侈哆西都賦隋侯明月錯落其間說
文哆張口也詩哆兮侈兮注大貌〇哆丁可切又昌者切日君月妃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
月前漢李尋傳日者衆陽之宗輝光所燭萬物同晷人君之表也唐楊烱渾天儀賦月也者羣陰之紀上
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煥赫婐妮婐妮身弱好貌樂府珠佩婐妮戲金闕煥赫謂日君
婐妮謂月妃〇婐烏果切妮五果切瀆鬼濛鴻瀆鬼四瀆之神選濛鴻沆茫〇濛莫孔切鴻胡
孔切嶽祇嶪峩嶽祇四嶽之神嶪峩山高貌後漢增祭嶪峩〇嶪音業峩音我飫沃羶
薌沃羶或作羶燎〇今按飫沃之義未詳或云當飫厭亦未有所據也羶薌字見禮記云産祥
降嘏鳳皇應奏舒翼自拊赤麟黄龍逶陀結糾麟或作鱗
逶或作頹〇逶於爲切陀徒河切卿士庶人黄童白叟踴躍歡呀失
喜噎歐歡或作嘆歐或作嘔嘔俗字也乾清坤夷境落褰舉褰或作騫帝
車迴來日正當午校本作日始東吐蓋疑郊祀回車不應至午也然諸本皆同姑从之
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磢詩勿剗勿敗磢瓦石洗物選飛澇相磢〇
剗楚簡切磢初兩切又此兩切剗一作刺磢一作換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
任者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今古今或作先
或作通今達古聽聰視明或作視聽聰明一似堯禹蓋取禮記一似重有憂者魯直
云退之文老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生知法式動得
理所天錫皇帝爲天下主幷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
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
絺紵敕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
水旱耗于雀鼠耗于或作無耗億載萬年有富無窶或作富有無窶

（或作富有貧寶或作無有貧寶皆非是）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盡逐羣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厖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余或作有非是）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憲宗母昭憲皇太后王氏）浹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爲歌詩以配吉甫（詩之嵩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尹吉甫美宣王作公今爲此詩亦以吉甫自比也）

琴操十首

（按琴操凡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僊懷陵操乃伯牙所作公創之爲之詞者十事各注于下唐子西云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史記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西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按竇鳴犢孔叢子作鳴犢犨戰國策作鳴犢鐸犨新序作犢犨鐸鳴或又作鳴鐸竇犨諸說不同未知孰是○諸本題義下皆有子注閣本只存題義唐本注與題義皆不出蜀本於注云上增又曰二字與題義皆夾注寫以此見雖題義亦後人以琴操續補也歐宋荊公皆用閣本○今按歐本云此効蔡邕作十操事跡皆出蔡邕琴操云）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狄蜀本作秋○今按水經河水至東阿茌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注云津西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水受河蓋滎口水斷不通始自是出與清水合沛瀆自河入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歎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案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得其通稱也又云濟水逕臨濟縣南詳此則是濟水自滎澤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濟一支與之合流以過臨濟而爲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而歌詠狄水卽此東分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鄆之間史記以爲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此又不可曉者兮姑闕之以俟深於地理者正焉）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鬭兮無應龍求（歸兮歸兮諸本兮作乎）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古琴操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蘭之猗猗（班固西都賦蘭茝發色曄曄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文子曰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此公所謂不採而佩何傷於蘭之意也）今天之旋其曷爲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禮記貿貿然來○貿音茂）薺麥之茂（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西京雜記曰建亥之月陰氣之極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子如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龜山魯山也詩奄有龜蒙在泰山博縣○史記季氏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時爲魯大司寇遂行宿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季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季氏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也又古操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譬季氏於龜山託勢利於斧柯也）

龜之氛兮不能雲雨（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含所含精藏雲故觸石布山言龜山不能然也○一作爲雨氛或作氣雲或作爲或雲上有爲字）龜之枿兮（枿伐木之餘前漢三枿之起李巡曰槁木之餘○枿牙葛切亦作櫱）不中梁柱（不下或有能字非是或云太玄經梁不中柱不隆大廈微中平聲讀○今按此但言其木不堪作梁柱耳與太玄中字意異當只作去聲讀文意乃協）龜之大兮秪以奄魯知將隤兮（知或作如將隤蓋取左氏仲尼將隤三都隤許規切）○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蓋言周公）

如有神其使余歸輔其君也○鬼或作思余歸方作歸余皆非是大余抵方意尚異不問文義之如何惟作
倒語者則必取之如下文我𨙸于家莫余余追皆此類也

越裳操　周公作 越裳在交趾國之南韓詩外傳曰周成王之時越裳
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吾受命國之黄髮曰久矣天不迅雷疾雨
也海不波溢三年於玆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於是乃來韓本注引
後漢南蠻志事同而文少異古琴操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

雨之施物以孳或作滋 我何意於彼爲自周之先其艱
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
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
是臣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 羑里在河内蕩陰縣亦作牖里○史記周
文王篤仁敬老禮下賢者崇侯虎譖之於紂曰將不利於帝紂囚文王羑里琴
錄曰文王見拘羑里憂愁無聊援琴而鼓之號曰拘幽操詞曰殷道溷溷浸濁
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怨兮幽閉牢穽
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動勤兮○羑音酉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 目窈窈或作窈揜揜或作目揜揜○今按下文有耳字正與目
字相對窈窈二字比之揜揜似亦差勝 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
兮夜不見月與星 日上或有見字 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
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伊川曰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
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謂文王因羑里作乃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岐山操　周公爲大王作 岐山在岐州今有岐山縣詩居岐之
陽大王古公亶父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云
云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此岐山操而曰周公爲大王作思乃祖也
我家于邠 杜預云邠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邠州是也邠與豳同或作我豳于家非是 自我

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 諸本序作緒或云商書丕承基緒然國語亦有奔走
承序註謂承受事業次第也○今按序謂傳授次第漢書多云朕承天序是也緒猶言統系方引商書之
言是也二字義雖不同然用之於此似亦兩通但國語承序乃謂承受政役之次第與漢書字同而意異
方作序而引以爲說則誤矣
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爲我戰誰使
死傷彼岐有岨 岨與阻同楚辭漢書多用岨字今以平聲讀之非也 我往獨處
爾莫余追 爾或作人爾莫或作莫爾非是 無思我悲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
見逐自傷作 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其後妻之言
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
鼓之見古樂府題解其詞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別
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此冤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
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
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
兒寧不悲 兒寧或作母寧非是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
之而作 牧犢或作沐瀆○吳兢樂府古題解云舊說齊宣王時木犢子
所作也木犢子年七十無妻出新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怨乃仰天嘆曰
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崔豹古
今注述其詞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
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横出 或無氣字 當東而西
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 粥粥或謂字當作喌音祝說文呼雞重言
之杜詩雞話粥雞翁 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
一妾與妃 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字而下語妃音嬪與雉協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

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崔豹古今注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其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穆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歌爲別鶴操亦曰別鶴操詞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飧後遂爲夫妻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且或作安又無繞樹二字皆非是李陵詩長當爲此別且復立斯須又古樂府與子如黃鵠將別復徘徊亦此意也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殘形操事出琴錄其詳未聞曾子一作魯子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按大周正樂記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爲之絃歌也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古神巫也識者其誰

南山詩或無詩字○此詩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不可到也潛溪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按長安志終南山在萬年縣南五十里

吾聞京城南茲維群山囿東西兩際海方云史記春申君上秦昭王書王之地一經兩海太康地記曰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今按此與史記但皆極言其廣耳不必曲引塞外之說也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團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挂一念或作一念挂非是欲休諒不能粗敘所經覯嘗昇崇丘望嘗或作常戢戢見相湊晴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澒洞澒或作鴻淮南子澒濛鴻洞王褒簫賦楊雄羽獵賦所用皆同唐人始兼用之杜詩鴻洞半炎方澒洞不可掇是也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空浮脩眉選洛神賦脩眉聯娟空或作字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巉絕杜詩巉絕華岳赤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太行孟門豈云巉絕○巉仕檻仕衫二切海浴褰鵬噣史記中行人面鳥噣音晝○已上總敘南山大概春陽潛沮洳沮洳陷濕地詩彼汾沮洳沮洳猶言潤澤也○沮子魚切洳音如又一音皆去聲濯濯吐深秀吐深或作深吐巖巒雖律崒史記隆崇律崒杜詩高岳前律崒○律音律崒昨沒切又慈郵切輭弱類含酎輭與軟同而兗切酎音宙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神靈日歊歔○歊音枵歔休居切雲氣爭結構秋霜喜刻轢轢或作鑠史記酷吏傳刻轢宗室磔卓立癯瘦○磔音窄參差相疊重剛耿陵宇宙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雪或作路新曦照危峨億丈恒高袤東西曰廣南北曰袤前漢延袤百丈莫候切危或作巃恒居鄧切袤或作亘明昏無停態頊刻異狀候已上敘四時變態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閒遮左傳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注簉副倅也杜康曰承閒簉乏○簉初救切藩都配德運山爲帝都藩垣唐土德太白在西南坤位故云配德運分宅占丁戊丁戊亦謂西南西字恐當作東逍遙越坤位逍遙谷名坤或作地詆訐陷乾竇言太白非特占西南坤位而已又侵及東北乾位故云陷乾竇也○按藩都至乾竇四句未詳其義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搜漱朱維方燒日陰霰縱騰糅如救切昆明大池北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漢武元狩二年作以習水戰去覷偶晴晝縣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烏侯切微瀾動水面踊躍躁猱狖猱猴屬詩無教猱升木狖鼠屬一云獸名似猿楚辭猿狖雜處兮虎豹嗥○猱奴刀切狖音柚躁一作躁驚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已上言南山方隅連亘之所前尋徑杜墅坌蔽畢原陋徑或作經當如夜徑澤中之徑杜或作社非是杜墅即杜陵也本周之杜伯國在長安萬年縣東南坌或作忿畢原周文武葬處在今咸陽縣西北或曰文王子封於畢此其地也○坌蒲悶切崎嶇上軒昂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嶺陸煩互走音奏勃然思坼裂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蛾西京賦巨靈贔屓高掌遠蹠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

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蛾或作娥考列子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二山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冀之南漢之東無隴斷焉則娥當作蛾○夸若瓜切遠賈期必售賈或作屋詩賈用不售○賈音古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幹雷電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蹭蹬抵積甃茫如試矯首堛塞生怐愗○堛音愊土塊爾雅云塊堛也楚辭宋玉九辯云直怐愗而自若音寇茂○按集韻通作穀霧鄙吝心不明也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閟陰嘼禮運龍以為嘼謂湫中蛟也○嘼音嗅亦作畜或作獸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銜彎環飛投棄急哺鷇鳥生須哺曰鷇自食曰雛爾雅生哺鷇生噣雛○鷇音寇旋歸道迴睨達枅壯復奏達或作遠盧仝月蝕詩頭戴弁冠高達枅吁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貿音茂前年遭譴謫謂貞元十九年十二月自監察御史讁連州陽山令探歷得邂逅初從藍田入藍田縣名今在雍州有關顧眄勞頸脰公羊傳絕其脰音豆時天晦大雪公兩謫南方皆由藍關又皆遇冰雪其謫陽山以十二月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云商山冬季月冰凍絕行轍其謫潮州雖以正月然亦遇雪藍田驛詩云雪擁藍關馬不前是也淚目苦矇瞀莊子予適有瞀病注風眩冒亂○瞀音茂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步推馬○推音蓷顛蹶退且復扶富切蒼黃忘遐睎所矚纔左右杉篁咤○咤音姹蒲蘇杲耀攢介冑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逾或作遹非是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始或作所非是自前年遭譴謫以後讀之可見崢嶸躋冢頂○崢音棖嶸音宏倏閃雜鼯鼬爾雅云鼯鼬夷由注謂之飛生又曰鼬鼠注鼬似鼲赤黃色大尾啖鼠○鼯音吾鼬音又前低劃開闊劃音畫又忽麥切爛漫堆衆皺方从蜀人韓仲韶本作皺云石臺也一韻皆取喻謂高而羣峯飛馳如鼬馳之奔低而堆阜分布如衆皺之列於義為近○今按此蜀本之訣沈元用本亦然皆非是蓋此但言登山之時叢薄蔽翳方與蟲獸羣行而忽至山頂則谿然見前山之低雖有高陵深谷但如皺物微有變摺之文耳此最為善形容者非登高山臨曠野不知此語之為工也孔此句衆皺為下文諸或之綱領而諸

或乃衆皺之條目其語意接連文勢開闔有不可以豪釐差者若如方說則不唯失其統紀亂其行列而鼯鼬動物山體當靜絕無相似之理石蓺之與堆阜雖略相似然自高頂下覰猶若成堆則亦不為甚小而未足見南山之極高矣其與下文諸或疎密工拙文有逈然不侔者未論古人但使今時舉子稍能布置者已不為此又況韓子文氣筆力之盛關鍵紀律之嚴乎大抵今人於公之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為工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為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从諸本而復備論其說以曉觀者云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鬬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輻或作輪○今按輪者轂輻之通名其湊於轂者輻而已當作輻或翩若船遊翩或作汎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筍或嵲若注灸○嵲音臬灸音疚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翳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倫夏育孟賁秦之勇力者○賁音奔賭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嗔詎譎玉篇詎譎詁說也詁說言不正也○上音鬬下音耨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晁說之語錄云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敘而無含蓄也若雖親不褻狎雖遠不雖遠不悖謬悖謬該於理多矣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飣餖紛或作分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槨柩或纍若盆罌或揭若甑梪或作登豆或覆若曝鼈或頹若寢獸寢或作窮非是又或作偃或蜿若藏龍或翼若搏鷲音就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友朋或作迎隨隨或作差方言日先後猶娣姒也釋名曰以來先後言也校本不詳此義而以先後為虛字遂改友朋為迎隨以偶之又避重複而改隨字為差字其誤甚矣○今按史記見神於先後宛若即謂娣姒也或迸若流落或顧若宿留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又武帝宿留海上○宿音秀留音霤或戾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舞或作舉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東注或偃然北首或如火熺焰或作煙或若氣饙餾爾雅饙餾稔也注饔飯為饋饋熟為餾○上音分又扶文切下音溜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易井收勿幕音狩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禿鬝鬝說文云鬝禿也丘閑切或

燻若柴槱余救切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音宙或前橫若剝易剝䷖坤下艮上象曰剝剝也或後斷若姤易姤䷫巽下乾上象曰姤遇也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闖萍喁喁魚口也吳越春秋云天下喁喁闖馬出門貌公羊開之則闖然注出頭貌○喁音顒闖丑禁切落落月經宿誾誾樹牆垣巘巘架庫廐巘山形如甑也姚令威云恐當作巘巘魏都賦四門巘巘參參削劒戟煥煥銜瑩琇上音營下音秀敷敷花披萼闟闟屋摧霤闟闟或作闟闟○闟音翕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已上並敘其經歷所見之狀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腠厥初孰開張僶俛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呪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僦無或作誰又作莫莫或作豈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或作齅依字當作齅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酭音又○是詩凡百有二韻始摠敘四時之變次敘南山連亘之所止其末則敘其經歷之所見焉

謝自然詩果州謝真人上昇在金泉山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白晝輕舉時郡守李堅以聞有賜詔褒諭謂所部之中靈仙表異元風有益振至道彌彰其詔今尚有石刻在焉公排釋老斥異端故詩有所不取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騃癡愚也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凝心感魑魅上抽知切下明秘切慌惚難具言○慌音恍惚呼骨切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閒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暫明滅暫或作氣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躑躅不進貌楚辭待天明兮立躑躅鮑昭行路難云吞聲躑躅不敢言○上直炙切下廚玉切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夤八夤之外有八紘列子八紘九野之水注八極也○紘音宏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歎或作觀或作歎驅車領官吏甿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屨同蛻蟬楚辭濟江海兮蛻蟬夏侯湛作東方朔畫贊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音稅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民可入民或作人公文石本用民字多只為字不成不盡避唐諱魍魎莫逢旃左傳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云云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曰莫逢旃之也選西京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莊駢拇篇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糾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盡或作保嵇康養生論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為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書君陳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誡余言豈空文空或作虛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紡或作蠶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詩或作詠昧者宜書紳

秋懷詩十一首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邴墓誌之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多自感其趨尚不與世合故末章有避語弃觸心兵之句繼又以霜菊自歎可見一時直道之不容也

牕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詩黍稷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或作白日廣雅云羲和日御也杜詩云羲和鞭白日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雖或作每趨死惟一軌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雕或作憔或作凋荀子勞苦彫悴青青四

牆下已復生滿地後山詩牆根霜下草又作一番新意本於此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彼時何卒卒孟子卒然問曰音蒼沒切前漢司馬相如傳卒卒無須臾之間顏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我志何曼曼音萬犀首空好飲史記犀首者魏人也名衍姓公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楚使陳軫使秦過梁見之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廉頗尚能飯廉頗趙將以讒奔魏其後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或作歎歸還閱書史或作簡書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陳或作塵莊子六經者先王之陳跡誰或作難賤嗜非貴獻負日之暄而欲獻君食芹之美而欲進御貴賤固有差矣詩意大抵以其所嗜不與時偶焉丈夫意有在或作存女子乃多怨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蜩大蟬也詩五月鳴蜩蜩音條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去或作無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澄或作通或作有或作古或作石有蛟寒可罾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離離掛空悲感感抱虛警露泫秋樹高泫或作滴或作啼或作泣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惠連詩泫露盈條王僧達詩秋還露泫柯古詩於露用泫字非一○今按檀弓孔子泫然流涕則泫為流涕之貌於下句蟲弔對偶尤切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愚或作懦汲古得脩綆綆繩也左氏具綆缶注汲索荀子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音梗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屏選張衡曰離揮幽屏屏必郢切○葛立方曰此則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昔非之意似有所悟也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中○今按當作室幽幽乃與下句相偶月吐牕冏冏吐一作照○冏音憬喪懷若迷方浮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

事有朝請前漢吳王濞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苦濫切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禮記古樂和正以廣新樂姦聲以濫低心逐時趨低或作吾蓋草書之誤而失其半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不如覷文字後山詩云早年着眼覷文字蓋傚公語○覷七慮切丹鉛事點勘選范始興立太宰碑表人蓄油素家懷鉛筆注鉛粉筆也王充論衡楊雄采集異國殊語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鉛摘之於槧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甔甔小甖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甔西漢楊雄傳家無甔石之儲列子狀若甔甀都濫切甔通作儋蒯通傳守儋石之祿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坐或作臥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夫或作人○今按宋本亦作人說者謂丈人者尊長之稱古樂府所謂丈人且安坐是也此為答童子而自稱故其言如此更詳之事業無窮年霜風侵梧桐眾葉著樹乾空堦一片下琤若摧琅玕琤或作瑲謂是夜氣滅望舒霣其團淮南子月御曰望舒離騷前望舒使先驅霣墜也公羊夜中星霣如雨張載曰望舒四五團聞葉聲琤然誤謂望舒之霣其團也○霣于敏切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汍瀾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汍瀾注涕流貌也○汍音丸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莊子東西跳梁杜牧之詩日月兩跳丸取此意也迷復不計遠計或作記為君駐塵鞍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亹亹抱秋明世累忽進慮進或作連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

巳盈巳或作易詰屈避語穽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弃莊子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弃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報也得此寸草榮知恥足為勇晏然誰汝令誰一作惟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或作陽陽爾生還不早東坡詩云勿訝昌黎公恨爾生不早謂此語也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詩婉兮孌兮注婉少貌孌好貌上音宛下力兗切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或作寄三學士題下注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蜀本無翰林字○王二十補闕名涯李十一拾遺名建李二十六員外名程按公傳自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德宗怒貶為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法曹參軍唯皇甫持正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公列言天下根本專政者惡之出為陽山令則非為言宮市出也故公此詩自陽山赴江陵因詩序其得罪之由端坐言旱饑則與持正之言合詩永貞元年秋作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血泣或作泣血或作血泫汗漫不省識淮南子徙倚于汗漫之宇注汗漫無生形又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注汗漫不可知之也○汗音捍漫音慢恍如乘桴浮○恍音晃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或云自疑當作疑自謂疑由上疏也故下文云上疏豈其由當乙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征或作兵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弃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史記馮讙曰朝趨市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不顧所期物忘其中○掉徒弔切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其或作為親逢道邊死方云閣本作道邊死而从杭蜀作道死者○今按古人謂尸為死左傳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漢書何處求子死且古語又有直如弦死道邊之說韓公蓋兼用之此乃閣本之善而方反不从殊不可曉佇立久咿嚘上音伊下音憂佇立或作停馬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中或作挂或从蜀本作出云選文賦若挂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公語原此○今按韓公未必用選語況其語乃魚出淵非魚出鉤也不若作挂為近然第五卷送劉師服詩有魚中鉤之語則此出字乃是中字之誤而尚存其彷彿耳今定作中讀作去聲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或作糇下陳畿甸內陳或作言內或作事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綢直留切繆莫彪切謂言即施設乃反還炎州反或作返州本又作洲或古本只作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柳宗元劉夢得時同為監察御史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以詩考之亦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耳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善然至是不能無疑故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云云苕溪漁隱曰余閱洪氏年譜然後知寬夫為誤年譜云貞元十九年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民急為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祝曰不者未定之辭前漢知捕兒不○不方鳩切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臥牀褥妹或作姝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頭頷點頭也後漢操頷之戶感切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慙羞僶俛不迴顧行行詣連州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輈春風洞庭浪出沒驚孤舟逾嶺到所任低顏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事生瘡疣遠地觸途異吏民似猿猴生獰多忿很○獰尼耕切惡犬也很下墾切辭舌紛嘲啁禮記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嘲陟交切啁張留切白日屋簷下雙鳴鬬鵂鶹江東呼為鴟鵂嶺表錄異鵂鶹即鴟也又曰訓狐○鵂虛尤切鶹力求切有蛇類兩首有蠱羣飛游蠱或作蟲鮑明遠詩吹蠱病行暉李善曰吹蠱飛蠱也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颶起最可畏嶺南錄異云嶺嶠夏秋雄風曰颶○颶音具訇哮簸陵丘○訇音轟哮虛交切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癘疫忽潛遘十家無一瘳猜嫌

動置壽對案輒懷愁前日遇恩赦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天下公量移江陵椽私心喜還憂公集又有詩云俓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意與此類果然又羈縶不得歸耡耰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棲棲法曹椽何處事卑陬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傳東漢楊賜爲廷尉自以世非法家書曰乃命三后卹功于民伯夷禹稷三君耳士皋陶不在焉蓋吝之也筆墨閒錄曰此等語可謂怨誹而不亂矣何況親犴獄犴亦獄也漢書義曰鄉亭獄曰犴揚子狴犴使人多禮乎詩宜岸宜獄犴與岸同敲搒發姦偷○搒音彭懸知失事勢恐自罹罝罘罝罘兔網禮記田獵罝罘羅網畢翳○罝音嗟罘音浮湘水清且急涼風日脩脩胡爲首歸路○首音狩旅泊尚夷猶楚辭君不行兮夷猶昨者京師至者或作日嗣皇傳冕旒嗣皇謂憲宗即位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也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吺或作兜古文兜字○八月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一人之罪如共工驩兜也復聞顛夭輩謂當時杜黃裳鄭餘慶之徒爲相如太顛閎夭爲周文王之佐也峩冠進鴻疇鴻大也疇謀也鴻疇謂國論班行再肅穆璜珮鳴琅璆周禮以玄璜禮北方○璜半璧也書厥貢惟璆琳琅玕璆音求佇繼貞觀烈邊封脫兜鍪三賢推侍從三賢卽涯建程也卓犖傾枚鄒選聖賢卓犖左思曰卓犖觀羣書枚謂枚乘鄒謂鄒陽○犖呂角切高議參造化或作物非是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政理同毛䡖理治也唐人避高宗諱故治字皆作理詩德䡖如毛小雅詠鳴鹿食苹貴呦呦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萍也遺風邈不嗣豈憶嘗同裯嘗或作常裯與幬同或作傳或作裯皆非是詩抱衾與裯注云裯禪被也同裯者取詩同袍之義失志早衰換前期擬蜉蝣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爲柔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柔注云商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劉向說苑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日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子知之乎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夫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日嘻是已因疾鼻又塞漸能等薰蕕薰香草蕕臭草左僖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詩意謂不分香惡也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空懷焉能果

但見歲已遒殷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蝥賈誼新書湯見設網者四面乃去其三面雷煥掘寶劍寃氛銷斗牛氛或作氣晉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張華以雷煥爲豐城令使尋之煥至縣掘獄屋基入地四尺餘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有題刻一日龍泉一日太阿其夕斗間氣不復見茲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殷勤謝吾友吾或作朋明月非暗投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公意以湯譬憲宗以劍譬己以借前籌屬三賢者明月之珠非投暗矣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神夜歸孤舟臥展轉空及晨謀計竟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

此歌及前暮行河堤上詩皆作於德宗貞元中時疆藩悍將可爲朝廷憂公方數計謀之未就雖欲憂之非所力也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或作可悲我才力

重雲李觀疾贈之

觀字元賓隴西人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以十年死於京師當其疾時以詩贈云

天行失其度方作天行令失度云公詩語多用此一體○今按諸本皆作天行失其度文意自通公詩雖間有如方說者然亦不專以此爲奇也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或作日夜非是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爲減少或作尚爲減非是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職所當職或作識張衡同聲歌賤妾職所當藜羹尚如此莊子藜羹不糝肉食安可嘗左氏莊十年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況天地閉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

江漢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或作難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

爛爛（或作炎炎楚辭爛字叶平聲九章曰曾枝剡棘圜果摶兮青黃雜揉文章爛兮）苟能行
忠信（或作行存）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
爲復見贈繾綣在不諼（○繾音遣綣苦遠切諼音喧繾綣不相離貌詩以謹繾綣）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長安交遊者馬厭穀出門其意大率相類皆公未得志之所爲也）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過或作遇）亦各有
以娛（或作亦有以歡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
悴且欲分賢愚

岐山下二首（諸本只作一首自日暮邊火驚以上爲第一篇世有灌畦暇語一書謂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爲作丹穴五色羽子齊姓程字昔範嘗著中蕃三卷見因話錄則下詩似當爲別篇第前詩題以岐山下此必遊鳳翔日作然四語亦不成篇此詩載之卷末疑有脫誤）

誰謂我有耳不聞鳳皇鳴揭來岐山下（前漢回車揭來○揭丘傑切又去謁切）日暮邊鴻驚（鴻或作火○今按上文言不聞鳳鳴則此當作鴻）丹穴
五色羽其名爲鳳皇（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是鳥也見則天下大安寧）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和
聲隨祥風窅窕相飄揚（窅窕或作窅窅或作窈窕或又作窅窕而舉正改窕爲窈按窅字一作窈字既連用之不應異體或是窅作窈耳○窅烏皎切窕徒了切）聞者亦何事
但知時俗康自從公旦死（公或作姬）千載閟其光（郎杜子美鳳凰臺詩所謂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也）吾君亦勤理遲爾一來翔（易遲有歸時漢書側席遲士遲待也音穉）

昌黎先生集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

古詩

北極贈李觀（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貞元八年與公同舉進士）

北極有羇羽南溟有沈鱗（南溟見莊子逍遥篇謂鯤鵬之説羇羽謂鵬沈鱗謂鯤也以喻己與觀相遇之意）川原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誰言道里遠（里或作理非是陶詩云不怨道里長正作里）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時貞元八年也歲在壬申按李漢集序公生於大厤之戊申三年自壬申逆數至戊申公時年二十五矣）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夫子謂觀）所尚苟同趨（尚或作向趨孟子云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注趨讀如趣）賢愚豈異倫方爲金石姿萬世無緇磷無爲兒女態（兒女或作女兒非是）憔悴悲賤貧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籍字文昌吳郡人嘗爲公所薦送貞元十五年公時在徐籍往謁公未幾辭去公惜別故作是詩以送之詩中雜用韻又疊用韻張籍祭公詩用此格歐陽公云退之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按此詩與元和聖德詩多從古韻讀之者當始終以協聲求之非所謂雜用韻也）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不足或作不可）捨酒去相語（去一作須○今按須字無理或是復字傳寫誤爾）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孟郊也）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公仕董晉幕府）欲往不得行（或作驥）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謂懷思也）維時月魄死（漢律歷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冬日朝在房（月令孟冬之月日在房）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或作墻此詩視古用韻不入今韻者多爲後學以意妄改吳才老云詩人用行字韻二十有五無叶今讀者此詩後用東去趨彭城諒知有所成皆庚韻也何獨於此疑之）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古一作固）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未或作來江或作湘非是植園木以喻籍之始從學也觀湖江以喻其成也）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汴州舉進士公爲考官試反舌無聲詩籍中等）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竊喜復或作慊慨仍）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恆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貞元十五年高郢知舉籍登第是歲二月晉卒公護其喪行）哀情逢吉語惝怳難爲雙（惝或作敞楚詞遠遊作惝怳相如傳作敞怳○敞音敞怳許昉切）暮宿偃師西（偃師縣名今在洛州）徒展轉在牀（諸本作展轉在空牀○今按或當从諸本）夜聞汴州亂（二月乙酉宣武軍亂殺留後陸長源）遶壁行傍徨我時留妻子（時留或作乃弃）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或作其側所或作前或作側）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公妻子先往徐州唐地理志徐州彭城郡）從喪朝至洛（方無朝字洛下有陽字○今按朝至洛蓋用洛誥語又下文云日西入軍門則此語當作朝至洛明矣）還走不及停（還或作旋）假道經盟津（即孟津也）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願少留（時李元爲河陽節度主人謂元也）延入陳壺觴卑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呼宏切）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昏次汜水（汜水在河南成皐縣詩江有汜○汜音似）欲過無舟航（過或作濟）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前漢地理志陳留郡外黃縣有黃溝）中流上灘潬（灘方作沙潬或作澤郭璞曰江東人呼水中沙堆爲潬潬即灘也音但○今按下句便有沙字恐只當作灘二字複出如上句言舟航之類）沙水

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翻芒轅馬蹢躅鳴諸本或作馬乏復悲鳴或作馬蹢躅鳴悲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鬭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方作茫茫平云用古韻今按此詩固用古韻然皆因其語勢之自然未嘗作意捨此而用彼也諸本只作陂澤平茫茫韻諸語協本意無不可若作陂澤茫茫平却覺不響不應以欲用古韻之故牽挽而強就之也又按別本平或作路而或作何者語意尤勝讀者詳之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鳴角音谷見集韻雄雉或作雉雊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公有三兄皆早世見於集中者雲卿之子俞紳卿之子岌皆公從兄或曰吾兄謂張籍非也誰云經艱難艱或作險百口無夭殤夭或作橫楚辭強死者為國殤三字全語亦見列子僕射南陽公張建封也宅我睢水陽二月末公至徐州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以公為節度推官睢水名在徐州公與孟東野書云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水上即此也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讀或作閱窻戶忽已涼諸本多作清風窻戶涼或作窻戶風已涼或作窻戶清風涼○今按公以二月末到徐不知此詩何時作若夏即當作清風窻戶涼若秋即當作窻戶風已涼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為久辛苦多所經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友或作有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禹穴在會稽李翺觀濤江李翺字習之公兄弁之壻也李習之論性末云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郡陸森存焉與之言參曰尼父之心也翺觀濤江豈此時乎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焉或作安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方作狂風○今按方亦強用古韻之過不如只作風狂語勢尤健高爵尚可求無為守一鄉按此篇押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狂字胡仔謂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之意蓋不恤其為病也

幽懷

幽懷不能寫能或作可行此春江潯適與佳節會士女競光陰凝糚耀洲渚繁吹蕩人心禮記命樂師大合樂吹尺爲切○人或作樂神非是閑關林中鳥亦知和為音諸本作知時為和音非是然今本疑亦有誤或恐為是其字豈無一樽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失西漢蒯通傳時者難值而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古樂府有君子行視古猶視今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

君子法天運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可或作每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憂疑

落葉送陳羽或作葉落篇首同非是○羽與公同登第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颻終自異邂逅暫相依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

歸彭城彭城徐也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貞元十五年冬某為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而此詩曰歸彭城明年自京歸徐也天下兵又動謂十五年秋起諸道兵討吳少誠前年關中旱謂十四年冬京師饑去歲東郡水謂十五年秋鄭滑水事見齪齪詩東郡或作東洛非也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訏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或作饑去歲東郡水郡或作洛非也舊紀貞元十五年秋鄭滑大水生民為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彤或作丹刳肝以為紙瀝血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葳或作萎紛葳蕤以馺遝見陸機文賦今按葳蕤已見楚詞○葳音逶蕤音綏○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說文芹楚葵也列子宋有田夫喜食芹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晉嵇康與山濤書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俊異行胡郎切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毛皮到

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楊子曰巇可抵乎巇罅也○巇虛宜切歸來戎
馬閑驚顧似羈雌枚乘曰暮則迷鳥羈雌宿焉選晚出西射堂詩羈雌戀舊侶迷鳥
懷故林注羈無偶也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相方作我見相或作相見○今
按此三字三本疑皆有誤乘閑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
君知我為誰晉書山簡出為征南將軍鎮襄陽時有童子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
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
醉後一作醉客
煌煌東方星魏道輔云夏英公姝評老杜初秋月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意主肅宗也
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憲宗在儲宮也按史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三月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八月立為皇帝是為憲宗奈此衆客醉初喧或忿爭
一作紛爭或作爭忿中靜雜嘲戲雜或作雅雜以嘲戲選典論全語淋漓身上
衣漓或作淚顛倒筆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賤且勤置

醉贈張祕書今本下或注徽字徽元和四年進士此詩元和初作徽猶未第
公五六年間皆在東都此詩蓋在長安日作非徽也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
為此座上客方作士非是○後漢孔融傳融字文舉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
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座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及余各能文君詩多
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
古淡軒鶴避雞羣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
之在雞羣○鶴方及諸本皆作昂○今按此言張籍學古淡而不驚於綺靡如以乘軒之鶴而反避雞羣
也又軒鶴乃與天葩之句相偶阿買不識字趙堯夫曰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答云退之姪
必有所據而云此必其子姪小字頗知書八分秦壞古文有八體其一隸書今八分也書
苑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飾隸書為之鍾繇為之章程書漢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蓋八分之後又
分此法謂之八分杜甫八分歌云陳倉石鼓今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詩成使之寫亦
足張吾軍左傳桓公六年楚鬭伯比曰我張吾三軍○張豬亮切所以欲得酒
為文俟其醺酒味既泠洌酒氣又氛氳泠或作冷氣或作或作煙氛或
作氤氛氳盛兒字見選雪賦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
意餘外徒繽紛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
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
子固無蕕與薰左氏僖公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險語破鬼膽高
詞媲皇墳書序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皇墳三皇墳書也○媲或作動至寶不
雕琢或作琢神功謝鋤耘方今向泰平元凱承華勛八元
八凱名氏見左傳文十八年○時憲宗即位杜黃裳鄭餘慶李吉甫裴垍李藩之徒相繼為相故云吾
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

同冠峽集有同冠峽二詩皆貞元十九年貶陽山後作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閒晨坐聽百鳥
宿雲尚含姿朝日忽升曉羇旅感和鳴和鳴或作陽和囚拘
念輕矯和鳴輕矯皆指百鳥而言也潺湲淚久迸久或作交楚詞橫流涕兮潺湲
詰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
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

送惠師詩云自來連州寺當在陽山時作陽山連屬邑也惠名元惠公為王弘中
作宴喜亭記謂其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惠者游即惠師也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不羈者以馬為喻言不受羈靮也鄒陽上吳王書使
不羈之士與牛馬同皂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或作同隱淪脫冠
翦頭髮頭或作短按下對蹤塵當作頭髮飛步遺蹤塵飛或作孤發跡入
四明四明山名在明州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天台山名在台州
衆壑皆嶙峋上音鄰下音詢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
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微風
吹木石澎湃聞韶鈞澎音彭湃音拜切夜半起下視夜半或作半夜
或作中夜溟波銜日輪魚龍驚踴躍叫嘯成悲辛嘯或作笑選海
賦及鮑謝詩多用叫嘯字怪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囷金鴉既騰翥
隋康孟詠日詩金烏升曉氣玉鑑漾晨曦楚詞鸞鳥軒翥而翔飛六合俄清新常聞

禹穴奇東去窺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幽蹤邈難得聖路嗟長堙（聖路謂舜禹南巡之路）迴臨浙江濤屹起高峨岷壯志死不息（越絕書子胥死捐於大江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水經云錢塘江濤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謂此也）千年如隔晨是非竟何有棄去非吾倫凌江詣廬嶽（廬山在江州）浩蕩極遊巡崔崒沒雲表陂陀浸湖淪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天紳（天或作大宋之問詩雨巖天作帶壑樹披衣孟東野詩亦嘗用天紳字）前年往羅浮（羅浮山名在今廣州曾城博羅二縣之境）步戛南海漘大哉陽德盛榮茂恆留春鵬騫墮長翮（騫或作騫騫从鳥虛言切飛舉也从馬者起虔切虧也今字多誤用故詳之）鯨戲側脩鱗自來連州寺曾未造城闉日攜青雲客（雲或作春李白詩多用青雲客字）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去或作往或作得）羣官請徒頻（頻或作其志信不羣）囊無一金資翻謂富者貧（謂或作爲）昨日忽不見我令訪其鄰奔波自追及（波或作走）把手問所因顧我却與歎（我却或作却我）君寧異於民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皇覽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其山九疑相似故名九疑舜葬於此）夙志今欲伸（欲或作願）斑竹啼舜婦（博物志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斑）清湘沈楚臣（史記屈原仕楚爲上官大夫所讒懷石投汨羅而死即清湘也）衡山與洞庭（衡山在衡州洞庭在岳州）此固道所循尋嵩方抵洛（嵩高在洛）歷華遂之秦（太華山在華州）浮游靡定處偶往即通津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遵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鳥或作鷙）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爲淚霑巾（淚或作涙）

送靈師（此詩貞元十九年復在連州陽山作也此云王員外者仲舒也仲舒時亦謫連州司戶見宴喜亭記）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按後漢明帝夢見金人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金色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圖畫形象以歸其教因流入中國此詩據漢明帝時言之爾故其佛骨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則是佛入中國始自漢武至成哀間已有經矣杜致行守編亦曰漢武作昆明池掘地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予覽典籍已見有經將知周時九流釋典秦雖爇除漢興復出則先漢之前逆至于周有佛有經其來也遠范嗤胡爲以謂明帝之時佛始入中國耶退之一世大儒非承襲謬誤者將由心惡其教不復詳考其源流所自耳）齊（平也）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或作禁）紛紛聽其然（紛紛或作紛紜）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靈師皇甫姓胤冑本蟬聯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中閒不得意失跡成延遷逸志不拘教軒騰斷牽攣圍棊鬭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楚詞宋玉招魂菎蔽象棊有六博）梟盧叱迴旋（梟或作呼或作橾○宋劉毅與劉裕樗蒲毅以爲不能裕惡之因按五木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宋玉招魂有成梟而牟呼五白梟勝也杜詩袒跣不肯成梟盧○梟古堯切廣韻橾了樗蒲采名唐李文公集五木經甿采六開塞搭秃撅橾則梟宜從橾橾居言切○）戰詩誰與敵浩汗橫戈鋋（戰詩或作爭戰戰或作文戰或作詩戰戰詩戰文唐人語也白樂天戰文重掉鞅劉夢得戰文矛戟深誰與方作與誰非是鋋小矛也方言五湖之閒謂矛爲鋋選戈鋋彗雲○鋋一音蟬又音延）飲酒盡百殘（殘或作醆或作錢）嘲諧思逾鮮（逾或作愈）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緜（高唱清或作清唱高）四座咸寂默杳如奏湘絃尋勝不憚險黔江屢洄沿（黔州有黔江縣爾雅逆流而上曰泝洄詩遡洄從之書沿于江海注云順流而下曰沿選水涉盡洄沿○洄音回沿音緣）瞿塘五六月（瞿塘三峽也荊州記灩澦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杜詩好過瞿塘灩澦堆○瞿音衢）驚電讓歸船（讓或作攘非是姚令威云讓責怒也此只謂歸舟急於驚電耳讓如厥大誰與讓之讓）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泉（尋或作潯○今按潯與尋同）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圜天（下團字一作圓）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淚沫甕翻涌漂浮再生全同行二十人（二諸本作三）魂骨俱坑填靈師不挂懷冒涉

道轉延開忠二州牧魏道輔謂二牧韋處厚白居易也二公出守在元和末此詩作於貞元二十年閱攷其時非也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君編強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昨者至林邑使林邑今驩州地君數開筵逐客三四公盈懷贈蘭荃湖游泛漭沆湖或作湘此言在林邑日非湘地也○今按湖游對溪宴乃切溪宴駐潺湲別語不許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十月下桂嶺桂嶺縣在賀州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謂王仲舒自戶部員外郎貶爲連州司戶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恡久能專吾徒頗攜被頗或作或被或作之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巔韶陽李太守李一作季高步陵雲煙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繒錢繒或作緡手持南曹敘謂王員外仲舒也墓志云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字重青瑤鐫古氣參彖繫方作象○今按杜詩前哲垂象繫高標摧太玄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莊子今予病少痊典略曰魏太祖以陳琳管記室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讀琳所作翕然起曰此愈我病○痊音詮又張緣切還如舊相識還如或作頗似傾壺暢幽悁以此復留滯歸驂幾時鞭

縣齋有懷

此詩陽山縣齋作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至是二十一年順宗即位而作是詩嗣皇新繼明謂順宗也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咤選郭景純遊仙詩撫心獨悲咤杜詩令人幾悲咤○咤陟駕切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事業窺皐稷稷或作禼文章蔑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雜蘭麝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駕誰爲傾國媒李延年傳漢武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自許連城價史記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價請易璧初隨計吏貢漢武帝元光六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令與計偕計謂上計吏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貢士偕焉屢入澤宮射禮記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注澤宮名雖免十上勞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何能一戰霸僖二十七年左氏曰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公自貞元八年中進士第貢于京師至貞元十年屢試博學宏詞不中○能一作曾人情忌殊異世路多權詐多或作重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冶長信非罪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侯生或遭罵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無忌虛左迎之嬴有客在市屠中引車入市下見其客朱亥睥睨久立與其客語從騎皆竊罵侯生懷書出皇都貞元十一年公東歸河陽皇都京師也銜淚渡清灞灞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骼腰骨前漢折脅拉骼○骼枯駕切軍書既頻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貞元十二年公從汴州董晉幕彭城赴僕射貞元十五年公從徐州張建封幕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炙之夜切即炙字兩府變荒涼荒或作炎此言董晉張建封貞元十五年十六年相繼殂謝也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洛去或作來或作去官來東洛○公自貞元十六年張建封薨歸洛陽至十九年始除監察御史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婭雖陪彤庭臣雖或作偶或作仰陪或作偶皆非是詎縱青冥靶冥或作雲寒空聳危闕曉色曜脩架捐軀辰在丁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上天旱人飢疏貶陽山令辰在丁謂上疏之日也○曹子建三良詩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鎩翮時方䄍鎩鳥羽病選鸞翮有時鎩䄍年終祭名廣雅夏曰清祀商曰嘉平周曰大䄍秦曰臘公之貶陽山令其出以十二月故時方䄍也○鎩所介切䄍音作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霧恆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颶風已上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注○颶音巨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循或作脩非是指摘兩憎嫌睢盱互猜訝列子老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睢音隳盱音吁秖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永貞元年順宗即位新方作帝非是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斸嵩開雲扃

壓穎抗風樹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莊子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怒而拒物聲○嚇音罅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姹後漢姹女工數錢○姹陟駕切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後漢向平字子平隱居不仕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齊蕭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公反之爾

合江亭

諸本作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今从閣杭蜀本篇內三處注文亦用蜀本○鄒君逸其名亭故相齊映所作故曰維昔經營初邦君寔王佐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中丞楊公憑奏黜之遂用鄒公其曰中丞黜凶邪指此意也公永貞元年七月初自陽山量移江陵道衡山詩所以作此亭在衡州負郭今之石鼓頭卽其地也地形特異巋然崛起於二水之間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唐人題刻散滿巖上

紅亭枕湘江紅或作江方作洪○今按歐本作紅鮑云當作紅其作洪者聲存而字訛也蒸水會其左蒸湘二水名卽青草湖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翦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費或作匱梁棟宏可愛宏或作横結構麗匪過伊人去軒騰茲宇遂頹挫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樹蘭盈九畹栽竹逾萬个或作箇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古書皆用个字漢功臣表始出箇字長綆汲滄浪幽蹊下坎坷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臥初如遺宦情終乃最郡課人生誠無幾誠或作成非是事往悲豈奈或作那蕭條綿歲時契闊繼庸懦詩死生契闊注勤苦也○契音挈懦乃臥切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閑曠勤苦勸慵惰爲余掃塵階塵或作東非是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顧書巖上石勿使泥塵涴泥塵或作塵泥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因獻楊常侍

諸本無兩字及因字○此自陽山北還過潭作永貞元年秋也湘西寺在潭州楊常侍憑也時爲潭州刺史湘西觀察使云

長沙千里平長沙卽潭州也勝地猶在險況當江闊處斗起勢匪漸斗頓也匪一作非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琬琰上或作生路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广說文广因巖爲屋○廊一作廓是時秋之殘之或作初暑氣尚未斂羣行忘後先朋息棄拘檢朋或作困客堂喜空涼空或作風華榻有清簟澗蔬煮蒿芹水果剝菱芡音儉伊余夙所慕陪賞亦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颭磨或作摩古磨摩通猶疑在波濤怵惕夢成魘靜思屈原沈楚詞屈原沈於汨羅遠憶賈誼貶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公自御史貶陽山至是量移江陵掾過長沙故引此二人以自比椒蘭爭妬忌離騷經曰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注蘭楚懷王弟司馬子蘭也椒楚大夫子椒也絳灌共讒詔西漢賈誼傳文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乃毀誼曰洛陽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以爲長沙王太傅顏師古注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也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翼進或作指摘困瑕玷困或作因非是珥貂藩維重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冠金蟬有貂貂取其內勁捍而外溫潤曹植戴蟬珥貂○珥音耳貂丁聊切政作類分陝漢弘農縣周之二伯分陝之地公羊曰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分陝亦見史記世家珥貂分陝謂憑以常侍鎮長沙也○陝音閃巨川檝行剡行或作初○易大過棟隆吉繫辭剡木爲楫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歉歐本云歉俗字當作慊古書歉欣之類或从心或从欠多通用旅程愧淹留徂歲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選弱冠弄柔翰展轉嶺猿鳴曙燈青睒睒燈方作光睒睒或作餤餤今按曉光不青作燈是也

岳陽樓別竇司直

竇司直名庠字胄卿韓臯鎮武昌辟庠幕府陟大理司直權領岳州公自陽山移江陵法曹道出岳陽樓作此詩永貞元年冬十月

[也劉禹錫有和篇足成六十韻見劉集]

洞庭九州閒厥大誰與讓南匯羣崖水[匯或作滙]北注何奔放瀦為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向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冗長[選陸機日故無取於冗長○長音仗]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音訪一作放]巍峨拔嵩華騰踔較健壯[踔或作躍選吳都賦騰趠飛超]聲音一何宏轟輵車萬兩[輵諸本作轄或作揭方定作輵云丘葛切車聲也楊雄羽獵賦所謂皇車幽輵是也輵杭蜀本作渴盧仝月蝕詩亦有推蕩轟渴不知唐人何以訛輵為渴也今本多作碒砰磅轟磕上林賦語碒與輵音義一也]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蛟螭露筍簴[選或藏蛟螭筍簴以懸鐘磬詳見元和聖德詩]縞練吹組帳[組或作祖○今按鮑昭詩組帳揚春風]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踼[上徒結切下徒浪切]陽施見誇麗陰閉感悽愴[感或作咸]朝過宜春口[過或作迴宜春即袁州也]極北缺堤障[北或作地]夜纜巴陵洲[巴陵郡即岳州]叢芮纔可傍星河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離騷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注風伯也]清晏息纖纊[息或作自按海賦輕塵不飛纖羅不動息字為勝]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瀁[波或作沒]時當冬之孟[公永貞元年十月至岳州]隙竅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孩童一作童孩]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李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又後漢蘇竟傳君執事無恙恙病也]開筵交履舄[史滑稽傳履舄交錯]爛漫倒家釀[劉恢曰見何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釀醞也]盃行無留停[停或作留]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詩婉兮孌兮]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去聲]屠龍破千金[莊子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為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由[或作日以前卷上疏豈其由之語推之作由者是但恐此與彼語意不同則只作日亦通]此禍最無妄公卿採虛名擢拜識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移或作趨]逼側廁諸將[子虛賦逼側泌節注云相迫也]于嗟苦駑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史記屈原曰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嚴程迫風帆劈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剋己自懲創[剋或作刻]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尙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已能餉[東方朔曰歸遺細君說者云細君朔妻之名又云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孫芸銘石庵稚子拾薪老夫汲淵細君緝紡]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送文暢師北遊[公貞元十九年為四門博士有送文暢師序今詩亦多序]

[意然公是詩自陽山回為國子博士在京師時作也]

昔在四門館[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因以為名隋始隸國子公時為四門國子博士]晨有僧來謁[聞見錄云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辯]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詩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城闕謂城郭也]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輗軏[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輗五難切軏魚骨切]攣拘屈吾真[或作身○漢鄒陽上書能越攣拘之語]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閥從求送行詩[求或作來]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閟窮巷未得窺剞劂[淮南子剞劂無跡人巧之妙○剞居綺切劂音厥○或云剞作剖字見傅毅琴賦當考]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剞刖[莊子庸詎知造物者不息我剠而補我劓公詩意謂文暢既祝髮為僧欲補其剠刖而反之初可得乎剠與黥同並音渠京切一作廆音幾]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胸宰豁

斸株櫱何遜詩寧谽下崑呀寥音哮氣上柔也校本一用西京賦作厚谽恐非○今按一本作厚
谽注云開達貌西京賦李善無注而篇韻以爲宮殿貌祝氏音義作厚谽開達貌潘岳登虎牢賦幽谷谽
以寧寥今亦未詳孰是且从方氏作寧列子吾處也若櫱株拘注斷木也僧時不聽瑩莊子
是黃帝之所聽瑩也疏聽瑩疑惑貌若飲水救暍或作渴方云公詩用今韻者未嘗適韻此
詩三十二韻不應獨旁取此一韻○今按方說不知何以見此詩用今韻當考風塵一出門
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此言出爲陽山令○楚謂
兩木交陰之下曰樾徵租聚異物或作物異非是詭製怛巾韈製或作制怛或
作怛怛驚也幽窮共誰語共或作與思想甚含噦噦逆氣禮記不敢噦噫噎
咳○噦於月切昨來得京官元和元年六月自江陵召還爲國子博士照壁喜見
蝎酉陽雜俎江南舊無蝎開元初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爲主簿虫杜詩每愁
夜中自足蝎蘇內翰聞騾馱試筆余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騾馱聲空籠意亦欣然蓋不
聞此聲久矣退之照壁喜見蝎不虛語也又嶺南歸云已脫問鵬之變行有見蝎之喜皆取諸此○蝎音
歇况逢舊親識或作識知親或作相無不比鸕鶿爾雅陸德明音義云鸕鷀
鳥有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兼兼孔叢子北方有獸名曰蟨愛蛩蛩駏驉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駏驉
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愛蛩蛩駏驉也爲其假足也二獸亦非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
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況士君子欲名利者乎○鸕古恬切蟨音厥長安多門戶弔慶
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重惠或作惠重毋丘儉詩憂責重山
岳誰能爲我擔與此義同當今聖政初謂憲宗初卽位也恩澤完獝狘完或
作寬禮記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獝許出切狘許月切胡爲不自暇
飄戾逐鸇鷢鸇鵰屬鷢似鷹尾上白善捕鼠鷢一名鷙爾雅鷢白鷢○鸇之然切鷢音厥
僕射領北門謂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
謂劉濟爲幽州節度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詩彼姝者子○姝昌株切獵
騎圍邊月開張簇中寶自可得津筏吳志東縛作大筏○筏音伐
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垈
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猲爾雅長喙曰獫短喙曰猲詩曰載獫猲獢○獫虛檢
切猲許蝎切僧還相訪來山藥煑可掘

答張徹

公爲國子博士時作張徹公門下士又公之從子壻詳見醉贈張祕書注
筆墨閒錄曰劉僩云答張徹一詩尤奇麗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敘始識面北史齊神武自太原來朝
見宋遊曰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次言後分形曹子建求自試表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
共之也借用以言離別道途綿萬里日月垂十齡謂自貞元十二年丙子至
是元和改元丙戌十年也浚郊避兵亂貞元十五年二月汴州亂睢岸連門停
諸本作庭閣本作停而方从諸本○按停猶居也上對亂字宜用停字乃的後又有洞庭字或未必重押
也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
經義苑手秘寶文堂耳驚霆暄晨躡露舄暑夕眠風
櫺結友子讓抗晉陽秋曰陸抗羊祜爲邊將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亦饋抗藥各
心服之請師我慙丁左氏襄十四年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
追公公孫丁御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初味猶啜蔗晉史顧愷之啖蔗自尾至本云
漸入佳境○噉徒敢切與啖同遂通斯建瓴漢高紀云譬猶居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
奇日有富嗜善心無寧石梁平侹侹音挺說文侹侹長貌沙水
光泠泠乘枯摘野豔沈細抽潛腥遊寺去陟巘詩陟則在
巘○巘語偃切陟或作登尋徑返穿汀徑或作巫非是緣雲竹竦竦失路
麻冥冥淫潦忽翻野平蕪眇開溟防泄塹夜塞懼衝
城晝扃自肝膽一古劍以下至此皆言十五年睢岸連居與徹相從之樂及去事戎
轡公先居睢水久之建封以爲節度推官相逢宴軍伶觥秋縱兀獵
旦馳駉駉詩駉駉牡馬○駉音扃旦或作旻從賦始分手謂徹赴舉試也朝
京忽同舲是年冬公以徐州從事朝于京師又與徹同行○楚詞棄舲船余上沅○舲音零
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畢事驅傳馬謂十六年春公朝正事畢
歸彭城也傳若今之驛○傳除戀切安居守牕螢梅花灞水別宮燭驪
山醒杜詩軍吏回宮燭驪山在昭應筆墨閒錄曰劉僩云此對極有風味○驪力馳切宮一作官
省選逮投足鄉賓尚摧翎謂徹下第也徹後元和四年始登第塵袪又
一摻詩摻執子之袪兮摻擥袪袂執袂別也○摻所減切淚眥還雙熒列子拂眥揚眉

而塋之自畢事驅傳馬○至此皆言十六年朝正畢及輿徹相別時事○眥音漬又在計切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爾雅山絕陘音形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迴轄金神所司刑華山西岳其神少昊爲金神西方主刑也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蘚澾拳跼選石磴瀉紅泉字林云澾滑也拳跼蘚滑之貌楚詞拳跼顧而不行○磴都鄧切澾音闥跼音局梯飇颭伶俜楚詞忽飇騰兮浮雲伶俜行不正貌選少伶俜而偏孤又選古猛行云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飇卑遙切伶音零俜普丁切悔狂已咋指咋齧也大聲也又多聲選譊譊喧咋○咋音責狂一作往垂誠仍鐫銘公嘗過華山登絕頂發狂慟哭遺書爲誡見國史補峨豸忝備列前漢陂池獬豸與廌同說文獬廌獸似牛而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今曰峨豸以御史冠用之故耳法冠一名柱後惠文冠或謂獬豸冠凡執法官皆服之異物志北荒中有獸名獬豸性別曲直見人鬭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製衣冠十九年公爲御史故云峨豸也○豸宅買切伏蒲愧分涇漢元帝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候上獨寢時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泣涕諫帝由是不廢太子分涇分別涇渭以明清濁也徵誠慕橫草終軍云軍無橫草之功瑣力摧撞筵說苑子路對趙襄子曰建天下之鐘而撞之以筵豈能發其聲乎哉○筵音廷諸本筵从艸方云當从竹繼絲筦也見東方朔客難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囹官或作宮荒餐茹獠蠱獠夷別名後漢大詔獠者南夷蠱虫毒自峨冠忝備列已下皆言貞元十九年冬自監察御史言事貶陽山時也○獠音老幽夢感湘靈楚詞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刺史肅蓍蔡三國名臣贊思同蓍蔡運用無方蔡龜也家語臧文仲有守龜焉名曰蔡蓍蔡蓍龜也言刺史爲人所信如蓍蔡吏人沸蝗螟點綴簿上字趨蹌閣前鈴東漢周紆傳又問鈴下注漢官儀曰鈴下侍閤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晉羊祜出鎮南夏鈴閤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鈴音苓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亹雕一作雜碧流滴瓏玲映波鋪遠錦插地列長屏愁狖酸骨死或作怨○狖餘救切怪花醉魂馨潛苞絳實坼幽乳翠毛零乳或作孔赦行五百里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大赦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月變三十蓂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望日則落一莢月小則餘一莢月

變三十蓂言及一月也○蓂音冥漸階羣振鷺詩振鷺于飛有駜振振鷺並興潔白之士羣集于朝入學誨螟蛉揚子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螟蛉桑上青蟲蜾蠃細腰蜂也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法曹召爲國子博士故云○蛉音苓苹甘謝鳴鹿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苹則鳴相呼詩意謂朋友也罍滿慙罄缾詩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缾小而盡罍大而盈罍恥者刺不能使缾富分貧衆鄙寡也囧囧抱瑚璉選囧囧秋月明語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宗廟之器以喻徹○囧居永切飛飛聯鶺鴒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爾雅鶺鴒雝渠屬也飛則鳴行則搖鶺鴒詩以況兄弟張徹弟復亦舉進士故云○鶺資昔切鴒郎丁切魚鬣欲脫背鬣鬚鬣山海經鯉魚赤目赤鬣欲脫背言將化爲龍也○鬣音獵虬光先照硎光先或作精光莊子刀刃若新發硎硎砥石也豈獨出醜類方當動朝廷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

薦士孟東野貞元十一年進士爲溧陽尉時鄭餘慶尹河南公作是詩以薦之鄭辟爲水陸運從事此詩作於郊爲尉後辟從事前歟觀公事銘郊墓謂鄭公尹河南既辟從事後以節領興元復奏爲參謀皆公一時之薦也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雅麗或作麗雅理或作埋○今按二字皆未安恐必有誤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選李陵與蘇武詩註云五言詩自陵始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建安謂魏之文人也典論云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汝南應瑒東平劉公幹斯七子也○瑒徒哽切一音暢又音陽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鮑照謝眺也或曰鮑謝靈運蓋二謝通稱比近最清奥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筆墨閑錄曰薦士詩與送孟東野序盛言子昂李杜餘皆不在其列唐詩由子昂始唱之也子昂姓陳梓州射洪人唐高宗時有文章盛名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闖奥或作隩舊本作奥今本以重韻誤刊也班固傳究先聖之壼奥有窮者孟郊東野窺禹穴東野動驚俗公平日以朋友之字而不名獨此詩曰有窮者孟郊蓋薦之於王公大人不得不名也受材實雄鶩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

盤硬語横空或作縱横妥帖力排奡論語奡盪舟寒浞殺有窮后羿因其室而生奡
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少康所殺臨川云吟詩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
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杜甫所得也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奡魚到切
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
捷或作健逾或作愈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媚竈見論語八佾孟軻
分邪正眸子看瞭眊眸子瞭眊見孟子离婁上○瞭音了眊音耄杳然粹
而清或作精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溧陽卽今昇州縣名貞元十二
年呂渭知貢舉郊年四十有六中進士第閱四年調溧陽尉○溧音栗五十幾何耄八十
九十曰耄孜孜營甘旨禮記內則昧爽而朝慈以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
知者誰指注競嘲慠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
有賢相謂鄭餘慶愛遇均覆燾公與餘慶書云再奉示問皆有緣孟家事郊死於元
和九年時餘慶爲興元尹韋莊云東野佐徐州幕卒使下廷評以墓誌考之餘慶在興元奏郊爲參謀未卒
至而卒莊說非也○覆方又切況承歸與張謂郊嘗爲歸登張建封所知二公迭
嗟悼青冥送吹噓强箭射魯縞前漢韓安國傳强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
胡爲久無成使以歸期告貞元十九年建封死久矣公猶且云爾者蓋言東野
素爲建封所知胡爲久無成以歸期告也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晉孟嘉在
征西將軍幕中九日宴龍山風吹嘉帽落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嫪嫪悋物也
聲韻云姻嫪戀惜也說文云固也○嫪盧到切彼微水中荇尚煩左右芼詩參
差荇菜左右芼之擇也○芼音冒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郜春秋桓二年取
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郜地名○郜音告幸當擇珉玉寧有棄珪瑁周禮
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瑁天子圭也○瑁音冒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纛
纛以犛牛尾爲之大如斗繫於左騑馬軛上選黃屋左纛楚王曰寡人之心搖搖然如懸旌詩意取此○
纛音道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鶴翎不天生變化在
啄菢鳥伏卵謂之菢○菢薄報切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善善
不汲汲後時徒悔懊救死具八珍周禮膳夫珍用八物又食醫掌八珍
之齊禮記內則八珍謂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不如一簞犒楚與晉戰或人

進王一簞酒王傾酒於水上與士共飲○簞音單不或作無微詩公勿誚微或作數愷
悌神所勞詩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勞郎到切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公初謫陽山令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掾
召爲國子博士其從遊如喜如籍如徹皆會于都下詩以是作
昔我在南時謂責陽山時也數君長在念搖搖不可止諷詠
日喁噞喁噞魚口動貌選張衡曰喁噞沈浮○喁音顒噞音驗如以膏濯衣每
漬垢逾染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常思得遊處至
死無倦厭無或作不地遐物奇怪水鏡涵石劍水鏡一名蜮陸璣疏
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荒花窮漫亂幽獸
工騰閃礙目不忍窺忽忽坐昏墊書下民昏墊注昏瞀墊溺○墊都念
切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卽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
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孟生孟郊索離也東
野其年十一月從河南尹鄭餘慶奏爲水陸運從事○索悉各切侯氏來還歎說已見上
敧眠聽新詩屋角月豔豔眠或作枕月或作日雜作承閑騁雜方
作新○按上句已云聽新詩不應此句便重出新字當作雜作承閑騁蓋謂不閑出他文也交驚舌
互譸交或作文互或作牙○皆誤互俗互字也說文譸互吐舌貌○譸他念切繽紛指瑕疵
拒捍阻城塹阻城或作城阻非是以余經摧挫固請發鉛槧王充
論衡斷木爲槧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鉛墨槧牘也○槧七豔
切居然妄推讓見謂爇天燄天或作黔非是比疎語徒妍悚
息不敢占呼奴具盤飧或作餐飣餖魚菜贍人生但如
此朱紫安足僭

古風蜀本作二首○觀詩意當在德宗之世與烽火詩意相表裏蓋自安史亂後方
鎮相望於內地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不廷不貢故託古風以寓意謂當時
之民疲於賦役無可逃之地譬如一邑之水尚可違而天下湯湯則無所可歸
好衣甘食以苟一日安則可見當時之不自聊如此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蹙矣曰或作日乃尚可

以生以或作勞非是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去我方作我去奚或作爰皆非是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易音傷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駑驥唐本有贈歐陽詹字或作駑驥吟示歐陽詹詹集有答韓十八駑驥吟○唐本云贈歐陽詹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貞元八年與公同中進士第公貞元十五年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詹時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公爲博士此詩殆斯時所作歟

駑駘誠齷齪選小人自齷齪○駘音臺齷音渥齪音濁市者何其稠力小若易制價微良易酬苦或作良良或作誠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老杜驄馬行未覺千金滿高價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玉山山名周穆王訪西王母所經行之處渴飲醴泉流禮運地出醴泉問誰能爲御諸本作借問誰能御方从杭蜀本及歐陽詹集如此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史記穆王得溫驪赤兔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至崑崙山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王良執其轡王良古之善御者事見孟子良趙簡子時善御者左氏號郵無卹造父挾其輈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王封之趙城輈車轅也挾諸本作夾此从詹集○今按左傳潁考叔挾輈以走當作挾○輈張留切因言天外事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王敬事之遂肆意遠遊駕八駿之乘主車則造父爲御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上以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公曰天外事即謂崑崙池之事非中國所見者也茫惚使人愁茫或作恍或作荒詹集作慌古慌與茫通○恍許往切惚呼骨切駑駘謂騏驥餓死余爾羞餓或作飢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余獨興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商聲謳詩或作言商或作高

馬厭穀劉向新序燕相得罪將出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大夫有進者曰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全而君之臺觀幃簾錦繡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慙公名篇意出此公年十九舉進士京師二十五登第春官二十九始佐汴幕此詩及其下出門皆未得志之辭其三上光範書時作乎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籺杜詩黎民糠籺窄史記陳平食糠覈晉灼云籺京師謂麤屑爲紇頭字與籺同籺胡骨切又音纈○士被文繡兮漢賈誼傳民牆屋被文繡士無裋褐裋或作短前漢貨殖傳賓用裋字董彥遠洪慶善皆嘗辨古無短褐字按裋褐字兩漢如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無有作短字者班彪王命論短褐之襲漢書作裋文選則用丁管切是唐儒方兩用之故少陵詩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又云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短而史記孟嘗君傳與戰國策墨子語蓋皆傳寫之訛公好古最深當以裋爲正○今按戰國策鄰有短褐一作裋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曰短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褐之襲韋昭曰短當作裋裋襦也字皆正作短注中乃云裋字豎音又淮南子亦云巫馬期繦衣短褐而高誘無說則亦未必皆傳寫之誤也又柳子厚亦嘗用之則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今兩存之以俟知者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出門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其或作遺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命或作誠

嗟哉董生行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公嘗有送董生游河北序且曰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敘其孝且慈如此蘇翰林嘗作蘇州姚氏三瑞堂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馳

淮水出桐栢禹貢導淮自桐栢山名今在唐州界淮水所出山東馳遙遙

一作悠悠千里不能休泗水出其側泗水在廬江晉史列陣臨泗水○泗音肥
不能千里句絕百里入淮流百上或無里字不能千里者以與董生居下其可以
施於人者不遐也○按水經泗水出九江北入于淮故云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
元時元下或有年字縣人董生召南召或作邵隱居行義於其中
論語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句絕爵
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方無更字非是嗟
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
樵或水而漁而方並作於非是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
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方从閣杭蜀本作羞羞云此詩以三嗟哉易韻以羞叶居
視古用韻也○今按咨字自與居叶方於毛穎傳資字論之矣何獨於此而疑之邪羞羞韻雖可叶然殊
無理而可笑方之主此又其酷信三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嗟字叶音子余反而誤作羞字耳然亦不如且
作咨字之見成穩當也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句絕惟有天翁
知方無有字非是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
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
躅久不去躑直炙切躅廚玉切以翼來覆待狗歸覆去聲嗟哉董
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
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或作誰將與儔或作
將無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詞也
烽火周幽王為烽燧寇至則舉以招兵諸侯患之公感時而有取云時吳少誠敗韓
全義兩都甚擾擾公詩以此作
登高望烽火誰謂塞塵飛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輝
勿言日已暮相見恐行稀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
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衣

汴州亂二首

汴州自大厤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
逐而代之萬榮死董晉寔代之晉卒陸長源摠留後八日而軍亂長源死公是
時已從晉喪出汴四日寔貞元十五年二詩之作蓋譏德宗姑息之政云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天官書天狗狀如犬奔有聲其
下止地類狗漢吳楚七國反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健兒爭誇殺留後
誇或作誘○留後陸長源也連屋累棟燒成灰累棟或作累累諸侯咫尺
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謂長源之妻子昨日乘
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肯或作敢
嗚呼奈汝母子何

利劍

此詩次汴州亂後不平之氣略見于此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寡或
作無徒或作儔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
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
俱變化歸黃泉晉雷煥得豐城寶劍一與張華一自佩華誅劍失所在煥死其子持過延
平津忽於腰閒躍出墮水化為兩龍而去

齪齪

貞元十五年鄭滑大水公十六年自京師歸彭城詩云去歲東郡水而此詩亦
云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詩意皆相似大抵言當世士齪齪無能為國慮者

齪齪當世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
音難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汍
瀾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汍瀾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潘安仁笙賦歟
張女之哀彈○彈音壇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為歡秋陰欺白日
欺方作蔽○今按作蔽固古語然作欺尤有味也泥潦不少乾河堤決東郡
滑州也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屬或作謂或作
以詰方作語○今按謂以語不若作屬詰為深切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
諫諍方作爭臣○今按爭臣下更著官字語複非是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

古詩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老成公兄介之子貞元十三年來省公於汴州明年歸取其孥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州不果來公佐徐州未幾而罷又不果來十七年公有此詩觀公祭老成文則知公眷眷之情與此詩一也）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或作隅古音隅將侯切亦與流通）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詩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緡魚于淵（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淵或作泉○今按以淵爲泉避唐諱也依例當作淵）我徂京師不遠其還（其或作而）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之水後當是去徐即洛時作故其後有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鞿之句蘇內翰嘗與客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公此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因次其韻見坡集）

山石犖确行徑微（犖呂角切确音覺）黃昏到寺蝙蝠飛（說文蝙蝠服翼崔豹古今注一名仙鼠○蝙音邊蝠音福）昇堂坐階新雨足（足或作是）芭蕉葉大支子肥（支子即梔子）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所見或作見所非是）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列子食則粢糲○糲蘭末切）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東坡詩云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駁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皆采公此篇中語也）時見松櫪皆十圍（櫪音歷或作櫟選南都賦楓柙櫨櫪李善曰櫪與櫟同）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吹或作生）人生如此自可樂（或作可自得自可或作自得或作可自皆非是）豈必局束爲人鞿（前漢灌夫傳廷論局趣效轅下駒鞿馬絡楚辭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注韁在口曰鞿前漢是猶以鞿而御駻突言爲人所鞿繫也○鞿音幾）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此詩貞元十二年作時楊凝以戶部郎中爲宣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幕凝自汴朝正于京以詩送之）

天星牢落雞喔咿（後漢王延壽王孫賦聲嚶嚶而喔咿楚詞吾將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喔音渥咿音伊）僕夫起餐車載脂（詩載脂載舝還車言邁）正當窮冬寒未已（時貞元十四年之十二月）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歸何時（時或作何歸）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貞元十五年公在徐州張建封幕汴水徐之西泗水徐之南故以名篇公集有諫張僕射擊毬書此詩言此誠不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蓋亦以諷之也）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築或作斸詩九月築場圃謂築堅以爲場也）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秋或作雨）公早結束來何爲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紱黃金羈（選白馬飾金羈梁吳均曰白馬黃金羈○牛一作犛）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化（枚乘曰蜿蟬揮霍）發難得巧意氣麤（前漢項羽傳漢王於滎陽酈食其謀撓楚權欲立六國張良發八難）讙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忽忽（貞元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後依張建封于徐此詩當在徐州作）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生之爲或作爲生之非是前漢王褒傳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名篇意或出此）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嗚鴈（與前詩同時公蓋託鴈以自喻也）

嗷嗷鳴鴈鳴且飛上鳴字或作鴻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窮秋南去春
北歸管子桓公曰鴻鴈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去寒就暖識所依依或作處非是
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鴻鴈前輩多用稻粱事蓋出戰
國策廣絕交論云分鴈鶩之稻粱又杜甫鴈詩自古稻粱多不足毛羽摧落身不肥
毛羽或作羽毛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
闊朝雲多朝方作朔○今按既云江南則不應言朔雲矣兼作朝雲語亦差響草長沙
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惠性匪他惠一作息
凌風一舉君謂何

龍移此詩謂南山湫也湫初在平地一日風雷移居山上其山下湫遂化爲土長安
人至今謂之乾湫公題炭谷詩云厭處平地土巢居插天山其此之意歟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激或作擊雷奔電激班固西都
賦語雄雌或作雌雄清泉百丈化爲土魚鼈枯死吁可悲

雉帶箭此詩公佐張僕射于徐從獵而作也讀之其狀如在目前蓋寫物之妙者
原頭火燒靜兀兀唐太宗出獵詩平原燒火紅晉顧愷之傳火燒平原無遺燎○燒去
聲讀野雉畏鷹出復沒出復方作伏欲○今按雉出復沒而射者彎弓不肯輕發正是
形容持滿命中之巧豪氂不差處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
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
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列子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將
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爾雅雉五色備曰翬

條山蒼歐本注云中條山在黃河之曲今蒲中也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沄沄去浪波或作波浪松柏在山岡山或
作高

贈鄭兵曹鄭或以爲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寧時通誠爲副使公爲其軍從事
樽酒相從在其時歟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云兵曹所未詳
也
罇酒相逢十載前君爲壯夫我少年罇酒相逢十載
後我爲壯夫君白首公貞元十五年去汴卽徐爲軍從事時年三十有二故云我
材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皆周行
君何爲乎亦遑遑亦或作獨盃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
無過酒

桃源圖陶淵明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林夾岸數百
步前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其中土地平曠往來種作悉如外人自
云避秦來此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荊公桃源行此東坡和桃源詩皆得之王
摩詰退之劉夢得諸人以爲神仙皆非是詩中云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
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必與一宮禮部郎慶和不復詳其名
氏矣武陵卽今之鼎州也
神仙有無何眇芒或作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
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
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
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恍許往切惚呼骨切架巖鑿谷
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嬴顛劉蹶了不聞嬴顛劉蹶謂秦
漢之亡地坼天分非所恤地坼天分謂晉魏之亂種桃處處惟開
花川原近遠烝紅霞近遠或作遠近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
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
蛇中斷喪前王漢書高祖爲亭長夜徑澤中前有大蛇乃拔劍斬之蛇分爲兩道開蓋白
帝子化爲蛇當道而高祖以赤帝子斬之也羣馬南渡開新主晉太安之際童謠曰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五馬謂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琅邪竟登大位是化爲龍也按晉元帝
姓司馬氏太興元年卽位都於金陵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
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
相饋禮數不同罇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
無夢寐夜半金鷄啁哳鳴楚詞鵾鷄啁哳而悲鳴○啁音嘲哳陟頡切火
輪飛出客心驚人閒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爲情

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僞與
眞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半明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與寄頗同蓋指順宗即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時賈耽鄭珣瑜二相皆天下重望王叔文用事相繼引去此詩所以喻東方半明大星沒也執誼叔文初相汲引此詩所以喻獨有太白配殘月也順宗已厭機政執誼叔文尚以私意更相猜忌此詩所以有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竄猶東方明而殘月太白滅此詩所以喻殘月暉暉太白睒睒雞三號更五點也意微而顯誠得詩人之旨

東方半明大星沒太白長庚西方星故云配月又太白主大臣其號爲上公故公有取焉半或作未方从閣本云按舊本作半明今蜀本題語亦作半明既云大星沒則不應未明也傳本多書於詩人成語而不攷其意義故也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
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睒睒或作睒睒字當从目太元經明復睒天中獨爛也○睒音閃雞三號史記雞三號卒明杜詩初鳴度必三○號音豪
更五點

贈唐衢唐史衢附公傳後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激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故世稱唐衢善哭樂天嘗有詩謂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者也此詩貞元末作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
材手把鋤犂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
明光唐垂拱二年命鑄銅爲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明光殿名也○匭音軌胡不上
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堯封於唐舜封於虞故堯舜號唐虞氏

貞女峽在連州桂陽縣貞元十九年冬公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有此詩荆州記秦時有女子化入石在東岸穴中

江盤峽束春湍豪雷風戰鬬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
府一瀉百里翻雲濤漂船擺石萬瓦裂咫尺性命輕
鴻毛鴻或作於或作如

贈侯喜洛水在河南縣北易乾鑿度曰王者有盛德之應則洛水先温故號温洛公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與侯喜尉遲汾同漁于洛有石刻在焉詩必是時作反復其意大抵謂沮洳不能得大魚興寄遠矣

吾黨侯生字叔𨑳或作起起之古文也呼我持竿釣温水平明
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荊棘裏温水微茫絕又流深
如車轍闊容輈蝦蟇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
我爲侯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列子詹何以芒針爲鉤剖粒爲餌皆言其小也○滓阻史切晡時堅坐到黃昏到或作至手倦目勞方
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蛭水蟲博物志水蛭三段而成三物前漢夫豈從蝦與蛭蟥○蛭音質蝦一作鰕舉竿引線忽有得一
寸纔分鱗與鬐或作鰭○今按鬐馬鬣也當作鰭然儀禮魚進鬐注脊也莊外物篇亦作鬐則皆可通用○鬐音祈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
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爲吾規半世遑遑就舉選
一名始得紅顏衰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始或作已非是人閒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爲便當提攜
妻與子南入箕潁無還時箕山名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高士傳許由隱于箕山叔𨑳君今氣方銳我言至切君勿嗤
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詩有汾沮洳沮洳漸濕也蘇東坡記儋耳上元放杖而笑過問何笑曰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所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蓋公作此詩時年三十四去徐居洛方有求官來東洛之語而東坡則晚歲儋耳發於憂患之餘覽者無以爲異○沮將預切洳人怨切肯或作有非是

古意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然觀公詩意與前詩皆有興寄其日古意其旨深矣公縣齋有懷日求官來東洛犯雪過西華答張徹曰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李肇國史補言愈好奇登華山絕峯度不可反發狂慟哭縣令百計取之乃下而沈顏作登華旨畧日仲尼悲麟悲不在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

文公憤趨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至顛危蹈躓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夫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哉

太華峯頭玉井蓮山海經曰華山一名太華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沈痾痊晉史樂廣傳沈痾頓愈又潘岳閑居賦嘗膳載加舊痾有痊○痾於何切痊音詮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夤緣選琴賦丹崖嶮巇青壁萬尋方从唐本作五月壁路難攀緣云鮑溶集有陪公登華山詩蓋五月也夤或作攀○今按公此詩本以古意名篇非登山紀事之詩也且太華之險千古屹立所謂削成五千仞者豈獨五月然後難攀緣哉若以句法言之則五月壁路之寔青壁無路意象工拙又大不侔亦不待識者而知其得失矣方氏泥於古本牽於旁證而不尋其文理乃去此而取彼其亦誤矣原其所以蓋緣五月本是青字唐本誤分為二而讀者不曉因復創去無字遂成此謬今以諸本為正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張功曹署也公與張以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赦自南方俱徙掾江陵至是俟命於郴而作是詩公在江陵祭郴州李使君云轂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轂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宿留此其證也詩怨而不亂有小雅之風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沙平或作平沙非是一盃相屬君當歌漢灌夫傳夫迎田蚡過竇嬰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顏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之欲切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選古詩泣涕零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洞庭九疑詳見一卷復志賦二卷送惠師詩註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官所臨武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熏腥臊濕或作溫非是昨者州前搥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皋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赦書一日行萬里是年一月甲子大赦天下罪從大辟皆除死荊公與謝本作除徙下文已有遷者追迴流者還則除死為當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朝清或作清朝唐本作朝清蓋言追還之人皆得滌瑕垢而朝清班惟己為使家所抑故只量移江陵也州家申名使家抑使家謂湖南觀察使坎軻秖得移荊蠻秖或作只他詩皆然荊蠻江陵也判司卑官不堪說卑官一作官卑未免捶楚塵埃閒老杜送高書記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按唐制參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杜牧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杭本如此言張之歌詞酸苦而已直歸之於命蓋反騷之意而其詞氣抑揚頓挫正一篇轉換用力處也一方从諸本而我下去歌字而君下著一豈字全失詩意使一篇首尾不相運掉無復精神又不著杭本之異蓋考之亦未詳耶一年明月今宵多明月一作月明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或無廟字○爾雅霍山為南嶽一名衡山公前後兩謫南方初自陽山北還過衡在八月至潭適當殘秋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故知此詩自陽山還時永貞元年秋作也後自潮州移刺袁州則元和十五年十月非秋雨節時也東坡潮州廟碑云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即此詩意

五嶽祭秩皆三公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秩次也皆或作比非是四方環鎮嵩當中白虎通曰嵩山夾居四方之中故曰嵩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老杜望嶽詩云會當淩絕頂一覽衆山小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清方作晴○今按清風與羣陰伏無清風則雨意未已也晴字非是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詩神之聽之正直是與非方作卽非是能感方作感能○今按若从方讀則此句為吃羌語矣須臾靜埽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衡山有五峯紫蓋天柱石廩祝融芙蓉石廩一名石囷○東坡登州觀海市詩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過太行詩序云予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登衡山之祥也意皆本此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栢一逕趨靈宮栢或作桂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傴僂薦脯酒傴於武切僂音縷欲以菲薄明

其東廟令老人識神意令或作內睢盱偵伺能鞠躬列子老子而睢睢而盱盱仰視貌○睢許佳切盱香于切偵丑鄭切手持盃珓導我擲珓方从唐本作校云廣韻作珓謂古者以玉爲之也朝野僉載作角角與校音義皆相近魏野有詠竹校子詩只作校字荊楚歲時記又作教○今按當从廣韻及衆本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扁鵲傳長終而不得返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揜映雲朣朧選秋興賦月朣朧而含光從日者非○今按廣韻曈字秪有從日無從月者曈曨本日出貌然前輩月詩多用之如梁孝綽月詩曈曨入牀簟之類也更當考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詩杲杲出日

岣嶁山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岣嶁山與前詩同時作東坡中隱堂詩云岣嶁何須到韓公淚自悲謂此詩也○岣音矩嶁音縷

岣嶁山尖神禹碑盛洪之荊州記曰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徐靈期南嶽記曰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書序云魯共王得孔子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科斗古篆也以其頭麤尾細類水蟲之科斗焉○倒或作葉方从蜀本云衡陽舊刻亦然魏都賦云華蓮重葩而倒披○今按岣嶁者衡山南麓別峯之名薤倒披者古有倒薤書見歐公集古錄目唐玄度十體書方得之矣然今衡山實無此碑此詩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卒章自爲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温亦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蓋亦得於傳聞也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猱或作狖猱奴刀切

永貞行貞元廿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病不能視朝王伾王叔文用事四月冊皇太子八月立爲皇帝是爲憲宗順宗爲太上皇改元永貞此詩所以具載太皇謂順宗小人謂叔文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嗣皇謂憲宗郎官荒郡意指劉禹錫坐叔文黨貶連州也公方量移江陵而夢得出爲連州邂逅荊蠻故作是詩觀終篇之意可見其爲夢得作也此詩或云自四門蕭穆賢俊登下爲別篇非是

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太皇謂順宗天子居喪曰諒陰諒信陰默謂信默不言亦作亮陰書說命亮陰三祀論語憲問諒陰三年不言小人乘時偷國柄小人謂叔文北軍百萬虎與貔書牧誓如虎如貔○貔音毗天子自將非他師或作時一朝奪印付私黨是歲五月王叔文等以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叔文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私黨即泰也懔懔朝士何能爲狐鳴梟噪爭署置楚詞鴟梟羣而制之皆以喻小人讒佞也○梟堅堯切睗睒跳踉相嫵媚睗睒或作睒閃睗睒歘狂視貌字見吳都賦○跳音迢踉音梁嫵音武媚音眉夜作詔書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選班固西都賦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注珠也○齊音劑磊魯猥切元臣故老不敢語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晝臥涕泣何況汍瀾王叔文用事一日諸相會食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執誼起迎諸相停筯以待有頃報叔文索飯已與韋相同餐閤中矣杜佑高郢懼不敢言鄭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索馬徑歸臥不起董賢三公誰復惜前漢董賢傳哀帝元壽元年帝重賢封賢爲高安侯欲極其位遂以賢爲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年二十二爲三公○三三或作一非是侯景九錫行南史侯景傳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九錫一日車馬二日衣服三日樂則四日朱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七日斧鉞八日弓矢九日秬鬯也○歎音灘可歎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嗣皇卓犖信英主謂憲宗文如太宗武高祖膺圖受禪登明堂共流幽州鯀死羽鮌與鯀同禹父名楚詞鯀婞直以亡身書流共工於幽州殛鯀于羽山以喻伾叔文也四門肅穆賢俊登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賢俊謂柳宗元劉禹錫之屬用杜黃裳鄭餘慶爲宰相謂劉禹數君匪親豈其朋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九月貶韓泰撫州司封郎中韓曄池州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邵州屯田員外郎劉禹錫連州刺史皆自郎官遷謫禹錫至荊南改武陵司馬此詩未改武陵前作也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烝江氣嶺祲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鳴喚令人憎鳴喚或作爭鳴蠱蟲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楚詞

雄虺九首史記草無毒螫螫蟲行毒也○螫音釋字亦作蠚食中置藥肝心崩左
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嘗同僚情可勝公嘗與夢得同爲御史嘗或作常非是○蔡寬夫詩話云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仇讎云云及其爲永貞行慣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同僚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始終也具書目
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爲懲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自陽山徙掾江陵永貞元年十月過洞庭作也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
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斷四聽斷方從杭蜀本作絕○今按此句既有絕字則下一句不應便複出方爲杭蜀所誤此比多矣糧絕誰與謀相去
不容步險如礙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
喧左右飢啼但啾啾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羇愁雲外
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是吾無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或作李有花○元和元年二月江陵作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練雪羞
比揉或作柔非是○揉而由切波濤翻空杳無涘翻空或作相翻非是君知
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雞驚鳴官吏起金
烏海底初飛來隋孟康詠日詩金烏升曉氣朱輝散射青霞開選恨賦鬱青霞之奇意
迷寃亂眼看不得迷寃亂眼或作迷亂入眼入又作人皆非是
照耀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辭
盃省曾辭或作曾辭酒非是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
秪今四十已如此公時年三十九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攜一
罇獨就醉獨或作共非是不忍虛擲委黃埃委或作隨

杏花與前篇同時作

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可

到唐劇譚錄曲江池本秦隑州開元中疏鑿遂爲妙境杜甫哀江頭詩春日潛行曲江曲細柳新蒲爲誰綠者是也看此寧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爲陽山凡二年至是始爲掾江陵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
恒泄陽氣發亂無全功無全閣本作全無非是浮花浪蘂鎮長
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少意思本草注躑躅樹生高三四尺花似山石榴或云一名山石榴○躑直炙切躅廚玉切照耀黃紫徒爲叢鷓鴣
鉤輈猿叫歇嶺表記鷓鴣自呼云鉤輈李羣玉詩又聽鉤輈格磔聲○輈張流切杳杳
深谷攢青楓杳杳或作杳藹豈如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
何窮今旦胡爲忽惆悵惆或作怊後放此萬片飄泊隨西東
明年更發應更好更發一作花發道人莫忘鄰家翁

感春四首元和元年春掾江陵時作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徧處處東西南北皆
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張衡四愁詩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云云公句意蓋取此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
屋百鳥語三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諸本奈作春今從杭蜀本云古樂府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
皇天平分成四時宋玉九辯曰皇天平分四時兮春氣漫誕最可悲
氣或作風雜花糚林草蓋地白日坐上傾天維西京賦振天維衍地絡蜂喧鳥咽留不得紅蕚萬片從風吹豈如秋霜雖
慘冽慘或作懍以西京賦冰霜慘冽定作慘摧落老物誰惜之晉宣帝嘗疾張皇后往省帝曰老物可憎又曰老物不足惜爲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
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離
騷二十五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騷經一九歌十一天問一九章九遠遊卜居漁父各一凡二十五篇也不肯餔啜糟與醨漁父篇何不餔糟而歠醨○餔奔謨切醨呂支切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癡先儒云公以原詞介於莊周司馬遷之閒其感春詩云云蓋與屈原之懲於諷諫而傷其違聖之達節也幸逢堯舜

明四目條理品彙皆得宜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爲誰酩酊注見二卷歸彭城詩閣杭蜀本爲誰作誰爲方從諸本云按公後詩有遇酒卽酩酊公知我爲誰卽此義也○今按方氏此論最公使他處皆如此則無可議矣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惰或作破非是冠敧感髮禿語誤悲齒墮孤貧平生心孤或作辜已矣知何奈諸本皆同無可疑者荊公本奈作那李本知作如亦無大異獨方從閣本作已知無可奈乃不成文理故今定从諸本我恨不如江頭人我恨方從杭本作奈我從閣本無奈字亦無恨字蜀作我奈○今按杭蜀本蓋因前篇之末有奈字而誤也閣本亦少一字皆非是今從監本長綱橫江遮紫鱗獨宿荒陂射鳧鴈賣納租賦官不嗔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羞貧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閣本如此爲當方乃不從而以足爲爲是又不可曉也畫蛇著足無處用史記楚惠王使杜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謂昭陽曰昔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者及爲足而後成人奪其酒而飲之或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著陟略切兩鬢雪白趨埃塵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相親數盃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買或作置○東坡云國史補酒有富平之石凍春劒南之燒春杜子美詩有麯米春裴鉶作傳奇亦有松醪春唐人名酒多以春春亦必酒名按此詩在江陵作蓋江陵酒名也

寒食日出遊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篇寒食日出遊夜歸因以投贈張十一卽功曹署公與張同自御史貶官又同爲江陵掾公法曹參軍張功曹參軍元和元年時也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千株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糚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君不强起時難更闗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生死或作死生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張在江陵未幾邑管經略使路恕署爲判官路指鬼門幽且夐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門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闗諺曰鬼門闗十人九不還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陛下聖蔡邕獨斷云謂陛下者羣臣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因卑達尊之義也囊空甑倒誰救之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又郭林宗傳孟敏客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我今一食日還併禮記儒行儒有并日而食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强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縶驥四足氣空橫縶陟立切橫戶孟切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帀岸蒲生迸生或作芽宋玉庭邊不見人杜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荊州卽江陵也輕浪參差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嫌盞底深桑乂在江摠席上曰雖深盞百罰吾亦不辭也題詩尙倚筆鋒勁鮑明遠擬古詩兩說窮舌端五車推筆鋒明宵故欲相就醉故或作固有月莫愁當火令洪慶善云此時春末夏初故云火令方云非也此謂寒食禁火耳火令字見周禮魏武帝亦有寒食火令但東坡嘗爲李公擇書此詩作燈火冷又不知其所據何本也○今按方說是也此言夜行有月故不憂當寒食禁火之令耳坡讀亦誤

憶昨行和張十一或作和張十一憶昨行與前詩同時在江陵作

憶昨夾鍾之呂初吹灰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鍾二月之呂也續漢書以莩灰實律之端按厤而候之其月氣至則灰飛而律通上公禮罷元侯迴上洪作杜云杜佑自淮南入朝也方作社云此爲荊帥裴均罷社而享客也○今按方說是也但以上爲社則未然左傳云五行之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其士正曰后土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故杜注用其幣于社云以請於上公則上公卽社神也況此句內又自以元侯爲對耶車載牲牢甕舁酒並召賓客延鄒枚鄒陽枚乘漢梁孝王客腰金首翠光照耀絲竹迴發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麗玉斝屢舉傾金罍詩我姑酌彼金

醫張君名聲座所屬朱六切起舞先醉長松摧宿醒未
解舊痁作劉伶五斗解醒左傳痁作而伏舊痁方作痁舊○今按此句內上有宿醒字則此當爲舊痁明矣方誤○痁失廉切深室靜臥聞風雷自期殞命在春序
屈指數日憐嬰孩危辭苦語感我耳淚落不揜何漼
漼集韻云漼雪霜積聚貌選指季豹而漼焉注漼涕泣垂貌○漼七回切念昔從君渡
湘水湘或作湖大帆夜劃窮高桅玉篇云帆船上檣竿劃忽麥切桅五回切○
陽山鳥路出臨武公責連之陽山令張爲郴之臨武郴在江南連則廣南也驛馬
拒地驅頻隤三館本作槌方云博雅槌擡也亦有義○今按方義暗僻不可曉此但言當讀官時馳驛發遣而山路險惡故驘馬拒地不進被驅而屢至傾隤耳隤而或取詩我馬虺隤字然其義但爲不能升高之病又似未必然也○隤杜回切踐蛇茹蠱不擇死忽有飛詔
從天來伾文未揃崖州熾伾王伾文王叔文崖州韋執誼也揃或作剪謝校从剪說文揃滅也史記西南夷贊有揃剽字○伾音丕揃子踐切雖得赦宥恒愁猜近
者三姦悉破碎三姦謂貶王伾王叔文韋執誼也羽窟無底幽黃能能有兩音奴來切者三足鼈也奴登切者熊屬足似鹿者也左傳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國語作黃能當音賢能之能然說者謂能既熊屬又爲鼈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饌疑鯀化爲二物則兩音亦可通用也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
今君縱署天涯吏縱或作從○今按張署墓志邕管奏署爲判官也投檄北
去何難哉無妄之憂勿藥喜一善自足禳千災頭輕
目朗肌骨健古劍新斸磨塵埃殃銷禍散百福併從
此直至耇與鮐詩閟宮俾爾耆而艾耆老也鮐魚名詩行葦黃耇台背鄭氏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鮐音台耇或作者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
須穿栽或作裁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還京北府司錄沮溺可繼
窮年推沮溺人名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公家河南而嵩山伊水洛水並隷焉詩意欲與張耦耕扵嵩山下也推字取禮記月令三推九推之意○沮子魚切推他回切或作催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

古詩

劉生詩或無詩字○貞元二十一年劉師命訪公于陽山斷章似有送行之意集中有因梨花爲生作二詩豈前此之作耶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非常儔詩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又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輊或作軼○輊竹二切棄家如遺來遠遊東走梁宋暨楊州暨或作墮遂凌大江極東陬東陬東隅郎謂越也○陬將侯切洪濤舂天禹穴幽禹穴在會稽越女一笑三年留南逾橫嶺入炎州州或作洲青鯨高磨波山浮鯨或作鮮○今按青義未詳疑是長字之誤怪魅炫曜堆蛟虬魅或作媚堆或作推非是山摻讙譟猩猩游摻或作獠非是摻蘇遭切神異經西方深山有人長尺餘袒身捕蝦蟹以食名曰山摻國語注作摻公聯句亦有中矢類妖摻游或作愁此詩二州字二游字視占用韻後人誤改也毒氣爍體黃膏流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炙肥牛○炙音蔗與炙同又側吏切妖歌慢舞爛不收倒心迴腸爲青眸司馬遷答任少卿書腸九迴阮籍見佳客爲青眼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綢繆○綢音籌繆莫彪切瞥然一餉成十秋楚詞目瞥瞥兮西沒餉或作嚮非是○瞥匹篾切昔鬢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無賢侯唐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五府節度使名嶺南五管見舊書地理志迴望萬里還家羞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爲羅列陳前修前修字見離騷謂前世修能之士芟蒿斬蓬利鋤耰天星迴環數纔周文學穰穰囷倉稠史記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酬恩讎

鄭羣贈簟羣嘗以侍御史佐裴均江陵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與羣同僚唐孔戣私記云退之豐肥善睡每來吾家必命枕簟而沈存中筆談亦云世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爾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誤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少髯此詩有腰腹空大及慢膚多汗之語二說信然

蘄州笛竹天下知蘄州在今淮南其地出竹笛或作簟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瑠璃東坡寄簟與蒲傳正詩云愧此八尺黃瑠璃祖此詩也體堅色淨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盡或作滿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烝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楚辭天問平脅慢膚何以肥之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蝨避詩營營青蠅止于樊抱朴子曰蚤蝨攻君臥不獲安○蚤音早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選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贈子相好無時衰閣本無時作時無非是

豐陵行順宗陵也按長安志順宗豐陵在富平縣東北三十五里甕金山順宗以元和元年七月葬公是年六月方自江陵召入爲博士必當是時作終篇言三代舊制存諸書當時之禮必有不合於古者故云

羽衛煌煌一百里一或作三以長安志考之非是曉出都門葬天子順宗也羣臣雜沓馳後先宮官穰穰來不已是時新秋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飄飄輕雨灑風伯清塵雨師灑道見文選偃蹇旂旆卷以舒逾梁下坂笳鼓咽方作沸○今按作咽乃響又見悲切之意也嵽嵲遂走玄宮閭嵽嵲山小而不安貌選注天子后妃所葬墓曰玄宮玄宮閭謂玄宮前之寓閭也閭或作虛非是○嵽音經嵲音臬哭聲訇天百鳥噪○訇音轟幽坎晝閉空靈輿皇帝孝心深且遠資送禮備無羸餘設官置衛鎖嬪妓唐制諸陵皆置宮殿列官曹設嬪妓侍衛如平生杜甫橋陵詩宮女晚如曙祠臣朝見星供養朝夕象平居養或作送臣聞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

言非職知何如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諸本大作羣崔羣字敦詩公同年進士也

公元和元年在京師爲國子博士時作詳詩意可見寺在京城南門之東洪慶善云詩中正值萬株紅葉滿謂柿也靈液屢進頗黎盌謂食柿也

秋灰初吹季月管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作灰實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律卽候氣之管以銅爲之詳見漢律歷志日出卯南暉景短月令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鬼壁或作壁赫赫炎官張火傘然雲燒樹大實駢金烏下啄赪虯卵○赪音檉魂翻眼倒忘處所倒或作暈赤氣沖融無閒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照燭乾坤旱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九輪謂九日車輪也二三道士席其閒靈液屢進頗黎盌頗黎出西域亦作玻瓈忽驚顏色變韶稚忽或作勿非是韶或作齠韶有美義不必易字却信靈仙非怪誕桃源迷路竟茫茫棗下悲歌徒纂纂潘岳笙賦曰歌棗下之纂纂前年嶺隅鄉思發謂貞元二十年春在陽山躑躅成山開不筭躑躅花名見杏花詩注○躑直炙切躅廚玉切去歲羇帆湘水明謂永貞元年自陽山移掾江陵霜楓千里隨歸伴猿呼鼯嘯鷓鴣啼嘯或作笑非是惻耳酸腸難濯澣惻或作側非是思君攜手安能得今者相從敢辭懶由來鈍騃寡參尋騃或作駭非是○騃語駭切況是儒官飽閑散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須知節候卽風寒幸及亭午猶妍暖南山逼冬轉清瘦刻畫圭角出崖竅竅空也○莊子導大竅竅音款當憂復被冰雪埋汲汲來窺誠遲緩

贈崔立之評事立之名斯立博陵人元和初爲大理評事以言事黜官

藍田丞見公藍田丞廳記元和元年六月公召拜國子博士作此詩詳味詩意當是崔頻有詩望公推引故公有頻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之語云

崔侯文章苦捷敏老杜不見敏捷詩千首高浪駕天輸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外或作內非是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蜃音腎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蛟螭雜螻蚓言其小大不齊也若溪漁隱叢話云立之詩有不工處故退之以此譏之○螭抽知切螻音婁蚓音引知音自古稱難遇世俗乍見那妨哂勿嫌法官未登朝法官謂大理評事猶勝赤尉長趨尹斯立初爲尹陽尉唐州縣有畿赤緊望之等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念昔塵埃兩相逢爭名齟齬持矛楯子時專場誇觜距選張衡東都賦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注擅專也專或作擅○觜卽委切距舊許切余始張軍嚴韅靷左傳僖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杜預注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韅曉見切靷以忍切爾來但欲保封疆莫學龐涓怯孫臏史記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事魏爲惠王將以能不及臏陰召臏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竄逐新歸厭聞鬧公時方自江陵法曹召爲國子博士齒髮早衰嗟可閔頻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牝谿谷也古詩云哀鑾叩虛牝當今聖人求侍從聖人謂憲宗也拔擢杞梓收楛簵襄二十六年左氏晉大夫如杞梓皮革焉書惟箘簵楛箘簵美竹可以爲矢楛木名可以爲矢幹○楛音戶箘音窘東馬嚴徐已奮飛東方朔司馬相如嚴助嚴安徐樂等枚皋卽召窮且忍枚皋枚乘子字少孺復聞王師西討蜀元和元年正月命長武城使高崇文等伐蜀討劉闢霜風冽冽摧朝菌莊子朝菌不知晦朔菌地蕈也○菌音窘走章馳檄在得賢說文曰檄二尺書也有急事則插以鳥羽號爲羽檄西京雜記揚子雲曰漢武帝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檄刑狄切燕雀紛拏要鷹隼禮記鷹隼蚤鷙○拏女加切又女書切隼息尹切要一作惡竊料二途必處一豈比恒人

長蠹蠹勸君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腎牆根菊花好沽酒錢帛縱空衣可準暉暉簷日暖且鮮摵摵井梧踈更殞苕溪漁隱云摵音索殞落文選盧子諒詩摵摵芳葉零又潘岳秋思賦庭樹摵以灑落高士例須憐麴蘖丈夫終莫生畦畛能來取醉任喧呼死後賢愚俱泯泯

送區弘南歸區弘嘗從公於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弘又從之至京此詩有從我荊州來京畿之句弘將歸公以詩送之張籍孟郊亦皆有詩弘元和元年也區或作歐歸或作征區烏侯切唐韻區治子之後漢王莽傳有中郎區博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以飛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造化權輿作周昭王南征皆未詳本何據也洶洶洞庭莽翠微或作江洶洞庭宿莽微楚詞波逢洶涌濆滂沛兮又夕擥中洲之宿莽王逸注云草經冬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洶許拱切又音凶莽莫補切○九疑鑱天荒是非選登巉巖而下望湘記零陵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荒是非豈以此耶鑱或作巉九疑言鑱天○濤言春天皆奇語也洪巉仕檻切又鋤咸切野有象犀水貝璣分散百寶人士稀士或作事非是我還于南日周圍貞元十九年冬公謫陽山明年冬弘來故云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俙爰有區子熒熒暉區子或作子區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落以斧引以纆徽引以或作斤引洪慶善纆作墨方从唐閣杭本亡張文潛云古人作七言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退之乃變句脈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引以纆徽雖欲悔舌不可捫是也○今按此言纆徽謂木工所用之繩墨也然周易作徽纆乃為黑索所以拘罪人者恐公所用別有据也○纆音墨徽音暉雖有不逮驅騑騑詩四牡騑騑音霏或採于薄漁于磯服役不辱言不譏從我荊州來京畿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弘與公俱至京師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道不或作不道非是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觀闕雙巍巍騰踔衆駿事鞍鞿佩服上色紫與緋獨子之節可嗟唏香衣切字與欷同或作欷母附書至妻寄衣開書拆衣淚痕晞開書拆衣或作開緘發封淚痕作痕淚非是雖不勑還情庶幾朝暮盤羞惻庭闈幽房無人感伊威潘安仁哀永逝文撫靈櫬兮訣幽房蛜蝛爾雅委黍也注舊說鼠婦詩伊威在室陸德明云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鄭氏箋云家無人惻然令人感傷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矣或作吳非是句法見上張文潛說蚤沈海底氣昇霏史記天官書凡海旁蚤氣象樓臺彩雉野伏朝扇翬爾雅雉五彩皆備曰翬扇或作羽非是蓋宮扇以雉尾為之翬文采貌此言雉伏於野而其羽可用為朝廷之儀與上下二句為一類也○翬音揮處子窈窕王所妃莊子綽約若處子詩曰窈窕淑女苟有令德隱不腓詩百卉具腓腓病也況今天子鋪德威鋪或作輔非是蔽能者誅薦受禨漢書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用其意史記因載其禨祥度制○禨音幾出送撫背我涕揮行行正直慎脂韋楚詞如脂如韋以潔楹乎注脂韋柔弱貌也業成志樹來頎頎詩碩人其頎注言儀表長麗紋好頎頎然○頎音祈我當為子言天扉

三星行三星謂箕斗牛也公自憫其生多訾毀如此詳詩意可見蘇內翰云吾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復在焉意亦取此也

我生之辰方从閣本之下有三字云謂斗牛與箕也○今按辰時也詩云我辰安在方說非是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箕二十八宿中之二宿也牛不見服箱詩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言有牛之名而無其實不可以服箱有載也斗不挹酒斝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斝言亦有斗名而無其實不可以挹酒也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又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無時停簸揚者言牛斗皆不可用惟箕獨能簸揚所謂有神靈也○簸音播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讙諸本已竝作以今从唐閣本云讙如諸將盡讙之讙此詩叶餘於除叶讙於聞今本易讙為攘以求叶揚韻非也名聲相乘除厤家有增減率遲速積故有乘除之法○乘音繩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詩三星在天什伍東西陳什伍猶縱橫也南斗六星牽牛六星箕四星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剝啄行元和元年自江陵召入為國子博士作也公被讒出為陽山至是召還又

有謗之者故三星行云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剝琢行云我不厭客困于語言欲不出納以堙其源各有所激云爾歐陽文忠擬剝以琢行其寄趙少師云剝剝復琢琢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云云公遠讒避謗欲謝客以堙其源深其塹堅其墉要為不可干者而歐陽則歸老故鄉欣然喜客之至是以其辭不同如此

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諸本此下有我嗟子誠一語閣本同今从唐杭蜀本刪云閣本衍蓋下語誤入欲不出納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秸有莞○書三百里納秸服詩下莞上簟秸音戛莞音丸又九還切門以兩版叢書於閑窅窅深塹窅音窈其墉甚完墉或作容非是彼寧可窺此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益或作實口益或作益實我為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與方作以云韓文與多作以他文見者非一詩之子歸不我以注以猶與也○今按陸宣公奏議亦然如云未審云云以否之○類是也然當作與為正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諸本作來可待焉今从閣杭蜀本云公祭十二兄文其不有年以補我愆同此義也

青青水中蒲三首諸本作一首今从閣本○按樂府亦作三首詩蓋興寄也當是婦人思夫之意文選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有青青河畔草長歌行有青青園中葵其大意與此相類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孟東野失子并序○東野為鄭餘慶留府賓佐在元和二三年此詩當是時作也據郊集有哀幼子及杏殤詩其詞甚悲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失魯直嘗書此詩遺之云時以觀覽可用亂思而紓哀究觀物理其實如此大蓋因果耳退之救世弊故併因果不言然此一段文意乃是涅槃經中佛語退之嘗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為大儒者其弗信矣乎魯直所云如此

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何或作以莊子奪彼與此一何偏也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蕃或作繁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祇為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噬齧星辰踣而顛吾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因或作緣此詩如因與鮮今本皆以韻不叶而誤刊也○今按作緣亦通未必誤改也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或作肚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博物志細腰無雌雄之類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而成己子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者也舉族長孤鰥或作懸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翻或作蕃爾雅釋鳥云梟鴟說文云不孝鳥也張奐曰鶹鷅食母○鴟處脂切梟堅堯切蝮蛇生子時玉篇蝮螫手則斷楚詞蝮蛇蓁蓁○蝮音覆一作虺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歎音灘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即日以命還地祇謂大靈女往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崔豹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邵氏聞見錄云史記江使神龜使於河漁者得之龜夢於宋元王夢見一大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見史記龜策傳闖然入其戶闖出頭兒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諸本作次韻和皇甫湜陸渾山火今从閣杭蜀本○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為陸渾

尉縣本周之畿內地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漢立爲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公
詩云時當大冬澤乾源其分司東都冬所作數次前詩當在元和三年矣此詩
一本作次韻非是劉貢父云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有依韻同在一
韻中有用韻用彼之韻不必次之公和陸渾山火是也然持正詩不傳於世矣
皇甫補官古賁渾賁或作陸今从杭蜀本云賁音陸字本公羊傳時當玄冬
澤乾源玄或作大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擺
磨出火以自燔○擺音捭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踔顛
乾坤後漢踔宇宙而遺俗注猶越也赫赫上照窮崖垠音銀截然高周
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暾楚詞暾將出兮
東方復或作暇○暾他昆切虎熊麋豬逮猴猿水龍鼉龜魚與黿
鴉鴟鵰鷹雉鵠鵾鷹雉或作鴈鷹燖炰煨爊孰飛奔筆墨閒錄無逸
云上句正栢梁體後山作七字詩上東坡襲此體燖湯中爚肉也儀禮惟燖者有膚庵含毛炙物詩毛炰
胾羹煨廣韻云埋物灰中令熟也方作爊非是孰一作熟○燖徐廉切炰音庖煨鳥回切爊於刀切
祝融告休酌卑尊左昭二十九年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爲高辛火正火行於冬猶祝融
告休而歸也錯陳齊玫闢華園○玫音梅或作收非謂火齊玫瑰也闢或作闡芙
蓉披猖塞鮮繁千鍾萬鼓咽耳喧攢雜啾嚄沸篪塤
廣韻啾唧小聲嚄嘖大喚自山狂谷很以下言火之盛如此沸或作咈非是○啾即由切嚄胡伯切篪音
池塤音喧彤幢絳旃紫纛旛周禮通帛爲旃纛左纛以犛牛尾爲之繫左騑馬軛上旄
旗曲柄旛或作番幢宅江切纛音導○炎官熱屬朱冠褌前漢相如自著犢鼻褌○
褌音昆髹其肉皮通髀臀選列髹彤之繡擣闕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髹漆祝季
賓謂髀當作髀按髀从肉从骨一也劉備髀中肉消亦通用○髹音休髀音陛臀音屯頹胷垤
腹車掀轅或作轅掀緹顏䩸股豹兩鞬周禮赤緹用羊䩸赤韋也詩䩸韐有
奭兩鞬說文所以戢弓矢後漢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左氏右屬櫜鞬豹兩鞬者以豹皮爲
之○緹音提䩸莫拜切又莫佩切鞬居言切霞車虹靷日轂轓靷引車索也史記憑
軾結靷前漢令長吏二千石朱兩轓虹或作紅非是○靷以忍切又羊晉切轓音番丹蕤縓蓋
緋繙帑爾雅一染謂之縓繙廣韻風吹旗貌帑說文幡也○縓七絹切繙音翻帑音鴛紅帷

赤羃羅脤膰周禮以膰脤之禮親兄弟之國膰祭肉也○脤音蜃膰符袁切盂池波
風肉陵屯左氏士封羊亦無盂也○盂音荒陵或作凌洪慶善曰陵屯字見莊子當从陵樊澤
之曰盂若池波若風肉若陵屯方云盂如池而波風肉如陵之屯聚也○今按列子生於陵屯注謂高處
莊子音義云皐也洪說得之樊說盂池肉陵屯方說波風皆得之而樊說波知風之方說肉如陵之屯聚則
誤矣合二說而言之曰如盂池之波風肉之陵屯乃爲善耳谽呀鉅壑頗黎盆谽或
作谽大貌字見上林賦少陵詩亦有谽光散谽呀頗黎西國赤玉名云○今按漢書注谽呀澗谷形容也
○呀虛加切豆登五山瀛四罇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豆登五山者以五獻
爲豆登瀛四罇者以四海爲酒罇也自彤幢絳旗以下皆言祝融御火其車御飲食之盛如此熙熙
釂醻笑語言飲盡謂之釂禮記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醻與酬同主人進客曰醻○釂子
肖切雷公擘山海水翻齒牙嚼舌腭反腭或作齶齗口中齗也出
字統反前漢有所平反○腭音咢反音番電光殲磹赬目䁢大目也晉王嘉拾遺記月
支獻猛獸令作兩目如天殲磹之炎光也○殲先念切磹徒念切䁢音喧頊冥收威避玄
根月令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水神也斥棄輿馬背厥孫水生木木生火水之於火
猶祖視孫也縮身潛喘拳肩跟音根君臣相憐加愛恩命黑
螭偵焚其元○螭音摛偵音檉又丑鄭切天闕悠悠不可援音袁夢
通上帝血面論詩意謂火既用事則項冥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神當縮身潛喘而君臣側身欲進叱於閽
乃命黑螭問其事於祝融而火焚其首黑螭所以血面而論於帝也
帝賜九河湔涕痕涕或作淚○湔音箭又詔巫陽反其魂宋玉招魂
云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注巫陽天帝女也徐命之前問
何冤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飧一作餐女丁
婦壬傳世婚杭本女作夫董彥遠曰當作女丁夫壬引東山少連曰玄冥之子日壬夫安祝
融氏之女曰丁芊俱學水仙是爲溫泉之神洪慶善曰丁火也壬水也火女也水男也丁女而爲婦於壬
故曰女丁婦壬一作夫丁婦壬亦通夫丁者壬也言壬爲丁夫也婦壬者丁也言丁爲壬婦也○今按丁
爲陽中之陰壬爲陰中之陽故言女之丁者爲婦於壬以見水火之相配今術家亦言丁與壬合洪氏二
說皆是一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蹲視桃著花
可小騫一作騫漢書來春桃花水盛謂二月雨水盛也○著直略切騫音愆月及申酉

利復怨水生於申火死於酉故水至申而利火至酉而怨助汝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囚之崑崙之或作出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悔一作晦○捫音門詩莫捫朕舌○詳此詩始則言火勢之盛次則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剋相濟之說也

縣齋讀書

貞元二十年在陽山縣齋作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桂或作竹舊本多作竹桂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醒俗耳狖獸名如猿音柚清泉潔塵襟詩成有共賦共方作與非是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壽北客恒懼侵讁譴甘自守滯留愧難任投章類縞帶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與之縞帶○縞音杲佇答逾兼金答或作益非是其價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孟子前日於齊王饋兼金百鎰而不受是也此詩當是贈與交朋望其報章也選雜體詩承榮重兼金

新竹

此詩同下晚菊意皆在陽山作

筍添南堦竹日日成清閟縹節已儲霜儲或作除黃苞猶掙翠出欄抽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春媚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疑爭或作全遮縱橫乍依行胡郎切爛漫忽無次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露或作霧何人可攜翫清景空瞪視選偃仰瞪眄○瞪澄應切又宅耕切

晚菊

少年飲酒時踊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恒咨嗟佇立摘滿手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奈悲或作悲奈

落齒

公嘗與老成書云吾年未四十齒牙動搖貞元十八年與崔羣書云近者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今此詩又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其在貞元十九年作歟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存皆動搖存或作在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卽死每一將落時懍懍恒在己乂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意與崩山比與或作欲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落一或作一落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鴈各有喜莊子曰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鳴死語訛默固好嚼廢輭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莊子踵門而詫子○詫丑亞切誇也

哭楊兵部凝陸歙州參

○部或作曹○凝字懋功爲兵部郎中參字公佐自祠部員外郎出知歙州凝守兵部郎中而云兵曹者隋嘗改兵部爲兵曹禮部爲儀曹柳子厚作凝墓碣云貞元十九年正月卒李習之陸歙州述言云貞元十八年四月卒參先凝一年而卒公乃同時哭之蓋參佐主司時公嘗以書薦侯喜等及出刺歙亦有序送又嘗有行難一篇爲參設也凝則與公嘗佐董晉汴州皆知己者去年參死今年凝又死此公所以因凝而併哭之

人皆期七十皆或作生纔半豈蹉跎公生大厤戊申至貞元十九年癸未則是年三十有六矣豈非七十之半年併出知己淚併或作數自然白髮多晨興爲誰慟語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還坐久滂沱論文與晤語或作新墳與宿草已矣可如何可或作兩或作復

苦寒

公此詩意蓋有所諷猶訟風伯之吹雲而雨不得作也謂隆寒猶奪春序而肆其寒猶權臣之用事太昊之長避則猶當國者畏權臣取充位而已其下反覆所言無易此意其末謂天子哀無辜則望人主進賢退不肖使恩澤下流施及草木其愛君憂民之意具見於此按韋渠牟傳自陸贄免德宗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人主此詩所以諷也時賈耽齊抗之徒當國公爲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

（春作）

四時各平分（楚詞皇天平分四時兮）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顓頊固不廉太昊弛維綱（或作施綱維非是）畏避但守謙遂令黃泉下萌牙夭勾尖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飈攪宇宙（攪或作擾）銼刃甚割砭（悲廉切）日月雖云尊不能活烏蟾（五經通義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與蟾）羲和送日出（山海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曰羲和爲帝悅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云）恇怯頻窺晛（頻或作煩○恇音匡晛癡廉切）炎帝持祝融（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昭二十九年左氏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何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鐮（列子擁鐮帶索音廉）氣寒鼻莫齅（前漢不齅驕君之餌○齅喜宥切）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選魏都賦濁醪如河）口角如銜箝（箝馬口中鐵前漢箝語燒書其廉切）將持七箸食觸指如排籤侵鑪不覺暖熾炭屢已添（已或作以）探湯無所益（語見不善如探湯○探他南切）何況纊與縑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潛熒惑喪躔次六龍冰脫髯（晉傅玄詩願得並天駁六龍說文髯頰須○髯如占切）芒碭大包內（碭或作踢非是）生類恐盡殲啾啾窻間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射死却得親炰燖鸞皇苟不存爾固不在占其餘蠹動儔俱死誰恩嫌（恩或作思）伊我稱最靈不能女覆苦（女覆諸本皆作安寢今从唐本及蔡謝校本云韓文古本汝皆作女杭本尚作女今訛自閣本也女指上文禽雀而言苦蓋也言我最靈而不能汝覆蓋也義爲是）悲哀激憤歎五藏難安恬（難或作誰非是）中宵倚牆立淫淚何漸漸（楚詞涕漸漸其若屑○漸將廉切）天王哀無辜（王或作子或作公）惠我下顧瞻褰旒去耳纊（禮緯曰旒垂目纊塞耳褰旒去纊謂明目達聰也纊者以黃綿爲之）調和進梅鹽（書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爲鹽梅言進傅說之徒於左右也）賢能日登御黜彼傲與憸（七廉切詖也）生風吹死氣豁達如褰簾懸乳零落墮晨光入前簷雪霜頓銷釋土脉膏且黏豈徒蘭蕙榮施及艾與蕭日萼行鑠鑠風條坐襜襜（相如曰舉帷幄之襜襜荀子是襜襜者何也楚辭張絳帷以襜襜處占切）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元和四年分司東都官員外郎作諸本無四七字今从閣蜀本仍側注二名汀字雲夫爲虞部員外郎徽字蔚章元和初爲翰林學士）

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臺郎尚書郎也前漢西南夷傳夜郎最大其西滇池方三百里○滇音顛）滇王掃宮避使者（避或作迎或作邀當如避道之避○今按上言掃宮則當爲避舍之避）跪進再拜語嗢咿（嗢咿夷語也嗢說文咽也咿字林內悲也○嗢乙骨切咿音伊）繩橋拄過免傾墮（以竹索爲橋也竹索曰笮西南夷尋之以渡水○拄冢庾切）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逐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羲和日御也）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諸本同方獨从蜀本作照把欲手疑云檀弓有手弓列子有手歛史記有手旗義同此諸本多誤○今按方說手義固爲有據然諸本云照手欲把則是未把之時光已照手故欲把而疑之也今云照把則是已把之矣又欲手之而復疑之何耶況公之詩衡口而出自然奇偉豈必崎嶇偃仄假此一字而后爲工乎大氏方意專主奇詭故其所取多類此）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苕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云云故東坡鐵拄杖詩云倚壁蛟龍護晝眠山谷節竹杖贊云蒼龍掛壁皆用此詩也電一作雷○著直略切）南宮清深禁闈密（闈或作圍南宮指盧禁闈指錢也白樂天詩邃列諫垣升禁闈洪慶善引繚繞宮牆圍禁林以釋此誤矣閣本密作客亦非是）唱和有類吹塤篪（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公時分司東都）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酬下或無三十韻字而有之字崔攝伊陽乃洛之屬邑也觀詩意初與崔相識於赤縣尉時乃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入爲國子博士日也又云府公舊同

袍拔擢宰山澗乃留守鄭餘慶擢崔攝伊陽令也又云三年國子師況任洛之
涯則以國子博士分司也又云冬裘竟未擺歲窮寒氣驕則是元和三年冬作
也

崔君初來時相識頗未慣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
賃屋得連牆得或作住往來忻莫間我時亦新居觸事苦
難辦蔬殽要同喫諸本殽多作餐方从蜀本云此詩用蔬殽朝餐字多相亂他詩亦然
說文殽謂餔時食餐呑也殽或作湌餐或作湌故字多相亂漢高后紀賜餐錢王莽傳設殽粥顏師古曰
古餐湌一字也又曰殽古湌字而皆以千安切讀之則非詩不素殽兮鄭玄讀如魚殽之殽音孫當以此
爲正○今按殽或當作餐說見平淮西碑破襖請來綻古樂府新衣誰當補故衣誰當綻○
綻丈莧切謂言安堵後貸借更何患不知孤遺多舉族仰
薄宦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牆聞讙呼衆口極
鵝鴈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贗偽物字亦作鴈韓非子說林齊伐魯索
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嬌兒好眉眼袴脚凍兩骭爾雅
骭瘍爲微注骭脚脛也○骭下晏切捧書隨諸兄累累兩角丱纍纍史記作累
累丱束髮貌○詩總角丱兮兩角或作角尚或作角兩○累力追切丱古患切冬惟茹寒齏
秋始識瓜瓣問之不言飢飫若厭芻豢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
豢之悅我口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給諫白頭趨走裏閉口
絕謗訕府公舊同袍府公河南尹見題注詩豈無衣與子同袍拔擢宰
山澗寄詩雜詼俳有類說鵬鷃鵬鷃字用莊子事見逍遙遊篇上言
酒味酸冬衣竟未擐左氏躬擐甲冑音患衣或作裘下言人吏稀惟
足彪與虦爾雅虎竊毛謂之虦注竊淺也○彪悲蚪切虦音棧又言致猪鹿此
語乃善幻善方作是○今按漢書西域傳有善眩之語顏注云眩讀與幻同眩相詐惑也卽今
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韓公蓋用此語方从閣本誤矣三年國子師腸肚
習藜莧習或作集非是況住洛之涯魴鱒可罩汕詩九罭之魚鱒魴言
大魚也爾雅巢謂之汕篧謂之罩詩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烝然汕汕毛注罩罩篧取魚之器汕汕樔今之
撩罟也○魴音房鱒才本切罩陟教切汕音訕肯效屠門嚼桓譚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

門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又曹子建書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久嫌
弋者篡篡或作纂非是篡見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古本及後漢書皆然蓋篡取之義也然
今本揚子亦作慕非也○篡初患切謀拙日焦拳活計似鋤剗或作鏟謂剗平
之也選海賦鏟臨崖之阜公此詩用今韻剗屬上聲疑當以鏟爲正男寒澀詩書妻瘦
剩腰襻妻或作女襻衣系也周庾信鏡賦裙斜假襻○襻普患切爲官不事職厥
罪在欺謾或作慢字見貢禹傳漢書面謾亦皆音慢行當自劾去漁釣老
葭亂爾雅葭蘆菼薍注云葭蘆葦也菼薍似葦而小菼薍也○薍五患切歲窮寒氣驕
冰雪滑磴棧前漢良因說漢王燒棧道○棧士諫切音問難屢通何由
覿清盼或作盻李太白詩君子枉清盼詩美目盼兮以目美言也左顧右盻以盻視言也盼本作
盼盻通作盻今四字多不分當以蜀本爲正○今按盼匹莧切目黑白分也盻莫見切从省作盻盻睞顧
視也盻五禮切見孟子恨視也此詩當作盻然作盼亦通猶言青眼也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侯繼時從王諤辟繼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
元和四年又同官學省公博士繼助教六月公分司東都而繼參河中幕此詩
是年冬作也

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頤始生鬚我齒清如冰
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已能用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之語別本作已者非一
別詎幾何詎或作遽或作距字林曰詎未知詞也潘岳悼亡詩爾祭詎幾時忽如隔
晨興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相逢風塵中相視迭
嗟矜幸同學省官公元和四年後三月祭薛公達文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公太學助
教侯繼末路再得朋東司絕教授遊宴以爲恒胡登切秋
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雪逕抵樵叟抵或作詆樵或作講皆非是此
但言偶逢之耳風廊折談僧陸渾桃花閑陸渾河南屬縣名上陸渾山火注詳
有湯沸如烝三月崧少步崧一作嵩戴延之西征記嵩山東爲大室西爲少室
相去十七里嵩其摠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有石室焉躑躅紅千層躑躅花名崔豹古今
注羊躑躅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餘見上杏花詩注洲沙厭晚坐
洲沙或作沙洲嶺壁窮晨昇晨或作朝沈冥不計日揚子蜀莊沈冥爲樂

不可勝還滿一已異（作畢非是）乖離坐難憑（公其年六月遷都官郎分司東都已而繼亦參謀河中乖離坐難憑矣）行行事結束人馬何蹻騰（詩泮水其馬蹻蹻馬逝也○蹻訖略切）感激生膽勇從軍豈嘗曾洸洸司徒公（詩武夫洸洸洸洸壯也元和三年九月以淮南節度使王諤檢校司徒爲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司徒公王諤也四年冬辟繼爲府從事○洸音光）天子爪與肱（爪一作股）提師十萬餘四海欽風稜河北兵未進（未或作始時討王承宗而吐突承璀督師逗留不進作始者非）蔡州帥新薨（是年十一月己巳吳少誠卒第少陽自稱留後）曷不請掃除活彼黎與烝鄙夫誠怯弱受恩愧徒弘猶思脫儒冠棄死取先登又欲面言事上書求詔徵侵官固非是（左氏侵官冒也）妄作譴可懲惟當待責免耕斸歸溝塍（班固西都賦溝塍刻鏤斸斫也○斸音竹塍音乘）今君得所附（或作行得所非是）勢若脫韝鷹（選鮑明遠詩昔如韝上鷹○韝音鉤）檄筆無與讓幕謀職其膺（職或作識非是）收績閉史牒翰飛逐溟鵬（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曰鵬○翰音寒）男兒貴立事流景不可乘歲老陰沴作（莊子陰陽之氣有沴注陰陽二氣陵亂不調○沴音戾又音殄）雲頹雪翻崩別袖拂洛水征車轉崤陵（僖三十年左氏崤有二陵焉○崤音爻）勤勤酒不進勉勉恨已仍送君出門歸愁腸若牽繩默坐念語笑癡如遇寒蠅策馬誰可適晤言誰爲應（詩可與晤言晤對也應當也選晤言莫余應應音膺）席塵惜不掃（掃或作拂）殘罇對空凝（對或作晤非是）信知後會時日月屢環絙（居登切）生期理行役歡緒絕難承寄書惟在頻無恡簡與繒

東都遇春（東都河南也唐都長安顯慶二年以洛陽宮爲東都次前後詩當在元和五年春作）

少年氣真狂（真方作直）有意與春競行逢二三月九州花相映川原曉服鮮桃李晨糚靚（靚或作靘靘青黑色靚糚字見上林賦郭璞曰粉白黛黑也○靚疾政切）荒乘不知疲醉死豈辭病飲噉惟所便（噉或作啖○噉徒濫切便平聲）文章倚豪橫（戶孟切）爾來曾幾時白髮忽滿鏡舊遊喜乖張新輩足嘲評（音病）心腸一變化（腸或作腹）羞見時節盛得閑無所作貴欲辭視聽深居疑避仇默臥如當瞑朝曦入牖來鳥喚昏不醒（鳥一作鳥選悅爾而醒○醒蘇佞切）爲生鄙計算鹽米告屢罄（告屢或作屢告）坐疲都忘起（○忘音妄）冠側懶復正幸蒙東都官獲離機與穽（公時分教東都生李習之狀公行云自江陵掾入爲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譖公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此公所以有獲離機穽之語○離力智切）乖慵遭傲僻漸染生弊性既去焉能追有來猶莫騁有船魏王池（河南志云洛水經尚善旌善二坊之北南溢爲池深處至數頃水鳥泱泳荷芰翻覆爲都城之勝貞觀中以賜魏王泰故號魏王池）往往縱孤泳（縱或作從泳或作泛）水容與天色此處皆綠淨（此或作比）岸樹共紛披渚牙相緯經（音徑）懷歸苦不果卽事取幽迸（取或作最）貪求匪名利所得亦已併（已或作以）悠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落落或作落魄非是語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季氏爲魯上卿孟氏下卿）羣公一何賢上戴天子聖謀謨收禹績（或作跡左氏茫茫禹跡畫爲九州作績恐非）四面出雄勁轉輸非不勤稽逋有軍令在庭百執事奉職各祇敬我獨胡爲哉（胡一作何）坐與億兆慶譬如籠中鳥仰給活性命爲詩告友生負愧終究竟

感春五首（元和五年春分司東都作）

辛夷高花最先開（辛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苕溪漁隱曰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叢生二月方開迎春白色高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高花或作花高以末章辛夷花房忽全開言之則此爲高花處之花先開矣何遜詩有巖樹落高花）青天露坐始此迴已呼孺人戛鳴瑟（禮記大夫妻曰孺人又書戛擊鳴球戛鼓也○戛音秸）更遣稚子傳清盃（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杜詩傳盃莫放盃）選壯軍興不爲用坐狂朝論無由陪

憲宗卽位五年平夏平蜀軍江東赫然中興而公年踰强仕投閑分司故有此言如今到死
得閑處還有詩賦歌康哉書皐陶歌曰庶事康哉
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宮門一鎖不復
啓唐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故有宮門一鎖之句若有感云雖有九陌無塵埃策
馬上橋朝日出樓闕赤白正崔嵬孤吟屢闋莫與和
寸恨至短誰能裁
春田可耕時已催王師北討何當迴元和四年討成德節度使王承
宗放車載草農事濟車或作軍非是戰馬苦飢誰念哉蔡州
納節舊將死是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起居諫議聯翩來裴度以河
南府功曹召爲起居舍人孟簡孔戣皆爲諫議大夫聯翩相繼也朝廷未省有遺策
肯不垂意缾與罍
前隨杜尹拜表迴杜尹謂杜兼也笑言溢口何歡咍楚詞衆共所咍
咍笑也○咍呼來切孔丞別我適臨汝孔丞謂孔戡也風骨峭峻遺塵
埃峭峻或作峭峭音容不接秖隔夜凶訃詎可相尋來元和四年
杜兼爲河南尹十一月無疾暴卒孔戡以衛尉寺丞分司東都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陽泉至其縣遂卒
凶訃相尋謂此○訃音赴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須頻或作頻頻非是清晨
輝輝燭霞日薄暮耿耿和煙埃朝明夕暗已足歎況
乃滿地成摧頹迎繁送謝別有意誰肯留念少環迴
此篇言辛夷花之盛如此元微之有問韓員外辛夷花云韓員外家好辛夷開時乞取兩三枝折枝爲贈
君莫惜縱君不折風亦吹豈此耶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或無塗字裴十
六度也舊云裴諗非度時爲河南府功曹公時分司東都作
相公罷論道相公鄭餘慶也元和元年罷相出爲河南尹書三公論道經邦聿至活
東人至或作來活或作治非是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塵御史裴度也元
和初度密疏論權倖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遂令河南治今古無儔倫四
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輪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周禮
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所以候賓客之館也相公謂御史勞子去自巡是
時山水秋光景何鮮新哀鴻鳴清耳宿霧褰高旻爾雅
秋日旻天褰或作浥非是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譬如黃金盤
照耀荆璞真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事賢謂餘慶友仁謂度持竿洛水側孤坐屢窮辰多才自
勞苦方作苦勞云苦勞語見呂强傳○今按語勢當作勞苦大抵公詩多自胷襟流出未必故用古
人語也無用秖因循辭免期匪遠行行及山春

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據詩云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房公者房式
也時爲河南尹公時爲河南令故曰忝縣尹權德輿時爲宰相故曰作邦楨云
吾皇紹祖烈吾皇憲宗也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
鄉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元和四年以房武爲河南尹功
曹上言公或作上其言是月當登名月或作日非是乃選二十縣
試官得鴻生碩儒也羣儒負己材相賀簡擇精怒起䇲
羽翮引吭吐鏗轟選引圓吭之纖婉禮記鐘聲鏗轟鳴聲也○吭下浪切又音剛鏗
丘耕切轟呼宏切此都自周公周公成洛邑嘗居之文章繼名聲章一作物
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
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
還家敕妻兒具此煎炰烹柿紅蒲萄紫肴果相扶檠
或作擎芳茶出蜀門諸本茶多作茶方从潮館本云爾雅曰檟苦茶音徒郭璞注木小似
梔子早取者爲茶晚取者爲茗唐韻茶宅加反俗作茶大抵茶與茶古音相近如今言搽與塗亦通用也
○今按茶與茶今人語不相近而方云相近者莆田語音然也雖出俚俗亦由音本相近故與古暗合耳
今建人謂口爲苦走爲祖亦此類方言多如此云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歡燕
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或作來權公作邦楨杜春陵行云結
也實國楨○楨音貞文人得其職文一作大一作丈文道當大行陰風
攪短日冷雨澁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遲直利

切漢書側席遲士注待也

送李翺翺字習之隴西人貞元十六年娶公兄弇之女元和三年四月乙亥戶部侍郎楊於陵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表翺佐其府四年正月己酉翺自東都旌善坊以妻子上船於灃乙未去東都公與石洪假舟送之丁酉同登嵩山題姓名紀別故有此詩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上於危切下餘支切行行何時到誰
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恒時雖云有追送或作迎送詩有客薄言追之鄭云追送也足跡絕自茲人生一世間不自張
與施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寧懷別時苦勿作別
後思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或注得起字○石洪也元和五年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辟置幕府公嘗有序送詩亦是時作

長把種樹書種樹書見史記秦始皇紀人云避世士論語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雲入或作雷開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邢州鉅鹿郡常山險猶
恃常山鎮州今爲真定府元和四年節度使王承宗反詔中人吐突承璀以兵討之無功遂赦王承宗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湖南李正字歸或作送李正字歸湖南或作李判官○李礎其父仁鈞時爲親王府長史礎自湖南從事請告來省公嘗有序送焉元和五年分司東都作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蒹葭遠
歷歷余所經公貞元十九年出爲陽山已而徙掾江陵入爲國子博士湖南之地蓋嘗經行矣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娩上音宛下音免媚也
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五

古詩

辛卯年雪公時爲河南令作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卽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崩騰相排拶子達切又子末切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旂白帝盛羽衛鬖髿振裳衣鬖或作毿選綠苔鬖髿乎研上○上音參下音沙白霓先啓塗楚詞曰白蜺嬰茀胡爲此堂蜺與霓同從以萬玉妃○從去聲翕翕陵厚載譁譁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詩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元和六年公爲河南令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竝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東野前一年方罷河南水陸轉運從事故云白首誇龍鍾依字當作躘踵盧仝詩盧子躘踵也賢愚總莫驚蘇鶚演義龍鍾不翹舉之貌如藍鬖拉搭之類韓子稍姦黠自慙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駏蛩孔叢子曰北方有獸名曰蟨愛蛩蛩駏驢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駏驢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愛駏蛩也爲其假足二獸亦非心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況士君子之欲名利者乎○駏音巨蛩音卭東野不迴頭有如寸筳撞鉅鐘筳字見二卷答張徹吾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離別或作別離

李花二首

諸本作一首此二詩也自當春天地爭奢華以下分焉意義甚明編者誤合之公元和初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又有寒食日夜歸酬張十一李花之什所謂不忍千株雪相映是也至是元和六年爲縣河南而作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仝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者至矣蘇內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襛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此暗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事見漢李廣贊老杜哀王孫詩問之不肯道姓名獨繞百帀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或作芽漢傳如朱草萌牙事有萌牙無用芽字奈何趁酒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枝或作杖泫然爲汝下雨淚禮記夫子泫然流涕○泫胡犬切無由反旆羲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斥去或作片雲或作雲去或作斥逐張衡思玄賦斥西施而不御韓語原此或本皆誤也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挐女加切或作挐董彥遠云挐从如今人从挐唐韻以挐爲或體非也考相如子虛賦王逸九思皆只作挐○今按說文挐从奴牽引也挐从如持也古書作挐如蓋通用誰將平地萬堆雪將方作堆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公寄盧仝詩云偶逢明月曜桃李想此時也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靜濯明糚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招揚之罘一首

之罘元和十一年進士閣本作之罘或作彔之字訛也○公爲河陽令之罘自中山來從公問學公惜其歸以詩招之罘音浮

柏生兩石閒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廄中時之罘猶未第故公以詩招之有罘柏馬之喻而後之工畫者遂作爲柏石圖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爲之銘云柏生兩石閒天命本如此又云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又云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原公詩意蓋以喻之罘遊從問學以槎成其才故其移下有獨學陋不遠復之語非謂以利遷也若既槎牙而後移則所謂時過然後學矣覽者無以爲異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千或作百日以或作不難以或作已馬悲罷還樂○罷音疲振迅矜鞍轡迅或作頓振迅字見

（七月詩傳鮑昭鶴賦）之罘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令之罘歸失得柏與馬（失得方作失待或作實待或作實失○今按三本皆無理唯嘉祐杭本作失得似頗有理而舉正不收蓋其意曰失得之計觀於柏馬可見云爾）之罘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罘歸入門思而悲之罘別我去能不思我為灑掃縣中居引水經竹間囂譁所不及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史記孟嘗君傳馮驩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左傳肉食者鄙）先王遺文章綴緝實在余禮稱獨學陋（禮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易貴不遠復（易不遠復無祇悔）作詩招之罘晨夕抱飢渴

寄盧仝（元和六年春公為河南令作仝閉門不出時洛陽有留守鄭餘慶有尹李素仝皆不見水北謂石洪水南謂溫造皆繼往河陽幕少室謂李渤三人者皆仝所不為也）

玉川先生洛城裏（仝居洛陽自號玉川子選故歌行雞鳴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結髮謂少年時猶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也）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令鄰僧乞米送（令或作今非是）僕忝縣尹能不恥（尹一作令）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謂洛水之南北也在洛陽城中水北石洪水南溫造元和五年烏重胤為河陽三城節度使辟石洪溫造為從事）鞍馬僕從塞閭里（從或作夫）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少去聲李渤字濬之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徙少室山元和元年以左拾遺召不至四年河陽尹遣吏持詔敦促又不赴公為河南令遺渤書譬說渤會公言始出家東都）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三傳束高閣（三方作五或作左○今按鄒夾春秋世已無傳而當世見行三傳作五左皆非也晉杜乂殷洪並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語人曰此輩宜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抱方作把非是）往年弄筆嘲同異（仝與馬異結交詩云仝不同異不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仝自同異自異是謂仝不往兮異不至）怪辭驚衆謗不已（怪一作誇謗一作怪）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虛空跨綠駬（虛空或作青雲綠駬今本二字皆从馬按穆天子傳荀列史漢皆作綠耳郭璞注穆傳猶魏時鮮卑獻黃耳馬是以耳色言也此詩豈以重韻妄刊耶）去歲生兒名添丁（仝有添丁詩）意令與國充耘耔（詩或耘或耔耔擁苗本音子）國家丁口連四海（唐制男子二十一為丁）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陳力就列見論語）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左襄二十一年猶將十世宥之）豈謂貽厥無基址（詩貽厥孫謀阯或作址阯字見漢疏廣傳）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論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荀子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每騎屋山下窺闞（或作瞰苦濫切）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艮有以（魏志文帝與吳質書云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漢郡國有賊曹主盜賊事張敞為京兆尹有賊曹椽伍伯或作五百○今按伍伯見古今注什伍之長也東漢禰衡傳令五百將出欲加箠注云五百猶今之問事者）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襄三年左氏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二十一年晉欒盈過周周西鄙掠之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贈我雙鯉魚）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盧四名汀公詩有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又有和盧郎中寄示送盤谷子詩又有）

和庫部盧四兄元日朝回又有早赴行香贈盧李二中舍又有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雲夫貞元元年進士新舊史無傳以此數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郎曹還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其後莫知所終矣此詩元和六年秋所作時公自河南令入爲職方員外郎作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蹋龍尾終南長安南山賈公談錄唐龍尾道在含元殿側白樂天詩云步登龍尾道却望終南山倚天更覺青巉巉徂銜切自知短淺無所補漢孔光傳智謀短淺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卽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杜詩將軍昔着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緘目思或作思自或作思目非是樂遊下矚無遠近漢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在杜陵西北今呼爲樂遊廟○矚音燭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扃雲巖扃或作局一作屆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諵諵女咸切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讒抑或作御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劖徂銜切嗟我小生值强伴怯膽變勇神明鑒商頌天命降監元微之詩洞照失明鑒皆作平聲馳坑跨谷終未悔爲利而止眞貪饞利爲利祿言拘於利祿而不游此山是爲貪饞之人矣○饞音毚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書至誠感神樓頭完月不共宿完或作見或作皎○今按月蝕詩有完完上天東之句言月圓也此亦同意以下句就缺推之可見其奈就缺行攕攕或作纖纖攕蜀音所咸切詩摻摻女手說文與石經皆作攕攕

誰氏子呂氏子炅河南人元和中棄其妻著道士服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見河南少尹李素立之府門使吏卒脫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時爲河南令作此詩有願往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至是素始歸之事見李素墓誌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方作皇非是所慕靈妃媲蕭史列仙傳秦穆公時有蕭史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凰聲鳳來止其屋公爲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媲匹詣切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太白詩乾死明月魂無復玻瓈魄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誨方作悔○今按作悔非是大氏方意以奇爲主此類可見罰一勸百政之經中說杜如晦問政子曰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似或作以非是

河南令舍池臺元和六年公爲令時作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七八或作六七欲將層級壓籬落未許波瀾量斗頓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眞可惜景或作指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黽助狼藉藉从艸說文曰草不編狼藉今本从竹漢陸賈傳名聲籍甚孟康曰狼藉甚盛蓋古字如藉田皆只作耤而从艸从竹則沿義以生此當以藉爲正

送無本師歸范陽卽賈島也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練之未定不覺衝尹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皆至前島具告所以韓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遂與爲布衣交有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還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又摭言云島嘗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卒求聯不可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新史云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愈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及值公卿大夫不知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詰責之久乃得釋其意與摭言合而嘉話等集所云公與島詩東坡云世俗無知者所托非退之語洪氏亦云按送無本時退之爲河南令不應至是方相知又島初爲浮屠後乃舉進士此云後改

名無本乃傳者之誤也按此詩元和六年冬作而是年秋東野亦有詩與無本
云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悲云云東野尚無恙何以云死葬北邙山卽若以為
公為京尹始識島故云則公為尹在長慶三年而是年何以有此作也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
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窖
說文窖坎中小坎○徒感切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頷李本頷作頷說文頷
低頭也列子巧夫頷其頤○今按說文頷五感切引衞獻公頷之而已為證則與頷字自不同也然左傳
今本只作頷未詳其說或疑下有顑頷字此不當重押則作頷為是然顉頷字見楚詞顑虎感古湛二切
頷戶感魚檢二切食不飽面黃貌則亦與不頷義不同也鯨鵬相摩窣蘇骨切兩舉
快一啖徒敢切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黮楚詞尚黯黮而有瑕○黯
烏減切黮徒感切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
往造平澹蜂蟬碎錦纈蜂蟬或作風蟬或作蟬翼○今按此與下句不對未詳其
說綠池披菡萏爾雅荷芙蕖其花日菡萏披用荆公本定或作莖或作低方从閣本作坼
皆非是唯披坼聲相近耳○菡戶感切萏徒感切芝英擢荒蓁或作榛孤翮起
連茨爾雅茨藏郭璞注云似葦而小連茨叢葦也○茨吐敢切家住幽都遠未識
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歜昌蒲菹也文王嗜昌歜孔子聞而食
之見呂氏春秋又左氏享有昌歜○歜徂感切始見洛陽春元和六年春公為河南令始識
島洛陽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公是年秋還職
方員外郎遂來長安里與之別十一月矣坎十一月卦也老懶無鬭心久不事鉛
槧鉛槧事出西京雜記詳見上贈張籍張徹詩○槧在敢切欲以金帛酬舉室常
顑頷音見本篇不頷下注離騷長顑頷亦何傷王逸注不飽貌念當委我去雪霜
刻以憯七感切獰飆攪空衢攪一作揩獰犬惡也天地與頓撼勉
率吐歌詩尉女別後覽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
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
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始置于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

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
可疑者四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為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文忠所跋如此此歌元和六年作石鼓文可見者其略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又曰我車既好我馬既騧君子員獵員獵員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又左驂旛
旛右驂騝騝秀弓時射麀豕孔庶又曰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橐之維楊與
柳橐符胥切說文曰囊也筆墨閒錄云此歌全仰止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
才薄將奈石鼓何卽子美云潮乎潮乎奈爾何快劍斫斷生蛟鼉卽子美云快
劍長戟森相向
張生手持石鼓文張生卽張籍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
人謫僊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
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
于岐陽騁雄俊蒐狩也今岐山縣舊曰岐陽左氏成有岐陽之蒐左氏言成王公今言宣
王未詳萬里禽獸皆遮羅萬或作百鐫功勒成告萬世成或作盛
封岱勒成東都賦語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
撰刻留山阿揀或作簡撰或作譔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
煩撝呵或作訶公從何處得紙本處或作土毫髮盡備無差
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
科謂科斗書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書論語孝經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文字也科字諸本皆同方从
蜀粹作蝌○今按蝌乃科之俗體後人以重韻而謨改耳方知韓公不避重韻乃疑於此何耶年深
豈免有缺畫或作劃快劍斫斷生蛟鼉禮記伐蛟取鼉此下皆狀石鼓
文如此○鼉唐何切鸞翔鳳翥衆仙下選鳳翥翥飛○翥章恕切珊瑚碧樹
交枝柯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碧樹或作幽碧金繩鐵索鎖紐壯
古鼎躍水龍騰梭史記宋大丘社亡鼎淪于泗水彭城下秦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欲
出鼎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漢武帝得鼎於汾水晉陶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梭掛於壁有頃雷雨化
為龍而去龍騰一作騰龍陋儒編詩不收入收一作得二雅褊迫無委
蛇上於為切下音移毛詩協韻補音蛇唐何切行貌揚雄反離騷駕八龍之委蛇今協歌字韻當從補

音蛇或作佗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摭或作拾選劉
季緒好掎摭利病○掎音奇又舉綺切摭之石切宿音秀嗟余好古生苦晚蘇內翰鳳
翔八觀詩其一曰石鼓其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則此歌所謂好古生苦晚也對此
涕淚雙滂沱詩涕泗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
元和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召爲國子博士故人從軍在右輔右輔謂右扶風鳳翔
翔府也爲我量度掘臼科謂安石鼓處濯冠沐浴告祭酒如
此至寶存豈多氈苞席裹可立致十鼓秖載數駱駝
駱或作託依字當作槖漢書匈奴傳云槖駝言能負槖而駝物也薦諸太廟比郜鼎
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郜音告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
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詩如切如磋觀經鴻都尙
填咽漢靈帝元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
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于太學門外使後生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見及摹寫者車乘日千兩塡塞
街陌鴻都與觀經蓋二事公併用之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
角安置妥帖平不頗普禾切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
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官或作夫詎肯感激徒媕婀
上音庵下音阿不決之貌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後漢
劉子訓至長安摩挲銅人○挲音娑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
哦羲之俗書趁姿媚王得臣塵史云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
趁姿媚者也數紙尙可博白鵝晉王羲之傳山陰道士愛養鵝羲之求市之曰爲寫
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寫畢籠鵝而去繼周八代爭戰罷八代謂漢魏晉宋齊梁陳
隋自周而下不啻八代論其正統又頗多說今以石鼓所在言之其秦漢魏晉元魏齊周隋八代歟無
人收拾理則那左氏宣二年犀兕尙多棄甲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
柄任儒術崇丘軻任或作用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
如懸河晉王衍曰聽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石鼓之歌止於此嗚
呼吾意其蹉跎

雙鳥詩蘇內翰作李太白畫像詩有曰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或者
遂謂此詩爲李杜作非也按柳仲塗雙鳥詩解云韓之爲心憂夫道也履行非
孔氏者爲夷夫故垂言以刺之釋老俱夷而教殊故曰雙鳥又石林詩話云雙
鳥詩殆不可曉嘗以蘇丞相子容云意以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
或然又筆墨閒錄云劉僩言雙鳥詩爲二氏作予嘗言其然以其中有云不停
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頗似云二氏之言亂周孔之敎
耳而朱文公謂公爲己與孟郊說見篇末考異注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來飛飛或作飛飛來一鳥落城市一
鳥集巖幽集或作巢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
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
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羞百舌舊饒
聲從此恒低頭恒或作且非是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
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或作聒聒亂雷聲
收諸本同但蜀本聲作光閣本作雷聲三伏收皆誤而方獨从唐本作聒雷聲伏收則不成文理矣
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化或作作草木有微情挑抉示
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
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日月難
旋轉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
爲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
啾啾百鳥方从閣杭蜀本作七鳥云柳謝荊公皆作七鳥謂月令七十二候之蟲鳥也蘇耆閒譚錄
亦見○今按百蟲卽上文之蟲鼠百鳥卽上文所言皆飄浮者耳與七十二候初不相關也且使果爲七
十二候之鳥而但云七鳥則詞既有所不備又鳥既爲七而蟲獨爲百於例亦有所不通今細考之豈以
草書百字有似於七而致訣耶初不必過爲鑿說也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
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
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柳仲塗有此詩解一篇傳於世謂指釋老也然歐公
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畫像贊考之蓋專爲李杜而作○今按釋老李杜之說恐亦未然舊嘗竊意此
但公爲己孟郊作耳落城市者己也集巖幽者孟也初亦不能無疑而近見葛氏韻語陽秋已有此說矣

讀者詳之

贈劉師服服或作命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䶤或作䶤䶤又作杌隉○䶤音臬起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呞說文云吐而噍爾雅牛日齝羊日齥牛食已久復出嚼之日齝齝與呞同楞嚴經橋梵鉢提有牛呞病○呞音癡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飣栗與梨秪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杭本作鹵莽鹵莽本莊子爲政焉可莽鹵然唐人多倒用之柳子厚沉昏莽鹵又食貧甘莽鹵白樂天養生仍莽鹵始覺琵琶絃莽鹵所用同也○莽莫補切鹵音魯朱顏皓頸訏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贏餘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於書比或作皆或作此今从蜀本云太公兩齒事見古本荀子虞翻吳志只載其上書謂臣年耳順髮白齒落豈在當時猶有可考也耶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莊子任公爲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東坡詩嘗譏韓子臨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

題炭谷湫祠堂歐本云在京兆之南終南之下祈雨之所也南山秋懷詩

皆見之○陸長源辨疑志云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俗呼爲炭谷宋敏求長安志則云炭谷在萬年縣南六十里又云澄源夫人湫廟在終南山炭谷公所云炭谷湫不出此公南山詩有云因緣窺其湫即此公時在京師作湫龍居也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寰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閒不知誰爲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湫本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或云公龍移詩天昏地黑蛟龍移云云即此也列峯若攢指石盂仰環環古樂府四角龍子幡環環當江柱巨靈高其捧薛綜西京賦注云華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巨靈神之一有巨力者保此一掬慳詩采綠不盈一匊○慳丘閑切森沉固含蓄鮑明遠詩銅溪晝森沉本以儲陰姦陰姦謂龍猶南山詩所謂凝湛閟陰嘼也魚鼈蒙擁護羣嬉傲天頑揚子雲羽獵賦羣嬉乎其閒翾翾棲託禽揚子朱鳥翾翾○翾許緣切飛飛一何閑祠堂像侔眞擢玉紆煙鬟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途艱吁無吹毛刃少陵詩匣裏雄雌鳥吹毛任選將又突騎劍吹毛魯季欽引吳越春秋干將之劍能決吹毛游塵今吳越春秋無此語血此牛蹄殷淮南子牛蹄之涔左成二年左輪朱殷注血深也○殷烏閑切至令乘水旱鼓舞寡與鰥林叢鎭冥冥窮年無由刪姸英雜豔實星瑣黃朱班姸或作研瑣或作鎖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龍區雛衆碎付與宿已頒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詩露彼菅茅○菅音姦

聽穎師彈琴穎師若是道士則穎字是姓當从水是僧則穎字是名當从禾

○西清詩話云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秖是琵琶耳吳僧義海以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日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眞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謹聳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横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絶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洪慶善曰或云浮雲柳絮無根蔕云云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云云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秋此歷聲也善琴者云此數聲也甚工文忠公以爲聽琵琶詩東坡作聽琴詩恨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方崧卿云李賀亦有聽穎師琴歌

昵昵兒女語昵昵或作妮妮或作呢呢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

千丈强古木蘭詩賜物百千强少陵詩四松初栽時大抵三尺强筆家以有餘爲强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或作傍或作牀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乎或作御無以冰炭置我腸郭象莊子注喜懼戰於胷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送陸暢歸江南暢字達夫嘗著蜀道易詩元和元年進士董溪壻也溪丞相董晉第二子貶死湘中事見墓誌公嘗佐董晉幕

舉舉江南子唐人以舉止端麗爲舉舉名以能詩聞暢貢舉年對雪落句云天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山齋玩月云起來自擘書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經崔諫議林亭云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暢爲擯相有詠簾詠行障催妝等作內人以暢吳音才思敏捷以詩嘲之暢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觀此可見其能詩矣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暢舉進士爲皇太子僚屬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羣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鸞鳴桂樹間鸞鳴或作鶯鳴觀者何繽紛人事喜顛倒旦夕異所云蕭蕭青雲幹遂逐荊棘焚歲晚鴻鴈過鄉思見新文踐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槩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不即或作即不永負湘中墳墓誌云溪除名徙死湘中明年立皇太子有詔令許歸葬元和八年葬河南此云湘中墳豈公作此詩時尚藁葬湘中耶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元和七年夏在京師作

猛虎落檻穽坐食如孤㹠落一作知食或作貪荊公本如作茹㹠或作豚方从闔本云此乃司馬遷所謂猛虎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也○今按方說是也然則坐當作求矣但本皆作坐故未敢改耳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士頗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硉兀寃侮笑或作笑侮硉兀或作矹硉選江賦巨石硉矹而前却○硉音聿又勤沒切兀五忽切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劉表傳雲屯田馬還家雖闕短或作短闕指日親晨飱東晳南陔詩馨爾夕膳潔爾晨飱攜持令名歸左氏令名載而行之自足貽家尊謝安問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時節不可諐親交可攀援音爰勉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園

嘲魯連子魯連齊人太史公亦有取焉公嘲之之意不悉其安在意必有所諷於當時後世有不得而窺者

魯連細而黠而方作兒有似黃鷂子○鷂音曜田巴兀老蒼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得復說魯連往見田巴云云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兀一作元陸機嘆逝詩鴉髮成老蒼憐汝矜爪觜開端要驚人淮陽王傳既開端緒願卒成之雄跨吾厭矣高拱禪鴻聲○禪音擅若轂一盃水轂或作彀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

贈張籍此詩大意以其子之慧爲喜焉耳張籍後有祭公詩云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與詩意合蔡寬夫詩話云舊說退之子不慧讀金根車改爲金銀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則不應不識字也不知詩之所稱乃此子乎

吾老著讀書諸本著作嗜著如高士著幽禪少年著遊宴之著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蹡越門限選潘岳射雉賦已踉蹡而徐來○踉音郎又音亮蹡音鏘又七醬切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孟子觀其色赧赧然○赧乃版切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隋志曰笏晉宋以來謂之手版唐輿服雜事曰八座尚書執笏餘執手版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餞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論語夫子莞爾而笑○莞胡版切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弗初限切開袪露毫末自得高蹇嵯蹇或作巇嵯或作產選連巖以巉巇屈原九章思蹇產而不釋王逸曰蹇產詰屈也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綰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剗感荷君子德怳若乘朽棧朽一作杇詩有棧之車毛曰役車也○怳許往切棧

仕版切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詩瑟兮僩兮注矜莊寬大也○僩遐版切
顧視窻壁閑親戚競覘鬱說文目鬱也前漢鬱龍虎之文舊矣○覘丑廉切
鬱武版切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睍睆詩睍睆黃鳥○睍胡顯切睆戶版切如
今更誰恨便可耕灞滻灞滻長安二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終始灞滻出入涇
渭○滻音產

調張籍筆墨閑錄曰退之參李杜透機關處於調張籍詩見之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諸本焰作燄西京賦光焰燭天庭不知羣
兒愚那用故謗傷魏道輔云公作此詩為微之發蓋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後李故
爾黃魯直云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為知言蚍蜉撼大樹○蚍
蜉音毗浮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
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
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垠方作根擺一
作罷○硠首郎切左思吳都賦曰菈擸雷硠硠磕石聲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禹疏鑿絕岸萬丈壁立霞
駁又云潵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崖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礧詩意謂李杜文章如禹疏鑿江峽雖有迹可
尋而當時運量之巧則今不可得而觀之矣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
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禰衡鸚鵡賦閉以雕籠翦其翅羽
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書厥貢惟球琳琅玕蕭子
良古今篆隸書體有金錯書倒薤書詳見岣嶁山詩仙官勑六丁道書陽官六甲陰官六丁
謂六甲中丁神也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
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流
落人閑者流或作留孔毅父嘗曰漢霍去病傳諸將留落不偶今世俗皆作流落如江摠詩流
落今如此少陵詩流落意無窮皆只作流落字蓋留謂遲留流謂飄流自不可拘以一義也太山
一豪芒豪方作毫云李本作豪按孟子莊子秋豪之末班固答賓戲銳思豪芒之內字皆作豪然我願生兩翅
楚詞秋毫微而見容王逸曰銳毛為毫是毫字通○今按毫俗字當作豪為正
一作願生兩翅翎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
手拔鯨牙刺刃之也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思

睛深遠如此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閒耶騰身跨汗漫淮南子若士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
不著織女襄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襄駕也或作相非是○著陟略切顧語地上
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乞音氣後漢乞揚生師與我高頡
頏詩頡之頏之飛而上曰頡下曰頏○頡胡結切頏音航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
之兩或作二盧郎中汀也盤谷在孟州濟源縣太行山之南李愿居之因號盤谷
子貞元十七年公送李愿歸盤谷有序此詩元和七年冬長安作詳詩意可見
又云十年蠢蠢隨朝行蓋自貞元十九年癸未為御史登朝至元和七年壬辰
為十年矣東坡云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老杜此詩獨不減子美云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
天井溢天井關名在太行山上水經曰天井溪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誰把
長劍倚太行水自天井傾瀉而下如長劍之倚山宋玉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行音航衝
風吹破落天外破或作波非是楚詞衝風起兮水揚波飛雨白日灑洛
陽東蹈燕川食曠野燕川地名有饋木蕨芽滿筐馬頭溪
深不可厲詩邶風深則厲淺則揭注云以衣涉水為厲馬頭溪名借車載過水
入箱平沙綠浪榜方口○榜音謗進船楚詞九懷榜舫兮不流方口與前所謂燕
川皆盤谷旁近小地名公盆池詩恰如方口釣魚時亦其地也鴈鴨飛起穿垂楊窮
探極覽頗恣橫○探音貪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
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眇芒或作渺茫閉門長安三日雪
推書撲筆歌慨慷推或作堆魏武帝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選中矯厲而慷慨注抑揚
意氣也○推他回切撲弼角切慷音康旁無壯士遺屬和遠憶盧老詩
顛狂閑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
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詩陟彼崔嵬我今進退幾時決
十年蠢蠢隨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
倉行抽手版付丞相手版見前篇贈張籍詩註不待彈劾還耕桑
還或作歸

寄皇甫湜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詩故云睦州吏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睦或作乃手把一封書上有皇
甫字坼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四或作泗今从唐本及范謝校本云董令升編嚴陵集亦定作四垂四蓋以涕與淚分言之猶石鼓歌所謂對此涕淚雙滂沱也昏昏還就
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病中贈張十八張十八籍也貞元十四年公佐汴州籍為公所薦送明年登第又明年居喪服除補太常寺太祝此詩謂抱能未施邦豈籍未第時作或既第而未仕時乎歐陽詹評此詩見此日足可惜注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窻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逄逄諸本作逄逢蜀本音部江切字當作逄○今按潮本作逄蓋逢从夆逄从夅音義各異然古書如逄蒙逄丑父關龍逢字皆只作逢而音蒲江反疑逢有蒲紅一音而音蒲江者由蒲而紅而孳也當考籍也
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
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扛音江談舌久
不掉張儀掉三寸舌○掉徒弔切非君亮誰雙亮或作諒扶几導之言几或作机曲節初摐摐此字从手或作縱縱从木从手者博雅云撞也子虛賦摐金鼓从木者自木名也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
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罇與斟酌四壁
堆罌缸玄帷隔雪風照爐釘明釭選西都賦金釭銜璧注謂燈也○釭音定又音訂釭音江夜闌縱捭闔鬼谷子有捭闔篇捭音擺哆口疎眉厖哆○昌者切勢侔高陽翁坐約齊橫降酈食其高陽人田橫立田廣為齊王身相之以距漢高帝使食其說橫憑軾下齊七十餘城○降胡江切連日挾所有形軀頓
脖肛上四江切下許江切將歸乃徐謂將歸方作歸將云遠于將之毛傳將行也故古人以送將歸為三事焉○今按楚詞言秋之可悲如在遠行之處而登山臨水以送欲歸之人愈覺羇旅之牢落故其意象慘戚而無聊耳將字與詩文同字異安得強為一說而謂送將歸為三事乎必為三事而可顛倒言之則楚詞之與此詩皆不復成文理矣子言得無哤管子四民雜處則其言哤注哤亂也○哤音厖迴軍與角逐軍或作君非是斫樹收窮龐史記孫臏困龐涓伏兵馬陵道左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公始也扶机導籍使之言且匿其麾幢解旆東扛而示之弱籍乃縱其捭闔如酈生之下齊既連日挾所其所有軀病語哤乃為公敗是猶孫臏之收龐涓也○龐皮江切雖聲吐款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籍
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崆峴或作崆峴字見南都賦曰其山則崆峴嵺嵑蜀本苦江五江二切今本作岲字書未見幸願終賜之一作顧終賜之教
斬拔枿與椿○枿音蘖椿株江切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籍既為公所敗乃自以為嶺頭之瀧不足以方崑崙之渠蟻蛭之微不足以陵崆峴之山頫終受教於公而公所以導其所歸也○淙七江切

雜詩文選王粲曹植皆有雜詩李善謂遇物即言不拘流例是也或作雜言非此詩乃離騷經所謂離俗遠逝道夫崑崙已而臨睨舊鄉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蓋此意云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蠹書或作書蠹生死
文字閑古道自愚惷陟降切或作戇或作蠢古言自包纏當今
固殊古誰與為欣歡獨攜無言子共昇崑崙顛長風
飄襟裾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禹或作寓一塵集毫端
遨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墳厭其巔
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為悲咤陟駕切淚如九
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翩然下大荒被髮騎
騏驎或作麒麟古書如戰國策多用騏驎字其義一也東坡為公潮州廟碑終篇實取此意

寄崔二十六立之貞元四年侍郎劉太真知舉放進士三十六人立之中第公嘗為立之作藍田縣丞壁記元和十年也記所載立之戰藝出人及言事黜官皆與詩意合又有贈立之詩乃在元和元年而此云別來就十年蓋自元年後方相別至是作詩為寄亦當在元和十年也
西城員外丞西城謂藍田元和初立之以前大理評事言事黜官再轉為藍田縣丞心
跡兩屈奇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屈或作蝹或作倔淮南子聖人無屈奇之服高誘曰屈短奇長也言服之不中漢廣川王揚雄傳選西征賦皆只用屈奇字○今按漢書注屈奇異也其勿反往

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唐進士皆騎驢少陵詩有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公與孟東野詩亦曰騎驢到京國欲知薰風琴左右驚紛披紛或作分傲兀坐試席陶靖節詩兀傲差若頴王維詩兀傲迷東西惟公與李義山詩傲兀逐戎旃皆作傲兀字用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一作回不敢捩眼窺○捩音列拗也苕溪詩話云音麗琵琶撥也謂左右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敢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或作玼避重韻而誤改也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迴首卿相位通途無佗岐途或作逵或作達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約不或作不約貲或作資亦避重韻之誤此詩用二疵字二斯字不獨此也老翁不量分累月笞其兒攬攬爭附託攬攬或作擾擾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閒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鷇音寇選陳琳檄文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插翅飛天陲陲邊也左氏虔劉我邊陲音垂駒麛著爪牙○麛音迷著音灼猛虎借與皮汝頭有韁繫汝脚有索縻陷身泥溝閒誰復禀指撝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古人以遇合爲耦不遇爲奇偶與耦通用霍去病傳諸將常留落不耦李廣傳衛青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顏曰不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奇居宜切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旅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走巴蠻鮑明遠詩逼迫聚離散恩愛坐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完孤羈桁掛新衣裳周庾信對燭賦燈前桁衣疑不亮○桁音行又下浪切盎棄食殘糜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宦途同險巇虛宜切每旬遺我書遺以醉切竟歲無差池左傳何敢差池○差楚宜切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逶迤幡或作播又論諸毛功劈水看蛟螭劈或作擘雷電生睒睗睒音閃睗音釋二字或从日說見永貞行角鬣相撐拔或作枝亦以重韻而誤改也屬我感窮景抱華不能擿蜀本作把筆不能擿不能或作能不方从杭本云班固答賓戲擿藻如春華蓋公得崔詩正當

冬月故感窮景而不能擿發其春華耳上文諸毛乃謂筆也既隱其詞則此不應又直言之故作把筆者亦非也○今按方本及說皆是但其詞有未足者故今略爲補之論諸毛功必是爲毛穎傳而發但蜀本之誤不待以此爲辨而自明耳唱來和相報愧歎俾我疵又寄百尺綵緋紅相盛衰巧能喻其誠巧或作功方从唐蜀本云列子矜巧能修名譽○今按巧能喻其誠言崔遺我書并新篇綵帛巧於能達其意猶言工於某事云爾非以巧能爲二字相連如列子之意也方說誤矣深淺抽肝脾鮑明遠詩肝心盡崩抽開展放我側方餐涕垂匙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誤綴綴意益彌舉頭庭樹豁頭或作頸狂飈卷寒曦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塤篪詩何人斯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注土曰塤竹曰篪別來就十年君馬記騧驪詩騧驪是驂注云黃馬黑喙曰騧說文云驪馬深黑色○騧音瓜驪音離長女當及事誰助出帨縭帨音銳縭音離諸男皆秀朗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摧腸與感容容或作居或作眉居當爲容字之訛也眉特以意定耳感作蹙亦通孟子其容有蹙能復持酒厄我雖未耋老僖公九年左氏伯舅耋老無下拜耋謂年七十也髮禿骨力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褷襹上所宜切下呂支切方云離褷毛羽初生貌字本海賦然離字字書無从衣者惟王維詩有獨立何襹褷嵇康琴賦作離纚古樂府作離褷陸羽茶經作籭蓰義皆通今此作褷纚豈古連綿字或可倒用不然襹字自入韻豈傳者誤耶姚令威曰唐本作視物劇隔褷不知謝本何以不出○今按所見謝本實校作劇隔褷下注澄字然義亦未通恐當作視劇隔褷褷物字乃劇字之訛而又重出遂去褷字以就五言耳然亦無据不如且从方說徐更參考燕席謝不詰游鞍懸莫騎敦敦凭書案敦敦或作孜孜今从閣杭本作敦音都回切譬彼鳥黏黐丑知切用以黏烏宋幽明錄多買黐以塗壁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隳自一作相孤豚眠糞壤眠一作服或作伏不慕太廟犧莊子或聘於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蒭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骴骴殘骨音疵歡華不滿眼歡或作權咎責塞兩儀魏人章疏云福不盈眥禍將溢世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

墨兩儀蓋工於前也觀名計之利或作實○今按此句難曉竊意計猶校也言觀其所得之
虛名而校之以實利不足相補也詎足相陪裨仁者恥貪冒受祿量
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瘽罷史記臣不幸有罷瘽之病上音隆下音皮
久欲辭謝去休令衆睢睢說文睢仰視也漢五行志萬衆睢睢驚怪連日況
又嬰疹疢又或作自選思百憂而自疹注疹疢也集韻疢疹疢三字通用○疹丑刃切寧保
軀不貲後漢書不足以償不貲之身○貲卽移切不能前死罷內實慙神
祇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涓揚春
澌流冰爲澌从水非離騷九歌流澌紛兮將來下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
也一作兮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不或作奚選典論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
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
上相待安罛罩爾雅魚罟謂之罛江東呼小籠爲罩詩施罛濊濊魚網也罩亦取魚器○罩
上音孤下音卓我有雙飲𩚐其銀得朱提朱提漢縣名屬犍爲郡縣有朱提山
出銀綱漢書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爲銀貨二品○朱音殊提音時
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倕莊子工倕旋而蓋規矩注云倕堯時巧人也音垂
乃令千里鯨幺麽微螽斯班彪曰幺麽不及數子詩螽斯注蚣蝑也蝗類以股
鳴言工人之巧能使千里鯨魚小如螽斯也○麽忙果切螽之中切猶能爭明月擺掉
出渺瀰渺瀰大水貌選渺瀰淼漫○上弭沼切下音湄野草花葉細不辨蘩
蘩葹離騷經蘩菉葹以盈室王逸注蘩音客蒺藜也蘩音綠王芻也葹音施枲耳也緜緜相
糾結狀似環城陴音脾城上垣也四隅芙蓉樹擢豔皆猗猗
鯨以與君身或作興居狀或作狀興居皆非是荆公本作狀與君身近之唐本與作興君身乃得
其正蓋與猶比也君指崔立之而言失所逢百罹詩逢此百罹百憂也月以喻夫
道僶俛勵莫虧莫或作其草木明覆載姸醜齊榮萎醜或作臭
願君恒御之行止雜燧觿雜或作親或作新皆非是但洪本云澄作雜燧觿見
內則言當常御此觿雜於所佩燧觿之間也此乃得之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
支通鑑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臺給券當中豎裂一支給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爲巧今
人亦謂析產符契爲分支帳卽此義也公以雙𩚐之一贈崔故末句如此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李本無詩字或謂館中本效作删汪彥章本同
○陳齊之曰退之效玉川子月蝕詩乃删盧仝冗語耳非效玉川也韓雖法度
森嚴便無盧仝豪放之氣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四或作五此元和五年十一月
十四日夜也作五非是森森萬木夜僵立森森或作臨臨殊無義理按盧詩乃作森
森蓋自森轉而爲林自林轉而爲臨也今改作森寒氣屓奰頑無風選西京賦巨靈
贔奰○屓平祕切奰虛器切屓奰諸本作贔屓或作屓贔方云盧詩雖作贔屓然公多不用盧本語贔屓
用力貌屓奰壯大貌詩傳不醉而怒謂之奰其義尤長○今按諸本不同未知孰是姑兩存之月形
如白盤李白詩少時不識月喚作白玉盤完完上天東諸本作貌貌或作皃皃今
从杭范荆公本作完○今按完字說見酬盧雲夫望秋詩洪本亦云古書完多誤作皃此又轉寫爲貌耳
忽然有物來噉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遭此狠
狽凶神異經狽無前足附狼而行選亦狠狽而可懲○狽音貝星如撒沙出攢集
爭強雄撒方作撒云側手擊也盧詩作撒今本从之非也○今按側手擊沙於義不通公於盧語
固有損益然改此字却無文理當只作撒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燄如長虹
如長或作長如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獨下或有自字念此日月
者爲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
言疑是蝦蟇精徑圓千里納女腹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何處
養女百醜形杷沙脚手鈍杷或作爬音義同誰使女解緣青
冥黃帝有四目諸本黃作皇方从杭本云帝王世紀謂黃帝用力牧常先等分掌四方各
如己視故號黃帝四目一曰李賢後漢注漢人書黃多作皇皇字亦通洪以皇帝爲堯則非也帝舜
重其明淮南子曰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
盲堯呼大水浸十日十日事見淮南子不惜萬國赤子魚頭
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嚵名嚵或作饞赤龍黑
烏燒口熱黑烏未詳或謂日中三足烏也烏一作鳥翎鬣倒側相搪㯿婪
酣大肚遭一飽楚辭衆皆競進以貪婪注愛財曰貪愛食曰婪婪與惏同盧含切飢
腸徹死無由鳴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磕帀何處逃

女形磕帀或作匼匝磕或作匌或作匼或無女字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仝或作今汪本云仝字亦當句斷與盧詩合再拜敢告上天公上天或作天上臣有一寸刃可刳凶蟇腸無梯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蹤寄牋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泄薄命正值飛廉慵呂氏春秋云風師曰飛廉漢書音義云飛廉能致風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呀呀從官百餘座此下或有從應二字荆公刪去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為龍窟天河赤烏司南方尾禿翅觰沙觰或作觰陟加切角上張也字亦作觰作觰訛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或作齖齖齒不正也音牙與開口義不合此當音呼加切唐韻唅呀張口貌也○今詳或改此字亦避重韻而誤也蝦蟇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蟇於菟蹲於西左氏楚人謂虎為於菟○於音烏菟音徒蹲音存旗旄衛𣰽氂上音參下音沙既從白帝祠又食於蜡禮有加禮記天子大蜡八迎虎謂其食田豕○措助駕切亦作蜡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蛾抉女出列子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注夸娥蓋有神力者也蛾或作娥今从列子校抉或作扶非是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此外內外官漢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百一十八名七百八十三星瑣細不足科臣請悉掃除慎勿許語令啾譁并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全或作金瑕或作霞皆非是弊蛙拘送主府官○弊或作蟞今按弊蛙猶卓茂言敝人也不然則當改从蟞字蓋此時蛙雖未蟞而其罪已當死矣帝箸下腹嘗其皤或作蹯皤腹下白處也蹯足蹠也當作皤左氏宣公二年皤其腹○皤音婆依前使兔操杵臼玉階桂樹閑婆娑酉陽雜俎月中有桂高五百丈恒娥還宮室方作堂太陽有室家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蓋室家之義也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臣知或作知臣○今按下文云雖無明言潛喻厥旨則此句乃謂天感悟臣心使臣默知天意耳諸本多作使知臣意非是其下所云有氣有形以下即天意也雖無明言潛喻厥旨明或作口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大或作天還女月明安行于次盡釋衆罪以蛙磔死○磔音責方云盧詩新史以為譏元和逆黨然譬之歲月不合蓋元和初宦官已橫而恣故譏之非為逆黨也○今按盧韓二詩必有所為而作但未有以見其所指為何人何事耳新史固謬方說恐亦未必然也

孟生詩

諸本孟下有先字此詩以篇首二字為題作孟先生非○東野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命來京師從進士試而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此詩未第前作以其下第送之謁張建封于徐也貞元四年建封鎮徐州李習之常以書薦東野有曰郊將為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佗日為執事惜之其後韋莊請追贈不及第人郊在其中而摭言謂莊以郊為不第者為誤且曰郊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幕卒則東野果為建封所用矣今考新舊史及公所誌東野墓嘗佐鄭餘慶於東都餘慶鎮興元奏為從事辟書下而卒未嘗佐徐也摭言誤耶將用之未及而卒為餘慶所得耶卒如書之所料耶按史建封卒以貞元十六年而東野後建封十四年卒或者建封將用之未及而已卒亦未可知也時東野亦有答韓愈李觀因獻張徐州詩有富別愁在顏貧別愁銷骨云云

孟生江海士生一作郊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今或作嘗嘗或作常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莊子黃帝之樂曰咸池諸本窅作冥李習之與張建封書引公此語亦用窅字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家語日舜彈五弦之琴日南風之薰兮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沉沉王維哀詞連金華與玉堂兮宮閣鬱其沈沈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也晶光蕩相射前漢太陽之晶晶亦光也○射食亦切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卻走漢王商單于仰視遷延卻退驚怪靡自任如林切舉頭看白日泣涕下霑襟揭來遊公卿○揭音揭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藝苑雌黃云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如退之以參差為參差以玲瓏為瓏玲是也漢皋詩話云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後人亦難倣傚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

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嶇嶔王褒洞簫賦嶇巋崎○音區欽嶔異質忌

處羣孤芳難寄林顏延年弔屈原文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太白詩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

禽顧我多慷慨窮詹時見臨簷或作閻考荀子史記子貢傳閻字爲正清

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聆或作耹或作伶採蘭起幽念束晳南陔詩言採其蘭採蘭言親思歸也起或作赴念盼然望東南望或作思秦吳脩且

阻秦長安吳東野所居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張建封也方一作州好

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詩義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德馨神

所歆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孟子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岑鋤簪切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

竹實德馨泰山滄溟皆言建封也溟或作海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卞和試三獻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懷王遭刖獻平王又刖平王之子立復獻之中王果有玉封陵陽侯期子在秋砧

射訓狐唐五行志鵂鶹一名訓狐或曰訓狐其聲因以名之此詩貞元中作時德宗以強明自任倚裴延齡韋渠牟等商天下事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士之浮躁甘進者爭出其門詩意端有所諷也梅聖俞集有擬韓吏部射訓狐詩亦各有所寓意云耳

有鳥夜飛名訓狐名或作呼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

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安然大喚誰畏忌喚或作嗅曹子建鷂雀賦不肯首服烈頸大喚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

擺掉栱桷頹墍塗桷或作角選欒栱夭矯而交結書惟其塗墍茨○擺補買切掉徒弔切墍音洎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雞窠雛我念乾坤

德泰大卵此惡物常勤劬縱之豈即遽有害斗柄行

拄西南隅誰謂停姦計尤劇尤或作猶意欲唐突羲和烏

羲和日御五經通義日中有三足烏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休須

臾咨余往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睢盱列子而睢睢而盱盱○睢上音香于切雖下

梟驚墮梁蛇走竄○梟音澆走一作入一夫斬頸羣雛

枯夫館本作矢方云或謂矢何以能斬頸也鮑明遠詩黃間潛轂盧矢直刎繡頸碎錦翼詩人之語顧隨所用耳○今按方說雖有理然以詩考之似只是公親往射而梟驚墮梁故佐之者得以刀斬其頸耳不必改字強說也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蜀客名次卿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爲在京師

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

宦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池晉陶侃曰老子婆娑正坐君輩坐字原此也坐或作生

潁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嵇康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欲讓以天下由乃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此即公祭老成文云當求數頃之田於箕潁之上之意也如

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疑後漢咄咄子陵晉史殷浩爲溫所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疑或作凝亦通一作女無凝則誤矣

答孟郊東野集有別公詩此篇疑公所以答也公貞元十二年七月佐董晉于汴州

規模背時利模或作謨或作謀文字覷天巧此效東野酬樊宗師云梁惟西南屏山厲水刻屈此效宗師魯直云子瞻詩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爾○覷七慮切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

秋悲又攪古巧切朝餐動及午夜諷恒至卯名聲暫膻

腥腸肚鎮煎熠初爪切杭本熠作焊俗字也古心雖自鞭鞭字蓋莊子從其後而鞭之者也世路終難拗張衡渾儀拗其半於絞切去弱拒喜張臂

猛挐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齩選口齩霜刃此聯公誌子厚墓所謂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是也○齩五巧切

從仕貞元十七年公始從調京師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

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惆一作怊棄置人間世或作事漢張子房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爾古來非獨今

短燈檠歌本或作燈檠姚令威曰古詩燈檠昏魚目讀檠爲去聲集韻檠渠映
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詩牆角君看短檠棄亦誤也
按燈檠昏魚目乃唐彥謙詩李商隱詩亦有燈檠九枝燈檠夜珠圓是唐人固以去
聲讀也然白樂天詩有鐵檠移燈背自注曰檠去聲讀則知唐人本二聲通用
古檠只用檠字晉宋諸人集尚可攷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
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
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
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眵音蚩此時提攜當案前攜方
作挈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
珠翠高張或作熖高珠或作朱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
棄蘇詩有云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蘇時謫于黃其姪安節下第遠來故云
送劉師服公詩有贈劉師服至是又有送劉師服按石鼎聯句元和七年十二
月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
在京夜抵其居宿則此詩與前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其八年夏作歟然考登科
記無有劉師服集中又有劉師命者豈其兄弟歟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淅或作晣亦作哲又作哲明也之世切高唐賦晣兮
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晣與哲同故今本訛爲淅也○今按淅爲淅瀝凄涼之義哲爲明義此詩上
云陰氣始下云雲景秋則與哲義不相應而宜爲淅瀝之意矣蓋由淅而誤爲晣又因晣而轉爲哲也
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
待方作持士生爲名累有似魚中鉤○中陟仲切見一卷赴江陵途中寄三學
士詩齎財入市賣貴者恒難售漢宣帝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讎與售同
豈不畏顚頷選顧僕夫之顚頷○上音樵下音悴或作久憔悴爲功忌中休
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昌黎先生集卷第五

昌黎先生集卷第六

古詩

符讀書城南城南公別墅符公之子孟東野有喜符郎詩有遊城南韓氏莊之作按公墓銘及登科記公之子曰昶登長慶四年進士第符豈昶之小字耶元和十一年秋作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孟子盡心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同一或作一同非是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提或作啼非是巧或作兩少長聚嬉戲少讀如多少之少漢賈誼傳匈奴東平王傳三見公此詩與劉統軍李虛中誌亦三用不殊同隊魚山谷次韻高子勉有云忽作飛黄去頓超同隊魚皆用公語也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骼成○骼音格記掩骼埋胔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選張景陽七命整頓雲輅駿飛黃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鞭背或作背上非是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陸唐老曰退之不絕吟六藝之文不停披百家之編招諸生立館舍勉勵其行業之未至而深戒其責望於有司此豈有利心於吾道者佛骨一疏議論奮激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攘斥異端用力殆與孟軻氏等退之所學所行亦無愧矣惟符讀書城南一詩乃駭目潭潭之居揜鼻蟲蛆之背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若有戾於向之所得者矣問之何因爾或作耳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則或作卽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詩巧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且語助也○且子魚切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鉏閣本作不見公與汝幸免自犂鉏○今按閣本之謬有如此者它可盡信邪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荀子雖王公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易不菑畬爾雅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呂原明雜記云少陵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文者載道之器安得謂之小技顧所用如何耳韓退之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此說有可取焉○菑畬音淄予潢潦無根源左氏潢汙行潦之水○潢胡光切潦音老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或作今古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音歟時秋積雨霽方作闋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謂日月詩日居月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魯直嘗書此詩跋其後曰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涪翁曰熙寧元豐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勸獎之功異趨而同歸也

示爽譜系公子姪無名爽者疑爲韓湘小字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

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名科掄衆俊名科或作科名州考居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閭故依然汝來或作此故或作固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但或作得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強顏班行內行胡郎切此詩當是知制誥時作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力懼終莫洗湔音箋臨分不汝誑有路卽歸田

人日城南登高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董勛問禮俗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城南公別墅所在以故親交子姪來爲人日之集也

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弄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凍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妖亦可從妖或作姪盤蔬冬春雜罇酒清濁共令徵前事爲東漢賈景伯有酒令九篇今不傳劉貢父云唐人飲酒喜以令爲罰令人以絲管歌謳爲令卽白傳所謂醉翻襴衫抛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免爲令卽謂令徵前事爲是也○令去聲所觴詠新詩送扶杖

淩圮阯 阯或作址 刺船犯枯葑 莊子漁父言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葑菰根江東有葑田粱庚肩吾詩黑米生菰葑○刺七亦切葑方用切 戀池羣鴨迴釋嶠孤雲縱人生本坦蕩 論語君子坦蕩蕩 誰使妄倥傯 楚詞愁倥傯於山陸注倥傯猶困苦也○上音控下音粽 直指桃李闌幽尋寧止重 幽尋或作尋幽

病鴟 說文鴟鳶也鳥之貪惡者其性好攫而善飛公意蓋有所譏也

屋東惡水溝有鴟墮鳴悲青泥揜兩翅 揜或作掩又作渰 拍拍不得離 東方朔傳擊之拍拍 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校生平事殺卻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 或作恣追飛 遂淩紫鳳羣肯顧鴻鵠卑 遂或作擬紫或作鸞鴻鵠或作鶬鴈○今按紫鴻是假對 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丐汝將死命 丐或作救又作與丐兄弟死命寇恂傳語 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貍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 亮或作諒 固以聽所爲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 徑或作勁 曾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 良或作汝非是

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 資或作恣狎恰唐人語白樂天櫻桃詩洽恰舉頭千萬顆或作恰似非是 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 ○訇音轟 掃除衆寺人跡絕驊騮塞路連輜軿 後漢輜軿曜日○音菑萍 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熒 諸本青作晶字本西都賦 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頷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帀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慌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上閒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三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詩意蓋取此青或作三云三鳥王母使見山海經楚詞九歎江文通雜詩○今按陶詩云三青鳥則青字亦未爲無据也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女獨假借如此或非也公此正譏其衒姿色假仙靈以惑衆又譏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年雲窗霧閣翠幔金屏青鳥丁寧等語褻慢甚矣豈真以神仙處之哉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 公集有和湜陸渾山火及書公安園池詩後今考持正集二詩皆亡其佗詩亦未嘗有一傳世者偶然逸耶抑皆不足以傳世也劉貢父云持正不能詩掎摭糞壤閒公所以譏之豈或然歟湜嘗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此詩當在陸渾尉後爲郎中前作

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吷 莊子惠子曰吹劍首者吷而已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注疏戴晉人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吷音血 區區自其下顧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 公安縣屬江陵 不自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汙穢豈有臧 古本只如此一本不自閑下有其閑字糞壤下有閑字蜀本閑字下有糞壤多字豈字下有必字有字下有否字又一本無必字否字而臧字下有不臧字謝本窮年作至閑而注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校之自語淺俗非韓文胡元任云我有一池已下當爲別篇恐或然也○今按此詩多不可曉當闕或云世有石本與今本同知舊本脫誤明矣謂有所增八字也然諸公校本皆不言不知果然否也 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槩量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閒蟲魚沸相嚌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閑

路傍堠 元和十四年春出為潮州作

堆堆路傍堠 堆堆或作拆拆唐本作堠堠皆非是 一雙復一隻迎我出

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 遠或作大 吾

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

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

食曲河驛 驛在商鄧之閒公之潮州自藍田關入商陵將過鄧州而作

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 悽或作凄 羣烏巢庭樹 烏或作鳥 乳

雀飛簷楹而我抱重罪孑孑萬里程親戚頓乖角 角或作權

圖史棄縱橫下負明義重 明或作朋○按杜詩於公負明義作朋非是

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 用或作由

過南陽 南陽鄧州公赴潮州日作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

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其寄餘齡

感或作憾

瀧吏 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 昌樂瀧溪名水湍浚為瀧昌樂諸本作樂昌今从杭

蜀本云歐公嘗以劉仲章言玫歸舊本蔣頴叔云李君謂樂昌五里有昌山有樂石瀧在縣上五里○今

按歐云縣名樂昌瀧名昌樂也○瀧閭江切又音雙 險惡不可狀 唐本作樂昌險惡狀非是

船石相舂撞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

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 東坡詩瀧吏無言只笑儂 官何問之愚

譬官居京邑 或作譬如官居此一本作牧郡邑 何由知東吳 一作京都 東

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

幸無負犯 吳人稱我曰儂音農 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

妄問為 妄或作妄非是 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

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

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 楚辭聽波聲之洶洶

○洶音胸 鱷魚大於船 永州記曰鱷魚大者凡數丈善食人一生百卵及成形則有為蛇為

黿為蛟者甚靈公有祭鱷魚文○鱷五各切 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 數十

諸本作十數謝本作數十方从閣本作斗數云杭斗作斟義同史記書盛山斗入海斗絕也○今以地里

考之謝本為是此句與斗入海文意絕不同方說誤矣 有海無天地 海或作水 颶風

有時作 颶風見一卷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注○颶音具 掀簸真差事 ○差音詫

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

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 閣本作官嫌此州惡固人之所徙 官當明

時來事不待說委 李本作官當來時事不待說而委 官不自謹慎宜

即引分往胡為此水邊神色久戇慌 楚辭心戇慌而不我與○戇上他

明切下胡晃切 瓬大缾甖小所任自有宜 ○瓬居郎切又或作瓬音做周禮有

旐人義不相近 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

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閒 諸本虱作

風今从唐杭荊公洪謝本云商君二十六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為虱官曰六虱成俗兵必大敗洪慶善引

阮籍語亦非也 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 飾或作飭躬或作姦 巧姦敗

羣倫 杭蜀本如此姦或作躬羣或作其羣倫方从閣本作倫羣云謂敗其倫敗其羣也羣倫為無義

○今按倫羣不詞而冠乎羣倫乃揚子雲語又正與其躬為對不可謂之無義 叩頭謝吏言

始慙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

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 莊子為外刑者金與木也 敢不識恩私

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 雖惡方作惟○今据洪謝本皆作雖下注澄字其義

差長蓋再疊上句雖遠又接下文而言也二字或又作惟恩雖亦可通然與下文不相應 於身實

已多敢不持自賀 持或作特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或無別字○元十八子詩不見其名柳子

厚集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亦不著其名擕澤之謂元十八集虛見樂天集

遊大林寺序桂林伯裴行立也此詩赴潮州道中元和十四年作

知識久去眼 去或作絕 吾行其既遠瞢瞢莫訾省 閣蜀本作毀史

記膠西王傳遂為無訾省蘇林謂為無訾錄無所省錄也○今按蘇注不可曉而顏注又以為不省訾財

亦非是禮記不訾重器毋訾金玉成器注皆云思也詳此蓋以訾為思慮計度之意云○訾莫東眉登毋亘三切訾音紫 默默但寢飯子今何為者冠珮立憲憲 詩顯顯令德禮作憲憲校本多讀憲爲顯詩又云無然憲憲傳曰猶欣欣也 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畹 已或作以 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治惟尚和同 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治惟或作時治 無俟於謇謇 楚詞余固知謇謇之爲患注忠正貌音蹇 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輓 周禮輦車組輓注人輓之以行○輓音挽 子今獨如何能自媚婉娩 上於阮切下無遠切○一本作媚婉娩 金石出聲音 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宮室發關楗 老子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 何人識章甫 莊子宋人有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而知駿蹄踠 選東都賦馬踠餘足踠跌也於阮切 惜乎吾無居不得留息偃臨當背面時 公祭張員外文亦曰解手背面遂十一年 裁詩示繾綣 上音遣下苦遠切

英英桂林伯 裴行立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爲桂管觀察使伯侯伯也 實維文武特 詩百夫之特 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南裔多山海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行誠艱難 行一作往難一作險 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 何或作無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 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南遊序公嘗有書與子厚謂見送元生序已覽贈子篇蓋謂是也 寤寐想風采 漢霍光傳天下想聞其風采 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 旬日或作兼旬 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我抱悁悁 詩中心悁悁於緣切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况四海人 又况或作况又 嶷嶷桂林伯 史記其德嶷嶷○嶷魚力切 矯矯義勇身 詩矯矯武臣○矯居天切 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親 逾或作如 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神 形一作精 不知四罪地 書四罪而天下咸服 豈有再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囷 前漢鄒陽傳蟠木根抵輪囷離奇○囷去輪切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 已或作以足已而不學史記周亞夫贊論 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不可闕未宜後諸生嗟我擯南海無由助飛鳴 南海一作海南 寄書龍城守 柳子厚時守柳州龍城柳州也 君驥何時秣峽山逢颶風 峽山名颶風名見第一卷將赴江陵途中寄贈翰林三學士詩注○颶音具 雷電助撞捽 莊子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撞宅江切捽昨沒切 乘潮簸扶胥 南海神廟碑曰扶胥之口黃木之灣 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石牙飛發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為不忍別感謝情至骨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後作

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 惠或作車山海經云鱟形如車文見玉篇骨李本云疑當作背嶺表錄異鱟眼在背上雌負雄而行地理志云交趾有鱟形如惠文冠 蠔相黏為山百十各自生 嶺表錄異云蠔即牡蠣也初生海邊如拳石四面漸長高一二丈者巉巖如山○蠔音豪字書無蠔字董彥遠云五代潘崇徹敗王逵兵於蠔石亦地名不應不見字書蓋闕誤 蒲魚尾如蛇 蒲魚即鱝魚也 口眼不相營 方作縈 蛤即是蝦蟇 本草注云青蛙蠹蛤長腳蠼子皆蝦蟇之類 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 釋音云章舉有八腳身上有肉如白亦曰章魚馬甲柱今江瑤也即郭璞江賦所謂玉珧 鬬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 左氏傳云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公言其貶斥也 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 以或作之 芼以椒與橙 詩左右芼之芼亦調也張協曰燀以秋橙○芼音冒橙除更切 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騂 思營切赤色 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 尼更切 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 搜神記隋侯行見大蛇傷者救而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淮南子所謂

（隋侯之珠者是也）幸無嫌怨并（無或作不）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記或作寄）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湘字北渚老成之子公兄弇之孫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雲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唏（音希哀而不泣曰唏）問知歲常然（知或作之選陸機嘆逝賦經終古而常然）哀此爲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舟行亡故道（亡或作止）屈曲高林閒林閒無所有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

答柳柳州食蝦蟇（公在潮州子厚在柳州時元和十四年也）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下水字或作未方作水云言於水族之中特異其形貌也○今按此字此說皆不成文理闕之可也）強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或作較或作效）雖然兩股長（然一作云）其奈脊皴皰（脊皴一作背脊○皰匹豹切）跳踯雖云高意不離濘淖（左氏晉戎馬還濘而止又有淖於前意或作竟○今按文義作意爲是下文又有竟不字不應複出○濘音佞淖音鬧）鳴聲相呼和（胡過切）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周官蟈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灑與洒同）我棄愁海濱（方作諸）恒願眠不覺（古孝切）巨堪朋類多（巨或作頗）沸耳作驚爆（音豹）端能敗笙磬（磬一作鐘）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韓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出見怒鼃乃爲之軾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漢武帝紀元鼎五年秋鼃蝦蟇闘）孰強孰敗橈（或作撓字从木左傳長君之震師徒橈敗杜云橈曲也）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方從唐本如此諸本或作平生性不樂閣本作不好○今按此句未詳當闕禮有所好樂○好呼報切樂五教切）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孟子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較音角）全身斯爲孝（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櫂

別趙子（趙子名德公爲潮州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東坡所謂潮人初未知學公命趙德爲之師卽其人也公自潮移袁詩以別之德潮人公欲與俱而不可耳）

我還於揭陽（揭陽漢縣屬南海郡至唐爲潮州治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韋昭音曰揭其逝切師古曰揭音竭）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萬有餘莊子語）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詩鄭風聊可與娛）心平而行高（漢宣元六王傳韋元成經明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晉陶侃爲荊州刺史將歸顧謂王衍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簸弄明月珠及我還宜春（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憲宗上尊號大赦天下十二月二十四日公自潮州量移袁州郡卽宜春郡也）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一作不可）我豈不足歟又奚爲於北往來以紛如（北或作此非是以或作各）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鰕果誰雄牙鬚蚌鸁魚鼈蟲（○蚌音棒鸁盧戈切與螺同）瞿瞿以狙狙（詩狂夫瞿瞿注無守貌○瞿音衢又音屨）識一已忘十（已一作以山谷謝本以皆作已今從黄謝）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左傳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不可一理區（或作驅）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務或作好或作勝相）（一作分）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謂李程也○公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行次盆城作）

盆城去鄂渚（潯陽記盆水出青盆山因以爲名離騷經曰乘鄂渚而久顧鄂渚今鄂州）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帆諸本作泛今从蜀本云帆去聲少陵詩浦帆晨初發）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舊史程元和十三年四月）

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程自禮闈出鎭明矣而我竄逐者龍鍾

初得歸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

那可計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鬢或作鬢年皆過半百

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衰或作歲譬如親

骨肉寧免相可不我昔實愚惷或作戇愚惷見禮記漢書多用愚戇字○今按說文惷丑江切戇陟絳切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

之左僖二十四年子犯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公其務

貰過○貰始制切我亦請改事左氏宣十二年鄭伯逆楚之辭曰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桑榆儻可收漢光武勞馮異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願

寄相思字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據詩意鳳凰謂裴度挾九子謂李德裕李紳元稹也據宗閔傳裴度伐蔡引爲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閔知制誥度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徽取士不以實坐貶劍州刺史俄復爲中書舍人由是嫌怨顯結紳之禍四十餘年不解此詩及下篇蓋長慶初作也此詩當是宗閔初貶公爲祭酒時作後篇當是宗閔復入後作也詳意可見新史云宗閔初爲裴度引用及詩度薦李德裕可爲宰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據度薦德裕在公歿後五年史誤矣苕溪漁隱詩話云退之宗閔俱有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高樹及猛虎行贈宗閔皆略盡其終身所爲然退之無恙時宗閔纔爲中書舍人所爲尚未暴自錢徽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爲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鷂從巢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衰考張衡南都賦當作蓑蓑上有鳳皇巢

鳳皇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羣鳥所託依黃鵠據其高

衆鳥接其卑接或作棲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

所處正得衆所希上承鳳皇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黃

鵠羣不自隱其私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爲衆鳥方作羣鳥○今按下有羣字不當複出不知挾九子心默有所規規或作窺規圖也東坡五禽言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本公語也彈汝枝葉閒汝翅不覺摧或

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愼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猜蜀本以猜不入韻校作疑按公此二詩皆視古用韻古音齊與灰皆通支用如詩按維葉萋萋黃鳥于飛又則不我遺先祖于摧又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也無人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

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方云閣本作婆娑○今按閣本之謬乃有如此之甚者方雖不从而亦不敢明言其謬也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

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閒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

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得或作能

猛虎行諸本有贈李宗閔字今从唐閣蔡李本云蜀本總題誤以上題贈李宗閔四字綴猛虎行之上後人因之其實後詩不爲宗閔作也猛虎行樂府舊題非前詩類也新史又謂裴度薦李德裕宗閔怨之爲作此詩薦事在大和三年公沒久矣不可据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閒百獸望風低

身食黃熊父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以獻紂免西伯之難或作能奴來切非是下同

子食赤豹麛楚詞乘赤豹從文貍○麛莫兮切擇肉於熊豹或作羆肯

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

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

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兩或作四注云山谷本作四兩○今按門只有兩旁作兩

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諸本皆如此方从舊監本爲是山谷蓋以唐本定也潮本倒此兩句又从杭蜀本以猴爲猱云居當音姬傳本不考古音多以烏鵲從噪之一語易置於其上質之舊本非也雅音壘似猴猴而大○今按詩意蓋謂狐鳴鵲噪於外虎出逐之猴乃入居其穴而虎不知所歸耳狐鳴鵲噪能使虎出而不能使之失其歸猴既入穴則又不待鵲噪而後虎失所歸也方以舊本古韻之故必欲倒此二句而不顧其文理之不順不若諸本之爲當也又雅字本作雌字雖見於禮經然非常有之物亦不若作猴之爲明白而易知也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

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

歎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坐或作况如或作知皆非是
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

昌黎先生集卷第六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七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崔二十六斯立也斯立是時爲藍田縣丞

其曰藍田十月元和十年十月也孟郊已死張籍病眼故有詩翁壯士之句有懷立之且念朋友之不振也

藍田十月雪塞關藍田關漢時嶢關也斯立爲丞于此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嵬嵬凍相映嵬嵬諸本作崔嵬君乃寄命於其閒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閑郭璞云驊騮色如華而赤騮赤也稱多量少鑒裁密○裁去聲豈念幽桂遺榛菅榛或作蓁○蓁側詵切菅居顏切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硉兀未可攀○硉盧骨切崖兒歸來殞涕揜關臥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劚荒棘詩翁謂孟郊○憔音樵悴音萃劚陟玉切清玉刻佩聯玦環玦古穴切腦脂遮眼臥壯士壯士謂張籍大弨挂壁無由彎詩形弓弨兮○弨蚩招切挂或作擐云擐貫也言擐於壁而不用也乾坤惠施萬物遂○施音弛獨於數子懷偏慳朝欷暮唶不可解楚辭長歎息而增欷後漢遙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欷許既香衣二切唶子夜切我心安得如石頑

送僧澄觀澄觀建僧伽塔於泗州詩語詳之公貞元十六年秋在洛陽作

浮屠西來何施爲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鬬麗止者誰僧伽後出淮泗上李邕泗州普光王寺碑僧伽者龍朔中西來嘗縱觀臨淮發念置寺既成中宗賜名普光王以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示滅於京淮方作雄云雄言特出也○今按上句已有誇雄字下句又云尤恢奇則此作雄非是勢到衆佛尤恢奇恢或作魁方云恢奇字見史記公孫洪傳此詩今本以恢爲魁又惡上語意同遂易雄爲淮非也○今按作恢亦不免與上句相犯况淮之不可爲雄自避上句誇雄字初不專爲此也越商胡賈脫身罪或作獻今從謝校本珪璧滿船寧計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柱一作檻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愈昔從軍大梁下貞元十二年公佐宣武軍幕往來滿屋賢豪者屋或作目備屋字見世說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後從徐州辟書至十五年公從事徐州節度張建封幕紛紛過客何由記人言澄觀乃詩人人言或作人又言一座競吟詩句新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詩伐木丁丁○丁中莖切啄門或作打門疑或作如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高頰權後漢李固頂角匿犀○頰古協切權或作顴選洛神賦張敏俳文高權長頭高權古字只作權惜哉已老無所及坐睨神骨空潸然○睨音詣臨淮太守初到郡遠遣州民送音問好奇賞俊直難逢直或作實去去爲致思從容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爲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鄭餘慶元和九年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樊宗師以前檢校水部員外郎爲副誌傳不書而見于公薦狀及此詩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爲文奇詭則學於韓愈苦澁則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樊墓銘語奇而澁皆所以效其體也

梁維西南屏詩大邦維屏梁州在唐爲山南西道治所德宗興元元年改爲興元府維或作惟山厲水刻屈稾生肖勦剛○勦音巢捷也荆公山谷本作勁難諧在民物榮公鼎軸老餘慶封榮陽郡公作榮者非烹斡力健倔斡或作鮮非是烹取老氏治大國若烹小鮮之義斡謂幹旋猶言宰制也選云假倔強以擴臂○倔渠勿切帝咨女予往書云帝曰俞汝往哉予一作俞牙纛前坌坲或作拂坲埻塵起貌字見楚詞九歎○纛音導坌蒲悶切坲音拂威風挾惠氣蓋壤兩劘拂劘司馬子虛賦上摩蘭蕙下拂羽蓋文選作靡賈山傳贊自下劘上序傳只作摩古摩靡劘字皆通用揚子劘虎牙莊子喜則交頸相靡漢衡山王贊臣下漸靡使然今集韻摩下不出靡字非也拂諸本作劘茫漫華黑閑指畫變怳欻華黑或作筆墨非是華陽黑水惟梁州謂山南所領也

誠既富而美章彙霍炳蔚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日
延講大訓龜判錯袞黻定八年公羊傳寶者何璋判白龜青純何休注判半也璋半
圭曰璋樊子坐賓署演孔刮老佛刮或作亂字見劇秦文金舂撼
王應厥臭劇蕙鬱易其臭如蘭蕙與鬱金皆香草遺我一言重跽受
惕齋慄○書夔夔齋慄○跽巨已切辭慳義卓闊呀豁疚掊掘疚或作疾
疚勞也○呀虚加切掊普厚切○掘渠勿切如新去耵聹新或作初耵聹耳垢也從目非雷
霆逼颶颶颶或作飈或作颸颸字書未見或與飆同○颶音巨颶越筆切綴此豈爲
訓此或作作俚言紹莊屈莊周屈原也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

雀武元衡韋皋也諸本無奉字○元衡以八年三月召還秉政其詩鎮蜀時作公詩則召還後追和也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
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顧重畢命守階墀

感春三首元和十一年三月爲中書舍人時作

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閒藤陰已可庇落蘂還漫漫
亹亹新葉大瓏瓏晚花乾青天高寥寥兩蝶飛翻翻
或作翩翩或作翩翻時節適當爾懷悲自無端
黃黃蕪菁花即蔓菁也桃李事已退狂風簸枯榆狼藉九
衢內狂一作强春序一如此汝顏安足賴汝或作去誰能駕飛
車奇肱國人一臂取百禽作飛車從風遠行見山海經相從觀海外
晨遊百花林朱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細懸樹垂百尺
樹或作對左右同來人金紫貴顯劇或作極嬌童爲我歌哀
響跨箏笛跨或作誇非是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張文潛云東坡
言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飾者至云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則如此老子箇中
興復不淺刺七亦切○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長眇芒
生者困乖隔生者或作生存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盧汀李逢吉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游月明御溝曉御溝或作溝水蟬吟
堤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寥或作寞
歸騎得相收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張籍周況也籍字文昌時爲國
子助教況娶禮部侍郎韓雲卿之孫開封尉愈之女蓋公之從婿時爲四門博
士或無郎字

日薄風景曠薄一作落方云薄迫也國語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今詳語勢但如白樂
天所謂旗無光日色薄耳方說非是出歸偃前簷晴雲如擘絮新月
似磨鎌田野興偶動衣冠情久厭吾生可攜手歎息
歲將淹方云淹當作殗殘也淹延之義不可通用今人書歿作殂作徂多互用李白詩東溪卜
築歲將淹又遠行歲已淹字皆訛○今按古字通用者多方何獨知此獨不可通用
也

題張十八所居張籍居長安西街孟東野詩所謂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諸本上句作濁溝下句作泥濁蛙讙橋未
掃讙或作喧蟬嘒門長扃○嘒音歲名秩後千品詩文齊六經
端來問奇字漢書劉歆子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注云奇字古文之異者爲我講
聲形周禮保氏掌教國子六書注云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象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
借形聲如江河之類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幷
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盧四名汀字雲夫錢
七名徽字蔚章張十八卽籍也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秋波或作波秋雲或作藻紅雲
明鏡皆喻也公三堂詩水上見紅雲與此同義大明宮中給事歸大明卽含元宮也
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汀詩九十六字寒光映
骨睡驪目驪方从杭蜀本作離云光映骨而睡離目言讀盧詩之快也○今按諸本蓋用莊子

列御寇篇取驪龍之珠者必遭其睡之語以目言之則又不止其領下之珠矣方說不成文理況上文初無欲睡之意耶我今官閑得婆娑公時自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問言何處芙蓉多離騷搴芙蓉兮木末廣雅菡萏芙蓉撐舟昆明度雲錦漢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囘四十里脚敲兩舷叫吳歌晉夏統上巳至浮橋太尉賈充令作其土地閑曲統於是以足扣舷引聲喉轉清激慷慨東坡詩脚扣兩舷歌小海亦是引用統事○舷音賢太白山高三百里百或作十太白山名在鳳翔府郿縣負雪嵬插花裏玉山前却不復來玉山亦山名曲江汀瀅水平盃水下或有不字非是○瀅烏定切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門九扇相當閑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或云仙下有無字分兩句讀至笞字句絕又本無鸞鳳二字皆非是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錢徽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今生或作生今非是擢擢菰葉長芳根復誰徙露涵兩鮮翠涵一作濡風蕩相磨倚但取主人知誰言盆盎是誰或作詎

記夢此詩蓋有託諷意公忤執政左遷為右庶子時作前酬盧公荷花詩末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而此詩末亦云我能屈曲自世閑安能從女巢神山皆有不能俯仰隨人之意可知其為左遷之時也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纓道妙角與根束晳貧家賦且羅纓而自陳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注辰角大星蒼龍之角天根亢氐之閒所謂角與根也挈攜陬維口瀾翻今按上句言角根卯辰二位二十八宿所起也此句言陬維通謂寅申己亥之四隅也挈此四隅則周乎十二辰二十八宿之位矣淮南子天文訓云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蹏通之維東北為報德之維又地形訓云河水出崐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亦邊隅之名也百二十刻須臾閑方云董彥遠云世閒只有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今按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漏刻以百二十為度事見哀紀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先一作去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𩫕𧇘上巨召切下牛召切神

完骨蹻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觥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坡陀與送惠師詩陂陀字同語見楚詞招魂然唐人多通用坡陀字又郭璞子虛賦注音婆駞故蜀本作婆陀我手承頦肘拄座○頦音孩隆樓傑閣磊嵬高○磊音儡嵬五罪切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魯直云此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所難乃為詩之法也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詰盤噍或作嚼字見大人賦與嚼音義通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閑諸本能多作寧今从閣杭蜀本○按此言我若能屈曲從人則自居世閑徇流俗矣安能從女居山閑而又不免於屈曲乎猶柳下惠所云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云爾安能從女巢神山山或作仙非是蘇內翰嘗曰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讀之了不閑太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退之倔強云我能屈曲自世閑安能隨女巢神山又嘗曰退之有言我能屈曲自世閑云云退之之性氣雖出世閑人亦不能容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長安有三內皇城在西北隅謂西內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南此詩云罷賀南內衙卽南內也奉酬盧給事詩云大明宮中給事歸卽東內也南內本元宗在藩時故宅高宗龍朔二年置

薄雲蔽秋曦蔽或作庇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內衙歸涼曉凄凄內衙或作衙內非是曉或作晚綠槐十二街中朝事迹日天街兩畔樹槐俗號為槐街白樂天游園詩云下視十二街綠槐閒紅塵卽此也渙散馳輪蹄余惟戇書生○戇音惷孤身無所齋三黜竟不去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皇甫持正誌公墓云公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凡三貶及為刑部侍郎言憲宗迎佛骨貶潮州此詩所謂三黜則未貶潮州前為右庶子日作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珮玉冠簪犀滉蕩天門高○滉音晃著籍朝厥妻籍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公妻盧氏封高平縣君歲時入朝宮中文才不如人行又無町畦莊子彼且為無町畦町徒頂切畦戶圭切○問之朝廷事略不

知東西況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太山重不見
酬稗稊（上蒲賣切下田黎切）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自或作相）明
庭集孔鸞曷取於梟鷺樹以松與柏不宜閑蒿藜（閑或
作問非是）婉孌自媚好（詩婉兮孌兮）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軀
尠不調鹽醯（○尠音鮮）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淬音倅）將
舉汝愆尤以爲已階梯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迷

朝歸（與前詩同時作）

峨峨進賢冠耿耿水蒼珮（唐志百官朝服皆進賢冠諸佩五品皆水蒼玉）服
章豈不好不與德相對顧影聽其聲赬顏汗漸背（○漸
子廉切）進乏犬雞效（犬雞事取孟嘗君雞鳴狗盜之意）又不勇自退坐
食取其肥無堪等聾聵長風吹天墟秋日萬里曬抵
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魏武帝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雜詩四首（樊本作四首以義考之鶚鳴聲楂楂以下當爲別篇公時爲右庶子
而皇甫鎛程异之徒用事元和十一年也故此詩及讀東方朔雜事譴瘧鬼皆
指事託物而作）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
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唼咋（上徒敢切下音責）涼風九月到掃
不見蹤跡
鶚鳴聲楂楂烏噪聲擭擭（烏號切）爭鬭庭宇間持身博
彈射（閑或作聞非是持或作將）黃鵠能忍飢兩翅久不擘（能忍或作忍長）
（非是）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歲晚或作晚歲）
截橑爲欂櫨（楚詞桂棟兮蘭橑選擊欂櫨而將榮注栟也○橑音老又音撩欂櫨音博盧）
斲楹以爲椽束蒿以代之（或作茨）小大不相權雖無風
雨災得不覆且顛解轡棄騏驥蹇驢鞭使前（北史陽休之曰
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崐崙高萬里歲盡道苦邅停車臥輪
下絕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覓或作求）獨有知時鶴雖鳴不
緣身暗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暗或作瘖本草陶隱居曰啞蟬不能鳴者
雌蟬也）蛙黽鳴無謂閣閣秖亂人

讀東方朔雜事（退之不喜神仙此詩譏弄權挾恩者耳）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古嚴巖通詩維石巖巖陸德明云本或作嚴音同此
云下維萬仙家似當以巖巖爲義）噫欠爲飄風（○噫音隘欠或作吹或云聚氣爲噫張口
爲欠說文欠張口氣悟也宋孟顗以亢聲大欠被劾舊本作噫歆噫歆謦神聲也見鄭氏禮注音於其切
者非）濯手大雨沱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訶（加一作自）偷入
雷電室（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東方朔昔爲太山上仙官令擅弄雷電遂謫人間）輷輘掉
狂車（輘或作輷輷字見王褒簫賦又晉李顒雷賦鼓訇輘之逸韻○輷呼宏切與轟同輘魯登切）
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虛加切）不知萬萬人主身埋
泥沙簸頓五山踣（五山五嶽也○踣音匐）流漂八維蹉（流漂或作飄流
維或作紘）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
蛟蛇（○褫音傒蛇唐何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挼（挼奴禾切與捼同）
羣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莊子雖羿逢蒙不能睥睨
注猶斜視也○睥匹詣切睨音詣）事在不可赦（音奢與去聲同義）欲不布露
言外口實諠譁（或作欲不布露之言外口實譁言或作宮）王母不得已顏
嚬口齎嗟（齎或作咨嗟或作咨）頷頭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
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劉天子正晝溺殿衙（朔本傳朔
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免爲庶人○溺奴弔切）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
霞（凌或作入○今按此詩亦必有爲而作○朔本傳不書所終而內傳云一日乘雲龍飛去攝身凌蒼
霞殆謂此也）

譴瘧鬼（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鬼此詩首云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末云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者此也與前詩皆有
所諷當是元和十三年爲刑部侍郎時作）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

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歐泄閒不知臭穢非歐或作嘔泄或作洩嚴助傳夏時歐泄霍亂之病相屬字正作歐泄醫師加百毒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灸音疚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沫於前徽沫或作昧或作法沫已也離騷經芬至今猶未沫又選劉孝標書音徽未沫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詩無忝爾祖靦然不知歸○詩有靦面目靦他典切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爲裳衣白石爲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

示兒

東坡云退之示兒詩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爲華於我自有餘公第在長安靖安里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爲或作無非是登方作祭云中堂以供時祀而前榮以饌親賓也○今按公時作袁氏先廟碑有親登邊鉶之語與登牢蔬語意正同不必須作祭字乃爲時祀也前榮饌賓親沈氏筆談云退之示兒詩云云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藝苑雌黃云以爲不然其說云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爲屋檐檐一名樀一名宇卽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梠集韻云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故記言洗當東榮又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偓佺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說筆談未爲確論前榮者揚雄甘泉賦云列宿施於上榮是也冠婚之所於所或作依於或作依皆非是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婁絡之婁或作縷又作婁音縷莊子有卷婁者注卷婁猶拘攣也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嘘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鳥旦夕鳴有類澗谷居澗或作磵義當作澗郭璞江賦幽磵積阻李善曰磵與澗同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裾或作車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無非或作非無非是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峨冠講唐虞峨或作巍酒食罷無爲棊槊以相娛○槊色角切○唐人詩云星宿天圍棊冢子地握槊棊弈也槊博也齊朱世隆與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諮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莫與或作莫若曾本作莫先謂張籍樊宗師也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麤躍躍媚學子○躚音仙牆屏日有徒○屏音餅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丘魚切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嗟我或作我如○今按作我如卽與下文安能如此及卒章無迷厥初者相應但作嗟我則語勢差健而義亦自通蓋我不修飾者非謙詞乃謂向使我不修飾則不能致此爵位居室交遊之盛耳然則我如者乃嗟我之注脚故今雖只作嗟我而我如二字亦讀者所當知也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按此篇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

庭楸

詩意與前示兒詩所云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者相應又文其後蓋同時作

庭楸止五株楸或作樹以題語考之當作楸共生十步閒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或作邊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或作偏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閒或作焉此詩二聯字三閒字諸本刊鉤聯作鉤纏中央閒作中閒焉以求避重韻誤矣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聯夜月來照之蒨蒨自生煙晉湛方生稻苗讚蒨蒨嘉苗○蒨此見切我已自頑鈍或作滯又作惰重遭五楸牽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舊史云公少與孟郊張籍友善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卽此詩所謂也權門衆所趨

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司馬遷答任安書曰若九牛亡一毛）未在多
少閑往既無可顧不往自可憐（顧或作領或作得皆非是）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祕書至（王六王建也以或作與以與義通已見前○今按以字或取能左右之之義○公長慶四年夏以病在告至八月滿百日免吏部侍郎詩蓋此時作也）

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君來晤我時（來一作未）風露渺
無涯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中天為
君施翫翫夜遂久亭亭曙將披況當今夕圓又以嘉
客隨（嘉一作佳）惜無酒食樂但用歌嘲為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李逢吉也當是長慶二年再相後作）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
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圓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
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興歎倦塵囂
（倦或作卷）惟彼顛瞑者（瞑从目古眠字徐鍇曰今俗別作眠非也莊子曰顛冥於富貴之地司馬彪曰冥音眠）去公豈不遼（去或作云非是）為仁朝自治用靜兵
以銷勿憚吐捉勤（捉或作握字本史記魯世家今人用吐握本韓詩外傳也）可歌
風雨調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裴謂裴度也假或作為○裴度為李逢吉所閒長慶二年六月罷相為尚書左僕射公有此和篇及感恩言志與朝回見寄之作）

公乎真愛山看山旦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
（著陟略切）枉語山中人匄我澗側石（枉或作往匄或作與）有來應公
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隨勢忽開坼有洞若神
剜（烏官切）有巖類天劃（忽麥切又音畫）終朝巖洞閒歌鼓燕賓
戚孰謂衡霍期（衡山在今衡州霍山按周禮在冀州期或作奇選謝靈運詩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近在王侯宅傅氏築已卑（書說築傅巖之野）磻溪釣
何激（選阮籍勸進表呂尚磻溪之漁者）逍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摭樂
我盛明朝（或作時）於焉傲今昔（詩於焉逍遙）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夕或作日阮籍字嗣宗詠懷詩近百篇其一六韻一首云一日復一夕一朝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其一七韻一首云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公詩效其體而又繹之曰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然其題實自效一日復一夕始也後人以詩語與題不相應併易作一日字實非也）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秪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
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憫憫尚誰要
（於逍切）富貴自縶拘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
解鑣譬如籠中鶴六翮無所搖譬如兔得蹄（或作跡繫辭曰得兔而忘蹄）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瓢（前人或作前日）
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謠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李繁時為隨州刺史宰相李泌之子也）

鄴侯家多書（李泌封鄴縣侯）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唐經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書各一庫為紅綠碧白牙籤以別經子史集）新若手未觸為人強
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
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
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
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滻水（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至灞陵入灞○滻音產）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
魚矯翮逐黃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南溪始泛三首（公此詩在告時作殆絕筆於此矣魯直最愛公此詩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榜舟南山下（或作溪上○榜音謗刺也）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

或作幽尋事隨去孰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横坂石
麤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
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梢梢或作稍稍廣雅匽匽梢梢小也餘年懍無
幾懍或作諒詳下對愴字明是懍也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
取高蹇或作謇
南溪亦清駛或作駃洪慶善云作駃誤姑兩存之○駛疏吏切而無檝與舟
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
饋我籠中瓜籠或作籬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
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囷倉米穀滿未有旦
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
急投願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躋羸形可輿致輿或作輿可又作事非是即此南坂下久
佳觀安可擲史記秦泰山刻石文從臣嘉觀云云觀去聲
聞有水石抱舟入其閑抱方作拖○今按漢書抱舟而入水注云曳也音它溪
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七迹切峻瀨或作瀨峻鷺
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柳帶松冠一作帶柳冠松方从閣本作帶柳松冠云此吉日辰良一體也○今按亭亭帶柳沙無義且此兩句用對偶亦何害方信閣本故曲爲之說如此帶柳冠松亦無義歸時還盡夜誰謂非
事役

昌黎先生集卷第七

原

书

空

白

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八

聯句諸聯句多元和初作

城南聯句或曰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始上則唐虞賡歌下則漢武柏梁皆聯
句之所起劉貢父云東野與退之聯句宏壯辨博似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
之容有潤色呂氏童蒙訓徐師川問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卽非平日所作恐
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卻有此理城
南長安城南也景物之所會故凡可以入吟詠者皆歷言於詩蜀本作一百五
十韻今本因之然此詩實多三韻不可以爲据
竹影金璅碎郊璅或作鑠非是沈存中云竹影金瑣碎乃日光非竹影也洪慶善曰謂日
光在其中不必道破若曰日影金瑣碎則不可也泉音玉淙琤音一作聲陸士衡詩云山
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後荊公詩云風泉隔屋撞哀玉竹月緣階貼碎金語本此出○淙方宗士江二切
琤楚更切瑠璃翦木葉愈翡翠開園英流滑隨仄步郊搜
尋得深行遙岑出寸碧愈遠目增雙明乾穟紛拄地
郊紛或作絲或作紅○穟音遂拄冢庚切化蟲枯挶莖孫汝聽曰化蟲蟲之變化者如
蜱蟻之類枯挶莖者言化蟲已枯尚挶持於草木之莖也○挶居玉切木腐或垂耳愈
草珠競駢睛○駢音蠙浮虛有新斸郊○斸陟玉切摧扤饒孤
撐扤動也字不當從木古樂府不見山顛樹摧扤下爲新○扤音兀撐抽庚切囚飛黏網
動愈盜噑接彈驚囚飛盜噑潮本作蟲飛雀噑此詩一體六語皆賦本物而不言其名舊
本並同上杜詩啾啾黃雀噑噑鳥食也○噑音卓脫實自開坼郊牽柔誰繞
縈禮鼠拱而立愈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二足於頸上跳舞善鳴駭牛
躅且鳴駭或作駚音佚說文馬行仡仡也詩儦儦俟俟韓詩作駓駓駃駃故西京賦云羣獸駓駃
此當從佚音則於躅且鳴義爲合也○今按駭躅二字於牛義無取疑當從蜀本作駭而躅當作觸乃於
牛有意又與上字相偶然無所据姑附于此○駭下楷切躅直六切蔬甲喜臨社郊田
毛樂寬征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寬征薄賦也露螢不自暖愈凍蝶
尚思輕宿羽有先曉郊食鱗時半橫菱翻紫角利愈
翻或作繁荷折碧圓傾楚膩鱣鮪亂郊詩鱣鮪發發○鱣知連切鮪羽癸切

獠羞螺蠏幷獠張絞切又音老桑蠖見虛指愈孫汝聽曰蠖桑上蟲名虛
指言空有迹耳○蠖烏郭切穴貍聞鬬獰尼更切逗翳翅相築郊擺
幽尾交搒薄庚切蔓涎角出縮愈樹啄頭敲鏗丘庚切倏
箭裹金餌郊羣鮮沸池羹岸殼坼玄兆愈野麰漸豐
萌窖煙羃疏島郊窖或作瑤周禮羃人○羃莫狄切沙篆印迴平洪慶
善曰華山有青柯平種藥平因地之平處也瘁肌遭蚝刺愈瘁或作瘁說見鬬雞篇蚝
玉篇毛蟲也○蚝七吏切刺七亦切啾耳聞雞生奇慮恣迴轉郊遐睎
縱逢迎○睎音希巔林戢遠睫愈○睫音接縹氣夷空情○縹音瞟
歸跡歸不得郊捨心捨還爭靈麻撮狗蝨愈博雅云狗蝨胡
麻也靈麻今胡麻狀如狗蝨本草云一名狗蝨村稚啼禽猩孫汝聽曰言小兒之啼如猩猩
爾雅猩猩小而好啼紅皺曬簷瓦郊孫汝聽曰菓實皺而紅說者曰乾棗簷或作詹黃
團繫門衡洪慶善曰黃團瓜蔓也一曰天瓜衡門上木得雋蠅虎健愈左氏
得雋曰克崔豹古今注蠅豹卽蠅虎相殘雀豹趟玉篇趟趟踉黨也○趟音棖束枯
樵指禿郊刈熟擔肩頳音檉湔旋皮卷攣愈○旋隨戀切卷音捲
攣力衮切苦開腹彭亨孫伯野謂此二語與上二語意屬一曰湔旋乃旋果實之湔者苦開
乃破瓜弧之苦者也方言謂環而鑴之爲旋卷攣見莊子彭亨毛詩傳炰休猶彭亨是也機舂潺
湲力郊杜預作連機水碓○潺士山切又士連切湲音員又士頑切吹簸飄颻精
莊子鼓筴播精○簸音播賽饌木盤簇愈靸妖藤索絣此句與下蹴繩覲娥
婁或疑爲今之鞦韆已上泛言城南景物之盛靸妖或作妖靸絣或作姘或作拼又作絣云今絣字不入
庚韻故學者疑之○今按靸廣韻云蘇合切小兒履也今猶以爲淺面之疏履之名但用之於此句似無意
義疑當作扱楚洽切收也取也獲也妖謂狐狸之屬能爲妖媚者也絣當從糸獄中以繩索急縛罪人之
名也言捕取妖狐而以藤索縛之也○靸悉合切絣比萌切荒學五六卷郊古藏
四三坐四三或作三四里儒拳足拜愈土怪閃眸偵家語季桓子穿
井得土缶孔子曰土之怪者羵羊缶也○偵丑貞切蹄道補復破郊絲窠掃還
成暮堂蝙蝠沸愈蝙蝠見上山石詩注○蝙音邊蝠音福破竈伊威盈
伊威或作蛜蝛詳見上送區弘詩注追此訊前主郊荅云皆冢卿上卿也左

襄十四年先君有冢卿敗壁剝寒月愈折篁嘯遺笙袿熏霏霏
在郊綦跡微微呈袿或作柱綦或作基皆非是袿音圭婦人上服也班倢伃賦俯視今
丹墀思君兮履綦綦履下飾也在或作炷呈或作星皆非是劍石猶竦檻愈獸材
尚挐楹孫汝聽曰獸材謂柱上刻爲獸形○挐女加切寶唾拾未盡郊玉啼
墮猶鎗唾或作啼或作題蜀都賦玉題相輝題榱上飾也故曰墮猶鎗鎗墮聲本或作琤或云
磶柱礩也與玉題意相類洪慶善云此以咳唾喻珠璣以啼泣喻玉筯也又作硾啼又作拂○今按上
下文意皆婦女事洪說爲是若作題卽上句當作磶然非文意又礩乃柱礎亦非可拾之物也牕綃
疑閟豔愈孫汝聽曰言牕紗中尚疑閟藏佳人也粧燭已銷檠綠髮抽
珉甃韓醇曰綠髮言細草也青膚聳瑤楨韓醇曰青膚苔蘚也楨說文曰木也知京
切白蛾飛舞地愈幽蠹落書棚此已上言宅墅之古廢墟郊惟昔
集嘉詠郊吐芳類鳴嚶窺奇摘海異愈恣韻激天鯨
腸胃繞萬象郊精神驅五兵蜀雄李杜拔愈李杜下對雷車
未詳其說嶽力雷車轟呼宏切大句幹玄造郊玄或作元高言軋
霄崢初耕切字或作琤非芒端轉寒燠愈神助溢盃觥巨細各
乘運愈湍瀾亦騰聲瀾或作濤此已上言在昔詩人吟詠之工凌花咀粉
蘂郊削縷穿珠櫻綺語洗晴雪愈嬌辭哢雛鸎酣歡
雜弁珥郊歡或作勸雜或作新从閣本淳于髡所謂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是也○今按勸爲勸
酒之意然此字皆形容詩語之工不當作勸而作歡則對價字爲尤切繁價流金瓊蕊
茗寫江調郊江或作紅選劉休玄詩悲發江南調謝靈運詩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李善
皆引古江南詞江南可採蓮以釋之東野本集亦喜用江調字菱蕤綴藍瑛菱蕤青花圓實
亦名玉竹藍瑛藍田之玉也庖霜膾玄鯽愈淅玉炊香粳淅字从折之舌
切魏文帝嘲王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秔米古淅作折其从析者星歷切孟子所謂接淅而行是也
本多作淅朝饌已百態郊春醪又千名哀匏蹙駛景愈蹙駛
或作缺蹙或作蹩缺冽唱凝餘晶解魄不自主郊痺肌坐空瞠
○痺音庇說文濕病也瞠或作瞪○今按莊子瞠若乎其後瞠丑庚切直視也言坐久而無所見也扳
援賤蹊絕愈○扳音攀炫曜仙選更藂巧競採笑郊藂或作叢

唐人多書叢作藂楚詞及舊本韓柳集皆然今本尚見一二姑存之駢鮮互探嬰○探音貪
桑變忽蕪蔓愈樟裁浪登丁中莖切木聲也郊霞鬭詎能極
郊風期誰復賡晉書鑿齒傳風期超邁風期猶風標也誰復或作復誰○已上言京都人
士繁華之書皐區扶帝壤愈瓌蘊郁天京祥色被文彥郊
良才插杉檉丑成切隱伏饒氣象愈興潛示堆坑擘華
露神物郊見西京賦注河神巨靈擘華山事擁終儲地禎終南山禎祥也
訏謨壯締始愈詩訏謨定命注訏大也輔弼登階清弼一作拂坌秀
恣填塞郊○坌蒲悶切呀靈滀渟澄○呀虛加切滀勅六切已上紀畿甸形勝
益大聯漢魏愈聯或作連肇初邁周嬴史記昔周邑我先秦嬴於後○嬴余
輕切積照涵德鏡郊傳經儷金籝漢書韋賢父子皆以明經故鄒魯諺曰遺
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籝竹器○籝音盈食家行鼎鼐愈寵族飫弓旌奕
制盡從賜郊盡或作書此句未詳殊私得逾程飛橋上架漢愈
繚岸俯規瀛規或作窺非是規度也東方朔傳規以爲苑瀟碧遠輸委郊
湖嵌費攜挈瀟碧竹也湖嵌石也萄苜從大漠愈漢李廣利伐大宛采蒲萄
苜蓿種歸種於離宮館旁○萄音陶苜音目苜或作首漠或作漢非是楓櫧至南荊選沙
棠櫟櫧華楓梓櫨○櫧音諸一作櫧嘉植鮮危朽郊膏理易滋榮理或作埋
此以嘉植言也周禮其植物宜膏物鄭注云謂楊柳之屬理致白如膏懸長巧紐翠愈
紐或作細象曲善攢珩善或作蓋魚口星浮沒郊馬毛錦斑騂
赤也五方亂風土愈百種分鉏耕葩蘖相妬出郊蘖或作孽
非是菲茸共舒晴類招臻儻詭愈相如封禪書云奇物譎詭儻窮變○儻
他歷切詭過委切翼萃伏衿纓危望跨飛動郊冥升躡登閎
字見揚雄校獵賦蜀本登作登竹盲切登宏屋響也春游轢靃靡愈楚詞蘋草靃歷靃草
隨風貌○轢音歷靃音髓一音霍彩伴颯嫈嫇○廣韻嫈嫇新婦貌嫈音縈嫇音萌遺
燦飄的皪郊淑顏洞精誠嬌應如在寤愈顏意若含
酲鵷毸翔衣帶郊鵝肪截佩璜王逸少玉部論白如截肪○音方又音房
文昇相照灼愈武勝屠欃槍爾雅彗星爲欃槍欃音讒槍楚庚切劃錦

不酬價郊構雲有高營通波物鱗介愈物或作仞相如賦充仞其
中古字作仞○今按詩及孟子皆作物○物音刃疏畹富蕭蘅音行杜蘅香草大者曰杜
若買養馴孔翠郊遠苞樹蕉栟書曰厥包橘柚錫貢蕉栟皆果名廣志曰
芭蕉一名芭苴出交趾櫻一名栟櫚其子可食選栟櫚枸椰○栟音弁鴻頭排刺芡愈
芡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蔆青徐淮泗之閒謂之芡又云雞頭或謂之鴻頭今
公云鳿頭鴻卽鴈也○芡巨險切鵠鶵攢瓌橙此已上言土地人物富華之盛諸本鶵作
鷇鶵卵也納涼聯句盤肴饋禽鶵今本亦誤○鶵苦角切又口本切橙除庚切鶩廣雜艮牧
郊蒙休賴先盟罷旄奉環衛愈守封踐忠貞戰服脫
明介郊朝冠飄彩紘爵勳逮僮隸愈簪笏自懷繃乳
下秀嶷嶷郊椒蕃泣喤喤詩其泣喤喤○喤音宏貌鑑清溢匣
愈眸光寒發硎館儒養經史郊綴戚觴孫甥考鍾饋
肴核愈戞鼓侑牢牲飛膳自北下郊函珍極東烹如
瓜膏大卵愈比線茹芳菁海嶽錯口腹郊趙燕錫媌
姪選詩燕趙多佳人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閒謂好爲媌列子娥媌靡曼者秦晉謂好曰姪娥帝堯之
女舜妻娥皇字娥姪媌或作媖媌莫交切姪胡丁切又五耕切○一笑釋仇恨愈百
金交弟兄貸至貊戎市郊呼傳鸐鴒令鸐或作鸐戎貊鸐鴒鸐鴒
四物也或本非是順居無鬼瞰愈楊雄傳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瞰音闞抑橫
免官評已上言門地簪紱之家殺侯肆凌翦郊籠原帀罝紭紭網
綱○帀作答切罝音嗟紭音宏羽空顛雉鷚愈血路迸狐麖麖音京一角牛
尾其狀似麖折足去踸踔郊莊子吾以一足踸踔而行○踸丑甚切踔直角切躄
鬐怒鬡鬤○鬡音彭鬤乃庚切躍犬疾翥鳥愈呀鷹甚飢虿算
蹄記功賞郊上林賦射麋腳麟顏師古曰持引其腳計其所獲也所謂算蹄者如此裂
腦擒撐振諸本腦作膸擒作相撐作盪又作湯今从蜀本云膸腦字之或體振揆也盪振踢揆
之義監本作撐振撐距也義亦通而擒作相則非○今按膸別本作膸疑傳寫之誤盪當作撐○撐音瞠
振音帳猛鼇牛馬樂愈妖殘梟鴝悍鴝或作鴝方云鴝音格今作鵂鶹也○
今按鴝音柯額切爾雅鴝鶂鸔鵂鶹也其音各者烏鸔水鳥也今窟窮尚嗔視郊箭

出方驚抨普耕切連箱載已實愈礙轍棄仍贏喘覷鋒
刃點郊困衝株柟盲○柟音櫱掃淨豁曠曠愈騁遙略苹
苹選宋玉高唐賦馳苹苹五臣註草聚貌饞扠飽活臠郊惡嚼嚀腥鯖
已上言射獵之壯觀嚀說文云噍貌鯖廣韻云羹魚煎食日五侯鯖○嚀音博鯖音征歲律及
郊至愈律謂黃鍾大呂之屬及郊至謂十一月也古音命韶頀音英帝嚳樂曰六韺
舜曰簫韶旗旆流日月郊帳廬扶棟甍莫耕切磊落貫鴻璧
愈參差席香藑爾雅葍藑茅注葍一種花有赤者爲藑楚詞索藑茅以筳篿注靈草也
香茅席鋪也○藑音瓊玄祇祉兆姓郊黑秬鐻豐盛左傳潔粢豐盛○秬
音巨鐻音蒙盛平聲慶流蠲瘥癘愈威暢捐輚輣後漢光武紀輚輣橦城注
輚陷陣車也輣樓車也○輚尺容切輣音彭靈燔望高冏郊龍駕聞敲飃
音橫駕相擊或作飃說見上聲是惟禮之盛愈永用表其宏德孕厚
生植郊恩熙完刖剠剠與黥同公文率用此剠字○此已上紀郊祀之禮宅土
盡華族愈運田閑強甿蔭庾森嶺檜郊啄場翩祥鷞
博雅云鷫鷞鳳也諸本多訛作鵬畦肥翦韮薤愈陶固收盆罌利養
積餘健郊孝思事嚴祊詩永言孝思又祝祭于祊祊廟門傍也○祊補彭切掘
雲破嵽嵲愈雲或作靈○嵽嵲音迭齧採月漉坳泓坳不平也寺砌上
明鏡郊僧盂敲曉鉦泥像對騁怪愈鐵鐘孤舂鍠音橫
瓔頸鬧鳩鴿郊○瓔上聲蜿垣亂蛷蠑垣或作蚷謂蜿蜒於墻屋之間作蚷
非蛷多足蟲蠑蜥蜴○蛷音求蠑音榮甚黑老蠶蠋愈詩蜎蜎者蠋毛傳曰桑蟲也○
蠋音燭又殊玉切麥黃韻鸝鶊此已上言民居寺宇之美韶曙遲勝賞郊
曙或作署○遲音擺賢朋戒先庚朋或作明馳門填偪仄愈競墅輾
砯砰○砯披冰切砰音絣碎纈紅滿杏郊碎纈或作醉結今从閣本云唐小說裴晉
公午橋有文杏百株立碎錦坊少陵詩內藥繁於纈杜牧之詩花塢團宮纈或云當作醉纈李長吉詩醉
纈拋紅網稠凝碧浮餳徐盈切蹴繩覲娥婺愈蹴或作蹴覲或作觀○蹴
子六切鬭草擷璣珵擷或作祜粉汗澤廣額郊金星墮連瓔
於盈切鼻偷困淑郁愈眼剽強盯矃上音棖下音盲玉篇視貌是節

飽顏色 郊 茲疆稱都城書饒馨魚繭 愈 國史補云紙之好者有魚子紙晉王羲之用蠶繭紙 紀盛播琴箏 已上言里人遊觀之樂 奚必事遠覿 郊 無端逐羇傖 晉史吳人謂中州人曰傖羈傖謂謫陽山江陵時也○助耕切 將身親魍魅 愈 浮跡侶鷗鶄腥味空奠屈 郊 屈屈原也 天年徒羨彭 天或作天彭彭祖也 驚魂見蛇蚓 愈 觸嗅值蝦蟚 上音遐下音彭 蝦蝦蟆蟚蟚蜞也 幸得履中氣 郊 忝從拂天根 根門兩旁木禮記士介拂根 歸私暫休暇 愈 驅明出庠黌 明或作昵或作梶梶止輪木也時景元校 作驅朋○今按驅馳遲明而出太學也蓋作此時公方爲博士 鮮意竦輕暢 郊 連輝照瓊瑩暄逐風乙 愈 乙烏轄切玄鳥也齊魯之閒謂之乙風乙或作乙乙非是 躍視舞晴蜻 蜻蜻蜓也晴蜻或作蜻蜻者非是 足勝自多詰 郊 心貪敵無勍始知樂名教 愈 晉書樂廣曰名教自有樂地 何用苦拘儜 晉史不觸蚩儜拘儜拘束也○儜尼耕切 畢景任詩趣 郊 焉能守硜硜 愈 已上公自言竄謫而歸復爲博士字書無硜字按鹽鐵論器多堅硜又皇甫謐釋勸篇龍潛九淵硜然執高何令升晉書音義硜口萌切不知字書何以逸之也

會合聯句 公召爲國子博士與張籍張徹孟郊會京師而有此詩黃魯直嘗云退之會合聯句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蓋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碁耳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 籍 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 愈 劍心知未死 或作謝 詩思猶孤聳 郊 愁去劇箭飛讙來若泉涌 徹 析言多新貫 析或作折 攄抱無昔壅 籍 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 愈 吟巴山犖确 或作礐○犖呂角切礐音學山多大石也 說楚波堆壟 郊 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 徹 狂鯨時孤軒幽狖雜百種 愈 ○狖音柚 瘴衣常腥膩蠻器多疎冗 籍 剝苔弔斑林 博物志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淚下揮竹竹盡斑魏道輔云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以草壤洗去之則紫暈斕斑可愛 角飯餌沉塚 愈 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至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 忽

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 郊 爾或作示非是歟或作還 鬼窟脫幽妖天居覿清栱 愈 栱或作拱 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恟 籍 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 愈 嘉言寫清越瘉病失肬腫 郊 ○瘉音庾 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 愈 魄或作寬○今按宵魄謂月作寬非是 雪弦寂寂聽茗盌纖纖捧 郊 馳輝燭浮螢幽響洩潛薈 愈 爾雅蟋蟀日薈注云今之促織○薈音拱 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膗 郊 膗足病詩既微且膗○膗音膗 我家本瀍穀 瀍水名在河南穀城名也 有地介皋鞏 皋鞏皆河南地名史記韓獻成皋鞏 休跡憶沈冥峨冠慙闒媷 愈 楚詞雜班駭與闒茸前漢司馬遷云在闒茸之中皆以媷爲茸按集韻茸通作媷○闒音榻媷音冗闒字或作傝媷字或作媷○諸本此四句下無愈字今从唐蜀本增洪慶善云退之家在洛陽嘗謫陽山今爲博士則唐本爲是 升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 別本悚作竦嵇康琴賦竦眾聽而駭神 徒言濯幽泌 泌音秘又薄必切徒一作待 誰與薙荒茸 籍 荒或作芒此漢敘傳所謂夷險芟荒是也芒字非 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珙國雛未銷鑠我志蕩邛隴 郊 劉闢亂蜀王師出征故云蕩邛隴 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洶溶 魏王粲浮淮賦滂沛洶溶○洶許拱切或作汹音凶溶音湧 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梏拲 周禮上罪梏拲而桎○梏古沃切拲音拱 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蛹 愈 蛹蠶化爲之言微而不絕也○蛹音勇 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踊 荀子跛鼈千里 塊然墮岳石飄爾罥巢㲯 郊 ○罥音畎㲯音冗 龍旆垂天衛雲韶凝禁甬 甬鐘繫也周禮鐘舞上謂之甬柷充韓醇註皆以爲甬道恐非 君胡眠安然 胡或作乎非是 朝鼓聲洶洶 愈

鬬雞聯句 公與東野聯句詞意雄渾極其情態閒以人才爲喻兩皆傑作真歐陽文忠所謂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者也

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 愈 崢嶸顛盛氣 禮記玉藻曰盛氣顛實揚休注云顛讀爲闐○崢助庚切嶸音宏 洗刷凝鮮彩 郊 高行若矜豪側睨如伺殆 愈 精光目相射 食亦切 劍戟心獨在 郊 既

取冠爲冑復以距爲鐓○音隊或作鎩漢書鉤戟長鎩今按鎩廣韻所拜切於四
聲不協然鐓乃刃下之平底者與距不相似亦未詳其說也天時得清寒地利挾
爽塏愈○塏音凱磔毛各噤痒或作疨或作瘴或作疨今从杭本云疨所錦切寒病
也義訓寒謂之痒瘮皮日休詩枕下聞澎湃肌上生痒瘮韓渥詩噤痒餘寒酒半醒○磔陟格切噤巨禁
切怒瘮爭碨磊○碨音猥磊魯猥切俄膺忽爾低植立瞥而改
郊○瞥匹蔑切腷膊戰聲喧古詩腷腷膊膊雞初鳴○腷音愎膊音粕繽翻落
羽䍦七罪切廣韻云䍦霜雪白狀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倍愈妬
腸務生敵腸或作腹敵或作敗賊性專相醢裂血失鳴聲啄殷
甚飢餒郊○殷烏閑切義見五卷題炭谷湫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
紿音待穀梁惡公子之紿列子予昔紿若毒手飽李陽晉石勒嘗謂李陽曰孤昔日厭
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杜子美義鶻行所謂巨顙折老拳亦此事也神槌困朱亥愈史記
魏朱亥爲侯嬴薦於魏公子及公子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
鄙槌或作椎或作鎚方云謝本云貞元本毒手作尊拳尊拳劉伶語也邵公濟云善本神槌作袖槌於史
記本文爲合然晉祖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神槌尊拳豈皆借用字耶○今按毒手是李陽本事中語
而神槌字則朱亥事中無之故邵欲改神作袖以從本事然又屬對不親切故方又欲從謝本借劉伶之
尊拳以附李陽借祖納之神槌以附朱亥則兩句皆爲兼用兩事而不偏枯耳然亦未敢遽改也今以其
說未明復爲詳說如此以俟考焉惻心我以仁碎首爾何罪獨勝事
有然旁驚汗流浼郊知雄欣動顏怯負愁看賄爭觀
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愈事爪深難解事或作爭今以唐本云館本作
傳李校同樊本作剸皆側吏切漢蒯通傳事刃公之腹中考工記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鄭讀蚤爲爪
謂輜入牙中者菑聲如𢦏泰山平原人謂樹立物爲菑公蓋全用此二字也管子傳載十萬又春有以剸
耜事剸菑傳古音義同閣杭蜀本皆作爭其訓久矣嗔睛時未怠一噴一醒然
樊汝霖云雞用水噴神氣始醒再接再礪乃郊莊子曰是其所以乃公用乃字出此書礪
乃鋒刃或作再礪乃鍛乃礪又或作勵皆非是樊汝霖曰接猶接戰也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則公詩
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則東野工處頭垂碎丹砂翼搨拖錦綵搨或
作搨字當从手選陳琳檄垂頭搨翼莫所憑恃五臣注搨斂也土獵切此當以摧搨爲義音他蠟切連

軒尙賈餘左成二年欲勇者賈余餘勇○賈音古清厲比歸凱愈選俊
感收毛趙使平原君合從於楚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卒與毛遂偕定從受恩慚
始隗史記郭隗謂燕昭王曰王欲致士先從隗始英心甘鬬死義肉恥庖
宰君看鬬雞篇短韻有可採郊有或作亦或作言皆非是

納涼聯句公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掾召入爲國子博士至是七月與東野會
京師聯句此詩敘久謫新召還爲學官本末甚詳

遞嘯取遙風魏劉楨大暑賦披襟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微微近秋朔郊
金柔氣尙低火老候愈濁愈熙熙炎光流蛈蛈高雲
擢愈閃紅驚蚴虬或作蚪楚詞蒼龍蚴虬於左右○蚴音憂又於糾反虬音求凝
赤聳山嶽目林恐焚燒耳井憶瀺灂前漢相如上林賦瀺灂貫墜○
瀺士咸切又士減切灂才溺切又食角切仰懼失交泰非時結冰雹大戴禮曰
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而爲霰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此
孟所以有失交泰之懼化鄧渴且多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道渴而死棄其杖尸
膏肉所浸化爲鄧林奔河誠已憝暍道者誰子莊子云暍者反冰乎冷風帝王
世紀曰禹扇暍暍傷暑也○暍音謁叩商者何樂列子師商彈琴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洗矣得滂沱洗或作浩古洗與洒通史記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
然變色易容徐廣洗先典切洗矣猶洗然也感然鳴鸑鷟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
○鸑音岳鷟士角切嘉願苟未從嘉或作佳或作喜公後詩有嘉願還中州佳喜皆字訛也
前心空緬邈潘岳寡婦賦曰緬邈兮長乖清砌千迴坐冷環再三
握頃懷却星星或作醒醒劉夢得詩自差不是高陽侶一夜星星騎馬回唐人星醒通用
高意還卓卓郊龍沈劇煮鱗劇或作極用左氏醢龍事牛喘甚焚
角用田單火牛意蟬煩鳴轉喝上林賦聲流喝注云悲嘶也○喝於邁切烏躁飢
不啄晝蠅食案繁宵蚋肌血渥單絺厭已褫語當暑袗絺綌
易終朝三褫之○褫敕里切長箑倦還捉箑或作箑方言扇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
謂之扇選云屏輕箑○箑音霎幸茲得佳朋於此蔭華桷青熒文簟
施青或作清淡瀲甘瓜濯選枚乘七發炎瀲手足注云猶洗滌也○瀲音敢大壁

曠凝淨古畫奇駿犖壁或作璧畫或作書駿北角切犖呂角切○淒如扛
寒門扛方云杭本作溯蜀本作玥溯今馮字徒涉也史記武紀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顏曰今冶谷去
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此納涼詩也溯字自當又甘泉賦登椽欒而扛天門扛此字音頁至也溯諸校本多用
此定柳文扛亦作玥又淮南子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故離騷連絶垠乎寒門若以玥言則北寒門當用此
義然前義爲優○今按後說是蓋谷口既非絶境未爲極寒之地又不言有水則徒涉字亦無理當改作
扛皓若攢玉璞掃寬延鮮飈汲冷漬香穱楚詞稻粢穱麥○穱
音卓篚實摘林珍盤肴饋禽鷇鷇或作殼說已見上城南聯句空堂喜
淹留貪饌羞齷齪愈○齷音渥齪側角切殷勤相勸勉左右加
礱斲加或作皆賈勇發霜硎賈勇見上莊子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音刑爭
前曜冰槊風俗通矛長丈八者謂之槊音朔微然草根響先被詩情
覺感衰悲舊改工異逞新皃一作貌音邈誰言攢朋老猶
自將心學危詹不敢憑朽机懼傾撲○机一作瓦撲音雹青雲
路難近黃鶴足仍鋌鋌玉篇云鋌足也○鋌士角切未能飲淵泉立
濡叫芳葯郊本草楚人謂白芷爲葯○葯音渥與子昔睽離嗟余苦
屯剝直道敗邪徑拙謀傷巧詠楚詞謠諑謂余以善淫注諑猶譖也○諑
音琢炎湖度氛氳○氛音分氳於云切熱石行犖确○犖力角切确音確痟
飢夏尤甚瘧渴秋更數周禮疾醫春時有痟首疾秋有瘧寒疾○瘧逆約切數一
音朔君顏不可覿君手無由搦女角切今來沐新恩元和元年
六月召爲國子博士庶見返鴻朴儒庠恣游息禮學記焉息焉游聖籍
飽商推選商推萬俗○推音角危行無低徊楚詞九歌心低徊兮顧懷正言
免咿喔楚詞卜居日將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咿音伊喔音渥車馬獲同驅酒
醪欣共欶廣韻欶口噏說文欶吮也○欶音朔惟憂棄菅蒯左氏傳成公九年曰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菅音姦蒯苦怪切敢望侍帷幄此志且何如希君
爲追琢愈詩追琢其章○追音堆

秋雨聯句按詩云儒宮煙火濕此公爲學官在京師時也又云因思征蜀士蓋
憲宗元和初命高崇文討劉闢時故也

萬木聲號呼百川氣交會郊左太沖蜀都賦兼六合而交會庭翻樹
離合離或作雜牖變景明藹愈淶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淶詩
鳧鷖在淙○淙戎切又在冬切職飛浮亦云泰郊顏延年駕幸京口詩千翼泛飛浮
牽懷到空山屬聽邇驚瀨愈詹垂白練直練或作龍渠漲
清湘大郊甘津澤祥禾伏潤肥荒艾愈禾或作木非是伏或作服
主人吟有歡客子歌無奈郊侵陽日沈玄剝節風搜
兌愈坱圠遊峽喧坱圠有三義賈誼鵩賦坱圠無垠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齊限也郭
璞注方言曰坱圠不測也左太沖吳都賦地勢坱圠劉逵曰高下不平兒也颼飀臥江汏
郊隋盧思道納涼賦動颼飀於翠帳○颼音蒐飀音流汏音太微飄來枕前高灑自
天外愈蛬穴何迫迮迮或作窄義訓迫迮急也字見鴇羽詩箋○蛬音拱蟋蟀也蟬
枝掃鳴嘁郊詩鸞聲噦噦掃鳴嘁謂無聲也○嘁音翽楥菊茂新芳楥或作園
逕蘭銷晚馤愈玉篇馤香也○馤音藹地鏡時昏曉池星競漂
沛郊讙呶尋一聲詩載號載呶毛傳曰讙呶也○讙字讀從喧呶尼交切灌注
咽羣籟愈儒宮煙火濕市舍煎熬忲郊忲奢也選心後體忲音太
臥冷空避門衣寒屢循帶愈循或作脩非是李陵傳數數自循其刀環又自
循循其髮顏注謂摩順之也梁范靜妻詩循帶易緩愁難卻心之憂矣叵銷鑠水怒已倒流陰
繁恐凝害郊憂魚思舟檝憂魚乃左傳所謂微禹吾其魚乎是也魚或作虞非
是感禹勤畎澮愈書禹濬畎澮距川孔安國云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百里之間廣
二尋深二仞曰澮懷襄信可畏書蕩蕩懷山襄陵注云懷包襄上也可畏或作不思非是
疏決須有賴郊孟子禹疏九河決汝漢疏或作疏蓋俗體也筮命或馮蓍
卜晴將問蔡愈晴或作情著爲筮龜爲卜蔡大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庭商忽
驚舞庭商商羊也家語曰齊有一足鳥名商羊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墉禜亦親
酹郊禜祭水旱也三禮義宗禜止雨之祭每禜於城門故蜡祭七曰水墉○禜音榮又音詠酹盧對
切氛醨稍疏映氛或作氣雺亂還擁薈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雺注言蒙昧
也詩薈兮蔚兮生雲興貌○雺音謀又音茂又音蒙又莫貢武賦二切薈烏外切陰旌時摎
流揚雄反騷望崑崙以摎流顏師古曰摎流猶周流也○摎居由切帝鼓鎮訇磕選訇

磕嘈○訇呼庚反與轟同橐圍落青璣瓜畦爛文貝貧薪不燭竈富粟空填廥愈史記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廥古外切秦俗動言利曾儒欲何丏深路倒羸驂弱途擁行軑博雅曰輪也楚詞齊玉軑而並馳○軑音大毛羽皆遭凍離莚不能翾離或本从竹非古樂府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莚○莚所宜切翾呼外切翻浪洗虛空傾濤敗藏蓋郊吾人猶在陳論語衛靈公孔子在陳絕粮僮僕誠自鄶左襄二十九年自鄶以下無譏焉○鄶音澮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時蜀冠劉闢猶未授首安得發商飇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壒班固西都賦軼埃壒之混濁○壒音藹戰場暫一乾賊肉行可膾愈賊謂劉闢搜心思有效抽策期稱最豈惟慮收穫亦已救顛沛郊禽情初嘯儔礎色微收霈庶幾諧我願遂止無已太愈詩蟋蟀無已太康毛傳曰已甚也古太从大

征蜀聯句憲宗元和元年正月詔高崇文征蜀九月擒劉闢以獻聯句當是蜀平後作觀篇末獻馘郊告等語與元和聖德詩所敘言異而意同二詩其相先後作歟

日王忿違慠日或作曰唐本閣本皆作日此語左傳漢史屢見如左氏日衛不睦故取其地國語日君之使於楚也又日蔡君日其過此也沿流至于還固淮南厲王傳日又得幸上有子如此此語未易一二考入詩則自庚信始日余濫推轂民願始天從是也有命事誅拔蜀險齾闕防秦師縱橫猾愈風旗帀地揚○帀音匝雷鼓轟天殺轟羣車聲竹兵彼皺脆○皺音逡說文細皮起也鐵刃我鎗鱲郊刃或作刀又作力○鱲初八切刑神咤犂旄刑神二字見國語虢公夢有神人立於西阿事犂旄犂牛之尾可以爲旄陰燄颭犀札札甲也以犀爲之夫差水犀之甲三千○颭職琰切翻霓紛偃蹇枚乘七發日旌旄紛偃蹇塞野澒坱圠愈澒或作傾坱圠見前詩注○澒胡孔切生獰競掣跌○獰尼耕切掣昌列充世二切跌徒結切癡突爭塡軋渴鬩信㕩呶○㕩呼回切噉姦何噢唶郊○噢音奧叫也唶字書飲聲謂之唶於八切更呼相鏺蕩○鏺音播交斫雙鈌齾牛轄切火發激鉎

腥血漂騰足滑愈漂或作飄飛猱無整陣猱猿屬翩鶻有邪戞江倒沸鯨鯤山搖潰貙猰郊貙與貙同爾雅貙獌似貍猰與猰同爾雅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貙敕俱切猰於黠切中離分二三外變迷七八逆頸盡徽索揚雄解嘲士命免於徽索仇頭恣髡鬜○鬜音刮怒鬚猶鬡鬤上音嚀下音擰斷臂仍瓟瓠愈瓟或作瓝云苦果切擊也字書無瓝字○今按諸公所校本瓟皆音蒲八切瓠格八切與鬡鬤皆疊韻石潛設奇伏穴覷騁精察精或作幽中矢類妖摻所監切又音森跳鋒狀驚豽豽蜀本音女滑切字當从豸猴屬今本多从犭从簡也踼翻聚林嶺斗起成埃圿郊○圿音戛旆亡多空杠杠旗干也音江軸折鮮聯轄剟膚浹瘡痍剟說文刑也史記張敖傳貫高刺剟身無可擊者○剟音輟敗面碎剠劼剠與黥同○劼音劼渾奔肆狂勷或云狂當作迋音匡或作劻劻勷遽也勷音穰故迋攘爲行遽鬡鬤爲髮亂皆以匡音爲正○今按本或作狂攘楚詞作佌攘捷竄脫趫黠捷或作健○趫音喬巖鉤踔狙猿○踔音鈔水漉雜鱣蝟鱣大魚蝟蟚蝟也玉篇云似蟹而小漉或作麗小網也○今按上句鉤字當讀如鉤致之鉤○蝟音滑投奅鬧硡礐奅與礮同廣韻軍戰石也硡礐奅石聲○奅音砲硡音穹礐音隆塡隍傶傛倄愈隍或作湟傶烏歸切又作傶蜀本作傶烏皆切當作崴傶字不見字書埤蒼崴裹不平也吳都賦隱賑崴裹五臣日排積也於塡隍之義亦合○今按隍湟通用易城復于隍一作湟○傛莫八切倄呼八切强睛死不閉獷眼困逾䏸○獷音礦䏸莫八切爇堞熇歊熺○爇音爇堞音牒熇呼木切又音壑歊許嬌切熺音僖抉門呀拗闔○抉於決切呀音鍜拗於絞切闔乙轄切天刀封未坼酋膽懾前握跧粱排郁縮排或作非○跧莊緣切闖竇揳窟窡窡說文物在穴中窡穴中見也○闖丑禁切揳音契又音屑窟竹律切窡丁刮切又丁滑切迫脅闐雜驅咿呦叫寃䟢郊蜀本䟢五刮切與踀同樊本只作䟢今䟢字不入刮音非○呦音幽窮區指清夷兇部坐雕鎩漢賈誼過秦論鉤戟長鎩音殺邛文裁斐亹邛蜀地名文織之有文者蓋錦綺之類斐亹文章貌○亹音尾巴豔收婠妠巴亦蜀地巴豔蜀之美女婠妠小兒肥貌○婠於八切妠女刮切椎肥牛呼牟後漢征蘇茂椎牛饗士牟說文日牛鳴也子厚牛賦日牟然而鳴黃鍾滿脰載實駝鳴圖圖廣

韻云駱駝鳴也荆公詩云槖垂鈐棧駝鳴圖蓋用此事○圖乙鞾切聖靈閔頑嚚左氏僖公
二十四年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燾養均草蔡玉篇蔡草有毒用殺
魚○音察蔡下書遏雄唬呼交切解罪弔攣瞎愈戰恤時銷
洗劍霜夜清刮漢棧罷鬒闐漢棧漢中道也獠江息澎汃獠江
蜀江也○獠張絞切澎音彭汃普八切戍寒絕朝乘乘猶乘塞乘障之乘守也或作來非
是刀暗歇宵譬刀斗也晝炊夜擊諸本多誤又此二語諸本多綴於厚褩秳之下古本
乃綴於息澎汃之下今从古本蓋此詩自旆之士多空杠以下每人皆五韻亦可考也○今按刀斗之刀與
刀劍之刀古書蓋一字但以音別之耳始去杏飛蜂正月出師故云杏飛蜂及歸
柳嘶蚻十月息師故云柳嘶蚻爾雅蚻蜻似蟬而小○蚻音扎洪慶善曰嘶記時之語工矣詩云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二句蓋依本此意廟獻繁馘級○馘音幗樂聲
洞椌楬郊椌苦江切楬苦瞎切臺圖煥丹玄郊告儼匏稭匏以爲器
稭以爲席蓋事天貴質素也前漢其席藁稭稭穌字同○稭音戞念齒慰黴黧楚詞顏黴
黧以沮敗○黴音眉黧音梨視傷悼瘢疪疪廣韻云瘡痛○瘢音槃疪女點切休輸
任訛寢詩或寢或訛訛動也報力厚麩秳或作穌又或作秫戶括切說文日春粟不
潰也今本多作穌穌與稭一物不當再出公歡鐘晨撞室宴絲曉扴宴或作晏
○扴音戞說文刮也盃盂酬酒醪箱篋饋巾帓莫轄切小臣昧戎
經維用贊勳劼愈書女劼毖商獻臣○劼枯八切勤也
同宿聯句此詩召爲國子博士後與東野同宿而作故敘南遷召還始末甚詳
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愈斑斑落春淚浩浩浮秋
浸郊毛奇覩象犀羽怪見鵩鴞愈賈誼爲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楚
詞吾令鴆爲媒注鴆羽可殺人○鵩音服鴆直禁切朝行多危棧一作桅或作軏○今按上
言朝行卽桅字無理當作棧夜臥饒驚枕郊生榮今分踰死棄昔
情任愈鴆行參綺陌雞唱聞清禁郊山晴指高標槐
窑鷔長蓌愈直辭一以薦巧舌千皆魿郊魿說文曰牛舌病也
巨禁切匡鼎惟說詩張晏云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桓譚不讀讖愈
後漢桓譚曰臣不讀讖逸韻何嘈嗷高名俟沽賃郊紛葩歡屢

填曠朗憂早滲愈朗或作亮張協七命野曠朗而無壟潘岳寡婦賦翅空宇兮曠朗○
滲所禁切爲君開酒腸顛倒舞相飲郊曦光霽曙物景曜
鑠宵祲愈○祲音浸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闖丑禁切羲梟
雖至近盜索不敢沁沁諸字書皆曰水名出上黨外此無他義恐此沁字當讀之猶
汲也七鴆切清琴試一揮白鶴叫相喑或作相叫吟吟去聲讀趙德麟本同
喑闇本作喑欲知心同樂雙繭抽作紙郊後漢女得繖紙汝鴆切
莎柵聯句河南谷名○按河南志莎柵谷水在永寧縣西三十里出莎嶺東流
入昌谷莎柵蓋在東都也公與東野各一聯遂及斷腸之意必二公有所深感
不得而詳矣
冰溪時咽絕風櫪方軒舉愈此處不斷腸定知無斷
處郊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孟刑部簡也考之新傳未嘗爲刑部
但言爲倉部員外以不附王叔文徙他曹豈卽刑部耶聯句復與東野同作當
亦在元和元年秋也
秋潦淹轍跡選顏延年詩周御窮轍跡淹或作無高居限參拜愈戰國策頓
翦日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可矣耿耿蓄良思遙遙仰嘉話郊一
晨長隔歲百步遠殊界愈遠或作還商聽饒清聳悶懷空
抑噫郊商或作高悶或作閟非是○噫烏介切美君知道腴桓譚答揚雄書曰子
雲勤味道腴逸步謝天械愈天械爵位冠冕之屬吟馨鑠紛雜抱照
瑩疑怪郊江淹雜體詩開奏瑩所疑撞宏聲不掉徒弔切輸邈瀾逾
殺愈詹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邁郊念初相遭逢幸免
因媒介孔叢子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祛煩類決癰愜輿劇爬疥
爬或作爬今字書爬爬也無爬音然文選把搔無已把蒲庖切則知唐字今不出者多研文較
幽玄呼博騁雄快博博塞之戲也今君軺方馳君或作春說文軺小車也
史記乃乘軺一車○軺音搖又音韶一作車伊我羽已鎩選顏延之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
鎩所拜切已一作毛溫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誡愈誡或作戒說文誡勑也戒

警也漢谷永傳猶嚴父之明誠後漢西域傳蹙國減士經有明誠此語當用誠字至下文伸誠則當用戒
字○今按謝本下文實作申戒追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瘵瘵病詩無自瘵焉○
瘵側介切欲知相從盡靈珀拾纖芥靈珀琥珀也吳書虞翻曰虎珀不取腐芥
拾或作捨非是○珀音拍欲知相益多或作從益神藥銷宿憊易有疾憊也○
憊蒲拜切德符仙山岸永立難欹壞氣涵秋天河有朗無
驚湃郊○湃普拜切祥鳳遺蒿鷃蒿鷃意見莊子鷃與鴳同雲韶掩夷
韎周禮鞮鞻氏註東夷之樂曰韎○韎莫拜切又亡達切與韎同爭名求鶻徒騰口
甚蟬喝於邁切未來聲已赫始鼓敵前敗鬪場再鳴先
襄二十一年先二子鳴杜注云比於雞鬪勝而先鳴今言再鳴先者蓋取此事遐路一飛居
遐或作霞東野繼奇躅脩綸懸衆犗莊子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
犗騬牛也○犗音戒穿空細丘垤照日陋菅蒯愈左氏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小生何足道積慎如觸蠆丑邁切愔愔抱所諾左氏曰祈招之
愔愔杜註安和貌○愔揖淫切翼翼自申戒詩云小心翼翼恭敬貌也申一作伸戒說見上
聖書空勘讀勘或作甚盜食敢求嘬禮記無嘬炙嘬謂舉盡臠○嘬楚夬切
惟當騎款段御款段馬見後漢馬少游謂馬援語豈望覿珪玠弱操愧
銙杉徵芳比蕭薤何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夬郊

遠遊聯句元和三年作遠遊送東野之江南也公嘗有送東野序云東野之役
於江南此所謂遠遊者亦其時公與東野共三十九韻李翱惟一其聯莫知其
故也習之詩見于世者此而已大率詩非其所長也劉貢父云唐時文人李
習之不能為詩聯句云云殊無可取遠遊名篇祖屈原也相如大人賦由遠遊
發也自後劉向九歎曹子建樂府皆有遠遊篇然屈原相如則兼四方上下而
言之公聯此詩以送東野于南所序江南之事其閒大抵事意與大人賦九歎只
相同讀者宜詳味之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郊離思春冰泮瀾漫不可
收愈馳光忽以迫鮑明遠詩馳光不再中飛轡誰能留郊陸士衡擬
古詩方駕振飛轡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翔取或作前楚客宿
江上夜魂棲淚頭棲或作捷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
飲泊好木飲或作館東野幽居詩有嘉木偶艮酌芳陰庇清彈館字非也野蔬拾新
柔獨含悽悽別中結鬱鬱愁人憶舊行樂漢楊惲人生行樂耳
憶舊一作意憶非是烏吟新得儔郊新或作忻非是靈瑟時窅窅楚詞遠遊
云使湘靈鼓瑟兮○窅音窈霒猿夜啾啾霒說文雲覆日也謂猿在雲閒楚詞山鬼云猿
啾啾兮狖夜鳴○霒於今切憤濤氣尚盛吳越春秋子胥伏劍而死吳王取其尸投之江
中乃隨流揚波成濤激岸恨竹淚空幽博物志云舜死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淚下染竹竹為
之斑長懷絕無已多感良自尤即路涉獻歲歸期眇涼
秋兩歡日牢落孤悲坐綢繆愈觀怪忽蕩漾叩奇獨
冥搜海鯨吞明月浪島沒大漚或作浮我有一寸鉤欲
釣千丈流良知忽然遠壯志鬱無抽郊魍魅暫出沒
魅或作魑蛟螭互蟠蟉力幽切昌言拜舜禹書禹拜昌言注云昌當也舜葬
蒼梧禹葬會稽皆在江南舉颿凌斗牛選樓船舉颿而過肆斗牛吳楚分野也○颿與帆同
音凡懷糈餽賢屈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
米祭之糈字語見離騷蜀本作精非是○糈音所又新於切乘桴追聖丘論語孔子曰道
不行乘桴浮于海說文桴編木以渡也飄然天外步豈肯區中囚愈肯或
作有楚些待誰弔楚些宋玉招魂也些語助○些蘇箇切賈辭緘恨投賈誼
謫長沙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翳明弗可曉弗或作不祕魂安所求氣
毒放逐域蔘雜芳菲疇當春忽淒涼不枯亦颼飀上所
鳩切下力鳩切貉謠衆猥欸貉或作貊欸或作誒方從杭蜀本欸烏來切楚詞九章欸秋冬
之緒風又揚子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王逸曰欸嘆也方言曰欸然也南楚凡言然曰欸元文山有欸
乃曲亦音靄○今按方說是也欸說文亞改切又烏來切靄也史記項羽紀作唉亦音烏來切說文同黃
魯直讀欸乃爲襖靄誤矣今或寫作款字亦誤乃却當音襖也巴語相咿嗞字書無嗞字公
寄三學士用咿嚘字征蜀聯句用咿嗞字考之字書咿嚘爲正默誓去外俗嘉願還
中州江生行既樂躬輦自相勠選非余之所勠○勠音留飲醇趣
明代味腥謝荒陬郊馳深鼓利檝趨險驚蜚輶蜚或作飛

繫石沉靳尚按楚詞上官大夫靳尚楚之讒臣譖屈原於懷王者開弓射鵩吺史記鵩吺卽驩兜字古文尚書亦作驩兜爲鵩吺路暗執屏翳司馬長卿大人賦時若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屏音萍波驚戮陽侯揚雄反離騷云陵陽侯之素波兮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廣泛信縹眇高

行恣浮游外患蕭蕭去中悒稍稍瘳○悒音邑振衣造雲闕跪坐陳清猷德風變讒巧仁氣銷戈矛仁或作和仁氣見禮記名聲照四海淑問無昔休漢康衡傳淑問揚乎疆外讀當如令問令望之問昔或作肯昔時字作肯誤矣古歸哉孟夫子歸去無夷猶愈楚詞君不行兮夷猶歸去或作君歸或作歸與

晚秋郾城夜會聯句元和十二年七月以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韓愈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以李正封兼侍御史爲判官從度出征詔以郾城爲行蔡州治所此篇公與正封作於郾城凡百餘韻東野死後公所與聯句者惟此可見耳洪慶善曰舊本註云正封上中丞中丞卽退之愈奉院長院長卽正封也其稱王盧緣之矣按郾城今穎昌府郾音偃

從軍古云樂梁劉孝義從軍行云何謂從軍樂談笑青油幕宋劉瑀嘗譏朱修之云一朝居青油幕下謂將暮也燈明夜觀棋○觀音貫月暗秋城柝正封上中丞今从古本如此諸本無上中丞三字羈客方寂歷驚烏時落泊語闌壯氣衰酒醒寒砧作愈奉院長今从古本如此諸本無奉院長三字遇主貴陳力論語陳力就列夷凶匪兼弱書兼弱攻昧百牢犒輿師左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成二年韓厥謂齊侯無令輿師陷入君地輿衆也千戸購首惡正封穀梁子曰諸侯不首惡平生恥論兵末暮不輕諾末或作未顏延年詩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徒然感恩義誰復論勳爵愈多士被沾汚小夷施毒蠚小夷元濟蠚螫也前漢不若蠭蠆之致蠚○蠚丑略切又音壑何當鑄劒戟或作鉅鋋相與歸臺閣正封室婦歎鳴鸛詩鸛鳴于垤婦歎于室家人祝喜鵲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終朝考蓍龜何日親烝礿愈周禮春祠夏礿秋烝冬嘗皆祭名○礿音藥閉

使斷津梁閡或作問閡使漢書蒯通張騫傳屢見○閡音諫潛軍索林薄左傳曰鄭人侵衞潛軍軍其後曹子建七啓搜林索險探薄窮阻索林薄句意本此○索所格切紅塵羽書靖羽書羽檄也檄者以木簡爲書有急事則插雞羽其上謂之羽檄大水沙囊涸正封楚龍且與韓信夾濰水陣信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涸下各切銘山子所工東漢竇憲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班固作銘插羽余何怍插羽見上羽書注李太白詩云插羽破天驕未足煩刀俎史記樊噲曰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秪應輸管鑰愈國語越王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委管鑰屬國家以身隨之雨矢逐天狼楚詞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在東井電矛驅海若矛或作刀老子海神曰海若靈誅固無縱選陳琳檄云江湖可以逃靈誅力戰誰敢却正封霍去病傳云力戰一日餘士不敢有二心峨峨雲梯翔赫赫火箭著諸葛亮攻郝照於陳倉以雲梯衝軍臨城中照以火箭射之○著直略切連空隳雉堞照夜焚城郭

愈軍門宣一令廟筭建三略雷鼓揭千槍或作鎗蒼頡篇曰刈木兩頭銳者是也槍字爲正浮橋交萬筰正封筰或作筰作當从竹音昨說文曰筊也西南夷以竹索爲橋尋以渡水是也少陵詩有連筰動嫋娜字亦作筰蹂野馬雲騰映原旗火鑠校本鑠當作爍疲氓墜將拯殘虜狂可縛愈摧鋒若貙兕梁簡文詩略地曉摧鋒○貙勑居切超乘如猱玃左氏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乘石證反玃音攫逢掖服翻愬禮記儒行儒有衣逢掖之衣逢大也掖袂也漫胡纓可愕正封莊子冠曼胡之纓只作曼魏都賦作縵○漫莫干切或作曼音同星殞聞雊雉唐景龍初有大星殞于西南聲如雷野雉皆驚雊○雊古豆切鳴也師興隨唳鶴符堅聞風聲鶴唳以爲晉師之至虎豹貪犬羊後漢鄭太傳驅虎兕而赴犬羊鷹鸇憎鳥雀愈憎或作譬左氏傳如鷹鸇之逐鳥雀燒陂除積聚灌壘失依託失或作去憑軾諭昏迷左僖二十八年君憑軾而觀之執殳征暴虐正封詩衞風伯也執殳正封詩頗緝類事實然亦有取用未精處執殳乃衞人刺行役過時而不反不知正封何以用此倉空戰卒飢月黑探兵錯黑或作暗○探他南切兇徒更蹈藉○更平聲藉慈夜切逆族相啗嚼愈軸轤亘淮泗旆旌連夏鄂大野縱氐羌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氐西羌名也長

河浴騮駱 正 封 東西競角逐左傳晉人逐之左右角之遠近施繒
繳說文曰繳生絲縷也張良傳雖有繒繳尚安所施謂箭上加縷而射○繒音增繳音勺人怨
童聚謠天殃鬼行瘧 愈 漢刑支郡黜晁錯諸侯有罪削其支郡支郡
在國之四邊者如楚王削東海趙王削常山是也周制閑田削周制諸侯有功者閑田以
祿之有削地者歸之閑田侯社退無功鬼薪懲不恪 正 封 文帝三歲刑曰
鬼薪言取薪以給宗廟余雖司斧鑕音至情本尚丘壑且待獻俘
囚左傳獻俘授馘詩在泮獻囚終當返耕穫 愈 稾街陳鈇鉞稾街漢時
長安街名蠻夷邸在其中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稾街蠻夷邸閒○鈇風無切桃塞
興錢鎛西京賦曰比有重險桃林之塞詩庤乃錢鎛注曰田器也○錢音翦鎛音博地理畫
封疆天文掃寥廓 正 封 天子憫瘡痍將軍禁鹵掠策
勳封龍頷歸獸獲麟脚 愈 獲或作獵云龍頷平原縣名劉氏音頷崔浩音洛漢
衛青傳韓說封龍頷侯史或作龍頷此詩用魏闕秦關龍頷麟脚皆借對也獸或作騎麟脚見子虛賦射
麇脚麟韋昭曰持引其脚也家語謂魯西狩子鉏商獲麟折其前足載以歸豈用此邪○今按歸獸用書
序語對策勳爲切但當解作狩義耳詰誅敬王怒月令詰誅暴慢詩王赫斯怒給復
哀人瘼前漢民產子復注云不役使也○復音福澤髮解兜牟或作鍪古通用酡
顏傾鑿落 正 封 楚詞美人既醉朱顏酡鑿落飲器樂天詩銀含鑿落盞○酡音佗安
存惟恐晚安存或作存安後漢馬融贊生厚故安存之念深洗雪不論昨後漢
段熲傳洗雪百年之逋負暮鳥已安巢春蠶看滿箔 愈 聲明動朝
闕光寵耀京洛旁午降絲綸史有冠蓋旁午吏卒旁午禮記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中堅擁鼓鐸 正 封 漢光武與王尋戰衝其中堅謂大將居中以堅銳自輔密
坐列珠翠高門塗粉雘屋郭切跋朝賀書飛跋朝猶言舉朝也
塞路歸鞍躍 愈 魏闕橫雲漢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
也莊子心居魏闕之下秦關束巖崿江淹詩巖崿轉奇秀○崿音咢拜迎羅櫜
鞬左傳晉重耳曰右屬櫜鞬櫜弓服鞬矢服○鞬居言切問遺結囊橐 正 封 漢婁
敬傳以歲時數問遺詩于橐于囊說文曰橐囊之無底者江淮永清晏宇宙重開
拓苗泰交廣記漢武帝元鼎中開拓土境○拓撻各切是日號昇平隋志昇平日行上道

太平日行中道此年名作噩 愈 爾雅太歲在酉曰作噩元和二年歲在丁酉○噩音咢
洪赦方下究或作救鶡冠子上情不下究淮南子號令不能下究漢燕王旦傳主恩不得下
究作究爲是武飈亦旁魄封禪書曰旁魄四塞旁魄猶旁薄也○魄他各切南據
定蠻陬魏都賦蠻陬夷落譯道而通北攫空朔漠 正 封 班孟堅敘傳龍荒朔
幕莫不來庭漢書漠皆作幕儒生愜教化愜或作怯武士猛刺斫孫登呼楊
駿曰刺刺斫斫○刺七亦切吾相兩優游他人雙落莫 愈 印從負
鼎佩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門爲登壇鑿
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之鑿凶門而出漢書高祖設壇拜韓信爲大將再入更顯
嚴顯或作深顯嚴見呂氏春秋九遷彌謇諤 正 封 車千秋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
級選任彥外代苑雲讓表云千秋之一日九遷賓筵盡狐趙左昭十七年晉文公有士狐偃
趙衰導騎多衛霍衛霍謂衛青霍去病也國史擅芬芳宮娃分綽
約 愈 宮或作官非是服虔風俗通曰楚人謂美色爲娃莊子綽約若處子○娃於佳切丹掖
列鵷鷺洪爐衣狐貉摛文揮月毫講劍淬霜鍔 正 封
命衣備藻火命衣乃周禮所謂上公九命衣服藻火見書益稷賜樂兼拊搏
書益稷搏拊琴瑟兩廂鋪氍毹史記顏注正寢之東西堂皆號曰廂風俗通云織毛褥謂
之氍毹廣韻作氀毹○氍音衢毹山于切五鼎調勺藥 愈 勺藥字子虛賦及文選凡四見
皆音酌略姚令威曰後語有仍祈却老藥此當異讀或作芍藥集韻芍藥調和五味也帶垂蒼
玉佩鑾鑣黃金絡誘接謂登龍謂或作諭登龍門見後漢李膺事趨
馳狀傾藿 正 封 淮南子葵藿傾心向日青娥翳長袖江淹神女賦青娥蓋
豔紅頰吹鳴籥李太白昭君詞拂玉鞍上馬啼紅頰儻不忍辛勤何
由恣歡謔 愈 惟當早貴富豈得蹔寂寞但擲雇笑金
鮑明遠白紵曲千金雇笑買芳年仍祈却老藥 正 封 漢郊祀志李少君以祠竈穀道
却老方見上殁廟配鐏罍生堂合毊鎛爾雅大磬謂之毊大鐘謂之鏞注亦
名鎛○毊音喬鎛音博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蒻 愈 莞或作菅洗沐
恣蘭芷楚詞浴蘭湯兮沐芳割烹厭脾臄詩行葦嘉肴脾臄說文臄口上也取脾腎
寘腸炙之曰臄○臄其虐切喜顏非忸怩書顏厚有忸怩達志無隕穫 正

封隕或作殞見儒行篇詼諧酒席展慷慨戎裝著斬馬祭旌纛
炰羔禮芒屩愈○屩音脚山多離隱豹列女傳云南山有玄豹隱霧雨十日
不下食野有求伸蠖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蠖蟲名○蠖烏廓切推選閱羣
材薦延搜一鶚正封後漢孔融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左右供詔譽
親交獻諛噱說文大笑也選嗢噱終日○噱其虐切名聲載揄揚權勢
實熏灼愈熏或作薰詩憂心如熏毛傳熏灼也漢谷永傳潘岳西征賦皆用無作薰者道
舊生感激漢高紀道故舊爲笑樂當歌發酬酢羣孫輕綺紈下
客豐醴酪正封窮天貢賝異詩憬彼淮夷來獻其琛琛與賝同丑林切帀
海賜酺醵漢律須有詔令乃許大酺酺醵會聚酒也○酺音蒲又音步醵其脚切作樂
鼓還擿從禽弓何彍愈淮南子疾如彍弩漢書作彍國語補音曰彍郭霍二音
取歡移日飲漢夏侯嬰傳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又田蚡傳求勝通宵博北史
李謐好學隆寒達曙盛暑通宵五白氣爭呼楚詞招魂有成梟而牟呼五白注五白五木也
詳見二卷送靈師詩六奇心運度正封漢陳平六出奇計恩澤誠布濩
上林賦布濩閎澤○濩音護嚚頑已簫勺諸本簫作蕭漢房中歌簫勺羣慝晉灼曰簫舜
樂勺周樂言以樂征伐也顔師古日教化行則逆亂之徒交歡也告成上云亭封禪書管
仲曰無懷虙羲神農炎帝顓頊帝嚳堯舜湯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二山名也考古
垂矩矱愈淮南子知矩矱之所周○矱憂縛切前堂清夜吹東第戾晨
酌池蓮折秋房院竹飜夏籜正封五狩朝恒岱書五載一
巡狩恒北岳岱東岳○恒胡登切三畋宿楊柞禮記天子無事則歲三畋一爲乾豆二爲
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長楊五柞漢二宮名在盩厔縣○柞音昨農書作討論漢藝文志有農
家書九百一十四篇馬法長懸格愈馬法謂司馬法○字見揚雄美新懸或作縣○格音各
雪下收新息收或作牧新息蔡州縣名是歲十月李愬克蔡擒吳元濟時夜半大雪陽
生過京索京縣名有大索小索亭在今鄭州界漢高帝與楚戰滎陽京索閒漢書索皆音山客
切惟文選功臣贊有桑各一音陽生謂冬至爾牛時寢訛詩無羊爾牛來思或寢或訛
動也我僕或歌號正封詩行葦或歌或咢爾雅徒擊鼓曰咢五各切帝載彌
天地書熙帝之載臣辭劣螢爝劣或作勿○爝爵雝二音爲詩安能詳

庶用存糟粕愈存或作等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君之所讀
古人之糟魄已夫莊子粕作魄

昌黎先生集卷第八

昌黎先生集卷第九

律詩

題楚昭王廟（公元和十四年有襄州宜城縣驛記蓋公赴潮日也記云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東北數十步有昭王廟今唯草屋一區每歲十月民相率祭其前與此詩意合詩亦是時作歎昭王名軫楚平王子在位二十七年）

丘壙滿目衣冠盡（壙或作園）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閒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浩浩復湯湯（黃魯直云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諳客裏夜臥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耶○湯音商）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霜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或作秖是說家鄉）

叉魚招張功曹（或無下四字周官以時籍魚鄭玄云以扠刺泥中取之張功曹署也俱自御史出為南方縣公連州陽山署也郴州臨武以順宗即位赦俱徙掾江陵公法曹署功曹公於是出嶺至郴與署俱竢新命于郴而作當是貞元二十年後公在江陵而祭李郴州有云投叉魚之短韻愧韜瑕而舉秀竢新命於衡陽費新務於館候此其證也）

叉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搒水無搖（搒進船也本音謗又北孟反義見第五卷）刃下那能脫（刃或作手）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憐或作疑○中去聲）當目訝珠銷（當去聲）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囂（左傳得雋曰克○囂虛驕反）潭罄知存寡舡平覺獲饒（舡或作船）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登門事已遼（事或作志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魚不能上上則為龍門登門謂此也）盈車欺故事（孔叢子衛人釣魚於河得魚焉其大盈車）飼犬驗今朝（杜子美黃魚詩脂膏兼飼犬飼音伺）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羃羃（莫狄切）拂棹影寥寥（拂或作迴）獺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左傳隱公五年如棠觀魚）釣渭日徒消（史記呂尚年老魚釣周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文客驚先賦篇工喜盡謠（左太冲吳都賦篇工楫師選自閩禺）膽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少陵嘗有觀打魚詩云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與公所謂觀樂憶吾僚者異矣）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鴞（賈誼鵩賦曰問於子鵩余去何之楚人命鴞曰鵩不祥鳥也○鴞音梟）

李員外寄紙筆（李伯康也伯康以貞元十九年為郴州刺史權德輿集有墓志○今按後卷祭文獲紙筆之雙貺卲謂此事投叉魚之短韻亦指前篇也）

題是臨池後（張伯英善草書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分從起草餘（漢制尚書郎掌天子制詔起草禁中）兔尖針莫並繭淨雪難如（羲之製蘭亭用蠶繭紙書之）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虞卿著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次同冠峽（公有同冠峽詩與此詩凡二章皆赴陽山時作冠或作弄或作巫）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晴或作清）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飄泄乳交巖脈懸流揭浪標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撩（荊公詩有物華撩我老蓋本此也）

答張十一功曹（唐本有張署寄公詩）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筍（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柳子厚記柳州山水謂其山多篔簹蓋湘湖間多此竹也）躑躅閑開豔豔花（閑或作初羊躑躅花名註見三卷杏花詩）未報恩波知死所（左傳狼瞫云吾未獲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少陵詩應須美酒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任子淵云斗覺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使退之詩有此句東坡詩黃昏斗覺羅裳薄後山詩斗覺文字生清新）

郴州祈雨（桂陽郡卽今之郴州○郴音琛）

乞雨女郎魂炰羞潔且繁廟開鼯鼠叫（爾雅鼯鼠狀如蝙蝠飛而且乳亦名飛生）神降越巫言（史記漢武帝令越巫立越祠祝越巫者越國之巫也）旱氣

期銷蕩陰官想駿奔（書駿奔走執豆籩）行看五馬入（南史柳元景兄弟五人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謝靈運爲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五馬亭載於圖記）蕭颯已隨軒（後漢鄭巨君爲淮陰太守政不煩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湘中即謂郴州）

休垂絕徼千行淚（絕一作越漢鄧通傳盜出徼外鑄錢顏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颭霜翻看不分（雪或作雲）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涯或作崖）

題木居士二首（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鼇口寺卽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爲邑令析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爲神詎比溝中斷（莊子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比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遇賞還同爨下餘（後漢蔡邕在吳有燒桐以爨者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裁爲琴）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據詩意及篇末亦自陽山還過湘中作下詩同）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湘竹竹盡斑）孤臣水底魂（史記屈原仕楚爲上官大夫所讒自投汨羅以死）雙歸蟄燕一一叫羣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聞或作能）

湘中（公此詩謂屈原也）

猿愁魚踊水翻波（踊或作躍）自古流傳是汨羅（賈誼弔屈原賦云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顏師古注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汨音覓）蘋藻滿盤無處奠（盤或作船）空聞漁父叩舷歌（舷或作船楚詞漁父篇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爲滄浪之歌王逸曰鼓枻叩船舷也○舷音賢）

別盈上人（柳子厚集有誠盈住衡山中院）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卽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或無下四字尚書裴均也時爲荊南節度使吏部尚書公爲法曹參軍作詩以獻元和元年春也）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簁（或作篩○簁所宜切）騁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池（半或作亂）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自下何曾汙增高未覺危（覺或作見）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欺梅併壓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爲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爲或作驗布或作帀以上句爲祥言之布澤爲當）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當洒換（或作暖）灑急聽窗知（邵氏聞見錄云荊公嘗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退之然其詠雪則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皆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陳言以爲非用古人陳言乃爲是耶）照曜臨初日玲瓏滴晚澌（晚或作曉）聚庭看嶽聳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遠（桓五年左氏鄭人爲魚麗之陳○麗音離）書文鳥篆奇（索靖書狀蒼頡既王書契是爲科斗鳥篆）縱歡羅黶點列賀擁熊螭履斃行偏冷（史記東郭先生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門扃臥更羸（錄異傳漢洛陽大雪袁安門無行路僵臥不出）悲嘶聞病馬（或作鳥）淚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繁念鬢衰擬鹽吟舊句（世說謝太傅內集雪詩撒鹽空中差可擬）授簡慕前規（謝靈運雪賦曰梁孝王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爲我賦之）捧贈同燕石（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藏之以爲寶有客觀之笑曰此燕石也）多慙失所宜

春雪

看雪乘清旦（看或作觀）無人坐獨謠（坐獨或作獨坐）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銷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灑篁留密節（密或作半）著柳送長條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沈存中云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語相反而意新退之入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蓋倣此體）偏堦憐可掬滿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毛縱獵朝弄閑時細轉爭急忽驚飄城險疑懸布（懸布字見左襄十年晉荀偃伐偪陽事）砧寒未擣綃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饒（色或作月）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此詩與後梨花下詩皆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陽山作也後詩謂今日相逢瘴海頭是也公古詩亦有劉生詩可以兼攷）

桃蹊惆悵不能過（蹊或作溪）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閑早梅（閑或作映元和元年春江陵作）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已徧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從將或作將從）先期迎獻歲更伴占茲辰（或作晨）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微或作嚴）

早春雪中聞鶯（北地春晚方聞鶯此詩蓋南遷時作也諸本或在入關詠馬之後）

朝鶯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澁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囀那成曲孤鳴豈及辰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爲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蘇魏公云當錄於古詩中注見前聞梨花發詩題下）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漫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工部歸登也約荊州人詳見劉夢得集）

早知皆是自拘因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得或作向）

入關詠馬（元和元年夏入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入藍關作）

歲老豈能充上駟（史記孫臏取君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牽過關門妄一鳴（妄或作忘顏延年賦望西極而驤首）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閑紅（露或作路閑或作邊皆非是）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或從杭蜀館本官渡作秋節祠作辭又云閣本作秋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洪慶善本校從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按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搴芙蓉兮木末則謂搴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喻謂將採之江則秋節已晚將搴之木則古辭所喻爲無益蓋詩人強彼弱此意也○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搴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如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意皆聯屬然嘉祐杭本已如此非洪意定也）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願得或作須勸）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公自陽山與張十一徙掾江陵道潭州而作以其詠井云賈誼宅中今始見知之）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絳或作細）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水經注云長沙縣西陶侃廟傳是賈誼宅中有一井實誼所穿）葛洪山下昔曾窺（葛洪丹井所在有之）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時（渴或作暍）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復或作後若欲滿盤堆馬乳若或作君蜀本圖經本草蒲萄注子有似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

峽石西泉西一作寒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雨祇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梁或作涼考之史當作梁憲宗長女也下嫁于頔之子季友元和中薨諡曰惠康○今按本或有詞字元羊士諤集有梁國惠康公主挽歌詞二首注云時詔令百官進詩

定謚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巽宮尊長女易巽爲長女台室屬良人季友之父頔爲相故云台室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春龍輴非厭翟選潘岳寡婦賦龍輴儼以星駕兮注喪車也周禮王后五輅二曰厭翟謂以雉羽飾車○輴音而厭於涉反翟丁歷反還輾禁城塵

秦地吹簫女列仙傳秦穆公女字弄玉時有簫史善吹簫弄玉好之公以妻焉湘波鼓瑟妃屈原遠遊云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佩蘭初應夢左傳鄭文公有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以是爲而子奔月竟淪輝竟或作競非是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而奔月夫族迎魂去宮官會葬歸從今沁園草後漢明帝女沁水公主田園嘗爲竇憲所奪○沁七鴆反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舍人崔羣也公元和七年以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此詩其年八月所作故落句云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蓂意謂職在虞庠去蓂堦遠矣○閣本無此篇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烝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列宿曙分螢○宿音秀浩蕩英華溢瀟疏物象泠或作零池邊臨倒照簷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皐禽斷續聆詩鶴鳴于九皐皐澤也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閑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兔天問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羃青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思摛霞錦○屬音燭追歡罄縹缾縹青白色○縹普沼反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禁扃風臺觀滉瀁滉一作洸冰砌步青熒選眩燿青熒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蓂帝王世紀堯階有蓂朔後日生一莢至望則日落一莢

詠雪贈張籍此詩或云自松篁遭挫抑以下等語專譏時相故終以其意謂張籍曰惟予能諳爾諸人得語哉又曰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其有所譏也審矣

只見縱橫落只或作祇寧知遠近來飄颻還自弄歷亂竟誰催梁書豫章王綜鳴鐘詩歷亂百愁生坐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蓋底坳地不平垤處遂成堆劉貢父云歐陽永叔與江鄰幾論此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爲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爲勝且謂未知得韓意否○垤徒結反慢有先居後慢或作漫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發本積牆隈發本或作奔發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值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紈未暇裁城寒裝睥睨裝或作粧睥睨城上女牆○睥匹詣反睨妍計反二字合從土作埤垻樹凍裹莓苔裹或作覆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挼乃禾反定非燖鵠鷺○燖音尋真是屑瓊瑰王氏塵史云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真是屑瓊瑰又今朝踏作瓊瓌跡別有所稽耶豈用之不審也○瑰姑回反一作瓌緯繣觀朝蕚楚詞紛緯繣共難遷注緯繣乖戾也蕚花柎○緯音煇繣音畫冥茫矚晚埃當窗恆凜凜出戶卽皚皚選涉積雪之皚皚○皚五來切壓野榮芝菌壓或作潤菌巨隕切傾都委貨財娥嬉華蕩瀁娥恆娥見淮南子恆娥竊不死藥奔月宮事瀁或作漾胥怒浪崔嵬胥伍子胥伏劍死投江中隨潮往來事見吳越春秋積迴疑浮地雲平想輾雷隨車翻縞帶○縞音杲白色縞帶二字見左襄二十九年逐馬散銀盃萬屋漫汙合○漫汙皆平聲千株照曜開松篁

遭挫抑（或作折方云公時以柳澗事下遷疑寄意於時宰也○今按此詩無歲月方說恐未必然）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遽擠排陛級纔（史記擠排莊助買臣）豈堪禪嶽鎮强欲效鹽梅隱匿瑕疵盡（左氏瑾瑜匿瑕）包羅委瑣該（漢相如傳豈特委瑣握齪）誤雞宵呃喔（誤或作悟選良遊呃喔○呃音厄喔音屋）驚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史記天官書白帝行德畢昴圍三暮德乃成）悠悠帀九垓（風俗通十兆曰經十經曰垓國語天子之田九垓以食兆民○垓音該）鯨鯢陸死骨（木華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陸死鹽田顱骨成嶽）玉石火炎灰（書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厚慮填溟壑高愁㨖斗魁（揚子雲甘泉賦㨖北極之嶟嶟北斗第一至四爲魁第五第七爲標○㨖音致）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頹岸類長蛇攬（岸類或作蝘似攬或作擾）陵猶巨象豗（音灰）水官夸傑黠木氣怯胚胎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龍魚冷蟄苦虎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光肯離金罍（離或作雜）賞玩捐他事歌謠放我才狂教詩硉矹（或作杌○硉勒末反矹五忽反）興與酒陪鰓（陪鰓怒張貌字見潘岳射雉賦樊李校作毰毸○毸蘇來反）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坐火爲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或云王涯爲舍人見王適墓誌本傳略之今作仲舒非○今按王二十涯亦見諱行錄）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平庭或作庭平○皚五來切）今朝蹋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從或作仙）

送侯喜（公長慶元年有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此詩豈同時作歟喜時爲國子主簿公爲祭酒故云長官也）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長官或作官長非是）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任昉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爲精衛自呼其名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慚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胡證也傳云河東人元和九年黨項屢擾邊證以儒而勇由諫議大夫選拜振武軍節度使○諸本無奉字）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諸本作弩矢前驅煩縣令方從閣本云趙璘因話錄曰本胡證建節赴振武過河中時趙宗儒爲帥證持刺稱百姓入謁獻詩曰詩書入京國旌節過鄉關若用今語亦非胡公敬桑梓之意閣本多出於公晚歲所定○今按方意甚善但其言閣本爲晚年所定者爲無據耳）里門先下敬鄉人（詩意取漢萬石君傳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事）橫飛玉盞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盧汀也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爲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爲曹長郎中員外御史遺補相呼爲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御史相呼爲端公然退之呼盧庫部爲曹長張功曹爲院長則上下亦通稱也）

天仗宵嚴建羽旄（建或作樹毛詩出車云建彼旄矣）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像于屋以厭火災亦作螭字唐制起居郎舍人分侍左右直第二螭首）玉佩聲來雉尾高（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障扇四小團雉尾扇四方雉尾扇十二見儀衛志）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難身或作身難）郎署何須歎二毛（左僖二十二年不擒二毛二毛黑白相半選潘安仁秋興賦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寒食直歸遇雨（唐本箋云元和十年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歸作宿）

寒食時看度（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又先賢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死至時一月寒食不敢煙爨）春遊事已違風光連日直陰

兩半朝歸朝或作晴不見紅毬上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鞠與毬同紅毬者以紅帛爲之那論綵索飛古今藝術圖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鞦韆爲戲綵索卽謂鞦韆戲也惟將新賜火周禮季春出火卽賜火也向曙著朝衣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李協律翺也公嘗量移爲江陵法曹故此詩首言羈遊處云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高齋詩話云退之詩江燕正飛飛蓋取老杜清秋燕子正飛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綠杜子美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荊州卽江陵也公往在江陵寒食出遊有宋玉庭邊不見人之句莫忘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公元和十年知制詔時作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窗映竹見玲瓏窺或作歸或作臨今從嘉祐杭本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應劭漢官儀日尚書入直臺廨中給使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唐人任郎官多稱仙郎白樂天所謂仙郎静翫禁闈閑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前史無說牡丹者惟謝康樂集言竹閒水際多牡丹成式撿隋朝種植法初不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奉使回至汾州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各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鬬輕盈陵晨併作新糚面對客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經營正或作近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盆池五首劉貢父云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不工者老翁真箇似童兒此真諧語爲戲耳或云盆池詩有天工如拍岸纔添水數缾一夜青蛙鳴到曉非意到不能作也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方或作枋方云唐屬衞州桓温敗枋頭乃其地也公此詩與送李愿詩只作方口○今按公盤谷詩因及方口燕川則二處皆盤谷旁近之小地名耳盤谷在孟州濟原縣孟州東過懷州乃至衞州而濟原又在孟州西北四十里則遊盤谷者安得至衞州之枋頭乎方說非是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有雨或作雨灑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惟或作爲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聖或作聽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鬬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缾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明或作乘

芍藥公元和十年知制詔寓直禁中作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爍爍綠盤龍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情或作忽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幷序○或無奉新題三字劉伯芻以元和八年出刺虢州白樂天有制詞

虢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三堂三堂建於開元中呂温嘗記之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肯堂之義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閒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文或作紋)浮枕簟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汩汩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强交流(只或作秖)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溪

藹藹溪流慢(慢或作漫)梢梢岸篠長(篠或作竹)穿沙碧簳淨落水紫苞香(少陵竹詩有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前輩嘗云竹未嘗有香而少陵以香言之豈知公亦有落水紫苞香之語乎)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當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準或作准俗字)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爲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撼撼(選盧子諒云撼撼芳葉零○撼所格切)那似卷翻翻

稻畦

罫布畦堪數(罫或作卦布或作圖罫博局上方目也字見選博弈論○今按博局當云棋局桓譚新論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源或作原)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愼莫一時開(莫或作勿)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今按廣韻作造也將祚切而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亡身禍裁乃作及廉范五袴之謠皆已爲此音矣然讀如佐者又將祚切之訛而世俗所用從人從故而切爲將祚者又字之俗體也)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菡萏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十六詩非一日作編者類次之

賽神賽謂禱賽字本作塞漢書郊祀志云冬塞禱祀廣陵厲王殺牛塞禱是也今作賽○賽悉代反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穟桑生椹椹桑實詩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黮即椹也○椹食荏反共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于頔字允元元和八年爲太子賓客

榆莢車前蓋地皮釋木云榆莢榆錢爾雅云白枌車前草名釋草云一名芣苢一名馬舄郭璞云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車尺遮反薔薇蘸水筍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草樹一作草木百般紅紫鬭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蹋損光暉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二首

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帔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蔓作交加可或作何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傍或作遊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只或作可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揀或作折或作將

贈同遊諸本無此篇杭蜀本皆闕唯唐本有之且屬在此

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峽來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曉偶憶此詩方悟之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人絡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復齋謾錄云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鸜鵒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爲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說矣豫章不舉爲證何也

贈張十八助教張十八籍也時爲四門國子博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籍嘗病眼故云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公與孟郊嘗遊此有城南聯句至是郊死矣相看淚落不能收

題韋氏莊城南韋曲在唐最盛名與杜陵相埒當時爲之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子美贈韋贊善詩所謂時論同歸尺五天也是時韋莊已衰矣故詩意有云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須一作知惆悵立翻覆本無窮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蜀本作晚雨廉纖於律不諧今從諸本池岸草間蚯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

出城

暫出城門蹋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秪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對或作謝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乞音氣與人物漢乞揚生師公調張籍詩云乞君飛霞珮亦與此乞字同秪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蜀先主傳舍東南角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童童茂盛貌○幢傳江反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生中貌或作邈猶少陵貌得山僧及童子之貌○今按貌音邈

遣興遣或作遠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閒比夢閒

昌黎先生集卷第九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

律詩凡八十首 諸本作七十九首今从蜀本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得長字李遜也遜字友道荊州石首人元和十年十月分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使以遜檢校工部尚書為襄州刺史充襄復鄧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將軍高霞寓為鄧唐州刺史充唐隨鄧節度使遜赴襄陽廷臣送者三十餘人分韻賦詩太常卿許孟容為之序按遜本傳遷戶部侍郎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按襄州石本題名銜云檢校工部尚書李遜時遜蓋自尚書而出史略之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先是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討吳元濟無功罷為太子少保乃以遜為節度故云壤畫星搖動旗分獸簇揚五營兵轉肅千里地還方控帶荊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郡或作部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棊玉石忙風流峴首客羊叔子嘗與客鄒湛登峴山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花豔大堤倡大堤地名在襄陽宋隨王誕為襄陽郡聞諸女歌因為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 席八或以為席謙非也當是席夔按諱行錄席夔行八貞元十年進士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應劭漢官儀中書為右曹稱西掖正門之兩旁曰掖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閒綾衾夜直頻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綾白綾被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天銷霽後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勻綸綍謀猷盛禮記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綍音紼李本校謀作謨然閣本只作謀考之周書作謀為是但謨古字作謨李涪刊誤曰舊作嘉謨今作嘉謀猶沈浮二音通也丹青步武親芳菲含斧藻揚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斧與黼同光景暢形神傍砌看紅藥謝朓中書省詩云紅藥當階翻巡池詠白蘋柳惲為吳興太守有江南曲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多情懷酒伴懷或作怯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玉或作市吹竽久混真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進見韓子坐慙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武元衡也元衡以元和八年三月自西川節度使拜相公此篇與所和孔雀皆元衡拜相後追和其鎮蜀時作

早晚飛來入錦城華陽國志成都萬里橋南岸有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豔聲

太安池 闕○唐長安有大安宮大安亭而太安池未嘗載見豈安樂公主所鑿定昆池耶景龍中請昆明池中宗不與主怒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豈即此池耶

遊太平公主山莊 諸本無此題唐本太安池下增闕字而別出此題云晁本李謝本所校並同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闉押或作壓欲知前面花多少或作處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將歸或作歸將非是慢綠妖紅半不存慢或作漫榆莢秖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此憲宗母莊憲皇后也樊本云諸本脫太字非是韋昭云大行者不反之辭天子皇后崩未有謚故稱大行

一紀尊名正后以永貞元年尊為皇太后崩於十一年故曰一紀三時孝養榮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養移亮切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虛中禁虛或作空漢霍光傳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玄堂掩太平秋天笳鼓歇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翠帟舒阜玄堂啓扉松柏徧山鳴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漢光武中元元年上文帝母薄太后曰高皇后配食地因山託故封漢文帝治霸陵因山不起墳皇后合葬豐陵故云故封鳳飛終不返列仙傳秦穆公女弄玉吹簫隨鳳凰飛去劒化會相從晉張華劒化延平津事有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之語王介甫曰此非君臣所宜言近於讖也無復臨長樂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宮漢皇太后所居宮名空聞報曉鐘報曉或作曉報

曉暮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倍畫翣登秋殿禮喪服大記畫翣二注云漢制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方兩角高衣以布○翣所甲切容衣入夜臺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注云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容衣蓋謂此也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助方作動非是只有朝陵日粧奩一暫開漢明帝謁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

廣宣上人頻見過廣宣蜀僧元和中住長安安國寺寺有紅樓宣有詩名號紅樓集

三百六旬長擾擾百或作十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慚朝士無裨補慙一作爲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

閑遊二首元和十二年春作公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云

雨後來更好繞池偏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故穿萍故或作亂杜詩潛龍故起雲江上燕子故來頻皆用此字獨坐殊未厭孤斟詎能醒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

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到或作至經或作兼萍蓋汙池淨藤籠老樹新林烏鳴訝客烏或作鷺岸竹長遮鄰子雲祇自守揚子雲傳安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馬總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筍侯喜也○或云公意專以譏時相自得時方張王至蛇虺首掀掀大抵言其披勢植黨苞藏姦慝之狀如此豈李逢吉之謂耶是時裴度欲討蔡逢吉引其黨令狐楚蕭俛等阻之公亦坐忤宰相意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或作繁公律詩不重用韻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溼驕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莊子所謂王長其閒是也並去聲讀公與劉夢得蒲萄詩皆用張王字挾勢欲騰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籌筭誰能以理言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羣強幾觸藩深潛如避逐一作世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芽防寖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揜蘭蓀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繁暫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或作餐盤飧寘璧左氏語穰穰疑翻地○穰上聲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婦懦咨料揀○料音聊或作聊量也張湛列子序且將料簡世所希有者兒癡謁盡髡侯生來慰我或作意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曛日或作欲楚詞九歎日曛曛其西舍亦可以日入言也○曛他昆切

過鴻溝公從裴晉公平蔡元和十二年八月入汴過鴻溝作也漢四年劉項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此下皆隨裴晉公伐蔡詩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張賈時自兵侍爲華州閣本作侍御非

司徒東鎮馳書謁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節度使韓弘爲司徒丞相西來走馬迎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逋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馬總時副晉公東征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中臺或作臺中非是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或無奉字女几

山在河南府福昌縣三十四里白樂天云晉公出討淮西過女几山下題詩云侍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而公此詩和云

旗穿曉日雲霞雜雲一作紅雜作集○今按對偶及文勢當从諸本山倚秋
空劍戟明洪慶善云以我之旗況彼雲霞以彼之山況我劍戟詩家謂迴鸞舞鳳格敢請
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或無奉字馮謂馮宿李謂李宗閔也閣本馮宿時以都官李宗閔時以禮部並從征○鄆音偃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
飲郎是連鑣向闕時說文云鑣馬銜也○鑣補驕切

酬別留後侍郎或無酬字蔡平命馬總爲留後

爲文無出相如右司馬相如也漢武帝擢居左右常召相如視草謀帥難居
郤縠先僖二十七年左氏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郤音隙縠音斛歸去
雪銷溱洧動溱洧二水名溱在河南洧在鄭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李正封也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
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侯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
奏自趁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鄆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
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龜下或有驛字汝州有神龜驛臺按九域志開皇初建李謂正封馮謂宿也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
睡幸來相就蓋征衣

次硤石諸本硤作峽今陝縣也地理志可考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或作李二十八司勳無過字連昌宮在河南壽安縣之二十九里按志高宗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云疑爲明皇所作而元微之連昌宮辭大槩詠明皇帝或云開元中會葺之耳公從晉公平淮西同過壽安而作

夾道疎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
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賈○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界張閣老卽華州刺史也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爲閣老

荊山已去華山來史記黃帝鑄鼎荊山下荊山在漢馮翊懷德縣華山太華也在華陰縣
日出潼關四扇開出或作照扇或作面刺史莫辭迎侯遠相
公親破蔡州迴親或作新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都統謂韓弘也○館本無此篇關下或有頭字一本在雨中寄張籍侯喜詩後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
相待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壬戌以裴度守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丙子以右庶子韓愈爲刑部侍郎考其年十二月丙辰朔壬戌則其月七日度以其月十六日方至自蔡則前除命蓋在公未入朝之前故公詩夜賀晉公於桃林桃林在陝之靈寶縣云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
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李員外正封也

去年秋露下羇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

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

奉和或作晉公自蔡州入覲途中重拜云云愈因之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慙典午非材職或作識蜀志譙周曰典午忽今典司午馬也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還朝再出亦曰昔徵從典午得就閑官郎至公

獨釣四首釣或作酌坐厭親刑柄或為刑部侍郎時作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芡音儉羽沈知食駛或作快或作駃緡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榆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親刑柄偷來傍釣車坐厭方作厭坐云厭與偷為一義坐親刑柄來弄釣車為一說公詩多此體○今按坐厭與偷來為對亦自親切又況坐厭乃常用之語韋蘇州云坐厭淮南守此類極多方从誤本更為曲說不知語意之拙謬也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缾

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坼芡觜露亦染梨顋廣信晁氏舊藏卬本能作稜亦作波一云山谷所定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曰周書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檀槐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馬十二揔也元和十三年元日有詩寄公次年元日公以此詩酬之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峯不敢眠峯或作冬方从唐本云華岳有三峯唐人守華者皆謂之三峯守蓋公西歸經從之路馬詩必有所序述今不可得而詳也○今按此詩并題皆不言經由華州所作方說既無所据又三峯不敢眠亦無文理今當闕之以俟知者

詠燈花同侯十一或作同侯十一詠燈花侯十一喜也雪泿齋日記云此詩極似少陵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粟諸本黃作囊何遜詩金粟裏搔頭蜀人史彥升曰黃裏排金謂額閒花鈿也又沈約宋書漢制乘輿翠蓋黃裏所謂黃屋也諸本多引漢紀注實此義○今按漢制黃屋與此詩文意不同疑史說誤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翁一作

祖席 前字舊注云以王涯徙袁州刺史而作按舊紀涯刺袁州元和三年四月也公時在東都故曰祖席洛橋邊此詩前後注文舊本無之蜀本亦然又或二題前字秋字上皆有得字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盃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陽本作南洪本作陽云用汲黯薄淮陽事以後詩有淮南字隨筆以誤也終願早迴船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而或作今況與故人別那堪羇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宜春郎袁州也江山多勝遊公自題此二詩後云兩詩何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

送鄭尚書赴南海鄭尚書名權有序在集

番禺軍府盛番禺今之廣州番音潘禺音愚○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龍戶採珠戶也南海亦謂之蜑戶上日馬人來後漢馬援討蠻以數十人留於象林所鑄銅柱下南蠻呼為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

風靜鶢鶋去〔左氏祀爰居國語海鳥曰鶢鶋○鶢音爰鶋音居〕官廉蚌蛤迴〔東漢孟嘗爲合浦太守珠復還〕貨通師子國〔師子國在南海中〕樂奏武王臺〔武或作越漢傳尉佗自稱南越武王〕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雞〔樹雞木耳之大者東坡和陶詩曰黃菘養土羔老楮生樹雞〕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劚乖龍左耳來〔柳子厚龍城志茅山道士吳綽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兒手把三珠戲於松下綽從之奔入洞中化爲龍以三珠填左耳中綽斷其耳而失其珠又馮贄雲仙錄天罰乖龍必劚其耳〕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漢時依上古法朝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藍關即秦之嶢關在今藍田縣青瑣高議云湘字清夫公姪也落魄不羈公勉之學乃笑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朶葉間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可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公憶花上句乎乃今日事也公詢地名即藍關再三嗟嘆曰吾爲汝成此詩云云酉陽雜俎亦載是事獨不載湘名然公逸詩有徐州贈族姪云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意亦若指是事豈湘果有出世之學耶筆墨閑錄云此詩仁且有禮非志仁義者不能也〕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州一作陽元和十四年公爲刑部侍郎上表極諫佛骨事帝大怒將抵死持示宰相崔羣裴度羣度力言愈忠願少寬假以來諫評帝稍解乃責潮州刺史〕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欲或作本〕〔肯將或作豈將又作豈於朽或作暮惜一作計〕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擁或作擁○今按此詩於暮計擁四字皆不如今本之勝〕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傳蹇叔曰余收爾骨焉〕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唐志武關在商州商洛縣之東公謫潮州自藍田入商洛於武關西見作〕

嗟爾戎人莫慘然〔戎或作胡〕湖南地近保生全〔地近或作近地〕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訏愁來惟貯火〔惟一作誰〕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前漢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生商山之顏譬人之顏頷也〕鄧鄙春泥見驛賒〔鄧鄙字見左威公九年〕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臨瀧韶州縣名公前瀧吏詩具述其詳〕

不覺離家已五千〔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安國傳本無劍字古固有如此造語〕〔者公言離家已五千則知其爲里也或以歌後諸之則非〕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吾能或作人先或作先聞〕海氣昏昏水拍天〔水或作淚〕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絕句二章〔或無辱端公絕句字韶去潮尚遠當在元和十四年夏作〕〔筆墨閑錄潮州以後詩最哀深宣溪絕句等詩絕有味〕

韶州南去接宣溪〔韶或作潮非是〕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元或作先〕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那或作安〕百首相隨愧使君〔百或作白〕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松或作船〕竹牀莞席到僧家〔○牀或作林莞九還切〕暫拳一手支頭臥〔頭或作頤〕還把漁竿下釣沙〔釣或作晚〕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或無端公字○〕〔此詩及下至韶州留別詩皆自潮移袁道中作〕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每或作亦〕

過始興江口感懷〔韶州始興郡大厤十四年四月起居舍人韓會以罪〕

貶韶州刺史公隨會而還時年十歲至是貶潮州道過始與所謂感懷也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
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公量移袁州故云留別又曰公元和十四年正月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至潮州其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至袁州往來上下於韶皆逢梅柳新時也故云來往再逢梅柳新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總文才
妙陳孔奐曰江總文華之人自歎虞翻骨相屯虞翻仕吳為騎都尉嘗云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諸本爭作催款作感唐本云蜀本亦作爭李云二宋評此詩小宋疑感字誤大宋初不以為然後得舊本始信已知
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汀洲採白蘋柳惲詩語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或無端公因三字或作量移袁州酬張韶州先寄詩賀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詩見賀因酬之題語凡四易各有義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
鴈管子鴈春北秋南南遷纔免葬江魚屈原寧葬江魚腹中將經貴郡
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水經韶石對峙似闕郡志曰舜嘗登此奏樂今有廟在焉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仲舒也時仲舒自中書舍人出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公自袁還朝次石頭而作按水經注贛水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在豫章郡北
憑高試迴首試迴或作迴馬○今按下句有馬字作馬非是一望豫章城人
由戀德泣由或作猶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
平風江或作江風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蕭兄有女出家○諸本遊作題題作故無兄字及注蕭二存也存少與韓會梁肅友善惡裴延齡之為人弃官歸廬山廬山今猶有蕭存魏弘李渤同遊大林題名
中郎有女能傳業中郎蔡邕也其女文姬能誦憶父書無遺誤伯道無兒
可保家今按因話錄作無人可主家伯道鄧攸也棄己子而全兄子卒以無後時人哀之曰皇天無知鄧伯道無兒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因話錄作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諸本如此但以隨為循方從唐本云自貶所蒙恩袁州除官還京凡多六字方云如淳漢紀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公誌鄭詹墓曰詔授司馬節度除其官為工部尚書與此同周員外周君巢也時為隨州刺史以經由道里考之作循非是○今按諸本得之唐本既顛倒重複而方說又不可曉疑袁州字當在貶字上或注在所字下循州之辨則方得之或本袁州下有除官二字亦通隨又作復當考
行行指漢東左氏漢東之國隨為大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
蒹葭出夢中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
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館在隨州棗陽縣南
白水龍飛已幾春張衡東京賦我世祖乃龍飛白水偶逢遺跡問耕
人逢或作尋丘墳發掘當官路或作道何處南陽有近親顯宗為東海公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寄隨州周員外隨或作循或作復說已見上
陸孟丘楊久作塵蜀本楊作陽公與陸長源孟叔度丘上穎楊凝及周君巢同為董晉幕客故也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周好金丹服餌之術柳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乞取刀圭救病身本草云刀圭者十分方十七之一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謂逢吉也諸本作醉中留別襄州李相公
濁水汙泥清路塵曹子建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還曾同制掌絲

綸 公元和十一年正月爲中書舍人而逢吉以其年二月自舍人拜相故云 眼穿長訝雙魚斷 選遺我雙鯉魚中有尺素書 耳熱何辭數爵頻 楊惲書云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 銀燭未消窗送曙 銷或作綫或作殘窻或作難 金釵半醉座添春 醉或作墜許彥周云退之此語殊不類其爲人乃知賦梅花不獨宋廣平也 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 諸本只作題驛梁下有注字與此題少異今从唐本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衆知難 ○舁音余 繞墳不暇號三帀 延陵季子適齊子死葬於嬴博之閒既封且號者三見禮記 設祭惟聞飯一盤 荊楚歲時記祭子推文黍飯一盤 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 張籍裴度也或作酬張祕書因騎馬贈詩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 爾雅黃白雜毛曰駓注云今桃花馬也顏延之赭白馬賦曰雙瞳夾鏡 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 騎去或作去騎裴詩有他日著鞭能顧我之語故公云爾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 或作侍郎無歸使字唐本云徹時以幽州判官趨朝半道有詔還之仍遷侍御史從張弘靖之請也杏園在長安城南其實徹已抵京但未朝見耳舊傳云續有張徹自遠使歸是也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 半路一作夜半○今按朝還無因至夜半作半路亦不可曉疑以雨放朝而有司失於關報行至半路乃得報而歸也 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牆生菌徧憂麥作蛾飛 述異記晉太康中麥化爲飛蛾 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 左僖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張謂張賈馬謂馬摠諸本無奉和及鄆州之作字別有奉和二字祗或作被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杜預注須句在鄆之東平須昌縣西北○句音劬 仍遷少昊司 月令秋之三月其帝少昊蓋秋主刑而摠加檢校刑部尚書故云 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 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 諸本無十八字唐本云白居易也馮宿也第三閣老楊於陵之子嗣復也白和詩只作三楊舍人林池○今按洪本第三作三第云澄本如此然王沂公言行錄記楊大年呼沂公爲第四廳舍人疑前世遺俗自有此等稱呼洪本或以未必然而此所遊乃嗣復家林亭故特以詩寄之而幷呈白馮也但未知三人者其次第又如何耳閣老二字按楊綰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爲閣老云

牆下春渠入禁溝 或作流 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到池時更不流 更或作見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或無早字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弘正以反詔公宣撫衆皆危之卽此行也公使鎮州吳丹以駕部郎中副行事詳本傳謂時雖已赦廷湊詔公以宣撫出使蓋明年二月云○唐子西曰公孫洪以董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盧杞以顏魯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然考

（之史公出使鎮在二月而逢吉三月始召爲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爲相子西云爾何也抑豈逢吉險邪遂以公此行爲其所中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之謂也）

朗朗閶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

地失嘉禾處（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作嘉禾太原本晉地即唐叔之國也）風存蟋蟀辭（晉國風有蟋蟀詩刺昭公之儉）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或作壽陽驛題絕句蜀本亦注）（夕次字壽陽太原屬邑）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擺或作搖弄或作撼只或作抵）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廷湊至壽陽驛絕句云云邵氏聞見錄孫子陽爲予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耶）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或作同張水部籍游曲江寄云云白舍人樂天也長安志曲江在城南昇道坊以其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居易有和篇後世傳韓白無往來之詩非也）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天或作春）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或作和張水部勅賜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洛陽宮殿簿曰漢有明光殿徽音殿又曰顯陽殿前櫻桃六株徽音殿前乾元殿前並三株）炎帝還書本草經（神農本草云櫻桃味甘益脾胃）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或作重或作出）色映銀盤寫未停（映或作照）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

慙汗仰皇扃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閣本無此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花柳滿皇都（花或作煙）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嚴謨也題下或有赴任二字）

蒼蒼森八桂（森八閣本作八月桂或作樹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賁禺東今番禺也天台山賦八桂森挺以凌霜）茲地在湘南（地閣本作樹在或作近）江作青羅帶（東坡云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子厚詩海上羣山似劒鋩子瞻爲之對曰繫滿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劒鋩山）山如碧玉篸（梁劉孝威詩金篸臨鬢斜○篸祖含切與簪同）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假或作暇）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或無暇日言懷之作六字元和十四年以馬摠爲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十五年名其軍爲天平軍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魯邦（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惟鄆在春秋爲須句之國宣精在上奎爲文宿畫野在下魯爲儒邦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亦魯也徐土魯邦字見詩常武閟宮之什）清爲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窻（選劉越石詩引領長謠）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或有相公）（字公之宣諭鎮州也衆皆危之元稹言於穆宗曰韓愈可惜上悔馳詔令毋徑入公卒至賊營麾其衆責之庭湊聽命出牛元翼之圍東坡爲公作潮州廟碑所謂勇奪三軍之帥者以此）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 謹或作奉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
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或無奉字
文武成功後居爲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 詩話云慶厤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晏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 擺
落遺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 其或作爲范蠡事見史記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或作迴朝或有裴字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
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閑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逢吉也蕭氏在唐最盛瑀嵩華復俛寘倣遇凡八葉宰相嵩第在城南布政坊見長安志
山公自是林園主 山簡晉永嘉中爲襄陽守峴山有佳園池 歎惜前賢造
作時巖洞幽深門盡瑣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
六韻 或作杜相公太清宮十六韻紀事陳誠上李相因和杜相公元頴也長慶元年二月拜相李相公逢吉也長慶二年六月拜相太清宮玄元皇帝廟也
耒耜興姬國 后稷以農事開國故云耒耜興姬國也姬周姓 輴欙建夏家 書益稷禹曰予乘四載孔安國謂泥乘輴山乘欙輴以板置泥上欙前無齒者○輴丑倫切欙力追切 在
功誠可尚於道詎爲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厤賒衛
門羅戟槊圖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
真皆齒列 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莊子爲南華真人文子爲通玄真人列子爲沖虛真人庚桑子爲洞虛真人是爲四真也 二聖亦肩差 初太清宮成命工於太白山採白石爲玄元真像衮冕之服當扆南面元宗肅宗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 陽月時之首 爾雅十月爲陽

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 階或作筵 庭炬坼金葩紫
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譁 本朝景靈宮天興殿祝以青詞薦以酒果用唐制也 噌
吰宮夜闢 相如曰聲噌吰而似鐘音錚宏 嘈囋鼓晨撾 張衡東京賦奏嚴鼓之嘈囋○嘈才高切囋才曷切撾陟瓜切 褻味陳奚取 味或作服非是 名香薦孔嘉
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瑕
代工聲問遠 書天工人其代之 攝事敬恭加 語官事不攝 皎潔當
天月葳蕤捧日霞 葳或作萎今從蜀本 唱妍酬亦麗俛仰但稱
嗟 亦或作匪唱酬謂李杜稱嗟公自謂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一

雜著

原道

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與衍也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東坡嘗日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哉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概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介守道日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毁行難禹問佛骨表評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楊誠齋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爲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張無垢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搥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卽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楊龜山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或有有字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或作罪云尸子日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今按韓公未必用尸子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彼以煦煦爲仁○煦音詡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德四字非是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皆有者字或惟下句有之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蜀本作魏晉宋梁齊方从閣杭本云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墨下諸本有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二語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必上或有則字主或作王○今按作主乃與下文韻皆叶作王非是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二者字或皆作則附或作隆皆非是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諸本嘗下有師之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或無以字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后爲之衣飢然后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后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通或作同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壹或作湮或作堙按史記賈誼傳獨堙鬱其誰語鬱漢書作壹鬱壹當作壹集韻音咽壹鬱不得泄也

平入聲通用湮與壹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壹壺吉凶在壺中不得泄也卽今之氤氳字
壹湮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壹耳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
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
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或無權衡字非是害至而爲之備患
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
衡而民不爭剖或作掊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
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
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
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絲或作絲麻篇內並同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
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字下諸本有能字無
而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則失其所以爲臣一語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
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
以爲聖一也名下或有雖字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
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事下或有雖字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
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
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飢而傳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
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
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卻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作國家天下句下或有者字皆非是滅其天常
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
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
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
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
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
易春秋文或作書或作教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
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
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果蔬或作蔬果其爲道易明而其爲
教易行也或無而字而下或無其字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
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
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
郊焉而天神假音各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或無也字
○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
吾所謂道也道或作斯道吾所謂之道也又或無所謂字皆非是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
傳焉或問張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
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之道雖自比孟子而愈
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宛丘論公原道亦曰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由周公而上上而
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
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或作何其○今按此句復是問詞其下乃答語曰不塞

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癈疾者有養也○癈音廢其亦庶乎其可也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閒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爲虛位而斥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爲知道哉韓愈工於文者也張芸叟曰與張籍嘗勸愈排佛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謫紛然蓋少作也今其畫墁集刪之矣學者其審之

原性

一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例作原性爲是又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程子獨以原性爲少作恐其考之或未詳○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爲多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惡比二子荀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王荊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勝矣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翱之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揚殊趨而一致又爲韓子三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爲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歟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荊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而其或皆無而字性者情者或並無者字皆非是曰何也或無曰字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方从閣杭蜀本云禮信去仁爲近諸本多作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今按方本以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理皆可通但竊意諸本語陳而韓公亦頗尚異恐方本或得之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行於方作行之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不上諸本無一字方从閣杭潮本作一也而弁屬下句云一謂仁也言不少存乎仁則少畔乎仁蜀本倒一也二字杭蜀反皆作及非也○今按也一二字當从蜀本而以也字屬上句一字屬下句方及諸本皆非也方以一爲仁亦非是此但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不純耳反字則方得之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悖音佩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於中非是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亡與上或有無字非是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諸本多作歟善惡下又有歟字○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爲句首猶言及也作歟而爲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而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可盈是不可壑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楊食我○舊本食我音異俄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或無大字知若敖氏之鬼

不食也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灾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見詩生民嶷魚力切○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或無母字母不憂等事見國語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屬上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教或作學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情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按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爲未盡耳

原毀或作毀原說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文意蓋本此○古之人或無人字下同早或作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方从閣本無求其所以四字只作責於己爲周公者○今按閣本不成文理而方从之誤矣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或从閣本作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而爲之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己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善或作有非是取其一不責其二責或作取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八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不上或有是字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則不然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是之或作如是或無之字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原上或無有字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應下或無者字非是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

德之行難已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作或作仕或作化歟或作也

原人或作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有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指下或有南字非是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或無故字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人非是

原鬼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揭人是爲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游戲皆自敘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蘸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爲鬼所乘不然平生強聒至死無用

有嘯於梁於梁於堂下一本各有者字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氣三字非是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公託聲如牛韓子謂鬼無聲與形未盡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說字或有說字而無有鬼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上民字一作人下民字或作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形或作有託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爲下或無之字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反乎或作反其非是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或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或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本或先言爲福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内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以杜伯射于於鄗動於民而爲禍福其斯之謂歟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閣蜀粹無作字○今按古書篇題多在後者如荀子諸賦正此類也但此篇前已有題不應複出故且从諸本存作字

行難行下孟切○公與祠部陸參員外書在貞元十八年○此篇言參自越州召拜祠部員外郎豈在前歟參字公佐云云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按李習之集參作修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聞下或有於字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嘗或作常間或作問客或作賓席下或有坐定二字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誄之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作何或从閣杭苑作可云可人見禮記鄭注曰此人可也○今按据禮記是也然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嘗任誄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以薦引之力自多者恐須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詳之任與誄也非罪歟皆曰然也或作之罪一作過曰上或有應字愈曰某之

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其罪不足任而誅之邪任而誅或作誅而任而或作與先生曰否吾惡其初○惡去聲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由辟也可人也敬子仲之謚也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惡音烏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而可上或有焉字邪上或有也字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閒儻有焉聖人賢人人或皆作之或并有人之二字世出或作世生百歲或作百年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乳於或無於字他日又往坐焉或無坐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或無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汲少或作細或作一少下或有者字○今按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姑舉其可取之多而略其可弃之少也其或作於○今按作其語意爲近但陸公此句正不敢必求全才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太詳而不早責之殊不可曉當更考之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其位下或有也字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舉焉或作索之詳下或有且徵字非是○粗聰徂切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文錄作退語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

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設問而爲之答且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其人下或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者或作不得如己者非是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慮下或有民字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音朔上同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莫上或無人字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作得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或从閣作法守非是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作題崔山君傳

龍噓氣成雲噓上或有之字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茫上或有而字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汩音骨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

使爲靈也（靈或从閣本作雲非是）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弗或作不或無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醫下或有人字）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不可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綱下或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紀綱或作綱紀）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所以閣無以字）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或作僭）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世或作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四海或作天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善計○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或無善字）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之或作云而無爲字非是）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聖者或作聖人或弁有人者二字）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鳥閣作馬或云尸子禹長頸鳥喙閣本訛也）其貌有若蒙倛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注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倛音欺）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或無獸字邪或作也）（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或从閣杭無可否字非是）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或無下千里字）故雖有名馬秪辱於奴隸人之手（或無人字）駢死於槽櫪之閒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或有今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字）（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今按且字恐當在等字下）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二無字下諸本皆有良字閣杭本皆脫其真無馬邪五字知或作識也字皆作邪）

讀荀

（下或有子字○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爲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仲尼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僞此其抵梧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創者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雄下或有也字）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其下或有所能字）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黄老于漢（或無黄字）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

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揚雄氏而止耳句）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時下或有有字不下或有醇字）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抑下或有其字）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黜字去下或無之字）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从閣無乎醇字或無乎醇者三字而有如字皆非是揚或作雄非是○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

讀鶡冠子

（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其下箋云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爲冠而唐志云鶡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爲道家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柳子厚作辨鶡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鶡音曷）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九方作大云今鶡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十六篇未詳○今按方蓋不見或本已作九也或無雜字非是）其博選篇（博選鶡冠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斯役五曰徒隸至或作室）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遇下或有其字功上）學問篇（學問鶡冠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壺或作瓠音義同）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滅或作減注下或有者字）

讀儀禮

（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其或作且）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或作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存上或無之字家或作說尚下或無有字）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或無學字）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閒嗚呼盛哉

讀墨子

（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鬼神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神在尚同篇中無別篇也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謂孟子排楊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之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皆作尚从閣本云考墨子本書及漢藝文志當作上）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荀子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牀禮歟子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列子云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孔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又嚴有翼曰墨子之書孟子疾

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剌如是耶若以孔墨爲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爲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爲其功不在禹下意以己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一

原书缺此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二

雜著

獲麟解

（爾雅曰麐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或疑公因此而作然李翺嘗書此文以贈陸傪曰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其文有過於斯者傪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閒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詞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書或作載）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鹿之狀或作無之字皆非是）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下或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下或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也字或有哉字○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師說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輿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無此五字非是）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或从閣杭作豈或并有二字而無夫字皆非是）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或無也字）嗟乎（嗟上或有客字非是）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下或作去皆非是）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周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鬬切何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谷和黄晃仲詩只从如字）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似一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或作大按官盛語見中庸）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或作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其可或無其字）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句絕）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郯音談國名也方無孔子師郯子五字而以萇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郯子之徒為句曰校本一云郯子下當有數子二字其上當存孔子師三字為是○今按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孔本杜氏注問官各語故此上句既敘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師字而不知當并存上郯子二字乃以下郯子二字屬上句讀之而疑郯子之下更有數子二字誤矣）孔子曰三人行則

必有我師（子下有日字方从杭本云論語本無則字日字似不當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故上或無是字）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學上或有請字）（無下余字）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據本傳云再爲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喩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作召）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畢或作必畯或作俊古文尚書俊皆作畯公佗文石本多用畯字新舊史同上）占小善者率以錄（○占去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爬或作把○爬蒲巴切抉於決切）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之不或作不能非是）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年或作時云考舊史公時以職方下遷蓋非久於博士○今按此文恐非職方左遷時作說見下三年博士注）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吟或作唸）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記或作紀）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焚或作燒）恒兀兀以窮年（兀兀或作矻矻）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之下或有於字）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呂氏春秋語抗辭幽說問意眇旨見揚子雲解難○罅呼訝切）尋墜緒之茫茫（或作芒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障或作停禮記鯀鄣洪水音章）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或無有字）沈浸醲郁（醲或作釀）含英咀華（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胸中則益有矣韓子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咀在呂切）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姒舜禹姓○姒徐里切）渾渾無涯（無或作士或作之非是揚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渾渾胡本切）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聱廣雅謂不入人語也佶屈聱牙皆艱澁貌○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聱牛交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一作德或作儒或作得非是）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具或作其或作且）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或無爲字）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躓多作疐詩云載疐其尾說文與疐義通）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遂或作逐謂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謫陽山令也）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年方作爲謂貞元末爲四門博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今復下遷諸本多作三年樊謂公元和元年六月爲博士四年六月遷都官史謂三歲爲真蓋三年也○今按洪譜則樊說爲是當作三年唐本詩注行狀皆有三年字何煩曲說乎然洪亦附三爲之說則又謏矣楚詞雖過失猶弗治○治陳之切）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或作其）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豐或作登）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或無而字）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爾雅杗廇謂之梁說文云杗屋大梁也○杗武方莫郎二切又音盲）細木爲桷（詩松桷有梴左氏傳子尾抽桷擊扉注桷椽也○桷音角）欂櫨侏儒（爾雅云欂柱也櫨柱上跗欂一名枅櫨一名楶侏儒一名梲字或作株儒欂音薄櫨音盧）○椳闑扂楔（椳戶樞闑在地謂之臬註即門槷也扂關牡也楔門兩傍木並見爾雅廣韻○椳烏回切闑魚列切扂徒點切楔音屑）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或無宜字室下有屋字工作功淮南子曰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梁棟小者以爲楫楔脩者以爲櫚榱短者以爲朱儒枅櫨無小大脩短皆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不弃者而況於人乎公言蓋祖此而宜施二字當爲一節）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姸卓犖爲傑卓犖或作犖犖○犖呂角切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是一作所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荀卿至是弘八字方从舊史如此又云文苑上文皆同惟是弘作以興蓋國初以諱避也閣本亦只作大論以正爲王以論爲倫自杭本也而新史又易守爲宗其訛益甚矣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遇或作進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要平聲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顯或作泊舊史四句皆無而字猶且月費俸錢俸或作奉歲靡廩粟○靡音縻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從才用切或作而非是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諸本多作役役促音齪公張署墓誌抑首促促就食與此同史記申屠嘉娖娖廉謹娖與促音義通集韻齪下二字皆出窺陳編以盜竊編或作篇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或無其字或作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庳下也呂氏春秋謂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太元經亦曰山川福庳而禰高○庳音卑忘己量之所稱己量或作量己非是○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杙欒也楹柱也杙小而楹大故公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飾下以杙自喻○杙音弋或有不字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楚人呼豬爲豨豨苓乃豬苓也○訾音紫豨許豈切又音希

本政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爲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或作有或無其字○今按猶言既而弊矣既字又似及字後世不知其承大敝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或作逐民始惑教百民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何居或無何字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居讀檀弓音姬大率此篇僻澁必其少作今或有所未通闕之可也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孽或作泰孽魚列切○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或無然非二字悱芳尾切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或無後字暨或作洎○矻苦骨反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怪或作類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爲七八蔡在當時最爲近地成德淄青連結爲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閒而不知爲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太和閒杜牧作守論亦公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楥或云籬也欄也字當从木○窞徒敢切穽慈井切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鐍以防之○鐍音決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

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閒（屈或作倔○屈渠勿切強居亮切又巨兩切）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人鄙二字）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為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之字○今詳文勢疑為字衍）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句下或有而不為三字○今詳文勢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為者放此）材力不足者次之（足下或有為字非是）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閑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與上或無而字）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閑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或作領）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蒯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古之勇力士也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賁音奔）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爾雅雞大者曰蜀莊子庚桑楚篇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向氏註云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按公上下文考之蜀雞當作越雞）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於或作與非是）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圬者王承福傳（圬或作杇圬音烏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杜注圬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杇字○今按論語作杇）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或無大字）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鏝杇具爾雅鏝謂之杇○鏝母官切）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當謂所當之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从閣杭本如此諸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从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為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或从閣杭無也字非是）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一日捨鏝或作捨鏝一日）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或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說公所言蓋有合於此）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於字）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問下或無之字）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死上或無曰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或有而字）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杭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或从閣本作知己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複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杭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為知其不可而強為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或無之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

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閣作我類有之閣作有小皆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下或有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畜或作蓄）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鑒或作覽或作覺今疑自鑒或當作日覽）

五箴五首（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或無是字）余生三十有八年（三或作四或從閣杭蜀本云洪樊辨證詳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並作于）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余方從閣杭蜀本並作于云左傳于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杜注于曰也○今按方說不爲無據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似況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于字皆是余字明矣）嗚呼余乎其無知乎（知下或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或作焉）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作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此謂佐董晉張建封于汴徐二州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此謂爲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爲陽山令）（以汝方並作汝以○今按近世校本務爲新奇多作倒語文乖字逆幾類歐陽公所譏石公操之怪殊失韓公立言本意今悉正之不敢從也）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呶音鐃）

行箴（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頗普禾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追諸本皆同而方從閣杭作止○今按草書追字近似止字二本偶以轉寫而誤方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善方從杭蜀作悖○今按二本蓋由下句而誤方亦不顧文義而取之也）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焉或作然○聞去聲）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嘩嘩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及其或作其及）終莫能

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禍亦方作辱則）

後漢三賢贊三首（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爲之贊各不滿百言而敘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充歸鄉里屏居）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教授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刺史董勤辟充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或無爲字人或作里）憤世著論潛夫是名（符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甚或作患王符述赦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公全具此語）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臥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或無仲字）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謂上或有自字）其後果敗（幷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高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未幾幹以幷州叛卒至於敗）以此有聲傲儻敢言（傲或作倜或云傲與傳合）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舉下或有高第字○今按本傳無高第字）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或云考本傳當作才章公三贊未嘗私立一語）四十一終（一下或有而字）

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李賀書（李上或有進士二字非是）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此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賀从己說舉進士有名稱故與之爭名者毀之也今方氏乃从諸本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遂使複出四字爲剩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以从省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爲失韓公本指而不究毀者之情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方又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董彥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稹爲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或無也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或無若字）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蓲與丘同音烏蓲草名○或無此注字）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十字或从杭本去之非是）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若字或作孔子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也○若字或作周公）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本或無若字）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康王名釗○釗音昭）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若字或作曾子）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董彥遠曰騏期以姓苑考之爲綦又李涪謂杜操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

武帝名徹為通（謂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或無下又諱二字顏氏家訓曰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脩公言蓋有自也○今按公言或與顏氏偶同未必用其語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以滸勢秉饑為近太祖太宗世祖玄宗廟諱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滸呼古切）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玄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作立言）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或無舉字為可下或無邪字或無邪為二字）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矣或並作也或並作邪）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宦者或並作宦官）

訟風伯（訟或作譏非是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公時為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謫陽山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旱上或無之字）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尺志切）雨瀼瀼兮將墜（瀼瀼或作侵侵將下或有欲字）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閔其光兮不鬬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獨或作將）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醲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雲不或作氣不）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或無兮字又上或有其字）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網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我今或作今我）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雖或作之非是汝或作爾）

伯夷頌（王荊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為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大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荊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舉世非之下方从杭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力行二字千下有五字云自周初至唐貞元末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況說有此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益甚矣方說不通文理大率類此不可不辨）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崒音捽）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事見史記宋世家去下或無之字）武王周公聖也（聖下一有人字）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

諸侯而往攻之從或作率與或作從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見春秋少陽篇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者字今世之所謂士者或無所字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一凡人諸本兩句皆作凡一人唯范本並作一凡人乃與下文非聖人者相發明諸本非是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準方作准○今按準字从水隼聲俗作准方本誤也又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爲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爲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遽爲喜慍者有間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爲萬世標準故因附見其說云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左傳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僑音喬以禮
相國○相去聲下同人未安其教安或作知云此以教叶僑與囂車牽詩用韻如此
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許堯反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
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
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易否臧凶○否音鄙我於此視川不可防
言不可弭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下塞上聾文六年穀梁云上塞則下闇下闇則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
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監古銜反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哉或作然維
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
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或作旁暢交達非是達或作通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
人理下或有者字

釋言

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絪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垍也國語云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字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
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下公字且曰
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
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一通以字或無爲我字而有盡字一或作二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爲奇也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
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或無爲字韓愈曰相國
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愼之或無之字愈
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
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以或作已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
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
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
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己國語自敵以下則有讎注敵體也今人多用敵己字者非宰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
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
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
敢敖於言乎或無乎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
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扳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
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資蓄貨以釣聲
勢宿資蓄貨或作宿貨蓄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
巇以要權利○巇許宜反要平聲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
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
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愼歟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歟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
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愼歟愈曰二
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
或作理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

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不下或有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晉殷浩語當沒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戰國策龐葱語)(曾參殺人見史記甘茂語)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詩)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小雅巧言詩注云云)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聽或作聽非是亂世)(一作世亂)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聽視或作視聽)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進而或作而進)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而或無慎字)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或無哉字)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相國乃今或作今乃又無矣字既下或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爲徐帥公佐其幕李君房張胥也貞元六年進士公此文十五年在徐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作焉)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作于)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公下或有之字)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有其或作其有)凡在此趨公之庭(或無此字○今按此下疑當有而字)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爲南上或有能字)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作且)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敘(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疏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書所書并舊傳爲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張籍字文昌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巡上或無張字巡鄧州南陽人)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杭州鹽官人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開上或疑當有然字)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雎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蚍蜉音毗浮)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以國亡主滅(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語或校作悟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从諸本作語)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或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訴遠(訴或作語非是)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之卒或無之字)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創平聲)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温公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之功按雎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若取江淮繞出其外雎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不或無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切)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閒(府或作州)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皆立廟雎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或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慷上或無霽雲字非是)雲來時雎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或作笴)曰吾歸破賊(歸或作御非是)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欲將或疑衍一字)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或作嘗)籍大厤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嘗字)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巡開元二十四

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臣士賦詩有云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起或作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戶或無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閒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爲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公作此頌時年一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渾瑊也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或作始非是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或無五是非是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非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異體或作上下非是體或作事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勞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方云三館本潮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爲一句今本木作禾由枝字訛也○今按殊本連理之柯卽今所頌之木木也同榮異壟之禾卽書所謂異畝同穎之嘉禾也蓋追爲前日之預言而汎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觡共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乖語贅句分而韻不協失之遠矣吾傒之產茲土也久矣或無之字○今按之字疑當作其今欲明于大君欲或作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作余抑王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也方从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余抑王固無理作王抑余亦重複無他奇當从方本爲是奮肆姁媮上音吁下音俞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洶厥美兮在吾王洶或作詾非是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人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公時佐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董晉本仲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距或作拒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不合或作弗合宵浮晝湛舟不潛通湛或作沈舟不方作舟用方並从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爲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爲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況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嘑○嗷音叫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拯或作持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本皆有此二句方从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當从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

（直謂閣本爲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爲最多疑爲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矣大抵館閣一藏不過取之民閒而諸儒略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爲官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爲可笑今此乃復造爲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閑或作扞）黃流渾渾（胡本切）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从石閣蜀本作醇○今按此記方氏多从石本石本固當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誤而此醇字亦未安耳）河之沄沄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多从石本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爲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閒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燔或作焚詩其椔其翳注曰木立死曰椔自斃曰翳○椔側師反翳於計反）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呀音鰕）窪者爲池（○窪音蛙）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遊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今从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字有竢下或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从石閣杭蜀本如此或作頌頌者○今按頌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者州民之老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名下或有於字其側或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直音值當也史記樗里子墓正直其北匈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石本無地字其人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侍字或無郎字）次其道途所經（皆非是）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有山字）涉淅湍（今鄧州有淅江縣以淅水得名○今按淅音錫其縣本楚之析邑漢書所謂析酈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穰縣）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蝯或作猿○狖音柚）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瑰或作瓌）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也或作之石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豪諸本作濠石或作壁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爲濠據退之作記時尚爲豪作濠誤矣通典以爲州名字本作濠○今按顔魯公干祿字樣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閒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閒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作豪○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整或作總士或作事）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守或作定）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所或作所）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閎或作宏）莫宜居之然皆

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作后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徙建封爲之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有凡字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有日字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人苟下或有有字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或作扶或作華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泳或作伏或無也字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來上或無俾字

畫記

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此大妄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而字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靮音的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下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牧○今按徒則非騎矣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方字坐而脫足者一人坐上或有方涉二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十上或有二字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作三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或無者字○今按一人字疑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或作婦女而無以字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爲或作焉屬上句非是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焉蜀本同但又作亦閣本作亦有馬焉○今按此句三本皆無理唯別本作又有上者下者而無焉字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从之行者牽者牽或作奔或併無四字○今按牽謂牽而行也後有走者則奔者爲重複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者則陸爲方出水也不當無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三字非是齕者○齕音纈又下沒切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有而字怒相踶齧者○齧音臬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爲或作焉屬上句非是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有有字橐駝三頭橐或作駱下同漢書子虛賦注橐駝者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楯音盾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閣杭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無有字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沈存中云彈棊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棊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

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蒙或作叢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爲上方無始字今以下文夙好之語推之當有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頷下髭記謂再進再屈于人屈當作出字乃與詩意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鴈或作鳧曰下或有丞字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涉或作濡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劾或作該方从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爲慢之最且至以相訾謷也○數所矩切訾將此切謷牛刀切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涵或作澄大以或作以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又多作于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杭苑皆脫字方从苑爲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云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据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枿音蘗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喟下或皆有然字負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學律令喜爲吏岸下方無而字爲之方作爲文而讀連下句曰爲文丞言猶文具也○今按文丞不成文理方說之僻類如此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按丞字或疑爲衍文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梃从木說文梃一枚也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埽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日下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敘其不一到爲數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蓋敘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歐陽永叔爲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爲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爲處守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爲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當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爲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嘗臨觀或作登臨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爲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瓌偉絕特之稱特閣本作時非是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注或云勃作游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或並無爲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或無事字揭或作潮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於上或無袁字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諸本皆方獨从

(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而儻作償下又增適字○今按敘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饔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目語意生澁適所願亦不若償字之穩也賞)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大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太原王公卽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行上文苑有而字非是)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方从文苑作施○今按下字對偶文苑亦非是)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閒(日或作月)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或無矣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浹音接)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去聲)酒半合辭言□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上或無公字)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乎○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寮屬所得施於其長者蓋本作烏自烏而胡又自胡而訛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誤)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前漢爲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貌○漫莫幹切漶胡館反又乎貫反破或作故鮮或作圭說見祭湘君夫人文○今按瓦甎堅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甚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新作而非修之謂矣作故非是)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字子下或無其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厤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爲平淮碑又爲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爲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同姓閣蜀本如此擇或只作配魯或作蓋或作蓋能非是○今按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擇木已無服矣故以同姓言之)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董丞相晉貞元中鎮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服之或作複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官書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注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爲議郎)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登字沖之)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或無其字據依或作依據左氏無所據依)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或無道字識下或有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或無愈字)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幷序○鄆音運秦爲薛郡漢爲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从石本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谿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廨田氏先廟碑鄭州滎陽索河上鄭儋碑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珦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爲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數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谿堂也公時爲兵部侍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東平郡即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下或有揔字）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三月以薛平爲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爲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揔及此二人也○濮音卜）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濮等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馬揔奏也）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揔還將大用）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其曰上卽位之二年則長慶元年上之三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蓴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蓴心一力或作竭心力蓴或作竭一或作勠蓴旨兗切專也國語蓴本肇末）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於或作于幽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魏謂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也置或作署或置上有署字）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從石本刪去○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特以無恐者爲誰特之耶大凡爲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覩摹刻旣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攷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爲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二本幸皆不誤而反爲石本脫句所奪甚可笑也）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己爲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爲一句或作於曹濮州非是）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作恃）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或無以憾二字）以恩則橫而肆（或作而憾）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憊音鞴罷蒲糜切）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俟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纍平聲一本作繫）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

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九壥九州也壥與廛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不或作有）河
岱之閒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視邦選侯以公來
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
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蝥（或作蛑音義同）
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喣音詡）摩手
拊之箴之石之（箴或作針）膊而磔之（○膊音粕磔陟格切）凡公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師石本作帥○今按）
（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師爲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
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
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令有平聲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
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
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徵如負豕覺而駭亦
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閒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
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
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
贊稽經諏律（○諏音娵）施用不差（○施音試）人用不屈谿有蘋
茈（○蘋毗賓切萍也根浮水而生者茈與菰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
詩左書無我斁遺（○斁音亦）此邦是庥

猫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爲幾
乎諂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爲諂矣）

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
（或作其母一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音伊）其一
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無而字）
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
亦異之大者也（或無也字）夫猫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

（閣杭無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
罪以平（伐或作罰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
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
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
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
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
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
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
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
已（或無此二字）因叙之爲猫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
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
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從其聲
之諧者不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者
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
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
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爲證）如是則又似
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也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
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
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
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
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
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
何能辨之（或作此）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讓下或無者字
者下或有也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烏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當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烏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字)與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爲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爲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三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魯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十一篇)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或無時字)其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之者或作之也)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在方从閣杭苑作在尚無將字今按若从方本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或無而字己作身)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名下或無而字其實或作於實)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盍上或有日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無之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而或作所爲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或無之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聞下或無有字)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

（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略而不言乎）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委之以或作以委之非是）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者字）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為健乎（一二或作二一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此下或有其血玄黃四字）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者下或有在字）（豐上或有既字）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或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壞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或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字非是）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所字非是已遠或作遠矣或無已字）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氏或作代或無已字）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或無雖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竢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烏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不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爭或作諫歐公與范司諫書温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爲陝虢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爲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寧齎束帛召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色字皆非是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草字移易或作易移初城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爲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或並無之字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或有之字終或作絶或作如皆非是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陽子二字或作實匹夫陽子亦再見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於字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夫下或無之字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乎上或無復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或作祿秩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爲翹招舉也宋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爲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注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茲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或無本以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

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咎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有下或有心字）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作不）孜孜矻矻（音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門下或有而字）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者下無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爲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無也字）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則將或作且將於賢或作於身皆非是）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欲字）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招音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言於亂國○今按方本殊無文理）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爲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見儀禮喪服篇）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緬謂遠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字故下或無其字）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一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緦三月註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者字或有也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文未下或有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隱元年左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下而字）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

至少也(或無是字)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日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於是更葬)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氏當有)喪事有進而無退(禮檀弓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稚下或無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或作以非是)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二字非是)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大也)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上或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作進所或作進以進或作道)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或無然字稷下或無之字)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非上或有此字)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此或作其)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教或作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

什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是也如下或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失或作去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禘祫議

〔或作祫禘○今按篇內皆作禘祫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禘祫之議者考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𣐊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尹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撰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興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日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之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宜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凡在擬議不敢自專〔在或作有擬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或作在○今按官不及議而自言則作切為是〕今輒先舉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作之〕宜永藏之夾室〔見貞元七年八年裴郁李𣐊等議〕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或作登焉詳上下文作登非是〕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見李𣐊等議諸本毀下或無之字或毀之下再有宜字○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禮記注土封為壇除地為墠○墠時戰切〕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禮記遠廟為祧注云遷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祧廟之中〕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為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遲諸本作違今从閣杭蜀苑云新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屖遲兮屖音棲遟與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為字其於或作於其之下一無子字〕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并有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方本無去壇去墠四字之遠作遠之○今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也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

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若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玄王卨也詩長發玄王桓撥是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或作）（蓋曰或無於字）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語）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衆（衆或作頻新書陳京傳亦作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還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議下或有爲字）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或作夫）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作曰）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所謂上或有故字非是）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於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或無自字）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亦不或無亦字）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飲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無不然字下或併無夫字）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

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或無謹論二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祕書官稱也或無書字而以祕爲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字者皆非是稅當作稅其字從衣博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稅輸芮反亦音吐外反既作此書先儒劉敞原父嘗辨其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於人見其兄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朞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祖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朞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朞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情上諸本有是字鄭注無此語只云以已恩怪之）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不上或有而字）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功之服）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適音的）與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或無常字）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或作時）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字非是然各字亦疑誤）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或有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閒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慼慼類有喪者（慼慼或作感容類下或有於字喪或作服）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稅下或無者字）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悚息尤深（或作甚）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从舊本○今按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詞則實傳也況有諸本可从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方从杭本作廿餘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幷也卅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爲句而以廿爲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卅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廿从方本餘年从諸本）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

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之升或作升之聞下或無於字）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名下或有爲字）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立下或有數字而無莫爲禮部四字）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碣則云蕃廬江人）父母具全（具或作俱）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閑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爲六館）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議大夫罷爲國子祭酒）請諭留蕃（或無諭字諭或作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以城爲道州刺史）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歐陽詹生如史稱韓固生樂瑕公之類甚多不當作注）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杭蜀本無葬字非是）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亂推朱泚爲主○泚此禮反）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氣上或有之字）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無亦字）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籍晚須到公府卽尚爲佐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爲交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卽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倫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揚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人字或作衆人○今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後與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

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嚻音枵）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無下或有所字得下或無矣字）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復出人字）（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撫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十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爲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閒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撫言未可憑也）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裎或作體）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論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閒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日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輒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輒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輒之世發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與聖人之道欲待孟輒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作之）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德下或無者字）況於愈者哉抑其中宵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或無然後）

二字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況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躬甚作窮皆非是甚又或作至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下二及乎或並作至乎句下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爲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或有己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己之道勝也一語雖下或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爲道若上或有傳者二字以或作所皆非是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爲考之記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則此爲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爲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爲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況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据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爲字一本作烏害其爲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原

书

空

白

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書啓

與孟東野書（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从閣蜀本云除下文江湖予樂也一語餘並作吾）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其於人人或無下人字說見前卷答張籍書或作它人非是）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下有又字之處或作人處）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無而字與或作以）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之人謝以貞元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卽是從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與）主人與吾有故（○今按送楊少尹序亦有此語　主人謂張建封也）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辟公爲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翺也）（公亡兄卽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盡向作日）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竇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爲山陽故云遠宰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有而字）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爲山陽令）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書或作盡）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或作尤非是）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或作世曜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或作情）猶將倒廩傾囷（囷一作箘）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耻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作章不可）稇載而往垂橐而歸（管子小匡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稇載而歸○稇苦閔切）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有實字）

月日（貞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爲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

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
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
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特寵強愎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今年已來
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種不入土野無
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
縮摧沮竄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
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
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
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
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
皦或作全或作皎天馴其心○馴音循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
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陽董作西華屯是也○今按下云得之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屯
之役夫屯或作田朝行遇之迫之弗逸弗或作不人立而拱竊
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
不可圖驗非聲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一語
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
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
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
附麗也戎閣杭本作我名下注絕句二字麗或作離○今按實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衞青傳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也所謂戎國疑或取此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
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下
或無也字安阜或作華附或作安附嘉或作喜又無名字皆非是伏惟閣下股肱帝
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鑕
職日切鐵椹也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
然方本之屬作其屬屬下句析作拆云漢終軍傳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
髮削左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
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屬
歸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爲大而可顧也崩拆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則當
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論語中字也是宜
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
念或無不惠二字念文苑作合全無文理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
而默默耶杭蜀苑作默賀也亦不成文理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注巽字或作異非是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江陵作李巽是時自江西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

十二月九日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
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
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
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作喜因困厄悲愁無所
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
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
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下句不類非是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
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
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

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
辭鄙而義拙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
單衣纔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
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
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為屬上
句為或作其則屬下句伏以閤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
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
字者為正或皆無之或上二句無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方本必於其第一第三句去之使其參差鄙陋
而不可讀以為古則不淳以為今則不響不識其何意也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
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是歲八月憲宗
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既有
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寗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
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
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
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
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下或注汾字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
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
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
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
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
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
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
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復出古之道三字吾子何其愛之異也
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
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
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
今以言

答楊子書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為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
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果以
知人堯舜所難舜或作帝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決然
拒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
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
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
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李下或無七字亦云
足下之文遠其兄甚下或有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
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
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
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
內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
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
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字非是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閒
可也閒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
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
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頔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為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之于頔字允元○頔音迪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頔獻順聖樂曲其曲將

（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爲佾舞雄健壯妙號爲孫武順聖樂）天保樂詩（保或作寶）

讀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興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笳音茄胡人捲蘆葉吹之也）

移族從弁與京兆書

（移族從以下八字閣杭本如此云頓世雄朔易時移羣從占數爲京兆人以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弁爲從弁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頓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頓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移居之移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其舊鄉故移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

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庚上或無自字）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或作則人）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悼或作悸或作惶或作懼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作樞）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閣蜀錄粹皆作憚赫字小訛也○丹末切與怛同莊子聲侔鬼神憚赫千里）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或無之言字）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一有而字）且有言也揚子雲曰（雲下或有言字）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灝胡老切）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然下或有則字非是）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尚書相公啓

（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方無○今按言猥若俯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悚（或作慄）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或無厥誠字黷或作瀆字通用或作默則無訛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爲屬吏（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爲國子祭酒公爲博士十一月餘慶爲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爲留守公爲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方從杭蜀本無入字○今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校）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閣無於字非是）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狠藉公牒不敢爲耻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僶俛日日（○僶音泯）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鳴鳩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從事獨賢雅以怨刺（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伏惟俯加憐察（閣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今按得失之意已論於篇首矣）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

（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或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

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本無理不詞今改從衆）受容受察（閣杭本無受容字非是）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之字）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外下或無於字非是）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長下或無者字非是）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黤黮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黤黮元夜陰○黤烏敢切黮徒敢切）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為句語亦太煩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複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罷事為名可自罷去比閣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書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略無凝滯今从之○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為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讀者厭其無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云）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閤下書下或有于字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也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賜之賜或作錫之或作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載載者載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七字歐本云存此則與後相應然亦無孰長人三字則非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作興居窮守約或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懟音隊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譸音輈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蕃誌無宮以歸今本亦誤○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二年之文恤恤憂貌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有所字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子下別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十下或有一字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字○今疑志字衍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

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二不字或並作弗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君上或無而字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或無貴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沒或作役國語重耳不沒於利注沒貪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一其致或作其致一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有於字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有其字抑又聞上之化下或無之字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或作其○疑當倂有則其字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或作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求下或有儒雅字亦或作士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家下或有之字彼之處隱就閑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狖○音柚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方作俗○今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諸本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方本語意拙澁非是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聞下或有今字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有者字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惟恐或作之恐或無此二字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而宰而爵或並無而字而復出天子二字或無於字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或有依字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垂干瀆尊嚴伏地待罪

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為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或無逃字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句全字為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覺其

（語差凡敵今且从方本）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或作歟）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不下或有之字）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下或有曰字）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或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四字之爲耳三字或作爲之耳皆非是）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或無使及二字非是閒或作聞或作問）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於管庫（禮記檀弓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察字）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握）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或有人字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或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至比或作如比）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道下一有也字)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數音朔)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得上或有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拜

答侯繼書(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或作闓)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晉宋人書帖多用以字)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隩或作奧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或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眾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或無兩之字)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月十日或只作旬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也字)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援于元切)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自)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

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司下或無者字）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類乎）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〇忸音衄怩女夷切）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或無所字）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數生或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竢工人之剖（工人或作良工）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卞和獻玉刖足事見韓非子刖足下或有而字）且無使勍者再剋（或作刖下同〇勍渠京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振尤非或作非尤非非是）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複出爲字或併無二爲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語求和親博士狄山）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所字）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吾下或無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翊或作翺非也貞元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傪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所作歟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爲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之恭非是）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烏）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一語同）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

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或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下或有也字）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汩音聿）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二則字下或並有心字）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后）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或作府無絕其源亦作無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焉四字或併有邪字）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施或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或作乎）有志乎古者希矣（古下或有人字）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樊汝霖云自三代以還陵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荊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誑之過也汩汩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論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答下或有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杭本作人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方从三本無於字非是余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思上或有求字及邪或作及也）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不下或無果字）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巽字元和五年八月以巽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寓或作獻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

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無方字又無得字惟閣下心事犖犖○呂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之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已或作以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退下或有而字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或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所能或並無所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十或作百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是非或作非是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或無心中字或無見字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於或作爲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敲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敲唐人多使敲字如盧仝詩敲金摧玉擊或作揃或無之○今按方說敲字甚怪所引盧仝詩當亦是誤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从文苑但文苑必作也而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更詳之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字○今按並字疑衍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幾下或無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下或有也字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無之字籍慙靦再拜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作包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複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歿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以與可通用故从杭本作以然孰若从諸本之爲正邪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於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屬上句非是愈頓首

答陳生書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蠢焉或作蠢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方从閣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己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謬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有而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見胡甸切公時為博士也）愈白

與李翺書（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歎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貞元十五年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有所字）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或作執○今按作驅即屬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複故當以驅為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士時）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長下或有已字非是）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有得字）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我字）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今字）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或無安字）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為或作如）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在南陽公幕中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杭本嬉作悲云悲者悲其不得所從故也皆非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是知下或有於字猶或作尤）

非是吾下或無豈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者字瓢飲下一有在陋巷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聖上或無有字依上或無之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食去聲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此侯杭本作侯此○今按此與與孟東野書春已時盡相似說已見於彼矣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輙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忘或作望）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喪或作哀皆非是）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所取下將字亦無者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二教字並作命方从杭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而愛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不愛二語並無者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言或作言此事）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終或作中）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事之三字）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或作待杭蜀文苑只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从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从之）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能上或無賢字）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苟如此三字）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或無所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知己一複出字）伏惟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按下方合有察字此不當有）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或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鄉為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眾也直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須或作頃渴或作傾渴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

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下或有所字）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作謂）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愼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又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與或作上于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頔音迪）

七月三日（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字達或作進）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矣下或有而字）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閣杭蜀本作苞文選包多作苞陳寔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固用選語且从諸本作抱）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下或無而字）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而字）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作其）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言下或有日字非是○隗五賄切）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功下或無而字）雖遇其人未暇禮焉（或作哉非是）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以與義通○齪測角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猥切）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爲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豈

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靈臺字見莊子）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或無不入二字皆非是）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二字）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不可或作可乎）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諸或作此或無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服或作伏言或作百又無尤字皆非是）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為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去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或有於字）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〇胾音蕉）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旋或作旋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或無意字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伊潁二水名潁之或作潁水）近者尤衰憊（蒲拜切）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〇車尺奢切）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鬚或作鬢）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有眼字能不或作不能非是）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京字慶復大厤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禘京奏禘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還給事中公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在京還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益字或無日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杭本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或有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下文閔字爲對）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屬或作厲或从文苑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決非厲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若上或並有其字愚或作言其情或作於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盡）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所爲下或有文字下下或有賦字非是）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不加裝飾皆有指字注字處（指下或無字字）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得字）朋友道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从閣杭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姑从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懍音凜）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囂音枵）相訾百倍（訾音紫）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無僕字或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已或作以）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行下孟切）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而字）（恟許勇切）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或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懼字或無可字）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車下或有而字）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無吾字）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

（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一下或無二字）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謀下或有與字而屬下句）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爲幸或作爲不幸非是）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有而字）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己歟）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凉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

（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

（夜歸爲第一書也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陳）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閣杭蜀本如此而或從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爲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有人字）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一有人字）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墜下同）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閑之事明之耳（事上或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無矣字○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爲是歟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爲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胷臆之間（臆或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或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筮或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或有有字或有有字而無得字）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有即字）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而有者字則人或無則字）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直或作真或無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為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未為或作不為）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下或有至字）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承恐所增多八字當在然字之上未知是否）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下或有而字非是）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傪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傪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皆以其年登科侯喜以十九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余張弘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群玉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皆爭為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閒（或無跡字）陛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謂有待而為則事字為當）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閒疑矣（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長中進士第）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其耕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二十一年

(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或作邪妄詐僞或作邪妄詐佞)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或無矣字或作爲日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記豈有司遠嫌而黜之耶摭言云韋紓卿羣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方作行○今按賢卿是有行方語爲贅)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或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語或作論或無有字)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竑者(元和二年竑中進士第竑或作弘與登科記同)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爲相)張後餘者(貞和二年後餘中進士第)李翊者(貞元十八年翊中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作以解)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或無亦字或無幸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之礎大厤七年中第)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庚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人下或無如此字)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作蔑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上或有與字)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原

书

空

白

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尙書書（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尙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字上或有是字）赫赫乎洸洸乎（或無洸洸乎三字○洸音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驛遞也周禮大僕傳達于四方音轉）或願操一戈（操上或無或願二字）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或作隍）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杭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得或作待已下或並有矣字）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無固字）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或作行）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閤下之功德（下或有矣字）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士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作嘗）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此上或無至字不上或無而字能下或有速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遽進）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或作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進下或有謁字）（誠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或無以左至爲容七字皆非是）懼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閤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字○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岐山下等詩也）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遇或作過）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匠石字見莊子）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顧馬事見戰國策）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或無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

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干字而無比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閣杭本以其知某如何哉爲其如某何哉而無昔人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爲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如某何哉則似決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尚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或作與韋舍人卿貞元九年宏詞試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閤下)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扶文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匹或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天下或有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禮記獺祭魚選獱獺睒瞲乎厱空○獱音賓)蓋十八九矣(或無十字)(矣或作年方从謝本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之是也本多作八九年其義非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輸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正或作嵓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嵓豈正夫卽嵓夫邪今且从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或無凡字)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接後輩下或有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作耳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柔桑其下侯旬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或作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或無進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若上或無要字)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不下或無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

(殷侑也或注衛字非是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還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爲侑無疑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愧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踧踖(上子六反下資昔反)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人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綣綣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或作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

(公爲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知或作智且或作具)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者字)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从閣杭本以律呂二字爲宮字云國語琴瑟尚宮鍾尚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獨耳其中固自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用它律呂者故特取此誤本耳今从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如此方獨以鼓爲瑟而爲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本上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竽或無也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求上或有也字道於下或無此字)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雖或作誠或雖上有誠字)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言下或無之字)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

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日手示披讀數番閣杭本無行官至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閣杭乃節本諸本乃其本文今从之信此傳之閣杭蜀本無此四字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無下或有所字無與者字，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司馬溫公○心經後日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閣杭蜀本刪胸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閒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飜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為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見詩旱麓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見左氏昭公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或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子下或有有字：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或複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都故切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切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或作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至或作[illegible]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尚皆或無尚字或作皆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

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複出方本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或作苟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後漢南蠻傳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蘇軾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漢氏已來或無氏字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鴈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立言行己其異五孟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偏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爲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藐大人愈輕萬鐘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頓于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而或作且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鄧璹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闢邪說距詖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信音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僕下或無者字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或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或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或作耶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本意下有在字云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爲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之弊而謂韓公爲之哉恐閣本初亦失誤而方乃曲爲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破上或無衣字繫上或有脚字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下或有也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劾俗或阿上仍有劾字或作劾阿俗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屬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下或有狀字）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連辱或作辱連紙）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河南謂房式也式為河南尹其卒也謚曰傾式始刺蜀州劉闢作難署牒首日闢副日式參謀日符載意使君欲辨河南之事跡者此耳）欽想所為（欽上或有重字）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或有古字）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概知感激（知上疑脫一字）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信或作伸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複出默字○今按衆本皆未安疑本用易有言不信之語若作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詳之）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期之無已四字）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捐或作止○今按捐罷字疑衍○又按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莊子云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艮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甄音真）即詐為喑棄去（棄或作亡）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或作事非是）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作伉）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自或作目）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時鄭餘慶以節鎮興元孟東野墓誌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卽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必是時也）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爲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暴卒）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欷（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東野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郊二弟酆郢）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妻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敢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宜（諮或作咨）

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本傳不載宗師爲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匱少闕一作闕少或無闕字）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爲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一作賊）尚守巢窟（或作窟巢又作巢穴）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杭蜀本作難語非）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音擷頏胡江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日或作月）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作六）陳師鞠旅（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鞠告也）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踶徒計切蹋也又音提）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

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慎誠輕出入旻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下之字)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蝨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兇豎吳元濟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貙獸名說文貙獌似貍者椿俱切)畏懦蹴蹜(足迫也上子六切下所六切)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奮上或有能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閉)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下複出幸甚二字)夫遠徵軍士行

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召或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淮西事宜狀)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一作可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諸軍還奏多合上旨)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田弘正始名興先是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委政於家奴蔣士則衆怒脅拜弘正使主軍弘正於是圖其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爲作先廟一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從閣本○今按蒙免者蒙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爲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爲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肇鞶早牟章)已附狀(已下一有曾字)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疏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閒或作閑○今按此謂求揚書記因田之閒爲述己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慚悚僕射公忠賢德爲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

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呂本注絳字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比或作夜又作日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奬知待或無伏字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比或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知或爲兒女子詐當有子字獨宿直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閤下居之則爲失所愚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疏外自待不下或無宜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宜滯爲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以不得爲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爲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日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爲兵部侍郎而出紳爲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留紳爲兵部侍郎公復爲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爲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傪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變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使字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爲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从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閣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曰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人上或有夫字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歙州詩序陸傪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并序一本自此下爲第二十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一作從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从閣本作咸而屬上句○今按莊子有周徧咸之語方本得之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从閣本云杭本訛咸作或然尚無謂字蜀本始作或爲今本易爲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諸本如此方从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賡歌是也有隔句用韻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橘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賡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橘頌之例則下三句為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从之本失之也今定从諸本以騷經及賈誼弔屈首章為例若欲以橘頌為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為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為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為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為一作有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閣本有獸字非是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敓古奪字或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从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句尤字足成一句不成文理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文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假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而無能字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眘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六篇眘古愼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从閣本刪去○今按有此一句文意乃足閣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从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从謝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為一列其第二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从之遂使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从閣本以亂為詞又从閣杭本刪去將天以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為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為亂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方从閣本無此二字皆非是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禮

（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閣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有有字卽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懌然者或作者然云顧命王不懌或作不釋釋猶開釋也○按嘉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或本皆作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或作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仍注仲輿二字或作志雍樊云志雍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頔斂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頔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頔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頔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要下或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問或作聞）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字方从閣杭蜀苑得之）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羣字）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察府）為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縣一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其字）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或無以字）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非是既一作卽）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或作從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非是或無甌字亦非越或作粵）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敵一作歊氣上烝也方从閣苑作敲云敲横擿也謂鉅海歊蕩其南也○今按敲微扣也字書訓以横擿而漢書注又訓擿為發動蓋不以杖末奮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横擿也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邪閣本蓋誤而方必為曲說以附之殊不可曉作歊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維一作皆島作鳥居作夷氣閣蜀本作俗○今按島居卉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此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閣蜀皆誤古或作在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或作疾）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或云瀕濱也篆文無濱字漢志瀕南山又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之諸本無複出之字方从閣杭蜀苑得之若或作如）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度使）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平陵人）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為東都留守判官）合東都交游之

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己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於或作我於行遠或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其宗二字）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

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節）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先）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閒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或無屬字）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儀二字）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一作有序）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襃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儒一或作一儒）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作而）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語）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有所字）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暤下第序（暤或作曎考唐宰相世系表暤當作暤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敗映暤照煦無有暤者豈暤後改名暤或煦耶諸本或作齊暤或作齊曙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貞元十五年暤十一年煦元和二年踵登進士第而暤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人二字而有也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字之字）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躬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閣杭蜀苑無詳明二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舉讎舉子事）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敢字）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眾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眾之所同惡焉（眾下或皆有人字）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作是）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虖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虖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為有或無為字為人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閣苑以人為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為導者音義皆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其下或有所字）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

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兄或無之字爲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苑有鎮字閣本無○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爲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苑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今從閣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爲是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有至字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覲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獲下或有其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或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此序孟州濟原縣有石本其閒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閣蜀杭本同或作桓樊氏石本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作於今从石本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畯滿前畯或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从石本爲上諸本有所字方从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爲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石閣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苑粹樊石本作之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毁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从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上七思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上之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改不羞一本作弗羞辟石本作法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

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今从石閣如此）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湘方从蜀本云洪慶善以爲作湘者石本磨滅以閣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恆卦卜象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于沂政與此沿同義今按只以沿爲正○今按方以古韻爲据舍所信之石杭太閣本而去湘从沿其說當矣然必以据筆解爲說又似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鈌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竢知者然其大歸只爲从湘字耳不政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于以湘之从湘爲正）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殃方从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樊本只作殃然閣杭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蒙俊作畯時作昔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殃於義爲得又按此篇諸校本皆多从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爲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閣杭蜀本置此公時爲四門博士堪爲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一無抑字）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於一作爲）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有情字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闕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今按篇首云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為近之而語勢已微外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荊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公此序大槩與送許郢州之意同郢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頔又皆言民窮斂急意必有所屬也頔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字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復出縣字皆非是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為三字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后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之老二字或作者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

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𥁞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會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爲鄭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餽賂（聞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虢蒲洛羣吏以閣苑本定蜀本訛作郡吏今本併訛吏爲縣其失遠矣）或作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作於）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公時爲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儒名或作名儒非是）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或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爲字）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謌其所志（謌或作哥）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請或作序）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所下或無得字）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無之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爲或作禮樂心下或有必字）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行上或有所以字）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江河或作河江）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二字○告工毒切）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粒或作穀）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過大乎或作過於正或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爲下或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爲上或無而字爲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溺告人或作告之）余既重柳請（或作詩非是）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奏辟儀之爲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

嘗或作常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爲字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或無於字下或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而鎮或無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从閣杭本幕下卽云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疏略獨今所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又修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作人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勸心也下一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有非文則不能五字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爲近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爲列侯韓王安爲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爲何遂爲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公時爲四門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生博士或作生與博士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不上或有志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以國子司業陽城爲道州刺史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湖南觀察使或無湖南又字楊作陽皆非是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作陽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川下或有守字是鳥或作是鳳鳥也若史可信史或作使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已字

送廖道士序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道衡山而作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岳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或無之字或無高字獨衡爲宗衡下或有山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非是駛或作駃音快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或作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下或有之字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盛字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選虯龍騰驤以蜿蟺蜿蟺蜒也蟺蚯蚓也扶輿相如子虛賦扶輿猗靡磅礴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爲一注磅礴猶混同也○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音旁礴音薄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鬱上或無而字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字當下或有奇字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閒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

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子孫也序云建中初天子嗣位當作於德宗之世次前後篇當貞元二十年云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後字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或或作不或無發字若顏氏子操瓢與簞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簞食或無子字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事字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為字疑衍建中初天子嗣位大厤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廷上或有朝字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又字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或注琯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鍾待撞賦孟琯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琯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歟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郴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荊此承貞元年十月作○琯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一作脩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矣或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荊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彊而或作彊有非是況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鬭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非以或無以字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也之下或有於字頎然其長○頎音祈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為考官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不字○舊讀此序嘗怪則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末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雖正乃刪去此一不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為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脈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為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為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嘗見其真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余下同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志上或有其字今從閣本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王塤）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為字大而下或有其字）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方从閣本作引○今按以分為引蓋草書之誤然幸有他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獨信其誤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故下或有莊字）荀卿之書（卿下或無之字）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馯音寒瞿音渠）○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書上或有師字非是）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吾或作余）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或作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荊潭唱和詩序（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荊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垍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荊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荊卽荊南潭卽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作者之語非是）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荊南管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南或作南之或無之字）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氂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神鬼）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屬音蜀吏屬之欲切）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在或作有非是）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謂裴均）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為濟言率先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春字洪玉父云是年春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偕朝道語）愈嘗與偕朝（元年六月公始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藩為告哀使故至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里或作累或作狹）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韡袴握刀左右雜佩（帓或作帞韡或作靴方从杭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謝本又校作在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佩也在為行字無疑杭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韡許戈切）弓韔服（韔一作鞮或作在閣杭蜀苑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為張又云服弓衣也○今按韔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韔其弓又曰交韔二弓則韔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韔服謂納弓於服耳況弓云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韔丑亮切）

矢插房左傳抽矢納房箭舍也俯立迎道左方从閣杭本道作賓非是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从閣杭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文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即是當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从方本爲是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階下一本複出即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即字則知古本誠然也○今按複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爲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爲之故云平或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公時亦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複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其爲人佐甚忠佐謂爲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序

送區冊序（洪謂區冊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江上或有水有字廉或作其）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閒（荒茅篁竹蜀本作荒榛茅竹篁諸本作叢）（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閒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川本北本又作言語不相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士或作事）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或無矣字）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觀或作冠）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見莊子徐無鬼篇○跫許恭切）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斯或作其或無斯字皆非是）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欣然下或有以字於或作乎閒或作聞）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上方無以字厭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下喜陶然樂當爲一例故諸本皆有以字而方本皆無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句應無而下句應有也無故定从此本）歲之初吉（或作告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歸拜其親（拜或作觀）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音志）

送張道士序（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有道○今按有道語似太重當且作隱）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方下或有諸侯字）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白或作自非是）恨無一尺捶（或作箠）爲國笞羌夷詰鬭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或从閣杭作期非是）寧當不竢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或作漪○今按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彼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漪字雖可通用然本不从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猶爲人猗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伐檀漣漪論漪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漪之句則此作漪亦未可知今上文既作嵩高則此且作伊亦無害若有他證見得上文果當作南則此卻當改爲漪矣）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贊寧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霅川白紵書真草爲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於此乎）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扁鵲治病（扁鵲即秦越人晉昭公時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之

於奕孟子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
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徙或作從非是皆不造其
堂不嚌其胾者也○嚌音劑胾側吏切往時張旭善草書旭蘇州吳
郡人時或作者善或作喜非是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
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怒
文苑作喜焉草書怒焉草書不平監本作平生皆非是或無焉字觀於物見山水崖
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
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或無猶字非是以此終其
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
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
錙銖情炎於中情或作精利欲鬭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或無後字今閑師浮屠氏
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杭歐謝本作繆莫侯切猶綢繆也莊子內韄者不可繆而捉
義蓋同此○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為解以下文頹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所
下方从杭本皆有於字非是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
拾敗或作散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
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文意
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或从閣本作喜○今按善幻說已見第
四卷酬崔少府詩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閑下或有師字方云此篇
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吏後至解衣槃礴臝郭注云內足者神閑而意定又云王彥法
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
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伎不能奇但
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書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

一作殷侑員外使回鶻序元和十二年也據傳詔侑副宗正少
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侑不為屈虞責其倨侑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
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虞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皆與序合惟
年次稍先後當以序為正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閣杭無萬字非是不問海內
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杭本無於字非是時節貢水土百物
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
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
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
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或作術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
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杭本無命字非是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盞言曰元和十一年五月殷公為太子右庶子殷大夫或作殷侯今人適數
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或
作襆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為句絕三入息暫反省息井切朱新仲云唐以侍中兩令
為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重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
上下文考之朱說為長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刺方云洪慶善云
刺音盧達切樊澤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為義顧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閣道謠和嶠刺促不
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為正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
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
知人下或有矣字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
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一有巨源一字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
士以能詩名嘗有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之句白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
遼城以此詩遂知名既引年去命為其都少尹蓋此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
詩送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意蓋指此二疏事見前漢此序長

慶中公爲吏部侍郎時作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疎今漢書作疏按疏正字疎俗體也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張或作帳謂供具張設也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況二疏本傳自可考漢書如高祖留沛張飲黥布傳張御食飲皆謂張設也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因話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爲諸生所宗一旦以年滿七十或無一日二字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閣杭本作方及上或別有方字其意豈異也或作豈其異意邪皆非是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或無幾人字疋或作駟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以與通用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閣本無蹤跡否三字非是或但無蹤字亦非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惜下閣杭本無之字白以爲其都少尹白或作署或無白字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不下或無同字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字非是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作家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二語閣杭本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

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事見戰國策卞和之匱多美玉卞和獻玉事見韓非子卓犖瑰怪之士怪或作奇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縣或作郡非也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爲節度行軍司馬使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觀字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和方從閣杭蜀苑作聲云晉范啓謂孫綽天台山賦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爲尚公進平淮西表曰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也○今按諧和即謂其聲之和耳若作諧聲却犯本字而語意亦不活方說非是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或作聞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礎之父仁鈞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爲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覲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鎮宣武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府或作父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日或作由仁鈞以讒流愛州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亦留此或無亦此二字留作收皆非是李生自

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周君名君巢時爲河南府司錄參軍君巢下或有字字）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外下或無則字子下或無相字）離十三年（時元和六年自貞元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二年耳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礎別在戊寅歲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成或作盛）李生温然爲君子（李上或有若字）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或無也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至文苑作在○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而治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他書所引考之却當作在也）祿不足以養（下或有爲字）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作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或作序之或作之序）

送石處士序（或有赴河陽參謀字謀或作謨或有詩字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爲河陽參謀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爲退之稱道耳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爲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又誌其墓）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裔爲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日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閒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閒（嵩邙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澗水書云卜澗水東是也後改名澗）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事辭或作事免不上或有則字）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而東注五字熟或作夷卜或作兆）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或作爲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眞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地理志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耕收（收蜀本作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歸閣杭本作師○今按當從諸本作歸而讀作饋謂漕運也）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出閣杭本作主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朋友閣杭本作其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或無則字事或作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二字或只有別字）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眞閣作其非是方從閣杭本無爲先生別以下十二字○今按此閣杭本由有二去就字而脫其中字遂使下句全無文理方從之誤矣）又酹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酹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字諂或作評皆非是或無是字）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閣本作固）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不下或有祇字）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退或作遣蜀本云送詩元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温造字簡輿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

（部尚書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爲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多下或有於字）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能下或有遂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苟無下或有留其二字雖下閣杭本無謂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恃或作懷市或作賈）洛之北涯曰石生（石洪也）其南涯曰溫生（卽造也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卽贈盧仝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鎭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諮或作咨處或作取）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鎭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或無朝字）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閣杭蜀本無內外二字或作無內外求無理皆非是）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或無自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閣杭本無之字）生既至（或無至字）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其或作具）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焉）

送鄭尚書序（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二十二邕管經略使治邕州領州十三容管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鎭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使）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閣杭本無下大府字）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迎郊（郊上或有于字○帕莫轄切韡許戈切）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無先字）帥守屏（必郢切）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一下或更有至字）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颿與帆同）（颿或作飄○踔音逴又勑教切）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或作仇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或無將字）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或作把疏）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薙音雉芟也○獮息淺切）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州或作洲）林邑扶南眞臘于陀利之屬（躭浮羅國流求國毛人國夷州亶州林邑國扶南國眞臘國皆海外蠻夷之國云林邑一日環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眞臘一日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躭音耽）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或作夷）船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

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長慶三年四月權爲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常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十三年四月權爲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初權自河南尹帥山南東道爲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元和十四年十月權爲右金吾衞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長慶元年權自河南尹入爲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此左氏襄二十二年語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邪〇今按通鑑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干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〇今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或無轉字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謇爲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謇也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爲下或無之字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私其下或有有字其或作有皆非是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銀緋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一或作一務兩得或作得兩大臣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己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今從閣杭本定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

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校理序舊史云鄭餘慶之子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仕自祕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元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寧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騎春衫薄之句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士下或無曰字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爲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士字又或有而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爲一作授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勤耳矣家下或有選字非是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於字按舊史元和元年鄭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遷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閒故相鄭餘慶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或無後字炙之石切○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或無耳字或作爾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眞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有下字求告來寧涵以元和四年爲校理五年寧親東都時餘慶爲東都留守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司下或有郎字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古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地卽成王定鼎于郟鄏之所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詩洛字詩下或有日字注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作政才子富文華校讎天
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衫或作和烏哢正交加楊
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親交或作交親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賢良異等憲宗時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爲開州刺史穆宗立爲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爲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流盃渠大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巖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隨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爲開州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躍躍閣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偶之非是不利不下或有得字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謂哉上或有之字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探杭作深予下或無之字皆非是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閒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方字上巖石追逐雲

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作詠歌）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䏰也（胸䏰說文蟲名漢中有胸䏰縣地下濕多此蟲因以爲名胸从肉句聲考其義當作潤蠢唐韻音蠢閏劉禹錫音屈忍漢書胸音劬通典曰開州漢之朐䏰地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謂考下文只六人一日和者十人而時集闕下者六人耳）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作明年杭本作時年謂此時之年也章以元和十一年刺盛山韓以長慶二年作序閣本作明年由時字訛也○今按作明年則非實作時年則不詞當從諸本作及此年則無可疑矣諸本禁中下有名處厚字元和十五年三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闕雖書洪範于太液亭長慶二年四月爲中書舍人）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元和十年三月稹爲通州司馬長慶二年二月同平章事）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爲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中爲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八月爲諫議大夫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澤之云景儉時爲楚州疑有脫誤）黔府嚴中丞爲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謩爲黔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爲秘書卒）溫司馬爲起居舍人（溫造時爲武陵司馬今諸本皆亡州名亦疑脫誤）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名書其名云元司馬名稹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居易李使君景儉嚴中丞武溫司馬造方以閣杭本并上文名處厚共删十四字云蜀本側書稹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獨嚴不書其名今考嚴謂嚴謩時爲祕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諸本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溫造自明州召還今皆不著其郡亦闕文也）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山下或有之字）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章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閣本無此篇洪慶善曰張文潛本校與諸本特異蓋原於蔡文忠也然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杭蜀本爲正○今按張本多可取當附見以備參考○洪興祖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掎摭糞壤閒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鎮煎爍樊宗師語澀則曰辭醒義卓闊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聯句若以爲公作則若出一口矣今讀其劉侯句不及彌明遠甚何至是邪蓋聞君子損己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仲雜記）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作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作劉或無夜字）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高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當句斷漢陸賈傳尉佗魋結顏曰讀爲椎髻云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椎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讀結爲髻而以喉屬下句者雖有据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從蔡張本刪高中二字）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云或作之又無能詩二字非是）劉往見衡湘閒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本年上有其字無矣字）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方無解字解張作能拘囚張作囹兩不上方有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見其老頰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無說字即方作既）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本並作侯喜方無下字）道士啞然笑曰（啞烏格切）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袖杭蜀本作抽倚或作旁或無坐字）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解或作能後同子爲上或有弟字我書下有吾句字）因高吟曰龍

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不似張本作似非疑當乙作似不）詩旨有似讖喜二子相顧慙駭（二子張作一人）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思或無字）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欲或無字）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而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詩字張本作劉進士把筆則又高吟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此從張本下四字或作益切奇出非是或疑其當作若）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侯或無字）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下更有一子二字此從張本方從杭蜀本文粹無益忌至讖諷二十四字及思竭不能續五字但有喜字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子二字下便連因起謝張本又以盡爲蓋而一本并無盡益蓋三字○今按方本簡嚴諸本重複然一簡嚴者似於益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諸本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侵劉喜劉既書姓喜不當獨書名恐劉下本有侯字而下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益忌之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諷之下固善然似不若移於喜益忌之之下此皆未敢自以爲然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作非世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道士奮曰（奮下或有髯字或有目字或有然字○今按恐或有髯字）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字或無吾與汝就之五字）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訖使方作止即下讀字張本作之屬上句方無不字）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或作子）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就下或無子字作下或有之字耳或作矣）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聞語下張本有子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張無皆字）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方無問解何敢）（書五字請聞下十三字張本但存寂然二字無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喘上張本有少字）斯須曙鼓動鼕鼕（音形）二子亦困遂坐睡（或無遂坐睡三字）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上張本作）（出方無驚字）即問童奴奴曰（童張本作僮奴日上張有僮字）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張無到門字覓下有之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或無此題）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方從杭蜀文粹作安自足既無文理對偶又差方本誤改既多類此）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閒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蔕凍芋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彌明）睆睆無刃迹（莊子睆睆然有鑿緻之中注視貌華綰切）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或作隻）上爲孤髻撐（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似二子譏道士之詞恐實非彌明語）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灺（徐也切）無計離餅鏊（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挈（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示堅重性（示或作爾）不過升合盛

飾服○過或作合合或作斗盛或作成傍似廢轂仰傍或作仍側見折軸橫

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愆以茲或作忽罹

實負任使誠飾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

熱弊不與寒涼弃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諸本此下無喜字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飾服○鏗上耕切全勝瑚

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撜除庚切博雅曰撜拯也淮南子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注撜舉也平上聲通洪本一作振磨礱去圭角浸潤

著光精○著附也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所作○又年譜云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滑稽耳是不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譏誚如是之甚且言彌明形貌聲音之陋亦豈公自謂耶而列仙傳又有彌明傳要必有是人矣○今按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兒聲音之陋乃故爲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覺耳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爲據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祭文

祭田橫墓文（田橫初爲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卽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廏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晁太史無咎嘗取公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爲汴州纔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蹭蹬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橫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十一年諸本或作十九年月下有十一日字如東京或作東如京洪慶善曰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河陽而後如東都也十九年秋則公爲御史是冬卽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方从閣杭蜀本作東如京云田橫墓在偃師尸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橫墓下以入洛故云東如京也○今按洪慶善作如東京及考歲月皆是方氏亦以京爲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爲誤耳今且未須別考它書只以其所引田橫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洛陽乃是西向安得言東如京乎況唐都長安謂洛陽爲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證故復表而出之）感橫義高能得士（下或有心字）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方作來皆非是）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寶之或作寶者天或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閣杭無其字非是）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閣杭作皆非是）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集韻虛良反按享字古今人用多作上聲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承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文藝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或有往字非是）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呂汲公本如此方从閣杭苑粹辭進下卽屬鄉縣至者袞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有名至其民又屬親與云云顛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當輕改其蔽如此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人字鄉縣作縣鄉則尚有可取云）觀游宴饗必召與之（宴或作讌與讀爲預或作預或疑與如字）時未幾（而之下當有俱字）皆化翕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袞傳建中初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學校使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山銘敘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郕公錡與啓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記中有辭云纓胡之纓化爲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建中貞元閒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閒詹之稱於江南也久（下或有矣字）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九字閩或作則或云當弁出則閩二字亦有理）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

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志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嶷音逆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爲徐州節度推官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或無監字監或作詹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志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以或作而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字而有複出將以有得字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作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誌故上或有余字非是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哀或作哀悲○今按上文已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重複或當刪去此哀字○詹或作其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作視疾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作既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一作高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作救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志哉下或無兮字

題哀辭後

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哀辭後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劉伉姓名僅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上或有之字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或無伉字下君字一作伉以吾所爲合於古詰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有之志字雖然下或有苟愛吾文必求其義八字八字下又或有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十一字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上下文考之無道字卽不成文理矣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爲文皆有實也十一字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殁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或作思怒下或有邪字居或作爲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蒼字抑蒼茫無端而暨寓其閒邪寓下或有於字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自字或無之字或無自字而有之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

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是或云以容吐光用古韻也烏虖遠矣何日而忘
烏虖或作嗚呼

祭穆員外文

為崔侍御作晁本篇首題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羣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方云豈穆員邪舊傳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留守東都辟為從事皆與此文合新傳員終侍御史故晁本稱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為文崔侍御名羣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或作歸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作無眷或作睠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畯明畯或作俊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知而或作可而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為東都留守亞辟員為從事檢校員外郎羣時亦為亞所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鑾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嘯或作咏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〇今按下文云無非德聲則此二句專指穆也當作復我終日以語以或作與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福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何或皆作可皆非是二上懷主人主或作王非是內閔其私閔或作憫或作關皆非是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君或作居非是既釋于囚令狐運為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為人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畋近郊亞意其為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鞫其事無之亞怒囚員等員由此知名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作如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弁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或作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乂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貿投乂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筆墨閒錄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文苑此篇首題云維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曆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何或作曷當貞元之癸未未或作酉〇今按癸未者貞元十九年貶陽令時也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顏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清光於暫覯於或作而言莫交而情無由莫或作若或作若而下無情字既不買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遐或作荒窮遐或作遐荒徒或作圖挐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籀直右切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乂魚之短韻即公乂魚十八韻招張功曹媿韜瑕而舉秀竢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赦徙掾江陵待命於郴云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酎以一作於航北湖之空明覷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眾管啾而並奏啾或作湫選閑君賦管或啾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窮或作寠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前漢宿留海上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年示茲誠之不謬授或作援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

晝雖掾倖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指
斯言而莫就始訏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作成於一
作而見明旌之低昂明諸本作銘此從閣本字見檀弓鄭注云神明之旌尚遲疑
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爲
政不橈志於讒構橈或作僥或作撓从手皆非是遭脣舌之紛羅獨
陵晨而孤雊陵一作凌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車或
作年○今按後漢書馮衍出妻書云詞語百車韓蓋用此作年非是洞古往而高觀固
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
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祭薛助教文公達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丙寅作景
寅避諱也唐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散墓志石本作識太學助
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
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晁本作河東薛君七官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
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
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秖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
門來或作東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酹
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庚承宣邢冊等六

人者皆與張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時陸贄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彥
之語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
十三員外之靈文苑作元和十年晁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
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庚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冊等六人
皆張季友之同年也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
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
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
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之中宵
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今者或作於今懿德柔
聲永絕心耳盧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
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
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託嗣或作嗣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
靈其降止論德叙情以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爲令明

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故凡道塗經涉唱和契闊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
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歟張之行殆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
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
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或無守太子右庶子字貞元十九
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或作峙選潘岳關中詩列營某跱注跱立
也亦作峙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啞猶泥洋余戇
而狂○戇音惷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變者
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
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
雪虐杭本作嘯虎以顛於馬下言之由虎聲懼也風饕謂虎貪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虐詭自此也饕或作
號○今按杭本全然不成文理以上語歲弊寒兇言之八字相偶當爲雪虐明甚我泗君咷
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頂或作項非是洞
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呼回切中作霹靂追程盲
進颿船箭激颿或作帆或作飄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上或作之二
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
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觴相飲後期有無期
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遽或作復或作偏枕

臂敵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䮾去（○䮾音蒙驢子）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寅或作夤○今按寅為辰名夤乃寅緣之義當改作寅說見下條）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獸蜀本作首李本校作孟首不知得之何本也）（葛嶠云驂不駿虎取之則亨矣不待禱而有憑也○今按洪謝本皆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也張言來寅其徵以虎為寅神故言來歲寅月當有徵驗孟首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遷無捨（楚詞云重華不可遷注逢也○遷吾故切）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不存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以籌記罰劉夢得詩罰籌長樹蘸是也○今按令章謂酒令違令則以籌記其罰也）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雲或作天）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太或作大鹿角洞庭湖中地名元微之有鹿魚詩湖旁至今有鹿角巡檢司也）鉤登大鮎怒頰豕狗（狗或作豹非是或云狗豕聲○豿許角切）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前漢尻益高苦刀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署掾江陵半年邕管奏為判）（官不往）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元和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錄參軍雍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生闊死休或作生死休咎非是）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或作奪訐方作許奪○今按奪謂爭執不與猶今言定奪公事也墓志云守法爭議棘棘不阿即此事也方本無義或本亦非）權臣不愛南昌是斡（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刺虔州然則昌當作康）明條謹獄氐獠戶歌（○獠音老）用遷澧浦為人受瘥（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自觀察使牒州徵錢倍數經署日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瘥病也）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余辱司馬議兵大梁（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都統使將出討公詰弘稟事）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望君或作定居非是）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或作下）爰及祖考紀德事功（紀或作己事或作著事功作著功於理亦順但下文便有外著後世則重出著字又似可疑姑從舊本作事蓋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功也又恐或是序字以似而誤然無所據不敢輒改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某等或作某乙等）冑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一本同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祭薛中丞存誠也薛嘗劾浮屠鑒虛罪抵死表李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之悲具僚興云亡之歎況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晁本月日下具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嚮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爲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爲時法言比古經（比一作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檐諸本多作甔舊本多作檐公秋懷詩用甔字按後漢明帝紀生無檐石之儲檐字本此郭璞方言注甔石之儲實用甔字前漢蒯通揚雄傳皆只作儋貨殖傳醬十儋顏曰儋人儋之也一儋兩甖丁濫切）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晁本第一首題作祭湖神文第二首題又作祭止雨神文第三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不立題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觕一作損○糈先旅切又音所觕倉胡切）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禮記大享尚腶脩注云捶脯也○腶或作時○今按若作時則脩當作羞○腶丁貫反）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或無以穫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或無之字愛下一有此字）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月非是○劃忽麥切劙力支切又音麗）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字得或作有）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庭或作廷）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閒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下或再出爾字屬下句）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答（饗或作響）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作疵）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肴）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或作茲或作鑒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庥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鑒之或作鑒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

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原书空白页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晁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祭仰山神祈雨文次題又祭仰山神文元和十五年夏作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或無袁字下同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以上或無無字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下或有死字○今按死字不當用又上句已有不應重出因上句而誤也蓋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或無躬字國語靡王躬身公用此也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召爲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維年月日文苑作維某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柳下或有君字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故效切下既覺同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爲或作謂非是犧尊青黃乃木之災見莊子語子之中棄天脫馽羈○馽音縶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或作表奏非是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或作觀旁非是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飛或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或作有今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寧或作予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無此四字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拜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年月日國子祭酒韓愈謹令張得一今从石本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从石本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或無之字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袁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十五年九月自袁召爲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卅或作三方从石本此蓋言卅年前常有夢寐非以貶日言之也○今按上文但言前歲之禱則實發夢寐者但謂不敢忘前歲之吉卜耳此卅字未詳其義恐亦石本之誤也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怵或作悚伏以祠宇毀頓一作損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或作暗昧不佳或作昧暗不蠲今从石本圭與蠲同音集韻蠲潔也明也通作圭詩吉蠲爲饎韓詩作吉圭周禮蜡氏令州里除不蠲注讀如吉圭

爲饎之主陸音日舊讀爲一主呂氏春秋飲食必蠲潔高誘亦讀作主此類非一今作佳由主字訛也不稱靈明或作明靈今从石本外無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輙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萬下諸本有祈于邦伯四字今从石本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無謹字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之此四十二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之方云此蓋後人以碑本附入閣杭皆無之○今按此必公所自記故石本有之當附於此方但以閣杭本闕遂直刊去亦可惜也今从諸本而次一字書之

祭竇司業文

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調去聲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澤州高平郡命副儒宮副或作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或作逾七八年孰非望公方从閣杭苑云竇卒年七十四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牟兄弟五人常牟羣庠鞏三以辭雄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第弟鞏字汝封元和二年登第及牟爲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牟庠相繼爲澤州刺史四繼三同則常牟羣庠皆爲之也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寶自童蒙既愛既勸愛既或作受誘非是在麻之蓬自視雛鷇音寇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諸本皆如此閣杭苑及南唐本作事半如夢云古夢音平去聲通石崇詩周公不足夢與可以守至冲叶○今按事半如夢語意碎謐不如諸本之渾全而快健前人謨改當以重押中字之故不知公詩多不避也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惠許不酬許或作詩○今按惠許謂上文愛勸而又稱許也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侯主簿文

此謂侯喜也蜀本注繼字非○詳觀公此文當知其爲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同漁于温洛嘗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温水故此又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汝州刺史盧郎中又嘗薦之於陸員外修觀其薦詞亦與此文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繼而喜也其日吏部侍郎韓愈即長慶二年自兵部轉吏部時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退之諸子有名昶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爲集賢校理曰符曰爽曰殿中省進馬雖載於集而他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困或作罔捨或作拾皆非是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或作人之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方葬或作云葬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竹林神文

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爲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使尹玆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或無祀字)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惠天下或有下字係从閣杭本○今按此人字當爲民字以避諱而用人字也下句同)人又無罪何爲造玆旱虐以罰也(虐閣杭蜀本在罰字下非是)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勑以化正其下闓(闓音閭)無香惟腥神于惠罰無差(神于或作神之)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時或作將非是)以惠玆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馬十二名摠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二年冬自京兆尹復爲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爲京兆也有舉馬摠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摠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摠爲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誣奏南仲不法摠坐貶爲泉州司馬)適彼甌閩鱢魭跋躓(一作逴○鱢魚列切魭音兀躓音致)顛而不踒(烏禾切)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殿軍後也)抗節番禺(番上音潘禺下音愚)去其螟蠹蠻越大蘇(蠹或作螣)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十二年十月以宰相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十二年以摠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吳元濟誅摠留蔡州爲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爲淮西十二月以摠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充淮西節度使)茌茌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十三年五月以摠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溵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溵舊屬淮西故云并侯)耕借之牛東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鄆音運)厥墟腥臊公往滌之玆惟樂郊(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三月以摠檢校刑部尚書爲鄆州刺史天平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詩曰適彼樂郊)惟東有猘(猘狂犬也淮南子猘狗不自投於河○猘音制又居例切)惟西有虺(虺蜥也許偉切)顛覆朋鄰我餘有幾(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希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爲軍中所逐餘有或作有餘○今按此用左氏身其餘幾之語或本非是)犨孝中居(○犨音律犨慈恤切)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肆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十二月以摠檢校尚書左僕射守戶部尚書)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或作鈞衡)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門或作問○今按此用慶者在門之語或本非是)弔盧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胾(側吏切)奠以敘哀其何能致鳴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或無弔字武侍御一以爲武少儀諱公書爲太學彈琴詩序少儀時爲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在元和五年一以爲武儒衡據李翱集墓誌云故相鄭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及鄭公留守東都在元和五六年閒然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然題曰侍御其文

（亦曰侍御後說若近之云）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御史一作侍御）一斂其遺服櫛珥鞶帨于篋（鞶或作縏方云縏小囊鞶大帶也○今按儀禮士昏禮庶母及門內施鞶注鞶囊也所以盛帨巾然則縏鞶字通）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閣杭作也非是）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所下一有其字）環復不窮也（環一作旋）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西下或無之字）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其篋或無其字）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或無且字或本且字在悔字下）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或無乎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目存（哲哲或作哲哲）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見下或有不有字或無兮字）葬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歎以妄塞悲兮慰新魂（新上或有斯字）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李漢之父郱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郱墓○郱薄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孤或作苦續或作績）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惟或作爲）遂丞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姑或作始非是）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歆或作昭）尚饗

祭十二兄文（公從兄岌也公之皇祖諱叡素有孫八人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此五人又有弇者以殿中侍御史死于平涼之盟其二人則無所考見岌以元和元年六月卒于虢州以其年九月葬于州十里文所謂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公蓋有異時歸葬于先原之意）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或無故字）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一作今日）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趨奔束制（奔或作生非是）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尚上或有嗚呼二字）

祭鄭夫人文（夫人韓會之妻而公之嫂也公少孤而育于其嫂文言其俯育之恩至矣公既爲之服朞而祭之以文此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維年月日晁本作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或無謹於二字）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大厤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李翔退之行狀云生三歲父殁養於兄會舍）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齔一年（齔毀齒也周禮未齔者不爲奴注男八歲女七歲而齔○齔初斬切又初謹切）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疹水火無災及身（疹或作疹○疹音疢）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舊史云大厤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復志賦謂當歲行之未復從伯氏以南遷是也其兄殁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厤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遠或作南大厤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月會坐黨與自起居舍人貶韶州刺史）窮荒海隅夭閼百年（會卒于韶年四十二）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

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口或作日云从閣杭蜀本○今按百日偕行無理當从口爲是然或以祭老成文有就食江南零丁孤苦之語疑不得有百口不知此亦通良賤而言闔門之衆耳未必實計百人也避地江濆家于宣州建中二年中原多故退之避地江左卽復志賦所謂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南是也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頑頓或作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顏讀頓曰鈍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于或作於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之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提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朞以報可爲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十二郎文

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爲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公及會介皆仲卿子至是會介百川皆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東野序卽是年爲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爲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日或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文苑郎下有子字○今按郎子是當時語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今譏補之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會責守韶州卒于貶所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往上或無吾字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相下或有幕字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使取汝者始行佐上或有又字者上或有使字吾又罷去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或有兩圖字屬上句非是一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謂或作爲而下或有先字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蜀人史彥升云退之祭文視荒荒今俗本作茫茫非是陳后山詩平陳鄭毛視荒荒本此也○今按古書如荒忽茫忽之類皆一字也意義多相近當存之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存或作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

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去或作知)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或無其夢邪三字)其傳之非其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非上或有者字)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業或作榮)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或作得非是)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壽或作年)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蒼下或無者字)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志氣或作氣志)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十或作一老成二子曰湘曰滂滂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南下或無之字)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憂下或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作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日而如靡異則此如字卽而字之轉耳不知當言月日者蓋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赴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東上或有蓋字)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作傳)其然乎其不然乎(或無其不然乎一語)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

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葬)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或無終葬二字願下或有焉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憑上臨上或並有得字)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行或作何)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或作盡○今按或當作待盡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或無此句)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

(韓愈之女適四門博士周況於公爲姪女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娘子之靈(或無子字俞爲開封尉女名好好)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元和三年周況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闋尚饗

祭滂文

(滂公之姪孫老成之子也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滂與其兄湘皆侍行是歲冬公移袁州滂乃死于袁遂葬于袁之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也)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可或作何)思母之恩連呼以

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
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公之姪孫女其李干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以庶羞
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
人莫及之（靜或作舒）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
何爲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
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
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徹公之從子壻也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
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御上或無侍字）惟君之先以
儒名家逮君皇考（考名休嘗佐宣武軍）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
司第之（貢或作舉）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
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
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臺吏嗟
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斧斤未操府還幽
都頑悖未孚繄君之賴乃奏乞留（長慶元年三月以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徹先爲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徹爲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徹爲真御史弘靖遣之而密奏幽州不廷日久今臣始至乃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徹還之）乃還殿中朱衣
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釁閫府屠割（或作剝）
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刀或作刃）弓矢穰穰千萬
爲徒譟讙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
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七月軍亂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等以徹長者不殺置徹於弘靖所居月餘遷之別館徹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

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
無所於葬輿魂東歸（於葬或作掩葬輿或作輿）誄以贈之莫知我
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挐女文（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女挐年十二死于商南層峯驛詳見墓誌及層峯驛詩女挐公第四女○挐女加女居二反挐或从奴古本祭文與擴銘皆作女挐董彥遠曰挐字傳寫之誤蓋古文如紛挐等字無从奴者公最好古名其女不應用俗字也○今按挐挐通說已見第五卷李花詩）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南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荊土方言謂父爲爹○爹屠可切又陟斜切）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
四小娘子挐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或作亟）值吾南逐
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
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
天雪冰寒傷汝羸肌（天或作大汝或作女古本汝多作女通用）撼頓險阻
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實非其命
不免水火父母之罪（穀梁傳昭十九年子既生不免乎水火父母之罪也）使汝
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
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冤我歸
自南乃臨哭汝（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汝目汝面在
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或作冤冤詩宛在水中央鄭注宛坐見兒）
逢歲之吉致汝先墓（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無驚
無恐安以即路（以一作沒）飲食芳甘棺輿華好（芳或作柔）歸于
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碑誌

李元賓墓銘 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

李觀字元賓謝從古本闕字字今文粹亦然石本有之○此本今从石本其先隴西人也或無也字始來自江之東下或有食太學之祿五字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有又字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作於既斂之三日或無之字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友上或有其字葬上或有馬字葬下或無之字賁鄉曰慶義原曰嵩原慶義或作某鄉嵩原或作某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人下或有昌黎字辭上或有其字

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作爲之死而不朽孰謂之夭謂之或作爲其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文出或作過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已虖元賓諸本無此再出四字方从石本今亦从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書歎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學者皆未之見逆从其說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識其何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則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不審逆傳此謬好事者又从而夸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爲所惑甚可笑也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今深州有安平縣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同或作童非是或無相字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詼諧縱謔卓詭不羈卓詭或無此二字或作處世皆非是又嘗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以卒日致之七當作六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既至表授右衛冑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弘或作尤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八月長源自汝州授檢校禮部尚書充宣武軍行軍司馬隴西公卽晉也隴西公以爲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事或併出之字皆非是署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茭茅或作茢茢兇棻也此兼水陸言之作茅自當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或無爲字五百或作二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其或無其字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今按上文并大斂計之乃得三哭方本非是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與或作以或無于字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德者下或有其終字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馬下或有而字

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或有可字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

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或無太原字昌黎韓愈爲之
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劉公嘉話拾遺
言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詰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
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擁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
岵兮無可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
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
都不注此新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衞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
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
朝之賢士
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繼下或有往字太學生習毛
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
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或作帖帖
怡怡下又有然字非是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
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
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
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
由四下十八字此从諸本杭本無爲太學助教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爲博士於太學故也
若从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今按此既言其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一再還而已當从諸
本爲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下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敢輒改姑存之以俟知
者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下或有或乞還三字或留或還
凡十九年不離太學杭本無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此八
字誠爲重複然欲去之則或留或還語勢未盡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
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丑略切豪州定遠丞豪或作濠
說已見前按此誌在元和之前去水爲是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
友直明州鄮縣主簿鄮或作鄞鄮縣名前漢云殺鄮鄞二縣長鄮縣會稽縣○鄮莫
候切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施父魯大夫見左氏桓九年其後施常事孔
子以彰史記弟子列傳施之常字子桓一無施字讎爲博士漢書儒林傳施讎字長卿
宣帝時爲博士延爲太尉延順帝陽嘉二年八月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
人曰然曰續當作績吳志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然子績字公緒亦載其跡先
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
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或作分聞先生講論如客
得歸得或作有卑讓肫肫中庸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如誨爾諄諄之諄懇誠貌出
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爲或作其縣曰萬年原曰神
禾高四尺者檀弓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於
是封之崇四尺先生墓邪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或作表○公元和二年爲國子博士時作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柳子厚先友記云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
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則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爲郎誤矣以道德文學伏
一世伏或作服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
或無少字皆在江淮閒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永泰中會與盧東美
張正則崔造爲友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舊史載於崔造傳新史亦具載之而撫
言乃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衢爲四夔非是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皐
者侔故云爾夔皐或作皐夔後同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
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歷初御史
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
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閒仕或作士嘗爲顯官得名聲
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
或無晨字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
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
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
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知上或無其字
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

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若干或作五十四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配上或有作字君歿訓子女得毋道甚或作甚得毋道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二十或作若干十六或作十四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文或作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父下或有之字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得下或有其字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皋者倅大夫或作之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擇或作釋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君祖下二十四字或但言君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人之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人字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緱氏下七字或作某縣某原○緱音溝其年月日或無此四字非是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十下或有四字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房使君房武也武刺施州而夫人卒

殯于江陵公時爲江陵法曹而作繼於河南銘與元少尹房君墓卽武也

夫人之先出於周或無之字○今按此篇之文平易明白宜有之字以鄭爲氏因初侯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爲成公其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爲氏曾祖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歸于房宗生九子左

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富或作貴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晁本作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邠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盧下或有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或作義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閉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二年或作二歲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赴楊州楊州長史鄧景山以兵拒之爲展所敗進陷楊潤昇等州二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禽展楊潤平今云寶應誤也又從下河北大厤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滑州大厤八年三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尚書李勉爲永平軍節度滑亳觀察等使九年從朝于京師是年十一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正月神功卒神功本傳云大厤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而此云九年未知孰是建中二年城汴州建中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貞元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元年十一月宋亳節度使劉洽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今云貞元二年誤也劉公謂劉元佐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封下或有五字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右或作左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

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或無五字）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戲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夏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王德宗之子誕以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葬月或作二月或作三月或作八月或作十月燕奇卒於五月作二三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氐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以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厤八年冬覲闕廷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人女二人或作男二一下或有有字男一人女一亦無有字）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

銘曰

烈烈大夫（或作丈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既明且愼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在或作之）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復或作稷唐世系表集古錄皆作復）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或無有字諫諍二字或作言或無諍字）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歐陽公跋怡亭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爲道州刺史按公此文云虬爲諫議大夫不云爲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以濠壽廬三州團練使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召公主書記二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遷或作選非是）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頲音挺）男三人璟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充或作彥世系表作望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時寶應元年）上時雨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或無使字）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詔或作謂）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下或有學士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嫠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而有或作而以）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此銘以家叶離方言罹謂之羅羅謂之罹蓋古音通也○今按詩兔爰及楚詞多此類）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子或作祖）晉陽之色（或作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石本有河東字或無然此後多從石本今亦從之石本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撰）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字大順或作字某）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

常侍（祖下十六字方云閣杭蜀本皆闕惟監本與石本同○今按方氏所校專據三本而謂今本皆不足取今此數字乃三本所無而今有者若非偶有石本則必以爲後人校增而不之信矣故知今本與閣杭蜀苑粹不同者未必皆無所自也觀者詳之）父曰播（元暉三子據揔播據開元十九年揔十八年播天寶十一年並登第）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據或作授）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圜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或無及擢第三字貞元三年二月以鳳翔留後邢君牙爲鳳翔尹鳳翔隴西觀察使至是表公達佐其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笑下或有君字）後九月九日大會射（會下或有命字）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或無盡字能中下或有者字）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指或作挾閣本無指一矢三字○今按下文三發三中考之閣本之謬明矣）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或無皆字）射三發連三中（或無射字）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卌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卌七石本如此下二十一日亦然方著其說而不及改今正之）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或無初娶以下十二字）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或無產字即字）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或無皆有名三字然三字之義未詳而方氏亦不著石本之有無姑闕以俟知者）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已已後我或作爲己後○今按此云已已者必其子之小字也）其年閏二月廿一日（廿說見上）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試下七字或作某官京下五字或作殿中侍御史）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以君下二十八字或作以君之喪葬京兆某縣）銘曰

宦不遂（不下或有能字一非是作官不能達遂一作遷）歸譏於時（譏或作議石本逸）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隳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諸本）

（無京兆以上九字）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茂或作成○今以名義推之當作茂）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後周驃騎將軍晉州揔管府長史韋通封龍門縣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通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崇德太子諭德崇德子琊字國禎主客郎中萊濟商三州刺史）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大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或無北都字）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保下或無卒字）僕射娶裴氏皐女（或無僕射字）皐爲給事中（爲上或有少字非是）皐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選上或有其字稹字微之河南人）稹時始以選校書祕書省中（校上或有授字非是）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固或作因父上或無賢字得上或有及字及或作受皆非是）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灋（言或作動）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敘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有或作於祖或作舅非是）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寶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聞（好或作堙）

卷第二十四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孟郊詩有弔盧殷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莓苔空生衣可怜無子翁蚍蜉緣病肌攣臥歲時長漣漣但幽噫幽噫虎豹閒此外相訪稀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占光輝蓋謂公以河南令爲盧作此誌也時元和五年云)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月下或有五日)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或無在紙二字)(以下或有有字)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抵或作投無公字)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房式也)乞葬己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嵩下或有山字)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輙死卒無子女一人(女上或有子字)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與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君武也公嘗爲其夫人鄭氏作殯表今又誌其墓)

房故爲官族(官或作宦)稱世有人自太尉琯(琯字次律河南人)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琯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年五月罷廣德元年卒贈太尉)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靜尙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玄靜父彥雲有二子長曰玄基次曰玄靜玄基子融天后朝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融子琯)祖諱肱爲虢州司馬父諱巒(巒或作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與元少尹謹飭畏愼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爲盩厔令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吏民至今思之(○盩音輈厔音窒扶風縣名水曲曰盩山曲曰厔前漢行幸盩厔五柞宮)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尙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人或作人士)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于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公改葬服議殯於堂謂之殯)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中丞或作大夫)將行(或作往)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兄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年或作名)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李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於李錡傳附見焉)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尹下)

或有隴西字或作陸渾歛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臯山
下或作八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考之史亦合伊闕或作陸渾攷唐志鳴臯實在陸渾前事之
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公或作功非是以幣走
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於一作于少尹將以某月日葬
月下或有某字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
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公方作功○今按若从方本則此句無首
而下句子又禮葬亦無所承其誤明甚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或無葬字
或無而銘諸三字或無諸而二字皆非是公諱素字某或作貞一字生七歲喪
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育或作畜
于下或無其字以明經選主號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
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選尉京兆
鄠邑名古有扈國○鄠音戶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倫上
或無其字主或作注非是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
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貶或作敗改詹事
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或無郎字選令
萬年或年遷萬年令公主奪驛田主下或有簿字云簿如簿錄之簿非是京兆尹
符縣剳畀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度支或作屯田侍郎介
特或作特非是元和元年四日以兵部侍郎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不禮其屬大夫
士擅喜怒賞罰或無擅字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
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
命公使崇文以崇或作與崇或無不便字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
即其日事已疏奏事已或作事以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
抗已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如郎下或有中字
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遷下或有刺字時以杜兼為蘇州刺史兼日李錡且
反必且奏族臣上因留為吏部郎中而以素為蘇州刺史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
州者或無權之二字刺史至歛手無敢與敵或無敢敵字或無敢字皆非是

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
忠處湖州丘自明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察刺史動靜及將反各令殺其刺史公至十二日
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
以義端或作號非是皆歛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
徇及境錡適敗縛或無縛字公脫械還走州錡反素為志安所敗生致
于錡具桎梏釘于船舷未及京口十月潤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錡素獲免賊急卒不
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急卒一作竟平○今按州字句絕賊即錡將之戍州作亂
者以公至之速不及走死為州民執以迎公耳然民字以下必有說誤天子使貴人持
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
事六年三月以河南尹鄭士美為昭義軍節度使以素為少尹行大尹事七年二月許孟容自兵部侍
郎代素為尹呂氏子炅棄其妻著道士衣冠或無衣字謝母曰
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閉詰公公立之府門外
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
贓減民賦錢歲五千萬贓或作臧古通用然不知此句當如何讀若臧字屬上句
即下文減賦別為一事若屬下句即是以所沒入之臧代民賦錢也但屬上句者語意差謬耳千或作十
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
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饒州刺史弘或作純祖乾秀
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
氏其舅參有大名氏下或有封西平郡太君六字參或作泰公之配曰彭
城劉氏夫人公或作君氏六人下或有封彭城縣君五字夫人先卒其葬
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
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
本道易皆好學而文或無其次曰道樞五字樞下或無其次曰三字道易上或有其
文曰序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饒州而下皆葬
鳴臯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上下或有立字立或作上或作山以為公之宮奈

何平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校理下或有京兆昭應尉五字洪佐烏重胤于河陽公嘗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祭以文又銘其墓）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九或作七下文七世爲曾祖則此當作九拓拔或作跖跋廣韻引周書王秉王興並賜姓拓至氏又有拓拔氏初黄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拓跋爲氏跋亦一作拔或說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爲氏後魏孝文太和二十年改爲元氏夏謂中夏也拓音託跋蒲撥切）○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年盡改復姓故烏石蘭止爲石氏以河南爲望後魏宫氏志烏石蘭氏改姓石氏有司空蘭陵公石猛）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黄州錄事參軍（李翺嘗有薦洪狀謂明經出身曾任冀州糾此黄字蓋誤）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或作方）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建字杓直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爲御史大夫奏建爲殿中侍御史建舉洪自代）崔周禎爲補闕（禎或作楨考周頌从示○今按大雅文王詩从木當兩存之）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盧坦）與浙東使（薛苹）交牒署君從事（君下或有爲字）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聞以幣先走廬下（走下或有君字）故爲河陽得（得上或有所字）佐河陽軍（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表洪爲府參謀）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以或作與）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上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諸題唐故或有或無或有銘字或無銘字皆从舊本石本多用大唐字○韋丹新史列之循吏傳皆取公墓誌及杜牧所作遺愛碑爲之）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字某或作字文明）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爲大司空封鄖國公左氏鄖人軍其郊○鄖音云）鄖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孝寬子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津子琨字玄理唐太子詹事封武陽縣侯琨子劭平岐州參軍劭平子抱貞梓州刺史）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號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眞卿學太師愛之（或無太師愛之四字）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峽或作硤考地理志當作峽）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登下或有明五經三字或無登字）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河陽下或有軍字或無未行二字少上或有適字）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或作貲）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或無以爲賢三字）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或無置字）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

軍司馬（軍上或無行字）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讋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或無詔字八月西川節度使韋皐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九月徵闢爲給事中不受詔議者欲釋不問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閉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徵上或有請字）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元和元年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三月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闢無所資若輿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四月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是月以丹爲晉慈隰三月觀察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或無邑字）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或無上以爲忠四字疑或公自以前有上語以爲賢語涉重複故刪其一不知當存何字也）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元和二年正月以宰相杜黃裳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是日以丹爲江西觀察使）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八州）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貪不能者畀之財（畀或作禆財或作材）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或無長字）東西七里人去渫汙氣益蘇（汙或作汗）復作南昌縣徙廄于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馬或作焉不或作爲死或作廄新史作以廢倉爲新廄馬息不死）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老上或有既退二字）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其大下九字閣杭李謝本作其大不可略如是或作其大略如是皆非是一無也字）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法下或有者字）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剩或作賸）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或無如布衣時四字或四字在不易下卑下或無一字）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支或作枝）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或無史字）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或無女若干人四字杜牧作遺愛碑云有子三人寘宙岫宙岫咸通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嶺南節度岫終福建觀察使寘無聞唐史世系表則著寘宙審而遺岫審大理評事）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或無縣字）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宗禮卽呂恭字敬叔溫之弟）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方从閣杭蜀本無直而不華者五字及傳於後固四字而複出得銘二字云晁氏本有此字殊不知嘉祐杭本已如此大抵方未嘗見嘉祐本也一本云我公宜得銘得銘不朽矣）寘來請銘

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卽顏眞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

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玼嗛嗛爲人(嗛嗛或作謙謙)矯矯爲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音難)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識式志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畢氏本畢公高之後其後世爲東平須昌人)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絶(晉有畢湛爲中書郎湛子卓字茂世太興末爲吏部郎北史畢敬衆子元賓父子相繼爲兗州刺史元賓六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祖榮祖暉祖歸子義暢祖榮子義允義允子僧要祖暉子義凝義雲)入國朝有爲司衛少卿貝邢盧許州刺史者曰憬(入或作人屬上句憬河南偃師人武后時爲司衛少卿)憬之子構(構一作稱非是構字隆擇)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黄門監是爲景公(新舊史有畢構傳終於戶部尚書世系表亦作戶部然舊史畢誠傳乃稱吏部)景公生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生抗杭本)(抗作杭世系表作杭傳作抗而世系官職亦不同覆其宗或作其宗覆焉)尚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四或作七)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坰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明經第一句當有脫字○今按明上或經下當有中字或登字之類)宏死坰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或作死節)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請上或有以幣字署上或有遂字按諸字疑衍)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入錢或作出入)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諸或作請)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墓或作葬)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女下或有子字女子字疑皆因下文誤入)生男四人曰鎬鈫錄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妻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其支子自稱胡氏)明允先(允或作元)河東人世勤固(或作國)戴厥身(戴或作載)籍文譜進連倫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同州屬邑)有施爲去平陽(晉州郡名)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或作後昆)(或作省厚寬○今按厚完二字見晉語)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証秩大夫(秩或作秋胡弟証元和九年以御史大夫帥振武十三年召還此下又云友韓愈司馬徒豈十二年從征淮西時邪然則秋當爲秩明矣)撫君遺哭泣書(撫或作石)友韓愈司馬徒(公時爲行軍司馬從裴度平蔡故云司馬徒或謂公是時爲太史司馬徒謂司馬遷父子耳以誌無年月日故二說不同)作後銘系序初

襄陽盧丞墓誌銘(或有唐故字)

范陽盧行簡(盧下或有君字)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世世或作五世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後漢北中郎將子毓字子家魏司空容城侯毓子挺字子笏泰山太守珽子志字子道軍諸祭酒志子諶字子諒司空從事中郎諶子偃慕容氏營丘太守偃子邈范陽太守邈子玄字子真後魏中侍郎玄子伯源字湯烏祕書監伯源子道將字祖業燕郡太守道將子懷仁字子友弘農太守)吾胄於跖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懷仁子彥卿東宮學士彥卿孫璥)爲

沂錄事參軍（沂下或有州字）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萬年二字或作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府下或有職字十下或有五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南下或有縣字縣字或在河陰下）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瓘爲兗之金鄉令（之或作州）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或歿下無而字年下有而字）生子男三人居餘金吾兵曹行餘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葬下或有於字臨汝下或有縣字汝原上或有臨字）吾曰陰陽星厤近世儒莫學獨行餘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或作圖久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今按此與後篇張圓志文體特爲橫逸與諸篇不同亦其文之變也但此篇中稱吾者皆述盧語而最後一吾字乃韓自吾似少分別耳）弘農諱懷仁沂諱璥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沂下或有州字）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吏弘初秉節事無小大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及量移誘至汴州極歎而遣之行次八角店白日殺之然此誌言遇盜死塗中亦未嘗略及貶謫之意則國史補未必可信也葬以元和五年二月庚午據長厤二月無庚午若日庚午則正月晦也）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劉下或有氏字）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或無夫子字非是）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逢或作遇）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或作名）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汴下或有兒字或無將字）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胤下或有若字）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或無人字）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弔下或有即字今按既辭而遂敘其事蓋一辭而許所謂禮辭者也）君字直之祖讙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日或作庚午考唐厤二月無庚午葬下或有于字）妻彭城人世有衣冠（或無有字）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漢有陳蕃故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士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楚若敖熊儀生子曰鬭伯比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椒字伯棼以罪誅其子賁黄奔晉晉邑之苗後以爲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于民卒遂家壺關（壺關縣名屬潞州）曾大父延嗣（延嗣父夔高蹈不仕贈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大父含液（延嗣二子含澤含液皆登第）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楊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貞元十一年八月以路寰爲江西觀察使蕃佐其府十三年九月寰卒）後辟不肯留

後使李巽辟蕃蕃辭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綬表佐其府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爲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以曆推之丙寅爲其月十九日葬君于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十金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諸史傳中或言百金或言萬金皆以一斤爲一金十金者十斤金也無田無宮以爲歸無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宮或作家爲依或無爲字樊汝霖云按世系表苗襲蔓生延嗣延嗣生含液含液生潁潁生蕃蕃生著著生愔惲恪愔生合符惲生廷義又按登科記愔長慶二年惲大和五年恪八年合符大中八年廷義乾符三年皆相踵登第然有可疑者世系表以愔惲恪爲蕃之孫誌謂蕃卒於元和二年男女皆幼自元和二年至長慶二年甫十五年豈遂有孫登第耶然則世系表蕃之下所謂著者誤矣疑愔惲恪即蕃之子而執規執矩必復者蕃死時幼而未名特其小字云爾其後遂名愔惲恪也嗚呼蕃死時其困如此其後子孫之盛則如此爲善者可無怠矣天將以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或無郎字孔君名戡孔子三十六世孫時與公偕分司東都卒公爲作此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昭義軍潞州也在河東今爲昭德軍貞元二十年八月以盧從史爲昭義節度使表戡爲書記）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頸一作顏）抑首伏氣（伏或作吐方云叔孫通傳所謂伏抑首者也作吐非○今按漢傳言伏抑首言伏地而抑首也此言伏氣猶言屏氣耳與漢傳語異）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曰上或有且字）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常或作當非是）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或作意亦通作也非是）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以有或作有以）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或無者字皆上闕本有唯字或無復出孔君字或復出云字）會宰相李公鎮揚州（元和三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猶或作獨）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衞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元和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縛從史送京師貶驩州司馬歐文忠書從史禱聽明山記曰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裔俱列于後而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不聽卒爲重裔所縛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或作某地云唐河南府無河陰縣○今按元和郡國志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士下或有及字）自金吾衞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下或有帥字）軍帥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或無其字）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方非是）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君或作居）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諸本作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岑父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方从蜀本云今本所紀父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二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戣志此以如珪作如主郎中作員外郎著作佐郎爲郎又非也駕部乃戡贈官此以爲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从方本無大利害但方誑諸本止載二世爲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戡所贈官而戡實贈司勳皆非是世系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爲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从杭本無傷字○）

（今按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疑方氏特以杭本脫漏遂不之信寧使此銘爲歇後語而不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或無散字君或作尹）

（杜君名兼史有傳公與兼皆嘗佐張建封于徐州至是兼死河南尹而公爲都官員外郎爲銘）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爲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河東太守豐樂戴侯有三子恕理寬恕字務伯弘農太守幽州刺史）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爲河東太守葬其父洦水之陽（或無之陽字寬字務叔舉孝廉爲郎中曾孫曼仕石趙爲從事中郎河東太守洦水出汲郡隆慮縣○洦胡端切）其後世皆從葬洦水（下或有之陽字）及正倫爲太宗宰相（曼玄孫君賜君賜子景字宣明州府交辟不就景子裕字慶延仕齊樂陵令四子正玄正藏正儀正倫高宗顯慶元年三月以正倫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十一月罷今云太宗誤也）猶封襄陽公（顯慶二年九月封襄陽郡公）太宗始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或複出嗣襄陽公字）生僑爲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爲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爲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或作大理少卿）大理生廙（大理或作少卿）爲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廙三子會左金吾兵曹參軍冀太學博士少卿兼也）舉進士第（建中元年兼第進士）司徒北平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貞元四年十一月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表佐其府）遂至濠州刺史（本傳載兼刺濠州日誣劾韋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而子厚杜兼對乃取其在濠州能擯鍾離令之讓令之二事誌皆不載豈以其善不足以掩惡故略之耶抑誌與傳異故敘其族出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娶而已也）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晁本如此諸本甲三千人四字皆在下文金魚之下而魚下復有兵字殊無理甲字亦疑衍或當在兵字上姑闕以俟知者）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爲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或無中字）遂爲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戭之女（○戭音既）生子男三人柔立爲天長主簿詞立爲壽州參軍誼立爲順宗挽郎女一人（順上或無爲字）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爲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及作或作乃作）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廄虛空事在于人（在于一作不在）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夫下一無守字）

（仕下諸本無上柱國襄陽郡王七字平陽或作陽平从石本攷唐世系表當从平陽碑銘或作碑文○今按此篇多从石本按石本其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上騎都尉韓愈撰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滎陽縣開國侯鄭餘慶書將仕郎右拾遺內供奉賜緋魚袋陳岵篆額其後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十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建云此可以補刊本之闕十字有異同今附于此下）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代或並作世石本袞或作充閣杭本世表作充充封闕鄉公充子文昇平愛秦三州刺史封宜城縣公昇子元悊榆次令元悊子太一太原令）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令下或有問字）開元受賜更名（賜或作錫嗣恭其初名劍客以世嗣庵爲其鄴）

尉廟豫黜涉河朔表爲蘸闕令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上上爲天下最玄宗以爲可嗣漢魯恭因賜今名字懿範書于太史治行靈州治或作始永泰元年閏十月嗣恭由戶部侍郎爲朔方節度使終功南邦大曆七年正月以嗣恭爲江西觀察使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十月以嗣恭謙嶺南節度往征之十一月克廣州斬晃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以平嶺南功轉檢校兵部尚書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或無司空字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嗣恭二子恕應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選或作遷貞元初以應爲虔州刺史剗餘零都作縣安遠以利人屬餘或作隸人或作民下同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温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上田或作上苗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盧州又甓其城人不歲苦人或作民苦或作苦入爲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永貞元年十二月自常州除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或作公非是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闢誅蜀闢或作劉闢或蜀下別出劉字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害之鑱其說響山石響山宣州山名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或無者字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人或作民下同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贏或作餘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歲上或無其字年上或有享字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既下或有而字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冀公之封維鄭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温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人或作民下完上實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脩施脩諸本皆然方并不餘而直作循字褒功刻表功或作嘉丞相之辭受代而家叙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凡代一作凡世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或作碩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畀後承或作丞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在或作有以告無期博士是銘博士或作傳世○按公是時正爲博士或本非是

烏氏廟碑銘

烏重胤之父也許孟容嘗爲作神道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元和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爲留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從史時爲昭義節度使遭父喪因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詔削奪承宗官爵以承璀爲招討宣慰使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共討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七罪切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從下或有者字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路州左司馬拜銀青光祿大夫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其以或作以其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謂工部尚書而先夫人無加命號

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三室同宇史記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謂上同下異也宇一作牢非○今按後漢以來公私廟制皆爲同堂異室)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世本十五卷録黄帝以來帝王諸侯泊卿大夫系氏名號)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左氏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烏存率國人逐之)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齊下或有者字餘下或有有字左氏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昭二十一年冬十月齊烏枝鳴成宋一本云在齊有餘枝鳴者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史記秦武王時力士任鄙烏獲皆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烏氏後魏烏洛侯之裔國邑在漢東二千餘里貞觀初貢獻內屬代爲功臣因官徙地今爲張掖人)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贈下或有工部字玼或作洽新史承玼有傳字德潤重胤傳亦云承玼子也溫公考異嘗加辨正宋樊本皆作承玼蓋許孟容嘗爲承玼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屬或作屢○今按屬亦連屬之意北狄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四黑水五渤海)從戰捺祿走可突干(諸本多作突于或作汗干今从許碑定从干云可突乇契丹之勇將也新傳奚契丹入寇承玼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玼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干奔北○捺奴葛切)渤海擾海上(或無擾海字)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汝霖云或謂破走可汗干渤海上追之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蓋因可突干入寇而然止是一事今按許孟容作烏承洽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据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溫公考異以新史爲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累或作壘)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黑水室韋二國名黑水卽靺鞨)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歸唐思明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十二月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許碑承恩承玼之從父兄也)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領杭蜀粹與許碑新傳皆作石嶺)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九十六)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大夫重裔)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或作右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墟(制有或作有其壇或作疆)數備禮登(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言制數既備禮亦增崇也袁氏廟碑所謂數以立廟亦是此意若如方本卽上句已言授節不應至此始言登壇況登壇又與立廟不相關乎)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蜀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按廟制以西爲上方本爲是)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其有或作孰其)克對無羞(克或作光)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追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今鄭州滎陽有索水卽漢高帝與項羽戰於京索者也)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豁字君明魏將作大匠五世孫仕垂爲太常少卿)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豁子溫燕太子詹事生三子曄號北祖恬號中祖簡號南祖)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簡生季驪驪子昞昞

(四世孫嘉範)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
生公之父曰洪卒官凉之戶曹參軍(凉之或作凉州)公諱僓
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
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季或作李謂下或有曰字或謂作曰其必作必其)稍
長能自課學(課或作謀○今按蜀志出師表自謀字文選亦作自課恐公用此語)明左
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大厤四年第)對直言策
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
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
(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奏僓爲參軍)戶曹殯于凉凉地入
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
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公能下或
有使字或無哀字云自少而長求之不置也○今按心字當屬下句)心求不置以得舊
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
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
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閑卒用有
就(閑或作問非是或無卒字有就或作其說非是)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
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考嚴綬傳將說李說也或無即詔字馬下或無複出節字)
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
(貞元十六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李說卒儋自本軍行軍司馬除檢校工部尚書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
節度使)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
(昇或作升帥或作師)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
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姱
嫿之大燕(姱或作誇)校講民事(校講或作講校)施罷不娛日用能
以十月成政坻征就寬(坻或作賦或作民)軍給以饒十七年
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
臨朝者三日(或無能字)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辛

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
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坻吏(軍下或無之字或作之軍坻或作民)及
旁九郡百邑之鰥寡(河東節度府管汾遼沁嵐石忻代憲凡九州)外夷狄
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
朋遊飲酒必極醉(與或作爲)投壺博弈窮日夜若樂而不
厭者(若或從閣蜀本作苦)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
號白雲翁(令狐楚嘗爲太原從事唐志有表奏十卷自號白雲孺子蓋以媚僓也)名人
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與善屬上)
(句好樂屬下句蜀本以善爲其而連好樂爲句又云名人魁士呂氏春秋語)始娶范陽盧
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
死仁本爲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
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
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
爲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常或作嘗下同)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患下或有
勢字)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
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或有田氏字歐
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外訛惟予家本更校時人共傳
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如羅池黃陵廟碑之類以校予家集
本舛謬猶多若田弘正碑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本
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
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謹也今各參注于下石刻於後題云朝議大夫安定胡
証書并篆額京兆府解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衡)丞相吉
甫(李吉甫)丞相絳(李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

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事嗣或作嗣事嗣下或有于字○此篇今亦从方氏所據石本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弘正父廷玠大厤中爲滄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洛州改湘州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爲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爲從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玠日爾籍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爲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卒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駜音似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假音格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服上或有能字靖或作靜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或無隸字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州或作博或無兼字元和七年十月以弘正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弘正始名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季安高祖璟平州人官都水使者璟二子守義延惲延惲安東都護府司馬守義二子承嗣廷琳承嗣子緒緒子季安季安子懷諫廷琳子悅廷惲子廷玠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年十一以弘正爲都知兵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諸將憤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之不可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作內受或作臣狎于太寧狎或作洽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嬰兒謂懷諫吏戎愁毒莫保胥頸或作領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謀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不事君也又云二三子順天明公語出此東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壃籍戶提或作提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于宗或作宗廟以降或作降以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櫜兜戟纛櫜或作櫜蜀本作櫜石本同但省人耳○今按櫜謂弓服櫜乃囊之無底者非兵仗也當从石本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媲德娠賢梁國是榮媲配也言梁國配兵部之德娠孕也左氏后緡方娠娠賢謂生田弘正也○媲匹詣切娠之刃切又音身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于蓍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暨暨果毅也禮戎容暨暨○暨音忌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承或作丞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爾祖爾思饗或作嚮爾祖爾思或作祖考之思或作爾祖之思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碑誌

劉統軍碑[公嘗誌統軍劉昌裔墓矣今又銘其碑此篇並从方所据石本爲正可疑者別見諸本作唐故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許下或無軍字方从石本]薨既葬[元和八年十一月昌裔卒九年九月葬河南]將反机于京舍于墓次[机或作柩或作几或作主京下有鄉字]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較德焯勤者[○焯之藥切明也一作悼一作卓]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昌裔卒有詔贈潞州大都督]日事時功以著不可誣[可下或有以字]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太常上或有有字]有諡[昌裔諡威公]有誄有幽堂之銘又如卽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昌裔四子縱其長也]縱哭[或無哭字]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漢高帝季弟楚元王交之後]陽曲之別繇公祖還[昌裔曾祖承慶爲朔州刺史祖巨敖爲太原晉陽令樂其土俗遂占籍爲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公曾祖考爲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三世晉人[趙德夫云石本三世作再世上文祖令太原作考令太原然其篇首既言陽曲之別由公祖還則爲晉人非再世矣碑當時所立不應差其世次莫可曉也○今按劉志在後卷所述世次尤詳與再世之云皆不合亦石本不足信之一驗也]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爲國喑噫[上於金切下烏界切]來告邊帥[或作師]可破之計楊琳爲橫巴蜀靡彫[考代宗起大歷三年瀘州刺史楊子琳反昌裔說子琳事通鑑亦可考新書作楊惠琳誤矣]公由游寄單船諭招[爾雅士特舟注單船]折其尾毒[其尾毒或作旗纛尾]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昌裔說邊將不售去入三蜀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船往說琳大歷四年二月琳遣使詣闕謝罪以琳爲峽州團練使以昌裔爲從事後琳死客河朔閒]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謀德宗之始爲曲環起奮筆爲檄強寇氣死[建中初曲環爲邠隴兩軍都知兵馬使其收濮州也辟昌裔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剴曉大義環上其藁德宗異之]決敗筭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貞元二年七月環自邠隴行營節度拜陳許節度使昌裔從府還]公遂佐之蘇民軋敵[軋或作戰或作朝]多出公畫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天子所憑蔡卒幸喪圍我許郛新師不牢劻勷將逋[劻勷急走兒又遽也○劻曲羊切勷如羊切]公爲陳方[或作力]應變爲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方云或云此當脫一句非也○今按此篇文體整齊無奇句爲韻者或說是也不然則行與之上下一句未知果孰是也石本之不足信此又顯然前亦屢辨之矣]遂至逋敗[貞元十五年八月環卒淮西吳少誠遣兵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說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昌裔時爲營田副使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戰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敝蔑不克矣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以功還陳實許之半[許州圍解昌裔以功拜陳州刺史]聲驚元侯以勢自憚[貞元十六年七月少誠進擊蔡州行營招討使韓全義敗于溵水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何爲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復入居許爲軍司馬[貞元十八年以昌裔爲陳許行軍司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職[貞元十九年六月說卒以昌裔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陳許節度使]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稚耋嬉遨[或作遊]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峻諸本作浚○今按此一字亦可疑未詳其說]其僨未塞僕射以都[封彭城郡公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僨或作賞以或作已○今按上句有未字此當作已]

然此集二字通用者亦多姑从舊及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民廬室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漂溺居人六月徵昌裔還京師公卽疏言此皆臣慭防斷不補潰民於泉潰或作僨臣耄且疾宜卽大罰上曰熖害熖或作菑○今按熖害滅除字本秦刻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歊㷰歊或作歊㷰大赤也字見楚詞大招○㷰許極切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造闕仆臥在宅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愁苦可召也六月以東都留守韓皐代之詔昌裔還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因請歸私第許之稱風眩閔有加錫命爲統軍龍武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昌裔至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右龍武統軍知軍事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奏聞怛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存歿之賚於數爲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詞亦云荆文寤而徐亡按周穆王時無楚文王春秋時無徐偃王辨見於楚詞補注中石刻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徐與秦俱出栢翳爲嬴姓史記秦本紀大業之子曰大費是爲栢翳舜賜姓嬴氏栢翳二子太廉之後爲秦若木之後爲徐是爲俱出栢翳也○嬴余輕切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本紀又曰大廉玄孫孟戲中衍殷帝大戊以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世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若木玄孫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殷御以敗桀於鳴條是有大功也○殷或作商今从石本此篇內同疑者別見秦處西偏專用武勝中衍曾孫曰戎胥軒軒生仲潏潏生飛廉廉生惡來來生女防防生旁皐皐生大几几生大駱駱生非子周孝王以爲附庸邑之於秦是爲處西偏也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國或作侯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僨猶亡也爾雅云僨僵也莊子一僨一起沈其宗謂滅其族○僨方運切又甫運切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文或作又○今以上文秦用武勝者推之此宜作文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穆王名滿左昭十二年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列子曰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驊騮緑耳赤驥白義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穆天子傳云穆王見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一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石本無宴字○今按無宴字不成文以它本補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祭方从杭作寮云今廟中有傳刻慶厤中石本亦作寮○今按賓寮無理明甚况慶厤石本非當時物尤不足據而左傳有賓祭字當从諸本作祭爲是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博物志云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閒得朱弓赤矢以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朱弓一作象犀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造父穆王御飛廉玄孫也○造七到切父音甫長驅而歸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驥温驪驊騮緑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救亂與楚連謀伐徐以史記世系表考之穆王所與連謀伐徐者殆楚熊勝也徐不忍鬭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失下或有其字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禮記曰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先君駒王西討駒王徐之先也章禹左氏昭三十二年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以奔楚章禹宗十一世孫祖孫相望自秦至今秦或作奉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史或作文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太末春秋時姑蔑也至漢改焉唐號曰龍丘越絶書姑末今太末後漢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太音

闔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選緣苔鬖鬖乎研上南越志生研石上注研與硯同）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公或作宗）卽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徐堅字元固徐嶠字巨山）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觕樸下窄（○觕倉胡切或作觕）不足以揭虔妥靈（○揭音羯又丘傑切）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選期不陊陊陊壞落）（也○陊池耳切又徒可切）圖像之威黜昧就滅（○黜音黷玉篇云深黑也）藩拔級夷庭木禿缺（或作缺○今按缺正字缺俗體然唐人多用之姑从其舊）祈甿日慢祥慶弗下（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今按由義未詳姑从諸本作日）今州之羣支（羣支或作支郡或作羣吏皆非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上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鄉或作御）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耿耿祉哉或作祉哉祉哉方从閣本無祉字而不言石本之有無又云耿當讀从炯）（今从諸本）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

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緜（遜或作遯）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婉音苑）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詈或作言）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與方从洪氏石本作嘗今从諸本）姑蔑之墟太末之里（今衢州有姑蔑城左傳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自泓上觀之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預注姑蔑越地）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閏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上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殁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愼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古或作死亢協韻若郎切）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暴方作常而不言石本今从諸本）文追作誄刻示茫茫（示或作石方云石本如此而不敢从今亦不敢从也）

袁氏先廟碑（袁滋履歷並詳本傳碑特其槩耳唐書新傳以滋爲袁範之後則又誤矣）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旂節朝京師（歲或作年方云考之史袁滋以元和十一年朝京師旂或作旗）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卽所謂麗牲之碑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麗繫也）如具著先人名跡（著或作者）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篇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或作已來○拓音託拔蒲撥切注見廿卷集賢院校理墓誌銘）高曾祖考所以劬躬肅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語或作詩樹或作封後下或有爲字）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或作可見于譜）常居陽夏（陳陽夏漢世淮陽國前漢發兵拒之陽夏注今亳州）（○夏音賈）陽夏至晉屬陳郡（或無郡字）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

轅固申儒遏黃漢儒轅固齊人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
空城旦書乎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固曰不然夫桀
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唱業於前至司徒安
懷德於身袁安後漢時仕終司徒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
連魏晉終或作紛非是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
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顗新下或有安字顗或
作頫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温去官居華陰武德九
年以大鼇薨始葬華州鼇或作耄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
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
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
曄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
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
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
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
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或無再出大父字有公字大父或作大夫
比或作妣皆非是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
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
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
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
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貞元十六年二月自尚書右丞出刺華州金吾大
將軍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召拜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
贊辨章便章也史記便章百姓鄭平章耳仍持節將蜀滑襄荊永貞元年
十月以滋為西川節度使元和元年十月徙義成軍節度八年正月自戶部尚書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九
年九月徙荊南節度蜀謂西川滑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荊謂荊南略苞河山秩登祿
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或作烈以教無忘可
謂大孝詩曰詩下或有文字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或作連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
任德忍不錮人忍一作思漢明帝時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
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為方云博士轅固司徒袁安也按左傳陳有轅濤塗又有袁僑
漢有轅固轅豐又有袁安蓋兩姓也杜預謂袁僑濤塗四世孫不知何以至漢復出兩姓○今按歐公集
古錄漢三老袁良碑亦云濤塗立姓為袁蓋轅袁古字通用袁盎又通作爰亦非別為一姓也收功
厥後五公重尊安章帝時為司徒二子京敞京子湯字仲河桓帝時太尉湯子逢字周陽
靈帝時司空逢弟隗字次陽獻帝時大傅京弟敞字叔平安帝時司空凡四世五公焉晉氏于
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
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
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
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把或作祀或作持羣或作郡數以立廟數或
作教說見烏氏廟碑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栢版松楹
其筵肆肆筵或作業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諏
以龜以平其巇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
進室親登籩鉶或作鈃肩臑胉骼臑臂節也禮記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
臑折九个儀禮臂臑肫骼胉脊也儀禮兩胉脊脅設局骿骼禽獸骨也四者皆所薦之羞○臑奴報切又
女朱切胉音粕骼音格其樽玄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爾或作示非是
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
非本曷思刻詩牲繫或作繫牲維以告之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房啓之死及葬誌皆不載年月日啓以貞
元末為容管帥在容九年還桂管坐中使事貶虔州死元和十年也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為
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
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琯三子宗偃御史中丞次
乘幼孺復容州刺史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
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擩或作濡或作擂方云擩亦染

(也○今按擩而遇切字見儀禮然作濡亦通)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或無觀字)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理或作治)衛晏使嶺南黜陟(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洪經綸柳晃衛晏等一十人分行天下晏使嶺南)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進或作遷)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胄爲湖南觀察使胄字胤叔河東聞喜人)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還江西又以節鎭江陵公一隨遷佐胄(又或作胄非是佐胄或作爲佐)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還萬年令果辨慠絕(辨或作辦慠音激疾也○)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州下或無之字)(容管所隸容辨白牢欽巖禺湯瀼古等州)林蠻洞蜒(當作蜑南方夷也○蜒音誕)守條死要(伊消切約誓也)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朋或作爲非是)在容九年還領桂州(元和八年四月以啓爲桂管觀察使)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啓除桂州州邸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驛以授啓既而憲宗自遣中使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賂即日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持之歸以聞七月貶啓太僕少卿)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啓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中使啓未至京師貶虔州長史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罷臘口等使九月丙午中官季建章坐受啓賂杖一百處死癸未貶啓虔州長史啓先賂建章口十五人既怨其發官告事乃具上言帝既殺建章并黜啓)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

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于南(謂佐衛晏)乃始己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坻獠循業(○獠張絞切)維不順隨(不順中使)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非公或作非君)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或無尚書以上二十八字)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順宗后弟)今天子之舅(憲宗舅)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王用父日子顏生順宗后后生憲宗憲宗元和元年贈太師用祖日難得元和元年贈太尉用曾祖日思敬元和元年贈司徒)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褒外氏自外高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冊登公師事載之史(高王上或有祖字)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子顏二子重榮官至王傅次卽用也)於是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特或作時)未三月因還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于太原益掌廐苑之事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賓接士大夫高下中度(士下或無大字)輿官者事滋久愈謹(輿或作與)(者或作嗜方云者音指致也詩者定爾功國語嗜其股肱以从司馬○今按者或疑卽嗜字更詳之)由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仍或作如初方从館杭本作祔○今按仍卽如也祔字無理明甚可以見閣杭本之謬矣)還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爲恩(專下或有於字)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元和十一年三月太后崩)(八月葬豐陵)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爲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于萬年縣落女原(落女或作樂安)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壻京兆尹李脩

或作脩考舊史當作脩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常或作章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爲銘曰

有蟜氏國實出炎軒按史記軒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囂曰昌意元囂生蟜極晉語云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有蟜古之諸侯也○蟜音喬又音矯蜀塗莘摯史記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陽有聖德立爲帝是爲顓帝禹者皇帝之玄孫顓帝之孫也娶塗山氏之女生啓書曰娶于塗山季歷娶太任蓋摯國任氏之中女詩曰摯仲氏任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娶莘國之長女曰太姒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列女傳湯妃有莘氏之女生仲任外丙又云太任文王之母摯仲氏之中女王季娶以爲妃○摯音至莘一作華非是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冑王氏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官封繼繼上繼字或作相非是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吾或作其非是卑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兹石久載攸存攸方作猶○今按文理當作攸又上句已有猶新字不應重出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碑誌

曹成王碑 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然嘗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如此碑中用劖鏺掀撇掇筴䟐等字是也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 永隆元年十月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從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二子俊嗣王南州別駕傑為黎國公垂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王傑子胤為嗣曹王後備自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開元十二年復封胤胤卒子戢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皐嗣是為成王 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閒走蜀從天子 或無得字或無蜀從二字 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 衛下或有大字 轉貳國子祕書 自都水監使者三遷至祕書少監 王生十年而失先王 開元二十年父戢卒 一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 痛下或有自字 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持身或作將身斬斬或作漸漸非是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 謂為兵所刳割也○刳空胡切 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 交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云交駭物聽交下不存濟者之類意猶曰卽今云爾 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 ○掊音剖擴苦莫切擴一作横 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 活下或有者字或無十字 奏報升秩少府 或無報字府下或有監字時大饑有官粟數十萬斛皐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皐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安暇稟命若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人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 與平袁賊 寶應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反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之四月晁卒與及也易係辭其孰能與於此○與音預 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 兼方作處云考舊傳合○今按成王本以溫州長史行刺史事今兩奏功而得處州別駕又不行州事則於地望而事權皆為左降矣以事理推之不應如此疑則方本誤諸本作兼者為是蓋以舊官仍兼本州別駕以寵之爾下文又云部告無事則謂溫州前此旱飢而今始無事也又云還眞于衡則是自行刺史事而為眞刺史也其閒不應復有處州一節明矣舊史亦承集誤不足為據 還真于衡 眞或作鎮 法成令脩治出張施 或作弛 聲生勢長 上聲 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 時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噎烏結切媢音墨冒寐三音 誣以過犯御史助之 助或作劾 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 或無于字大曆十二年四月貶吏部侍郎楊炎為道州司馬十四年五月德宗卽位八月召炎為相炎還皐于衡 以直前謾 或無前字 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 理或作治 出則因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 詩丘中有麻將其來施施注舒行也 卽貶于潮以還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 方云閣杭蜀本察使下有殘字而無國字將國良王國良也馬大年所得柴氏善本無殘字良下有往字以虐字屬下句云良不願往而辛強使之也然按舊史云前使貪殘新史亦云前帥貪虐國良以富獲譴則馬說為非是國良只稱良猶南霽雲只稱雲李光顏只稱顏也下文亦可併攷○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虐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从馬說但國良初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單出如霽雲光顏亦先全書後乃單出也 良以武岡叛戍眾萬人 戍或作成 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 建中元年四月以皐為湖南觀察使 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 羞或作為狐史作首鼠或作疑 王卽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 ○踔勑教切 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 愕或作迋方云集韻愕逆各切相遇驚也或作遻隸作遌後漢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新舊史亦謂愕眙不敢動則此用愕字為正 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 責或作遣 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 建中二年皐丁母艱奉喪至江陵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反乃授皐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 升秩散騎常侍 或無常侍字

明年李希烈反或無李下四字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
討希烈建中三年十月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反以臯為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命至
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
著職江方作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舊史皆作洪○今按洪州即江西帥治所若只大選洪州乃是
未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為北向不進討之勢故其下文遂攻蘄州道里亦便州史承集誤不足
據當从諸本作江為是不然則以州為南猶勝作洪州也○著直略切王親教之搏力
勾卒嬴越之法搏新書作團方作搏嬴或作嬴方云樊澤之馬大年皆曰作嬴非是嬴謂
秦也越謂勾踐伐吳之兵法也○今按搏徒官切團也楚詞云圖果搏今古字通用而新書从今字也然
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不知諸家之說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之則恐或是反用此碑語也
搏或疑是摶字亦未有據但搏力無理其誤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然杜後出韓公不當
用其語也○今參攷姚令威集注云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
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則搏力知其為秦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吳吳
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勾卒杜預注云勾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則勾卒知其為越法也
曹誅五畀五或作伍畀或作卑方云曹五字見馬融廣成頌曹伍伍相保是也馬大年云曹誅五
畀敗則誅及其曹有獲則分畀其伍樊澤之云畀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下大也
音班冰名或云音畀然集韻所無新書畀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即約此碑
語而為文也艦步二萬人艦禦敵船釋名上下重板曰艦音檻以與賊遌吾故
切遇也義見二十二卷祭張員外文嘬鋒蔡山踣之嘬謂一舉盡臠禮記無嘬炙踣僵也
時希烈兵柵蔡山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流而上賊聞以嬴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輿
臯直西去蔡山三百餘里臯遣步士悉登舟順流而攻蔡山拔之○嘬楚快切踣蒲墨切剜蘄之
黃梅臯既拔蔡山閱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蘄州降將李良又攻黃梅殺賊將韓霜露黃梅蘄州
縣名○剜烏丸切大鞣長平鞣說文云耎也長平地名○鞣如又切一音柔鏺廣濟
說文鏺兩刃木柄可以刈草廣濟蘄州縣名○鏺普活切掀蘄春掀舉也蘄春亦蘄州縣名○掀
音軒撇蘄水撇擊也選撇波而濟水蘄水亦蘄州縣名○撇普滅切或誤作撇掇黃岡
黃岡縣名屬黃州筴漢陽廣韻筴箸也鋮箭具漢陽縣名屬沔州○筴古業切又音夾行
跐汊川跐蹋也莊子跐黃泉而登大皇汊川縣名屬沔州今漢陽地汊水岐流也○跐音紫汊測

駕切汊川一作汊水非是還大膊蘄水界中或無中字左成二年殺而膊諸城上注膊
傑也音博又音粕拔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拔或作誅或作株馬本作
誅左傳云又拔其邑安三縣安州三縣也其州安州也興元元年七月臯遣伊慎王愕將兵圍安州城
阻溳水為固攻之累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虛以步騎八千援之臯命李伯潛分師迎擊于應山倅之遂下
安州蘄其刺史王嘉祥標光之北山光州有光山縣無北山恐誤○標匹遙切踏隨
光化踏大食也說文云歠也隨光化二縣名並屬隋州○踏他合切捁其州捁或作捁廣成
頒散毛族捁羽羣李賢曰捁古酷切字从手即古攪字十抽一推後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
成丁以下為推宋文道云推者稚也避高宗諱而聞耳呂縉叔云推者推也獨詧為椎蓋傳寫誤耳唐人
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為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離結字注讀為椎詧故唐令以椎為未冠之稱此
云十抽一推者十椎而取其一以為兵即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為中而無推
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屬或作厲○今
按厲鄉當屬亳州去安州尚遠當作屬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
九縣五州謂蘄黃安沔隋也舊史云凡下州四縣十七按地理志蘄四縣安六縣黃三縣隋四縣凡
十七縣傳止書其取蘄安黃隋故云四州十七縣公又書沔州漢陽汊川二縣故云五州十九縣縣下一
有之字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民下或有之字田之果穀
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
節臨荊及襄貞元元年四月以臯為荊南節度使三年閏五月以臯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
節度使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興元元年二月車駕
幸梁州希烈北取汴鄭建中四年十二月希烈陷汴州東略宋圍陳西
取汝薄東都薄或作亳非是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亡或作士非是○咋
仄革切聲大也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歛貴出
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一吏
方从杭蜀本作吏一云一當如壹民而重威之壹吏一軌民用吉日辰良一體也使令疑衍一字宿上或無
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說吉日辰良一句遂更不問是非每有訛舛悉以還就如
此以一吏為吏一則無理之尤耳宄或作冗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

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任至潛九字或作任馬彝伊愼王鍔將方云潛李伯潛也時馬彝掌幕府故不言將今从之偕盡其力能一作偕能盡其功偕上或有王字其力方作力其非是○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薨贈右僕射（貞元八年三月卒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貞元五年道古登第憲宗卽位以道古爲司門員外郎進士上或有中字下或有第還字）刺利隨唐睦徽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元和八年十月自宗正卿除御史中丞充黔中觀察使）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元和十一年道古自黔中朝京御以爲六州都團練觀察使）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寄或作其）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受或作授）而四州適在吾封（州或作邑四州謂沔蘄安黃）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皋三子象古復古道古）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或無之字皆非是）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弟或作第）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徵二或字並作既或無下一句曹始封於貞觀二十一年時太宗十三子三早卒二敗死泰與惜亦皆遷降也）曹之祖王畏塞絕遷（曹方作明宋景文云豈有爲人作銘而名其祖者當作曹方云明坐太子賢事降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今按銘文四字未詳其義疑畏如畏厭溺之畏塞如其行塞之塞言見殺於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讀之時也方說近是而別圖云明徙黔州都督則不知明但徙黔州而爲都督所殺遂誅以都督屬上句也）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按新史明子俊嗣王傑黎國公皆爲武后所殺）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按史中宗神龍初以傑子胤爲嗣曹王後明少子備自南還詔傳胤而封備備薨復封胤所謂予父易封也胤薨予戢嗣自備至戢所謂三王守名也）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彊齦其姦猖（蘇枯弱彊或作吹枯蘇僵廣韻云齜齧也音懇）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或無此一句）王亦有子（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爲銘不必盡偶句用韻劉昌裔王仲舒碑可見○今按劉碑脫句前已論之）

（不可爲法王碑雖可爲例然彼文從韻協無可疑者而此篇下文亦不可曉不知其果然否耳）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蹶居衛切詩良士蹶蹶下陛字方作陛云陛陛猶階而升也○今按方說無理作陛陛則韻協故且从之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篇多不可曉今姑闕之）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息國夫人墓誌銘（其曰葬河南河陽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則李欒實河南人耳欒無傳）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貞元九年十二月靈州節度使杜希全卒十年正月以本軍行軍司馬李欒爲留後十一年五月以欒爲節度使）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尙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敎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僮下或有僕字非是）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閒（卑尊或作尊卑）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倉或作胄）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强以肅成敏以和（或無戡下八字）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爲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爲易（主或作女非是）施于其家難甚吏治（難甚或作甚難非是）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錫或作息方云蓋以國封言之非也）啓封備服以疇時勳（時或作以）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上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王荊公云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字或作而或本無之○戾力結切契詰結切字本作集通俗文日集多節之目○謂之集方言作謨詁賈誼傳集詁士節○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門下或無以字上初卽位謂憲宗以四科募天下士元和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李惟簡憲宗時爲金吾衞大將軍年少上或有惟簡字或無年字士或作事乃蹐門告曰蹐或作踏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張去聲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衞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爲鳳翔隴州節度使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弘農胡縣有閿鄉汝南西平有閿亭前漢以胡閿鄉邪里聚爲戾園注云閿字本從旻其後轉訛誤作門中受耳○閿音聞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太史字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强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衞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按侯高事見李翺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窮下或有瘁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諾許或作許諾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文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施翁望見文書銜袖或作軸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公取此意佩玉長裾長或作曳不利走趨秖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須或作願非是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馬遂字洵美貞元三年拜司徒侍中十一年薨贈太傅謚莊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尙書之夫人遂二子彙暢元和五年終少府監贈工部尙書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序或作緒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咸曰親下或有咸字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閑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或作十四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

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憚（雖下或無有字）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子下諸本有敷字或作敷或作敦晁本作長子繼祖殿中丞孝友嗣類本或孝友上有承考二字方云此碑謂少府監者馬暢也暢子繼祖公嘗誌其墓新舊傳暢只有此一子世系表燧之子彙暢彙子敷勛暢子亦只有繼祖豈繼祖先名敷邪或敷字當刪○今按馬少監墓誌云君諱繼祖則方說得之仍當更从晁本刪敷字但以其兄弟連名考之則又疑作敷爲是而其下或有承考二字者乃言敷能繼北平承少傅而孝友似之也少監志云諱繼祖或是反用此志誤本補足而世系表又承集誤然不可考姑从晁本而并著其所疑如此云）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恒（胡登切）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父或作母）有事賓祭酒食祗飭協于尊章畏我侍側（章或作卑漢廣川王傳背尊章顏注猶言舅姑也作卑非是畏我侍側此句未詳畏我或作我之亦未安或疑畏當作慰）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齋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丘（夫先其歸或作不失其歸或作夫其先歸○今按下文有合葬字作夫先爲是其室或作有室）合葬有銘壺彝是收（壺苦本切宮中道○詩室家之壺）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拔世（舊注云據元和姓纂虛中乃冲八世孫）父惲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少或作以或無少字）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今世有李虛中命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

勝衰死王相（或作相王並去聲讀）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或作義）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卒千忽切）星官厤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貞元十一年虛中登第）試書判入等補祕書正字（祕書下或有省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尹闕尉佐水陸運事（貞元十六年九月以張式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奏虛中爲佐）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元和元年十一月以故相鄭餘慶代式）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元和二年十月以宰相武元衡爲西川節度使）奏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今諸葛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有觀察使推官監察御史裏行李虛中在焉其碑裴度時爲元衡書記所作）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即詔爲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還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僑墓十里（澠池縣名史記秦王與趙王飲于黽池澠音泯）○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爲鄭之滎澤尉（嘗或作常非是）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祕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謂或作爲非是）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三下或有年字）君既歿愈

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羣字載初范陽人貞元十六年四月爲義成節度使）與君合德親戚無退一言（退一或作一退或疑無一字在退下）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或無協字或疑律下有郎字）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以尚其後人（羸或作贏獨孤郁墓銘曰年再不羸惟後之成義同此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碑誌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董溪，即晉之子也。史附晉傳，謂討王承宗，爲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資，流封州，至長沙賜死。誌不詳其事，止曰死湘中，諱之也。公詩有送董溪其壻陸暢云：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謂溪流封州死湘中也。公嘗佐董晉幕中，觀其銘辭，意在言外，既微而顯，誠太史氏之筆哉。）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隴西公，董晉也。生四子：全道、全溪、全素、全澥。溪即全溪也。）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閒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大或作久，非是），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師下或無之字），年考益高，摯持維綱，鋤削荒纇（纇，絲節。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音耒。纇或作顏），納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緊，公之功。上介尙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長源字泳之，是歲八月自前汝州刺史爲宣武行軍司馬）齒差大，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或作於朝），及來佐幕府（佐或作往。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判官），詣門請交，屏所挾爲（或作屏棄所挾）。太師薨（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始以祕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選或作遷），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己見（大或作太，並），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與音預）。以能拜尙書度支員外郎，還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成德軍也），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爲鎭州行營招討處置使，征王承宗，以溪及于皐謨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兵罷（元和五年七月赦承宗），還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因，方作顯，云：漢韓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漢」，當用此義。○今按：此召對獄耳，與方所引者不類，當只作因）。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州下方本無年月日，但於湘中下云年若干。今以晁本定）。（按唐書：元和七年立遂王爲太子，亦與下文相應。二年，糧料吏有忿爭相告言。五月，溪、皐謨皆坐贓數千緡，敕貸死，流皐謨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並遣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云：董溪、于皐謨以運糧使盜軍資流嶺南，憲宗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元和七年七月立遂王宥爲太子，大赦天下）。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下或有次字）；曰居敬，尙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將葬下方有中字，云：以上文考之，無者爲是。然世系表：全素，太子中書舍人。又安知全素不自舍人遷中舍邪？○今按：通典：中舍，一云中書舍人。審如方說，則前後皆當有；無則皆當無，不應前無而後有也。此志亦必是未遷時作，况它本自有無中字者，今姑從之，不必曲爲之說也），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元和八年正月，公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轢音歷）。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

（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康人。以詩名，唐人謂孟詩韓筆。故公誌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己或作乙。考唐厤，是月無乙亥也），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走或

作赴位或作泣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嘗或作常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元和元年三月以故相鄭餘慶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閏月是歲閏八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時宗師自太子舍人持母喪在東都徵銘下或有於愈哭曰嗚呼吾尙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人或作尹且來商家事家事謂孟郊家事公集有與鄭餘慶書云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又云樊宗師在東都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其言大抵與此誌合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音彬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天寶十年郊生端序則見長而愈亹則見或作有法涵而揉之或作足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劌利傷也荀子不苟篇廉而不劌鉥長針也說文綦鍼也○劌居衛切鉥時橘切刃迎縷解刃或作物鉤章棘句掐擢胃腎胃腎或作皆盡○掐音滔掐揞也廣韻引周書師乃掐揞神施鬼設閒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摋或作採从閣杭南唐本云字林抹摋掃滅也漢谷永傳末殺災異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開或作聞吾既擠而與之矣擠或作儕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舉郊登第年五十四閒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又下或有以字○溧音栗迎侍溧上溧陽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陸下或有轉字元和元年十一月以鄭餘慶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翺分司洛中與郊善薦之餘慶以爲判官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或無內字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元和九年三月以餘慶爲興元尹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或無之興元字次于閿鄉○閿音聞詳見前卷大理評事王君墓誌暴疾卒

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酆郢家湖州武康縣湖屬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樊子樊宗師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以俟字或無供祀字有俟字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或無古有光字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杭本無賢者下十字如非是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簡字幾道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元和九年九月簡自給事中爲浙東觀察使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或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猗一句或此句在維出不訾之下訾凡數義集韻云思也毀也思不稱意也惟前漢書訾讀與貲同顏師古注多財也若曰不貲則貧也猗亦二義詩那云猗歟歎辭也節南山云有實其猗鄭氏注猗也若曰不猗則無所倚也東野以貧出仕而中立不倚卒至於無所施爲止用昌其詩銘意如是而已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蘇子瞻嘗舉此以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不契作詩答之有云昌身如飽腹飽盡還復飢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却懷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公謂東野昌其詩而東坡乃云不如昌其志蓋蘇嘗讀東野詩有未足當韓豪之句不爲所取也

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獨孤郁有傳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河南洛陽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及字至之代宗時官常州刺史二子朗郁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舊史公傳大厤貞元閒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大厤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時郁始二歲與其兄朗朗即用晦畜於伯父氏郁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氾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

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貞元十二年郁與朗同來舉進士時郁年二十二十四年郁登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時權德輿為中書舍人知制誥）望臨一時（望或作迎）登君於門歸以其子（歸或作妻）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為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晁本無奉禮至奏授十八字）朋遊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中第三辛酉為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兼史館修撰）四年還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七罪切）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為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元和五年九月德輿同平章事郁以嫌自列守本官起居郎）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郁以德輿故辭翰苑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壻因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因拜為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院事）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元和八年德輿罷相一月復以郁為翰林學士）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元和九年以疾辭內職十月改祕書少監）卽閑于郊（謂屏居鄠縣閑下或有居字）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與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晁本有上五字本或繫於年四十下五方並無）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傳云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此云天官豈小字耶）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皐之承孫（承孫字未詳）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胤慶配良是似是宜（是似方作是以○今按是似是宜承上句言胤慶而似配良而宜也方似作以非是）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家或作冢）將以五月壬申窆（彼驗）

切謂愈曰子知吾弟久（知或作與久或作友）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褸順而裏方（詩繡衣朱褸謂衣領之在外者於下或有乎字○今按上篇四言不應首句為三字此乃雜言或有此三字句也○褸布谷切又音博）不耀其章其剛

不傷戴美世令（戴或作載令或作命○今按此言戴前人之令美而世其令德也）而年

再不羸惟後之成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張府君卒葬之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在京師以考功郎知制誥季友歸葬長安公於是乎祭之且誌其墓時元和十年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明下或無年字或作月）兄子塗與其弟庚揆等（庚揆或作庚揆）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或無曰字）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張目方从杭本無目字云後漢嚴光傳艮久張目熟眎然此恐當从杭本為正○今按方知古有張目字而必以杭本為殊不可曉今从諸本）吾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為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為禮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或無末有字）名日月與封（日月一作月日）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貞元八年中進士第八與公同年）其上世有舉者當宇文時為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謚曰忠公至孝權閑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或作奉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杭本史下無綏州字非是）孝權蓋尚小母曰太原縣君卒（卒上或有複出縣君字）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為河南府文學（或無府字）去官徐州使拜章請為判官（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封之子愔為徐州團練使）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卽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

徐使死元和元年十一月愔卒孝權疾卽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鄠縣尉○鄠胡古切明年故相趙宗儒鎭荊南以孝權爲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眞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轉殿中侍御史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媪何疾媪母老稱也漢書常從王媪負貰酒○媪音襖衛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還留司虞部員外郎謂分司東都也孝權爲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嶷魚力切與孝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爲銘此下或注銘亡二字或注擬闕銘詞字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一本檢校上有金紫光祿大夫字僕射下有兼御史大夫字統軍下有知軍事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字公既爲劉統軍作此誌又爲作碑銘碑銘見前二十七卷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宦或作官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或作誦○今按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遲音犀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唐史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反昌裔說之惠琳之亂在夏州歲月相遠惠琳事詳見崔寧傳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閒建中中曲環招之按新傳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建中二年七月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恒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謂魏博節度使田悅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二縣並屬宋州擊李希烈陳州城下興元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隴右幽州節度使曲環將兵二萬救之十一月敗崇暉於州西擒之以獻公常在軍閒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說或作悅與舊史合所以能擒誅叛將擒或作檢○今按此謂安國寧謀以城降賊昌裔密計斬之當作擒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詰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公誌李邦亦曰尹慙其庭中人漢袁盎爲吳相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下謝盎還愧其吏公所謂慙其軍慙其庭中人語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何或作呵漢賈誼傳大譴大何衛綰傳不孰何顏曰何卽問也何上或有可字亦非是○今按過秦論云陳利兵而誰何顏注云問之曰此爲誰人何人也亦此義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罷詔還京師始昌裔代說爲節度也憲宗罷其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懲苦可召也遂以韓皐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歲中卒史與誌少異誌爲之諱耶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

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勑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某下或有日字下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郎下或有中字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郯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便或作使非是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楚辭厲而不爽些注楚人謂敗曰爽○爽平聲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慶讀若羌離騷云慶天悴而喪榮沈存中云古人諧聲如慶字多與章字協韻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是也集韻並入平聲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其弟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第進士至是爲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別下至可餌以不死造語雄奇所謂唯陳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某字某（或作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某或作晏）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某或作瓘按元和姓纂晏三子長之玄次中立次中行汪彥章云王仲仙本謂衞中立墓誌中立字退之非之玄也）北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不下或有與字云讀去聲非是或疑此與字當作以更詳之）樂弛置自便（或弛作施）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貞元九年中行登第）績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賁（或作貴作貫○賁音射又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爲黃金（○爊於刀切）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阨（○阨於革切塞也一作阸）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房啓爲容管經略使）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還于桂（元和八年四月以啓爲桂管觀察使）從之帥坐事免（是歲七月啓以罪降爲太僕少卿）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十二月以馬總爲嶺南節度使）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某或作景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某縣某鄉某村諸本作伊闕縣伊國鄉高都村）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或無郎下字或有中字）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信音新漢武悼李夫人賦申以信兮班固通幽賦云苟無實其孰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賈音古）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貞元十九年公與張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張爲郴州臨武公爲連州陽山二年俱徙江陵至是張卒公既誌其墓又文以祭且及銘墓之意可謂厚矣）

君諱署字某河閒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本鄭所并陳之留邑秦并天下以宋亦有留故加陳以別之）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郇或作詢）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署貞元二年進士第）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幸臣李實也）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時三人俱爲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冬三人皆以言事得罪貶爲縣令詳見題注下）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大赦張與公俱量移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路恕爲容管經略使表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貞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李鄘爲京兆尹表署爲府司錄參軍）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促促或作曰曰促如齪齪之促本或作娖闌或作閑）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辦或作幹）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元和二年二月以鄘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表署爲判官）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元和四年三月以鄘爲江東節度使）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諸本無議字及下棘字而云晃本校增此二字阿或作撓○今按歐公嘗疑此上有）

脫字不知晁氏以何本校也詳其文理當有此字故從之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
黨不訴殺牛或無不訴字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
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
一皆禁督立絕祥下或有事字或無視事二字或但有事字使通經吏與
諸生之旁大郡吏或作史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
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緜六千
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
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
州門叫讙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
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
法疑必有脫誤或為字當作守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
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吏或作史十日不得毫毛罪
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
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
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
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閑竟閉門死年
六十或無閉門二字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
庶子韓愈昔或作者李遜赴襄陽送行詩有著作郎張昔愈前與君為御史
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以一作而唯其
頎頎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一本上有唐故字度下有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戶部尚書贈尚書左僕射字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鎮傳誌所載多與傳合

公諱惟簡或作某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李寶

臣本范陽內屬奚族太傅初姓張氏故范陽張鎖高畜之為假子遂冒姓張名忠志肅
宗時舉恆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
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名下或有曰字
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為恆陽節
度使挈其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仍統其所管州賜姓李名寶臣
太傅薨建中二年正月寶臣卒贈太傅公兄弟讓嗣寶臣三子惟誠惟岳惟簡公
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惟岳叛惟
簡以家僮票士百餘奉母鄭歸京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
於客省防伺甚峻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
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鬬乃
至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
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
得及行在有功還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惟簡厚撫之拜太子論德
累遷禁軍將軍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
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厔西盩厔雍縣名屬鳳翔○盩音輈厔音室義
見二十五卷與元少尹墓誌銘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可或作何曰臣以
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或作公考之史當作王號元
從功臣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
將軍居北軍衛遷左神威衛大將軍居或作為衛或作御久乃加御史大
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還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
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元和初檢校戶部尚
書改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有長上萬國俊者上或作尚新史蜀本作上○今
按長上蓋衛卒之號猶今言長入也當从蜀本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
敢治及公為金吾與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
庶能直吾屈即齎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
以地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

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卽以公爲鳳
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五月以惟簡爲鳳翔尹鳳翔隴
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
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算邊將當承
上旨謹條教或作務非是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
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鎛鏺
鉏斸詩庤乃錢鎛注田器也鏺大鎌也斸大鋤也○鎛音博鏺山監切又所鑑切鉏陟初切又仕葅切斸陟玉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勵興或作愈歲增
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
褒斜梁州記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選右界褒斜○斜余遮切船循
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
司空光顏李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釗郭釗俱來朝上爲
之燕三殿唐麟德殿有三面故曰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音預
既事勑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或無得字今
年老斥外任斥或作許或作訴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
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
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尙書左僕射以其年
十一月景申丙申作景避唐諱也葬萬年鳳棲原萬年下或有縣字夫
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
賢有法度賢下或有而字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
元質彭之濮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
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
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
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因羈京師或無
記字童下或有子字○今按翟方進傳無者爲是卒能以忠爲節自顯取爵
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
宜銘或無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與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
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
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此篇

从方氏石本疑者別出○蜀本注牛僧孺撰墓志陳鴻撰謚張籍撰行狀歐陽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跋云良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按方本無中散大夫良五字又它神道碑不著墓字唯此有之亦變例也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
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八月或作七月無十四日字夫人天水
趙氏祔焉其子逞迺巡遇述還造或無迺字或無巡字與公壻
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
書出下或有處文二字非是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
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
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河下或有複出清河字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爲
麟臺正字垂拱元年二月改祕書省爲麟臺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
陽冀氏令或無官字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
節槩勸或作勤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卽吏
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
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
趙贊爲度支使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爲
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
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考覈一作覈考或無貶字或無死字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
躭以節鎮鄭滑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躭爲鄭滑節度使辟珦佐其府以公佐觀

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業下或無以字杭併無以官給字子弟或作弟子）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還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生下或有徒字）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兩穗閭里歌舞之（或無舞字）考功以聞還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事上或有公字）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丞或作宰）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還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明年以病卒（或無病字）（非是）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謂或作爲非是）銘曰

竭竭胡公（○竭丘竭切）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平聲）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餽軍（或作運）遭讒府界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靳（或作歎）守官駕部名昇已屈（昇或作升已或作民）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維公或作維彼）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
（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入楚爲權氏（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本顓頊之後楚武王使鬬緡尹權後因氏焉）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翼字子良略陽人與太原王讚俱爲符堅謀主堅即僞位拜給事中後爲右僕射封安丘公）有大臣之言（堅伐晉翼力諫不從堅遂大敗）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翼子宣褒事姚秦爲黃門侍郎宣褒四世之孫榮榮隋開府儀同三司鄜城郡公榮子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或作綽）平涼曾孫諱倕（文誕子崇本匡成令崇本子無待成都尉無待子倕○倕音垂）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明肅宗時終祕書少監）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皐字士繇天寶末安祿山爲河北按察使表皐爲從事察祿山有異志詐死奉其母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去官累以官徵不起（代宗徵皐爲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江淮奏皐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追謚貞孝（大曆二年四月十四日皐卒於潤州年四十六元和中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元和五年九月相八年五月罷）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元和十一年十月以德輿檢校吏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道以薨以或作六考舊史當作以）公生三歲知變四聲（知或作能）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輿爲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八年正月除太常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貞元八年八月司農大卿裴延齡以巧詐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輿上疏論其姦不省）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貞元十年四月遷）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

貢士拜尙書禮部侍郎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十八年眞拜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後坐郎吏誤用官缺改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元和四年五月遷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宰相裴垍寢疾九月德輿同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或作爲或無此一字○今按助與如後教于頔事之類是也作爲非是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矜或作務以吏部尙書留守東都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以檢校吏部尙書爲東都留守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不以或無不字露布或作布露復拜太常元和九年十月除轉刑部尙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或無長字先是詔許孟容蔣乂等刪定格敕成三十卷表上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代考定復爲三十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痡傷痡或作痛爲之不御朝即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某年某月日月下或有某字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因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頔音迪顧下或有者字朝上或有在字公將留守東都公下或有時字爲上言曰下或有于字頔之罪既貰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求出鎮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事覺頔率其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頔左遷恩王傅仍絕朝謁敏流雷州季友等皆貶官八年七月德輿將留守東都爲言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或無未病二字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或無能字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視或作親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問下或有其字諸本侍作待或作儲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二月罷德或作代考宰相表云當作德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德輿二子璩字大圭璩字大玉服喪或作喪服或無來字乃作銘文或無銘字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作尤滅楚徙秦嬴劉之閒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符堅嘗游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毁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作至世爵位豈多半塗以稅以或作已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祖或作師師或作推或作祖流連六官謂吏戶禮兵刑工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或作焉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其或作人競作共絕作有○今按作絕乃與上文勇字相應孰克知之克或作先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

并序○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爲行軍司馬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其詞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首鼠遂能平蔡度意多

歸功於指縱者也帝亦重失武臣心故詔文昌然史臣之贊裴度必取公之銘
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論也文昌文見姚鉉文粹李商隱有惜
韓碑詩長篇甚美有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之句東坡有臨江驛
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
昌則二公之文不待較而明矣陳無已曰龍圖孫公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
碑敘如書銘如詩又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
蓋其少作也○李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
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據
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
陰風慘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爪牙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
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比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
宜爲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合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
司當仁自古有不避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
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
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
者少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麁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
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
烜爀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
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三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芽其閒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詩以薅荼蓼○薅奴豆切
除田草也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
文武皇帝下或有陛下字非是元和三年正月受尊號既受羣臣朝乃考

圖數貢或無乃字數色阻切○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
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
走率職或無奔率二字明年平夏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元和元
年三月兵馬使張承全討斬之又明年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
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蜀下方有西川字云劉闢求都統三川
方圍梓州而敗亂固不及他郡也○今按既圍梓州則亂已及東川矣方說非是又明年平
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執錡以獻又明年平澤潞
遂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致魏博貝
衞澶相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澶澶淵也說文澶淵水在宋
左氏盟于澶淵○澶音蟬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究或作窮予其
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元和九年
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
燒舞陽犯葉襄城城上或有等字洪云此謂葉與襄城耳等字非是以動東
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或作外臣杭苑無外字○
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伐蔡爲不可非獨外臣也若作一二臣則當時舉朝之臣皆以伐
蔡爲不可又非獨一二人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爲無助者又正指武元衡裴度一二人贊伐蔡
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爲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爲不可耳諸本作外臣及無外字皆非是唯
作臣外者得之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帥或作師于或作於
傳三姓四將廣德元年十月以李忠臣爲淮西節度使也貞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
少誠爲之是爲三姓大曆十四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爲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爲四
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
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并或作併牢不可
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
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夫字非是或無何字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不上
或有固字曰光顏汝爲陳許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
忠武管陳許二州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

將之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郃陽鎮遏
將素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郃陽左馮翊郃陽縣郃或作人涇非是曰重胤汝故
有河陽懷今益以汝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
懷汝節度使徙隸汝州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
在行者汝皆將之義成管鄭滑二州陝益即鄜南東西川延屬鄜坊丹延節度使慶屬
邠寧節度使延慶本或作鄜延寧慶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
往討之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
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屬下或集字或在公武下皆非是曰文通汝守壽元和十年
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
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西下或有徐泗字四或作五皆非是行上或有在字
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曰
愬汝帥唐鄧隨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各以其
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謂度爲御史中丞故云長元和十年
五月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曰度惟汝予同汝下一有與字汝遂相
予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
汝其以節都統諸軍節下或有度字諸方作討○今按前輩有引左傳討其軍實爲
討軍之證者恐未必然若必作討則秦之罘刻石自有遂發討師之語而晉官有都督征討諸軍事皆足
爲證不必引左傳却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弘碑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者爲誤矣不可以偶有旁證而
強引以从之也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元和
十一年十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汝惟或作惟汝曰度汝其往衣
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或無服飲字或無服字有飲字或無衣服字寒下或無無
字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衞卒三
百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人衞從賜以犀帶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元和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爲淮西宣慰處置使
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判官書記庚申予其臨門送
度行上御通化門送之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

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或無其字顏胤武合攻其北大
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此謂降其民與
卒也故下語皆不再出人卒字○今按莊子云人卒雖衆公語亦有自也道古攻其東南
八戰降萬三千降下或有卒字再入申破其外城元和十二年道古攻
申州克其外郭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
賊將輒釋不殺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
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皆十二年八月
丞相度至師或作帥非是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
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四月蔡人董昌齡以郾城降李光顏
引兵入據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洄或作迴○
今按洄與史合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
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
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以
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
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
者十九或無歸字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濟下或有於字十一月丙戌朔御興
安門受淮西之俘以元濟徇兩市斬於一獨柳樹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隋唐復郢均
房觀察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烏重胤並檢校司空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裔
邠國公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以宣武軍都虞候韓公武爲檢
校左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
侍考之史及文昌碑皆合一本無大夫文通加五字非是道古時已爲中丞故不復言御史也○今
按道古墓志亦可考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或無道字或作進或無國
字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度歸京師十二月制加彰義軍節度
申光蔡觀察使充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蔡州刺史飛騎尉裴度金紫光
祿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而以其副揔

為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馬摠檢校工部尚書為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或作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為居公本政亦曰居我其周從是也○今按以在為居亦草書之誤本政居字已論於本篇方說非是）崇極而圯河北悍驕（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河南附起（謂汴蔡之屬居河南者）四聖不宥（肅代德順）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百隸怠官或作百司隸官亡或作忘）帝時繼位（憲宗）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吳蜀或作蜀吳取或作出）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公或作臣）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乃或作及非是）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謂以韓弘為都統）各奏汝功（奏或作走非是）三方分攻（三方即上所言顏胤武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也）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於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奏拔陵雲柵）蔡卒大窘勝之邵陵（勝或作遂又作翦）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入或作及復或作複）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頷頷蔡城（書罔晝夜頷頷注肆惡無休息頷與額同）其壃千里（壃或作疆）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釋其或作釋于）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賜以或作詔賜非是）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旰或作眠飧或作餐舊本皆作飧○今按還予授子之粲兮傳云粲餐也史記飧未及下咽酒未及濡漢書令其裨將傳飧則餐字亦有義公祭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同以衣對餐也或當作餐）為之擇人以收餘憊（收或作牧）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古郎切）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及汝父兄）奔走偕來（或作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四夷畢來（力知切至也還也左氏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還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神或作東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曰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强亦見養生雜書然公明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或作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冊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或作升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一至是封王分命卿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制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唐制嶺南爲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或作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狠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滋或作茲供从石本作恭誤神不顧享盲風怪雨或謂秘閣本盲作䖟字見呂氏春秋考石本只作盲月令盲風至注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戣爲嶺南節度使殿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按戣傳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瀆以上祝版御署附中使送往其上或有具字或作且字官上或有某字○今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以爲用左傳其官臣假之語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几利切說文稠也選何晏景福殿賦穊若幽星之纚連李善音古愛切蜀本作穊非是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日牽牛中上文言立夏行事正此時也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作其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慌或作恍虵虵或作蜒蜒享或作慕○蜿音鴛蜒音延闔廟旋艫音盧祥飈送颿與帆同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嗷譟音叫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祀之石本

作祝○今按祝當作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从諸本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祀諸本石本皆同方作祝誤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廿方誤作二十三或作八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丏之丏一作正加西南守長之俸西南或作四面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或無其字或無耳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陰或作之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右或作祐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它本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處州孔子廟碑

此篇方从石本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爲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爲或作焉然字屬下句而社方無而字句上方有而字皆非是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杜牧云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爲配也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跪祭或作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不如或作無如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人或作民以或作已孔或作夫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邵太史曰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之穀城縣學夫子廟記乃云后之人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爲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氏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繁鄴侯泌之子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令或作命顏子或作顏回其餘六十子子上或有二字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萇鄭玄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又爲字或在其中字下置或作設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菜或作奠歐陽曰釋奠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

（其略也）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庳音卑又音婢）神不以宇生師所處（生或作先）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揭居謁切又音桀又音羯）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惑或作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

（此篇方从石本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桂管觀察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衞長史孫季雄建立歐陽集古錄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月愈遷吏部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褒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爲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表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强爲羅池之神昌黎敘其事而銘之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爲星辰爲岳瀆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神其所以推尊甚大石敏若此世以公此文爲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爲明神烈鬼巍峨廟食理也李衞公寘海上死矣其精魄凜然尚能使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亦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下或有日字○今按宜有日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步或作涉柳子厚鐵爐步志曰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今按孔戣志亦有泊步字）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巷道或作道巷）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嘗或作常）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三年孟秋辛卯（長慶三年也）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福禍或作禍福）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幷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蕉下或有葉字或有子字）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

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爲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以倒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如楚詞云吉日兮辰良也但此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團圓後鑴改之今尚可見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秔音庚稌徒古切又音土）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黃陵廟碑（此篇方从石本曾子開曰湘水出全濂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爲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濂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爲正）

湘旁有廟曰黃陵（筆墨閑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即龜策傳言江旁老人也）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石或作古或無此字）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表字景升東漢末爲荆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事見史記秦始皇廿七）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或作返據下文當作及）道死沅湘之閒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石本書璞作樸唐人多然下文揭陽亦作楬陽）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小水或作小君考山海經作小水是也）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帝上或有爲字）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毋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或無君毋二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昇或作升）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閒余謂竹書紀年（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至魏哀王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溺下或有死字）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潮非是又或作湘）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漢地理志南海郡有揭陽縣至唐爲潮州石本揭作楬音竭）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赦令量移袁州明年九月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上或有州字）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與上或有余字○今按此合有余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王仲舒爲連州司戶公令連之）

（陽山作仲舒觀察江西公爲袁州刺史公既爲作燕喜亭記修滕王閣記今誌其墓又書神道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爲姬姓（或無之字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爲氏）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左氏文十一年鄋瞞侵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曰榮如）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烈字彥芳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原霸子殷別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下或有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古限切）歷御史屬三院（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玄暕終比部員外郎）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蜀作諱弘中字某後墓志同○今按上句已有公字此不當再出當刪然無別本可據姑存之）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切）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或無而字之或作其下有直字）又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或無右字）還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作服）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或無人字）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責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或無事字）爲參謀（爲荆南節度裴均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

直其寃由是出爲峽州刺史（峽或作硤友人楊慿也）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顯或作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火上或有其字阻或作沮）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政或作化）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閒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或無利字非是）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奏罷榷酤錢九千萬（千或作十）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或無足字代下無之字）罷軍之息錢（息上或有日字）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廩上或有於字）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長慶四年二月葬河南葬下或無於字）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泂既上或無某字某或作愈）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爲華英（韡爲諸本作韡而華英作英華）不矜

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或作聖遜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寃敲撼挫揠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暍或作暘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湊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藉或作籍俾統于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袪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乎或作平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所或作饒謳或作謠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奄忽或作勿隨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高方云此銘有美王公不用韻末章三語分兩韻例又異也○今按銘之卒章續石二句雖自叶韻而末句高字仍與勞滔韻叶非有異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闕有誤處當以碑爲正蓋淮西之役弘爲行營都統公爲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日也)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爲字○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唐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爲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夏音假)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秦滅韓以其地爲潁川郡陽夏隋改爲太康)太康之韓(新舊史皆言弘滑州匡城人)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閒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交或作校以上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爲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似作不與人校爲是人更詳之鉅上或無爲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爲上有之字或併無以爲鉅人四字)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復出夫人字或作齊國)有功建中貞元之閒(功下或有於字)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偘偘或作侃字侃與偘同)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縱或作從)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兵下或有將字)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屬之欲切)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或無皆字)司徒卒(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去爲宋南城將(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爲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爲使)(弘出爲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九月劉卒)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肉下或有而字)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弘事逸淮爲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懷玄佐之惠以弘長厚共請爲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作舅氏)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或無而字)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苗薅而髮櫛之淮南子語○薅呼豪切)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駴(不下或無一字駴或作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上數上聲下數入聲與音預)自以爲功幷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讙音歡呶尼交切)李師古作言起事(作或作詐)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盜上或無爲字)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師或作帥前滑帥字疑亦當作師急或作及)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無上或有安字)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爲下或有之字)師古詐窮變索還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濳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爲魏博節度使)李師道使來告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非其或作其非非是)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兵以或作以兵非是)師道懼不

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元和十年九月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都統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五十或作七千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有之字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無上或無恒字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元下或有老字非是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以弘攝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三表從之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年五十八或作年八十考新舊史定从今本或無天子爲之四字贈太尉賜布粟或作布帛按舊史實賜米千石賜下或有之字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或作歿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閒爲己不利卑身佞辭卑或作畢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閒染我公先事候情至既或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釣或作鈎染或作諜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情候或作後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爲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鎮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㝏爲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㝏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畛或作軫非是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或無自爲字非是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居例切狂犬也將得其人衆乃一愒愒息也與憩同詩不尚愒焉○愒丘例切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狠○磔陟格切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壖江河邊地前漢坐侵廟壖爲宮○壖而緣切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閒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眗淮南子視焉無眗邪視也○睨音詣眗音苟左顧失視右顧而跽巨几切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孰陪孰扶陪或作悖或作倚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

賚何如賚或作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
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平將平威儀之多將則是
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上謂穆宗公
讓太宰養安蒲坂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絶等有弟有
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春秋傳扳引而立之與攀同又音班
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序子厚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或無拓跋二字封濟
陰公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周為宜州刺史封平齊縣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
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朝或作時皇
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
不能媚權貴失御史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
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游上或無與字子厚少精敏無不
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嶄士咸切又士減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
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授校書郎柳集可考或本非是此下或有藍田尉三字○今按三字下文已見不當重出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或作古今出入
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踔敕角切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
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
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
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

○今按方本得婉微之體它本則幾乎罵矣疑初本直書後乃更定也若从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字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州上或有永字永貞元年八月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黨居閑
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
而自肆於山水閒水下或有之字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
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
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
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
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
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
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
有法度可觀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蠻獠事本於此其召至
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
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
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
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
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白上或作上白改下或無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
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
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
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
引手救反擠之救下或有而字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
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
風亦可以少媿矣少上或無以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
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死或作厄材不
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道上或有而字使子厚在臺省時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
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能或作解或能下復出解字皆非是然
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
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或作以力而無
致必二字皆非是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
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
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
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五日七月上或有秋字或無十日字子厚有
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綰第八人告即子
厚之子字之用益綰即退之之孫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
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資行立有節槩立然諾下立
字或作重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
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涿或作可或作爲性謹慎
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或無焉字逮其死不
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既字或作且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
銘李道古曹成王皋之子公嘗銘曹成王碑新史附皋傳後而載薦柳賁事少加
詳焉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其先王明以
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皋王諱
上或無成字非是有功建中貞元閒以多才能行賞誅爲
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閒或無
成王字○數所矩切公以進士舉及第貞元五年登第獻文與三十卷
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
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爲利隨唐睦州刺史
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貞元八年
十月自宗正少卿出爲黔中觀察使十一年來朝還鎮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
察使柳公綽爲飛諝上聞會道古自黔中來朝即以爲鄂岳沔蘄安黃團練觀察使代公綽以鄂
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
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
水銀爲不死藥薦之泌或作賁經云新舊史李干墓志石本皆作泌泌以故
起閭閻坻爲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
月下或有十字以疾卒于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
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東都
某縣其年或作某年月上無某字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
紘脩或並作循紘爲進士學或作舉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
州牧鄖公○鄖音云叔裕五世孫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象二年十一月
卒贈雍州牧父士佺且緣切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葯白芷其葉謂之
葯○葯乙角切又音約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
嘗爲京兆尹大厤三年五月昭自左散騎常侍爲尹今夫人韋氏無子
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
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古今禮至而葬十四字非是
公宗室子生而貴富或無生字非是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售
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太或作本非是太謂太宗也尚或作上當公弟兄
或作兄弟未續又亡其還于南年及始衰誰黜不復誰或作雖
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于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公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詩有鄭羣贈簟卽其人至是銘之）

君諱羣（君或作公）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偉字子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子孫因稱以自別（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今按下文有君其季也此有則不應重出）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或有君字）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鄠縣屬京兆府）裴均之爲江陵（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之徵或作戶徵非是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爲尚書左僕射）遷虞部員外郎均鎭襄陽（九月加均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鎭襄陽五月均卒）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遷上或有方字非是）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或無會字或無方字君願行作行願者）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楊州遇疾居月餘（或無居字）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數音朔）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絶之行（熱或作然斬或作嶄）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無此上六字）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看或作對看下或無或字）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冠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愼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肇京兆人大歷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儹（詞或作嗣）（宗儹或作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四或作一）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佐三府治藹厥蹟（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府）郎官郡守愈著白（官或作中）洞然渾樸絶瑕讁（樸或作璞）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薛戎元稹爲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爲河南與薛爲代故誌及之）

公諱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汾陰河中縣也後名寶鼎）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上或無爲字）襄城有子二人皆貴（二人寶積寶胤）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續純絢綰繪紘縉絳繟）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繟爲河南令以卒（繟或作謙世系表作繟）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人丹戎放朗）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人溫州刺史丹廬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閑不以事自累爲貴（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陽羨山年四十餘不易其操）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使下或有日字無日字）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卽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

（李衡爲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戌貞元八年二月衡自湖南移鎮江西辟爲從事使者三返乃應）年四
十餘始脱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
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察使故相齊映）
（代衡鎮江西召衡爲給事中映表戌留之桂或作衡睦考傳當作桂治或作始屬下文非是）映卒（貞元
十一年七月映卒戌復歸陽羡）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
自佐詔以公與冕（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爲福建觀察使表戌爲判官）在冕
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
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
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冕意欲
除摠附上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
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因公
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
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冕卒閻濟美代冕使福建奏濟美爲團
練副使）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濟美使浙東戌又副之）轉侍御史元
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戌稱於朝因拜刑
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
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
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方云前已云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號它
銘亦無書除授月日者或本非是史下方無兼字）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
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
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
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疏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
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卒上或有
病字）奏至（或無此二字）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
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作人）以其年十一月庚
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其或作明）

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
卒子男二人曰沂（或作泝世系表作泝）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
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
令河南（公嘗令河南與薛爲代）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
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故字疑當在上文公之字上刑或作兵）其
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
不以事累（或作不累以事）僶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
以自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四句一韻古音寶與壽叶寶或作貴或作實）不能百年
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以長慶二年三月時公武尚執喪不變許國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艮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或無今字)前鄜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坊或作州非是○鄜音孚)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劉玄佐之甥又或作父非是公下或有之字)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或作賢)事皇姑齊國太夫人(太夫人弘之母劉氏也玄佐之妹)蕭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有爲字)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起上或有再字)辭以羸毀不任卽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固下或有守字)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云翟黃帝之後代居翟地後爲晉所滅)璜顯於魏(翟璜佐魏文侯)以佐文侯高陵相漢(漢成帝時翟方進封高陵侯)義以家酬(翟義也)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公或作父非是)子在鄜時(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畤祭白帝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莫我或作莫慰)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裔纂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公嘗有送竇平從事序謂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必此司業公也序稱殿中侍御史而誌不載若可疑焉考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都之交遊卽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京兆金城人或作字貽周)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代或作世)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歷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孝謹厚重又作孝愛謹厚貞元二年進士)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或無虞部字)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年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遲音穉下義見一卷岐山下詩)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高字公頤滄州東光人貞元初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嘗下或有有字)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爲節度使)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舉舁車也呂氏

春秋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杞前漢皇后舉駕○舉音預從史卒敗死元和五年六月從史
爲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所縛送京師貶驩州司馬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
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縱爲
東都留守奏年爲府巡官後佐留守司徒餘慶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尹鄭餘慶爲
東都留守奏年爲府判官歷六府五公年初爲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再爲留守
判官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
言者或無者字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
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
官令守令守疑當作守令謂守法令也愼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
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遏或作蓋過或作惡漢路溫舒傳過過者謂之妖言益
明上下之分或無益字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
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常字中行大厤十四年進士水部員
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
陵貞元十六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薦羣徵拜左拾遺自吏部郎中拜御
史中丞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平章事舉羣代己爲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
卒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四月遷容管經略使九年召還至衡州卒庠三佐大
府庠字胄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皐出鎭武昌奏庠爲推官元和三年二月皐移鎭浙西以庠爲副
使又爲宣歙副使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鞏字友封元和
二年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元和十四年三月以薛平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表鞏自副
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或作好學善文或作
好古善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下或有少
字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公大厤三
年生至是年五十五故云少公十九歲少或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
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
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

逃歸自竇生少康少康二子曰杼曰龍龍居有仍遂爲竇氏曰聖愕旋河犢引比史記
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
此命也夫相嬰撥漢納孔軌撥或作發竇太后從兄子嬰相武帝武帝太后好黃老而
嬰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此云撥漢納孔軌蓋謂撥漢家黃老之書而納之孔子之道
而家平陵而或作西○觀音貫遙遙厥緒夫子是承何昌寓爲吏部有姓
閔者求官自曰子騫後昌寓笑曰遙遙華胄遙遙字出此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
詩孔哀質于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孔戣新舊史皆
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
務本子如珪如珪子岑父岑父五子載戡戣戢戳事唐爲尚書左丞長慶二年以戣
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上上或無三字天子以爲禮
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長慶三年戣累表請老詔戣以禮部
尚書致仕優詔褒美如漢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或無韓字謂
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留下或有公字曰吾敢要君吾
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
宜去方从杭本無至字云洪引龔勝邴漢俱乞骸骨答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今大夫年至矣恐
未必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从杭本之故遂以爲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今正之一
本乙君吾二字語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卻少一吾字不敢輒補耳郎官或作郎中愈又曰古
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
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
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貲何恃而歸
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
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於音烏或無賢字皆非是明日奏疏曰臣與孔
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相上或有孔戣字○今按上下文孔戣字多此不宜有○
數音朔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正平或作直年纔七

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建中元年戣第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三上或無尹字戣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北尹左右三翻其情戣慷慨論奪尹三月俸正貶少和殺易簡）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左戣元和中未嘗為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踰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自廣州乃為左丞耳新舊史戣傳皆誤南海碑石本可攷也而山谷本於為尚書左丞之上从蜀本增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謂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又去拜右丞三字皆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在罷貢海物之下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為遞夫而言也新史亦可攷或無可食二字）下邽令笞外按小兒（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恃恩恣橫郡邑煩擾元和九年裴寰為下邽令疾其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上大怒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卽此事也小兒事見順宗實錄）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邽音圭）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為朕求之度以戣對庚戌以戣為節度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步水岸渡處碇錘舟石與矴同○碇丁定切）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或作財）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沒下或無有字）

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或無公一禁之四字）有隨公吏（吏上或有之字）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觀下或有察字）（非是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容管經略使楊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或作定武非是）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類或作願非是）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恨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字在散字下此上或有况字或無耳字）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月或作日非是）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常自或作自常非是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官吏刻石為詩美之（詩或作詞）十五年還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下溫或作遵方云作溫與傳合蓋晚年皆从溫世系表云四子皆从溫非也○今按上文長子已名溫質則非晚年从溫也豈以嫡庶為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皆明經女子長嫁

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戢戢戳音衢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長慶元年正月戢自湖南觀察又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或作三十此銘皆以四言爲句作三十者非○今按卅依字當作卉蘇合切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或作自非是寡笑與言其尚類也或作耶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或有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十二字○王弘中嘗爲連州司戶公爲連之陽山令嘗爲作宴喜亭記後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袁州又爲作滕王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爲神道碑然則公於弘中可謂厚矣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易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一卷

公諱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字吏部員外下或無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峽州說已見前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闋或作缺改或作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或作宜文書下或有事字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十與民或作丐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釀戶非盡貧民○今按丐貧民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方本是也但其說非是除酒榷蓋與民共之使得自釀非直以錢九千萬與釀戶也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文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禁或作學○今按作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文理亦不明白疑此自浮至爲六字亦是衍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但無本可證不敢刪耳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出立或作去皆非是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其字疑衍編或作經○今按以民爲人蓋避諱當作民乃是下求人利害與人吏約放此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或無以字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仲舒鎮江西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遺讒而貶在制誥在或作及知二字盡力直友人之屈友人蓋楊憑憑尹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憑江西姦贓貶臨賀尉云屈一作冤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十七八或無口字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利或作之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亦無利字○今按下文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利字古本偶皆脫漏不足爲據閉閤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下或有悉字或有復出事字○今按文勢疑當有悉字在備字上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

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或無諱字下同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或作某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工或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太字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泂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脩或作循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或作文哲或作若皆非是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最撮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末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或有銘字

君諱繼祖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有二義謂之索繫組事見國史補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北平王馬燧也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燧二子彙暢暢娶盧氏生二子長敖次繼祖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貢一作舉窮不自存不下或有能字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預議韓弇時以殿中侍御史爲判官死焉其年罷岳燧奉朝請京師弇公之兄也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食上方無賜字○今按無賜字卽不成文方說非是食衣並讀如字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儀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姆莫補切又莫豆切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璨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尒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妬記云王丞相於青疏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黃魯直亦嘗用玉雪可念語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或無鉅谷二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碧或作蒼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業或作恭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茁鄒滑切又側劣切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十一年五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燧卒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元和五年暢卒自貞元十一年至是凡十六年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句末六字疑衍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兩句○今按此篇末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如字蓋誤寫著上文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誠不虛語據宗師元和九年尚爲前太子舍人未使南方也見公與鄭相公書元和十二年因在京師未出刺絳州也見示郊詩及薦狀自絳還朝當在長慶初年序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必載邪）

樊紹述既卒且葬（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或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十或作又十今以藝文志考之皆有其目獨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爲篇疑誌之字誤也）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爲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爲之注解如瑤翻碧瀲鬼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云云）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子容切）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長而或作而長）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蓋下疑有如字）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或無嘗字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御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師或作帥方無出字以下文又出觀之宜有）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刺字）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病以或作以病）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興元元年正月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荊南八年二月自荊南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四年九月卒于鎮贈司空）祖某官諱泳（泳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下或有地字或有地出字皆非是）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或有某字非是）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脫）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覺或作學非是）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郱七子漢其一也卽）

（公之壻新舊史有傳可考故誌云漢韓氏壻也故予爲銘）

公諱郱（薄經切）字某雍王繪之後（繪或作會新舊史作繪太祖景皇帝之第五子也爲隋夏州揔管○雍於梁切）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字音旺）曰雍王長平王（下或有長平生淮陽五字）淮陽生景融（繪子贊贊子道玄武德元年六月封道玄淮陽王追封繪曰雍王贊爲河南王）（生一作王）景融親益踈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魚及切）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原或作康）生公未晬以卒（子生一歲曰晬說文周年也）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食音嗣）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

言凜然殊異姑氏子𡚱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敵或作嬌非是之閒或作聞之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横從無難○從子容切諸父悲喜顧語羣子𡚱曰吾爲汝得師語或作謂或無曰字無吾字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眞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有爲字試書判拔萃爲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或無比字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元和十年十月鄭餘慶爲河南尹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漢張耳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又袁盎還愧其史公此文與劉昌裔誌皆用此或無復出令辱我三字且曰令退遂怒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或無所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賁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者字非是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陝號節度使衛中行辟佐其府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而云李本作正月蓋正月十八日也○今按是年辛丑歲丙辰非歲名則爲日名而在月下爲是方知日辰所直而不以李本補正月字不可曉也公內外行完潔白耆屬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長慶四年六月玄暐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爲中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郛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激下或有爲字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爲監察御史終於宗正少卿滻洸潘皆進士滻字經野洸字正武潘字子及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爲禮侍○滻所簡切洸音光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

干里漢韓氏墳也故予與爲銘其詞曰

愈下而徹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韋損四代祖所立私廟子孫官卑其祠久廢今損官三品準令合立三廟此以祢之先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立法尤疎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相爲表裏其說爲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淸河張君墓誌銘張徹爲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徹死于亂具載之史其言多出公誌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徹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元或作二考之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爲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三月以總爲太平軍節度使張弘靖爲幽州節度使代總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還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作乃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轢音歷毋或作無我事下或有無罪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等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或無免字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如還之別館今按餘人二字疑衍而下文不如還之別館自爲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卽與衆出之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遽之別館蓋言今書如此耳亦通曰卽與衆出君與或

作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新史書徽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創六字改一字筆創固史氏事然而改餧爲飽則不若公語且有來處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餧虎也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皆字非是或在畏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馬揔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恭或作泰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鄆帥馬揔也揔以二年秋遷右僕射明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而其所定之本却作四年今姑从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既召還乃克葬也君弟復亦進士元和元年復中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褥薄厚褥或作衾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字去聲禮曰以其飲食忠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空青山出銅處銅精熏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梅者勝雄黃出武都山塊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父某或作祖踐父休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缺折或作折缺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咀當劄切方無者字或無之字方云此銘以徹揭劄雪折厲奪咀爲韻而行生清兵名闇貞復自爲韻厲音烈闇當讀如諒闇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兔罝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之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作鷁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范陽盧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世系考之襲夔生殆庶延嗣殆庶生如蘭晉卿襲夔殆庶所贈官疑晉卿仕至宰相而贈也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或作別駕世系表作永王府諮議參軍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府君字或複出河南或作范陽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卒先夫人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夫人長女壻河南侯氏主簿充次亡公其季女壻也唐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其年或作其明年七或作八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之下或有銘字或有銘字而無之字又或作爲其字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是或作厥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媲德門乃及或作享乃克或作光肅其爲禮爲禮方作禮容○今以下句爲仁偶之方說非是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或作既克其家厥問愈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累累或作纍纍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

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銘或作名寘或作誌書傳休以古韻叶已見溪堂詩）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參軍李翺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爲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書翺之實錄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頌首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爲之傳焉意翺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七或作八月下或有一日字）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開封縣某里或作陳留縣安豐里後開封字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識或作誌）其世曰（其世）（或作其詞）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至或作有）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涼武昭王名暠字玄盛晉安帝時自稱西涼公子翻翻子寶寶子沖後魏）（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沖曾孫也今云六世恐誤沖子延實都督青州刺史延實子彬襲祖爵）（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淵子桃枝襲封）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一作六世桃枝）（玄孫詔諮議參軍詔子楚金）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曰字）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姒或作娣）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刺上或無其字）（据李翺集刺史嚴正晦也）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胥或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史記趙世家太后盛氣胥之入又廉頗傳胥後令註胥猶須也）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或無何字或無爾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作杖）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加下或有禮字）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谷李謝以古本定與上文其世曰其德行曰爲一例）翺既還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窆或作窆）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一無後字五字）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惟恒子五人衡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爲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在或作日光又或無固字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甚文觀翺實錄亦可見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

處士盧君墓誌銘（公前銘盧君夫人茲又銘其子於陵故言愈於處士）

（妹壻也爲其誌且銘云云）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卒或作率捽昨沒切）○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貽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女）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孟下或無又字）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一本作干）余兄孫女壻也（或無女字）年四十八（于大歷元年生）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元和十年于中進士第年四十）爲鄂岳從事（十一年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辟于爲從事）遇方士柳泌（或作賁）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乃或作及非是）其法以鉛滿一鼎（一有以物字）按中爲空實以水銀（實以或作以實）蓋封四際燒爲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或無相字）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顛或作巔）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裀或無常字）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其一作有）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所服下或有之字）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作害○今按古書肉或作宍今淮南子及內經靈樞尚存此體疑此別本害字乃宍之訛而方考之不詳也乃死一作乃絕乃或作及或無死字皆非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濟或作齊）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毅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筝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邪又後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兄（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汝兄渾於陵弟也兄弟惟二人）汝從
之居視汝如生還汝居令日月之良（還汝或作汝還于二字）汝
居孔固令後無有殃如不信令視此銘章（此或作於）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韓氏自魏安定桓王茂五世孫為叡素嘗為桂州刺史四子長仲卿為武昌令贈尚書右僕射次少卿太白云為感槩重諾死於節義次雲卿禮部侍郎公為科斗書後記云叔父當大厤世文詞獨行中朝郎雲卿也季紳卿涇陽令嘗為楊州錄事參軍太白謂工古文而能官者公與兄會介仲卿之子也俞弁雲卿之子也岌紳卿之子岌為號州司戶故公誌云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其系明甚李太白為武昌德政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惟唐史世系表乃以桂州君為有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升卿果何據而然未有公之家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哉）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為桂州長史化行南方（長或作刺）
（考世系表李太白去思頌公墓誌行狀皆作長史）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
而能官嘗為楊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或無參軍二字）
（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為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圓狎愛州民丁某至
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
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或無復出至字）圓驚謝
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
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
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
通（閣本無而強老三字方以為脫）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
十七（元或作三）娶京兆田氏女（或無女字）男曰家女曰門曰都
皆幼（或無曰門二字）初君樂號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
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
史墓西（葬下或有于字）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今按此句未詳當有脫誤）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此誌及張徹墓誌皆以俞為開封尉唐宰相表以俞為開封令亦誤矣）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復出好字）尚書禮部郎中
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
三男（下開封字或作俞俞二女長嫁周況次嫁張徹三男無競啓餘州來）開封卓越豪
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
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為博士（或無弟字舊本皆有○今按公父仲卿與
開封之父雲卿為兄弟則公與開封固從父兄弟也）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
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于一作於元和
元年況中進士第是歲公以好好適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或無況字）曾祖諱
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
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
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疾或作病）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
從父愈於時為中書舍人（父下方有弟字○今按方本非是儀禮喪服篇有族
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為族祖父其孫為族父其曾孫為族兄弟有從祖祖父者祖父之兄弟也
其子為從祖父其孫為從祖兄弟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其子為從父兄弟今韓公於開封及號州
皆為從父弟矣於開封之女則公當為從祖父也此但云從父為脫一祖字方作從父弟尤誤今無別本
不敢輒增祖字且从諸本去弟字）為銘曰
夫失少婦（失或作喪）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公為袁州日二姪湘滂皆從之滂死於袁州故云權葬宜春郭之南一里宜春袁州也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寶雞丞按誌滂年十九死則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王名茂滂九世祖也）滂父老
成厚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
季也其祖諱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
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某後（或無復出老成字或無某
字）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
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或無早字）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
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倍文謂背
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諷韓語蓋本此洪譜以爲作文蓋不考此而誤改兼下文復有爲文辭字亦不
應重複如此也）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
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無人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
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
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然（或無文字詞下或有
於字）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作卒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
妻（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
春郭南一里（或無一字）嗚呼其可惜也已（也一作之）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
（或無也字）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歸或作悲）銘以送汝其悲柰
何

女挐壙銘（公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骨忤上意出爲潮州女挐道死商南層峯驛之山下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移瘞袁州明年九月召爲國子祭酒過墓下題詩驛梁至是發其喪歸葬于河南之河陽世墓之次云）

女挐（女加女書二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
少秋官（爲少或作少爲非是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爲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
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或無武字）可一掃刮絕去
不宜使爛漫（刮或作劊）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
海揭陽之地（或無漢字○揭其逝切又音蝎）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
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或無可字）女挐年十二病在席（病或作疾）
（或作在病無席字）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又一作父）撼頓
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層峯或作密）即瘞道南山下
五年愈爲京兆（下或有尹字）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
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葬上或有而字）女挐
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和下或有之字）其發而歸在長
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公嘗誌盧君夫人苗氏之墓今誌唐充妻盧氏即苗氏長女也充其長女婿公季女婿也）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
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
（考苗夫人志當云二男）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
充明經（或無複出充字）宰相休憬曾姪孫出郄氏（今按郄綺戟反俗郤
字與郄字相亂今流俗郤超字多作郄誤也）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
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
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
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
九子一母（得或作其）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佯身茲其
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觀或作親○者之戈切與何叶吳才老讀如此）

乳母墓銘（舊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葬乳母且爲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或有氏字）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入或
作爲下或有家字）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大歷三年公生五年而公父仲
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
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李憐不忍棄去（李下或有氏字）視保益謹遂

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或有其字徐下或有二州字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作三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敷上或有愈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或無疾字或作以疾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爲銘語或作誌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雜文

瘞硯銘 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 公與元賓皆貞元八年進士也 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 此下或有間字褒斜地名 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 斯閣作期非是 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謂戲謔之言謂亦指此舊史亦從而爲之言曰譏戲不近人情是豈有識者哉柳子厚豈下人者乃獨以爲奇既書其後又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云云則文章因自有知音者哉○李肇國史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史談藪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子厚有讀毛穎傳後題見柳集二十一卷

毛穎者中山人也 中山國名今定州 其先明眎 禮記兔曰明眎 佐禹治東方土 句 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 治方作理土方作吐屬下句云孔氏周書注曰土能吐生百穀義取此○今按東方卯位此正爲下文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而言也然兔與卯皆不屬土與方所引孔說不合又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治東方爲句語意亦似未足唯參同契云兔者吐生光則兔乃有吐義然似亦只與下文當吐而生之說相表裏止是自吐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未見其必可據也若作治東方土而自爲一句但以平水土而言則於語勢無闕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爲奏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从諸本其以十二物爲十二神相承已久亦未見所從來幷闕之以俟知者 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 當吐而生見本草 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 蜀本音奴鉤切爾雅兔子嬎郭注云俗呼曰䨲䨲與䨲同論衡曰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从口而出名曰嬎○嬎芳萬切廣雅云䨲兔子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 事見淮南子 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毚 者下或有號東郭三字或有號東郭毚而無曰字說文狡兔毚戰國策作逡音俊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 鵲或作狌廣雅曰韓盧宋鵲犬屬字林狌音鵲宋良犬也 秦始皇時蒙將軍恬 製筆自恬始 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 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也此固寓言然亦不爲無失 召左右庶長與軍尉 或無右字非是 以連山筮之 周禮三易之法夏日連山 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 ○趺音夫 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 筮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居通髦與資亦然一云崔豹古今注蒙恬造筆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毫也公豈它有所自邪○今按髦資與居書叶今北人語猶謂毛爲謨公作董生詩吝與書漁叶皆可證也 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 或作毫非是下之豪同 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 或無日字 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 皇上或有始字 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 相下或有李字 中車府令高 趙高爲中車府令 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 雖下或有後字 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 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百二十斤

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摹或作謩上嘻笑曰嘻或作喜非是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君今君或作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毛遂遂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或無爲字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或作毫非是始皇封諸管城諸或作之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見或作幸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方云閣本無此篇劉龍圖燁云或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無趙璘因話錄謂革華傳稱韓文公皆後人所誣是唐人已知其僞然杭本文粹皆錄洪謂始錄於歐公非也〇今按此當全篇刪云

送窮文

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日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晁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爲之故託於鬼誚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輿船延之上座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或有複出星字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粻輿或作輿糗爾雅云麥也周禮糗餌粉餈粻糧也〇糗去久上救二切粻之良切牛繫軛下引帆上檣選萬里連檣牛繫軛下〇軛乙革切檣音牆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日下或無矣字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竊或作躬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〇彍音霍又廓郭二音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〇砉霍虢切欻許勿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閒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〇齅許救切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已與以同以又與與同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或作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或作儔朋六或作三非是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〇捩力結切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目或作皃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名上或有一字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

杳微（〇抉於決切）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曰文）（上或有名字）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秪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戞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閒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洪駒父曰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惟或作雖非是）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麋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之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爲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鱷魚文（鱷或作鰐朱居靖公秀水間居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數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列新書作迾方云音力制切遮道也罔或作網或作網方云莊）（子擉鼈言刺也字从手之外或無之字）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或無後王二字）則江漢之閒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或無蠻字）況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潮或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併無潮字〇今按此言潮州乃嶺海之閒去京師遠也但公於潮州亦有祭太湖神）（文則只作湖嶺亦通更詳之）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字閣本在子下非是）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睅然方云左氏睅其目睅）（目出貌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〇今按此恐有脫誤疑當云睅然不去據溪潭食民畜云云）（乃是更詳之〇睅何版切）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亢拒或無亢字長雄漢薛宣傳上黨少豪）（傚易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或作身或作中）（云洪謂中身也禮曰文子其中退然國語余左執鬼中注身也〇今按二本皆通然意新史作心爲近故）（从之）伈伈睍睍（睍目出皃本或作覭覭息客反視也方云或校作睆睆窮覭皃莊子睆睆然在）（徽纆之中〇今按恐當作睆爲是〇伈悉枕切睍胡典切）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或作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或無言字）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

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無冥字而爲或無而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或無吏字）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行狀 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題中或無支度二字）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一本有皇任開州新浦縣主簿九字公嘗從晉於汴州爲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爲之其增修者不一二爾司馬溫公考異以爲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叙其爲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談藪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大似左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選下或有既以字）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爲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沒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大厤四年五月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奏晉爲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取一作假）約我爲市馬（市字絕句方以馬字屬上句而複出馬字連下文爲句非是）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乎一作卒）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爲與上或無而字）（爲賜或作爲爾賜）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至上或有五字而無吾字皆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或無故字）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是下或無其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此用莊子盜跖大怒兩展其足也或無復字）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德宗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或作始盡）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建中四年）（十二月以晉爲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人下或有心字或有心字無大字）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與上或有以字）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

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
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或無故字）公何所利焉公之
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
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有於字）雖有大過猶將
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
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
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
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
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
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或下有之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
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貞元
二年七月以晉為尚書左丞被黜復拜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五年正月以晉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
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作已）退歸未
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
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
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
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複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
者不記（或作已）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九年
五月罷相改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
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
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
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
事（疾上或有辭字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
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
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

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十二
年以晉守兵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入謝上語問日
晏（謝下或有還字問日晏晏三字或作移時）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
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
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或無州字）兼
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或無由字）拜
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
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
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厤來多兵事劉玄
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或無
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考之傳士寧每畋獵數日方還或本非是）其將李萬榮乘其
畋也逐之萬榮為節度一年（度下或有使字）其將韓惟清張
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
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
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
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
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
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
日食中牟逆者至（者下或無至字非是）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
將至（及或作與）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
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或無
初字）及輦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
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
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
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
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

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其無以繼也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今按士寧萬榮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己而復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況以下文又加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方說誤矣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故士下或有寧字非是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明日二字或作時非是初玄佐曹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萬榮惟恭每加厚焉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朝廷以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八月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叔度爲人侻侻軍中惡之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烏舊本多作蒼烏家語蒼烏爲也瑞應圖有蒼烏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或無既斂二字於行之四日汴州亂乙酉以長源爲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巳頵等故君子以公爲知人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閬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今按外集作其非是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作全溪澥作全澥考世系表董溪志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爲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或無伏字幷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或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或無薦字盧虔也喜嘗爲虔作復黃陂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又薦於陸傪後一年喜登第誠可謂知己矣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無知字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或作有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長或作而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或作難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絕下一有無字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

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羇旅道路見王公數百王公下或有大人字或有貴人字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乃下或有爲字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司馬遷荅任安書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無復出四字或作其不其不閤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閤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閤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所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爲四門博士抗疏論列其日雖非朝官蓋未爲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勑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舉選一作選舉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絶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分上或無萬字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公羊傳威五年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以民爲人避太宗諱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傳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或無公字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王化或作主化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公時爲監察御史皇甫湜爲公作神道碑曰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出爲連州陽山令蓋謂此也公二十年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歷言得罪之繇與湜言無異史以爲言宮市出陽山諛矣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閒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

錢寒餧道塗（餧或作餓）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勑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腹或作復德宗十四年詔諸道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榷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〇今按腹內謂應納而未納者嘗見國初時官文書猶有此語如今言名下也）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無知字）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貞元十九年公為四門館博士時奏請也）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已或作以下同）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或無從字）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公嘗誌殿中少監馬君繼祖墓卽北平莊武王之孫贈太子少傅暢之子嘗言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於馬前王問而憐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焉今又為彙之行狀彙卽北平之長子也故其終亦日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公於馬氏可謂厚矣据其狀貞元十九年作）

君諱某字某（諱某或作諱彙）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其先本嬴姓伯益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中衍中衍四世孫仲潏仲潏生飛廉飛廉子季勝為趙氏季勝十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夙九世孫浣自立為諸侯是為趙獻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或無時字）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浣四世孫武靈王與六國俱稱王武靈王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為氏閼與地名）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薊令（薊或作蓟）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羅藝字子世京兆雲陽人隋大業十二年十二月舉兵自稱幽州總管）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為燕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王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

長子也(燧二子長稾次暢)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以燧為河東節度使)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責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嘉或作喜)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還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或作七十)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賻)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無子(陳國無子或作夫人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己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敖前左衛倉曹參軍勛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撥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云云公於時未為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增入閣本舊本皆無之○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篇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赦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奉一作覩)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端上或有大字)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見於禮記(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無下或有有字)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一無而字)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將或作特)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或無者字)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為官下或有吏字)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

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或無)酌其宜而(有字申或作由下二字○今按此合有由字但下字當作申又或是上字耳更詳之)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或無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疋半者爲八疋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曰今宜使天下兩稅推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此狀大率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帖或作牒)錢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而錢或無而字)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緜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緜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草粟下或有米字)悉以聽之則人益農(或作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或無四字)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下或有複出五嶺字)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一無坐字)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扶或作狀非是)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敕旨謹奏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尚書右丞韋貫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屬之欲切）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己慙靦（他典切）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緣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絶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或有複出四字）

爲宰相賀雪表（時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閒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大厤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月以長子宣王誦爲太子年十一）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年四十五）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原大或作原本）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脩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勑脩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刋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或作實積慙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閒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脩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刋正今並

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閒順宗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嘗辛苦）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爲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移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初度爲監察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四川表爲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自西川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受恩益大顧己益輕（大或作厚益輕或作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追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或作盡誠）獨斷不謀擬待踰量（或作重）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元和九年度爲御史中丞）又毗邦憲（十年度爲刑部侍郎）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鬭於防虞幾至斃踣（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劃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墜溝中冒氈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爕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孟子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望屠於朝歌說苑望年七十釣於渭濱）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離騷寗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注云寗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用爲客卿）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鱉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理或作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爲宰相賀白龜狀（一作表據表言伐蔡事當在元和十年宰相裴度張弘靖韋貫之也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獻幾與表言合云）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白龜以獻）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止或作旨今玉堂宣底作進止下同○今按陸公奏議亦可考）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爲蔡（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周語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爲名家語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焉名曰蔡古者謂龜爲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

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或無冬官字。公書有荅殷侍御書云蒙示新注公羊春秋疑即侑也狀薦甚御史太常博士元和十一年冬作十二年公送其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序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之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勑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諸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方引宋說云前天德軍防禦郎所謂停使也）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勑旨

進王用碑文狀（王用字師柔憲宗舅李修其姊壻也公時為右庶子為作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云）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脩（或作修）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或作旨）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幷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劉乂好俠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為壽公所受王用男人事物其乂所謂諛墓中人所得者歟）

某官某乙（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今按狀體前合當具官不當言云臣某言）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幷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奬特令中使宣諭幷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己薦之鄭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聞賓位尚有闕員今又以狀薦於朝謂知賢不敢不論紹述死又為之銘極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或有尚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徽自代徽字蔚章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以集考之公舉自代凡六人為刑部舉錢徽為袁州舉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兵部舉章顗為京兆尹舉馬摠為兵侍又舉張正甫皆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勑（正月或作五月）常參官授

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或無撰文二字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敕刑部侍郎韓愈撰文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凡七十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仆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詳見碑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正月十四日敕牒或作某月日敕牓牓字非是以收復淮西以或作已或無復字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爲將來法式或無式字陛下推勞臣下或作推功勞臣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涉旬或作旬涉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幷美具號以爲經號或作篤經上或有正字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或無此二字伏惟唐至陛下惟或作以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麻或作成方从閣杭苑李謝本○今按作麻殊無理疑此本是森字誤轉作麻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耳且公答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方氏固執舊本定从麻字舛繆無理不成文章固爲可怪然幸其如此存得本字使人得以因疑致察遂得其真若便廢麻而直作成字則人不復疑而本字無由可得矣然則方本雖誤而亦不爲無功但不當便以爲是而直廢它本不復思索參考耳今以無本亦未敢輕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說使讀爲森云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官或作中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或作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或有隨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慚惶怖懼此下或有謹奉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二十三字○今按此或本以聞下便著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表

古本云四月一日涯度羣夷簡奉進止碑文宣賜韓弘一本

右臣先奉恩敕撰平淮西碑文或無恩字或無敕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幷慙抃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

至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癸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京城大駭武元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日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不能捕賊因灑泣極言乃詔京城諸道能擒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至是獲賊而未即加賞此公所以以狀論列其號令之不信也）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三一作二）其餘兩人蓋不足討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士平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士則士平或作士平士則）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獨上或有內字）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因或作由法一作罰）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或無之人字）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太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丕績（已下或作以同）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五州澤潞洺邢磁）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六州魏博相貝衛）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易定二州張茂昭所管徐泗濠三州張愔所管○愔於針切）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由上或有皆字）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信或作道）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為必信言之必信閣杭本兩句皆無信字無理甚明亦足以見二本之謬矣）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擇杭本作澤非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閒楚數年之閒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達或作遠）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方無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詳文）

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以未有不信而能成大功結之又引漢高祖事故此以未有不小費而能能收大利結之不可欠闕方本但以酷信閣杭之故不問可否直行刪去舉正闕亦不復載殊為無理今悉補而足之臣於告賊之人告或作捕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惷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數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戚里上諸貴皆為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宰必皇甫鎛也亦可謂無識鑿矣此表豈宿所能了耶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逐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臣聞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流上舊史有始字新史流作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百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一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新史無八字考之世紀非也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二語上或皆有一字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字以上多帝王世紀之文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下方有此時二字舊史無然而此三字今从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周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本無推其年數四字今从新舊史方本俱下有年字二史併無俱字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入或作至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耳字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八或作九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晝新舊史作盡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乃或作反乃更或作乃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當時羣臣材識不遠材識新舊史作識見不能深知先王之道知新舊史作究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聖明或作明聖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不上或無即字創上或無許字新舊史創作別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常新舊史作嘗時二字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新史無轉字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舁音輿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迎新史作加或作相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年豐人樂新舊史作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或無設字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

一心敬信云上或無皆字敬信新史作信向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或無豈合字而有於佛二字舊史無更字今从新史焚頂燒指焚頂上新史有以至字舊史有所以字謝本作以至無故新舊史焚作灼燒作燔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少作幼業次作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或無臠字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佛上新舊史無夫字下或有者字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不言新舊史作不道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新舊史無至今二字奉下或無其字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而出之於或無而於二字或無之字惑下舊史有於字新史惑作貳誤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令新舊史作以又作直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祓閣杭蜀本作拂然後進弔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以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左氏襄二十九年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付下或無之字新舊史作付之水火無有司投諸四字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或無代字後新史作前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此二語佛如有靈能作禍祟或作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邵太史曰傳奕上疏請除佛法云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洎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予謂愈之言蓋廣奕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闢佛而死於魏韓愈闢佛而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爲口實以爲闢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佛之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爲學佛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爲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或無刺史字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之觀宰相意皇甫鎛惡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踈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諛帝皆非也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禄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正上或有今年字卽日奔馳上道或作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三月己卯公至潮州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或無具字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閒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面或作親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

皆經月(經舊史作逾)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瀧音雙)難計程期(程期新舊史作期程)颶風鰐魚(○颶其遇切)患禍不測州南近界(州南近界或作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新舊史作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字許或作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閒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乎新舊史並作於雖或作縱臣亦新舊史並無亦字多讓新史無多字杭本併無二字尤非是)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大新史作皇)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優舊史作復)武剋不剛孽臣姦隸(孽或作孼)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一作繼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不貢不朝新舊史作不朝不貢)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寧新舊史作從)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巍下或無之字治功作功治)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年下或無代字舊史年代作萬年)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際或作時一上或有之字)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閒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新舊史作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或作迭非是)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公時在潮州奉表陳賀尊號之稱始自開元至是遂以爲故事云古者皇曰皇帝曰帝王曰王至秦始皇始兼皇帝之號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稱唐高宗中宗遂有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爲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人君豈不悖哉)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耋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代或作載)陳請懇至(句)于再于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或作載陳情欵懇倒再三非是)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天人合慶(合或作交)日月揚光環海之閒(閒或作中)含生之類歡欣踊躍(欣一作抃)以歌以舞(或作以舞以歌)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長上或有以字無人字)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妙而或作妙筭下同)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

賀皇帝即位表（穆宗即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或無三日二字）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升或作承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書昭升于上）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或作涕）舉用俊乂流竄姦邪（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臣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參軍）雖虞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不能過也（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也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十六相也見左傳）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郡或作僻守制或作例）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或無蒙字）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劉冠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國下或無內字）四夷皆朝貢（朝上或無皆字）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議或作講或上別有講字）撰泰山梁父之儀（撰下或有集字）撥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一作憲）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比（與或作如）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彷徨或作傍惶）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為先朝）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元和十四年七月上尊號大赦天下）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奬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十二月公知制誥）司刑南宮（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
聞

賀冊皇太后表（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尊母爲皇太后卽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子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
明聖纘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帝王世紀華胥太昊母）文母有光於周道（文母太姒詩亦右文母）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
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敎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
賀闕廷（賀或作慶）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公時爲袁州刺史以表圖稱賀云也）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偏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
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
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陵或作澤）故黃帝因之以紀事（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虞舜由之而作歌（尚書大傳曰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王或作正）其日景戌亦主於土（今按厤家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今云六月明當作王景戌以厤推之十六日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以或作已）徵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欣一作歡）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
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寬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馳下或有並圖奉進四字或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
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國子監（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
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或作考）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泰永貞元年十一月坐王叔文之敗貶虔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貞元十一年泰登第）亦更臺省（貞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往

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爲國子祭酒以狀薦籍用是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也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爲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宮郎可以知公之薦也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籍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勑旨

請上尊號表（或有國子監字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筭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得字）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今字）經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旋定幽都（長慶元年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以所管八州歸于有司）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北嶽醫閭皆以幽冀言也天文志昴爲天街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屬幽州北嶽常山在定州恒陽縣在古冀州之域也醫閭周禮職方氏幽州其鎮醫閭也○今按此長慶元年劉總納土時也）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脩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恒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如何非是）爰初嗣位首去姦孽（謂皇甫鎛孽或作孼）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媧皇殺黑龍堯誅九嬰二事並見淮南子）血兵刓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子或作下）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

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方本無臣某下六字

舉韋顗自代狀　尚書兵部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顗自代○顗語豈切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顗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顗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或無孔戣字公嘗誌孔尚書墓言尚書七十三上書去官公嘗賢其能謂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狀也時長慶三年作）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得相見（或無同字）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或作致仕○今按禮記作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戣幸無疾疹（音軫）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戣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作所）然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公為京兆尹舉以自代長慶三年也）

（時摠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為戶部尚書）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

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閒（或無近者至所以十字市井作闤闠）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懽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作憐）一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或作靁）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狀蜀作表公尹京兆時作）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長慶元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今月一日十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閒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脩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及或作至）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

不違慶孰爲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狀下或有陳字聞下或有謹奏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公兩爲兵部侍郎長慶元年七月初爲兵侍舉大理少卿韋顗以自代長慶三年自京兆尹再除兵侍則舉正甫以自代前後皆可考也）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雖見輩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力或作志）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或有謹錄奏聞謹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王黃州書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爲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爲宜如舊制元之所云即謂此爾）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爲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爲錯誤今旣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李習之狀公行日其爲國子祭酒也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此疏公爲祭酒時所論元和十五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墳一作文）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受或作授）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一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數叛服不常元和閒又有黃承慶黃少度黃昌瓘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爲經略使復上表請討公以近貶嶺外謂自潮方移袁繼入爲祭酒知嶺外事詳故以是三事爲請時元和十五年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一臣去年一作右臣伏以臣去年）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幷諳知嶺外事（諳或作諸）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旣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此下或有時字）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下已字當刪上已字）不下一二萬人（或無二字）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因或作內經二字）殺傷疾患（或作疫）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

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自或作身)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嫉或作怨致或作至)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素或作集)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或無併字)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伏或作服)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或無者字)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呼或作叫)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有或作其)處理得宜(理或作置)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方無在字或又無等字方云二)

(狀皆袁州進〇今按狀云往任袁州刺史方說非是)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賀白龜狀體正)

(同猶今之貼黃及狀眼也方本刪去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責或作到)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計上或有例字)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勑旨

論淮西事宜狀(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爲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九年卒而其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之明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還奏兵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傷中丞不克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爲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謂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由是失宰相意左遷爲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出討蔡以公爲行軍司馬卒擒吳元濟皆如公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於或作其)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耗於或作置于)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攜上或有皆字餉或作餽非是)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

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或有之字非是）。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不足上一有則字必或作取），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閑，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矣字）。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皆一義○今按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欲一改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背叛或作叛背）。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史記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或作更）。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處下或有指字不下或有撫字皆非是），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却下或無牒字據下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下文勢合有行字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今輒補足），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繞一作統），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至上或有兵字），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或無分字），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隱或作殷若○按漢書隱若一敵國一本非是），方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四或作諸），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勑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鬭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

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往或作近）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廉或作戰非是）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然或作則）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伐或作罰非是）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陽或作誠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擬或作後）今忽自爲狂勃侵掠（勃或作悖）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或作罰）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或無命字節下或有制字或有制字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之討澤潞正用此策以伐其交世以爲奇不知韓公已言之矣）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爲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韋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可見者十六白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贓敗竄失官錢四十萬緡是宜以此終也）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勑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

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又宰相者或無者字或無又者二字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遺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或無一件字○今按此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或無所由二字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　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也上或無文字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一有文字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秖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秖或作只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或作每二或作三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閒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尚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謂一作請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幷

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按上文勢恐來字更有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卽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國或作官]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作舉貸]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足云或云六十字恐羨非蓋鹽每斤已當三十六文月當十斤則價一百六十也足或作是屬下句○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韓公通計民間所加脚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六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爲率則一月安得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去三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爲當]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尙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卽請差清强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能爲也人之非前意也[或無非字]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作小]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或無鹽字]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或作於]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午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或作防訪]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榷[或作稅]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比下當有之字今補足]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何或作其]

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或作也）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衍字之類今亦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勑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勑旨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十

朱子編昌黎先生傳目錄

新書本傳
文錄序
記舊本韓文後
潮州韓文公廟碑

原书空白页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翺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略附注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

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翺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志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頹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赭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爲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潁潁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頹當裔孫尋爲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者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不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騫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赭陽爲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爲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攷引董適說以爲騫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挐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瀍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赭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爲河內脩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

李漢序云

先生於大歷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洪譜云盧志所謂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爲從父兄誤矣又云舊史大歷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攜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辭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詩

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

行狀云讀書能記它生之所習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爲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

擢進士第

洪譜云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己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皞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云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九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方攷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爲此年六月誤矣

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誌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攷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爲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

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未命下之緩爲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爲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十二狀二史通鑑爲正持正狂躁其攻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洪譜又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盟津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詹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詩答李翺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邳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二良文在洛有與衞中行書冬公如京師**調四門博士**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爲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聲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爲實錄也是年有送陸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羣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譜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歙州修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祫議論權停選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閱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實誅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又不可曉也方攷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爲滿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而復遷行狀墓碑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遷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

可詳究然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饑狀專指李實而言其脩實錄又於實一辭不恕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至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雖以再至言之其實率合也併誌所疑以俟知者○洪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也方孜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敘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爲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爲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況翺湜皆從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誌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爲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讒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寃讎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散誣是蓋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爲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寫其罪於上疏耳洪兼宮市旱饑兩事言之而又不考韋王始末故爲申及之○洪譜又云以公詩攷之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冊序答竇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改江陵法曹參軍**洪譜及歷官記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還者皆追回愈爲觀察使所抑財徙江陵府法曹參軍事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署墓誌河南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俟命於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雨及郴口諸詩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泛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竇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琯序荊潭唱和序上李巽書鄭夫人殯表及五歲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則其歲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則謂爲御史時也**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洪譜云〔永貞一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時憲宗即位之踰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游夜歸贈張十一鄭羣贈簟答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岌

文幷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幷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讒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叙答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為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垍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酬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春詩與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時為博士五年方為河南令未嘗為洛陽令也

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

洪譜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也方攷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外郎○洪譜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歛手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公判祠部日與宦者為敵惡言罵辭狠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吏判不見允在東都有游嵩洛諸題名送李鄭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實韋尋劉曾飾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幷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幷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且發留守尹大恐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公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幷詩及月蝕招揚之罘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圓墓碣盧殷墓誌

遷職方員外郎

洪譜云〔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酬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讎狀盧丞房武畢垌墓誌

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

洪譜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中下遷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三為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為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為二其為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為為是○今按上句言暫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攷以為此議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鹽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誤矣○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

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

轉考功知制誥

洪譜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為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走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

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命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

洪譜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為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

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還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也其云月滿還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還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首爾○今按行狀通鑑洪譜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還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爲失之今當以通鑑爲正○洪譜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

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鄖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閒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爲書使栢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詩唱諸詩晚秋郾城夜會聯句爲刑部時有舉錢徽自代狀〔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爲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爲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宿草疏出宿爲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鎛程异也公之被謫卽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宜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方攷乃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鱷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況自詔至廣雖爲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爲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未詳其說闕之可也○洪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堠至藍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驛次鄧州界過南陽瀧吏題臨瀧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答柳柳州食蝦蟇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記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尊號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卽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卽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表舉韓秦自代狀滕王閣記九月召拜國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爲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爲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趨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仲舒詩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穎士子存

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之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縑以拯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襄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辭中留別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宜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撫之又有柳子厚及姪孫滂祭文墓誌○洪譜又云行狀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兩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轉兵部侍郎**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有舉韋顗自代狀李郱張徹祭文李郱鄭羣薛戎墓誌○今按方氏增攷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鎭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鎭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

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鎭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爲鎭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爲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鄉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援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師謂故鎭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鎭反太原兵以輕利誘迴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蠹臚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疎陳得失○今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文壽陽驛文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文承天營奉酬裴司空鎭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鎭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吏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實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勑放臺參後不得爲例十月癸巳爲兵部侍郎庚子爲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爲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絶○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郎謂前縱吏出入事三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洪譜云公爲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爲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幷詩祭馬摠女犖文幷李干女犖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洪譜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卽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纊語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

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
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
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爲游溪詩唱詠多慨慷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
中無之游溪詩卽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
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畫寫浮圖日以七數
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
可以爲後世法而諱不載蓋不以爲然也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
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
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
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朞以報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
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墓
誌云公洞朗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
游以詠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惸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
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庀其家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
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未嘗宿貸餘財每日吾前日解衣質食
今存有已多矣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
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
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
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
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
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
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
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
我所計○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

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
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
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於爲學之序雖若有所戾者
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
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之論唯此二條爲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
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爲予奪乃
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爲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爲無理蓋韓公於
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之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
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
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爲事而或未免雜乎
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
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爲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
竊以爲若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爲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䵷俚混
幷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
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
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
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
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
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
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
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
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
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
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
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

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燋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　嚮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顚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弃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弊筐棄在壁角中有故書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略讀之愛其文辭而意深當是時學者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魰祿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成秩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爲舊物君爲吾愛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爲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

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閒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昌黎先生集傳

昌黎先生外集目錄

第一卷
明水賦
芍藥歌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請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與大顛師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第四卷
通解
擇言解
鄠人對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戶部侍郎制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高君仙硯銘
高君畫贊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第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昌黎先生外集目錄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諸本外集分爲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集有四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何便是此外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定錄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同以爲可以旁攷而的然知爲公文者然蜀本劉煜序乃云後集外順宗實錄爲十卷則似亦以實錄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爲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計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比它本最爲可信而李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近是故今且從諸本而考其眞僞異同之說以詳注於其下其甚僞者卽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刻聯句遺詩文等則從方本錄之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卷方本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附于後）

明水賦

（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通爲韻精或作誠出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明潔也取水火於日月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公貞元八年登第卽明水賦御溝新柳詩今詩逸矣時禮部侍郎陸贄典貢舉進士則賈稜陳羽歐陽詹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温商庾承宣員結胡諒崔羣邢冊裴光輔萬瑺李博等二十三人中第其闞多知名士時號爲龍虎榜云）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或無者也二字）必主忠敬崇吉蠲（詩天保吉蠲爲饎毛氏注云吉善蠲潔也）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於或作于）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烜音燬）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祀或作祭祭或作祀）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作聲）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趙岐注孟子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帝使離朱索遺珠卽離婁也）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見東漢孟嘗爲合浦太守珠還事）既齊芳於酒醴（芳方作高云禮夏尚明水商尚醴周尚酒今作齊芳非○今按明水當在酒醴之上不應反言齊高此蓋以其都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芳故有齊芳之語方說非是）詎比賤於潢汚（左隱三年潢汚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潢汚濁水也）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易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宜或作情薦或作爲）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蘗之名實處罇罍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匪或作非露或作靈漢建章宮露盤金莖事見三輔黃圖）出自方諸（鄭氏注周禮云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以向月則水生銅槃受之下水數石也）乍似鮫人之淚（乍或作已梁任昉述異記南海有鮫人水居而能織會寓人宿既去泣別所墮淚皆成珠）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配上或有非獨二字夫或作于）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兔影或作玉兔騰或作流）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象的爾而呈（而象或作垂象或作無象的或作酌）始漠漠而霜積（漠漠而或作茫茫以）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同或作有○今按同類與氣應對屬作差互恐當作類同）形藏在空（在或作於）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理或作論）（虎或作武義或作道○今按作虎爲是但當時程試避太祖諱也易中孚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足以驗聖賢或作庶令知聖真黨或作窮知或作驗）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蜀本删去今恐是公少作姑存之一本芍字上有王司馬紅四字王司馬不詳爲誰貞元中亦有芍藥一絕乃元和十年知制誥時作此不能知其作之時日矣）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蘂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孫汝聽曰富貴家）温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性或作靈）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一睎紅（睎或作稀）綠窻磨偏青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

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水下或有詩字觀詩意謂當世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與豈貞元及第後歸江南時作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鄧林事見列子）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吳都賦云長鯨吞航）鄧有垂天鵬（事見莊子）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泠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自疑）不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此篇从文苑公與立之唱和最多有贈崔立之評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十六立之有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而此詩乃見於外集又有酬藍田崔丞詠雪之作世傳以爲公逸詩今亦附集後云）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桑苦寒或作來寒且考莊子大宗師篇實作子桑）哀歌坐空屋（或作房）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莊子嘗爲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會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二句山谷詩有次韻楊明叔見餞云桑與金石交既別十日雨子輿裹飯來一笑相告語云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贈河陽李大夫（疑爲李芃芃德宗初爲河陽節度使公年十二嘗大厤十四年隨伯兄會遷嶺表會卒從鄭嫂歸葬河陽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朱滔之徒相扇繼變中原騷然故祭鄭嫂文云既克反葬遭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之句時年十四五矣公嘗自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由未或作未能或作能未〇今按由猶古字通）惆悵空一來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裘破或作破裘氣或作竟馬羸或作羸馬）主人情更重空使劒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節歲或作歲節）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字養或作成）冰食葛製神所憐（神所或作誠可）塡窻塞戶愼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需明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還玄宗廟議（蜀本舊志無廟字非是舊史禮儀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時穆宗當祔公豈以吏部侍郎爲禮儀使邪）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穀梁傳云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尚書至觀德十六字舊史闕）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鄉字日上或有亦字祭七代或作事七世祭五代或作事五世或作祭五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或作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應或作膺）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下或有也字）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藏下或有還字或作祧遷藏太廟中中下或有從字）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詩之序議

三器論此三篇蜀本删去○今从之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上賈滑州書

舊史云賈耽以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此篇从蜀苑書稱年二十三則貞元六年也八年而公登第九年而耽入相十一年公三上宰相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耶義成今改為武成矣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作藝又惟古執贄之禮
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章或作首下同而喻所
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
降則鏗然鳴或無既字山海經云豐山有九鐘知霜鳴注云霜降則鐘鳴蓋氣之
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或無有字
三或作二讀書學文十五年洪慶善云公與邢尚書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有五而擢第
於春官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或作故非
是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
和發英和或作華作唐德元或作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
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
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
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上或無之字伏以小子之文
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
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或作退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
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員外書或云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鵬以字行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獨不載爲虞部員外郎或略之也公貞元八年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詞試于吏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有六矣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
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
之所甚鄙或無行字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
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
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
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下知其人上或有是字既
以自咎以或作已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
目廢上或有之字華實不兼不疑當作必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
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
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
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不言
或作不云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
之中其二人者或無其字固所傳聞矣固上或有則字華實兼者
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果或作畢下同其一人者則莫之聞
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
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
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僅非故或作固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
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譽字於或作一或無
士字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
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
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
未上或有又字或無夫字天竟或作天意人乎或並作乎人欲事干謁欲上或有夫字則
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於或作于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
直卒事不成爲或作于患下或有於字卒或作則徒使其躬儳焉而不
終日其躬方本如此而舉正躬作窮蓋誤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君子不以一
日使其躬儳如不終日語刊作如然不知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
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日春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如縣磬是皆以
如爲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爲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

府艾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人所用漣漪攷之李善文選乃漣而也實用易之泣血漣如爲義去古益遠字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一二因爲詳之○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以爲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爲如乃爲正耳董引室如縣磬乃據左傳作罄字而杜預注云如縣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國語則作縣磬而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左傳蓋借罄爲磬而杜氏誤解國語則正作磬字而韋說得之董氏所引不足據以爲說今併論之附見于此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中一作終度時揣己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或作嘗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可上或有人字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或作忘方作已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或無夫字遺或作違其學其問問上或無其字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或作官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忘或作亡愈今二十有六矣今下或有年始字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豈上或有年始字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爲如或作謂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糲蘭末厲賴二音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執事下或有者字愈下或無也字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顏色言語或作言語顏色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或作耳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以默或作默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至下或有於字期下或有也字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庶或作幸之下或無也字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渤字今从蜀苑新書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時尚爲博士據新史渤有傳字濬之刻志於學隱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使特詔幣卽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妄施彼賤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章列上卽此書也然公嘗爲河南令而未嘗爲洛陽令史之誤類如此以公之集考史之載其差誤蓋不止此云耳此書雖不見於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渤元和九年起爲著作郎太和中終太子賓客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拾遺公新書作遺公篇內並同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小大舉正作大小恐誤事或作士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已來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元年卽位至今四年卽元和三年也凡所施者無不得宜者或作爲凡所施者新書作凡所出而施者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草或作山人新書作于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愈或作某於或作于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或無世字非作匪新書作玆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彊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新書無自字視或作是非是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而或作與若此時也若上或有未有字拾遺公不疾起

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或無足跡字）卽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或作遺闕新書無有遺二字）利加於時（利下或無加字）（加於新書作加于）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刻以冀（傾或作頃）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或無卽字）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則或作卽新書無則字）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字也或作者○今按此句疑有誤）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人庶或作庶人）必望審察而遠思之（而下或有長字遠新書作諦）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

（劉秀才或云名軻字希仁集中不他見公是時爲史館修撰劉作此書以勉之柳子厚有與公論史官書曰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辨皆以公爲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卽公此書也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乃逸此篇于正集之外豈以其嘗爲子厚所辨駁而遂棄歟或問張子韶曰退之與劉秀才論史書言作史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子厚以書闕之其說甚有理退之所論似屈子韶曰此亦退之說得未盡處想其意亦不專在畏禍但恐褒貶不足以貽禍故遷就其說而失之泥宜爲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無此九字或作某月日韓愈白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爲或作謂）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復出實錄二字見下或有矣字）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字左傳襄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左氏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作史記刑誅（漢書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盛言陵忠武帝以遷誣罔下遷蠶室）班固瘐死（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固死獄中洪慶善云瘐音愈囚以飢寒死也今本誤作疲或作瘦或作廢皆非是）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壽字承祚仕蜀爲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侍藥鄉黨以爲貶議後以母憂母遺言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歸葬竟被貶議）王隱謗退死家（隱字處叔晉太興初官著作令爲虞預所斥竟以謗黜歸死于家）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以腳疾居里巷）崔浩范曄赤誅（浩字伯深後魏人著國書三十卷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曄字蔚宗宋人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赤或作赤族二字）魏收夭絕（收字伯起）宋孝王誅死（孝王事高齊爲著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後主武平三年卒無子天或作天北平王文學撰關東風俗傳三十卷周大象初預尉遲迥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兢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天寶八載卒於恒王傳）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或無今其字或無其後字）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士上或無之字）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能上或無）（複出卒字司馬遷傳卒卒無須臾之閒顏曰促遽之意也）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或無就字敦率猶敦勉也或作敢爲或無此二字○今按此二字恐有脫誤）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他上或無無字）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就下或有其字）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一作自）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

傳聞或作傳云聞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或無乎字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自心上或有可字非是或無心字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或無聖字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文苑決下有必字又云蜀本作落落掀天地而無必字又按決或作決地或作抉地○今按古潮本軒亦作掀而無必字蓋因柳子厚書云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故諸本或誤加必字耳今从柳集作軒从潮本去必字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將必或作必將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或脫不在二字亦宜勉之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此書諸本皆無唯嘉祐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此與作召顛作巔師作和尚方本列於石刻之首今从杭本附此而名篇从方氏杭本又注云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陽靈山禪院宋慶厤丁亥江西袁陟世聮得此書疑之因之滁州謁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日實退之語它意不及也方本略載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其後書史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謬為附益爾方又注云今石刻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簡皆邀逮常語耳初無崇信佛法之說妾者旁沿別譔答問等語以肆誣謗要當存此節以解後世之惑○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記歐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為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袁方意誠不為過但意或是舊本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概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為誤而直斥以為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未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為可信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為然也徒幸其言可為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實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為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德又曰側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深適非造次可喻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詭之意邪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蓋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从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為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為讀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為韓公之文而非它人之所能作無疑矣方氏所據石本與杭本又自不同則疑為傳寫之訛而歐公所疑官稱之誤亦疑得之但愚意猶恐當時既謫刺遠州亦未必更帶侍郎舊官也方氏所駁世俗為造誣謗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慶善辨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僞作承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為此今悔之無及然則其為徐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云安國未知便是君平否耳然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問載韓公問大顛云西國一真之法何不教人顛云人達性離無明貪嗔驕慢不生嫉妬此亦釋子常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聞而頗中其病故雖不盡解而適亦有會於心耳又載韓公責云人生貴賤各有定分何得以三塗之說誑人而顛答云公何不常守侍郎之任而來此為官耶則恐其有謬誤或其徒所附益也

愈啓或無此二字孟夏漸熱下或有伏字惟道體安和愈弊劣

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切杭作繫據石本如此切乃懇切之意此下大率多从石本云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杭本無儻能以下十字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帖杭作貼久當作夕竚據石本作佇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此下具銜姓名下云上顛師四月七日

愈啓或無此二字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弁在能字之下諸本及石本皆誤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杭本無儻惠以下二十七字而有此旬來晴明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實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旬以下乃下篇語定从石本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與前書同但云大月初三日

愈啓或無此二字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杭作量易大傳曰或無易大二字曰一作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據石本意作旨無而字邪作也○今按易實作意邪而無終而二字大氏石本亦自多誤也後放此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凡鄙蓋指此等處耳不如親□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下當有見字而兩本皆闕故不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杭但云不如親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然親字乃方本之闕文面字乃問字之誤筆而又脫去□顏色隨之易了六字耳此旬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杭本已見上篇此不復出

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从杭本但郭作陞今據歐公語據石本止下有所字繫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字下復出著字及與字異下有邪字皆非是其下用邪字尤不當律令亦所謂凡鄙者也但或疑非字下當有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戀著則靜閑一致語尤明白耳或又疑非當作有則語意賓主尤順然未知孰是又諸本皆無不敢輒增改也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顛杭見上或無師字杭無義字城作州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自或作似然細考之與下文激修行四字皆可疑或又以也為夫而弁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之下人以獨為自而立下道有於字皆非是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於杭作于適方據石本與杭本並作識今得真石本考之乃如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夫蓋適猶便也與唯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來雖勞而既來則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方以為此亦石本誤不宣愈頓首據石本無末三字今據石本與前二書同但云大顛禪師七月十五日不知韓公之於大顛既聞其語而為禮益恭如此何也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隴西公董晉爲汴州陳留郡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爲監軍公爲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以送之時貞元十三年也)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漢書音義曰留本鄭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今屬汴州)屯兵十萬連地四州(陳留郡宣武節度使所治汴宋亳潁四州隸焉)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屏翰或作翰屏)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危疑或作疑危)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於或作于或無青字)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閒非是)沖天鵬翅闊報國劒鋩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東皙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采蘭以養親也)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或無浮屠字縱下有上人二字公嘗送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墨名而儒行者至是送令縱又曰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二序大抵同意故公集中雖與澄觀惠師靈師盈上人無本師廣宣僧約高閑大顛之徒游皆取其行而不取其名焉不然則排釋老爲虛語矣)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字非是)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又上或有而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作裳)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樹或作植)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有中或作中有古下或有人字風下或有可字)乘閑致密(或無此四字而有及字)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人士或作士人或作人事)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鵲秀才序

(送路鵲贈別二序語意無倫脫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爲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今从其說刪去)

贈別序

(說見上已)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直諫表論顧威狀種蠢議毛仙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文據杭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錄足以知其果僞也今並刪去)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通解（洪慶善曰通解擇言解鄠人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亦本訛也通解雖不見於正集然亦趙德文錄中所載當知其為公文也）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汩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有人字○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作害）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地下或有而字非是）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下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為之師也（為之或作之為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忠之上或有其字非是）由龍逢為之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周或作殷）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或無以字）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之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且以彊則服一句疑有脫誤）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故或作於是）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義或作死或作強）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為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閒（或無百字）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存下或有於字功上或有而字）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用或作能）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和光而同塵或作同塵而和光）安用餓為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或無則字）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或無必字謂偏作為偏矣作也矣上或無者字）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眾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上或有通字）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眾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人字）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字或無其矜二字）且令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或作邪非是）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賢上或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也或作邪○今按恐上句無邪字下句也字卻當作邪）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一作也）夫古人之進修（或作中人非是）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乎或作於）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或無其字下二語同）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乎或作於）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

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熖能使不陷於灰燼矣[陷或作蹈][或作熖]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或無而可字]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懼於過者亦鮮矣[於過或作其失過下或有失字]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字而字恐誤]

鄠人對[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閭以父母疾多封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閭善乎韓愈之論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則公之此論有益於時俗多矣○鄠胡古切京兆縣名]

鄠有以孝爲旌門者[爲字疑衍又疑是而字]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令字恐衍下同]上俾聚土以旌其門[或無其字]使勿輸賦以爲後勸[以爲或作欲爲]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十二字新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今按是字或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恐衍或是若夫字之類]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聖賢或作賢聖]是不幸因而致死[而下或有且字○今按此句上是字疑是且字]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滅絕一作絕滅]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苟或作若合下疑有乎字]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或無足字]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生之劉仲忱謂之當作於]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或有其字]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或作其憂非是]不胥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或無府字記謂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獲事河東公言裴均時節度荊南也後五年始立石則元和五年也記亦趙德文錄所載呂夏卿以爲可信者其敘事筆力非公不能誠公之作矣]

永貞元年[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永貞]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是歲八月憲宗即位公量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江陵節度使裴均字君齊河東人]公嘗與其從事言[或無公字]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或作例或作列非是]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百下或有吏字]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或無同時二字方無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實爲宰相者三人裴顧未爲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則此處宜有將字方本誤也]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裴均也]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字子玄范陽人]於氾水主簿[氾水名前漢渡兵氾水○氾音凡]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慶字居業滎陽人下相國上方無故字今按所謂故相者猶今言前宰相非亡歿之謂方本誤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字秉文鄧州人相國今一本作今相國]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字夷仲蘇州人故下一本或有相國字今以下文考之非是]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貞元九年五月邁自左丞同平章事至十三年九月罷]鄭公去氾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餘慶去氾水爲監察御史史傳逸之建中末山南西道府節度使嚴震辟餘慶爲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爲郴州司馬永貞元年八月復以尚書左丞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中爲或作中至貞元十二年十月宗儒自給事中同平章事十四年七月罷]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貞元]

十六年五月以少連爲京兆尹十八年六月自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均去府爲長水尉史傳逸之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在上或有布字顧吏部愼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均曾祖行儉祖光庭作帥南荆帥或作扞厥聞休顯聞○音問武志既揚文教亦熙亦或作既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屬之下文而無而字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忠上或無有字家下或無也字而有亦字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或無有字於是焉書既五年謂元和五年也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語下或有于字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時或作是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元和三年四月均自荆南召爲右僕射是歲九月庚寅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漢南謂漢水之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餘慶自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史傳逸之獨見公此記又見部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爲荆南節度使漢南地連七州山南東道管襄鄧隋唐安均房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守下或無之字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時盧顧死矣故止及裴鄭趙三公云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或作宜城驛記下或有愈代姪孫作五字宜城襄州縣公嘗有楚昭王廟詩云丘園滿目衣冠盡城郭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與此記合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下或有復出宜城字楚昭王長吳遷於鄀鄀卽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或無昭字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竭困不敢俯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也更號韓公井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灟灌此城壞或脫堰字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臭陂上或有曰字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或無昭字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或作始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于頔帥襄陽或無陽字遷宜城縣幷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後或作複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城或作域朝或作廟多甎可爲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謂甄濟元侍御嘗以書請於公乞書甄氏父子節義見公答元侍御書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李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或作邦非是洪慶善云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近下或有於字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或作州非是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清泠池文雅臺商丘脩竹園微子廟皆在睢陽卽梁孝王城鄒枚相如皆孝王之客也久立於廟陛閒廟陛閒或作廟下或作廟下陛閒悲那須之不

作於是者已久頌之或作之頌那商頌祀成湯之詩睢陽有亳城湯所都也其後武王伐殷以微子奉商祀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涯或作渥○與音預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四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舊史云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以讜言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十年知貢舉取士三十餘人選拔才行咸爲公當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爲禮部逸之也公掌綸誥一年唯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文遺逸多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信乎）

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和外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閑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茲或作此）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雖或作惟重或作盛）擇才均賦（均或作經）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云云字）

祭董相公文

（董公名晉祭下或有汴州字三公時爲汴之觀察推官晉薨之日而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公從喪至偃師而汴軍亂此文公與一時僚吏共爲文以祭於喪之將行也其名位具載本篇然陸長源孟叔度皆死於軍亂之日惟公獨免者也）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吳縣開國或作吳郡或無食邑三百戶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丘潁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敘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坤（神或作）蕃昌生物（昌生或作生庶）有假有因天睠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肫肫或作肫肫誤○肫音諄）其德孔碩不詔不笑不威不赫（不詔不笑或作不容不詔或作不昭不酷或無不笑二字而連下文不威爲句下文）

（其敵下別出不雖二字與上求字叶）不求其盈（或作用）不致其敵爰立作相（立或作初）訏謨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聞（德或作得）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貞元十六年三月晉爲東都留守）乃藩浚郊迺去厥疾迺施厥膏不知其勞鮮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昔或作若厥亂維舊或作維亂舊政或作亂維政舊）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爲民父母（爲民或作公爲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孰云或作親去或作親云非是）自邇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或作既來至止或作公來至止今依行狀更定）東人以完公既沒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闢其郛填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盈嘉肴在盛（音成）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此篇乃柳子厚文此不當錄）

祭石君文

（或作祭石濬川文石洪濬川也河南人爲京兆昭應尉遂葬于死所故曰客葬秦原也公既誌其墓又同宋景爲文以祭之）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或無敬字）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作知命或作見命不上或無之字）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有議四字或作不）（負長已誰知口有義何害○今按諸本皆無文理疑不足據）曰景與愈與游爲久（或無曰字景下或無與字愈下有也字爲久作日久）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姬（或作稚姬古文姬字然義亦不近）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葬秦原孤寃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房次卿字蜀客公嘗誌其父武墓有子曰次卿即君也次卿卒于京北與平尉文曰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其恤孤之意厚矣）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或無維某字愈作某或無日字於一作于嗚呼君酒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作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君上或有房字尚饗

高君仙硯銘幷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應劭武紀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顏曰蹋石謂蹋石有迹言其蹄堅利朱新仲謂銘語本此○宛平聲

高君畫讚此篇從蜀本錄之今按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温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東坡潮州廟記謂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此卽公請置鄉校之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齊上或有而字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或無則字禮字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閑百十年閑或作百十數年非是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貢試下或並無於字或作于字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或無目與耳字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或作耳又或作矣非是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師下或有友字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或無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爲舉本舉或作學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直諫表說見第三卷

論顧威狀同上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五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順宗實錄卷第一（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爲失然其爲害已足使筆解亡逸無復真本實錄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爲也方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況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爲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僞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爲真能好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之論爲限斷而直有所遺也故今於實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見公筆削之大指云○舊史公傳云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誤矣新史又云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閧然不息卒竄定無全篇按路隋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裔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爲比以蔽聽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爲韋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竄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折衷耶終之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摭無遺且以公爲知言也歟

史臣韓愈撰（或無此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弘道二字）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正月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閒（倉或作蒼）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閒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愯懼（○愯所江切）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

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　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

憂慼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辛未朔含
元殿受朝元或作光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
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
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
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益甚四十一字史云德宗不
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日上知
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佽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
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
六日即位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眞太子也乃喜而泣
上學書於王伾杭人頗有寵伾下或有複出伾字王叔文山陰人以
碁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譎音決
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
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
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
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
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
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
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
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詔下
或無召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
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
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
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或無兼字
紓或作杼逵或作達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
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以或作已喪期之數以日

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或
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
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
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
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
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
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
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
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
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
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
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
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
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
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强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
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三或作四初王叔文以碁待
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易定節
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字可史
作兼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
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史作卯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
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郎史作郎中左丞史作尚書右丞初
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
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
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
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
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

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竢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詔下或有詞一道字曰下或有京尹嗣道王字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先聖憂人或作嘆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尙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謟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文或作乃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或無貸字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轢公卿已下陵或作凌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戌洪慶善云史作實錄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今按前云上學書於王伾後云以侍書得幸於上則此當从史作侍書爲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六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順宗實錄卷第二（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下或有閑字）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幷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卽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其論疑當作與論）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幷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待或作得）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有死或作必死）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產業是本文後改作割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與字）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奏或作東）至卽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遂或作逐非是）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皐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敘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聞下或有於字）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幷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幷鹽

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作餘如)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或作籍或無藉字)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除之疑當作除己)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或有曰字)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祗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慚赧(乃版切與赧同)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郢下或有鄭字)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或無不字非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順宗實錄卷第三（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
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
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
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愛敬
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
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
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
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
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
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
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
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
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
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覩
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
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
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
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温文德協元良禮
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
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
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
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
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
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
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
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
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
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
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寧寬宥察寰寮等六男也）　癸酉（當作丑）贈
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
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
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强記歷代史
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厤中
江東觀察表薦之（江或作浙）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
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
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
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
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
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
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
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
寓居錄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
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立或作以）以求恩寵乃奏云
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
收境中畜產（收或作牧）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
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
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
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或作所）　五月己巳（史作戊辰無五月字）
以杭州刺史韓臯爲尚書左丞（左或作右）　辛未（史作五月己巳）

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主或作在）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史作丁丑）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或無因字）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荊南授之云脫不得荊南卽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宿音秀○留音溜）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尚書左丞（是日史作癸未）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皐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尚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皐爲鄂岳沔蘄團練觀察使仍日係甲辰下）初皐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皐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卽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卽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今按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霑字卽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幷有此九字卽上不當有不霑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謬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

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爲祕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厤八年劉晏爲吏部尚書奏峘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炎當害臣（卽或作則）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長告謂長假也）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或無袜字或又作袜非是）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眞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卽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新史

初亘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為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都督府恐襄下當有陽字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八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順宗實錄卷第四（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或作己）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某或作闢）若與其三川（與其疑當作與某）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尚下或有以字）至聞士諤（士或作貶○今按士上當別有貶字）遂逃歸

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作入潁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勸下同）自勤擁兵繼掠（擁或作權）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女或作人）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因）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埇音勇）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贊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元和元年當作貞元二十一年）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均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　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贄大曆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一日或作日百非是）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

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竢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眞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眞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追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以武當作與武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司馬溫公云贄傳曰德宗殺參贄有力焉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

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悦者因歸罪於贄耳唐小說云竇參所寵青衣上清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同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誇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戢通鑑作譏或作談戢彈或作彈戢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等而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蓋脫漏也言事者皆言其屈皆或作多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卽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溫公云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贄論朝官闕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小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

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贇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洲非是)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想或作相)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旣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下非是)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牟或作弁容或作密二字或作弁容)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二句亦衍一句疑亦以修改重複而誤也今當刪去譏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輒上或有彊與坐字)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或作直言)天下必太平矣遂偏拜城

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也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蔕吏縱求得城家(縱當作蹤)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己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按或作或非是)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生或作甥或作男)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昪尸以歸(○昪音輿)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

歸第伾日詣中人並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揔北軍
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
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
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户部侍郎以倉部郎中
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
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
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
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
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諠
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
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
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
離外有韋皐裴埴嚴綬等牋表埴當作均而中官劉光奇
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
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
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
發命焉詔或作誥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黄裳爲門下侍郎
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
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
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
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
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九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

順宗實錄卷第五（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今从史）而天祐匪降（匪史作不）疾恙無瘳（無或作弗今从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惟懷史作深惟）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慈史作仁）孝友之德愛敬之誠（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从史）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勑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一字史無）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下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祗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或作位號）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脱漏也○茝昌亥切）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常或作嘗）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或無至字）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

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喜上或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按杜詩用作捷或作戰）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音希）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曰引其黨屛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還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温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温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

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執誼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貞元元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已或作以）豈可如此自毀壞攘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約或作終非是）蓋欲曲成兄弟爾（弟疑當作事）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懼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戌史作寅下同）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二或作元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彊或作疆非是）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歷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政有二字疑衍）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

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厤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誥曰朕聞（聞或作覲）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即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纘而承之不可蹔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或作三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居或作君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昌黎先生外集卷第十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遺文目錄

聯句

有所思

遣興

贈劒客李園

遺詩

同竇韋尋劉尊師不遇

春雪

贈族姪

嘲鼾睡六首

晝月

贈張徐州莫辭酒

辭唱歌

知音者誠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潭州泊船呈諸公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

外少室張道士

池上絮

書

答侯生問論語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

銘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

皇帝即位賀諸道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

潮州謝孔大夫

疏

憲宗崩慰諸道

題名

長安慈恩塔

洛北惠林寺

謁少室李渤

福先塔寺

嵩山先封宮

送杜兼

華嶽

昌黎先生遺文目錄

原书空白页

昌黎先生集遺文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晼晚春淚銷顏容 郊 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山上石別劒水中龍 愈

遺興聯句 說見上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 郊 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 愈 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腸 郊 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 愈 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 郊 鶩蹄顧挫秣逸翮遺稻粱 愈 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 郊 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 愈 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鋩 郊 蘧篨知卷舒孔顏識行藏 愈 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 郊 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 愈

贈劒客李園聯句 同上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 郊 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氳 愈 照海鑠幽怪滿空歊異氛 郊 山磨電奕奕水淬龍蝹蝹 愈 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 郊 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軍 愈 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 郊 風胡久已死此劒將誰分 愈 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 郊 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閑雲 愈

遺詩

同竇牟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寶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竇牟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今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鼾睡二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暝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 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胷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薄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嘲鼾睡 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鼾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飈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眾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卜字裂鏡面生痱癗 ○痱音肥癗音壘痱癗腫病也 鐵佛聞 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 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葅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餧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雖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弄濆瀑梗澀連拙鮌南帝初奮槌一竅洩混沌

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渾沌相與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日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可忖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衮衮幽幽寸喉中草木森
苿尊○苿音本尊音忖草木叢生也盜賊雖狡獪亡寬敢窺闖鴻蒙
揔合雜詭譎騁戾狠乍如鬬呶呶忽若怨懇懇賦形
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

晝月

玉盌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蛙縮
肚桂樹枯株女閉戸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
敢侮戲謿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
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
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
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
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逶隨復遣慳恡者贈金不皺眉
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君心豈無耻君豈是女兒
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
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爲

知音者誠希古詩不愁歌者苦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
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
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韉朝鼓矜凌起山齋酩酊眠
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
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氈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閶閬春樓堞驚風破竹篙
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
外少室張道士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爲逢桃樹相料
理○料音聊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爲將纖質淩清
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雖甚鄙淺然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
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是也苟有僞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
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
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
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

微故或去聖一閑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爲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下或有注幷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它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册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附嘲鼾睡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攷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蔕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茲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勑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末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 或無此三字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 蘇渥二字或乙非是 此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 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既南行家譴亦逐二月二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七日牒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潮又姪孫湘亦從公而南何故宿曾江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與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今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無由可考方氏引曾江始與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是已過始與留家在後而獨先到郡亦不可知但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妄故今且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己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幷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

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已下並方本所載）

韓愈退之李翺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衞冑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紘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誡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迓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爲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創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衞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衞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昌黎先生集遺文

韓集點勘卷之一　校東雅堂本
東吳陳景雲
李序
教人自爲注　韓子作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詞
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序所謂教人自爲者正
訓以詞必己出耳爲當如字讀注與音並非　注
論語十卷　張水部祭韓子詩魯論未訖注手跡
猶徵莛則此云十卷者乃未成之書也今所傳論
語筆解出後人僞託
目錄
祭文中祭虞部張員外後脫祭河南張員外一題
又祭滂文後衍祭張給事一題
卷首宋莒公語
馮元謚章靖以博洽稱宋史有傳莒公雅重之故
校韓集特從馮本
感二鳥賦　觸白日之隆景　景古影字時方仲夏
故曰隆景　雖家到而戶說　二句指光範上書
不遇事離騷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公
語本此或作戶曉者非　篇末注引歐公語　結
句明云無羨斯類而歐公乃以不過羨二鳥光榮
議之非篤論也
復志賦　將就食於江南　注全採洪譜之文但多
貞元元年四字按歐陽詹哀辭云建中貞元間余
就食江南則非至貞元元年始避地江左也此四
字當刪去
閔己賦　題注　公之去徐在府主未薨之前外集
有題李生壁文可證非因府喪而罷也　本傳有
才高數黜官語蓋謂貞元末由御史黜官至元和
初自譴籍召爲博士久之又從省郎下遷也此賦
作於貞元中在公從事使府之後未除朝官之前
晁說失之　咸通本乃咸通中中書舍人令狐澄
藏本第五卷寄崔立之詩視物隔襁褓下注引澄
本卽此本也
別知賦　題注　按公與崔羣書貞元十八年也書
云僕自少至今從事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則公
之取友天下當自貞元二年入都之歲始也是賦
作於二十年歲行猶未滿兩周故曰將也注非
知來者二句　言此別之後艮友旣不可以頻得
而還客又未離謫地故申之以掩郭郛云云也舊
注解來者未切蔓引論語尤可削　斯百一而爲
收文粹作斯一旦而爲仇　按爾雅釋詁云仇匹
也詩與子同仇一旦爲仇猶言傾蓋如故也似作
仇字其義獨長而諸本未採
元和聖德詩　題注　按序云臣曰與羣臣序立紫
宸殿陛下親望穆穆之光則此詩必非分教東都
時作也　所在麻列　按麻南宋初蜀人韓仲韶
本作森朱子之說蓋暗與舊本合特偶未採及耳
然太白夢游仙姥詩仙之人兮列如麻則作麻列
亦似有據　分卒禁禦注神策京師行營　按師
當作西　區外句注鎭州常山縣　按縣當作郡
滌濯剗磢句注　詩勿翦韓詩作勿剗見經典
釋文此注所本

南山詩　海浴褰鵬噣注　或作騫之騫當作騫爛熳堆衆皺注　朱子言此蜀本之誤者當謂嘉祐中蘇溥刊本上言方從蜀人韓仲韶本則南宋初臨卭韓醇所刊本也蓋石𡴯之注雖出於韓而字之從皺則嘉祐蜀本已然故特分別言之耳又沈元用名晦錢塘人崇寧六年進士第一人宣和中嘗刊韓柳集後入金曾再應舉登第歸朝歷官徽猷閣學士

將歸操　題注聞殺鳴犢作　鳴上當從蜀本增竇字　狄之水兮注與清水合沛瀆　按沛當作泲

別鵠操　題注　鵠與鶴本一字古人皆通用

秋懷詩　題注　按詩乃元和初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時作行狀云時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飛語公恐及難求分司東都是詩中有云學堂日無事蓋方官國子也又云南山見高稜則猶未赴東都也至語弃心兵諸語其在已聞飛語後歟更以釋言篇參證公元和元年六月進見相國鄭公後數日卽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則是秋正公憂讒畏譏時也　彼時何卒卒注　司馬相如當作司馬遷　汲古得修綆注莊子外篇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荀語本之注自當引莊

赴江陵途中　將疑斷還不注　蔡說非誤洪譜自踈耳方氏增考年譜辨之詳矣按公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又祭張署文云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皆斥王韋之黨非謂李實也苕溪一條當刪　昨者京師至　京師當從蜀本作京使

岐山下二首　題注　據唐史程昔範敬宗初官拾遺爲宰相李逢吉私人名在八關十六子之列則昔範乃名非字也

北極贈李觀注　題下注已見前卷重雲篇此複出當刪

此日足可惜　假道盟津注卽盟津也　盟當作孟東西出陳許　東西當從宋閩本作東南　按公始至徐徐帥館之睢上至秋方辟爲從事詳見與東野書中注家自失採遂誤以爲初至卽授幕職也此詩乃未爲從事時作故喜張之來有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之語若已入使院則方晨入暮歸安得此閒適耶合全篇細讀之舊注之踈益見矣　淮之水舒舒　時送籍返和州故有淮水楚山二句和隸淮南又楚地也

醉贈張秘書　性情方浩浩　東坡文見客舉杯徐引則吾胸中爲之浩浩焉又題畫詩聚蚊金谷是何人皆本公詩語法言淵騫篇貨殖曰蚊此蚊字所本　阿買不識字注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按或問下脫魯直二字此必其子姪小字句乃韓仲韶注既引趙說此注複出當刪

送靈師　梟盧叱回旋注　按晉史劉毅擲得雉大喜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舊注刪改本文殊晦澀不可解又誤晉作宋　千尋墮幽泉注尋或作潯按潯與尋同兩潯字並當作潯見說文　開忠

二州牧　按開牧未詳忠牧蓋謂李吉甫也吉甫以貞元中自郎署左官於外及在忠州又六年不遷故曰失職是詩作於貞元二十年而二牧之贈僧詩則又在前觀下昨者句可知矣　落落王員外注　戸部當作吏部

縣齋有懷　風雨靈臺夜　謂官四門博士也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　誰爲傾國媒注李延年傳漢武帝歌　按傳當作侍　何能一戰霸注　按公馬少監誌云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後五六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則貢在京師者乃未成進士以前事至登第後上宰相書則自稱前鄉貢進士矣此注貢於京師四字當削　何用畢婚嫁注後漢向平字子平　按上平字當作長

合江亭　范石湖驂鸞錄曰合江亭今名綠淨閣取韓詩綠淨不可唾句蓋石湖赴桂林時過此而目覩其懸牓也　邦君實王佐句宋本下注故相齊映所作老郎一聯下注宇文郎中炫又增其制君侯一聯下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公中丞奏黜之朝廷遂用鄒君此考異所謂篇內三處注文也按此三條定公自注之文刊本誤以爲出於後人而削之題下注亦止採二條尚遺其一　宇文炫官終刑部郎德宗欲復用盧杞炫時爲拾遺與同官陳京等力爭而止風節偉矣

陪杜侍御游湘西寺　題注湘西觀察使　按湘西當作湖南　指摘困瑕垢　按公自陽山遇赦僅量移江陵法曹蓋本道廉使楊憑故抑之贈張功曹詩所謂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荊蠻是也時韋王之勢方熾憑之抑公乃迎合權貴意耳詩中椒蘭絳灌自斥韋王而指摘瑕垢蓋謂使家之抑也

岳陽樓　朝過宜春口注　按公是時方自潭抵岳以趨荊南不應過袁州之境觀下夜纜巴陵洲句則宜春口蓋在岳州之南乃洞庭中小洲渚名也注承洪譜之誤　擢拜識天仗　謂御史之擢也唐制三院御史有缺悉由御史大夫及中丞薦授貞元之季御史臺久不除大夫皆中丞專其事公之入臺時李汶爲中丞蓋由汶薦也時同官中名最著者如柳宗元劉禹錫李程張署等俱汶所薦故宗元祭汶文云慎擇寮吏必薪之楚斯篤論矣時公先貶官於外故不預祭耳惜史逸汶傳而薦公事尤失傳當以宗元祭文及新史王播傳參考自可得之　但懼失宜當　當謂奏當也奏當見漢書師古注當謂處其罪時公量移江陵法曹故云爾言惟恐司刑而不得其平也

送文暢　昔在四門館注　按博士上衍國子二字觀題下注自明　少小學城闕　按詩子衿刺學校廢也少小句蓋言此僧少嘗爲士耳注未明悉　僕射領北門　謂河東帥嚴綬也注承洪譜之誤唐以太原爲北門屢見於史田季安時鎮魏博不當言北門至宋都大梁始以魏地爲北門如寇萊公鎮魏自言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是也洪說失

之又唐河東帥府兼統蕃部觀公作鄭儋墓誌可見故繼以威德壓胡羯之句

答張徹　日月垂十齡　按公此詩發端云首敘始識面而其下以浚郊避亂睢岸連居爲識面之始則知公與徹邂逅在貞元十五年己卯去汴居徐之日至丙戌凡八年故曰垂十齡也若從丙子訖元和改元之歲已踰十載與詩語不符矣　淚皆還雙熒注　按公詩敘朝正畢與徹相別惟畢事驅傳馬二聯言已歸彭城而徹留長安省選以下四句又另敘十七年以後事公赴省謁選者再至十八年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省選逺投足者謂此也公謁選入都復與徹相聚及公得官而徹方下第且有遠適故繼以塵袪淚皆二語皆惜別之詞舊注通指爲十六年事非也　漸階羣振鷺注　按揚雄劇秦美新云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又韓詩振鷺蔕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言文王之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則漸階句語本揚子而義取韓詩蓋與下句並切太學言之也又注引法言釋螟蛉是矣而肖之矣下刪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十字則學誨之義晦矣

薦士　妥帖力排奡　妥帖二字本陸士衡文賦　使以歸期告　按公薦東野於鄭餘慶當在元和初若貞元十九年餘慶方在郴州貶所不得有此薦也　感物增戀嫪注聲韻云姻嫪說文云固也　按韻當作類姻固二字並當作婣

古風　題注　貞元之季人主方瀆貨外吏多掊克以事進奉有稅外方圓之目科率日多民力重困公詩殆以是時作史記平準書云告緡獄興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篇末四語意蓋本此

嗟哉董生行　生祥下瑞無時期　按時當從宋閩本作休

汴州亂　題注　首章意乃公羊子所云下無方伯次篇則上無天子也

利劍　題注　按此詩歲月無可考詳味詩意似爲疾讒而作與汴州事無涉又孟東野送公從軍詩中有行爲孤劍咏句疑指此詩從軍蓋公初赴汴幕時也

汴泗交流　東坡文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　此詩張僕射有和篇其末云韓生許我爲斯藝勸我徐驅作安計不知戎事竟何成且媿吾人一言惠蓋擊毬之事雖不爲卽止亦深以公言爲有當也

鳴雁　公在徐幕時有與李習之書云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違憂懷惠卽有病求息意

桃源圖　題注　武陵太守當是竇常常兄弟五人並以詩擅名有聯珠集行世元和十年常爲朗州刺史朗州唐武陵郡之官寄劉夢得詩柳子厚和之見柳集中韓有岳陽樓別竇司直庠詩及竇司業牟墓誌二人皆常之弟常之刺朗亦見牟誌又

朗州至宋因避聖祖諱改爲鼎州　南宮先生疑是盧虞部汀韓盧倡和甚多詳見本集臨卭韓本題下注必與一郞官賡和廖本改郞官爲禮部郞非也尚書諸曹唐代統稱南宮蓋猶云南省不專指禮部如和虞部赤藤杖詩稱虞部爲南宮卽其證也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滌瑕蕩垢　按揚雄文滌瑕蕩穢

謁衡岳　廟令老人　按唐制五岳四瀆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此廟令蓋謂衡岳廟中令也

古意　題注　據宋建安魏本自公縣齋有懷以下皆樊氏澤之語又自仲尼悲麟至微沈子幾晦哉悉樊氏引沈顏登華旨之文也此下更有按公諸詩及國史補所云公實如此初無佗旨也四語蓋顏自詑得詩微旨而樊氏深不然之故力辨其非廖瑩中昧於文義輒刪樊說四句全失其本意矣顏吳郡人傳師之孫唐末進士仕吳爲翰林學士登華旨篇文苑文粹並載

憶昨行　陽山鳥道出臨武注　按江南乃湖南之誤又連屬廣南此宋制也唐則郴連並隸湖南宋朱新仲猗覺寮雜志云韓詩驛馬距地驅頻隤蜀人謂立地爲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意按蜀人方言如土銼岸漑之類屢見杜詩蓋少陵久寓蜀地故旅中所咏卽用土人語耳韓子陽山之行路不由蜀何故忽採方言入詩乎漢書甘延壽傳跋距注云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而能拔取之拒地之拒殆與距同夫人以手據地可曰距則馬以足蹠（徐廣史記注蹠與據同謂以足據持之）地亦可言拒矣韓子時從臨武踰嶺南出經鳥道之險驛馬力疲足倦據地不前策之而猶不能升故曰驅頻隤正取虺隤義也

近者三姦悉破碎　按三姦斥伾叔文執誼李軌法言注謂三桓陳恒王莽也故公永貞行云天位未許庸夫干蓋直以窺覦神器之罪坐諸人又篇中侯景九錫語其意亦同後人讀至此亦不能無嘻其甚矣之疑也　君當先行我待滿　按公詩意方欲與張君結隱嵩洛閒所謂君當先行者卽蒙上投檄北去言之耳此與寒食出游詩皆敘張方有邕管之辟並未及獲掾之除蓋此時張之新命尚未下也注誤　從此直到耉與鮐注　詩中耉字別本有作耈者故有閟宮以下十三字注今正文既作耉此注當削　昨者宋本作昨日則以下八句似謂是歲八月朔順宗內禪之赦及細考之非也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計旬餘卽可達郴州功曹以是月十四日在郴聞赦理或有之但觀州家申名使家抑句時使府駐潭州自郴申潭文移往復其事豈一二日可了乎則作昨日自誤也又洪譜亦謂此指憲宗受禪之赦不知憲宗受禪無赦至踰年改元始頒赦耳其考尤踈

劉生詩　倒心回腸爲青眸　按青眸卽指上歌舞之人公感春詩云豔姬踏舞筵青眸刺劍戟可以互證倒心回腸言劉生自成意移耳爲當讀去聲且注不引宋玉高唐賦感心動耳回腸傷氣之文

而舉司馬遷書既屬蔓引至採阮籍青眼事尤誤

鄭羣贈簟　首句注　按笛當作簟蘄州貢簟見唐史地理志故曰天下知

游青龍寺贈崔補闕　去歲羈帆注　按注乃採樊氏語而江陵下删原文竢命於湘中一句則與本句湘水不相關矣　年少　按補闕十七登第少公八歲元和初列官諫署年方踰壯故有年少得途句

贈崔立之評事　題注　按公答崔立之書首稱斯立足下蓋字斯立而名立之也注誤　勿嫌法官未登朝　立之貞元中登第後復中詞科初授校書郎秩滿除畿尉當時相傳畿尉有六道入爲御史評事京尉者有佛道仙道人道之分見崔琬御史臺記京尉即赤尉謂長安萬年二赤縣也勿嫌法官二句蓋言立之自畿尉召入止遷評事不得御史但比赤尉尚有仙凡之異耳蓋除御史則登朝爲常參官矣唐常參官一名登朝官　本卷後有酬崔十六少府攝伊陽尉乃别是一人非斯立也斯立行二十六亦見韓詩與少府之行異又少府以赤尉攝伊陽令未嘗爲伊陽尉伊陽爲畿縣非赤縣注全誤　錢帛縱空衣可準　唐百官月俸多給錢帛縱空謂官閑祿薄也　摵摵井梧注潘岳秋思賦　按思當作興

哭楊兵部　題注　知當作刺知州之置自宋始唐無此官又李習之陸歙州述言云言字衍

赤藤杖歌　滇王掃宫避使者注當如避道之避按如下脱避舍二字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　題注　按詩意言己新居洛下而崔以赤尉繼至遂與鄰居則公與崔相識在元和二年分教東都後非自江陵召入時也河南洛陽二赤縣皆在東都郭下崔之攝伊陽蓋以赤尉權畿令也

送侯參謀　題注　按公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至是已三載詩云幸同學省官又云東司絶教授蓋與侯並爲分司官也已而公除都官郎分司如前而侯則往應河中之辟注未明曉　人馬何蹻騰注馬逝也　按逝當作壯

感春第三首　放車載草農事濟　按時討王承宗於恒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河南尹房式以凶旱人貧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放車載草指此事也　起居諫議注　按裴度爲河南功曹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奏辟掌書記尋自蜀召爲起居舍人非從河南入也注仍洪譜之誤方氏增考已辨之矣

送李翺　題注　四年正月己酉　按下文是月有乙未丁酉則其前不合有己酉當是乙酉之誤

送石處士　常山險猶恃　按公送石處士序云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恒州成德軍治所也時方討成德帥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統行營兵駐邢軍久無功故有鉅鹿師欲老二句邢州唐亦稱鉅鹿郡屬昭義軍先是承璀兵深入成德境爲承宗所挫故退屯於邢當石洪赴河陽時尚未有洗雪

承宗詔故曰去去事方急也注引赦承宗事誤

招楊之罘　食有肉與魚注馮讙還之幸舍　按當

作還馮讙幸舍

寄盧仝　獨抱遺經究終始　按晁氏讀書志唐盧

仝春秋摘微四卷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

所不載獨抱遺經句殆指是書言之惜其不傳也

原书空白页

韓集點勘卷之二

東吳陳景雲

石鼓歌　歌中叙元和初爲博士嘗告祭酒以石鼓所在勸其移置太學惜未之從故有中朝大官二句歐公集古錄云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按餘慶帥鳳翔在元和九年乃韓子作詩後事竊因歐公之言詳考之知韓公前此所告之祭酒卽餘慶也公爲博士之歲餘慶以故相爲祭酒故曰中朝大官餘慶爲祭酒三月旋拜尹洛之命意其涖官日淺故公所請未及施行耶至還鎭鳳翔卽有移置孔廟事蓋理公前語也然則石鼓之得久存於世不至銷蝕埋没如公詩所歎者固出自鄭相收拾之力而亦公在太學有以啟之耳先儒作石鼓考者如王厚之鄭漁仲諸公皆援据該博而初不言鳳翔移置事自公發其端故表而出之

題炭谷湫祠堂　匣裏雌雄鳥　按鳥當作劍

送陸暢歸江南　名以能詩聞注　唐史公主傳無雲陽主疑非雲安卽岐陽之誤暢長慶初入江西廉使王仲舒幕府至太和末以前鳳翔少尹預誅鄭注事見唐史

送劉師服　師服歸後復入京師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喪宴飲得罪師服以與同飲笞四十流連州貽持令名二句惜其不能誦之終身乃至犯刑而辱親也

調張籍　刺手拔鯨牙　按刺手當與送窮文捩手覆羹同義注誤

寄崔立之　首句注　按西城謂寓都城西耳詩中明言客居京城也藍田在都城東南不當言西雪後寄崔丞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羣山尤可證也注非　不敢捩眼窺注　前說是送窮文捩手覆羹可證詩話一條當削　視物隔襹褷　下注澄字謂唐人令狐澄本卽上文姚令威所據唐本是也詳見方氏舉正澄桂管廉使定之孫相國楚之從孫附見舊史楚傳乾符中歷中書舍人別見新史藝文志又舊史楚傳後附子綯及孫滈偶滈下衍一澄字新史世系表及藝文志遂誤以澄爲楚之孫綯之子方氏亦沿其誤澄所著有貞陵遺事見新志又嘗書其從祖楚白樓賦見趙氏金石錄　咎責塞兩儀注　乃魏道輔語然福不盈眥禍溢於世此班固賓戲之文又魏人章疏所本道輔語猶未詳也　觀名計之利注　按觀之名計之利莊子雜篇中語朱子偶失記耳

月蝕詩　按玉川月蝕詩洪景盧言指宦官吐突承璀用事見容齋續筆其說爲長

孟生詩　窅默咸池音　按蘇子容詩孟郊篇什况咸池自注云唐人題孟郊詩三百篇爲咸池集取退之詩義又劉貢父詩話亦云孟有集號咸池僅三百篇至宋次道跋東野詩却云蜀人蹇濟用退之贈郊句纂成咸池二卷一百八十篇與蘇劉之說不同未詳孰是　無爲久滯淫　按國語底著淫滯賈逵注淫久也此蓋倒用與上參差同

示爽　强顔班行內注　按題下注近之觀名科二
聯乃巳登科入使府者則詩當作於長慶中非元
和閒知制誥時也後注與前相戾又凡列朝班者
皆可云在班行內非典誥之稱後說尤無據
贈別元十八　題注　按樊說是特語猶未詳白序
作於元和十二年正裴行立帥桂時大林寺在江
州廬山元十八嘗搆溪亭於山之東南見樂天詩
又樂天有送元十八出廬山從事南海詩蓋同游
大林後尋赴嶺外使幕矣本從事桂林而云南海
者殆以桂林亦嶺南五管之一故可通稱耶　英
英桂林伯注　按伯謂九州之伯左傳云五侯九
伯是也注未分曉　已覽贈子篇注　按注說是
也柳序稱元生之爲學恢博而貫統韓贈詩第五
篇卽申言序意耳但考子厚送僧浩初序云近李
生礎自東都至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云云退
之在東都送李生還湖南乃元和四年事則見柳
送元序必更在其前見序與貶潮相去已踰十載
不當止云想風采三年疑三年二字傳錄有誤柳
序作於永州方送元生爲湖嶺之游其栖止廬山
蓋南游迴棹後事也　嶷嶷桂林伯注　按歐陽
生哀辭云容貌嶷嶷然此句蓋亦稱其容貌之莊
至史記其德嶷嶷乃五帝本紀中稱帝嚳語若引
以頌美臣下不倫甚矣
別趙子　婆娑句注　王衍當作王愆期事詳晉史
陶侃鎭荆時衍死久矣
除官赴闕　湓城去鄂渚　陸游入蜀記云自江州
至鄂州七百里泝流雖曰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
詩云湓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按通典尋陽
西南到江夏六百里江夏鄂州理所
南山有高樹　題注　下篇非爲李宗閔作方氏辨
之甚詳語見下篇題下此注及下篇三字與後篇
當是爲宗閔作句並當削詩話尤贅
猛虎行　出逐猴入居　按猴方本作推朱子辨之
然猴字亦竊疑未安蓋猴非虎敵明甚若入居其
穴乃劘虎牙而餧之肉耳虎何憚而不敢歸穴乎
猴推二字俱傳錄有誤
奉酬盧給事　按東坡謝賜御書詩云袖有驪珠三
十四蓋化公此詩二語爲一也證以坡詩方說之
誤益明
南內賀朝歸　按唐南內興慶宮非人主正衙朝賀
地據新史穆宗母郭太后居興慶宮朔望三朝穆
宗率百官詣宮門上壽則此南內朝賀乃朝太后
也此詩疑公在穆宗朝除京兆尹與中丞李紳爭
臺參後作唐人以中丞居風憲多呼爲法吏詩云
法吏多少年磨淬出圭角法吏自指中丞也又皇
甫湜作公墓誌其中敘爭臺參事斥紳爲佞臣有
鑿其鉏之語詩所謂圭角殆猶誌之言鉏均指紳
之得君勢盛也據實錄京尹之除在長慶二年六
月其復除兵部侍郎則是冬十月觀篇首秋曦句
則詩以秋日作正臺府不協移牒紛然時也　致
官九列齊　舊注以此詩爲公官庶子日作非也
官庶子在元和中朝南內乃長慶閒事前後了不

相涉又自舍人改庶子乃自要職徙閑官非貶也
此詩蓋作於貶潮還朝後三黜謂爲御史郎官及
刑部侍郎時凡三黜官耳況明言致官九列齊庶
子之官不得齊於九列則注說之誤益明矣　著
籍朝厥妻　命婦亦入朝太后注未明悉
雜詩　題注　按第七卷雜詩題下注公時爲右庶
子元和十一年作與譴瘧鬼題下注元和十三年
爲刑部侍郎時作二說皆未有確據又第十卷中
閑游題下語亦然皆當削
譴瘧鬼　出汝去莫違　按出當從宋閣本作咄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辟如兔得蹄注　按得兔
而忘蹄本莊子語王弼周易略例引之繫辭無此
文
城南聯句　禮鼠拱而立注　按文子曰聖人師拱
鼠制禮故曰禮鼠杜詩野鼠拱亂穴又注陸機當
作陸璣　浙玉炊香粳　注說是折稌見內則尤
古浙作折之明證蓋浙與淅亦音異而義同耳又
魏文之文當作武　趙燕錫媌娙注　按娥字說
文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秦晉謂好曰娙娥
此注倒其文據漢書娙娥武帝所置後宮位號顏
師古注美好貌釋韓詩娙字顏注可與說文兼引
運田閑彊畽　按周禮以彊予任畽鄭注彊予
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彊畽本此
納涼聯句　掃寬延鮮飆　按此下脫注一條誤刊
入後秋雨聯句颼飀臥江汰下當改正
征蜀聯句　填隍傶谽脅注　玉篇谽脅健也蓋言
填隍士之奮力　戰恤時銷洗　恤當從宋蜀本
作血
雨中寄孟刑部　按舊史簡自倉部員外郎遷司封
郎中新史所謂佗曹乃司封非刑部蓋自戶曹遷
吏曹故曰佗曹也又韓子誌李干墓文中稱簡爲
工部尚書簡歷此官亦未見於史蓋與不著其除
刑部同則史之所略多矣　闘場再鳴先　按再
鳴者謂幾道登第後又擢詞科也鄭羣墓銘中有
再鳴以文句與此語意正同
遠游聯句　題注　按注謂遠游即東野役於江南
時其說似是而非蓋役於江南乃赴溧陽尉任役
謂吏役也遠游在初春而歸期訂晚秋豈有赴官
而春去秋還者又詩中歷叙吳楚諸地蓋時將爲
湖嶺之游故云爾觀東野集中有過彭澤次沅湘
及連州吟諸詩殆皆此游作亦可略見游跡之遠
矣　取之詎灼灼　按取之劉貢父詩話作前知
爲是
鄖城聯句　此年名作噩注　按元和二年當作十
二年　宮娃分綽約注　按風俗通當作通俗文
親交獻諛噱　按諛廣韻蘇奏切怒言也與下
噱字義相反不應連用宋杭蜀本皆作謏又與上
句詔字意複亦恐非是疑廋字之訛廋辭見國語
又唐書李藩傳王仲舒與同舍郎置酒邀賓爲俳
說廋語相狎獻廋噱者殆亦同此耳　五狩朝恒
岱　按五岳獨言朝恒岱者因二岳在恒鄆二州
境時王承宗李師道皆未納土故也　雪下收新

息注　詩以晚秋作至雪夜入蔡乃是冬十月事
注不當引
叉魚招張功曹　題注　按詩作於貞元二十年春
至陽山後乃俟新命於衡陽前一年也祭李郴州
文中叙投叉魚詩事在俟新命之先而謝郴州寄
紙筆詩又在投叉魚詩之前謝詩有虞卿正著書
句蓋方在謫居故云爾益可証是詩爲陽山時作
公以是冬與張署會宿界上而叉魚在春故有思
我友憶同僚之語而招之來邑也舊注非
木居士　按題木居士詩洪譜不繫某年然譜以郴
州祈雨及郴口諸詩並繫之乙酉而木居士廟在
衡州屬邑公自郴赴衡嘗憩其地故留題云爾是
時羣邪之勢猶盛正公侘詩所謂伾文未揃時也
二詩蓋專指伾文言之柳子厚既坐伾文黨譴逐
後與人書追叙伾文始末云素卑賤暴起領事射
利求進者填門排戶誦公詩而論其世正可引柳
以注韓也　次篇前二句申言伾文寒微暴貴出
自糞土而驟升雲霄也當二人勢盛時其黨互相
推奬有伊傅管葛之目伊傅殆指伾文而管葛則
劉柳輩標榜之詞也後二句殆深斥當時之大言
夸飾謂二人可伯仲伊呂之流歟伾文既揃後三
十餘年而夢得作子劉子自傳猶盛稱其才謂有
遠祖景略風是直取爐餘之木復雕畫之也
喜雪　授簡慕前規注謝靈運雪賦　按靈運當作
惠連
入關咏馬　題注　舊注誤方氏舉正亦以此詩爲
元和改元西歸日作亦誤也公元和中自河南令
入爲職方員外郎因前過華州時見華陰令柳澗
事上疏論之坐是下遷博士公詩疑緣此而作華
州乃入潼關孔道也公先以言事遠謫迴翔久之
方有省郎之召乃復以抗直左官宜不能無槩於
中故以馬之一鳴輙斥自比耶若從江陵還朝時
公年未踰強仕不應有歲晚力微之慨矣　樊澤
之曰歲晚力微不應鳴也其說是蓋不應鳴而鳴
斯爲妄矣　唐人詩文中凡止稱關者皆謂潼關
至藍田武關則必繫關名以別之卽公集中亦然
可參考也　李林甫欲絕言路有立仗馬一鳴輙
斥語事見本傳一鳴二字本此
梁國公主挽歌　移封大國新　按公主始封普寧
元和中徙永昌及薨追封梁國自郡封進國封故
云爾　龍轜非厭翟　按周王姬下嫁車服下王
后一等乘厭翟車見詩鄭箋歷代因之唐制亦爾
觀新史趙國公主傳可見
和崔舍人咏月　重門限禁扃　按崔時以翰林學
士兼舍人方供奉禁闥故有重門句然舍人內直
亦在禁中公掌制日嘗有仙郎宿禁中語
咏雪贈張籍　紛紛碎若挼　按挼有乃禾素回二
音此當從素回切廣韻曰擊也如從乃禾切不惟
乖韻義亦不協矣
酬王二舍人雪中見寄　按題下注皆方氏語其說
良是至涯爲舍人本傳略之二語初疑其未諦按
王適誌文云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考二人本傳

皆止以郎官知制誥未嘗官舍人而誌文與詩題云爾者蓋唐代凡知制誥官例得稱舍人以制誥本舍人典之而以佗官兼知卽職與之同故亦得稱之如劉夢得哭郁詩亦稱舍人此尤可證然韓集中祭虞部張員外文文苑英華詳具年月日下幷列同祭姓名六人首云中書舍人王涯次云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未嘗以二人俱掌外制並稱舍人則方云涯爲舍人而本傳略之者其說亦是也　韓子赴江陵途中有寄贈王二十補闕詩卽涯也又有次石頭驛寄王十中丞詩則仲舒也二王姓同行異卽見本集至王璠呼涯爲二十兄又別見唐史　涯傳無爲舍人事而仲舒官舍人詳見碑誌及史傳或本題下誤注仲舒蓋由此又柳子厚集中稱仲舒爲舍人（獻弘農公詩自注）而仲舒除此官在子厚歿後此又知制誥得稱舍人之一証也

送侯喜　如今便別長官去　按一官之長曰長官漢孔氏書傳及鄭氏詩箋中皆有此稱其來久矣

奉和盧四兄元日朝回　戎服上趨承北極　按唐制朝日百官班定金吾將軍先出班報平安戎服句謂此

送李六協律　宋諸本題下皆注翺字殆因韓子代張籍上李浙東書中有李協律翺故耳然翺之行七非六也卽見本集與楊子書此誤正與以王舍人爲仲舒同

贈張十八助教　題注　按四門國子兩署也博士助教兩官也注合而言之殆近麞邊鹿鹿邊麞矣

和席八韻　題注　按席謙與杜子美同時名見杜集與韓子相去殊遠又謙本道士注家之謬有如此者直當削去何必存而辨之　公時與夔同掌外制故有倚玉一聯或作市誤也及公貶潮而夔猶在右掖公之謫詞卽夔所草

廣宣上人頻見過　按廣宣以詩召入供奉內道場有集名紅樓皆應制之作緣此頗怙恩挾勢干謁公卿嘗私傳禁中語於韋右丞貫之貫之叱而出之公詩意亦猶是也

太安池　舊注疑太安池卽安樂公主定昆池其說近之下公主當年一絶卽咏太安池耳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諸本無之爲是唐本太安池下注闕字殆偶逸是詩也據雍錄定昆池在長安西南十五里故有臺榭壓城闉句又朝野僉載言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尤可作第二聯注　或疑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當繫是詩後下注闕字亦可通

閑游　子雲祇自守注安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按安當作哀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題注　遺老卽謂開元遺老時上距開元六十年當日遺民宜尚有存者如元微之連昌宮詞亦借宮邊老人立言是也詩意蓋謂昔年父老幸值元和中興皆欣欣復見太平之盛惟安樂而思終庶克紹開元之治免蹈天寶之覆轍耳宮雖置於顯慶而開寶間車駕幸東都屢駐此宮故公詩云爾舊注皆未得其解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　中興遺史紹興元年三月張浚自陝西回蜀宣司幹官郭弈有詩云秦山去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蓋改韓詩以諂浚富平喪師事是可採入捫掌錄也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　按淮西之平裴度以宰相督戰李商隱韓碑詩所謂腰懸相印作都統是也舊注以韓弘當之誤

桃林夜賀晉公　題注　按桃林在潼關東詩蓋作於次潼關前上都統詩中冠蓋相望句卽謂在桃林遇銜詔西來者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韓子從晉公還都後擢刑部侍郎叙平蔡功也同時幕僚如馮宿李宗閔皆遷官獨正封不得例遷且反奉分司之命是必有抳其進者故腹聯云爾正封後歷中書舍人有詩名牡丹一篇尤爲時傳誦見松牕雜錄

元日酬蔡州馬尚書　按蔡州疑當作華州舊史憲宗紀十三年十一月以華州刺史令狐楚充河陽節度使十四年三月以華州刺史馬總充鄆濮曹等州觀察使則總之除華州當卽在十三年冬紀偶略之而本傳云十四年自忠武改華州四字蓋三字之誤耳四年元日總正在華公於都下酬其去年元日在蔡所寄詩故中有三峯之語

答道士寄樹雞注　龍城雲仙二錄新舊史藝文志皆無之洪容齋力斥龍城錄爲妄書而云或以爲劉無言所著至朱子語類及張邦基墨莊漫錄中則謂二錄皆王銍性之僞撰按無言名燾湖州人元祐三年進士有文譽東坡嘗和其詩銍亦北宋末名士陸放翁深推其記問該洽而生平好撰僞書欺世識者嗤之則洪張二說似朱張尤爲得實矣容齋又嘗言孔傳續白氏六帖採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雲仙錄諸事自穢其書（雲仙散錄馮贄撰）按孔帖兼載二錄而容齋獨舉雲仙蓋偶遺其一要之此二錄皆底下惡書也注家不辨而俱引之殆亦穢韓子之詩矣

左遷至藍田關　雲橫秦嶺　按班固西都賦曰於是睎秦嶺通典云在藍田界

次鄧州界　早晚王師收海嶽　按海嶽之地皆在鄆部時鄆寇將平故云爾先是淮西甫平卽有赦令公亦冀平鄆之後當例降德音可遂因此內移耳詩以初春作因有雷雨句及仲春而海岳收矣緣降赦在秋故至冬始自潮移袁也

晚次宣溪　題注　此赴潮過韶作公以是春三月至潮安得入夏尚在韶乎注非

題秀禪師房　按題驛梁詩題云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時方爲嚴程所迫途中山水皆未暇游眺故後日移袁過韶寄詩韶守有欲借圖經閑看佳處之語則到僧家把漁竿必非赴潮時事定量移後過其地而留題也後詩題下注尚未考及此

韶州留別張端公　江總虞翻　按南史江總傳梁元帝徵爲始興內史始興卽韶州以江比張蓋用當州故事又吳志虞翻傳孫權徙翻交州裴注引

翻別傳有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竄海隅
諸語公自以直諫謫潮與翻之徙交同又潮州地
亦漢交郡所轄故以翻自比舊注未明

游西林寺　題注　魏弘下脫簡字白樂天游大林
寺序可證弘簡卒貞元末有墓誌在柳子厚集其
游廬山蓋攝官江州刺史時也又長慶初有樞密
內臣魏弘簡乃姓名偶同者

自袁州還京　歲暮難相值一聯　按公以冬日次
安陸歲已暮矣然末聯又非專言時序也韓詩歲
聿其暮薛君章句曰暮晚也謂君年歲已晚詩意
本此蓋公早歲與隨州同佐汴幕是時舊寮多逝
僅存二人故深喜晼晚相值之難耳合後寄隨州
詩觀之義益明矣

雨中寄張博士　歲晚偏蕭瑟　按觀雷頻以下三
句則時非冬日可知兼觀白樂天和篇中有葉濕
蠶病語蓋苦雨在初夏明矣落句歲晚之義與寄
周隨州馬僕射二詩中歲暮歲晏同楚辭及年歲
之未晏兮正公所本也

奉和張侍郎　再領須句國注　按衍鄆之二字東
平郡名須昌其屬邑唐之鄆州即晉東平郡也通
典云鄆州古須句國似尤簡宜當採之　仍還少
昊司　馬總始以檢校禮部尚書鎮天平及召入
未至復令還鎮加檢校刑部尚書故有是句司寇
秋官秋月其帝少昊故云爾又天平屬邑曲阜本
少昊之墟此句蓋雙關再鎮天平意注未明悉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　題注　令狐澄本作三弟亦
非楊嗣復行六非三也見白樂天集嗣復後入相
唐史有傳澄生長貴冑而於近時宰輔亦偶未悉
其行次足知考訂之難此諱行錄之可資採證也
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與元二年盡大中七年其書出於唐季新史藝文志作諱行略宋志作錄至撰書人姓名則二史志俱逸之矣
戶郞反或讀本字非

送桂州嚴大夫　飛鸞不假驂　按驂鸞二字本江
淹別賦至范至能帥桂林著驂鸞錄則又取韓詩
語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題注　按遇本作遘避
高宗嫌名易之非誤

原书空白页

韓集點勘卷之三

東吳陳景雲

原道　題注　按東坡云云亦伊川語誤以爲蘇說　自蜀本韓仲韶注始及後閩中魏仲舉五百家注本已削之此復採入何也

行難　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　按越州乃浙東治所觀察使領之李習之陸歙州述云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蓋自浙東使府御史召爲省郎

師說　題注　按柳子厚誌文云衡湘以南爲進士皆以子厚爲師則當時學者之宗仰盛矣何云人不歸之耶且言子厚因學者不歸己而歸韓故有答韋嚴二書其說尤鄙陋當削　授之書而習其句讀注　按周禮天官宮正注讀字陸氏釋文云戚如字徐音豆戚謂粱戚衮徐謂晉徐邈也山谷蓋從戚讀非以意創又陸氏列戚於徐前則亦以其讀爲長故公羊序中句讀字不音以此文選笛賦注投與逗古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

進學解　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注　按此文作於職方左遷後史傳甚明似無可疑而方本以時易年其說尚有未安蓋此句乃伏後三年博士之根作年爲是此弟子雖假設之辭然唐時國子生亦有久在學舍者如何蕃入太學二十餘年陽城諭諸生以歸省是也　行雖脩而不顯於衆注　按洎字與顯字義絕不相近恐是白之誤蓋誤白作洎後又轉訛爲洎耳　荀卿守正　按守正新史文粹並作宗王東坡荀卿論言卿明王道述禮樂則作宗王似較守正尤精切非訛也　欲進其豨苓　按豨苓卽莊子所謂豕苓音義云一名豬苓藥草名也方回猪矢之說妄矣

諱辨　與賀爭名注　按董說是也元稹爲禮部在長慶初賀前卒久矣　律文三條皆本禮經故卽引鄭氏原注釋之下文云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謂此　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　按治乃高宗廟諱而此文及平淮西碑俱不避蓋德宗祔廟之年高宗已祧矣文與碑皆作於後已祧不諱禮也　注傳有五皓之稱　傳當作博見楚辭招魂王逸注五白博齒也

釋言　爲我寫子詩書　按史言公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蓋鄭相知公在早歲非自江陵召還始受知也公登第之歲鄭入翰林其後鄭相自以職親地近遂與公久不相聞及貞元之季公始登朝而鄭相已遠謫再秉國鈞特擢公幕掾因悉徵其歷年詩文也　於後之數月　按月南宋本作日爲是洪譜同公始見鄭相在元和元年六月而李翰林以次年正月入相相去僅七月以下文再云累月語推之則前當作數日明矣

張中丞傳後敘　愈嘗從事於汴徐　按雙廟在宋州汴府支郡也又泗州亦徐府支郡從事二句蓋貫下祭雙廟與過泗州兩事言之或本兩府作兩州非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　嚚童嗷啍　按嚚童謂李迺也

與送張道士詩中呼吳元濟爲狂童同
藍田縣丞廳壁記　題下注貞元四年進士下脫六年中博學宏辭科一句此條乃樊澤之語其說是也又出於人三字亦見柳子厚誌文尤可證樊說之有據　諺數慢必曰丞注　按公酬崔少府詩云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與此記慢字同義即公論鹽法狀中所謂散慢官也諺數慢必曰丞者蓋當時俗語歷數內外官職之慢莫丞若耳數讀上聲方說得之虞山錢受之在萬歷末作送楊縣丞序引韓記以慢字作慢侮解誤甚　雁鶩行以進　按莊子外篇士成綺雁行　一躡故迹　按漢書鄒陽傳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師古注言躡其故迹
科斗書後記　平劉展於淮西　按西當作南
鄆州谿堂詩序　且六十年注　按李納下當刪子字補傳子師古師古傳師道十字
爭臣論　爲祿仕者也　按詩君子陽陽序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鄭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改葬服議　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雖有其文未著其人　按子思之說雖出孔藂子而自子思以來未有行之者也惟南史張種值侯景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恆若在喪王僧辯奏起爲中從事幷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史傳中僅有此一事則其服仍以二十七月爲斷而未嘗不除也外此則未見其人

禘祫議　按時既勅旨令百寮集議公方官國子博士亦百寮之一乃自言賤不及議者蓋唐代都省集議惟朝官得與國子博士非朝官（見公下年論權停選舉狀）故曰賤不及議也朝官亦名常參官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
答楊子書　題注　按柳子厚與楊誨之第二書元和六年也時誨之年未二十若當貞元十七年韓子與敬之書時甫數齡耳其非敬之之兄易明矣敬之從父憑誨之父也子厚有憑從子承之哀辭作於貞元之季承之踰冠而夭所作辭賦書論甚偉見於哀辭則謂遠其兄甚者乃指承之耳又哀辭云有弟哀號弟即敬之也
上宰相第三書　今閤下爲輔相亦近耳　按漢書霍光傳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注屬耳近耳也公語本此顏注之近謂近日也趙憬賈躭盧邁俱於貞元九年五月入相距公上書時已涉三載似不得云近而公云然者蓋以三相在位歲月較周公之輔相七年猶爲近耳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題下或注巽字當作遜下以巽同二人並見唐史遜以元和五年自常州除浙東見舊史憲宗紀而遜傳云由衢州遷新史因之並誤也柳子厚以元和四年與遜弟建書末有已白常州煦僕語謂遜也明年即還浙東無刺衢事當以憲紀爲正
上張僕射書　題注　按少陵在嚴鄭公幕府其遣悶呈鄭公詩中有曉入昏歸之句詩以秋日作疑

使院從事之晨入夜出起九月訖二月乃當時幕
府定制如此殆恐季秋後晷短事緐故限出入之
制耶公雖論此事亦未聞見從蓋舊制難改也
與崔羣書　書言從一官於此者謂爲四門博士也
洪氏年譜甚明題下注蓋本之是時公已去徐三
年在徐幕注當削
與陸祠部書　按書末言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
娛樂爲事此謂王仲舒裴茝諸人也王裴輩皆朝
賢有清望者止以頻聚燕飲遂爲讒人所中斥官
此書在諸賢未譴之前年蓋所見卓矣
答陳商書　按商字述聖官終秘書監嘗預修武宗
實錄則大中閒事
答呂毉山人書　少安無蹤　按左氏襄七年傳吾
子其少安注安徐也
送孟東野序　尸佼　按尸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
鞅死逃入蜀見班史藝文志上脊到注亦據班志
但四十六篇六當作二
送許郢州序　題注　按以權文公送郢州序參證
蓋從水部郎出守又舉其字曰叔載則仲輿乃名
也又世系表仲輿作仲容郢州作鄧州誤至或作
志雍之注亦非志雍乃郢州子見世系表　雖恆
相求而喜不相遇　按喜一作苦爲是謝疊山文
章軌範中無此一字覺句法尤健
送竇從事序　鉅海敵其陽　敵南宋臨卭本作敞
爲長海敞其陽謂越地之南風氣宣洩太甚也上
句山隔其陰則謂越北風氣與中原否閡不通也

故下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蓋蒙上山海言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可濯可沿注　按本眞文章正
宗引此作眞本爲是　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
一爲西平王晟子南宋慶元中建安魏本此序後
附刊高從一記以證所送之非西平子按高跋即
汪季路與朱子書中所謂家藏盤谷碑本有後語
是也然但以韓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歲月考
之則兩李愿事跡自明無俟引高記也序作於貞
元十七年西平子時爲宿衞將至和盧詩則元和
七年也西平子方官節度使皆見唐史無棲隱事
送董邵南序　董生不得志於有司事在貞元中詳
見公詩時仕路壅滯兩河諸侯覓引豪傑爲謀主
由是藩鎮益强朝廷旰食此開成初宰相李石告
文宗云爾董生北游正幕府急才王室多事之日
文中立言尙欲招燕趙之士則鬱鬱適茲土者其
亦可以息駕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辭紆而婉矣
贈崔復州序　按詩碩鼠小序曰刺重斂也其首章
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此序專爲于頔重
斂而作與詩人所刺同發端先言小民不得其所
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蓋即用詩語而反之民
窮斂急惟仁人至庶有來蘇之望曰崔君之仁足
以蘇復人痡乎其言之矣
送張童子序　以及五都之長注　按序中言北過
大河之陽唐河陽軍治孟津非蒲州也蒲乃河中
節度使治所地在大河之東非河陽也方說誤
穀梁傳水北曰陽孟津在河南而軍有河陽號緣

節度使雖治孟津而領懷州刺史懷在河北故也

送何堅序　道之守陽公注　按十九年當從柳集陽司業遺愛碣作十五年

送王秀才序　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下脫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一句當從諸本增入

送王塤秀才序　馯臂子弓　按論語徵子篇朱張陸氏音義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公指子弓爲孔門馯臂雖據弟子傳然王注似亦未可廢

送李端公序　貞元間劉禹錫在杜佑淮南幕府與僚友會飲聯句李端公益爲坐客之首唐人稱御史爲端公蓋是時已爲使府御史矣後佑入朝府罷端公宦久不調因游河朔入幽帥劉濟幕嘗作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蓋中之鬱鬱深矣及至東都而韓子送之歸府諷其効忠燕帥修開元時藩臣之禮蓋深以乃心王室勗之觀舊史所載端公在幽州詩則知斯序立言之旨矣　十日十二子相配　按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見周禮匠人疏　其將復平　按兩平字文粹與宋浙蜀二本並同朱子蓋暗與古合

送區册序　鳥言夷面　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鳥言本此

送楊少尹序　後世無工畫者　按晉顧愷之梁張僧繇並畫羣公祖二疏圖見舊史褚無量傳　白以爲其都少尹　按唐以河中府爲中都設大尹少尹如東西兩都制其都者中都也

送鄭尚書序　風魚　慶元閩本作風雨爲是徐偃王廟碑無怪風劇雨義同此也　家屬百人注李訓當作鄭注朱子引通鑑偶誤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題注　按魏文帝及陳思王與吳質書中並有所治字正不必乙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皆集闕下注　按許康佐歷官具見唐史本傳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非康佐與以嚴謨爲嚴武同

石鼎聯句序　龍頭一聯　按菌蠢見選南都賦又易大有九四爻辭匪其彭干寶注彭亨驕滿貌見經典釋文　磨礱去圭角　按禮記儒行篇毀方而瓦合鄭注去己之大圭角與衆人小合磨礱句本此

祭田橫文　題注　按晁說非也首句明云貞元十九年蓋作於未入汴幕之先公既抑於宏詞試光範上書復不見省錄薄游鳳翔亦無所遇故發憤太息於橫激於時貴之不能得士耳至從裴相平淮西乃此後二十餘年事尤不足置辨

歐陽生哀辭　閩越人舉進士由詹始注李成公錡　按錡當作椅獨孤及福州學碑銘閩中無儒家流公至而俗易謂椅也新史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椅爲福建觀察使　李翺既爲之傳　按李習之作詹傳歐公云已逸而新史所載事迹有出於哀辭外者蓋宋子京好採摭小說故也

祭穆員外文　題注　按篇首不載某年員外之父

秘書監寧以貞元十年歿又三年母裴太夫人繼亡故曰痛毒之懷六年以弁也又注中宣州觀察使當作秘書監爲宣使者乃秘書長子贊員外之兄也

祭郴州李使君文　按權文公李郴州志言時宰盛推其理行方圓陟明而韓子祭文則深惜其被讒欲爲之雪謗於身後蓋嘗挂吏議志特微其詞耳

覷鱗介之驚透　按驚透二字本左太沖吳都賦揚雄方言透驚也

祭虞部張員外文　存皆表白　按表當從宋本作衰乂內追家之亦當從宋本作家私

祭河南張員外文　一又相語　又當從宋本作夕

七曰鹿魚注　鹿魚當作鹿角　首下尻高尻當作尻注同　丞相南討注　十六年當作十二年　議兵大梁注　都統下使將二字有誤

祭裴太常文　題注　按文苑此篇乃元和九年作舊史憲宗紀元和六年皇太子寧薨國典無太子薨禮司業裴茝精禮學持勅於西內定儀又新史藝文志茝元和太常少卿蓋從司業遷太常以九年卒官也茝所著有內外親族五服儀二卷書儀二卷並詳新志則太常爲茝無疑舊注云其人無可考非也又茝在貞元末爲韋執誼所讒斥官於外亦見本集後順宗實錄末卷

祭侯主簿文　遣男殿中省進馬佶　按進馬官名屬殿中省見新史百官志又續通典云進馬侍衛中資蔭官唐舊儀凡大陳設馬在樂懸之北與大爲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馬左隨馬進退

祭馬僕射文　命公弁侯　按方鎮表元和十三年廢淮西節度使忠武軍增領蔡州時總方自蔡移許故曰弁侯舊注未明　遂殿交州　謂爲安南都護也詩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公本此注誤

祭鄭夫人文　百口偕行　按公謫潮州有過始興感懷詩云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蓋追憶昔日始與北還後偕行避地之人也以詩證文則佗本作百日之誤益明矣

祭十二郎文　三世一身　語見北史王慧龍傳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　召公主書記　按公嘗記南陽公鎮徐州十一年中掌書記者凡三人許孟容杜兼李博獨無復名當是復先以記室辟既至而更授佗職耳公作記之明年南陽捐館觀此誌中三遷句及在徐府勤而有勞諸語則復之從事於徐有年非其至在李博後故不獲挂名廳記也又南陽薨時馮宿實主書記此則繼博爲之者復之未嘗主記更明矣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　改度支郎中使注度支或作屯田　按使字當屬下句讀使侍郎者領度支使之侍郎也今誤斷其句更以其下不禮其屬觀之則作改度支爲是屯田非度支屬也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　不如屬之河東便　按此河東乃謂蒲州非晉陽也與韓弘妻誌公居河東同蒲州古河東地以晉陽爲河東自唐代始而蒲州則置河中府矣

河南府王屋尉畢君墓誌　繼數尹　按徐之從事
　爲河南尹謂杜兼也兼以元和四年十一月卒繼
　之者陝號觀察使房式五年冬式自河南徙宣歙
　以鄂岳觀察使郗士美繼之詳見舊史憲宗紀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按文先述圓妻語曰妾夫
　在嶺南其中人曰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
　御史坐事貶嶺南正與李肇所記合圓之遠貶已
　大書著明而注尚云未嘗略及貶謫意何也圓既
　還掾河中其吏幹曰益有聞汴帥忌其向用修隙
　因啗以甘言斃之逆旅此固情事所有此文詳書
　其遇害之地亦不爲無意也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　一歲再奏　按盧從史
　以貞元二十年帥昭義至元和五年而敗首尾共
　七載孔戡之去昭義卽從史流日南之前一年故
　曰從史居五六歲益驕君爭云云則戡之留昭義
　久矣留字若連一歲爲句殊與前文不相應留字
　當屬上讀而一歲再奏四字絕句蓋從史初甚重
　戡故一歲中奏遷其官者再也

河南尹杜君墓誌　字某　按兼字叔通見權文公
　送杜少尹序而史云字處弘蓋有兩字

韓集點勘卷之四

東吳陳景雲

烏氏廟碑　盧從史始立議　按漢書鄒陽傳羊勝公孫詭欲使梁王求爲漢嗣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則立議猶言建議也或以立字斷句非　至馬都山　按樊氏所謂或者之論皆温公考異中語蓋温公所見韓集乃祥符杭本其文作走可突干渤海上至馬都山渤海下無擾海二字與今本不同故公云爾至謂公未見許碑樊說是也　唐平盧一鎮介契丹渤海之間契丹在平盧西北而渤海在其東馬都山當是平盧東境與渤海接壤之地又唐以平盧帥兼領海運事自承玭既却渤海之兵於是東陲息警運道無虞故歲罷運錢以千萬計也　石嶺軍使　按石嶺軍在河東忻州秀容縣因屯軍邊地故有積粟厲兵出入畊戰事若左領軍則職典禁旅不當有下二語且左領軍止有將軍無軍使或本自誤也

河東節度使鄭公神道碑　自號白雲翁　按令狐楚表奏十卷蓋集前後佐桂林太原二府事四帥幕下所草非專爲鄭儋從事時作也初桂帥王珙奏辟楚楚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預帥府燕樂滿歲謝歸太原諸帥皆高其行相繼引入幕府及後表奏之編自佐桂林幕府始自號白雲孺子蓋用狄梁公登太行遙望并州親舍事方氏媢儋之誚恐承小說之失實也

田氏先廟碑銘　勿亟勿遲　按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曰譏亟也注亟數也釋文音去冀反勿亟義本此或讀居力反作急字解者非

可作承輔　按漢書淮南衡山王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

劉統軍碑　以勢自憚　按劉除陳州由佐新帥上官說却蔡兵之功元侯即謂新帥言劉之威名本在節使上而能盡巡屬之禮以事大府故曰以勢自憚也注引韓全義事殊誤　峻之大夫　按峻猶陟也張說平貞眘碑銘云嚴嚴憲府公三峻之與此同作浚非　及癸巳歲　按統軍以元和八年五月許州水災事徵還六月歸第至冬而卒秋涌水出之秋字定傳錄誤況下文明云六月隆熱則上不應言秋尤明矣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字某　按啓字開士見劉夢得集　人吏迎觀望見　按天寶末房太尉爲扶風郡守郡後改鳳翔府當其孫爲此府參軍時乃祖故吏民定尚有存者故云

太原郡公神道碑　興官耆事　按耆與嗜同王介甫葛度支墓銘有樂職嗜事語正用韓文尤可證明朱子之說

曹成王碑　救兵州東北屬鄉還　按兵州文章正宗作其州爲是蓋蒙上梏其州之文謂隨州也屬鄉方本作厲鄉與唐史合舊史曹王皐令伊愼擊李希烈兵於隨州厲鄉大破之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隨縣下注厲鄉故厲國隨縣在唐爲隨州故九域志云厲鄉隨州村名蓋本漢志朱子言當作屬

鄉蓋從嘉祐杭本又言厲鄉屬亳雖本史記老子苦縣厲鄉曲里人注然曹王戰處乃隨之厲鄉非亳境也又權德輿伊慎碑引兵攻隨走康叔於厲鄉康叔李希烈所遣將也蓋曹王遣慎擊走希烈兵之在厲鄉者故曰救耳權韓兩碑尤可互證又自蹐隨光化以下五句皆叙取隨州事無及安州語朱子去安尙遠之說亦非

扶風郡夫人墓志　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　按侍中二子少府其次也則盧夫人乃介婦今云冢婦未詳或疑少府是嫡子故云爾然以公少府兄行狀考之蓋同母無嫡庶之異也　長子後注按繼祖乃德宗賜名事見李肇國史補則少監誌云諱繼祖非有誤也朱子之說誤

秘書少監獨孤府君墓誌　按誌言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則始生而孤明矣注二歲語誤　秘書兄朗舊史誤以爲弟新史已正之蓋據公誌　誌言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謂裴均也不著其姓名蓋緣均帥江陵時公嘗在幕府以故吏爲府主諱耳與秘監同諫之李約其斥均之辭甚醜見新史均傳但史誤以爲德宗時事亦當據公誌正之　秘監妻權夫人以夫歿之歲十月卒其父文公作誌言子晦生十年卽此誌之天官也誌以四月作蓋其時猶未命名故稱其小名耳本傳及世系表皆言名庠必又後來所改也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　孝權大父注　誌言大父諱孝先注或作奉先按或本是也唐人重家諱不應犯祖名

衛府君墓誌　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注　方氏增考年譜云此誌今本皆作衛之玄及質之善本實中立非之玄中立字退之所謂善本卽汪彥章所據王仲信本也方氏又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孔毅夫陳無已之徒皆指以爲公晚年惑金石藥非也觀白氏所紀退之微之杜子崔君三四人皆非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之字偶同耳其說最辨而核詳見慶元魏本所刊韓文類譜中廖瑩中集諸家之說採魏本爲多方氏此條獨在所削且於李博士誌後復引孔陳云云蓋反以爲篤論矣

河南令張府君墓誌　抑首使促注　按注上齞字當作齴應劭漢書注喔齪急促貌齪卽齴也二字非特音同其義亦一　帥佗遷注李鄘爲江東節度使　江東當作河東

劉統軍墓誌　父訟注　父訟或作父誦朱子謂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然後漢有司徒尹訟見叚熲傳是古人已有名訟者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　宿衛四十餘年　按李公以建中四年扈蹕立功及元和六年自金吾出鎭其居宿衛二十餘年耳四字傳錄之誤

平淮西碑　題注　按羅隱記石烈士事此碑立於蔡州及仆碑磨文後叚文昌重撰其文云勒銘淮浦尤明證也後州人以裴晉公督師平蔡特立廟其地兼移叚碑於廟庭至宋政和中州守陳珦因

謁晉公廟讀碑文大不平卽磨去之重刻韓文事見夷堅志先是祥符間吳興姚鉉輯唐文粹採文昌作而置韓碑陳姚二事前後相反如此　題下注愬妻唐安公主也　按公主下脫女字　根荄不薅　按薅當從詩釋文讀呼毛反　遂定易定注義成節度使張茂昭　按義成當作義武義成乃鄭滑軍號非易定二州地　今益以汝注徙隸汝州　按隸當作理河陽軍本治盟津今移軍駐汝　惟是朔方注　按陝州屬陝虢觀察使所轄非東川地注誤　元濟盡幷其衆注騎軍　按據史騎當作驃　其往撫師　按漢書李廣傳司馬法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　凡茲廷臣注　按判官書記下孫氏原注有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判官謂李正封馮宿書記謂李宗閔不著三人姓名注仍史文之舊也廖本刪此二語是直以判官書記之職皆行軍司馬一人兼爲之疎舛甚矣　河南附起注　按汴當作鄆時鄆帥李師道方與蔡寇相首尾與汴無涉又統諸軍討蔡者卽汴帥韓弘也　三方分攻注　按三方分攻卽上所謂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愬入其西也三方中卽已伏後西師之根矣至大軍北乘二句始詳敘顏胷武合攻其北之事自常兵時曲至郾城來降乃挈前文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之要而言之試之新城二句則所謂顏胷武合戰益用命也自是賊勢日蹙專備北境故西師得成擣虛之功西師句尤與上分攻相應細尋文義舊注之滅裂自見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　觀察使當從方氏舉正使上增支字支使之職與書記同公鄆州溪堂詩序作於此碑後中有從事陳曾當卽是人蓋旋去桂幕而從事於鄆也　來享飲食注享或作慕　按慕當作篡揚子法言篡取也此篡字所本古本揚子亦有誤作慕者蓋兩字相似易訛也

羅池廟碑　侯之船兮兩旗五句　按舟中樹兩旗設寓馬以迎神此嶺外祀神舊俗見南宋臨邛韓本注蓋侯船及乘駒諸句皆紀其實也東坡書此詩泊之作汩之然似從集爲長蓋因中流阻風停橈故有待侯不來之悲耳　北方之人兮二句此言中原士大夫方多騰口吹毛者也據唐史子厚從永州召還復有嶺外之行蓋深爲言路所排所謂爲侯是非者此也北一作此爲一作謂皆誤

宋邱崇重修羅池廟記略云柳侯祠羅池三百餘年英靈猶存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承糟踐邐袄嘗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此記乃政和初作施利錢卽後代香錢也至紹興末加封文惠昭靈侯致和元年又進封文惠昭靈公見元史蓋柳侯著靈南土州人祀之久而益虔碑文所謂歆於世世者信矣

江南西道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公字弘中　按法言修身篇或問士如何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深王公字本此　按仲舒連州之謫乃爲同列

所擠同列者韋執誼也時雖在郎署方承恩用事
故得逞其私與王叔文無預
許國公神道碑　恆無宿儲　祥符本無恆字爲是
見舉正碑作於長慶中應避御名　京兆尹　時
韓方尹京監護喪事者卽公也故公祭韓令公文
中有云錫秘物之必周余將命而臨視是也祭文
乃門人沈亞之代作亞之時爲櫟陽尉京兆屬邑
也
柳子厚墓誌　勇於爲人　按爲當讀于僞反鄭康
成詩箋云爲猶助也史言王叔文密結柳劉諸人
定爲死交勇於爲人卽言子厚黨助叔文而微其
辭也　不自貴重顧藉　按顧藉之義與顧惜同
公上留守相公啓云無一分顧藉心是也或以二
字屬下非　八司馬初貶有永不量移之命後八
人中惟程异以大臣李巽力薦復得進用位登宰
輔可謂有鉅力推挽矣然物望素輕歿於相位旋
卽身名俱滅視子厚之以文章傳世百世不磨者
所得孰多耶异先子厚卒當韓誌柳墓時正兩人
蓋棺論定之日故誌中云云似專爲异而發也太
史公有言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
常之人稱焉韓子之軒輊柳程猶斯志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　題注　按送竇從事序中稱
殿中侍御史者蓋先是司業佐留府之官也誌中
明言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則前此
使府所歷官具在其中矣注何以不載爲疑耶
爲郎官令守　按郎官虞部都官郎也令守洛陽
令澤州守也守字句絕又前鄭羣墓銘已有郎官
郡守語正與此同考異欲乙令守二字則當屬下
慎法爲句恐非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　不能進退郎官　按唐制郎
官有缺左右丞舉之亦有已在郎署而爲丞所汰
且甫除而丞不放入省者是郎官進退丞皆得主
之故戣自以不能舉職爲嗛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按公以貞元三年至京師是
夏平涼有吐蕃刼盟事公兄御史弇遇害始主和
戎之議者馬燧也公見燧殆在刼盟後燧念弇新
歿王事故撫卹公者特厚耳　玉雪可念注　王
丞相下當有夫人二字見世說注
幽州節度判官張君墓誌銘　自申於闈明　按張
平子靈憲中論日之明云由明瞻闇闇還自奪韓
子語似本此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司空之後注　後文當作孝
文　胥其出注　廉頗當作趙奢　年四十八注
按長慶三年歲在癸卯干以癸卯卒年四十八
則其生當在大歷十一年丙辰非元年也又誌既
載卒之歲月及得年若干則始生之年自見此注
尤贅　廣川書跋云李干誌李翶書誌云干字子
漸韓集無此按子漸之字當取鴻漸於干義其名
從干爲是
毛穎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溧水縣山
出兔豪爲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中山謂此按中
山兔毫亦見白樂天雞距筆賦白又有紫毫筆詩

則云貢自宣城以新史地理志參証宣州貢筆與
詩語合而溧水則宣之屬縣也則宣城之貢卽出
自中山明矣但當秦始皇時楚郡壽春在江之北
而溧水中山則江南地秦未克楚都其兵不得先
渡江而南朱子所謂雖寓言而不能無失者殆謂
此也
鱷魚文　將其醜類　按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醜
衆也文末年傳注醜類惡物也
太傅董公行狀　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　按乃
當從唐史作迺李萬榮子名也乃迺雖同而字有
今古之異諸注家不注萬榮子名蓋皆誤以爲虛
字而略之耳
薦侯喜狀　題注　鬱爲選首者蓋州家牒送舉進
士之首如張籍舉進士由汴州牒送是其証也汝
州刺史領防禦使不隸大府故亦得舉士　按盧
虔終秘書監從史之父也
爲裴相公讓官表　又毗邦憲注　按元和十年晉
公以中丞兼刑部侍郎故曰又毗邦憲非別除也
注中爲字當作兼
舉錢徽自代狀　按集中舉人自代狀凡六篇此其
一也餘五篇皆先具新除之官於前如國子監尚
書兵部之類此狀乃除刑部侍郎時進首行狀字
下當有尚書刑部四字蓋偶脫耳　常參官上後
三日舉一人自代諸州刺史亦如之皆建中制也
以韓子歷官言之如御史職方比部考功中書舍
人兵部侍郎及兩任吏部侍郎皆當有舉人自代
狀而集止有六狀蓋逸者已大半矣惟都官之除
時方分司東都尚未入省不當輒舉自代人耳又
刺袁潮二州止有袁州舉韓泰自代狀而潮州舉
狀亦逸之當時雖左降官蒞州亦例舉人自代如
柳子厚集中有柳州舉自代人狀卽其証也
舉張正甫自代狀　按長慶中正甫爲尚書右丞駁
于頔更謚事見頔傳中其剛直可知事在公舉自
代後
論鹽法狀　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　按啻
字句絶不啻猶言不止也左傳鮮不五稔杜注少
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又柳子厚序碁亦有相去
千萬不啻語
海水　題注　公登第後未嘗還江南不知注說何
據
贈崔立之　題注　按正集有酬崔少府詩乃別是
一人非崔丞也又少府行十六與崔丞行二十六
又不同注誤
上崔虞部書　儳焉而不終注白頭而新　按漢書
鄒陽傳作如新董說蓋本新序非誤也
通解　必謂偏而不通者矣　按此句下脫其可不
謂之大賢者哉一句當從宋閣本增
河南府同官記　題注　此記洪譜繫於元和四年
朱子於本傳附注從之蓋記中既五年句乃合永
貞元年言之上下文義甚明此注中元和五年當
作四年又既五年注當削　開府漢陽注　按均
入爲僕射後加同平章事出鎮襄陽記中兩稱宰

相以其新命言之也僕射不爲正宰相自唐中葉後已爲定制今注脫其加使相事似未明悉　歲時出旌旗　按東都留守其之官例賜旗甲見唐史呂元膺傳出旌旗城外衙之即謂出所賜旌麾也

潮州請置鄉校牒　無所從學爾　考異云爾或作耳非是按爾字若作語助句絕與耳字無異公佗文中亦有龠耳二字兩本互異者考異但並存而已今由朱子作耳非是語推之此爾字似當作爾汝之爾屬下句讀蓋此牒即授趙德秀才故云然也如公上張僕射書云受牒之明日亦是受署幕職文牒耳又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請攝軍事衙推有勿憚縻賢之牒此尤刺史署衙推即牒其人之明証元稹草陳諫除官制中有爾諫語與此牒中爾德類蓋當日自有此文體

順宗實錄卷一　太常卿許孟容諡議文　按議似當作誄

卷二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　按陸相貶忠州別駕卒於貶所未嘗有刺史之授詳見實錄第四卷此刺史二字誤

卷三　五坊小兒　按南部新書五坊使者鵰鶻鷹鷂狗謂之五坊置使分領之若小兒則又以小閹分隸五坊而給本坊役使者也　張薦卒於赤嶺東紇迴辟　按舊史張薦使吐蕃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吐蕃傳其柩以歸此迴紇辟乃傳錄之誤

卷四　以尚書左丞韓臯　按新史方鎮表元和元年始升鄂岳觀察爲武昌軍節度使當順宗世鄂岳未嘗爲節鎮武昌軍節度使五字疑衍　六月乙亥　按舊史順宗紀是年七月戊辰朔乙亥乃七月八日也六月無乙亥一本作己亥爲是又一月中前有乙亥後不當有癸丑以下文癸丑推之乙亥之誤益明　贈故忠州別駕陸贄　按追贈陸贄陽城事不繫月日以舊史考之乃七月丙子蓋日月並脫也又潘孟陽除官之命乃戊寅非戊午七月亦無戊午並當以史爲正　議者言參死由贄注　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長下脫官字

卷五　貶韋執誼崖州司馬　按新史宰相表執誼之貶在是冬十一月又司馬新舊史執誼傳並作司戶而本紀及宰相表作司馬與實錄同當是自司馬再貶司戶猶劉柳諸人初貶刺史再貶司馬耳又劉柳等七人但謫遠州無一過嶺者而崖州之貶獨再涉鯨波所竄之地視諸人爲最惡宜降秩尤卑紀表第舉其初貶之官故與本傳互異又執誼至崖州刺史李甲牒攝牙推事蓋緣司戶與牙推皆州幕官故可牒之兼攝若司馬乃州之上佐刺史不得牒署矣此亦執誼再貶司戶之証　張萬福元和元年卒　按前書萬福卒繫六月己亥之後但未書日耳則其卒之年月已詳元和元年四字乃衍文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注　按順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則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作寅爲是

歛城南道邊　題注　按題中既不著中丞之姓又
無佗事可證何由知其爲晉公此注當削
本傳　終秘書郎注　巳詳疑巳誕之誤王性之有
博洽名然其雜著中往往語涉齊諧此說亦近之
調四門博士注　以公博士之除在十七年證
洪樊二譜之說最爲辨悉按公十七年與楊敬之
書有僕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語是必在巳授博
士後益可證公爲博士非十八年也　權知國子
博士注在江陵有答張徹詩　按答張徹詩乃公
從江陵還朝官國子博士日作非在江陵時也
華陰令柳澗注　郎中當作郎官　轉考功注
竄走當作竄定　進中書舍人注去年冬　按洪
譜原文作九年爲是

書後

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堂主人徐時泰萬曆中進士歷官工部郎中後崇禎末堂已易主項官詹煜居之煜後以降流賊名麗丹書里人嗏而焚其宅堂遂燬于火今僅存池塘遺跡而已）刋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注採建安魏仲舉五百家注本爲多閒有引佗書者僅十之三復刪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爲賈似道館客事迹見宋史似道傳其人乃粗涉文藝全無學識者其博採諸條不特遴擇失當即文義亦多疎舛閱者但取魏本及考異全文互勘得失立辨矣瑩中之敗在德祐元年則書出德祐前可知徐氏刋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爲人故削其氏名并開板歲月耶今世綵堂韓集與瑩中所輯似道悅生堂禊帖並爲世所希有矣廖爲閩中著姓世有眉壽高曾多及見曾孫故以世綵名堂朱子高第廖子晦亦其裔也至於瑩中遂以相門狎客隤其家聲而猶遵奉朱子之書蓋先世之緒言猶在不敢忘淵源所自也

雍正丁未春日長洲陳景雲書

男黃中手錄

小門生全州蔣良騏書諱

柳河東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三徑藏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唐柳河東集序

友人劉禹錫纂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痝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艸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唐柳河東集序

原书空白页

讀柳集敘說

孫光憲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翺數君子之文凌轢荀孟糠粃顔謝所仰宗者惟梁浩補闕而已

唐庚曰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以後劉原父作便有所倣

歐陽修曰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貶毁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氏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蘇軾曰余嘗評書以爲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絶世之資淩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

又曰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温麗清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

又曰詩須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黄庭堅曰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模時所總攬籠絡但知玩其火龍黼黻成章後邪余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李朴曰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絶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懟必刺毁如辨論語下篇尤爲害道

韓駒曰柳州詩不多亦備衆家體惟學陶是其本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司馬光曰古人規模閎架聲響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傀師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不能活動豈人也哉子厚學韓昌黎論史書全學他辨諱去難倒他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功夫得他好處

洪邁曰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閎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皆韓柳爲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葉夢得曰東方朔作答客難雖楊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大玄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譏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攄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屋之病如進學解卽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晉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張敦頤曰唐初文章尚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閒始能粹然一反於正者韓柳之力也

朱熹曰韓文議論正規模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韓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文議論高古但不醇正

又曰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

又曰學詩須從陶柳入門庭也

葉世傑曰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慳惜而亦造物所難成

呂本中曰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以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功夫自見

趙善愷曰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爲文尚有六朝規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爲師下筆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爲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邪

黃震曰柳以文與韓並稱焉韓文論事說理一一明白透徹無可指釋者所謂貫道之器非歟柳之達於上聽者皆諛辭致於公卿大臣者皆罪謫後羞縮無聊之語碑碣等作亦老筆與俳語相半閒及經旨義理則是非多謬於聖人凡皆不根於道故也惟紀志人物以寄其嘲罵模寫山水以舒其抑鬱則峻潔精奇如明珠夜光見輒奪目此蓋子厚放浪之久自寫胸臆不事諛不求哀不關經義又皆晚年之作所謂大肆其力於文章者也故愚於韓文無擇於柳不能無擇焉而非徒曰並稱然此猶以文論也若以人品論則歐陽子謂如夷夏之不同矣歐陽子論文亦不屑稱韓柳而稱韓李李指李翺云

王十朋曰韓歐之文粹然一出於正柳與蘇好奇而失之駁至論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韓公欲推遜子厚歐陽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

劉克莊曰柳子厚才高他文惟韓可對壘古律詩

精妙韓不及也當舉世爲元和體韓猶未免諂俗而柳子厚獨能爲一家之言豈非豪傑之士乎

蔡絛曰柳詩雄深簡澹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

嚴羽曰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也

劉辰翁曰子厚古詩短調沉鬱淸美閑勝長篇點綴淸麗樂府托興飛動退之故當遠出其下並言韓柳亦不偶然

又曰柳子厚敘事議論無不善者取古人之菁華中當時之體製酌古準今自是一家比退之微方耳

又曰褚少孫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柳子厚學國語段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

又曰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詩不如子厚

元好問曰韓昌黎正大卓越凌厲百家唐宋以來莫之與京差可與鴈行者獨柳柳州而已

劉定之曰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慝如冰炭異冷熱薰蕕殊芳臭矣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弃宗社作猛虎行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倫歟退之懷忠事主闢邪宗聖固有本原其稱子厚謂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伾文胡致堂謂忌憲宗在儲位有更易祕謀未及爲而敗後又托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湔滌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謫居時懲咎諸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既悔已又詆其主則非眞悔也奚足錄哉

何孟春曰柳宗元撓節叔文竄斥永州貽書所善蕭俛言情又貽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望之者甚至而二人漠然無應史稱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用故無用力者春不知畏其才高之云畏忌其將壓己邪抑畏惡其恃才將復爲國害也蕭俛吾弗論若許孟容自爲給事中時已與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此其人於宗元之材當無所忌而亦不見其有所用力或者寡不勝衆抑或不能無所畏焉故耳噫宗元材矣而卒以竄斥死蓋不善自用有以致之非不幸也

廖道南曰三代之後無文人六經之後無文法非文之難也文載乎道之難也世之稱唐大家者必曰韓柳以今觀之高山大川雄峙奔洶雖不見其震虧湮塞而其秀挺迴紆不可盡藏韓之文也巍巖絶湍峭奇環曲使人遐眺留睨而其靈氛怪氣固克籠罩柳之文也又如平原曠埜大將指麾天衡地衝自有紀律其韓之變乎閑

道斜谷驚飈掣電不可方物其柳之變乎

楊慎曰李耆卿評文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

又曰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代橫行闊視於著述之塲者子厚一人而已

王世貞曰柳子厚才秀於韓而氣不及金石之文亦峭麗與韓相爭長而大篇則瞠乎後矣封建論之勝原道非文勝也論事易長論理易短故耳其他駁辨之類尤更破的永州諸記峭拔緊潔其小語之冠乎獨所行諸書牘敘述艱苦酸鼻之詞似不勝楚搖尾之狀似不勝屈至於他篇非掊擊則夸毗雖復斐然終乖大雅似此氣質羅池之死絡墮神趣有以也吾嘗謂柳之蚤歲多弃其日於六季之學而晚得幽僻遠地足以深造韓合下便超六季而上之而晚爲富貴功名所分且多酬應蓋於損益各中半耳

又曰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閑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

又曰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班

又曰韋左司平澹爲元和之冠柳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凡卑尤不足道

茅坤曰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爲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揚雄者爲多而柳州則閒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泬寥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纍欷者久之再覽鈷鉧潭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空虛御風也已奇矣哉

又曰予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鑱畫其記山水處多幽邃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爲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不如昌黎多矣

又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呑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巖嵯岈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麗逸宕若攜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相如揚雄諸君子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

王安石蘇洵轍至矣韋尤為折衷於大道而不
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薾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
如左俟知音者賞之

何良俊曰風人推柳儀曹去屈宋不遠然亦只是
彷彿其體格耳及觀劉賓客諸賦雖不規模騷
雅然議論超卓鋪寫詳贍而鑄詞亦自平典當
出儀曹之上

胡應麟曰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為清麗
者得之柳儀曹清峭有餘閑婉全乏自是唐人
古體大蘇謂之勝韋非也

又曰元和如劉禹錫大中如杜牧之才皆不在
盛唐下而其詩迥別故知氣運使然雖韓之雄
奇柳之古雅不能挽也

孫鑛曰韓柳一時並稱大家人謂唐時柳名重於
韓然子厚不知因何每事皆讓退之而居其次
如退之學左傳子厚則學國語退之學史記子
厚則學漢書退之學莊子厚則學荀豈性好所
近固然邪

又曰古人作文多欲相角良然如韓有張中丞
傳後敘柳有段太尉逸事狀韓有進學解柳有
晉問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送窮文柳
有乞巧文若相配者子厚有韓公毛穎傳後題
云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然則前數篇當是有
意力角者耶

又曰嘗語人之為文其造意立格必專宗一家
如子厚之國語歐陽之韓文斯為要領其他書
則但以助談資

陳文燭曰柳子厚文章簡古有法深得左氏之遺
至為論六十七篇而命曰非國語病其文勝而
不純於道斯持論之過也

陳仁錫曰劉禹錫與宗元書端而曼苦而腴佶然
以生癯然以清已嚼出柳文佳處

唐柳河東集敘說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目錄

第一卷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平淮夷雅二章幷序

鐃歌鼓吹曲十二章幷序

貞符幷序

眡民詩

第二卷

古賦

佩韋賦幷序

瓶賦

牛賦

解祟賦幷序

懲咎賦

閔生賦

夢歸賦

囚山賦

愈膏肓疾賦

第三卷

論

封建論

四維論

天爵論

守道論

時令論上

時令論下

斷刑論上文闕

斷刑論下

辯侵伐論

六逆論

第四卷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讎議

桐葉封弟辯

辯列子

辯文子

論語辯二篇

辯鬼谷子

辯晏子春秋

辯亢倉子

辯鶡冠子

第五卷

碑

箕子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終南山祠堂碑幷序

太白山祠堂碑幷序

碑陰文

湘源二妃廟碑

饒娥碑
南霽雲睢陽廟碑 并序
第六卷
碑
曹溪大鑒禪師碑
南嶽彌陀和尚碑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碑陰記
龍安海禪師碑
第七卷
碑銘
南嶽雲峯和尚碑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南嶽大明和尚碑
大明碑陰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第八卷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柳常侍行狀 諡議附
陳給事行狀
第九卷
表銘碣誄
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文通先生陸給事墓表
兵部郎中楊公墓碣
侍御史周公墓碣
衡州刺史呂公誄
戶部郎中魏公墓誌
永州刺史崔公權厝誌
長安萬年裴府君墓碣
第十卷
誌
安南都護張公墓誌 并序
邕州刺史李公墓誌 并序
貴州刺史鄧君墓誌 并序
桂管防禦副使呂公墓誌
嶺南經略副使馬君墓誌
柳州司馬孟公墓誌
連州司馬淩君權厝誌
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第十一卷
誌碣誄
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秘書郎姜君墓誌
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襄陽丞趙君墓誌
温縣主簿韓君墓誌

張先生墓誌
虞鳴鶴誄幷序
裴處士墓誌
覃季子墓誌
續滎澤尉崔君墓誌
第十二卷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石背先友記
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
叔父殿中侍御史符君墓版文
弘農令柳府君石表辭
從弟宗直墓誌
第十三卷
墓誌
先夫人歸祔誌
伯祖妣李夫人墓誌
叔妣陸夫人還祔誌
亡姑陳君夫人墓誌
亡姊崔君夫人墓誌蓋石文
亡姊裴君夫人墓誌
亡室弘農楊氏墓誌
下殤女子墓塼銘
小姪女墓塼銘
王侍郎母劉氏墓誌
薛君妻崔氏墓誌
韋夫人墳記
馬室女雷五墓誌
第十四卷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愚溪對
對賀者
杜兼對
天對楚辭天問附
第十五卷
問答
晉問
答問
起廢答
第十六卷
說
天說
鶻說
朝日說
捕蛇說
措說
乘桴說
說車
謫龍說
復吳子松說
羆說

觀八駿圖說

第十七卷

傳

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李赤傳

蝜蝂傳

曹文洽韋道安傳 文闕

第十八卷

騷

乞巧文

罵尸蟲文

斬曲几文

宥蝮蛇文 幷序

憎王孫文

逐畢方文 幷序

辯伏神文

懲咎文

哀溺文

招海賈文

第十九卷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弔屈原文

弔樂毅文

伊尹五就桀贊

梁丘據贊

霹靂琴引贊

尊勝幢贊 幷序

龍馬圖贊 幷序

戒懼箴

憂箴

師友箴 幷序

敵戒

三戒 幷序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永某氏之鼠

第二十卷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幷序

劍門銘 幷序

塗山銘 幷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幷序

武岡銘 幷序

井銘 幷序

舜禹之事

謗譽

咸宜

鞭賈

吏商
東海若

第二十一卷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裴墐崇豐二陵集禮
柳宗直西漢文類
楊評事文集
濮陽吳君文集
王氏伯仲唱和詩

第二十二卷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
送崔羣
送邠寧獨孤書記
同吳武陵送杜留後詩
送寧國范明府詩
送辛南容聯詩句
送李判官往桂州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
送蕭鍊登第後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
送豆盧膺南遊詩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

第二十三卷

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
送薛存義之任
送薛判官量移
送李渭赴京師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
送崔子符罷舉詩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
送韋七下第求益友
送辛生下第序略

第二十四卷

序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
送從弟謀歸江陵
送澥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
陪崔使君遊宴南池
愚溪詩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
序飲
序棋

第二十五卷
序
淩助教蓬屋題詩
送韓豐羣公詩
送婁秀才遊淮南將入道
送易師楊君
送徐從事北遊
送詩人廖有方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
送賈山人南遊
送方及師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
送僧浩初
送元暠師
送琛上人南遊
送文郁師引
送玄舉歸幽泉寺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
第二十六卷
記
監祭使壁
四門助教壁
武功縣丞壁
盩厔縣新食堂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
館驛使壁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
邠寧進奏院
興州江運
全義縣復北門
第二十七卷
記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
永州韋使君新堂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
零陵三亭
第二十八卷
記
零陵郡復乳穴
道州毀鼻亭神
永州龍興寺息壤
永州龍興寺東丘
永州法華寺西亭
永州龍興寺西軒
柳州復大雲寺
永州修淨土院
永州鐵爐步志附
第二十九卷
記

游黃溪
始得西山宴游
鈷鉧潭
鈷鉧西小丘
至小丘西小石潭
袁家渴
石渠
石澗
小石城山
柳州東亭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

第三十卷

書

寄許京兆孟容
與楊京兆憑
與裴塤
與蕭翰林
與李翰林建
與顧十郎

第三十一卷

書

與韓愈論史官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
答劉禹錫天論
與劉禹錫論周易
答元饒州論春秋
與呂道州論非國語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
與呂恭論墓中石
與友人論爲文

第三十二卷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
與李睦州論服氣

第三十三卷

書

與楊誨之
又與楊誨之
答沈起
與王參元

第三十四卷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
答韋中立論師道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
答嚴厚輿論師道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文墨事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
答蕭纂欲相師

報崔黯秀才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
復杜温夫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
第二十五卷
啓
上廣州趙宗儒
謝西川武相公
謝襄陽李尚書
賀趙江陵宗儒
與邕州李中丞
謝李中丞
上湖南李中丞
上桂州李中丞
第二十六卷
啓
上權補闕温卷
上崔大卿
上裴晉公獻唐雅詩
上襄陽李涼公獻唐雅詩
上揚州李趙公獻所著文
謝李趙公示手札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
上桂州裴中丞撰訾家洲記
上河陽烏尚書
第二十七卷
表
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二首
禮部賀冊尊號表
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
禮部爲文武百僚請聽政表三首
賀踐祚表
禮部賀永貞改元表
禮部賀太上皇誥宣令皇帝即位表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
爲王京兆賀皇帝即位禮畢表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表
賀皇太子牋
御史臺賀嘉禾表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禮部賀甘露表
禮部賀白龍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表
禮部賀白鵲表
禮部賀嘉瓜表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爲王京兆賀雨表五首

第三十八卷

表

代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柳州賀破東平表

代裴中丞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爲韋侍郎賀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表

爲樊左丞讓官表

爲王戸部薦李諒表

爲王戸部陳情表

代裴中丞謝討賊表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

代節使謝遷鎮表

爲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黄賊表

爲崔中丞請朝覲表

爲劉同州請上表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代韋永州謝上表

謝除柳州刺史表

柳州謝上表

代廣南節使舉人自代表

奏薦從事表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

爲楊湖南謝設表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謝賜時服表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第三十九卷

奏狀

爲廣南鄭相公奏部内百姓産三男狀

爲浙東薛中丞奏五色雲狀

爲裴中丞奏邕管黄家賊事宜狀

讓監察御史狀

爲京兆府奏旱狀

爲南承嗣請從軍狀

進農書狀

代人進甆器狀

柳州舉人自代狀

上戸部狀

柳州上本府狀

爲裴中丞伐黄賊轉牒

賀誅淄青李師道狀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狀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爲裴中丞乞討黄賊狀

爲桂州崔中丞乞朝覲狀

爲南承嗣乞兩河效用狀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人自代狀

爲長安耆壽乞復尊號狀

爲京畿父老乞復尊號狀
第四十卷
祭文
祭楊憑詹事
祭穆質給事
祭呂衡州温
祭李中丞
爲韋京兆作祭杜河中
爲韋京兆作祭崔太常
爲李京兆作祭楊郎中
爲安南楊侍御作祭張都護
祭萬年裴令
祭呂敬叔
祭崔君敏
哭張後餘辭
祭段弘古
祭李中明
楊氏子承之哀辭并序
第四十一卷
祭文
舜廟祈晴
雷塘禱雨
祭纛
禡牙
祭井
禜門
祭六伯母
祭獨孤丈母
祭從兄
祭弟宗直
祭姊夫崔簡
又祭崔簡旅櫬
祭崔氏外甥
祭崔氏外甥女
祭外甥崔駢
第四十二卷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寄灃州張使君八十韻
弘農公五十韻
酬韶州裴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二十韻并序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
酬婁秀才病中見寄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贈江華長老
酬巽上人以竹閒自採新茶見贈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界圍巖水簾
古東門行
寄韋珩
奉和楊尚書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

楊尚書寄郴筆因獻長韻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再至界圍巖遂宿巖下
詔追赴都廻寄零陵親故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汨羅遇風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
筆酬贈
至前驛却寄相送諸公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善謔驛和劉夢得酹淳于先生
詔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李西川薦琴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
御
奉酬楊侍郎送八叔拾遺戲贈南來諸賓二
首
六言
商山臨路孤松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重別夢得
三贈劉員外
再上湘江
清水驛叢竹
長沙驛前南樓感昔與德公別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釣磯待徐容州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柳州寄文人周韶州
登峨山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答劉連州邦字
嶺南江行
柳州峒氓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即事
酬賈鵬山人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種柳戲題
柳州二月榕葉盡落偶題
酬浩初上人見貽絶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
之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別舍弟宗一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重贈劉夢得二首
疊前
疊後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絶
柳州城西種柑樹
聞徹上人亡寄楊侍郎
段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

柳州寄京中親故
種木槲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第四十三卷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三十韻
遊朝陽巖二十韻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登蒲洲石磯望江口潭島深迥對香零山
南澗中題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與崔策登西山
構法華寺西亭
夏夜苦熱登西樓
覺衰
遊南亭夜還七十韻
韋道安
哭連州淩員外司馬
日攜謝山人至愚池
獨覺
首春逢耕者
溪居
夏初雨後尋愚溪
入黃溪聞猿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君從行至祠下口號
郊居歲暮
籠曉行南谷經荒村
雨後曉行獨至北池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零陵春望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君
夏晝偶作
雨晴至江渡
江雪
冉溪
法華寺西亭夜飲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茆簷下始栽竹
種僊靈毗
種朮
種白蘘荷
新植海石榴
戲題堦前芍藥
始見白髮題海石榴
植靈壽木
自衡陽移桂植零陵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
早梅
南中榮橘柚
紅蕉
巽公院五詠

梅雨
零陵早春
田家三首
行路難三首
聞籍田有感
跂烏詞
籠鷹詞
放鷓鴣詞
龜背戲
聞黃鸝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
楊白花
漁翁
飲酒
讀書
感遇二首
詠史
詠三良
詠荊軻
掩役夫張進
省試觀慶雲圖
春懷故園
第四十四卷
非國語上三十一篇
滅密
不藉
三川震
料民
神降于莘
聘魯
叔孫僑如
郤至
柯陵之會
晉孫周
穀洛鬭
大錢
無射
律
城成周
問戰
躋僖公
莒僕
仲孫它
羵羊
骨節專車
楛矢
輕幣
卜
郭偃
公子申生
狐突
虢夢

童謠
宰周公
荀息
第四十五卷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
輿人誦
楚恭世子
殺里克
獲晉侯
慶鄭
乞食于埜人
懷嬴
筮
董因
命官
倉葛
觀狀
救飢
趙宣子
伐宋
鉏麑
祁奚
長魚矯
戮僕
叔魚生
逐欒盈
新聲
射鷃
趙文子
醫和
黃熊
韓宣子憂貧
圍鼓
具敖
董安于
祝融
褒神
嗜芰
祀
左史倚相
伍員

唐柳河東集目錄

唐柳河東集卷第一

明 檇李蔣之翹輯注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憲宗命裴度李愬平吳元濟之亂故子厚爲作是詩以美之按詩傳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元濟蓋在淮蔡故云其昌黎平淮西碑亦同時作○平淮夷二詩子厚已自謂彷彿風雅而人亦莫不風雅子厚也翹乃讀之特意寡而詞衍語長而氣促其工拙不逮遠甚黃唐曰學者皆以平淮一事爲章武雋功韓柳二詩爲工於文愚竊笑之淮蔡唐地也元濟唐臣也外連姦雄內刺宰相併天下之力僅能取三州困斃之餘本吾臣子而以逆誅之本吾故地而以新復之君臣動色相慶有覸面目矣昔魏太祖時國淵破田銀蘇伯於河閒及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河閒封內之地銀等叛逆雖克敵有功淵竊恥之諸葛孔明出祁山而南安天水安定歸降且拔千餘家還漢中蜀人皆賀孔明感容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以此爲賀能不爲愧嗚呼國子尼不以討封內之寇爲有功孔明不以得漢氏之民爲可賀則唐室平藩鎮之逆又果足以形於歌詠乎二子之見亦韓柳有所不及者矣穆脩曰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述如經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黃鑑曰論柳文者皆以謂封建論退之所無淮西雅韓文不逮茅坤曰平淮西二雅古崛多奇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禮部郎掌尚書牋奏子厚永貞元年自禮部員外郎貶邵州刺史再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召至京師又出爲柳州刺史至是元和十三年爲十四年故云聖恩寬宥命守遐壤周官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守遐壤謂元和十年三月爲柳州刺史也懷印曳紱有社有人紱綬也又印組也人社見論語白虎通社土也人非土不立故封土立地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憝徒對切○書康誥元惡大憝注亦惡也此謂平吳元濟耳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忖取本切度徒各切行戶郎切國恩一作恩德○詩贊力方剛經營四方○翻一意作節奏以下文勢更覺奔逸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史記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立是爲宣王宣王卽位二相輔之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二相召公周公也詩大小雅詳見下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詩小雅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吉日美宣王田也能謹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烝人烝人本作烝民避唐諱也○大雅嵩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朝諸侯褒賞申伯焉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與焉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小雅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平淮夷則江漢常武大雅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焉鏗鍧炳耀盪人耳目鏗丘耕切鍧呼宏切盪音蕩又去聲他浪切○鏗鍧鐘鼓聲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一東甌藉更喚得醒極臣伏見陛下自卽位以來平夏州永貞元年八月乙巳憲宗卽位其年冬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夏州兵馬使張承全斬惠琳夷劍南永貞元年八月癸丑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命高崇文率李元奕嚴礪李康以討闢擒闢以獻十月闢伏誅取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李錡反殺留後王澹乙丑命王鍔討之癸酉鎮海軍兵馬使張子良執錡以獻十一月錡伏誅定河北元和七年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稱知軍府事十月魏博軍以田季安之將田興知軍事是月興以六州歸于有司十一月赦魏博貝衛澶相六州詔興充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五年赦之至十年有罪絕其朝貢詔六州節度進討十三年承宗獻德棣二州降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軍節度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九月命嚴綬李光顏李文通烏重胤討之十二年十月克蔡州十一月元濟復誅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懣懣音悶憤懣一作踊懣一作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

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幷序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淮西宣慰處置使平吳元濟之亂董督也

皇耆其武于溵于淮耆巨移切又音支溵伊真切又上聲與溵同○詩耆定爾功注耆致也溵水名唐有溵水縣屬陳州今其地屬河南開封府郾城縣源出少室山東入潁元和九年討蔡以李光顏爲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始踰月權本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溵水其明年大破賊時曲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溵河既巾乃車環蔡其來巾一作徒其一作具○巾飾也周官有巾車之職左傳巾車脂轄狡衆昏嚚甚毒于酲狡古巧切嚚魚巾切酲音呈○狡衆賊徒也昏嚚愚也左傳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酲酒病也狂奔叫呶以干大刑呶尼交切亦作譤干一作扞非是按說文扞以手禦物也○叫呶讙聲也詩或不知叫號又載號載呶

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傒汝克韓平淮西碑云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謂自大曆十四年李希烈鎮蔡州至元和十二年滅吳元濟也傒待也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釐陵之切音禧福也前漢祠官祝釐師古注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

度拜稽首廟于元龜元龜大龜也廟于元龜謂以大龜卜之於廟也既禡既類于社是宜禡莫駕切○禡類宜皆師祭名詩是類是禡禮記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金節煌煌周禮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錫盾雕戈盾之允切○說文銀鈆之閒曰錫盾干也說文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雕琢也戈平頭戟也犀甲熊旂周官函人爲函犀甲七屬又犀甲壽百年此言以犀皮爲鎧也又周官熊虎爲旗今作旂通用又熊旂六游以象伐也威命是荷荷音何左傳昭七年弗克負荷亦平聲○詩百祿是荷注荷任也

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斝舉下切○是歲八月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說文罍龜目酒樽刻木作雲雷之象象施不窮也斝玉爵受六升夏曰琖商曰斝周曰爵鼎臑俎胾臑汝朱切嫩耎貌又奴侯切羊豕臂也又音惱臂也亦臂節也又音軟荀子臣道篇臑而動又音煖體煥也今以義按之則汝朱奴侯二音爲近胾側吏切音至又音恣大臠也五獻百籩禮記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注祭羣小祀一獻其禮質略祭社稷五祀三獻其神稍尊故有文飾祭四望山川五獻察者顯盛貌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滻乃翼乃前滻音產○滻水出京兆藍田關入灞度出討淮西涉此水以往孰圖厥猶其佐多賢猶謂謀猶詩王猶允塞其佐謂度表馬摠爲宣慰副使韓愈爲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幕府皆朝廷之選也

宛宛周道于山于川周道猶言大道也詩有棧之車行彼周道遠揚邇昭陟降連連爾雅連連感感惟求鞠也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說文旆者繼旐之旗沛然而垂阡陌田閒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詩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注拳力也格至也公曰徐之無恃額額額鄂格切額額一作額額通用○書晝夜額額注不休息貌此當是勇悍貌也式和爾容惟義之宅宅居也進次于郾彼昏卒狂郾於幰切○唐許州潁川郡有郾城縣與蔡州爲鄰今屬開封府裴度傳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李光顏傳十二年四月敗賊于郾城守將鄧懷金大恐卒諸將來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哀兇鞠頑裒蒲侯切鞠音掬○裒也鞠告也詩陳師鞠旅聚鋒蝟斧蟷蝟音胃蟷後漢史作螳○說文蝟似豪豬而小爾毛刺是也蟷蜩也詩如蜩如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亢音剛○亢拒也爾雅亢鳥嚨前漢貫高絕亢而死師古注亢者總謂頸也

怒其萌芽以悖太陽亢厥父悖太陽皆言賊以逆取敗耳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渾胡本切既獲敵師若饑得餔餔音步餔餔餌又音布與食也又申時食也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擣音禱○唐書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從之遂克蔡州按孫武子批亢擣虛注兵若虛則衝持之載闢載祓丞相是臨祓音弗○十月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蔡州祓謂祓除不祥也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弛解也唐書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曰吾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其危既安有長如林長上聲曾是讙譊化爲謳吟譊女交切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一作公于有晉以下文觀之意若重複○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注成國謂公侯之國也胙以夏區度本傳度入朝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晉地即夏禹之所都左傳昔周分唐叔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虛今山西太原府是也胙報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 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南以音叶當作尼心切宜廟宜郊以告德音詩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埜一牛作刃○史記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埜示天下弗服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右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左傳楚國方城專以爲城一統志方城山名今在河南裕州東北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李愬爲唐鄧隋節度使與元濟戰數有功十二年十月愬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夜半至懸瓠城破其門取元濟以獻易獲其大醜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峙直里切○臨臨大貌爾雅供峙具也匪徼匪競皇有正命徼古堯切正一作王○徼求也競強也爭也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踣蒲沒切○凡殺人者踣諸市踣偃仆也斃也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書于帝其訓于謂遵行也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礪淬礪書礪乃鋒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嶷魚力切○詩傳其貌嶷嶷然有所別識也史記其德嶷嶷注高也銜勇韜力日思予殛一作思奮予殛又一作日思奮殛冠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袒高驤驤舉首也長戟酋矛攷工記酋矛長有四尺注酋發聲直謂矛爾粲其綏章詩王錫韓侯錫其綏章注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粲采章貌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十二年二月愬擒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士良元濟驍將愬釋其縛署爲捉生將士良感之言於愬曰賊將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士良能擒光洽戊申果擒光洽以歸三月秀琳以文城柵降愬慰勞之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偵丑盈丑政二切○愬厚待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愬遣廂虞候史用誠生擒祐以歸釋不殺用其策戰有功偵候也問也維彼攸宅乃發乃守 其恃爰獲我功我多此言李祐賊健將素所自恃者今乃爲愬獲之雖元濟未擒而已我功居多矣陰諜厥圖以究爾訛諜達協切○愬本傳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雨雪

洋洋大風來加雨去聲○十月愬軍出攻蔡夜至張柴村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相望于燠其寒于邇其遐燠乙六切汝陰之茫懸瓠之峩汝陰蔡州之境懸瓠蔡州城取其形似峩高也按唐蔡州今爲河南汝寧府有上蔡新蔡二縣愬本傳愬入蔡州取吳元濟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入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是震是拔大殲厥家殲將廉切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行一作以○愬至懸瓠城壬申攻牙城毀其外門癸酉毀其南門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十一月以元濟獻廟社斬獨柳下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劉禹錫曰柳八駁平淮西碑云左餐右粥何如平淮夷雅仰父俯子又云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汝水沄沄既清而瀰沄音云瀰一作夷○沄沄水流轉貌瀰水盈貌汝水今在汝寧府由上蔡西平汝陽入淮蔡人行歌我步逶遲逶於危切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顙蔡初胡顙爾居類盧對切一作類顙丘倒切漢書泍音五列切字當作顤危也揚子音五計切○顤顠不安貌爾雅康瓠謂之甈說文康瓠破罌也前漢賈誼傳注康瓠瓦盆底式慕以康爲願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 皇曰咨愬裕乃父功裕大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裕大也李愬父晟事德宗平朱泚之亂功多封西平王德宗乃憲宗之祖庸用也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刑典刑也孰是蔡人而不率從 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西平二語極結構有法疇允大邦俾惠我人允一作亢○漢書疇其爵邑疇等也蔡平以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隨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使于廟告功以顯萬方

右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按此篇十有一章而今止十疑有闕文姑仍舊本以俟知者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鐃女交切吹尺僞切○崔豹古今注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所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者也周禮謂王大捷則令凱樂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爾亦以賜有功諸侯按

鐃如鈴無舌有秉軍法卒長執鐃○漢鐃歌諸曲文氣雄奇淳質古雅雖閒有字句訛脫而其意已瞭然可尋魏晉製作懸殊特甚故先正王元美云擬鐃歌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須斟酌質文之閒試執此論以問子厚然否也郭茂倩曰此諸曲史書不載疑宗元私作而未嘗奏或雖奏而未嘗用故不被於琴歌如何承天之造宋曲云胡應麟曰退之琴操子厚鼓吹鋭意復古亦甚勤矣然琴操於文王列聖得其意不得其詞鼓吹於鐃歌諸曲得其調不得其韻其猶在晉人下乎

負罪臣宗元言一無負罪二字臣幸以罪居永州憲宗卽位改元元和十一月子厚以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小閒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閒音閑娛元俱切伏惟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臣爲郎時以太常聯禮部謂爲禮部員外郎時與太常寺相近嘗聞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孜漢曲十二篇晉志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釣竿凡二十二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此云十二篇何也按唐歐陽詢載梁沈約鼓吹曲云漢第一曲朱鷺今本紀謝漢第二曲思悲翁今賢首山漢第三曲艾如張今桐栢山漢第四曲上之回今道亡漢第五曲翁離今抗威漢第六曲戰城南今漢東流漢第七曲巫山高今鶴樓峻漢第八曲上陵今昬主漢第九曲將進酒今石首局漢第十曲有所思今期運集漢第十一曲芳樹今於穆漢第十二曲上邪今大梁子厚云漢曲十二篇疑本於此也魏曲十四篇晉志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爲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爲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爲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爲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丸於柳城也改上陵爲平南荊言曹公平荊州也改將進酒爲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爲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爲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仍舊名然則魏樂亦二十二曲今云十四篇又不同矣晉曲十六篇晉志及晉武帝受禪令傅玄製爲二十二篇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爲靈之祥改思悲翁爲宣受命改艾如張爲征遼東改上之回爲宣輔政改雍離爲時運多難改巫山高爲平玉衡改上陵爲文王統百揆改將進酒爲因時運改有所思爲惟庸蜀改芳樹爲天序改上邪爲大晉承運期改君馬黃爲金靈運改雉子班爲於穆我皇改聖人出爲仲春振旅改臨高臺爲夏苗田改遠如期爲仲秋獮田改石留爲順天道改務成爲唐堯改黃爵爲行伯益釣竿依舊名其改者辭各有所指猶魏之改漢也今云十六篇意見上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具今臣竊取晉魏義用漢篇數爲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爲容容謂容貌威儀也漢時徐生善爲容是也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弃卽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懟直類切○左傳以死誰懟注懟怨也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爲生人義主以

仁與武爲晉陽武第一晉陽太原屬邑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以唐高祖爲太原留守時煬帝南遊江淮天下盜起太宗在晉陽陰有安天下之志義寧元年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與太宗協謀遂起義兵於晉陽八月高祖克長安武德元年受隋禪卽位焉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德焉歸煬音漾渝朱羊切一作淪○煬隋帝謚也謚法好內遠禮曰煬渝變也言煬帝失德以亡其國而天命有所歸也坻畢屠綏者誰屠戮綏安也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升九土晞晞一作熙○九土九州晞乾也訢田圻流洪輝訢田圻一作斥田圻圻音其斥音冊也翹按二本皆非是以後題有斥東土較之其作斥字是矣但圻字乃分裂之義又於文理未安今當更定爲斥田圻蓋謂開拓其郊甸以流洪光於宇內也然亦不敢遽信姑存以俟博雅者焉有其二有其二事見論語翼餘隋斮梟鷙連熊螭斮側略切鷙五高切○說文斮斬也梟鷙惡鳥以喻叛臣前漢郊祀志古天子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絶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鷙不祥鳥也白身赤口枯以肉勍者羸勍音勤羸倫爲切○左傳勍敵之人注彊也后土蕩玄穹彌

合之育莽然施莽母黨莫杭二切莊子適莽蒼者莽又莫郎切惟德輔慶無
期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句三字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爲
獸之窮第二一本題云李密自邙山之敗其下皆貳伯王之業知天授在唐
遂歸於有道享我爵命爲獸之窮○李密遼東襄平人隋末楊玄感起兵黎陽密往從之
不見用玄感敗密潛歸以策干東都賊翟讓讓推密爲謀主號魏公移檄州縣列煬帝十
罪天下震動義寧元年隋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擊密唐武德元年密失利遂與其衆二萬
人歸關中既至高祖拜光祿卿封邢國公後禮寢薄密意不平未幾高祖收密詰山東收
其餘衆遙復有詔召密密懼遂謀叛據姚林城熊州副將盛彥師擊密斬之傳首長安
獸之窮奔大麓獸喻密大麓喻唐也麓山足書納于大麓天厚黃德狙獷
服狙七余切獷古猛切○唐以土德代隋故云黃德揚雄劇秦美新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注狙獷犬
嚙人者也甲之橐弓弭矢箙橐音羔弭綿婢切箙音服○橐所以藏弓之器詩言載橐
弓矢是也弭止也箙矢房所以藏矢皇旅靖敵逾蹙自士其徒匪予戮
匪一作非屈贇猛虔慄慄按字書並無贇字或云音映猛獸也或云周禮有司虣氏贇當
卽虣字音暴強侵也縻以尺組噉以秩縻忙皮切噉杜覽切與啗同○此謂密至長安
以爲光祿卿邢國公也黎之陽土茫茫唐黎陽屬衛州汲郡古黎侯國在今山西潞安
府有黎城縣富兵戎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享協音香義同去聲驅
豺兕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其十八句句三字其四句句四字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
遂降充爲戰武牢第三王充卽王世充也避太宗諱故去世字武
牢卽虎牢也唐亦諱虎字故改爲武餘倣此○唐武德元年煬帝凶問至東都王世充等
奉越王侗卽皇帝位侗封世充鄭國公二年世充脅越王侗求禪遂僭位改元國號鄭三
年七月高祖詔秦王世民督諸軍討世充先是竇建德爲越王侗所封爲夏王與世充結
權四年三月建德悉起兵救世充五月世民大破建德之衆于武牢執之王世充舉東都
降河東平按春秋虎牢卽虢之北制漢爲成皐今河南汜水縣
戰武牢動河朔河朔謂建德所據之地按唐史建德定都樂壽今河間府獻縣是也逆
之助圖掎角掎居綺切○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注紲其後曰掎絓其前曰角
三國志吳陸遜攻蜀曰掎角此寇正在今日怒鷇嚳抗喬嶽鷇古候切或本作鷇丘候
切義同嚳莫兮切○鷇鳥子生須哺者嚳鹿子詩陟其高山墮山喬嶽注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翹
萌芽傲霜雹翹舉也說文雹雨冰也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芟
夷二主縛二主王世充建德也憚華戎廓封略命之瞢卑以斮
瞢毋亘切又蒙甍夢三音按卑字殊無文理義當作畢○命謂天命瞢不明也楚辭羌兩足以畢斮歸
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其十六句句三字其二句句四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爲涇
水黃第四隋末薛舉起兵隴西自號秦帝唐武德元年寇涇州敗唐兵八月謀
取長安會有疾死子仁杲立復圍涇州十一月秦王至高摭城仁杲使宗羅睺將兵來拒
秦王遣將擊之於淺水原羅睺軍大潰秦王乃親率驍騎據涇水臨之仁杲遂降十二月
歸斬于長安市
涇水黃隴埜茫漢地理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笄頭山東南至陵陽入渭詩涇以渭濁
是也按今涇州在陝西平涼府隴西在鞏昌府舉盡有其地故云負太白騰天狼太白
天狼皆星名天官書秦之疆候在太白占於狼弧蓋太白當秦疆而涇隴卽秦地故云或謂太白山名亦
在秦中天狼妖星以喻貪殘如楚辭舉長矢兮射天狼也其說似近碎雜恐未必然有鳥鷙立
羽翼張鉤喙決前鉅趯傍鷙音至喙許穢切○趯音惕鉅一作距爲是喙口也
距足距也詩趯趯阜螽注躍貌怒飛饑嘯翾不可當翾呼淵切又音喧小飛貌又荀子
諸書翾通作儇義與儇同云輕薄巧慧也今按此詩上句既有怒飛而此又云小飛恐於意不洽大抵其
字必儇字所通蓋極言其小才便利耳其說得之老雄死子復良舉卒仁杲僭稱帝
巢岐飮渭肆翶翔岐岐山渭渭水皆隴州近地今屬陝西鳳翔府頓地紘提
天綱紘音宏○紘八紘也設天綱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列缺掉幟列缺電名選云霹靂
列缺陵陽子明經曰列缺飛去地二千四里列缺掉幟言其旗幟飛動如列缺也招搖耀鋌

招搖星名晉志招搖主胡兵禮記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招搖北斗第七星也北斗居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術家謂之破軍今軍行法云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正四方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埜魄飛揚謂斬仁杲及其首帥等

星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其十五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爲奔鯨沛第五輔氏輔公祏也隋季與杜伏威爲盜轉抗淮南伏威號總管公祏爲長史唐武德二年伏威遣使歸國詔授公祏淮南道行臺封舒國公六年伏威入朝公祏居守八月遂稱帝於丹陽國號宋僞陳故宮室居之遣將侵海州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及李靖黃君漢李世勣等討之七年三月公祏敗走埜人執送孝恭孝恭斬之傳首京師

奔鯨沛盪海垠盪音蕩垠魚巾切○鯨海中大魚也其大橫海吞舟穴處海底出穴則水溢謂之黜潮盪搖盪垠岸也吐霓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墊都念切○書下民昬墊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脩鱗披攘蒙霧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霧武賦切與霧同又茂夢二音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淮南子羲和日御也漢書大鈞播物注天也言造物猶陶之造瓦

右奔鯨沛十八句其十句句三字其八句句四字

梁之餘保荊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爲苞枿第六蕭銑後梁宣帝曾孫故曰梁之餘義寧元年十月自稱梁王二年僭稱皇帝西至三峽南盡交趾北拒漢水皆附屬勝兵至四十餘萬武德元年徙居江陵四年九月高祖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討銑十月銑出降送長安斬于都市南方郡縣聞之皆望風欵附

苞枿⿱對黑矣惟根之蟠枿牙葛切按字書並無⿱對黑字或疑从對則作薱從黑則作⿰黑隊傳寫訣也薱音隊茂也⿰黑隊亦音隊黑雲盛貌○漢書三枿之起注稿木之餘也彌巴蔽荊負南極以安巴三峽荊江陵皆銑所據之地曰我舊梁氏緝綏艱難曰本音越言詞也上稍開而不合又與日不同音冒義與冒同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

完舊本作皃音完按皃本字貌字又末各切音莫亦與貌同按諸字書末有音完字者況諸本皆作完从之

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猷縱化敵爲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厥功縲力追切降胡江切○孟子係縲其子弟注係縲猶結縛也澶漫萬里宣唐風澶音憚漫謨官切莫半二切○澶漫大水貌杜詩澶漫山東二百州謂散遠也蠻夷九譯咸來從譯音亦○說文傳四方之言曰譯史記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張衡賦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九譯者謂譯語度九重之國乃至於此也凱旋金奏像形容旋一作還○趙王孝恭傳銑降帝悅還孝恭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震赫萬國罔不龔龔音恭義同

右苞枿二十八句其十六句句四字其三句句五字其九句句三字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爲河右平第七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義寧元年七月自稱河西大涼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唐武德元年高祖與書招撫之册拜爲梁州總管封梁王二年軌奉書稱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高祖怒始議討之五月軌將安脩仁兄興貴執軌以聞河西悉平

河右澶漫頑爲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頹崑崙山在涼地一統志云今屬陝西蘭州其巔峻極冬夏積雪不消穆王見王母於此上聾下聰鷙不可迴軌將安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遣之興貴至武威來閒說軌令舉河西以歸唐不聽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人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其十一句句四字其五句句五字其二句句三字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彊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廟爲鐵山碎第八厥九勿切○突厥古匈奴北部隋大業中始畢可汗立其族彊盛高祖起義兵遣劉文靜聘始畢引以爲援遣兵從平京城自後恃功驕踞唐武德二年又立突利可汗頡利突利承父兄之資尤有憑陵中國之意九年入寇便

橋太宗親與盟于渭上未幾復寇貞觀三年太宗詔李靖李勣六總管師凡十餘萬討之十二月突利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頡利懼竄鐵山靖乘閒襲擊遂大破滅其國頡利出奔張寶相生擒之復定襄安常之地斥地界自陰山北至大漠

鐵山碎大漠舒鐵山本無所據特借以喻其堅不可破也漠北方流沙也二虜勁連穹廬二虜頡利突利二可汗也漢書注穹廬旃帳也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傅于都傅音附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李靖襲定襄破之頡利所親康蘇密來降又突利帥所部來奔選凶渠泥首注凶惡之魁窮竟窟宅斥余吾斥一作弁○斥開也余吾匈奴地名前漢武帝紀馬生余吾水中注在朔方北也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燀耀明鬼區燀齒善切一作輝○燀炊也左傳燀之以薪班固典引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注卽鬼方也利澤瀰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惟帝之謨左傳官臣偃實先後之注官臣守官之臣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其十一句句三字其九句四字其二句句五字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爲靖本邦第九唐武德二年劉武周率兵侵并州又進寇介州陷之五月高祖遣李文仲討之一軍全沒六月右僕射裴寂請自行進討七月又爲其將宋金剛所敗武周進逼并州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太原表謂益兵往擊之三年四月敗金剛於雀兒谷又破武周于洛州武周及金剛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遂復故地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枝葉攸病柢典禮切漢書音蔕○柢木根也守臣不任謂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與武周戰敗績勩于神聖勩羊至切又音曳○勩勞也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式和以敬洪一作往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謨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句四字

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爲吐谷渾第十吐谷渾居甘松山之南洮水之西隋時其王慕容伏乞寇邊煬帝敗之太宗時又屢入寇然伏允耄不能事其相天柱王用事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與侯君集等擊之伏允謀入磧靖等決策深入破之栢海上

吐谷渾盛彊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詩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周禮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漢書章邯夜銜枚擊項梁注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束刃踰山徼張翼縱漠沙徼音叫一舉刈羶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左傳善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犒樂窮休嘉犒口到切○說文餉軍曰犒登高望還師竟埜如春華竟一作競行者靡不歸親戚讙要遮要平聲伊消切○揚雄傳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句五字

李靖滅高昌爲高昌第十一唐地理志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其王麴伯雅隋時嘗妻以戚屬宇文氏女唐武德二年伯雅死其子文泰立爲王貞觀四年文泰入朝久之與西突厥通遂䟽朝貢之禮十三年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率薛萬鈞等擊之十四年文泰死子智盛立王師進副其都智盛乃降以其地爲西川據新舊史高昌傳及李靖傳皆不見靖滅高昌事而子厚題云靖滅高昌無所攷據豈史逸之邪

麴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別筆列切○別異也外區謂西突厥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爲徒龍旂翻海浪駟騎馳坤隅駟而逸切音日亦作馹○說文駟驛傳遽馬也賁育搏嬰兒一掃不復餘賁音奔○孟賁夏育皆衛人有勇力者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漢書終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

南越王而致之下又窘若囚拘闕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羣趨咸稱天
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覆我國都汗音寒覆去聲
○貞觀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兵戍不交害各保性與軀戍一作戍

右高昌二十二句句五字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為東
蠻第十二唐東謝蠻在黔州西數百里貞觀三年其酋長謝元升入朝冠烏熊皮履以金銀絡額身被毛帔韋皮行縢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奏言周武王時遠國歸欵周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王會圖詔命尚書閻立本圖之以其地為應州仍拜元升為之刺史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
王卒如飛翰鵬騫駭羣龍翰侯旰何于二切騫音軒一作騫非是○詩如飛如翰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怒而飛其若垂天之雲騫飛貌轟然自天
墜乃信神武功轟呼宏切○漢書周亞夫東擊吳楚趙涉遮說曰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此用其意轟衆車聲也繫
虜君臣人累累來自東累倫追切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
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
窮汲冢周書第五十九篇名王會其圖天子南面立唐叔康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內臺四面者正北方應諸侯曹叔伯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又次之是皆朝於內者睢盱萬狀乖睢許規切盱凶于切○睢盱張目貌選天地祛睢睢盱盱蓋荒忽不可攷信之義也未咿嚘九譯
重咿音伊嚘乙骨切○咿嚘言不明也廣輪撫四海浩浩知皇風周禮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輪從也歌詩鐃鼓閧以壯
我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句五字

貞符并序○一本在眎民詩後○按序云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則子厚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貞符蓋是時作然是年冬子厚繼貶永州司馬而序又云臣所貶州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則序蓋在永州作矣○貞符體製雖詰屈幽玄而意義自繚然可尋會須觀其步驟神奇處宋祁曰柳子厚貞符措說雖模寫前人體式然自有新意可謂文矣童宗說曰古人之治以德為本而符瑞為報應後世之治不本於德而符瑞為虛文貞符之作有見於後世之虛文遂欲一舉而盡廢之豈古人所謂惟德動天作善降祥之意乎何良俊曰唐人如李百藥封建論崔融武后哀冊文柳子厚貞符韓退之進學解猶是文章之遺此後不復見矣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一無負罪二字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州下舊本有量移字按武陵初流永州新史去之為得今從之○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官禮部侍郎嘗坐事流永州流人謂遷謫貶降者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
之符誠然非邪董仲舒策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
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嗤赤脂切笑貌當作蚩字音同詩氓之蚩蚩揚子六國蚩蚩皆注無知貌似得之○司馬相如封禪文劉向洪範五行傳揚雄劇秦美新班彪王命論班固典引皆言符瑞之應其言類淫巫瞽史
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
甚失厥趣誑古況切功一作工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
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
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享下或本及文粹皆有年字今按如此而意以自足從舊本為是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
故休𦈢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
萬伐𦈢傾雪切作缺同○𦈢破也少也表覈猶表正也臣不勝奮激即具為
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
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以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
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敓鬬
怒振動專肆爲淫威致古奪字一作擊諸本作振動靜專唐書無靜字從之○古初
謂遂古之初也揚子天降生民空侗顓蒙注無知貌流謂末流訛謬也書致攘矯虔○只此數語其體氣
以便典奧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
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艸木取
皮革空音控缺也飢渴牝牡之欲敺其內於是乃知噬禽
獸咀果穀合偶而居敺與驅同噬音誓咀在呂切交焉而爭睽焉
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
者殺披披藉藉草埜塗血齧倪結切爪音蚤決當作抉軋乙點切○搏手擊也
齧噬也抉剔也唐李宗閔等樹黨相磨軋謂勢相傾也然後强有力者出而治
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
什伍謂兵法也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
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一無
遊字或作造字一無乎字量去聲讀○制量謂法制度量也然猶大公之道不克
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
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
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年上或無堯字由
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此下諸本或有而字或以
字屬下句今按而以皆非是當作然字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
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
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
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一路敘古聖賢
以德受命事若經若史古雅之極後之妖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
大電囂魚山切諸本作囂非是○河圖少典妃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耀郊野附寶意感而生
黃帝於壽丘大虹世紀舜母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沈約宋書瑤光如虹貫月感女樞而生顓
頊大星如虹流華渚而女節生少昊玄鳥詩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注玄鳥鳦也湯之先祖有娀

氏女簡狄配高辛氏生契箋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史記帝嚳少妃簡狄以春分祀高禖而玄鳥遺其
卵簡狄吞之孕而生契焉巨跡史記帝嚳元妃姜嫄見大人跡履之感而生稷詩生民履帝武敏歆
箋高辛初郊禖之時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而生棄白狼帝王世紀有神牽白狼銜鈞入殷朝尚書
璇璣鈐湯受金符帝錄白狼銜鈞入殷朝白魚流火之烏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躍入
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董仲舒策引書白魚
入于王舟注謂今文尚書泰誓之辭謂武王伐紂時有此瑞也前漢郊祀志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注引
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五至以穀俱來以爲符斯爲詭譎闊
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詭古委切譎古穴切漢用大度
克懷于有氓登賢庸能濯痍煦寒以瘳以熙痍音夷煦吁句
切○漢書高祖紀常有大度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
上引天光虺許偉切○史記高帝被酒夜徑澤中有白蛇當道高帝拔劍斬之後人來至蛇所
有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又曰高帝入關五星聚于東井班彪王命論
初劉媪姙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明有龍蛇之怪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遊
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號胡刀切下有
號同騶側鳩切○按騶虞仁獸漢史無之但元狩元年漢武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子厚言當謂此也又
司馬相如封禪書圂騶虞之珍羣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或其時得此歟未可知
也元鼎元年得寶鼎汾水之上因是改元四年六月又得脇敺縱臾俾東之泰山
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縱子勇切臾音勇閭凌如
切禪音擅古文作禪○漢書衡山王傳日夜縱臾王謀反事注勉强也武帝太初三年夏四月還修封泰
山禪石閭郊祀志云石閭者在泰山下趾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故上親禪焉封禪者泰山上築土爲壇以
祭天報天之功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曰禪史記以尚書巡狩事附會爲封禪之始故子
厚曰尚書所無有直一句斷絕妙莽述承效卒奮驁逆王莽承漢亦作符命公孫
述效之亦妄引讖文而稱帝莽傳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
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述爲益州牧有龍出于公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
掌文曰公孫帝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

崇赤伏以玷厥德（漢書光武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光武因此崇尚符讖建武元年也）魏晉而下尨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歟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垠音銀鑪音盧爨取亂切燎力照切煽音扇○爾雅九天之際曰九垠爨炊也煽熾也）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疏爲泠風（泠音零○大聖謂高祖太宗也）人皆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瀰以寧（漻音聊睎音希○漻水清深也睎望也）琢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塗（琢丁角切字疑從木其從王者非是○呂刑劓刵椓黥說文椓去陰之刑）焚坼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作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徙一作死今按上有流離字轉字作徙爲是）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麾者大將之旗）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書重我民無盡劉說文劉殺也）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灝胡告切躑直炙切躅除玉切爲去聲躑躅行不進貌）○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奠定也韓詩外傳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又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祗敬用底于理（屬之欲切理一作治非是避唐諱也○屬不斷也而若也此謂不斷其支體也）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謂憲宗）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理一作治說見上逾一作愈○十聖謂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凡十帝以至于憲宗也）

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數語是一篇結穴處）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就把上意作抑揚讚嘆法而下又以喪仁恃祥緊跟上語極跌宕）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雊古候切○商太戊時有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至高宗時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高宗脩政行德殷道遂復興桑穀見書咸有一德雉雊見書高宗肜日雊雉鳴也）宋之君以法星壽（廣雅法星熒惑也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故延二十一年景公在位六十四年而卒）鄭以龍衰（魯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魯以麟弱（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白雉亡漢（漢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黃犀死莽（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王莽班符命總說曰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注獻生犀也）惡在其爲符也（惡音烏○證據明析一東大有關鍵）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諶時任切亦作忱○諶信也誠也）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於音烏一作穆穆敬德○此言唐有敬德黎民歸之也）惟貞厥符浩浩將之（將助也）仁函于膚刃莫畢屠（言唐以仁德爲民介冑使不得盡戮於隋之鋒刃也）澤熯于爨（熯音罕又音漢一作寒）灊炎以漭（灊方味切漭音緩灊沾也漭濯垢也）○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煦吁句切○淮南子真人之所遊若吹煦呼吸吐故內新）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糗去久切又丘救切粻音張一作糧○徹謂什一之賦詩公劉以峙其粻禮五十異粻韓文載糗爲粻粻糧也）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

父易患于己(理一作治說見前 己上于一作乎)拱之戴之神具爾宜

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嘏福也)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

曷依宜仁之歸(仁一作人)濮沿于北祝栗于南(沿一作鉛○前漢禮樂志房中歌四極爰轃師古注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爾雅曰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於濮沿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幅員西東祇一乃心(商頌幅隕既長注隕當作圓圓周也)祀

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

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神協舊本作尸協今從唐史告姑沃切)俾

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

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號音豪)

貺民詩

(此詩專以美房元齡杜如晦意有做於大雅嵩高烝民等詩也按房字喬鄉臨淄人杜字克明杜陵人太宗皆舉以爲相史稱其於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宜予厚頌之乃爾)

帝貺民情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貺時吏切況同○帝謂上帝)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貺乃降明德(明德謂明德之主)乃生明翼(書庶明勵翼)明翼者何迺房迺杜惟房與杜實爲民路(管子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迺定天子迺開萬國萬國既分迺釋蠹民迺學與仕迺播與食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播謂播種書汝后稷播時百穀也)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農實蓳蓳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其風既流品物載休(肆疑作肄音曳習也)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祿(穀善也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則四夷是則永懷不忒(忒差也詩其儀不忒)

唐柳河東集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古賦

佩韋賦

弁序○子厚此賦當在貞元二十年後所作據集有與呂溫書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皆貞元末事也時子厚願學中庸見於文字者亦甚多矣按韓子西門豹性急嘗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嘗佩弦以自急注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大抵古人佩服之設非以為觀美蓋法象以成己耳玉佩取其德玦佩取其斷觿佩取其解紛象環佩取其立義所不足時觀其近者而思之亦庶乎可以長己善而救失也但子厚既失身于王叔文韋執誼輩則所行者枉道而乃自訟其許直之名所稟者柔從而又取象於軟熟之韋則其過不更甚乎○句句自寫依同黨惡情狀蓋亦予輿氏所謂順其過而又為之辭也黃震曰佩韋賦謂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則壯之常懼失中庸但不識子厚所守者何節而懼其過耶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即壯之蓋有激也卽一作則恆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慤苦角切日月迭而化升兮濅遁初而枉神濅子鴆切枉一作柱○詩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注迭更也濅漸也與浸同雕大素而生華兮汨末流以喪真生一作成汨音骨又于筆切○楚辭汨予若將不及注汨水流疾去之貌睎往躅而周章兮懵倚伏其無垠懵音蒙又年孔切○睎慕也周章不決貌懵迷惑不明也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垠堺咢也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縱臾而不揚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縱臾注見貞符嫉時以奮節兮憫己以抑志登嵩丘而垂目兮瞰中區之疆理橫萬里而極海兮頹風浩其四起嵩息中切瞰苦濫切音闞○嵩中嶽也在河南登封縣瞰下視也詩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爾雅暴風從上下曰頹風惘驚怛而躑躅兮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惘許卭切怛當拔切○惘憂恐也怛驚懼也明后君也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競強也詩執競武王探先哲之奧謨兮攀往列之洪休曰沈潛而剛克兮固讜人之嘉猷奧於到切讜音黨○書洪範沈潛剛克注以剛克柔也讜直言也嗟行行而躓踣兮信往古之所仇行並下浪切躓音致踣蒲墨切○行行剛強貌躓跲也踣僵仆也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脩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愀然於伐國春秋繁露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穀梁傳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焉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家語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藺竦顏以詘秦兮入降廉猶臣僕藺音吝降戶郎切○史記秦趙會于河外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鼓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為一擊缶趙王歸國以相如為上卿廉頗曰相如以口舌位居吾上必辱之相如聞之曰顧吾念之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降謂下也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萑蒲以屏匿萑音丸符音蒲繇卽由字○吉鄭子太叔游吉也左傳昭公二十年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與徒兵以攻之萑符之盜少止班固賓戲陸子優繇卽優游也劌拔刃于霸侯兮退匑匑而畏服劌居衛切匑丘弓切○左傳莊公十三年齊桓公與魯會于柯而盟曹劌以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劌曰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劌投其匕首下壇就其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公羊傳作曹沫匑匑謹也博雅云謹敬之貌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昜昜子玉切○詩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昜勉也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師而蒙辜左傳文五年陽處父聘于衛過甯甯嬴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今子一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夜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狐夜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殺處父羽愎心

以盭志兮首身離而不懲愎蒲北切又彊力切盭音戾又音利○史記項羽既敗垓下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等五人各得其一體愎很也盭戾也雲岳岳而專彊兮果黜志而乖圖前漢朱雲傳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師古注岳岳長角貌按成帝時雲嘗言於朝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上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朝廷何如爾有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之上意姑解自是遂不復仕咸觸屏以拒訓兮肆殞越而就陵前漢陳咸其父萬年嘗病召咸教戒于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咸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遂不復言萬年死元帝擢爲御史中丞後以言石顯事免爲城旦冶訏諫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訏告也苟縱直而不羈兮乃變罹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輈而失途遵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罹鄰知切仍一作俱○九折險曲之路也漢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崍九折坂嘆曰吾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廣守柔以允塞兮抵槩梁而壞節後漢書梁冀鴆殺質帝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清河王蒜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娶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明日冀會公卿意氣恟恟言辭激切胡廣趙戒皆畏憚曰惟大將軍令而固與喬堅守本議冀激怒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遂令害李固杜喬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受主厚祿而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廣卽謂胡廣也家撝謙而溫美兮脇子公而喪哲撝與揮同○左傳宣四年公子與子家謀弒鄭靈公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義師仁而惡狠兮遂潰騰而滅裂狠下懇切○義謂宋義史記宋義事楚懷王爲上將軍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項羽惡之晨朝卽其帳中斬宋義或又謂義漢翟義也翟義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子信爲天子自號大司馬舉兵討之莽遣將攻之義不勝與劉信棄軍庸亡捕得尸磔東都市夷滅三族二說未知孰是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史記李斯相秦爲趙高所譖將腰斬咸陽市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徐偃柔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虜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諸侯服從周王使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鬭其民爲楚所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弘和一作乘柔知名字不同事不可得而攷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任柔一作仁柔其事未詳或云專設諸刺吳王僚恐非是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强兮必喪必亡韜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玆韋兮攷古齊同此段似有道語氣

亂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禮曰既奏以文亂以武又曰亂理也所以重理一篇之意又章之中中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幾其過追古風兮追一作進

瓶賦

蘇軾曰揚子雲以酒箴有問無答子厚瓶賦蓋補亡耳子厚以瓶爲智幾於信道知命者晁補之曰昔揚雄作酒箴以諷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之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皆託車而瓶以疎遠居井而羸此以雄欲同塵於皆醉者之詞也故宗元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爲瓶之潔以病己無爲鴟夷之旨以愚人蓋更相明也○附錄揚雄酒箴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處脂切○鴟夷字見史記齊世家范蠡自號鴟夷子皮註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以有罪故亦爲號也又鴟夷革囊也又蠡本傳註則云若盛酒之鴟夷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不忤於物智人亦謂蠡也鴟夷蒙鴻罍罄相追罍音雷罄音磬罄字本當作罌一本作缻缻亦樽名音假○鴻蒙廣大貌罍樽也罄缻也諂誘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頹然縱傲與亂爲期視白成黑顚倒妍媸己雖自售人或以爲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爲妍倪堅切媸音嗤售音壽不如爲瓶居井之眉前漢酒箴註眉井邊也若人目上之有眉

作滑字者非鉤深挹潔淡泊是師挹酌也和齊五味寧除渴飢和胡臥切齊才詣切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是可謂德頌矣瓶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綆音梗○說文綆井索也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僥覬一時僥古堯切覬音冀○徼求也覬幸也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牛賦 子厚之瓶賦牛賦其辭皆有所託當是謫永州後感憤而作也但伾文擅政之日子厚之爲鴟夷爲羸驢已久矣乃不自悔而反怨人何也蘇文忠公嘗書此賦以遺瓊州僧道賁彼但爲海南殺牛者戒非別有所取而書之耳

若知牛乎牛之爲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鳴黃鍾滿脰脰音豆○說文牟牛鳴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黃鍾謂土也脰項也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曦音羲種去聲○曦日光詩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箱車上之器可以盛者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蹷塊常在艸埜人不慚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或穿緘縢或實俎豆尻苦高切緘苦咸切縢徒登切○說文尻脽也脊梁盡處緘束縛也縢約也纏也莊子攝緘縢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服逐駑馬羸倫爲切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菽自與藿豆葉菽豆也騰踏康莊出入輕舉康莊大道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身不惕辟頻亦切○辟避也史記項羽叱楊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註言開張易舊處也牛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愼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祟賦并序

柳子既謫永貞元年宗元爲禮部員外郎以附王叔文出爲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祟音遂○太玄經干以準易之升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也注赤舌謂九也兌爲口舌八爲木木生火中之舌故赤也赤舌所敗若火燒城詩曰喆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由生矣無喜而爲之賦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熇虛驕呼酷呼各三切○薰熇炎氣也上殫飛而莫遁旁窮走而逾加殫音單○殫極也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揮霍而要遮滲所禁切涸音鶴又胡故切又與沍同要伊消切○滲漉也涸竭也要遮注見一卷鐃歌土谷渾風雷虓虓以爲橐籥兮回祿煽怒而喊呀虓呼交切又音號橐音託籥音藥喊呼咸虎覽二切呀虛牙切○老子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注籥中空虛故能有聲回祿火神煽熾也喊呵也呀張口貌炖堪輿爲甗鏊兮爇雲漢而成霞炖他昆切甗有演彥言三音鏊音敖爇儒劣切○堪輿天地也炖風火盛貌甗鬲屬無底甑也鏊燒器也爇焚也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乂一無於字轕音葛又初加切○列子夸父逐日道死其杖化爲鄧林鄧林廣數千里○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淮南子鉗且大丙之御注朝若搏桑日入落棠注山名靈光殿賦轇轕無垠注廣大貌東京賦鍛戟轇轕楚辭騎轇轕而雜亂又雜亂貌膏搖唇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葩披巴切○膏脂也掉舌字見史記蘇秦掉三寸舌葩華也沃無瓶兮撲無篲金流玉鑠兮曾不自比於塵沙篲旋芮徐醉二切鑠式灼切○篲帚也說文鑠銷金也宋玉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獨淒已而燠物愈騰沸而歊齗歊苦交切齗客牙切一本作歊齗○歊腳腰齗大齧也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爲禍往搜乎太玄之奧此言太玄經之祕奧也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爲室而靜爲家茍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賊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夫何長喙之紛拏拏女加切○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長喙赤舌也杜詩世道終紛拏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

之爲勝而動焉是嘉徒逞逞乎狂奔而西傃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傃一作素非是○傃向也於是釋然自得以泠風濯熱以清源滌瑕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履仁之實去道之夸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注盜用民力以爲夸毗也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沖虛以爲席駕恬泊以爲車劉乎以遊於萬物者始劉力周切又音柳始字或屬下句非是彼狙雌倏施而以祟爲利者夫何爲邪

懲咎賦唐史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召內憫悼悔念往咎作此賦自警蓋爲永州司馬時作也○翹按子厚才實高處伾文擅政之際其上者可以操術致忠所謂格君心之非固非小臣之事吾亦不敢望於其人但或避血廷諫或抱石沉河足有爲也其次知時不可爲則飄然引去自全於草野之間亦無不可者而乃有靦面目失身於奸邪之小人竟坐貶謫至此雖作文自懲尚謂天地否隔以進退無歸爲辭甚矣其欺人也不若昌黎爲柳誌墓云子厚少年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其意悲惋差堪解嘲而此賦竟不及之晁補之曰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閒堙厄感鬱一寓於文爲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列而不頗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汚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繫縻一本作擊摩○說文縻牛轡也繫縻猶羈縻不絕之義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睢盱說見一卷鐃歌東蠻駁或作駮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日正言其大中之所宜也易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注芸芸華葉茂盛也禮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登進也嬰加也○此段格法全學遠遊道可受兮而不可傳數語理玄意眇子厚其進於道耶奉訏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訏音吁炯一作耿○訏大也謨謀也詩訏謨定命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服叶蒲北切如離騷經服與息叶是也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卒音測○吾黨謂王伾叔文之屬也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天地否隔謂順宗有疾憲宗監國之際也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嚇音赫又呼駕切呀虛牙切互一作牙○嚇怒而拒物聲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鑊音穫○史身膏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纍力追切○此永貞元年九月貶邵州也漢書印何纍纍綬何若若耶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是年十一月再貶爲永州也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莊子無人非無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麏九筠切或从囷或从禾麚音加字本作麔○麏麢也說文麚牡鹿也以夏至解角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邅迴邅楚辭皆作邅迴亦或从人○洞庭在今岳州廣圓五百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中有君山湘江在永州源出廣西興安陽海山流經郡界至湘口與瀟水合水至清雖十丈見底迴邅不進貌日霾曀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猨衆烏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霾音埋曀一音翳黝於糾切一作玄窣蘇骨切○爾雅風而雨土爲霾釋名霾晦也詩傳陰而風曰曀黝青黑色屯聚也屑窣雨聲萃集也○其情哀其景慘似屈原涉江之遺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東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以縈纏

遙字本作搖疑古文通汨越筆切○小山上銳曰巒攢簇聚也水平伏曰淪漣水動也 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爲 詩傳凱風美孝子也元和九年子厚之母盧氏卒於永州 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 貿音茂○貿貿昏也 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 劃忽麥切轗音坎軻音可 曩余志之脩謇兮今何爲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 脩謇一作脩蹇一作脩騫 皆非是○楚辭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又云吾令謇脩以爲理注好脩謇謇兮異之節 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 羣禍之際猶言禍之門也 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峨峨卻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 撓或从木非是○九折峻坂也 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 頗音坡○楚辭循繩墨而不頗頗偏也 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

按賦云肆余目於湘流蓋在永州時作又云仲尼不惑孟軻持心又云顧余質愚而減齒當是四十以前也其在元和五六年作歟○唐人惟柳柳州可稱騷學獨擅凄情哀旨自怨自悔雖其人不足言其志大可悼也故懲咎閔生足勝昌黎復志閔己晁補之曰宗元善蕭俛在江嶺閒貽書言情云宗元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今天子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然居治平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此蓋以叔文輩爲罪人謂頑人已耻辱當云爾者然悔厲極矣其日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自以生之不幸喪志而爲此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嘗流 浪音郎○楚辭紛逢尤以離謗注尤過也又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注流貌 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爲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 離披分散貌 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爲騁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黽 駑音奴駘音台 騁一作硒○虬渠幽切蹶音厥鼃與蛙同黽武幸切一作蚕非是○楚辭乘駑駘而馳騁說文虬龍無角者莊子蹶泥則沒足滅跗鼃蝦蟇也黽亦鼃屬 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兮鴟嘯羣而厲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 崢力耕切嶸音宏魁口賄切壘音磊鴟尸脂切吻武粉切 愍音敏○前漢鮑宣傳朝廷士有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注魁壘壯貌也介鱗龍母也淮南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詩傳鴟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 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 垠音銀蜚古飛字○九疑山名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零陵永州也屬楚蒼梧屬南越郭璞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或云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然山有九峯峯下各出一水四水南流會於南海五水北注會於洞庭一云九水並注於洞庭賦所謂波淫溢以不返是也 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真 國語舜勤民而野死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然賦所言莫得僞真者蓋又主竹書禹逐舜終蒼梧之野之說如所稱舜囚堯後偃塞丹朱使不得相見皆不稽之譚也 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辭以赴淵 悁規緣切○屈原仕楚爲上官大夫司馬子蘭所讒賦離騷九辯九章投汨羅而死 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 藐音邈一作眇 列往則以孜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岳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 岳魚角切殷音隱轔音鄰○揚雄賦入神奔而鷩蹕振殷轔而軍壯注盛貌 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蓊勃以揚氛空廬穨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 蓊烏孔切翳一計切 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 魑丑知切魅音寐○史記舜流四凶族于四裔以禦魑魅 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藹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黝賁 暮卯謨字黝糾切賁音奔 伊顧余質愚而齒滅兮宜觸禍以阽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 阽余廉切○貞元七年子厚年始四十猶未也楚辭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注阽臨危也 噫

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玆川上文皆言湘中事玆川意謂湘江也湘水禹貢不經見此子厚所謂曾莫理夫玆川也耶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衡山南嶽也見周禮職方氏子厚謂殷周不盡豈未之詳也特據禮王制而言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耳余因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恆昏潦魯皓切到二切洳如倨切○墳土之高者洳水浸下濕之處戲鳧鶴乎中庭兮蒹葭生於堂筵鳧鶴皆水鳥名蒹似萑而高數尺葭蘆也皆水草此言戲乎中庭生於堂筵亦猶九歌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之意謂失所處耳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虺許偉切狐一作弧景卽影字○楚辭雄虺九首虺岐首蛇也詩為鬼為蜮陸璣疏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令濁然後入又博物志江南山有射工蟲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治則殺人短狐伺景謂此也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子厚在永州懷思鄉閭而作也○晁補之曰宗元貶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久幽不還復貽其所知許孟容書其略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墳墓不埽宅三易主恐一日死曠墜先緒意託孟容以少北者故作夢歸賦當世憐之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沍兮循舊鄉而顧懷沍音互○沍水凝也莊子河漢沍而不能寒西京賦涸陰沍寒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愔翳而愈微慊苦簟切愔伊淫切○慊恨也愔安和貌歘騰踴而上浮兮俄滉瀁之無依歘暴起也說文云有所吹起然諸韻檢尋無从三火者杜子美虎牙行秋風歘吸吹南國文選江淹詩歘吸鵾雞悲諸家多用从二火字莊子釋音第一卷朝菌註下云歘生芝也後漢張平子思玄賦歘神化而蟬蛻兮並作況物許勿二切云疾貌惟二字从三火今从上音滉瀁深廣貌上方廣切下余掌切圓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顥音昊○顥白貌楚辭雲霏霏而承宇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

有鉥余以往路兮馭儗儗以回復水一作川鉥音述一作訹言也音恤○鉥綦鍼也導也儗相疑也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纚音麗○纚纚風聲也洞然于以瀰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飇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瀄汨兮進怊悵而不得瀰音彌漫謨官切以字一本重作于字颸卑遙切靈一作零雨二字瀄音節怊敕喬切○瀰漫大水貌瀄汨水流貌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乎參差之白黑乎卽俗互字或作牙非是忽崩騫上下兮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忽崩騫上下兮或作崩騫翔以上下以徊徨兮行或作行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子厚與許孟容書云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又云城西有數頃田樹果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殖今已荒穢恐便斬伐有哀情毀傷之意與此賦同山崛崛以巖立兮水汩汩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隕軾崛音虞惘音罔浪音郎崛山高貌恍惘失志貌○類曛黃之黭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心回互以壅塞黭音掩佁敕吏切儗音毅韻本音擬互音戶一亦作乎以乎而轉誤作貯音支○楚辭與纁黃以為期注纁黃蓋昏時黭果實黑壞貌馬融笛賦佁儗寬容鐘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罶罻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喤音橫罶罻音曾鬱復一作後非是桎音質梏姑沃切○罶罻取魚網也桎手械梏足械偉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居叶去聲楚辭野字有與怒叶者作上與反今从之○家語孔子在陳絕糧知諸弟子有慍心乃召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史記老聃見周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迺著書五千餘言而去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鵬一作鶤而之字又作而字非是○莊子蒙人逍遙遊篇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是鳥也海運則徙於南溟云云苟遠適之若

茲兮胡爲故國之爲墓此結束仲尼老莊遠適之意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首去聲○禮記狐死正丘首仁也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號平聲○禮記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返尋過其故鄉翔鳴焉鳴號焉然後乃能去之繆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永貞元年宗元謫居永州元和九年有此賦○晁補之曰語云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爲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爲樊籠也有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懷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艸木之可愛者皆陷穽也故賦囚山淮南小山之辭亦言山中不可以久留以謂賢人遠伏非所宜爾何至以幽獨爲狴牢不可一日居哉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迾兮若重墉之相褒踊與踴字同紛下一無對字迾音列又音例褒一音包○迾遮也墉城垣也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其下坼裂而爲壕軼字迭佚二音壕音豪○壕塹也欣下頹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不畝平言其所平無一畝之廣也沓雲雨而漬厚土兮蒸鬱勃其腥臊沓達合切漬疾智切臊蘇曹切○沓合也漬漚物也周禮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沍而爲曹沍與沍同俗體也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斯民一作小人攢林麓以爲叢棘兮虎豹咆𡁷代狴牢之吠嘷攢一作積麓音鹿咆音庖𡁷虎檻切狴音陛嘷音豪○山足曰麓易寘于叢棘疏叢棘謂囚執之處以棘叢而禁之也咆𡁷虎豹聲博物志狴獄別名吠嘷言守牢之犬也胡井眢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眢音鴛一作頊一本胡字上有子字○眢目無明也又廢井也左傳宣十二年目於眢井而拯注視虛廢井而求拯己東方朔傳以管窺天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詩哀鳴嗷嗷匪兕吾爲柙兮匪豕吾爲牢論語虎兕出於柙詩執豕于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子厚永貞元年乙酉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甲午爲十年矣明年始召至京師又出爲柳州刺史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愈膏肓疾賦

左傳成十年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肓鬲也心下爲膏特借此以論治國之理焉○晏元獻嘗書此賦云膚淺不類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作也

景公夢疾膏肓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俯伏于堂下俯伏一作伏身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埏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埏居連切○地八埏又和土也有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冒外彊中乾膚腠音大湊營字一作脘○左傳張脈僨興外彊中乾言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爲讖果不得其所餐讖楚禁切○左傳成十年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讖驗也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哂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爲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廈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諭大子今察乎孰是捧激勇切爰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擗摽感歎擗音闢摽婢小匹妙二切○詩寤辟有摽注辟傷心也摽拊心貌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綏之則壽撓之則散漫莫半切散叶音畔善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兒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爲周漢鮐音台○鮐魚名也鮐背謂背有鮐文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

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羈居宜切絆音半）余能理士國之刓弊愈膏肓之患難（刓五官切刓劃也齊也）○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也（憊蒲拜切）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爲福易曲成直寧闢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爲干櫓以信義爲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羲和匪昃（熒惑見一卷貞符淮南子魯陽子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羲和日御也）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桑穀雉雊二事並見一卷貞符註）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極一作拯）醫者遂口噤心醉跼斂茫然投弃鍼石匍匐而前（噤巨禁切跼音局匍蒲扶二音匐音伏又蒲墨切）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字一本作活）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爲聖主保夭壽爲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

明　檇李蔣之翹輯注

論

封建論

按唐史宗室傳贊唐與疏屬畢王至太宗時與名臣蕭瑀等唶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謂郡縣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故范祖禹唐鑑亦以子厚之論為然以謂後世如有王者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何必封建哉乃至蘇軾又極論之以為封建之失要其意本之子厚者與為多焉○議論雷霆應對不窮前後之間呼吸變化奔騰控御若捕龍蛇真文章之至也孔武威曰韓退之文章過子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唐順之曰間架宏闊議論雄俊茅坤曰一篇無強詞捍氣中間段絡却精爽議論却明權千古絕作孫鑛曰柳論獨有封建得意餘總不及韓○附錄蘇軾論封建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勿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與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來下一有則字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榛側詵切狉音丕搏音博噬音誓○揚雄賦枳棘之榛榛說文榛叢也狉狉羣走貌搏噬齧也荀卿名況趙人學於孔氏之門人者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二德又下皆有有字○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

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以上原封建之所由始敘得錯綜反覆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瓜如字邦下一有君字非是履一作濩輻音福守舒救切扞與干同履音戶日切○瓜分言如瓜剖也江淹賦竟瓜剖而豆分布履履字○如左傳賜先君履字同義揚雄賦渙若天星之羅○以下極言封建之弊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武公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懿公卽戲伯御卽括也孝公名稱懿公之弟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太子宜臼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室遂卑與列侯無異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三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中去聲○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祝聃射王中肩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萇音長○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襄三年劉氏范氏世爲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周人殺萇弘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歟盭音戾掉徒弔切○說文掉搖也左傳尾大不掉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合一作吞○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謂魯齊晉秦楚宋衞陳蔡曹鄭燕也七國謂秦楚燕齊韓魏趙也陪臣謂田氏篡齊韓魏趙分晉也後封之秦謂秦伯益之後其末孫非子事周孝王養馬繁息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秦仲之孫襄公有功于周時周室東遷始列之爲諸侯也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衞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

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此原郡縣之所由始以下遂次郡縣之所由壞於以上下秦漢及唐始終之際而非其制之不善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一無其字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從子容切○賈誼過秦論陳涉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矣鋤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謫戍之衆非亢於九國之師而成敗異變何也圜視驚愕也圜視而起亦見賈誼論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立論精鑿兼有節制只咎在人怨四字便可折倒曹冏陸機累累千餘言矣茅坤曰以下抽情立論如蠶婦之抽繭而千條萬縷並入機抒非子厚之纔心刻畫與其冶辭鼓鑄不能至此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之不暇或作而不暇○漢書高祖七年擊韓王信困平城十二年擊黥布爲流矢所中因病而崩武帝時主父偃請分王國封其子弟而王國遂弱○唐順之曰篇法縱橫然血脈自井井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叛將謂藩鎮擁重兵者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本作治避諱也○以下論建郡縣于民之利病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黷音瀆○事戎謂用兵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

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
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
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重複發揮周秦事斷制簡省而下又轉及漢事
反覆極論透徹勢如駿馬下峻坂高屋建瓴水不可遏已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
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
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
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
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
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田叔傳文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
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不能堅守士卒
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孟舒知士卒罷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以故死者數百人是乃
孟舒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後召以為雲中太守得魏尚於馮唐馮唐傳唐謂文
帝曰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令唐持節赦尚復
以為雲中守聞黃霸之明審漢書黃霸傳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
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
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覩汲黯之簡靖汲黯傳黯學黃
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不苛細為淮陽太守臥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拜之可
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
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
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
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
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
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
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
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違矣上或有斯必二字締丁計切眦病智切亦作眥
○說文締結不解也眦目匡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

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
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
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
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
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
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
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
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
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立論太激而意亦未安但
不識堯舜禹之建諸侯請問何說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
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
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
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
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
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
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
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
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
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
也勢也程敦夫曰封建古之良法錯出於傳記寧知非聖人意哉今曰堯舜三代以勢不可而不
欲去之審若是耶苟得其勢斯可去矣武庚管蔡之難固當刑之如異姓之韓彭同姓之吳楚也然方且
命微子以繼商封同姓以五十何哉蓋成王不以先代之嗣為可繼廢周公不以害己之親為可絕聖人意
以公天下也柳子何知焉若曰湯武不得已者私其力耶苟不私其力則無庸封之矣湯勝夏去濟雖不期
而會然所賴者特在伊呂湯武待之固當如龍侯之秦錮親之魏矣彼獨不然三等之爵初不之變而于
八百國益倍於前何哉湯武知天下不可以獨治故強枝葉而固本根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弗察焉
大抵子厚徒見魏晉之弊思欲有所懲艾且又太宗以來羣議蜂起彼其淺中狹慮期有以度越前人設

爲誇言不自知覺殊不知公而不私者乃所以爲聖人意也楊愼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冏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劉秩杜祐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拾其遺而禪之曰封建始於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豈尤亦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七十戰而僅勝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餘畫野之君分城之主雖有豈尤之心而未露豈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跋逆矣夷羿篡弒矣民吾雄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尚多有之而載籍散亡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可睹矣大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亦曰藩屏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於諸侯而諸侯自相親也成康繼世未百年閎昭王南巡而膠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亂矣藩屏焉在乎夾輔焉在乎至於春秋戰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腦塗地民如艸菅鳥在其爲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膂竊爲述職之制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爲建國之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法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之地乎矧敢曰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之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內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衞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變之予非類之孽方爲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册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爲虛設九伐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折之曰欲目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士官是也夫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士官起於孔明而士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二氏者人必羣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之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勢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則三代聖人猶有弊法邪曰易曰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郡縣時也郡縣順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是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繫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國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二君將千百其君矣惡能定于一不定于一惡能不亂使孟子生於秦漢之後必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麾之門牆之外矣

四維論

管子牧民篇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乃子厚

意謂廉恥自禮義中出未有有禮義而無廉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唐順之曰按柳子謂廉恥爲義之小節蓋得之矣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則管子之論亦未可以爲非也然則明辨可喜故取焉茅坤曰建議處自是精研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一本惡下得下枉下非下皆無世字世人皆無世字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苟得矣矣字或作而字連下一句讀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茅坤曰結本賈誼政事書

天爵論

天爵說見孟子○黃震曰四維論天爵論子厚謂廉與恥義之小節而病管子四維之言又謂天之貴斯人在剛健純粹而病孟子天爵之言夫廉與恥豈特小節縱可屬於義恥則當屬與禮又不當盡指爲義之小節也管子之以維言者蓋指爲治之範防耳又非如子厚之所語子厚何乃不知廉恥之爲大節邪夫仁義忠信得之於天昭昭也子厚乃謂此存乎人者而獨指剛健純粹之氣爲得於天至論剛健則又指爲孜孜之

〔志論純粹則又指爲爽達之明且諡之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倦志之謂也自今觀之求之爲之信皆人爾何乃反謂之天其理果安在而子厚至以此易彼邪夫以廉恥爲小節而又強明自貴如之何不陷叔文之黨執迷終身乎吾今而後知子厚之所以爲子厚矣童宗說曰孟子之言簡而備學者以意會猶以未盡而少之子厚亦費於言哉〕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爲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倬音卓○易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盹盹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盹音淳○說文盹目也〕明離爲天之用恒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也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一本所字上有斯字〕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邪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聖人原看得道與官本不相離謂守官即守道也故作不如云云然柳子所論亦端的是聖人守道不如守官之意況孟夫子嘗言孔子奚取取非其招不往也則其言本聖人之言非傳者之誤明矣黃震曰以守道不如守官而非聖人之言且謂官所以行道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其論正矣然愚猶謂守道我之事也守官非我之所可必也若董狐爲史官以死是官與道俱守也舍是而必曰守官吾恐官之守道之離也盍亦反其言而言曰守官不如守道庶幾官可守則守不可則去之而道未嘗不守也唐順之曰子厚此論全是從國語中來〕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者下一無也字言下一無乃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一本作命是以行吾道云爾○引喻分明疎朗甚佳切只官以行吾道一語何等把握〕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行戸郎切○左傳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注朝内列位常處謂之表著〕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周禮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者亦謂臣也出左傳〕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遠去聲扑普卜切字从手梏居沃切拲居悚居玉二切○扑小擊也梏拲者周禮上罪梏拲而桎梏手械拲兩〕

手共械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分扶問切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引經證事實縈紆委曲仍折到守是道語結以下又翻出一意作波瀾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一本工字作公下無也字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矣一作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一本失官下有之事二字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二句篇中三見一呌應是子厚章法

時令論上

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之總名之曰禮記或言之爲周公所作非也○古人立月令之意大抵以政事必皆因時致宜所謂舉者舉於一時則時舉可知戒者戒于一時則時戒可知固非必俟時而行亦限時而戒之者也子厚之論言雖款款而辨實强但其言曰聖人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此正論也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聖人之作也按曆書每月六候故十二月爲七十二候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步謂推步氣謂二氣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書洪範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衆徑古定切術音遂按禮記當作遂相去聲無禮記作毋○修治也封界也起其疆畔紀督情竊於疆下也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迂逕也相土宜相其丘陵阪險原隰以殖五穀之所宜也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于時禮記季春之月修利隄防導達溝瀆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植籧筐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勸農勉人禮記作勞農勸民以避唐諱故民皆作人下倣此○起土功發大衆皆妨蠶農之事故禁止之仲夏班馬政聚百藥按聚畜百藥句在禮記乃孟夏非仲夏也○季春遊牝於牧至此妊孕已遂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周禮圉人圉師所掌聚藥爲供醫事也季夏行水殺艸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禮記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艸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疆土孟秋納材葦禮記此一句在季夏非孟秋○蒲葦之屬生於澤中而可爲用器故曰材仲秋勸人種麥種去聲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爲炭按禮記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在季夏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在仲秋今作季秋皆非是○五穀之要言租賦所入之數也孟冬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竇音豆窖音教囷區倫切藏才浪切又如字勞去聲按禮記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三句在仲秋作孟冬非是○竇空也窖地藏也囷廩之圓者也勞農卽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禮記仲冬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仲冬陰盛則材成故伐而取之大曰材小曰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禮記講武習射御在孟冬自合諸侯至之數十四字在季秋皆非季冬也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敬授人時見虞書謂耕稼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月令郊廟百祀如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之類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省息井切囹音零圄音語○省察也審也囹牢也圄止也禮疏云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囹圄秦獄名也）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傑禮記作桀○嗜作耆字通斷都玩切○傑俊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也賢良以德言遂謂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謂選而用之也）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勵禮記作厲當丁浪切○禮記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察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察諸本皆作舉字無理按此句呂覽作察阿上亂法者禮記作察阿黨其爲察字甚明柳子蓋用禮記全文也大抵舉字形畫相近傳寫者誤耳今特正之按禮記易關市來商旅在仲秋非冬也）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以或作已字通）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飄風禮記作猋風○爾雅扶搖謂之猋風謂風之回轉也）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欬苦代切鼽音求嚏丁計切○欬上氣也說文鼽病寒鼻塞也禮疏鼽者氣窒于鼻嚏者聲發于口皆肺疾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莠音有○螟蝗皆害苗之蟲）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胎未生者夭方生者）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掠力灼切境禮記作竟堡作保字同○掠奪也裂折也堡小城也入堡入而依以爲安也）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夏小正周時訓二書名夏后周公之典謂此也）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生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不爲之下或有時字）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邪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行字下有之字）一防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焯音灼○說文焯明也）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其有囂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奇居宜切衺與邪同囂魚巾切○奇衺不正也字見周禮）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文闕）

斷刑論下(黃震曰斷刑論下謂賞務速不必春夏罰務速不必秋冬是矣而謂蒼蒼者焉能與吾事古之言天以愚蚩蚩者耳何言之無忌憚若是哉)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左傳蔡大夫聲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使秋冬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一無冬字)春夏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一無夏字)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敺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敺音區)敺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一本刑下無之字)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一反一正文勢如關河放溜一瞬千里)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之意)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矣一作乎)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史記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後漢范滂傳皆三木囊頭三木謂項手足皆有械也)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更平聲或作吏守屬上句搔蘇曹切痺必至切○說文痺足氣不至病)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怨號並平聲)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辨論未爲確當豈囹圄之慘有甚於刀鋸乎吾不信也)

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艸木而殘之艸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泥乃計切當丁浪切)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說文蚩敦厚貌)蚩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德宗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反遣兵襲唐州掠百姓千餘人而去九月丙辰詔削奪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時公爲集賢院正字作也○論侵伐之前先自有一段工夫此正得其肯綮童宗說曰公此論意謂淮右一方負固似)

（不足以動天下之兵誠有此理然自少誠死元濟繼立十有八年而兵不解迄憲宗元和十二年始克平之則前日之所以申其惡於天下者亦所不免哉）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說見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負恃也固險固也）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朘音宣一作沒一作私一作傷○朘縮也）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左傳注伐者鳴鐘擊鼓聲其罪而伐之也）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暴音僕）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鐘鼓或作鼓鐘○左傳注侵者寢其鐘鼓潛入其境而陵之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眾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一本有力覺前面文勢更自遒緊）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左傳隱公三年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弗聽此謂石碏之論有不可槩者故從而辨之○茅坤曰所言亦是特其淺者耳陳仁錫曰用翻案法而筆現現然古）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一本之字下無大字）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一無矣字）自中人而降守是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敗一作賊）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晉世家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欒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囚之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曰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使得奉晉祀敢不戰戰乎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宋世家湣公七年宋大水魯使臧文仲往弔公曰寡人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及襄公立十三年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公弗聽遂與楚戰敗傷於泓而卒）秦用張祿

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璜胡光切○張祿范睢也穰侯魏冉也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先是穰侯事秦攻取無虛日至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拔魏范睢說秦王曰臣在山東時謂秦知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王於是廢太后黜穰侯以范睢為相封應侯成魏成也文侯之弟璜翟璜也文侯二十五年以成為相時吳起事魏有功至武侯立以田文為相起不悅自是去魏之楚楚以為相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與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晉史苻堅招王猛一見如舊堅繼立遂以猛為中書侍郎日見親幸特進姑臧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堅日熾矣史記李斯自始皇時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位高遂誣斯反狀腰斬咸陽市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相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臲倪結切卼五忽切臲卼一本作甎甈今按甈破甖也甈字書無之大抵即卼字音屋非也書作杌隉後答許京兆書臲兀即此字○易困于臲卼注不安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于寺人敎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徑餒而勿食人故使處原然子厚之所以議之者蓋以唐自德宗懲艾朱泚賊故乃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公問原守於寺人尤甚矣故此議雖曰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則子厚之先見至是驗矣○終篇看其反覆激昂一節緊一節而意如貫珠詞如繁露又特粘定不宜謀及媟近一句作綱領謝枋得曰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文得意者茅坤曰精悍謹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敎鞮以畀趙衰敎音孛鞮音低史記或作履鞮或作敎鞮注云敎鞮也衰初危切○寺人內小臣也即今之宦者敎鞮寺人名趙衰晉大夫也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媟音薛○虞集曰先說事因承接下分闘鋪敘又極有力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衰之賢一句回護絕妙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竪其可以為法乎言議或作謀議竪音樹○時楚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狐偃為晉謀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狐偃將上軍先軫佐下軍事見左傳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竪刁以敗刁一本作貂○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公從之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桓公以竪刁易牙開方三子問誰可相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而三子專權自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立無所不至矣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左傳僖二十八年周襄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鞅於亮切○史記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始事魏相公痤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凡一再以帝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彊國之說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若可與語矣鞅遂用於秦弘石得以殺望之漢書宦官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卽位委以政事蕭望之等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恭顯遂譖望之令自殺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作設○問如霖日說到晉文誤後世處雖似深文然亦見人若一舉一動毫不可苟稍註誤終有不得辭其責者是深一節議論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盾徒本切○左傳宣公二年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盾宣子名也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顧先曰步騶嚴謹得韓之奇末一結筆力尤高

駁復讎議

駁音剝○徐元慶復讎事見本篇唐史孝友傳載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墓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云云韓文公亦有此議見于集○立論疏越貶駁得箇但韓之言純柳之言銳固未可謾致優劣唐順之曰此等文字極謹嚴無一字懶散理精而文工左氏國語之流也歸有光曰子昂此議却於大綱上說道理亦不可少子厚引禮以折其非特為元慶辨寬也耳所謂律設大法理順人情又不可執一論也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邽音圭○師韞時為下邽尉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因詣官

柳河東集　卷四

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爲是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理一作治○唐順之曰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議論大根源處且謂誅旌不得並破其首鼠兩端之說最有意見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向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爲典可乎黷音瀆○說文黷握持垢也左傳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窮理本情二語說得細嚮使刺讞其誠僞攷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讞魚列魚戰語蹇三反○讞議罪也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元慶二字或只作君字非是號音豪○籲呼也書無辜籲天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唐順之曰千萬世不朽之談足爲元慶洩憤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戕音牆悖音孛驁音傲○樓昉曰死于吏死於法等語剖判精詳真辨折得倒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以甚哉一作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周禮見地官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傳見定公四年注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又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一篇主意始見於此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錢穀曰以上論旌誅不可並至此以達理聞道與元慶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甚有著落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特於劉向說苑云云○反覆重疊愈不厭如眺層巒但見蒼翠謝枋得曰七節轉換絕無雷同之弊李性學曰雄健飄肆有懸崖峭壁之勢唐順之曰此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各極其妙孫鑛曰老吏手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小弱弟謂唐叔虞也事詳題注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中去聲○此是正理正論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

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一句折倒使人無從解辨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二當字丁浪切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從音聽○逢謂逢迎也○李性學曰觀其節節轉換辨難分明易見模様次第是直小丈夫䟽䟽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䟽傾雪切與缺同○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缺缺者小智貌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佚音逸○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詳題注○茅坤曰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

辯列子漢志列子八篇姓列名禦寇或名圄寇先於莊子故莊子稱之其學本於黃帝老子清虛無爲務崇不競唐號冲虛真經云○虞集曰孔子沒而百家之言各出其見以相揣摩而柳子厚爲之辯析並有指歸可觀覽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鄭繆公名蘭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之一十年幾百餘年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鄭殺其相駟子陽事詳史記鄭世家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繆公十年釐虛其切古文僖字○此皆據史記年表不知向言魯繆公時遂誤爲鄭邪不然何乖錯至如是一字之誤乃爾校書者不可不慎也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湛字處度東晉人光祿勳注列子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放方往切狙子余切棘列子作革莊子作棘渻音省○夏棘字子棘湯大夫狙公好養猿猴者宋人紀姓渻名爲周宣王養鬭雞者季咸神巫也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邪朱熹曰孟子莊子文氣俱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温純故柳子厚常稱之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楊朱力命列子二篇名魏牟文侯子孔穿孔子之孫公孫龍弟子也見列子仲尼篇讀焉者愼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李暹注文子其傳曰文子姓辛名研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云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又有徐靈府注與子厚所稱篇次皆合豈徐李有以析之歟顏師古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既經贏秦灰燼之後幸而存者其錯亂參差類如此○高似孫曰天寶中以文子爲通玄真經柳子厚爲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齊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學之一臠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考卽攷字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嶢音堯或作嶤又初加切牙朱加切○嶢山高貌說文又手指相錯牙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周氏涉筆云文子一書誠如子厚所云駁書也然不獨其文聚斂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皆以其說入之氣脈皆

（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辯析明快末段稱孔子弟子雜記其言而卒成於曾氏之徒是千古確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孔子卒時七十二曾子年二十六）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孔子既歿諸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有所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樂正子春子思皆曾子弟子）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童宗說曰堯曰首章之言後來揖遜征伐之說皆萃於此若非聖人諷道之餘其何以表見於後世者邪且孔安國疏謂此文爲明天道垂訓將來誠有得夫聖人之心柳子亦謂爲聖人之大志其智足以知聖人亦不減安國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諷誦也）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覆敷救切）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上之一作上言禪音擅）下之無湯之勢而己不得爲天吏（下之一作下言）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己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涸音鶴）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閒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史記蘇秦傳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隋志有鬼谷子三卷鄭以爲蘇秦書唐志有樂臺注有尹知章注序又謂此書卽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注今子厚又謂有元冀者爲之指要未知孰是續仙傳云鬼谷子卽王詡得道爲地仙此詭詞也○鬼谷子之書最後出雖其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闔闢張翕之機似出戰國人意表大要取易老短長語三書掇拾而成之後人所爲撰者也柳子厚以其怪謬異甚詞而闢之其得崇正本意晁公武曰柳子厚論鬼谷子書如此而來鶴亦云鬼谷子皆教人詭詐激訐揣測憸滑之術備於章首學之者惟儀秦而巳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欲知是書觀二子之言略盡矣張敦頤曰治異端者當塞其源去惡木者當拔其本儀秦縱横孟子以妾婦處之荀卿以詐人待之衛瑄以亂國政責之愚謂二子不足罪使無鬼谷之學則朝縱暮横孰從而師事之故欲閑先聖之道距縱横之術者不可使鬼谷之言一日得行於天下也元冀何人作爲指要妄以七術表而出之無意援溺而反推波助瀾誤天下必甚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取一作能非是）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漢志鬼谷子不錄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横家）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横者時葆其書（後出上或無復出鬼谷子三字非是盭音戾葆音保）尤者晚乃益

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攷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陿音洽○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鷙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蓍七章是也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晏子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志或云十二卷七卷始號晏子春秋崇文總目則謂晏子八篇今亡此書蓋後人採掇其事爲之則晏子更別自有書也未知果否○其儒墨之辨不可不考昌黎乃謂辨生於末學吾恐未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又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吾持楯而再搏乳虎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從君以濟河有一黿銜右驂以入砥柱之流冶潛行水底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牽馬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一結大有斡旋

辯亢倉子

亢音庚○列子有亢倉子莊子作庚桑楚楚名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唐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庚桑亢桑亢倉一也唐藝文志則謂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爲洞靈真君求之不獲襄陽王士元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其士元補亡者○亢倉子議論絕無佳者其中多作古文奇字豈晁氏所謂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子厚詆之良是但不知其爲士元所撰亦可異也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志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蓋全未識庚桑者其辭危代以文章取士剪巧綺濫益至正指唐事又補賊廣引詼敕率是獄案文書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適制既爲唐人短淺者無書不煩子厚掊擊也惟農道一書可讀自合孤行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畏於鬼切又烏罪切累音壘又力罪切畏累或作畏壘莊子注云山名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史記莊子傳注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篇首所載與莊周子庚桑楚同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亢倉子有何璨注

辯鶡冠子

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鶡羽爲冠因自號焉唐志亦有鶡冠子三卷今其爲書凡十九篇蓋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昌黎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三讀其詞而悲之即此書也○子厚所辨鶡冠子只世兵一篇耳然其餘亦可概見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俚言自今攷之柳說爲長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鵩音服○賈誼在長沙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以長沙卑濕自恐年命不得長故爲賦以自廣鶡冠子世兵篇其詞正與賦相亂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

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是論確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邪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邪曰不類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

唐柳河東集卷第五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碑

箕子碑

箕子名胥餘紂戚也馬融王肅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未知孰是但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紂始爲象箸又爲淫泆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乃解衣披髮佯狂遂隱而鼓琴以自悲及武王既克殷乃訪問箕子爲之陳洪範篇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示不臣也其文具於周書洪範○似從論語殷三仁起論而於虖以下一往更有深情黄震曰子厚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三人分輕重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難乃旦切○蒙犯也正蒙難者正犯難也易內難而能正其志以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慇懃焉謂下易詩書所載是也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書今天動威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謂比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與音預謂微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明夷正蒙難也隤音頹○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囚奴正士正士謂箕子也易注夷傷也取日入地中明夷之義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大法洪範也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彝倫常道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鮮音仙○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治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沒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償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爲可貴此仁賢之化也按朝鮮東夷地秦屬遼東外徼漢武帝定之置郡晉末陷入高麗洪武二年封爲高麗王二十年仍更名朝鮮率是大道蒙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蒙狙紅切俗體也正作叢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語極淋漓感慨故謝枋得刪錄此段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汲郡紂故都今爲河南衛輝府屬淇縣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繁或作係非是此以繁而爲繁因繁而又作係也○自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爲王憲憲大人顯晦不渝憲音顯○憲憲興盛貌渝變也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俾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詘音屈易象是列文王爲徒易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式孚謂唐始立廟祀之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此子厚在永州作一統志道州今屬永州府吳營陽唐道州江華也○張敦頤曰唐書歸崇敬傳贊引此碑按論薛伯高評十哲之科妄出後世而開元之祀非夫子志是已失矣子厚於碑反指爲確論宋子京贊唐史灼見其非追咎薛氏而子厚之失以佚來者愚請畢之夫顏淵以下十人皆孔門高弟顯顯閒出者謂非盡其徒可乎取其所長序以四科萬世而後知有聖言可品題不敢擬議可謂後世之妄乎李瓘雖非名臣而請祀十哲列爲坐像務尊師重道是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何害其爲夫子志乎嗟夫伯高妄論之於前柳子溢美之於後微景文之論則薛得爲賢守柳得爲通儒矣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

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薛伯高名景晦按集有斥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此云某年卽元和九年也明年卽元和十年也隋志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卽禮所稱先奠三日後甲三日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於庭周禮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又祭羣小祀則玄冕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鑮組旂章粲穆布列周天之下燎力照切鑮音博○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設懸謂懸枸虡之屬也禮記月令以爲旂章注章幟也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庳音卑又音婢沃音握○庳短也外說鬼神之類也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頖宮之制頖與泮同○行廣夷平也墉城垣也禮記王制天子辟雍諸侯頖宮皆學名也是日樹表列位由禮攷宜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注立八尺之表夏至則景五寸冬至則景丈三尺樹立也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僦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僦卽就切雇也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廪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肄羊至切毓與育同贏音盈○序廊也肄習也周禮園圃毓艸木周語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於是乎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重曰母輕曰子權稱也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更平聲程法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長上聲○攝摳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丕大也本統言歷聖傳道之統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禮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謂四科之目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弟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開元八年敕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悉預配享余案月令則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國之故也則曰一本作則由一本作曰則○禮釋奠與舍菜舍菜卽祭菜然則國子入學以蘋蘩告誠祀其師以示敬道也故與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鏞大鐘名九年八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攷疑義合以燕饗萬氏翼翼觀禮識古九年當作十年以長曆推之九年八月己亥朔是月無丁未日新廟之作起於十二年二月丁亥祭之後云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晉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晉與辨同禮也俗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譬天地之大覆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攷有國之制先施彝與章止道本傳是荒服移爲闕里闕里孔子故居在兗州曲阜縣魯城內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頖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魯僖公名申詩魯頌泮水美僖公也漢書文翁爲蜀郡太守及諸郡縣小吏起學官使子授業後變鄭魯之風天下並令立學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難侔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荊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涖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振音真○詩注振振仁厚貌吉日丁亥獻于頖宮庭燎伊煌有渙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欷思報聖功下逮于嘉惟吉之逢欷音希昀昀其原既夷且大昀均句二音○詩昀昀原隰曾孫田之墾田也渙渙其流實環于外詩溱與洧方渙渙兮渙渙水流貌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廪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伊位或作其位以下倡之非是新宮既成崇

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
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
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聽千或作平聲）于欽惟聖王厥
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疚音究）公斯孜禮民感休
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感一作咸）公錫于天眉壽來加（詩天
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公賚于王休命是荷（荷音何○賚賜予也）師于辟雍
大邦以和侑酳申申王道式訛（酳音胤○漢賈山傳養三老五更於太學
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酳者少少飲酒食已而蕩口也此言景晦將入爲天子三老養於太學亦魯頌祝僖
公之意云）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此子厚刺柳州時作○子厚碑碣銘誌已遠不
逮昌黎試以昌黎處州孔子廟碑較之可見）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茅坤曰陡然一起奇）惟柳州古爲南夷
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
不能威（椎音槌髻音計○柳州在嶺南今屬廣西古百粵地故云南夷○漢書李陵傳胡服椎結注
結讀爲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書島夷卉服注卉草也絺葛之屬柔安也書柔遠能邇）至于有
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
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
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
孔氏之道尊而明（事一作士旋音璿辟音壁又音僻唯以水切○周禮職方氏辨九服
之邦國謂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爲九）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
毁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是歲七月
子厚至柳州）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
獻三官衣布洎于嬴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
益新（語齋必有明衣布注以布爲沐浴之衣）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
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于王靈曰昔
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
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
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
（後闕○茅坤曰本色引證妙）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
若茲教以寧其神（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追思告誨如在于
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謂子欲居九夷
也）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禮祭義祭之日
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注麗猶繫也）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終南山即中條山也漢志扶風武功縣東有終南山潘
岳關中記云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也今在陝西西安府城南○文具典麗）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
使中謁者禱于終南山（漢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爲之
諸宦加中者多閹人也）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祇飾祀事攷視祠
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貞元十一年四月以兵部侍郎韓皐爲京兆尹
皐傳云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皐奏不實遂貶撫州觀此則十二年之旱可知）遂命盩
厔令裴均虔承聖謨創制祠宇（盩音侜厔音窒○盩厔縣名今亦屬西安
府裴均字君齊）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
板榦礱柱礎陶瓴甓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榦音
幹礱盧紅切礎音楚瓴音零甓蒲歷切恢枯回切度徒洛切○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礎楹石也說文
瓴甓似瓶者爾雅瓴甋謂之甓詩中堂有甓立三筵六言其廟宇高三尋廣六尋也）尋既興功
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
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埜於是邑令
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者艾埜夫版尹（書三亳版尹版尹版之尹長）
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
興雲雨攷于祭法宜在祀典（奠安也）惟終南據天之中
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
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塞能作固以屏王

室華去聲○褒斜二谷名梁州記方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今在漢中隴首隴山也今在隴州商顏商山之顏顏猶額也出前漢溝洫志今在商州太華即西嶽在華陰戎西戎關潼關也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璆與球同音求琳音林紀堂或作杞棠或作屺堂皆非是枚詩本作梅○禹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條山楸也又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化荒爲穰易沴爲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祝一作祀沴音戾沴陰陽氣相亂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儲音除峙文里切○儲說文偫也爾雅供峙具也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禜雩皆有準程禜音詠雩音于○禜祭名周禮禜門祭用瓢齎雩請雨之祭禮記禜雩祭水旱也顧惟終南祠位痺陋不稱顯名痺音卑又音婢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宦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爲豐穰實我粢盛盛音成○左傳冬無愆陽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與利產財作固鎬京鎬下老切○詩宅是鎬京鎬京武王所都其地在長安西上林苑中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奕奕佼美也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嗇夫鮐背鯢齒願垂表經鮐音臺鯢音倪○鮐背鯢齒皆壽徵頌宣聖德篆刻堅石永世飛聲此詞用秦碑體皆三句爲韻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此碑與上篇同時皆禱旱作山在鳳翔府郿縣上有靈湫禱雨輒應

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恆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雍於用切○雍州謂秦地雍梁皆禹貢九州之舊一統志關中諸山莫高於太白積雪六月不消其人以爲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癘疾祟降則禱之咸若有答焉者鬼災曰癘祟亦神禍也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甸邑尹謂韓皐盩厔屬京兆故云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華去狹陋恢閎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埜夫謹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闕

碑陰文韓皐裴均蓋有勞於二祠者也故子厚又作文勒于碑陰以志之

時尹韓府君諱皐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尹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勞力到切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人博愛之道洽于鰥嫠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於强禦鰥姑頑切嫠陵之切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攻作甚力而其人彌逸傳株戀切易以豉切○傳館驛也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爲甸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爲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永州縣四湘源其一也公時爲永州司馬作二妃即舜妃娥皇女英事見韓昌黎黃陵廟碑紀之甚詳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天火曰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中

丞清河崔公能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以司功攝令也崔能唐史有傳祇栗厥
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攷羸羨
均節委積委於僞切積子智切○羨餘也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少曰委多曰積
皆聚也咸執牘聿至于祠下說文牘書版聿所以書楚謂之聿吳謂之不聿燕謂
之弗稽度既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迺
桴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度徒洛切埴音植○上游
字見漢書猶言上流也埴埏也桴編竹以渡也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
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
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
授受内若嚚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乂音義○
若順也書瞽子父頑母嚚帝既埜死神亦不返史記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
於蒼梧之埜二妃從舜不及道死於沅湘之閒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敺祓戾
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大刑敺音區祓音弗奸音干○敺祓驅除也
有翼其恭有苾其馨苾薄必切香也沉牲受告卽石是銘周禮
以貍沉祭山林川澤注云祭川澤曰沉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神位湘滸嬀俱爲切汭儒稅切
滸音虎○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嬀水之汭也史記堯妻舜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嬀汭舜所
居潙水之汭滸亦水涯也揆茲有初克碩厥宇碩壯大也唐命秩祀茲
邑攸主毛牷既疈椒馨爰糈胤于萬年期保伊祜牷音
全疈拍逼切音辟一本作肆糈先呂切○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毛之取純毛
也說文牛純色曰牷疈破也周官宗伯以疈辜祭時百物注牲胸也疈而磔之詩有椒斯馨糈祭神米也
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炖他昆切○說文炖
風而火盛貌左傳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注東北風曰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龔給也邑
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廉節也桴木負
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閟左右率
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閟音閉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

其吉玉以對嘉祉玉一作主南風滑滑湘水如舞將子無
讙神聽鐘鼓滑音骨讙一作護○說文滑露貌豐其交報邦邑是與
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按史云饒娥字瓊姬饒州樂平人父名勳餘悉如碑所載又云鄉人異之歸賵
具禮瘞父及城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
宗元爲立碑云○饒娥事甚卓異而文未稱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蒲波切○饒州今爲府屬江西鄱江在
府城南娥爲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絺葛
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靖一作靜○葛所以爲絺綌精曰絺麤曰綌娥父
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卒七沒切娥聞
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
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時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
死俄大驚震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鄱旁下民悲感怨號以爲神奇怨音
寃號音毫縣人鄉人會錢具儀瘞娥鄱水西橫道上墓今在樂
平縣東汨灘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詒一作詔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念貞
好靖不游纖葛絺紵克供以修纖思廉切絺丑知切紵直呂切蒸蒸
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乎一作于又一作於匍匐
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
形枯號平聲踣匹侯切又薄北切形枯一作西汚○踣說文云斃也僵也父屍既出孝
質已殂黿鼈黿鼉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
怪異形適與我謀鄱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
槐罷誅劉向列女傳齊傷槐衍之女婧齊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
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使拘之且加罪焉婧懼先造於晏子之門曰妾聞明君不爲六畜傷人民不爲埜
艸傷禾苗今吾君以槐故殺婧父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明日朝言於公景公卽廢
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謳烏侯切亦音區○列女傳趙津女

娟者趙河津者女趙簡子南擊楚至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娟懼持楫而前曰妾父聞主君且來恐風波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勝杯酌醉至如此願待其醒而殺之簡子渡用楫者不少一人娟願備父持楫許之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悅以爲夫人肉刑不施漢美淳于史記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天子悲憐其意五月有詔除肉刑法事見漢刑法志烈烈孝娥水死上虞邯鄲淳曹娥碑娥上虞曹盱之女盱能按節撫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時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度尚設祭誄之娥之至德實與爲傳恆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當道卽謂橫道上也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幷序○南府君霽雲魏州頓丘人祿山反張巡許遠守睢陽遣霽雲乞師於賀蘭進明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霽雲還入城十月城陷與巡等同被害初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云○南公固是偉人子厚乃以此靡靡之文屬之幾無生氣黃震曰一句一事始終屬對全似韓柳未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類當是少年作然近世晦翁嘗以年攷之乃其晚年所作殆自隳以從俗邪陳仁錫曰此篇似模燕許在柳文中又是一格而峭鬱之意自見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大左傳趙孟稱叔孫豹曰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施去聲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睢息遺切○唐睢陽宋州今爲河南歸德府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詩無拳無勇注拳力也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中去聲○史記養由基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霽雲傳善騎射見賊百步內射之發無不應不遇與詞鬱尨眉之都尉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

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援臂之將軍數所角切奇居宜切○史記上以李廣數奇注奇隻不耦也又廣爲人長援臂善射亦天性也注臂如援通肩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華音畫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圮音起圮毀也○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劉歆字子駿爲王莽佐命官至國師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晉王衍字夷甫嘗與東海王越共討苟晞越薨衆推衍爲師衍辭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執衍等問以晉故衍因勸勒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訏匈于切○訏大也又說文齊楚謂信曰訏誓鳩武旅以遏橫潰橫戶孟切潰音會裂裳而千里來應文選脫未爲兵裂裳爲旗左袒而一呼皆至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祖左爲劉氏杜厲不知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狠瞫見黜而奔師瞫尸甚式祖二切○左傳文二年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斬囚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瞫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力一作志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彊謂賊囚張通悟陷宋曹等州張公巡率吏哭玄元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也入守而百雉齊固百雉城也城高三堵爲雉謂賊攻雍丘張公巡設百樓檣城上束芻灌油以焚賊不敢向也初據雍丘謂非要害至德元載三月真元令張巡起兵討賊據雍丘謂單父尉賈賁合兵擊宋州張通悟走襄邑爲頓丘令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也雍丘隸汴州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周禮諸臣之復謂奏事于王也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云蔽遮江淮沮過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十二月巡拔雍丘東守寧陵二載正月賊將尹子奇寇睢陽睢陽太守許遠告急於巡巡引兵入睢陽睢陽隸宋州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此謂巡至睢陽與許遠合霽雲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也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疏音疏○後漢班超在疏勒國而龜茲姑墨數攻疏勒超孤立無援吏士單少拒守歲餘虜騎雖彊頓盱眙而不進盱音盱眙音怡○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輔國將軍臧質堅守魏人殺傷萬計尸與城平三

旬不拔主退走魏賊徒乃奔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呂氏春秋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荊王曰宋必不可得請令公輸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遂輟不攻宋志益專於三版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三國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偪陽縣布之勁偪音逼縣名字一作巧○左傳襄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主人縣布秦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墜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洴城鑿穴之奇○洴音牽洴城事未詳或云田單穴城火牛也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臨去聲○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三月楚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注臨衆哭也肉袒牽羊示執臣僕之禮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左傳宣十五年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絶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彊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好呼報切○巡等守睢陽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八月巡令霽雲將二十騎犯圍而出告急臨淮進明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泣且語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因噬嚙落一指以示進明今按舊史云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斬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此所載又有噉此足矣之文其不同如此溫公攻異从舊傳遂慟哭而返卽死孤城霽雲遂自臨淮陽絶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懵武亘切○左傳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庾信哀江南賦曰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身離楚埜徒傷帶劒之辭楚辭九歌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霽雲等皆爲賊所執賊將以刀脇巡巡不降又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將欲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降乃與姚誾等遇害惟遠執送洛陽無傳燮之歎息後漢傳燮字南容爲漢陽太守賊圍漢陽欲送燮歸鄉里燮慨然嘆曰吾行何之吾必死於此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沒

有周苛之慷慨漢書高祖使周苛守滎陽楚下滎陽生得苛苛罵項羽羽烹之聞義能徙果其初心見論語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後漢臧洪字子原袁紹執洪殺之洪邑人陳容謂紹曰將軍欲爲天下除暴而先專誅忠義豈合天意又曰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劉璠梁典云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司州刺史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道恭疾卒詔使郢州刺史曹景宗救援景宗頓兵不進義陽遂陷御史中丞任昉彈劾景宗略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直臣蓋指任昉也朝廷加贈特進揚州大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埊刻鮑信之形信或作勛非是○魏志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于壽張力戰鬭死繼而破之購求信不得衆乃刻木爲信狀祭而哭焉陵圖龐德之狀魏志龐德守令明與關羽戰爲羽所得羽謂曰不降何爲德罵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爲羽所殺于禁等七軍皆沒孫權稱藩遣禁還魏帝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納官其子見句踐之心越語句踐棲於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少壯令从軍舉門關於周典周禮司門職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國中死事者之父母也孤子也又遺人云掌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徵印綬於漢儀漢時印佩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印銀印艾即綠綬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焉見孔氏雜說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懂以怒寇懂勤謹二音或作僅非是○列子刺客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心吾不侵犯之而辱我以腐鼠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懂勇也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卽城陷之辰爲克敵之日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庚申安慶緒奔河北壬戌克東京世徒知力

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妙論從無人道破）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涪音浮）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劖堅石假辭紀美（劖音卓）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數語似見南公生平）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溫序字次房爲西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將苟宇所執欲降之序不從伏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爲冢地長子壽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塟帝許之乃反舊塋焉）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漢書宣帝以趙充國有功德與霍光張安世韓增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等十人圖畫形貌于麒麟閣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侍郎揚雄即趙充國圖畫其容貌而頌之）其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難乃旦切）漢寵死事周崇死政（並見上註）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害氣彌盛（婪盧含切）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封大也左傳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屹彼睢陽制其要領（屹魚乙切要一遙切○屹山高貌漢張騫傳注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領故以爲喻）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僨（僨丑正切又猪孟切○衝謂衝城車詩臨衝閑閑是也賊攻睢陽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兵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一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大木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僨伺也視也）鈐馬非艱析骸猶競（鈐鉗通用○宣公十五年公羊傳鉗馬而秣之析骸解見前序）浩浩烈士不聞濟師（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士不救）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嗌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解亦見前序）寇力東盡兇威西惡孤城既拔渠魁受戮（惡女大切○惡慝也渠魁謂安慶緒）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躅廚玉切）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塋墓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大曆十二年四月以南霽雲子爲歙州別駕又貞元二年二月授承嗣官旌忠烈之後）

唐柳河東集卷第五

唐柳河東集卷第六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六祖惠能也姓盧氏新州人化于新州國恩寺憲宗時賜謚大鑒塔曰元和靈照子厚在柳州時作○昌黎學業正大絶無異端外說之文縱有之亦只論以吾道文章人品子厚俱不及遠甚矣乃蘇子瞻謂子厚南還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絶妙古今此亦崇佛氏之誤也邵伯温曰東坡於古人但寫淵明子美太白退之子厚之詩爲南華寫子厚六祖大鑒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元和八年十二月以桂管觀察使馬總爲嶺南節度使扶風人也)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都府節度府也)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幢傳江切)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愚氏佞佛癡狀可覩)其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鬭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誖蒲昧切又音勃○誖亂也)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摩當作磨莫臥切○後魏大和十年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得禪師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達摩賚衣鉢浮海而來至梁詰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達摩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是爲初祖)六傳至大鑒(達摩以其法傳慧可是爲二祖惠可傳璨是爲三祖璨傳道信是爲四祖信傳弘忍是爲五祖忍傳惠能是爲六祖)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授信具(高僧傳能初見忍師忍試之曰汝從何來對曰嶺表來參禮惟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何能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願竭力抱石而春供衆而已既和其偈忍遂以衣鉢寄托曰小子識之信具衣鉢也)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度徒洛切○咸亨中能未遇忍師嘗往韶州遇劉志略有勸于寶林古寺修道自謂曰本誓求師而貪住寺取乎道也何異却行歸舍乎遂去後十六年居曹溪曹溪亦韶州地名一統志云在府城東南梁時有天竺國僧自西來泛舶曹溪口聞異香曰上流必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云百七十年後當遇無上法師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寺是也)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高僧傳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璽書詔赴京闕續遣中官薛簡往詔復謝病不起)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先天二年癸丑卒至元和十三年戊戌爲一百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元和五年七月總自虔州刺史爲安南都護)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身毒史記上音捐下音篤前漢下音篤一名天篤浮圖胡是也又西南夷傳注即天竺亦曰捐篤)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纛音道又音毒○纛羽葆幢以犛牛尾爲之大如斗或在騂頭或在衡蒞南海按韓昌黎祭馬總文云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交州即安南都護府番禺則南海郡廣州也與公此碑合而唐史乃云總自安南都護遷桂管經略觀察使誤矣東坡曰以碑攷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可以正唐史之誤)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噩逆各切○說文噩譁訟也或云周禮噩當爲驚愕之愕)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說文乾上出也乾乾不息之貌)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揖一本作

挹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 軼徒結切○說文軼車相出也 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護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 復奏復也注見前卷雎陽廟碑誄累前人之功德而述之也 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謚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南嶽彌陀和尚碑 子厚貞元十八年爲藍田尉照死於七月十九日此碑蓋七月後作按南嶽卽衡山也在今湖廣衡州府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 度徒洛切○子厚嘗爲般舟和尚弟二碑蓋指日悟爲般舟和尚卽此所謂般舟道場也 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艸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植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槱以爲僕役而媟之乃公也 槱音酉媟音薛○詩薪之槱之槱積木燎之也說文媟嬻也 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泊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 施去聲 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眞公眞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 五祖忍公姓周黃梅人與四祖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東山法法照智詵皆學於忍惟唐公眞公及衡山承遠未詳 初法照居盧山由正定趨安樂國 由字一本作中○金陵語錄定有出定入定之意非若士無所不定慧者見微而已不若止觀無所不見 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 教一作放 服庇艸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夫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眞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 岡叶音宮 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此子厚爲永州司馬時作按岳州今爲府屬湖廣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惠爲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 菩薄胡切薩桑葛切 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

識以有爲曰吾未嘗作（般比末切若而也切般若梵語謂智慧也）○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高僧傳昔佛滅度後十有三世至龍樹始用文字廣第一義諦嗣其學者號法性宗元魏高齊間有釋慧文默而識之授南嶽思大師由是有三觀之學洎智者大師蔚然興於天台而其教益大）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愨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閫者五十祀（徙居一作徙于楞音稜伽音茄閫苦本切與梱同）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南陽鄧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嶽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門一作論）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斁夷益切）塋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兹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大曆四年八月以道州刺史楊炎同平章事）以爲宜居京師强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閔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建中二年十一月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戶參軍）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爲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爲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弘農楊公某楊憑也元和四年爲京兆尹）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狀博陵崔行儉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數上聲○刺史李某一本云李位子厚集有位墓誌）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楊憑元和四年爲江西觀察使以贓罪貶臨賀尉俄自臨賀尉徙杭州長史）使余爲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子厚在永州時作○碑雖稱南北異宗而龍安會之然據其安禪通明論數語亦只淺淺者）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兹僅二千歲（佛地論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佛姓釋迦號牟尼佛生天竺國在大月氏東南以地理攷之安南者嶺南之極邊也而天竺之道自此而通安西者隴右之極邊也而西域之道自此而入則其道里之遠可知矣法顯記佛生於殷末道成於周初或云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在世化教四十九年後於拘尸那城婆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年七十九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嚚昏放于淫荒（空愚一作空空愚夫云論語鄙夫空空之意嚚魚巾切）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爲達摩（迦居于切葉書涉切○迦葉釋迦大弟子一名飲光稱尊者師子亦稱尊者達摩見前）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秀爲能（神秀姓李氏絳州尉氏人隋末出家爲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爲業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咸亨五年弘忍卒秀乃往荊州居當陽山）

（則天聞其名追赴都秀同學僧惠能即六祖也往韶州寶林寺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秀爲北宗能爲南宗）南北相訾反戾鬭狠其道遂隱（狠下懇切）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慁（慁胡困切○摩訶摩耶經正法衰微六百歲以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炬）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高僧傳釋玄素字道清俗姓馬氏厥後江西嗣法者天下號爲馬祖或以姓名兼稱曰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荘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爲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而負大木礱密石以益其居又爲龍安寺焉（礱音聾）尚書裴公某（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胄爲湖南觀察使七年徙江西）李公某（八年十二月以給事中李巽爲湖南十三年九月徙江西）侍郎呂公某（以禮部侍郎呂渭爲湖南十六年七月卒）楊公某（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湖南）御史中丞房公某（房公未詳）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爲僧五十三朞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泪懷宜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子厚集有送皓初序）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爲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終龍安寺葬其原（岣嶁本拘縷二音岣又音古后切嶁力后切○岣嶁山在衡州府城北有禹碑在其處）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爲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聽誣言空有互鬭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邪匪追至邪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嗚呼一句作動言事爲）

唐柳河東集卷第六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南嶽見前按塔銘和尚死於貞元十七年九月瘞以十月其年秋子厚方調藍田尉此碑及塔銘皆同時作○黃震曰柳集浮屠家碑二卷其理蕩而不可究詰其詞遁而不可明喻惟南嶽大明二碑僅明白可曉姑取之愚謂此二者立語未爲盡瑩而理則近是蓋二碑所主者律而餘多言禪也律者嚴潔其身佛所教人之本旨而禪之說創於達磨自稱教外別傳佛書初無此說也律以斷惡修善而禪者謂惡不必斷善不必修惟問心之有無如何苟無心殺人而殺人卽殺人爲無罪至罵其師瞿曇爲乾矢橛爲一捧打殺作死狗餐喫亦爲無心故無罪者也律出於佛其徒懼而小之禪不出於佛其徒張而大之使人不得而詰其罪者也然則世之言佛者將何從乎

乾元元年某月日乾元肅宗年號元年歲在戊戌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恬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儀謂表儀也其首曰雲峯太師法證凡涖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爲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爲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髫音迢○髫童子垂髮貌說文齔毀齒也男八月而齒生八歲而齔女七月而齒生七歲而齔吾師冬不燠裘饑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仵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象法益廣有以見其用燠乙六威遇二切○仵音午象一作像○仵偶也象法漢書注作金人以爲天人之主而祭之卽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二而下或有二知字○好幹旋語最圓活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祕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姓譜周武王封文王弟號叔於西號平王東遷奪其地與鄭武公求號叔之裔孫序封於陽號曰郭公號謂之郭聲之轉也師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不忝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爲弟子者三千人一無爲字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欣踴如獲肆宥欷音希○此卽前碑所云受律求道二段之意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塟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爲茲塔甓石峻整植木蓊茂蓊烏孔切又音翁○蓊草木盛貌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

亟爲余言故爲其銘亟爲字去聲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象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闡齒善切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閟靈室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子厚嘗作南嶽彌陀和尚碑謂代宗時有僧法照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禮焉名其居曰般舟道場與此碑合按碑云前永州司馬員外置柳宗元撰并書元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僧景秀立刻者林鴻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子厚永州龍興寺記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由其壇場而出者爲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爲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一統志永州秦屬長沙漢曰零陵今有零陵縣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爲之室宇毗律也傳燈錄律御啓毗尼之法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愿比音鼻○同覽要覽梵語比丘如秦云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身色以爲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佛書雜記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即昧在其閒覆存之而已反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奥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眞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洞開眞源碑本作廓開貞源無長跪及不衡字○維摩經注是性是情同歸覺海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刳巖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顓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碑闕本作斬廡音武顓音專般如字○爾雅山小而銳曰巒說文廡堂下周屋大藏有般舟三昧經云一心念佛若一日晝夜若七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逮得是三昧今釋氏亦有依此教修行者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碑本處作居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李顯大乘賦序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謂法駕之通馳也如舟車之致遠也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揣徒官切聚貌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眞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恆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象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與毗尼微密是論論平聲八萬總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功庸以敦祁祁盛貌如水斯壅流之無垠垠音銀岸也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揭音竭又音憩並牽也要平聲祖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斵層搆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恆寂縱而不傲在捨恆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或本止作大明和尚碑○起處得體）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五燈會元法要有三曰戒定慧唐宣宗問弘辨禪師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為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緣染名定帝曰云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尼無染韋氏女見碑陰記事物原始漢明帝時洛陽婦女阿潘出家為尼此中國為尼之始也）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此言不序其宦族所以尊大浮圖之道唐潭州今湖廣長沙府）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岣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岣侃秀昱皆僧名）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某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某年未詳或作乾元元年以史攷之乾元肅宗即位之三載廣德代宗即位之一載如此則乾元當在廣德之先也然此碑正謂南嶽大明寺律和尚則大明寺始立於廣德為信當是乾元字誤矣）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為侍者數百翦髮髦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匜音移又演爾切○左傳奉匜沃盥注匜沃盥器也）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無以加也（灝音浩○說文灝夷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址下碑在塔東（衡山有五峯祝融其一也）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麓音鹿○山足曰麓裔末也）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竁穴其於用碑不宜（竁蚩瑞切音毳又摳絹切音串○竁穿地也）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秦始既為皇帝巡行郡縣所至之地必立石頌秦德焉）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皐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已上六人史皆有傳）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說文縞鮮色舄履也）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未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沒年一作未年）既沒二十七年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昝姓（昝子感切○姓譜晉有昝堅桓溫將）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

嶽佛寺毁而再成由公而丞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覩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公前與大明師碑嘗謂丞相李公泌執經受大義今又謂覩大律師而稽首尊之則師之出處蓋必與大明師同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公衡山有石廩峯因名瓚亦僧名也號懶殘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祲音浸○說文祲精氣感祥春秋傳見赤黑之祲斯爲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若面也切○凡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蘭若招提荊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爲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虔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讋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唐柳河東集卷第七

唐柳河東集卷第八

明　檇李蔣之翹輯注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段太尉秀實也字成公本姑臧人新舊史皆有傳此狀子厚元和九年在永州作集又有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狀當在書之先云○段太尉逸事狀可當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一篇然韓作後逸柳作績密具見擅場黃震曰文高事叢曲盡其妙王世貞曰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頴傳尚規子長之風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之造下此益遠矣茅坤曰纔刻情事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大曆十二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薦秀實爲涇州刺史按涇州今屬陝西平涼府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是歲正月以汾陽王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治河中河中蒲州也舜都今屬山西平陽府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晞音希邠悲巾切○晞子儀子時爲左常侍不爲尚書恐誤史傳子儀自行營入朝晞在邠州放縱不法按唐涇與邠州皆隸關內道邠州古豳國之地今屬陝西西安府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竄取亂切卒一作率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嗛音慊釜音輔正作鬴鬲一作歷盎於浪切盈字一本作蔡與撤同讀如蔡蔡叔之蔡新史改作盈故或作盈一本又作弃祖一作把非是撞傳江切○嗛足也鬲鼎屬盎盆也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付一作分○理治也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爲去聲○已止也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釀女亮切流一作留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槊音朔譟先到切與噪同○槊長矛也盡甲一營盡被甲也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躄蒲結俾亦二切○說文躄不能行也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邵伯溫曰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邪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語語皆項門一鍼雖大頑惡人能不自悔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艸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晡音逋○說文晚食曰晡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一段已結汾陽王子晞擾軍事然秀實固偉人晞亦非俗子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白孝德初爲邠寧署秀實度支營田副使涇大將焦令諶諶音忱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埜無艸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邪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舁來庭中太尉

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衣於既切哺音逋）淮西寓軍師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邪涇州埜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赭音者○說文赭赤土也）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邪（隸郎計切）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段別傳云大曆八年令諶猶存者蓋子厚之得於傳聞其實令諶不死○敘賣馬代納令諶穀奇矣得尹少榮一番議論更痛快）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建中元年二月秀實自涇原節度使召爲司農卿）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泚此禮切○岐古岐周地今爲岐山縣屬鳳翔府）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一本無之字）泚反太尉終（四年十月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師救哥舒曜丁未出京城至滻水倒戈謀反乃於晉昌里迎朱泚爲帥庚戌泚殺秀實興元元年二月贈秀實太尉謚忠烈）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視下一有之字○識音志○末段敘次不羣不理大有筆法）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閒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斄本部字侯菑切鄣音章堡音保○斄后稷所封地真定唐中山今爲府屬北直隸漢書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說文鄣紀也堡埤也戍邊守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姁音許行一作促○姁姁相樂也後漢書物色空錯愕也）會州刺史崔公來（永州刺史）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茅坤曰史家顯微闡幽之意略見於此）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以敘事時出駢語具見子厚習氣未除）

曾祖善才皇荊王侍讀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維深（柳渾字惟深又字夷曠）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公實後之（代一作往○西晉末柳純位平陽太守純子卓避永嘉之亂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今云濟南恐誤永嘉懷帝年號）也柳氏自皇帝后稷降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魯孝公子伯展展孫司空無駭無駭生禽字季爲魯士師食邑柳下謚曰惠因以柳爲氏魯爲楚滅柳氏入楚楚爲秦滅乃還晉之解縣後秦置河東郡故爲河東解縣人）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爲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卓子恬西河太守恬子憑馮翊太守憑子叔宗字雙鱗宋建威參軍叔宗子世隆字彥緒南齊尚書令世隆子挾字文通梁左僕射曲江穆侯挾子映映子奭奭子善才善才子尚素尚素子慶休慶休子渾自卓至渾十一世也按柳元景弟叔宗已下南史皆有傳）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弛一作施非是斷去聲）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蒞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爲學略章句之煩亂採摭奧旨以知道爲宗凡爲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

以適己爲用摭之石切○說文摭拾也自始學至於大成耽嗜文籍注意鑽礪倦不知游息威不待榎楚儒言經旨夙有聞知耽都含切榎古雅切與檟同經一作雅○禮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爲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夭上聲若汝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言也巫下一有之字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道巫何爲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爲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爲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譎古穴切○說文譎權詐也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之冠冠音貫後同○前漢武紀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業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計上最簿使郡國每歲遣詣京師所徵之人與俱來也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天寶元年禮部侍郎韋陟知貢舉柳載中第十四人載後改名渾調受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調去聲單父音甫辟音璧○單父魯邑名今爲單縣屬兖州府宋州今河南歸德是也至德中渾爲江西採訪皇甫先判官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靡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㬥鋪太和以惠鰥嫠毆除物害消去人隱罹鄰知切重直隴切嫠陵之切毆卽驅字○唐信州今爲江西廣信府永豐信屬縣也罹遭也周禮刑亂國用重典人隱謂民隱也子厚以避諱故耳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尨茸之蠹尨音蒙茸音如容切蠹音妬○漢刑法志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注招求也招致權著己也又張湯傳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之屬交私注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尨茸亂貌字見左傳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旣庶而富廉恥興焉旣富而教庠塾列焉塾音孰○塾門內之學也禮記家有塾里閈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

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唐洪州今江西南昌府豐城其屬縣也衢州春秋爲越西鄙姑蔑地今爲府隸浙江夫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撮倉括切○量容六十四黍爲圭四圭爲撮八尺爲尋倍尋爲常公遂滅跡藏用遁隱於武寧山武寧洪屬邑也其山以渾嘗隱此至今稱柳山云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卽日裝束上道公嘗好大體不爲細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速一作束奸音干他本作姧非也○史傳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爲左補闕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榷鐵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推音角任一作征○書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史記注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以均天下郡國輸斂平賦相準者也明年自左補闕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大曆三年以刑部侍郎魏少游爲江西觀察使少游表渾爲其府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使府觀察使之府謂少游也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十二年渾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攷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郊甸之賦四曰

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攷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十四年五月以中書舍人崔祐甫平章事崔薦渾爲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公則修虞書之攷績舉漢代之課第虞書三載攷績三攷黜陟漢元帝建昭中京房奏宜令百官各試其功奏攷功課吏法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昆峭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淩江並海竟吳越之域皆所蒞焉峭七肖切並蒲浪切列子並歌竝進又音竝上聲○竝近也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于終南山卒遽卒字七役反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紿之捐家屬以委之紿音怠○江南呼欺曰紿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卽步入窮谷拔艸遐踰秦嶺由褒駱朝于行宮榜音彭所以輔弓弩又捶擊也又音迸音謗進船也又音膀木片也箠土蕊切亦作棰○張敖傳載貫高榜笞數千四年十月朱泚反渾微服徒行遁終南山谷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步至奉天扈從至涼州改左散騎常侍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討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貞元二年拜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僞署之汙賊平渾奏言臣向名爲賊汚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請改名渾是歲盜據淮滸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反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爲才堪攘寇拜爲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衒玉而賈石者也喋音牒衒局縣切賈音古喋喋多言也說文衒行且賣○也賈賣售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知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襲音習○王衍字夷甫官司徒後爲石勒所殺殷浩字惟深陳郡人仕至中軍將軍俱晉人唐史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三年正月以本官同平章事登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謨于外用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數聞在下者十一二焉十一二焉猶言十之一二也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攷之前志我無負焉史記曹相國世家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乃謂窋曰若歸試問而父曰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帝讓之對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漢書高祖紀參上問左丞相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勃不能對問右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既而

西戎乘閒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蒞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敺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北平王馬燧也上將渾瑊也五月以侍中渾瑊為吐蕃清水會盟使兵部侍郎崔漢衡副之閏五月辛未瑊與吐蕃尚結贊同盟于平涼是日上視朝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瑊果為蕃兵所劫狼狽而獲免漢衡以下將吏陷沒者六十餘人上使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省也公從容候閒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爭去聲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于左右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玉工為帝作玉帶誤毀一銙工不以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殺人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請論如律詔從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陛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靮之勤獻利屢中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為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靮音的利一作謀胥一作骨古文也○靮韁也三年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小利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閑因乞骸骨不許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耄音冒忘去聲○八月以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

五日薨于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卒五十七謚曰貞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于朝端弼違釋回朴忠之誠沃于帝念禮記注釋猶去也回邪僻也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壓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違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訐謨至忠也慈字下或有仁義二字有一如此尚宜旌褒矧茲備禮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退壞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敷贊遺風隲音質○說文隲定也升也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誄謚則有司存謹焉

謚議

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禮記幼名冠字死謚周道也五經通義云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

尚書攷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癉丁但切○說癉疾也謹按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爲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爭去聲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更平聲遂踐鼎司

以臣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聞望洽于人聽聞音問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攷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愨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謹具一作請具非是○如律令謂官遵行也下太常博士裴堪議宜謚曰貞奉

敕依

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文詞朴茂史陳京載藝文傳其事亦多用之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祖某皇晉陵郡司空參軍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祕書少監某州某縣某年某里陳京年若干狀一本無某州以下十四字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冑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大曆元年京中進士第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攷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祕書少監自攷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京娶常袞兄女無子京無子以從子褒爲嗣伯兄前監察御史璫仲兄前大理評事蓑蓑娶柳氏卽子厚之妹也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泉布二錢名漢食貨志王莽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泉其文左曰貨右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直泉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貨一二品並行公曰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閉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彷徉而歸賦成果傳天下彷音房徉音陽彷徉猶徙倚也○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修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疵病也墜廢也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戊申德宗幸奉天左傳信公二十四年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庚戌朱泚殺司農卿段秀實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況其新史作況卓卓巡狩告至上行罪己之道焉一告作所○告至謂還宮也或云至卽左傳歸而飲至以數軍實之至也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爭去聲恟音凶○恟憂懼也史傳德宗還京以京爲左補闕貞元元年正月赦天下故宰相新州司馬盧杞量移吉州長史未幾用爲饒州刺史制出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凜凜常若兵在頸今復用之則姦賊可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意稍解壬戌以杞爲澧州司馬上迎訪太后閒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帝之初立迎訪沈太后不得意且怠京密白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攷功莫不陰授其

旨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退下一無者字）大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緊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初玄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向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之主合食于祖無毀遷主不享之言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廟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彌二十年至貞元十九年孟夏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已下列敘昭穆其獻祖懿祖祔于德明興聖之廟每禘祫年就本室饗之諸儒無復言帝賜京緋衣銀魚袋）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憊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輓武遠切與挽同又音萬○昭陵唐太宗陵在醴泉縣西輓引之也）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貞元十四年昭陵寢殿爲火所焚四月以宰相崔損爲修奉陵使昭陵占山上宮侍憚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不能抗京曰不可議者多附宮人帝以京議善卒不徙）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貲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殺所界切音鎩）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殄又言中書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訕己帝使詰辨無狀猶自攷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並集賢殿學士）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十九年十二月以太常卿高郢吏部侍郎鄭珣瑜同平章事）而以祕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帝疑京爲忌者中傷中人問賚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罷爲祕書少監）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邪（穿去聲○黃炎黃帝炎帝也仲尼駕說見揚子學行篇駕傳也言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夫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漢書朱雲請於成帝曰願得上方斬馬劒斬佞臣一人頭上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其孝類潁攷叔（左傳隱三年鄭伯寘姜氏於城潁既而悔之潁攷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請以遺之母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攷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攷叔純孝也）廉類公儀休（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其他辭魚燔機事皆類是）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偕常袞之兄）宗元故集賢吏也（子厚前爲集賢殿正字）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唐柳河東集卷第八

原

书

空

白

页

唐柳河東集卷第九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銘表碣誄誌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雅自負以天下爲己任天寶間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爲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唐史有傳其德銘乃李華所撰子厚特爲之書其陰云附錄李華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僴羣兇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爲輔讓子以續公賫冊書亦捧瑞玉聖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臣踊躍命卿中軍謀纖拜泥人咸有言志屈道行公日不可屈則伎生柄不在公象昏曀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爲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澮遽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帝懷明德俾不我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甍殂閔中國瘁人哀喬嶽隕顚輔星昏霾天子洟涕追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郡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二語見公羊傳文)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爲一作與)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公羊傳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而王者之後若宋公(史記微子開者商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公既承成王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商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宋公稽立)爲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詩淇澳美衛武公能入相于周緇衣美鄭武公父子並爲司徒鄭武公父卽桓公也左傳宮之奇諫曰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功藏盟府)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葉於涉切○史記楚世家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注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葉公公子高也葉亦楚邑名)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涪音浮○漢儒傳毛公趙人申公魯人又云於魯則申培公培字音陪今此作涪公未詳)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天寶十五載玄宗狩蜀琯馳至普安上謁帝甚喜卽同平章事至德元載九月肅宗至順化郡琯爲相如故遂同至鳳翔鳳翔卽岐山也)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袁人袁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二袁字一作遠非是○天寶五載殺括蒼郡太守韋堅琯坐與堅善貶袁州宜春太守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官監察御史)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王涯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其甥皇甫湜以賢良對策忤宰相涯坐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爲袁州刺史)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霈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卽而立焉(一統志亭今在袁州府治南琯嘗於公暇宴者民之處)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濡音如○說文濡霑濕也)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刻一作列)王公嘗以機密臣天子于禁中遵公之道刺於我邦承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遵一作承承一作由又一作序)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于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後徙陝州夏縣新史列之卓行傳公爲集賢殿正字作此碣集又有與太學諸生書論城事亦甚悉○古雅質實不爲浮華之詞故自佳唐順之曰文甚緊嚴茅坤曰情文經緯)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貞元四年大月以陝虢觀察使李泌平章事泌薦城可用爲諫議大夫賜緋衣銀魚袋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十一年四月裴延齡誣宰相陸贄等贄坐貶忠州別駕帝怒甚無敢言者城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怒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七月下遷城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有太學生薛約者嘗學於城十四年以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帝聞以爲黨罪人九月出城爲道州刺史按城貶在十四年逆數之則上所云四年者當作三年字誤太學生魯郡季儻盧江何蕃等百六十人儻或作儻百六十人或作二百七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籲音裕○書無辜籲天注籲呼也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翼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相眄徘徊嗷音熬相一作顧眄音沔○翼日字見尚書眄邪視也○王世貞曰北嚮字晦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慠革面柔輭有立慠音傲輭乳究切一作懦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樂甚鐘鼓言其中心之樂有甚於作樂也嵩岱二嶽名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墮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酗吁句切一作酌腆他典切○說文酗酒醟也腆多也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注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城爲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所以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者乎明日謁城以歸養者二十有餘人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城又簡秀才德行升堂上沉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斥斥皆有法度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謂城爲道州其行甚遠也○林希元曰此不韻之銘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俾高狀明度徒洛切珉武巾切○珉石之似玉者字亦作玟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沖和高嶷懿醇嶷魚力切又魚其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襲里閈布聞天下城初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以爲既娶則閒外姓雖共處而益疎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義震于周行爲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簣基仁覆孚救切簣音匱○覆簣字見論語簣盛土之器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厲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周禮大司樂職掌成均之法注成均五帝之學此謂城爲司業也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方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倣匪公之軌人用奚蹈詩小雅君子是則是倣麤厲貪淩待公順之欺僞謟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楩楚廢弛尊嚴而威楩楚所以朴犯禮者詳見前禮記師嚴然後道尊公褒其良俾升于堂癯者既肥榮如衮衣癯音衢○韓非子子夏始癯而後肥有問之者子夏曰吾戰勝人問曰何爲戰勝子夏曰吾入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臆故臞今見夫子之義勝故肥也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上音馳下音廚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陸質本名淳字元沖其後避憲宗諱改賜名質公集有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云宗元出邵州不克卒業於陸先生之門書末又謂始至是州作陸文通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此表作於邵州明矣○唐順之曰暢達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漢書藝文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各一十卷鄒氏郟氏有錄無書今用其三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觚音孤○論注疏說如何休范甯賈逵之類於春秋皆有著述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訐居謁切狠下懇切○說文訐相斥罪相告謁也狠不聽從一曰盭也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視一作睨訾即支切○古無紙以竹爲簡故云枯竹也訾毀也漢宣帝時詔劉向受穀梁春秋及其子歆校秘書見左氏傳大好之數以難向向不能答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後漢陳元疏曰陛下知丘明親受孔子而公穀傳於後學故立左氏博士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爲墨家所排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啖徒監切○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爲台州臨海縣主簿上元二年集三傳釋春秋至大曆五年而畢號集傳匡字伯淳河東人歷淮南節度判官洋州刺史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公羊傳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爲以有樂乎此也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旨三篇崇文總目載唐給事中陸淳纂春秋三書共十七卷云三家之說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爲集傳又本褒貶之意更爲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紀其勝否又摭三家得失與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正之爲辨疑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聖一作生魄步角切封禪書云旁魄四塞魄字惟此音步角唐韻陌四陌切外別音托注史記落魄貧無家集韻又作薄音白各切注聲也歐陽尚書夫流于王屋爲烏其聲魄韻中音義於此不通○今依封禪書作步角切亦作旁礴膠一作轇轕音葛膠轕驅馳也說文長遠貌一曰車馬喧雜也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禮記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禮記天子有爭臣七人貞元中質佐淮南節度陳少遊幕府少遊薦之朝授左拾遺二十一年自給事中爲太子侍讀刺二州守人知仁質歷台信二州刺史永貞年是歲改爲永貞元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謂憲宗即位也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九月辛巳質卒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諡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碣一字無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新史楊凝傳一如此碣惟不載其以校書郎爲書記耳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月日葬于奉先縣某原其子姪洎家老謀立石以表于墓唐奉先縣同州馮翊郡今爲蒲城縣屬陝西西安府家老謂其族之老也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制趺音夫螭丑知切○圓一作圭說文圭瑞玉上圓下方其說亦通○葬令唐時喪葬之令趺足也螭無角似龍而黃此言爲龜形首爲螭形也碣特立之石也其世系則紀于大墓凝虢州弘農人遠祖越恭公鈞鈞生儉西魏侍中儉生文偉隋安溫二州刺史文偉生榮榮生恪恪生元政司勳郎中元政生志玄殿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成名生凝君諱凝字懋功與

季弟淩生同日不周月而孤（淩字恭履舍屬文終侍御史）伯兄憑剪髮爲童家居于吳（憑字虛受一字嗣仁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太夫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輯音集○輯斂也書輯五瑞）東薄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爲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舉進士以校書郎爲書記（大曆三年凝舉進士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凝自秘書省校書郎爲其府掌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陰式徙荊州（貞元三年閏五月澤徙荊南節度使凝隨府遷）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元戎元帥也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遂入王庭爲起居郎書事不回著其國典又爲尚書司封員外郎華正封邑申明嫡媵（嫡丁歷切媵以證切○送女從嫁曰媵）事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乃參選部以馭羣吏姦臣席勢威福自己他人求附離而不得者公則却之私以胥吏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爲己利害（乃一作仍選去聲離音麗○隋改吏部爲選部時凝爲吏部員外郎席勢乘勢也）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除爲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詖辭不得朝請（詖音賁○詖辭見孟子注險也）以檢校吏部郎中爲宣武軍節度判官（貞元十二年八月宣武董晉表爲汴宋亳潁等州觀察判官）亳人缺守往涖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墾鑿嶢鹵芟艾榛荒作爰田以贍人食濬決潢汙築複堤防爲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嶢丘交切鹵音魯艾與刈同○嶢山之多石者鹵鹹地左傳僖十五年作爰田爰易也如周禮一易再易之田也）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遂西走闕下（十四年冬凝朝正京師十五年春還汴二月節度使董晉卒汴軍亂凝走還京師）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十八年凝起家爲兵部郎中）遐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幸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爲之悲哀（漢律有賜告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其病）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彊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于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凝有文二十卷權德輿爲之序云）若某者以姻舊獲愛（子厚乃凝兄憑之壻見弘農楊氏誌）不腆之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知上一無以字）

故御史周君碣（周君未詳張唐英云御史必周子諒也按唐史開元二十四年周以牛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其左丞相裴耀卿右丞相張九齡並罷知政事明年子諒以監察御史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上怒甚親加詰問命左右摑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此云死於墀下又云在天寶年恐或誤也○死詞節而氣王似歌似哭雖千載下可以招魂復起茅坤曰調不入史漢而氣韻亦勁焦竑曰議論偉然不凡）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謝枋得曰唐貞臣以諫死便見一生事業）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釋文墀塗地也丹漆地故稱丹墀）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焦竑曰贊其死可以不朽真可以壯忠臣義士之氣）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一本下有者也二字）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

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
所悼也故為之銘如此議論真然突翻出奇絕卓絕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
軌兮一無兮字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呂溫字化光一字和叔河中人貞元
末擢進士第藻翰精富流輩推尚性好利與子厚王叔文黨而溫獨免坐進戶部員外郎
竇羣又薦知雜事宰相李吉甫持之溫奏吉甫陰事憲宗怒貶均州刺史再貶道州久之
徙衡州治有善狀年四十卒子厚既為此誄又為文祭之按周禮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讀誄
誄謂累生時行迹者也○意致纚纚而組織亦自精工唐順之曰魏晉以來誄並藻麗子
厚自為機杼亦有可觀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
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埜藁音杲○後漢馬援傳援征武溪蠻卒不
敢以喪還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注藁草也唐江陵今為荊州府與衡州道州俱屬湖廣嗚呼
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
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
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
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湖南下或無人字而社字下有
鄉字○元和六年八月八日戊子社周禮肆師職曰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荊楚歲時記社日共結綜會
社牲醪為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共享其胙湖南卽衡州也余居永州在二州中
聞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
于古而覩于今也呱音孤覩一作觀○呱呱泣聲書啓呱呱而泣○呂君政治何以感
人之深如此筆亦寫得濃至極淋漓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
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
者之於君其末也理行本作治行避唐諱也下倣此嗚呼君之文章
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
之理行宜極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
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
其什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
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
也私為之誄以以志其行州吏一作刺史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濯濯夫子故絜
其儀言如麟之復出也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干櫓盾也禮記禮義以為干櫓
忠貞繼佩智勇承綦綦渠之切○綦履飾也跨騰商周堯舜是
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
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孽魚列切一作孼○茅坤曰以上總以下纔入世系次第
平生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史記齊太公呂
尚其先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國語有曰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胙報也
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詩維師尚父書聿求
元聖左傳僖公四年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嗣濟
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武步也春秋之元
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
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于事業
與古同極此謂溫從陸質治春秋也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
司奮藻含章試禮部也決科聯中休問用張貞元十四年尚書左丞顧
少連知禮部貢舉溫中第署雠百氏錯綜逾光雠校也溫為秘書省校書郎超
都諫列溫與王叔文韋執誼善再遷左拾遺屢皂其囊漢官儀凡章奏皆啓封其言密
事乃用皂囊東方朔言文帝集書囊為殿幃瞿醻又言文帝飾帷帳於皂囊者指此其後靈帝詔蔡邕指
陳政要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遵前制也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
欵邊求侍戎謂吐蕃欵命也求侍者遣子入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
登御史贊命承事二十年六月以秘書監張薦為吐蕃弔祭使溫以工部郎中副之轉
侍御史風動海壖皇威以致壖而宣切○說文壖城下田也來總征賦
甲茲郎吏元和九年使還遷戶部員外郎溫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

臣之復周官匪易復一作後非是○周禮宰夫之職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云復之報也反也反報於王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後漢左雄奏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其一作於正郎司刑邦憲爲貳溫自戶部員外郎遷司封員外郎刑部郎中貳副也竇羣爲御史中丞請溫爲知雜故云邦憲爲貳也糺逖伊肅詔訣具畏一作糾安肅邪邪諂具畏○左傳糾逖王慝注逖遠也有惡者糾而遠之遷理于道民服休嘉道道州詳題注也恩踈若昵惕邇如遐實閑其閤而撫于家汲黯爲東郡太守臥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載其愉樂中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緜蠶外邑我藹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鼙鼓斯屏人喜其多鼙音皐屏必郢切其一作則○說文鼙大鼓也始富終教興良廢邪攷績既成王用興嗟終諸本皆作中非是此用語庶富教之說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溫自道州遷衡州刺史嶽濱衡嶽之濱也禮記王制諸侯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注律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以示勸也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罷卽疲字惟昔舉善盜奔于鄰今我興仁化爲齊人左傳文公十六年晉士會爲大傳晉國之盜逃奔于秦齊人也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左傳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又襄二十九年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產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邦思其殄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怙一作祜廩不而君不壽矯矯貪淩乃康乃茂嗚呼哀哉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恆是懸磬逮茲易簀僮無凶服墓非舊陌嗚呼哀哉藏才浪切賙之由切通作周易簀音亦責○周禮注賙禮物不備相給足也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侯謂魯人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艸何恃而不恐禮記曾子寢疾病曾元易簀注簀謂牀策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莊子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魏府君弘簡史無傳子厚謂居又同閈故哀而銘之按子厚世系其河東人父鎮徙於吳則府君亦吳人矣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與有聞士諱之遏者遏他歷切又音狄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爲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珪珪與寶同一作瑤魏州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緄音袞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益之以閎達之才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建中元年弘簡中進士第貞元元年又中賢良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爲判官副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爲御史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之諸本多無三爲字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貞元十一年八月衍自虢州刺史爲宣歙池觀察使辟弘簡爲副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外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二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聲遐邇一辭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爲善之利中人其怠乎一辭或作一同或作同辭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堂無抱孤戰國策曰王孫賈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廬

而望倚廬服舍倚木爲之故名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弔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爲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二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皆位於墓姊姪之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處約以終其世既歛家宰庀其政庀匹婢切○家宰家之老者庀治也具也視廩唯釜鍾視藏唯束帛無餘積焉藏才浪切○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四升爲區四區爲釜釜六㪷四升也四釜爲鍾鍾六斛四㪷也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某日祔于墓遣詁戰切○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遣車送死者之車說文遣祖奠也書朝至于洛師洛師洛陽也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久居又同閈故哀而銘之閈居岸切○說文閈里門也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温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爲周賢能爲漢賢良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漢史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始任讎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訏謨用揚詩訏謨定命訏大也二居郎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翩其旗爰舉裳帷行道遲遲望暮而歸裳帷飾也車象物是宜卜筮孔時象物明器也塗車芻靈之類里人作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崔刺史名敏子厚集又有祭崔使君文卽敏也文謂某等咸以罪戾謫茲南方誌云以某年月日歸葬某縣則此誌子厚在永州作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甲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公羊傳薨于路寢路寢何正寢也注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高寢二路寢三小寢尚書諱漪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服天下厥功載焉漪於宜切从水或作猗誤禪音擅○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狩蜀留太子討賊太子次平涼朔方節度判官崔漪迎太子治兵于朔方七月甲子太子卽皇帝位是爲肅宗左傳有衆一旅注旅五百人也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潔以端其志采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修其能蠲居淵切○說文蠲亦潔也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武德五年改隋左右備身府曰左右府顯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千牛府按唐百官志左右千牛衞上將軍各一人掌侍衞及供御兵仗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衞又云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各十二人掌執御刀更盩厔三原藍田尉盩音輈厔音室○盩厔三原藍田三縣今皆屬陝西西安府仍有大故三徙同位言三徙爲尉也皆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唐臨潁縣屬許州今屬開封府龍興縣屬汝州今爲汝州寶豐縣哥舒曜尹河南曜字子明興元元年自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南尹鯨寇猾驁黎人播越人本作民以避諱也表公尉河南糗糧芻茭戎備畢給糗去久切○書峙乃糗糧無敢不逮峙乃芻茭無敢不多糗熬米麥也茭乾芻版圖田洫民事時乂洫許域切○周禮聽閭里以版圖版戶籍圖地圖洫溝洫也應邵云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深倍於溝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一統志揚州今屬南直隸枕江臂淮襟海古稱東南都會都會者謂一都之會也政令煩拏貢奉叢沓一日不膏鐫譙四至公爲之優游有裕拏汝加切膏觀文意當是葺字轉寫作膏耳諸韻無此字唯舊本楚辭中有如此書者今从葺音七入切譙才笑切一作誚○葺修也譙責讓也鐫譙言鐫秩誚讁之也長史司徒杜公輿之揖讓異於賓僚異一作夷○貞元元年十二月

（以杜佑爲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佑奏敏爲州參軍）入爲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唐歸州巴東郡今爲縣屬荊州府）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還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尸爲胥徒家有襛褈（褈音梗○俗鬼言其俗尚鬼也襛褈皆除殄之祭謂梗禦未至之害）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毆愚蒙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詩民之訛言注訛僞也）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牟取也）擒戮妖師毀焄蒿淫昏者千餘室以舉正羣枉而田閭克和（焄音薰○禮記焄蒿悽愴焄蒿香臭之氣淫昏左傳所謂淫昏之鬼也）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縉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哀何有窮（禮運體魄則降志氣在上謂死也）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顏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爲德門清河濬源其流沄沄（一作遠哉沄沄○崔氏一本清河郡人沄沄說文轉流也）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魴音防○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食魚必河之鯉以崔氏清河人故以魴鯉喻之言世有顯德也）孰爲茂功尚書清風藹其有融（漪爲戶部尚書）勃焉而興拔草從龍（左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易雲從龍此言漪從肅宗之起靈武也）於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升于中（隋舞歌六戎佾溯）孰爲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謠咏小成其功大遂其性黠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克揚休命（黠下入切于邑于邦一作施于邑邦）孰爲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痗始焉是賴今也何戴（痗莫佩切○詩使我心痗痗病也）孰塋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徽美也）

故永州刺史流配驩州崔君權厝誌（崔君名簡字子敬卽子厚之姊之夫也集中又有祭崔簡二文○茅坤曰丰神似可擲）

博陵崔君（崔氏出自齊丁公呂伋食邑於崔因以爲氏後分清河博陵二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貞元五年簡中進士第山南西道節度使辟爲掌書記）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唐驩州日南郡）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連帥河南觀察使也）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壇之北四百步（壇以醉切○時子厚爲永州司馬）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簡嘗從嚴礪破劉闢之師）後餌五石病瘍且亂故不承于初（瘍音陽又音易一本卽作易非是○五石丹砂石脂石英之類瘍創癰）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子厚集有柳氏誌）其塋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塋也徒志其一二者云

鯢爲祖暈爲父世文儒積彌厚（簡五世祖太師子把國子祭酒挹子湜爲平章事湜子鯢鯢子暈司直暈子簡）簡其名子敬字（他本皆作字敬子）年五十增以二塋湘溢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溢音筮○說文溢水涯也）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裴墐子厚之姊之夫也葬在元和十三年碣亦是時作）

公諱墐字封叔河東聞喜人（聞喜唐絳州縣今屬山西平陽府）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行儉字守約）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光庭字連城玄宗侍中）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積實祖（積一作植非是○積以蔭

仕累遷起居郎祠部員外郎大理卿府君諱儆實父儆一作警非是公由進士上第貞元三年埜中進士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崇文館有校書郎二人掌校理書籍乾元初以宰相爲學士總館事貞元八年隸左春坊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恆得以取直大尹京兆尹也爲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抉遯隱逖他歷切抉音決遯音鈍○唐太常寺主簿二人從七品上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爲丞者音指○太常寺卿一人丞二人從五品下掌判寺事凡享太廟則修七祀于西門之內者致也司空杜公聯奉崇陵禮儀再以爲佐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七月以大常卿士杜黃裳平章事爲禮儀使十月葬崇陵元和九年正月順宗崩仍以杜黃裳爲使七月葬豐陵黃裳再辟埜爲判官離紛庬導滯塞闢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庬雜貌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高宗顯慶三年正月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行之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所損益以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遂闕至開元二十年九月新禮成遂因之不改累聖陵寢皆因事擘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儆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擘音覽綴株衛切○子厚集有裴君豐崇二陵集禮後序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期歲畢具會古外切○比部員外郎掌勾會內外賦斂經費之事會大計也周禮聽出入比其要會注要會計最之簿書月計日要歲計日會刺金州決高弛隟去人水禍諸芟原茅闢成稻粱弛賞是切隟當作隙音丘戟切柳集隙字皆作隟攻韻並無隟字惟有勦音巢縣名也○唐金州今金鄉縣屬山東兗州說文蓝弓解也隙阬塞也芟水草陟萬年令叢劇辦肅譚晏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唐萬年縣今爲寧陝西西安府咸會金州猾吏揚言恐喝以傾褻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爲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爲吏巧以聞御史按草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爲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唐循州今爲廣東惠州府吉州江西吉安府元和十二年秋七月日病痁泄卒痁詩廉切泄音薛○痁瘧疾也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糺謫謠舞擊咢纖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攷禮收据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閒糺即糾字咢五洛切据俱詠切○說文徒歌曰謠擊鼓曰咢詩或歌或咢据拾也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爲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御宿長安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亦作御羞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冢子銑一作有嫡子或銑字下有泊永二字銑蘇典切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爲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埜父敬爲大理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書有服在大僚謂世爲大僚也封叔申之實惟其英申重也緋書宮闈謂校書崇文館佐職于京謂爲京兆府參軍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攷禮大弁斯畢弁輿卞同○書率循大卞注大卞大法也鳩工展伎爰備聲律謂太常主簿或圖或書藏之府室謂作坐立二部伎圖二陵集禮也史于柱下謂爲殿中侍御史史記老子傳周守藏室之史也注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又張陽傳老子爲柱下史郎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郎于會司會古外切○謂爲比部員外郎周禮司會之職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儆循以周大比是宜比音避○周禮小司徒之職二年則大比注謂使天下簡閱民數及財物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滸墊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芋魁游手閑民相顧聚來墊都念切○漢滸漢水之滸滸水際也金州臨漢故云書下民昬墊閑民無職事者漢本傳汝南有鴻隙陂郡以爲饒翟方進爲相奏罷之王莽時亢旱郡中追怨乃作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注以芋根爲羹儆爲萬年治劇

于都百務敘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施施余支切○施施無事而喜悅之貌）更赦進資盧陵是遷（唐吉州盧陵郡）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食殞在前（還一作景非是○元和十二年十月平吳元濟十三年正月大赦而墐以十二年七月卒故云殞命在前也）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淑靈謂柳氏）孤銑磨石祈辭海陬遂升其趺于道之周（陬將侯切）

唐柳河東集卷第九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

明 檇李蔣之翹輯注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
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
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
銘并序○子厚在永州作張舟事詳見本篇○不免駢儷綺靡之遺王世貞曰遙對尤長而整六朝之變極矣然終不近自然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
之恩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反自立爲王十七年以馬援爲伏波將軍往討之晉書陶璜字世英孫皓時都督交州諸軍事晉武帝因而任之璜在南方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安南即古交州也故舉援璜之事理隨德成功與時並理一作治下做此今皇帝載
新景命丕冒海隅今皇帝憲宗也詩景命有僕注景命明命也書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大也丕時惟公祇復厥績交阯之理績于前人唐安南中都護府本交阯郡武德五年改曰交州治其交阯今在廣西雲南界濱海洪武初歸附賜安南國王印王姓陳氏爲權臣黎季犛所篡永樂初發兵進討俘獲季犛父子郡縣其地甫定而黎利復畔宣德間遣使謝罪因宥而封之前人謂援璜也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
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玫清
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爲
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
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敏
給厥聲顯揚句音構會古外切○唐蘄州蘄春郡今其地皆屬湖廣黃州府句會計會也
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爲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有
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
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
復轉郎中爲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
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
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史元和元年四月舟自安南經略副使充本管都護公自
爲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
獠復亂復至而寇攘順化獠魯皓切又竹巧切○去謂爲山南東道節度判官獠西南夷名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謩誓拔禍本納於夷軌
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
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人當作民避唐諱也○曲禮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往也儲偫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偫直里切羽獵賦音維委於僞切積子智切○偫待也周禮門關之委積以待施惠委積牢米薪芻之總名左傳哀公十三年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對曰吳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注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繕完板榦控帶兼戊己之位榦工翰切○榦築垣之板也西域志漢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二校尉注戊己中央鎮覆四方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單都寒切○單虞姓可單氏後改爲單氏文單即陸真臘一日婆鏤環王本林邑一日占不勞一日占婆公
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艨艟艨艟音蒙衝○長轂戰車艨艟戰船所以突敵者
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於我理圻音沂○元和四年八月環王寇安南舟敗其衆三千人獲戰象圻王子五十九人圻千里地春秋傳今大國多數圻矣烏
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
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長上聲易皮弁以
冠帶化姦宄爲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
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剗連烏以闢坦途連烏疑山名
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溝摩霄之
阻哲爲高岸而終古蒙利哲丑列切○沃日謂海摩霄謂山也哲毀也周官有哲蔟氏終古言無窮也公患疆場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
復銅柱以爲正制廣州記馬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舟復之馬總充安南都護夷獠便之乃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此誌觀之則張舟亦嘗有是作特史不書耳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

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易以豉切○圉邊陲左傳
亦聊以固吾圉也周禮險野以人爲主易野以車爲主此言雖易而險也奇琛良貨溢于
玉府琛丑林切玉府今本皆作王府非是○爾雅琛寶也周禮玉府掌王之金玉龜貝玩好兵器凡
良貨賄之藏殊俗異類盈于槀街漢書陳湯傳郅支縣頭槀街槀街街名蠻夷邸
在此邸若唐鴻臚客館三輔黃圖云槀街在長安城門內漢時所立也優詔累旌其忠
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
三百戶凡再策勳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策勳
言書勳於策紀有功也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
有加傷辭謂贈策也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裳帷率其
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家語孔子曰卜
其宅北宅墓也唐潭州今湖廣長沙府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
襲吉書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注書因也今作襲亦因也乃刻兹石著公之閟
以志于丘竁以告于幽明竁音毳又音串○竁穿地也周禮大喪甫竁銘
曰
周限荆衡荆衡之地在周非其所有至秦始并爲三十六郡秦開百粵粵與越同
○秦始皇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平百粵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交州之治炎劉
是設漢武帝元鼎元年定越地以爲交趾郡德大來服道消自絶伏波
南征漢威載烈宛陵北附晉政爰發伏波見上注孫皓降晉手書敕
璜歸順晉武帝封璜爲宛陵侯我唐流澤光于有截詩海外有截注四海之外截整
齊也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言舟爲都護也肅肅武城惟夫之哲
詩哲夫成城更歷毗贊顯揚彰徹言舟爲巡官副使也既受休命秉
兹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貊匪桀大貊
小貊大桀小桀見孟子通商平貨有來胥悅胥卽胥字踐山跨海堅
其鶴列列子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鶴列陳兵也制器足兵潰兹蟻結
蟻結言小寇如蟻聚也烏巒屈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
闕銅柱乃復環山以哲齊語環山於牢環繞也海無遘迕寇罔

踰越迕音午又音迕琛賮之獻周于窮髮賮徐刃切亦作贐同○莊子窮髮之
北窮髮不毛之地帝嘉成德載旌茂閥增秩策勳土封斯裂
位厄元侯年虧大耋耋音迭○說文年八十曰耋邦人號呼夷裔
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都督邕
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
魚袋李公墓銘并序○李公諱位唐宗室事詳篇內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太宗初諡文皇帝別子曰
承乾爲皇太子以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恆山爲
愍王贈荆州太都督別筆列切○別子注見後唐太宗別長子承乾武德三年封恆山
王九年立爲皇太子貞觀中魏王泰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意七月廢承乾爲庶人天寶中復故封諡日
愍王繼別曰象蘄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封郇國公
大宗曰玭太子詹事贈祕書監生廙尚書左丞玭音駢又
音貧珠名夏書作蠙卽玭字也諸本皆從此音此玉鮮色非是廙異翼二音○禮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繼禰者爲小宗注曰別子爲公子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爲宗曰者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
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爲小宗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誌謂別子曰承乾繼別曰象大宗曰玭
以是推之可攷矣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丕承之以率南
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唐崇文館
學生二十人課舉試如弘文館送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
衛唐同州馮翊郡秦內史地今屬陝西西安府貞元十九年十一月以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爲右金吾
大將軍奏位佐之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爲左右神策
行營兵馬節度以爲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貞元
元年五月以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鎮奉天復奏位爲府推官凡二使
其率皆范司空希朝率將帥也字與帥同進殿中侍御史湖南
都團練判官永貞元年十一月以御史大夫薛苹爲湖南都團練使苹辟位爲判官以
寬通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土後事師人愛慕欲以

貞元故事爲請公恐懼抑留復徙浙東爲都團練副使轉侍御史徙一作從下倣此○元和三年正月辛自湖南遷浙東又徙浙西如其職加著作郎五年八月辛遷仍以位爲副使凡三使其卒皆薛大夫辛卒字見上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秘書以能卒化黃白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向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日召徒試術爲仇家上變就鞫無事勑笞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位爲信州刺史好黃老道數禱祠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洪州監軍高昌奏位謀大逆追捕位劾禁中辟存誠孔戣一日三表請付御史臺詔戣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按唐建州建寧郡今福建福州府是也陟刺泉州會烏𤠯夷刺殺郡吏毆縛農民𤠯字諸韻無之疑是狺字牛佳牛巾二切楚辭猛犬狺狺注狺犬爭聲或云烏狺犬戎也或作烏𤠯云卽黃洞蠻也又一本作會烏𤠯夷叛卽無下刺字○泉州清源郡今爲府亦屬福建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爲經略招討使唐邕州郎陵郡今爲廣西南寧府既至則戢弓櫜甲去斥候禁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澣濯諸酋長咸頓首送款故虜獲輸稅奉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戢與弢同他刀切櫜音托澣胡管切○戢弓衣櫜囊也所以藏甲子吏都督所言酋蠻使其子爲吏赴都督所也居五月頃有黑螭鼓江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螭音癡嘗合汞硫黃丹砂爲紫丹能入火不動以爲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數日薨實元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汞胡貢切與澒同○說文汞丹砂所化爲水銀也僚宰庀事有緹五兩無金銀泉貝幾不克斂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袝其穆長安西南高陽原上緹音題又他禮切兩直讓切○緹赤帛也兩疋也周禮無過五兩泉錢別名說文貝海介蟲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泉穆昭穆也父爲昭子爲穆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沒父曇亦都督邕州終貞元十三年六月以陳曇爲邕州經略使孤孟輿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壻博陵崔行儉勁峭有立志滎陽鄭師貞敏捷能羣皆聞名銘曰

文濬維祥實巨實延文謂文皇帝卽太宗家讒不嗣宗以支傳郇公克庸詹事繼賢湜湜左丞惟道之宣湜視力切○湜湜字見詩說文水清也公寬且惠以教則順五參戎政謂佐金吾衛左右神策行營湖南浙東浙西凡五府二佩郡印謂典岳信二州師歡民愛克懷以信詖辭告訕卒白其訊訕一作訟烏𤠯猖狂盜海剽山帝命于南遯彼羣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爲之象龍虎之狀英蕩函器舟之金玉以爲公服詩何以舟之維玉及瑤舟帶也謂帶以金玉公既涖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弢弓服矢理本作治○涖臨也詩方叔涖止闢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弛予卒士弛解也貌不功矜情不伐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侯功矜一作矜功方底成績蟲孽告妖書覃懷底績注致功也悍石搆災升屋而號悍石丹砂之類升屋招魂也見禮運椎髻卉裳來聘來觀椎音槌髻音介卉詡里切○書島夷卉服卉猶蕉葛之屬膴膴鮮原祔之顯魂膴音武鮮一作鱗○詩周原膴膴度其鮮原注膴腴也厚也鮮美也又松柏芊芊封域安安芊音千○芊芊草盛貌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史

鄧君墓誌銘幷序○鄧諱字未詳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鄧禹字仲華南陽新埜人漢光武時爲大司徒南陽今爲府屬河南唐曾祖倚皇連州普城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攷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涖蠱音古○易幹父之蠱蠱事也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吏職於劍南湖南江

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先總括以後分疏其事績於劒南劒南節度使韋皋辟佐其府則亭擬閱實以循官刑亭平也閱實謂檢閱核實之也書閱實其罪又鞭作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適克合于中書哀敬折獄詩淑問如皋陶淑問善聽訟也於湖南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湖南觀察使以鄧佐其府則外按屬城內專平準菹丱人錫石之地參凫氏鼓鑄之功丱號孟切○周禮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禁厲以守之說文丱銅鐵樸石也與礦同周禮凫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溢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人無怨讟以苦役凡處斯職莫能加焉並蒲浪切讀○讟音讟怨也於江西永貞元年十一月以楊憑爲江西觀察使以鄧爲從事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傳株戀切○傳置驛也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元和元年邕管經略使路恕辟佐其府參帷幕之任董龜虎之威龜龜印虎虎符謂其爲貴州刺史也夷俗敬愛革面受事易小人革面

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爲邕州元和二年以良金爲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錄其異能奏加司直陞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州事陞諸本作昇尨茸之下直道有立尨莫江切茸如容切獷悍之內義威必行獷古猛切悍音汗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憂慄閒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猾左傳閔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齒牙爲猾以象讒口之爲害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於潭州某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三十三貞元十六年終於郴州潭州見前誌郴州今亦屬湖廣有子四人曰贇曰某贇十三年矣哀禮具焉京兆尹弘農公始由湖南爲江西再以君爲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羣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京兆尹楊憑弘農人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下使字一作以銘曰

曼姓之裔司徒隆漢左氏楚子夫人鄧曼鄧曼姓後以國氏惟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讞西蜀平其狴犴讞語蹇魚戰巨列三切狴犴音陛岸狴又邊迷切○讞議獄也楊子狴犴使人多禮乎狴犴獄也巡視南楚總茲條貫揚雄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貿遷化居貨殖伎贊書懋遷有無化居今作貿貿交易也化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居謂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之類也貨殖唯材貨是封殖也贊助也攻煎鎔範貢輸增算算數也既飭財賦亦專傳館飭整備也周禮飭化百財是也去牧荒陬肅其聽斷謂爲貴州刺史也敚數以息暴戾斯逭敚數古奪攘字行非選事進不避難始賴其寧終聞見憚疾與憂積志隨毀散年極中身葬茲高岸書文王受命惟中身中身年五十也才邪命邪君子興歎

呂侍御恭墓誌

子厚嘗爲衡州刺史東平呂君溫誄今誌其弟侍御恭之墓其稱述二君詳矣○末路感嘆情思黯然如遇淒風苦雨銘詞用古歌體亦奇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爲浙東道節度大使乾元二年六月以延之爲浙江東節度使延之生渭爲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十州渭字君載貞元十三年爲禮部尚書知貢舉擢裴延齡子操居上第會入閣遺私謁之書于廷九月罷爲湖南觀察使生四子溫恭儉讓以溫爲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初贈陝州大都督元和初溫爲戶部員外郎再贈尚書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爲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橫書從子容切○漢書從橫十二家一百七篇理陰符握機孫子之術周書陰符九篇握機亦兵書名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孫子即十三篇也曰我師

尚父冑也（詩維師尚父師尚父呂望恭之先也）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兗冀幽洎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爲宜得任爪牙畢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蔡吳元濟兗李師道冀成德軍幽盧龍軍也詩祈父予王之爪牙）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爲進士吾爲文不墜教戒獨武事未克纘厥緒（纘作管切）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掌書記（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入薦爲長安主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元和二年正月以韋丹爲江南西道都團練使恭爲軍府參軍）府表進殿中侍御史爲桂管都防禦副使（府卽江南西道）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遮留假嶺南道節度判官（元和五年三月以故相禮部尚書鄭絪爲嶺南節度使至此年恭去桂州絪留爲府判官）至廣州病痎瘧加𤺊（痎舊本作疥非是痎音皆發瘧也𤺊音滯又音帝下病也）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戶部尚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瓌曰特女子三人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祔葬於大墓款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興於世温洎恭名爲豪傑知者以爲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温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温恭者耶恭貌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攷碩大而又不克呂氏之道惡乎興銘曰

渢渢之風乎不可追（渢音馮○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五月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呂氏太公後當言泱泱今作渢渢誤也渢渢大聲也）有志之大乎今安歸呂君去我死乎吾誰依

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馬君史無傳表系亦莫詳）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命占也）祔于先君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食者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則爲吉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往來一作往事署辟署也）凡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皆爲顯官（禺音愚○番禺廣州縣名）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經略副使皆所謂右職（嶺南節度府有押番舶使舶蠻夷泛海之舶舟右職要職也）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良未詳愚意卽前鄧君誌中御史中丞爲邕州趙良金也）司徒祐（興元元年三月杜祐爲嶺南節度使）嗣曹王皐（建中三年十月以皐爲江西觀察使貞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尚書冑（貞元十七年正月以戴冑爲江西觀察使八年二月徙荆南節度使）尚書伯儀（大曆十二年五月以張伯儀爲嶺南節度使建中三年三月徙荆南節度使）尚書昌（元和元年四月以趙昌爲嶺南節度使三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皆賢有勞諸侯其善事（此句疑有脫誤）凡管嶺南五府儲跱出卒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晃（跱文里切亦作峙○五府謂嶺南安南桂容邕也韓文有送鄭權尚書序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大曆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十年十一月江西觀察使路嗣恭討平之）假守州邑民以便安（謂爲番禺令也）殄火訛殺吏威海鹽增算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殺去聲）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爲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至慮耗終不能以筋力爲人贏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年至一作年志○年至謂七十當致仕也）君始以長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祐嘗以國事徵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爲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子之去（至一作志）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爲右衛冑曹早沒次四子皆京兆韋氏

出曰傚曰傚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婿曰宗一（一宗宗一子厚之弟也）其銘曰（一無其字）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寇以平撫民以蘇（寇口侯切一本作役）僭火不孽悍吏不牟（一本作孽火不作○二句即前所云殄火訛殺吏威也牟侵牟也）惟寶于鹽亦贏其籌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于年乃靜于懷衣柔膳甘子侍孫攜（侍一作掖）觀經攷古教導斯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來拜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孟名常謙事詳本注○敘事筆力遒緊茅坤曰氣岸鑱畫句亦陶洗）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善狀行狀也）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敢請刻辭（二月日或皆作日月）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桓王司馬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按唐史無桓王侯攷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義成軍節度使耽辟常謙爲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耽爲宰相（九年五月耽入爲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左右領軍衛將軍各二人）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趙（趙上一無于字）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元和四年十月詔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以官爵命神策右軍中尉吐突承璀率兵討之以常謙爲先鋒兵馬使五年七月赦承宗）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唐安州陸安郡今爲湖廣德安府）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大曆十四年十一月以耽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建中三年十一月以耽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常謙皆佐其府）立義成軍（耽鎮義成時淄青李納雖去王號之外奉朝旨而心常蓄併吞之謀耽待之不疑淄青將士皆心服不敢異謀）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壤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安州迫淮西之境時淮西吳元濟叛）明年用兵于蔡（一無于字○明年謂元和九年也）朝廷諸公洎外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爲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于中貌嚴于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食謀度憤吒以故病不可治（吒陟駕切）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爲孟（孟氏出魯桓公子仲孫之後仲孫爲三桓之孟故曰孟氏云）賁勇光武軻儒紹聖（謂孟賁孟軻也）公傳師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庸咸致厥命（稽士卒兵器簿書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是也）濟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服喪（服一作復○墨謂墨其衰絰）忠孝孔明君子攸彰（孔甚也）昔者雲中六級下吏（魏尚爲雲中守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坐上功幕府差六級文帝下之吏）公刺于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歔欷（南荒指柳州）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仆于京（京字誤）代山丸丸植柏與松（丸丸一作兀兀○詩松柏丸丸丸丸松柏高直之貌）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故連州員外司馬淩君權厝誌

（子厚與淩君元和元年俱以附和王伾王叔文同貶員外司馬此誌永州作集又有哭連州員外淩司馬詩別集又有淩君墓後誌云○茅坤曰銘語三字句詞亦鏗然）

年月日（元和三年）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淩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桂陽即今廣東連州也）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脈視病今余肝伏以濇脊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黃帝書素

(問靈樞也脈經浮陽也按指下浮之散來緊有力來如弓弦去如吹毛重按不足輕按有餘濇舉之不足按之着骨來往難細而遲去之不利往來之閡如刮竹時一止有力曰濇也伏則舉指全無按之不見再再尋之重按着骨指下似有呼吸郄去曰伏也代脈屬陰指下往來緩動不中大止而不能自還久而復動主形容疲瘁口不能言代者死也代者一藏絕他藏代至無問內外所因凡得此必死臟歲終祭名左傳虞不臘矣)凡余之學孔氏爲忠孝禮俗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徙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爲累(有立一作有示誤)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戊辰戊衝也吾命與脈叶其死矣乎(元和三年歲在戊子)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禮記檀弓子高曰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注謂不耕墾之地)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弟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略尚氣節賙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粃粺(上音七下旁卦切與稗同)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爲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邠寧節度掌書記泚涇之亂以謀畫佐元戎(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推朱泚爲主準時爲邠寧掌書記以謀佐其節度使韓遊瓌破賊有功)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喪罷職(貞元十二年五月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卒)後遷侍御史爲浙東廉使判官(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賈全爲浙東觀察使以準爲判官)撫循罷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爲翰林學士(罷音疲後倣此○二十一年正月自浙東召爲翰林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癸巳德宗崩甲午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爲尚書郎(遷尚書都官員外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吏衰止(姦吏一作姦利又一誤作姦和○王叔文兼度支鹽鐵副使以準佐其府)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永貞元年九月坐王叔文黨自都官員外郎貶和州刺史十一月再貶連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愍逢尤夭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爲志其辭哀焉○(離去聲愍音敏離麗愍憂也)銘曰

噫淩君生不淑學孔氏楊芬郁好謀謨富天祿(天祿猶天爵也)讎禁書(謂準嘗爲崇文館校書郎)贊推轂(謂爲汾寧掌書記)觀靈龜獲貞卜徙東越翊明牧(爲浙東觀察判官)罷人蘇汙吏覆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與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蹟身則辱(蹟音致○韓文跋前蹟後蹟踣也)烏江陲(陲諸本作垂非是○一統志和州屬南直隸州城北有烏江亭長艤舟待項羽即此陲遠邊也)九疑麓(九疑連州山名舜葬處麓山足也)仍禍凶遘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僇(僇音戮)何以葬南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志一作誌)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皆得籍宗正(涼武昭王名暠字玄盛唐高祖其七世孫也宋百官春秋周受命封建宗盟封兄弟之國一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始選其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屬於寧岐爲族(唐涼州姑臧郡今爲涼州衛屬陝西行都司寧王寧岐王範皆玄宗弟)曾祖生樂壽令昱昱生虢州司馬叶世以儒聞叶生

監察御史辭字濯纓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子方事誅伐南平蔡（元和十二年十月平蔡州）北服趙（服一作復○十三年四月成德軍節度使承宗以德棣二州歸于有司）西走戎（戎謂吐蕃也）東討齊魯（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五年閱兵征卒戍羅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為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荊南兩稅使督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饒給車擊舟連（擊一誤作繫連或作運）又守湖南鹽鐵轉運院（湖一作胡）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厲敦勤為率羣吏先（一無率字）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盧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諤季父曰士幹（諤一作鍔○士幹永泰二年及進士第累為藩鎮）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幼不能事何夫人哭且戒柩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一統志河南府嵩縣古伊闕地）銘曰

涼為帝基克顧厥胤（涼即謂涼武昭王）皇弘國牒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憲濯纓亦用學徒既穀既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于刑于交（任荊南兩稅使）關石是鈞（書關石和鈞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施于大以盡其有孰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來祔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與（左傳昭公七年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銘詔于神永永是徵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誌碣誄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裴之諱字改之史表皆不詳元和十四年卒誌亦是時作也）

裴氏之昭曰贈戶部尚書諱某（昭音韶○尚書諱守真唐史有傳說文廟昭穆父爲昭南面子爲穆北面係從父坐）穆曰起居郎諱某（諱儋卿）生均州刺史諱某（諱叔猷）均州與其弟大理吏爲刑部郎（大理名伯言爲刑部員外郎贈大理卿）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杜禮書未詳）長子曰某（長子叔猷之長子也）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韓司徒弘迎取爲從事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弘舊本作弘○弘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當伐蔡及鄆汴（蔡謂吳元濟鄆謂李師道汴當作州字之誤也）常爲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侍太夫人于京師道發疽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於某縣某里未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經始杖且盧（一本有次曰某尚幼五字）銘曰

世守不遷秀于士鄉不利有司爰客于梁梁委其躬乃相戎政（汴大梁也此言裴爲汴州從事）宮臣理屬仍受國命（宮臣謂爲太子通事舍人理屬進大理評事）南蔡北曹五載首兵（北曹亦李師道也師道有鄆曹濮等十二州首兵謂爲軍首也）柔剛輔理平視太平（上平字疑誤）馬牛既寧（此卽放牛歸馬之意）告養于京（卽上云將侍太夫人于京師）棧車艸艸我來周道（棧仕諫切○詩有棧之車乘彼周道棧車役車也周道洛陽）載飢載勞神奪其孝形經于洛魂其焉如庶終爾誠陰侍里閭膳飲不違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志斯從銘之故人以慰爾衷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耆爲汝南守居河東（耆父景猷晉侍中有二子長曰耆爲汝南太守少曰純爲平陽太守）又五世曰慶相魏（耆子恭後趙河東太守恭曾孫緝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緝子僧習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爲揚州太中正僧習子慶字更興後魏侍中左僕射）魏相之嗣曰旦仕隋爲黃門侍郎（旦字匡德）其小宗曰楷至于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旦二子長曰則次曰楷以其居次故爲小宗詳前李位誌）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葬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開葬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于文辭南方之人多諷其什頗學禮而善爲容脩吏事（漢儒林傳徐生善爲容容謂容貌威儀之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事爲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爲游士出桂陽下廣州（唐郴州桂陽郡今屬湖廣廣州南海郡今屬廣東）中厲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琊王拱子拱國子祭酒後娶河東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零陵縣名屬永州）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匡弼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寧鬬狠仇怨敦諭克順從公于荆綏戎永安仍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寇始滅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志其痛（蜀寇謂劉闢）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于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不至于年謂不得終其天年也以例較之已是一作乖恐誤）今將以某月日祔葬苟又不得令辭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爲神羞余曷敢不諾（左傳無作神羞）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爲高尢于史氏世世相重侯(自慶以下四世爲相封侯)中書之世寔曰蘭州夏縣政良司議德優營營御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脩儲闈補吏(謂爲家令)環衛分曹(謂爲左衛兵曹)饒南越之厖從事以寧(謂嶺南從事)永安披攘薦仍于兵是董是經既柔且平浩浩呻呼華爲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柩于海壖壙于鄧邦(壖而緣切)(柩一作挺○擴斬穴也一謂祔塟南陽)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縗而不廬(呱音孤縗音崔)充充令妻髽首而居(髽莊華切○禮記男子免而婦人髽髽以麻約髺也)鳥獸號鳴助我踟躕(禮記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鳴號焉踟躕焉乃能去之)刻此悲辭藏之奧隅(爾雅西南隅謂之奧)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文小有致銘語亦極灑然)

秘書郎姜蕚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蕚音諤或作咢蕚母玄宗女)(新平公主)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幸(姜皎與玄宗有龍潛之舊先天二年頊誅竇懷貞等以皎爲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皎子慶初生未晬玄宗許尚主後淪落二十年李林甫爲相卽皎之甥從容奏之天寶十載詔慶初尚主授駙馬都尉)生蕚蕚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卽勑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閒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遊嗜音以生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奇音畸○奇右可用言其左疾而不能爲助也)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髀音陛○髀股骨也○寫出王孫故態如老將病姬令人生憐)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塟不可以廉爲具物祭以豚酒(桂管觀察使裴行立)月日塟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凶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銀朱謂緋衣銀魚也)不矍矍於進取不施施於驕伉(矍居縛切施音曳○矍矍疾走貌)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己與夫拳拳恐悸蒙詔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士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昌黎有獨孤哀辭悲痛特甚柳州此作亦復酸楚令讀者殆難爲懷虞集曰以少年而死其行不聞于世特記其友之氏名亦一格)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塋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灞水出藍田谷北入渭今在陝西西安府城東)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爲孝外之爲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乎知之者其信於天下乎(一本作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少四字)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嘻乎甚邪(嘻一作噫)(○文甚跌宕不得住)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貞元十三年申叔中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禮記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練小祥也)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塟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

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諶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餘人皆有名字此獨言廣略當是脫誤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温和叔東平人崔羣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劉辰翁曰子厚先友記亦此例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趙公矜之死自貞元十八年至元和十三年凡十七載來章乃能求於人所不知者而歸之故子厚時爲誌其墓云○人事奇文亦奇中兆詞尤奇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爲斂葬于城北之埜四或作三○公矜其先河南新安人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埜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臣冢土是守乙巳于埜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覿其神誗直廉切一作利○秦誗卜人姓名也書宜于冢土冢土社神也明日求諸埜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邪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荷去聲信一作於是非是○曹信叟姓名也夷平也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蕝焉蕝子悅切○禮記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迹也說文會朝會東茅表位曰蕝春秋置茅蕝表坐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緅將侯切○周禮三入爲纁五入爲緅青赤色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興縣期城之原唐龍興縣今爲寶豐隸河南汝州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衛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弘安弟弘智唐史有傳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師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貞元十五年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反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注令族葬各從其親位謂昭穆也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誗也挈之信也蕝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挈音契○挈謂鑽龜也懇懇來章神實恫汝恫音通○說文恫痛也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望音忘○羈鬼謂羈旅而亡者相望在外而望還也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故温縣主簿韓君墓誌

有唐故温縣主簿韓愼字某漢弓高侯其先也或本乙唐故字○韓王信子穨當封弓高侯徙于南陽傳世至今唐侍中諱瑗克用貞亮奮于國難瑗字伯玉高祖時爲相侍中兄子鄆州刺史諱某某生御史著作郎諱某某生尚書庫部郎中萬州刺史諱某嗣以文行大其家業鄆州著作郎萬州刺史史皆不詳其名字君萬州長子也萬州三子愼豐泰以父任爲建陵挽郎肅宗山陵曰建陵累調授王府參軍襄州襄陽尉至于是邑貞元十六年又調于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暴病卒于長安永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二日龜筮襲吉祔于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禮也襲因也謂先龜筮皆吉三日外姻家老謀爲之志左傳士踰月外姻至季弟泰哀不能文故託于友焉泰字安平亦爲祠部郎中嗚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友歿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爲愛惟友愛

出于孝移于忠施於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受其辭書于石曰

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賤而不壽爲釒是悼祔于祖攷初筮攸告（易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季也之純寘哀無垠終窶且貧控于仁人（窶郡羽切○詩終窶且貧窶亦貧也）備物稱家其儀式陳（禮記子由問喪具子曰稱家之有無）爰相其悲載刻茲珉（珉已詳見前）

東明張先生墓誌（張因死於封州時子厚在永封與永近故其徒從子厚誌墓云按唐封州臨封郡縣二封川開建今俱屬廣東肇慶府）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因舉詔策）以爲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爲黃老術詔許之（因時乞爲道士）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祕書訣籙（籙籍也）聚經籍圖史伴於麟閣（或云漢麒麟閣圖畫功臣未聞有藏書之名也麟字疑誤翹按三輔黃圖云未央宮有麒麟殿揚雄校祕書處又徐賢妃疏竆奧祕于麟閣則麟閣固宜用也）以弟同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同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既函以命同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乙酉當是貞元二十一年）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爲誌而卒（畢原在長安文王所葬處）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爲碑以誌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爲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邪吾曰道去友邪去慈邪從容以求其得之邪盪莽狠悖道之非邪（盪音蕩狠下懇切悖下耿切○舊本作宰非是○悖亦狠也）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顚頷隳聖圖壽離中就異欻然與神鬼爲偶頑然以木石爲類悾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顚頷音憔悴隳翾規切欻許勿切○說文欻有所吹起也）乃書于石以紀

虞鳴鶴誄（并序）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皐字鳴鶴終于長安親仁里既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哀其行之不昭于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寔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史記武王克殷封太伯之後爲二國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蠻夷左傳僖五年晉侯圍上陽注上陽虢所都也此云虞宅上陽未詳）其後優游在越爲鄉（虞氏世爲會稽人會稽越國）延詡輔漢恢定封疆（○詡況甫切後漢虞平三年虞延爲大尉八年爲司徒十四年自殺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順帝時虞詡官尚書令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東徙之賢時維仲翔（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曰預曰喜在晉克彰（虞喜字仲寧弟預字叔寧翻之族也）義篤斯文有苾其芳（苾毗必蒲結二切○說文苾馨香也）祕書多能垂耀于唐（虞世南字伯施太宗時爲祕書少監）洎于漢陽世德以昌（漢陽沔州郡名九皐父當終沔州刺史）毗贊尚父休徵用揚（九皐父當爲郭尚父從事）惟我先君並時翺翔洽主記室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郭尚父居朔方子厚父鎮爲記室與當同在幕府）漢陽元子寔紹其美傳襲儒風虎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于鄉論爲秀士（禮命鄉論秀士注鄉大夫所攷有德行道藝者）百郡之選叢于京師昧沒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謙人悅而隨（默一作然）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羣類振耀于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

違孰狥于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祇祔于墓遽不淩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與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于邦家倚閭千里歡詠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閔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弔慶交戶神胡不仁降此大苦嗚呼哀哉惟昔夏口羈貫相親貫與丱同○鎭爲岳鄂都團練判官當爲沔州刺史故子厚與九臯相善夏口鄂州也羈貫丱角也穀梁傳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詩總角丱兮通家修好講道爲鄰既冠于阼思致其身阼音祚升于司徒及爾繼年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貞元九年子厚舉進士交歡二紀莫閒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爲砥礪咸去韋弦今則遽已吾其缺然砥音紙礪音厲○砥礪磨石也砥又細於礪韋弦事詳二卷佩韋賦嗚呼哀哉誄行謀謚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表記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聲譽雖多以其有一大善爲謚耳溫溫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故處士裴君墓誌裴君諱字不可攷御史中丞裴行立之兄也詳本篇

河東聞喜裴君聞喜縣名在唐屬絳州今山西平陽府諱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墅墅承與切○渭南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墅田廬也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宗元以銘君之出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爲桂州都督桂管觀察使公時爲柳州刺史其管內也故云其僚河閒邢羣以狀來告曰曾祖諱某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諱守眞祖諱某起居郎諱僑卿父諱某尚書刑部員外郎諱伯言議官及浮圖事獨出載在史冊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疑危頑狠難處分之地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時爲第一分扶問切一無分字○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刑部員外郎裴伯言爲幽東澤潞磁邢等道黜陟使天下皆仰以爲相會疾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聞而不大君以友悌慤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丞嗇而不克並邪不然君無位以天其可問哉起居指僑卿丞相名耀卿字煥之事玄宗爲丞相大理指伯言伯言本以大理評事爲刑部員外郎中丞指行立鍾聚也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而天鍾美於是君前娶韋氏成都少尹士謨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以文敏中丞公尤愛幸恒從不幸卒於桂林某舉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寀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遷韋夫子之喪自萬年來有俟猶異室韋字諸本作奉銘曰

疇之沃沃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穫說文疇耕治之田明昭次穆丞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實延宜碩而繁不位不年晦于丘園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摧佞抑釋太史是論摧佞一作權佞非是○此即上所云議官及浮圖事載在史冊也黜陟冀幽邦命以尊神嗇豐福不弃于君渭之洋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懷祖攷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哀一作不並子君

覃季子墓銘子厚在永州作○寥寥數言已敘得峻削又特以六字作銘尤奇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施詩智切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竪鉤貫又且數十家通爲書號覃子史纂竪音樹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子到今鬻音育○鬻子書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漢志鬻子二十二篇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狥堯艸木凡有益於世者爲子纂漢志子有儒墨名法等九流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

不以仕爲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躓音致溷胡困切○用屈原卜居句法而更簡潔）葬其鄉（卽所死之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戚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辱豐其獨

續滎澤尉崔君墓誌（前誌贈太傅崔公祐甫爲之祐甫既卒而未克葬故子厚續誌以書其緩葬之故云○此亦墓誌之變體）

太傅公既志滎澤君之葬明年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卒（一本云卒贈太傅無以字○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以河南少尹崔祐甫同平章事明年建中元年六月卒贈太傅）滎澤君之嗣曰膺備物具貨入于汴汴陷于戎（四年十二月淮西節度使李希烈陷汴州）喪焉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曰太素（太素膺之弟）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中猶有累不克如其鄉（中一作州○唐雲陽縣名屬京兆府南海郡廣州信州今江西廣信府也）大懼緩慢茲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喪至于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緩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一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二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子厚永貞元年八月謫永州司馬明年元和改元先夫人卒于永明年歸祔于侍御之墓表當于是時作○其言詳而不繁大而非誇縈紆委曲最爲得體）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殿中君即子厚爲作墓表及墓版文所謂叔父殿中侍御史者是也墓表及版文皆不載其諱唐宰相年表亦止曰某朔方營田副使殿中侍御史故其名不得攷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刻茲石表（繫或作繫非是○繫辭者謂繫屬於正文之下猶易繫辭之義也）先君諱鎭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慶字更興河東解人魏尚書左僕射）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慶四子機弘旦肅旦字匡德仕隋爲黃門侍郎）高祖諱楷隋刺濟房蘭廓四州（旦二子則楷）曾伯祖奭字子燕唐中書令（奭施隻切○則子奭爲高宗永徽三年三月爲中書令按奭爲侍御曾祖則當爲子厚高伯祖矣新史子厚傳及韓文公爲作墓誌皆云曾伯祖若有誤焉）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楷二子長曰子夏次曰繹）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攷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于河滸世之稱家風者歸焉（颺音陽又餘亮切○詩在河之滸滸涯也柳氏世家河東故云）先君之道得詩之羣（詩可以羣）書之政（史記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易之直方大（易坤六三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春秋之懲勸（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以植于內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閒行以求食深處以脩業作避暑賦（閒去聲後倣此○德清君夫人鎭母也一統志王屋山在河南濟源縣山狀如屋故名）合羣從弟子姪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衎衎無倦以志其憂（姓一作姪衎空旱切又墟旱切○前漢田蚡傳跪起如子姓注姓生也同子禮若己所生王氏王弼也魏尚書郎有易注略例十卷）德清君喜曰茲謂遯世無悶矣（易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遯逃也）亂有閔舉族如吳無以爲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慍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卒音測）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猶鞫其狀先君攺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貸其問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罷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與太學勸耦耕（並二耜而耕曰耦耕）作三老五更議（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之位注三老象三辰五更象五星又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更當爲叟叟老稱）藉田書（禮記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畝說文帝藉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尚父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斥堠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世不能容表爲晉州錄事參軍（書峙乃楨幹左傳晉文公殺顛頡祁瞞舟之僑君子謂文公能用刑矣三罪而民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酗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簀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恥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太常博士（常吏部名衮）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爲宣城（宣城縣屬南直隸寧國府）四年作閿鄉令（閿音聞又音珉字或作閺○閺鄉縣唐屬虢州今河南府）攷績皆

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狄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進律已詳前後數年登朝爲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讎有擊登聞鼓以聞于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陷一作詔非是反音番○貞元四年陝虢觀察使盧岳卒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之御史中丞盧佋欲重妾罪侍御史穆贊不聽佋與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弟賞上冤狀鎮時爲殿中侍御史詔鎮與刑部員外郎李覬大理卿楊瑀爲三司覆治無之出贊爲郴州刺史按唐制文武臣僚通進文字並先經登聞鼓院進狀注施于朝曰登聞鼓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謂竇參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閒謂盧佋爲御史之長羣寃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鸇詩中去聲○逾年參卒中以他事貶鎮夔州司馬居三年醜類就殛拜侍御史貞元八年四月參得罪復以鎮爲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此本太史公自敘遷俯首流涕云云前賢文章必有祖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竇參者邪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天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尚書郎謂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得罪以坐叔文黨貶永州也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爲表式鎮二女長適崔簡次適裴瑾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永貞元年八月辛未命婦會憲宗尊其母良娣皇后爲太上皇后憲宗既乃宗元貶爲永州司馬奉侍温凊未嘗見憂乃一作及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荐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呌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子厚先友記或點次事實或止敘人名或總成獨疎疎冷冷筆致其翮妙蘇軾曰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玫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邵伯温曰子厚記其先友於父墓碑意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所長者可矣反從而譏其病之何也貶永州尚如此爲尚書郎時可知退之云不自貴重蓋其資如此劉辰翁曰此記迺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爭去聲○高字公頤恕己子滄州東光人貞元元年德宗欲用吉州長史盧杞爲饒州刺史命高草詔書不從改命舍人草之制出高執之不下因言杞姦邪乃改杞澧州別駕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憲宗朝宰相李吉甫言高忠蹇特贈禮部尚書

姜公輔爲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公輔愛州日南人爲翰林學士朱泚叛從帝幸奉天獻奇策建中十四年十月自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好諫諍免從幸山南唐安公主薨主上之長女也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卿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所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興元元年四月罷爲太子左庶子後以罪貶爲復州刺史卒貞元八年十一月貶公輔爲吉州別駕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史有傳

齊映南陽人映瀛州高陽人今作南陽誤史有傳爲相以文敏顯用貞元二年正月以映爲同平章事

嚴郢河南人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爲京兆

河南尹御史大夫大曆十四年三月自河南尹水陸轉運使爲京兆尹建中二年七月楊炎罷相盧杞引爲御史大夫善舉職爲邪險搆扇以貶死是歲十月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杞用郢炎罷內忌之因事出爲貴州刺史有傳

元全柔後魏孝文皇帝之後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爲大官有土地建中二年九月自杭州刺史拜黔中觀察使貞元二年四月遷湖南觀察使入爲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爲相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寶應二年中進士第貞元二十一年七月自太常卿平章事有牆仞不佞以謀克蜀劉闢作亂議者以劍南險固不宜生事唯黃裳堅請討除憲宗從之加司空出爲河中節度一本作加河中節度無司空出爲四字○元和二年正月罷相爲河中節度有傳

劉公濟河閒人寬厚碩大與物無忤爲渭北節度貞元十八年十一月自同州刺史拜渭北鄜坊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卒二十年正月召爲工部尚書頃之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憑憑字虛受一字嗣仁史有傳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貞元元年十一月自湖南觀察使移鎮江西自江西召爲左散騎常侍凝凝字懋功以兵部郎中卒貞元十八年拜兵部郎中附楊憑傳凌凌字恭履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懷州河內人皆強毅仁孝贊爲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贊字相明擢累侍御史陝虢觀察使以忤宰相竇參貶郴州刺史事詳前表後至宣池歙處置使卒永貞元年八月自常州刺史拜宣歙池觀察處置使十一月卒質爲尚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附穆寧傳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爲太子賓客貞元二年正月政自宣州刺史爲浙東觀察使十三年三月乃入爲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爲御史樞字紀聖絳州聞喜人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史附裴遵卿傳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其狀以故貶後爲尚書郎

李舟隴西人字公度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斥出爲刺命廢痼卒廢一作發○建中元年四月涇州爲劉文喜據州叛命舟往使文喜囚其[illegible]月文喜將劉海賓殺文喜降二年梁崇義欲爲變舟時爲金部員外郎遣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諸道跋扈者謂舟能覆城殺將及至襄州崇義惡之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他使

李鄘江夏人字建侯揚州江都人果檢自負嶷然喜爲官爲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順宗登極拜御史中丞永貞元年十月遷京兆尹元和元年二月召爲尚書右丞八月復爲京兆尹二年六月拜檢校禮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有傳

梁肅安定人字敬之一字寬平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史有傳最能爲文一作最號能爲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爲皇太子諸王侍讀卒贈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大曆六年中進士第德宗自奉天還京師擢京左補闕屢有諫諍有內行文多詁訓爲給事中上方以爲相會惑疾自刃廢痼卒惑一作感廢一作發○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殄再遷給事中卒見宰相表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大曆十六年四月自起居舍人貶韶州刺史卒見宰相年表弟愈文益奇有傳

許孟容吳人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大曆十一年中進士第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嘗論事由太常少卿爲刑部侍郎貞元中孟容以諷諭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刑部侍郎史有傳

李覿隴西人大曆二年舉進士第覿行義甚脩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爲三司者也貞元四年覿爲刑部員外郎瑀爲大理卿公父鎮爲

殿中侍御史覆穆贊之獄事已見鎮墓誌其大理者曰楊瑀大曆九年進士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爲御史

宇文邈大曆二年進士河南人有文謹慤人也爲御史中丞齪齪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爲刺史卒齪側角切○文邈見宰相表齪齪謹慎貌

袁滋陳郡人字德深蔡州郎山人善篆書文敏不競不競爭也不爲相出使辱命貶刺史永貞元年七月同平章事十月以滋爲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爲給事中滋畏闢不敢進十一月貶滋爲吉州刺史復爲義成軍節度卒元和元年七月自吉州拜義成軍節度使至十二年爲湖南觀察使卒是時未卒也史有傳

盧羣范陽人字載初系出范陽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爲任事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決司洧水溉田使者止之不奉詔命羣往蔡州詰之少誠聽命以表使稱旨遷檢校祕書少監爲義成軍節度卒貞元十六年四月拜義成軍節度使九月卒史有傳

崔損清河人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十一年中進士第畏愼爲相無所發明貞元十二年十月自諫議大夫平章事初宰相趙憬卒盧邁以病在告議者謂遷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齪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爲長者史有傳

鄭餘慶滎陽人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大曆十二年中進士第再爲相貞元十四年七月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永貞元年八月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始天下皆以爲長者及爲大官名益少今爲尚書河南尹無恙元年十一月以餘慶爲河南尹有傳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大曆八年進士利用祖長裕許州長史二子諒慈明諒爲冠氏令生利用慈明爲太子舍人生餘慶眞長者由大理少卿爲御史中丞復由中丞爲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字君虞宰相揆之族子大曆四年中進士長於歌詩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益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癡爲李益疾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爲尚書郎

王紓其弟紹太原人紹字德表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紹得幸德宗爲尚書在宰相之右貞元中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德宗臨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竇參陸贄斥罷中書取充位惟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防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今爲徐泗節度元和元年十一月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後以濠泗二州隸其軍紓有學術大曆十一年中進士第娶子厚伯祖臨邛令某之女魯直爲尚書郎魯遲也與論語參也魯之義同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爲言者泌字安期其先陽平人事渾瑊爲副元帥判官貞元三年閏五月瑊與尚結贊同盟于平涼爲蕃兵所劫泌等六十餘人陷虜中十九年吐蕃請和其子隨三上疏宜許不報舊史附路隋傳

虞當會稽人爲郭尚父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當有子曰九皐子厚有誄焉

賈弇長樂人善士也爲校書郎卒弇古函切○弇大曆二年中進士第弟全至御史中丞全大曆四年進士貞元十八年正月自常州刺史爲浙東觀察使

趙需天水人需大曆六年進士哻哻儒士也或云哻字疑誤哻況羽切商之冠名詩文王常服黼哻禮記檀弓下篇殷人哻而祭於趙需儒士無意義今按本集段太尉逸事狀云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姁音火羽切字出呂氏春秋云哻姁然相樂也今云趙需哻哻儒士也宜當作哻雖哻本冠名恐亦自有訓和煦樂易之義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貞元元年正月以吉州長史盧杞爲饒州司馬需爲補闕上疏論其不可

張式南陽人式大曆七年進士張莒常山人莒大曆九年進士張惟儉宣城當塗人儉大曆六年進士皆善言謔式至河南尹貞元十六年九月式自河南少尹遷大尹水陸轉運使莒鄧州刺史惟儉

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字殷卿其先自譙亳徙爲京兆人大曆十四年中進士史有傳柔敏至吏部侍郎貞元中至吏部侍郎十五年卒世謂陟善官然其智足以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大曆六年中進士第史有傳有志義多所激發爲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弃甚久建中初爲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己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意峷然多激發與穆贊同在諫諍地書數上鯁毅無所回宰相李泌劾景亮漏上所語言引善在己帝怒貶郎州司馬廢抑二十年至順宗時爲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召還再遷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爲中書舍人京兆尹貞元末爲中書舍人稍遷京兆尹史有傳

張因某人京兆長安人舉詔策爲長安尉願去官爲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州永貞元年卒子厚集有因銘

高郢渤海人字公楚本渤海蓨人徙衛州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爲相罷居尚書貞元十九年十二月自太常卿同平章事永貞元年正月罷相守刑部尚書有傳

唐次北海人字文編幷州晉陽人建中元年進士第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爲刺史屏弃貞元中宰相竇參薦之爲禮部員外郎八年參貶官次坐出爲開州刺史在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永貞中召以爲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永貞元年八月以饒州刺史李吉甫爲攷功郎中夔州刺史唐次爲吏部郎中並知制誥正拜次中書舍人卒傳舍驛舘也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　最大弁字伯存爲文學至御史病瞽遂廢　次中庸　中行公八世祖僧習二子鷟慶鷟子帶韋帶韋子祚祚子範範子齊物齊物子子喜喜子弁中庸中行慶子旦旦子楷楷之子子夏子夏子從裕從裕子察躬察躬子鎮鎮卽子厚父故爲族兄弟皆名有文咸爲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登字成伯冕字敬叔蒲州河東人附父柳芳傳自其父芳字仲敷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貞元六年十一月上親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禮時冕爲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贄工部侍郎張薦皆攝禮官司修郊祀儀注時上甚嘉之久之以議論勁切執政不喜出爲婺州刺史至福建廉使卒貞元十二年三月自婺州除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登晚仕至尚書郎祕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永泰二年中進士第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積清河人至檢校郎官積字賓方爲檢校金部郎中子羣爲右補闕贈給事中史有傳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略貞元十一年自萬年除容管經略使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仲孺丞相衮之猶子見宰相表

蘇弁武功人字元容京兆武功人好聚書至二萬卷弁聚書至三萬卷皆手自刊校當時稱與祕書埒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貶貞元初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汀州司戶參軍復爲刺史數年起爲除州刺史卒附蘇世長傳

崔芃博陵人芃蒲紅切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元和初爲尚書郎後爲江西觀察使

鄭元均滎陽人建中二年進士强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

困不得仕仕一作位
辛惲隴西人有史學惲紆憤切○建中元年進士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見宰相表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
至宣力皆汲汲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
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敢悉書
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于背如右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自注爲會葬人作○柳公即子厚叔父甞銘先侍御之墓者也其名諱不可攷但本注云爲會葬人作豈以其備書本道節度張公乃遺殿中監李輔忠致賵侍御史韋重規等救助汝南周公巢等琢石書德以見其一時窆禮之盛邪○文詞近選而乏厚實之氣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
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萬年今爲咸寧縣屬西安府公諱某字某
邑居於虞鄉虞鄉縣名唐屬河中府今地入解州屬山西平陽府其曾王父某
官名子夏徐州長史王父某官名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某官名察躬湖州德清令
奕世餘慶叢而未稔濟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
實爲善者惑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
止威儀動有恆常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
人信讓當職彊毅游刃立斷刃而振切○莊子庖丁爲惠文君解牛曰臣之刃十九年矣而若新發于硎恢恢乎其遊刃必有餘地自少耽學頗工爲文既
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
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
有令問羣士羨慕計偕注已見前靈臺周文王築在鄠縣居數年授河
南府文學教勵生徒撰擇貢士儒黨相賀庶人觀禮
撰見轉切一作選○周禮大司馬主羣吏撰謂擇之也秩滿渭北節度使延爲
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貞元二年七月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論惟明爲渭北鄜坊節度使既喪主帥罷歸私室三年十一月惟明卒於官
方將脫遺紛埃退與道俱沖漠保神優柔隸
儒四方聞風交馳鵲書載筆乘軺乃作參謀軺音姚○古篆隸文體有懸針書垂露書雁書虎爪書鶴頭書後又以徵書爲鶴書大抵鵲書亦即此意記曲禮史載筆士士載言軺使者所乘車又小車也出入朔方陪佐戎車四年七月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爲朔方邠寧節度使表柳爲參謀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裳銀
印宗黨有耀權略密勿潛機埋照完彼亭堡時其講
教實從我謀隣國是儆詩密勿從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
司直出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饑斂黔首休息斂力驗切饑一作諸黔音鉗○禮祭義以爲黔首則月校歲會莫不如畫會古外切○校會見周禮已詳前庫豐財羨制成計得羨延面切庫一作軍○羨餘也又遷殿
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使分闔之寄參制其半闔苦本切
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公堂無事後漢書成瑨爲南陽守任功曹岑晊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朝端延首方待以位既
而祿不及伐冰政不獲專達禮記注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伐擊也周禮天官其屬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終
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驥騁力中途踠足高
鴻輕舉在雲墜翼凡我所知哀慟無極踠烏臥於阮二切○說文踠足跌也本道節度尚書朗寧王張公震悼涕慕不任于
懷臨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忠監備凶禮賵賻甚厚
賵撫奉切賻符遇切○張公獻甫也說文贈死曰賵賻助也行軍司馬侍御史韋
重規等重規大曆五年登進士第匍匐救助事用無闕詩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丹旐素車歸于上京撰期定宅莫有僭素撰息轉切僭音

（愆○左傳不愆於素）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葬哀禮咸申
克窆玄堂掩坎廣輪（窆音砭悲驗切○窆葬下棺也禮記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既葬而穴之廣輪掩擴其高可隱）顧眄無依徘徊增哀願
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巢等相與琢石書
德用圖不朽（公巢貞元十一年中進士）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耀文章（謂試於禮部中進士）司學徒儒風揚（謂爲河南府文學）自渭北佐朔方（佐一作來）
戎政閑黔首康（閑習也）冠惠文垂朱裳才不施天茫茫（史記秦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冠此謂爲御史也）刊樂石篆遺德（德一作芳○樂石泗濱之石可爲磬者）延休烈垂憲則於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文甚有條貫故其脈絡自能井井茅坤曰敘事處整則敘情處悲弔）

柳氏之先自黃帝歷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魯孝公之子字子展諡曰夷伯子展孫無駭以王父字爲氏）禽以食采爲柳姓（無駭生禽字季爲魯士師諡曰惠食采於柳下遂姓柳氏）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
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某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謂子夏）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某垂博裕之道啓祐後胤（謂從裕）皇考湖州德清令諱某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謂察躬）惟公端莊無諂徽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書徽柔懿恭）其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閒言故宗黨歌之（閒去聲）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故官府誦之（秕音匕○回邪也記禮釋回增美質）用沖退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卽世罷職家食（易不家食吉）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事具詳前墓表注）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周禮匪頒之式注匪頒分也頒讀爲班布會計字見孟子）嗚呼分閫委政緊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唐諱丙字故以景代之）夫人吳郡陸氏（子厚有陸氏誌也）洎仲弟綜季弟續冢姪某等（察躬子鎮某纁綜續冢姪卽公）抱孤卽位牽率備禮祇奉裳帷歸于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某年一作其年厝音措）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髫音迢呱音孤○男一人曰曹婆髫小兒垂髮也呱呱小兒哭聲）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元兄卽子厚之父鎮也）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貞元九年鎮卒）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既盡也）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公之八世祖僧習事後魏封方輿公以孝德聞）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爲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爲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爲紀廣大之志敘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於諷詠比興皆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興許膺切○南史柳惲字文暢好學善尺牘少

工篇什有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之句仕宋爲吳興太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苟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禮檀弓下衛有太史曰柳莊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士師名禽柳下惠也○已上四事皆柳氏之先行之著者故借宗人之詞以比類之文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騃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敘而終焉騃語駭切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于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皆如律令殺所介切○檀弓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反壤樹之哉壤謂封壤樹謂種樹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其誠心裕于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夭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遂以洽于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攷績絕尤推君之政風于下邑命爲吏部尚書郎杞字子良大曆末爲虢州刺史弘農縣屬虢州庾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庾或作更○建中元年二月命趙贊衛晏洪經綸等十一人分巡天下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于是邑仍會危難至于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迴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于虢舉弘農君之喪咸至于墓窆焉窆音砭悲驗切既窆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寒妻子飢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殺所介切跣音鮮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莊子曾子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宗直殯

子厚自永貞元年九月由禮部員外郎謫邵州刺史十一月又移永州司馬至元和十年正月召至京繼出爲柳州刺史宗直與子厚俱故月死於柳韓昌黎集有雷塘祭雨文觀此志則知非昌黎作矣○騖心摧骨與昌黎女拏志並具酸楚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爲己師聞惡若己讎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爲工觚音孤牘音獨作文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譔漢書文章爲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爲工宗直譔西漢文類四十卷子厚爲之序譔與撰同述也讀書不廢蚤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臚脹奔逆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閒又執業以興呻痛吟言雜莫能知臚凌如切音閭

脹知亮切○臚皮也一曰傳也廣韻腹前曰臚脹腹大也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瘧寒數日良久又從謁雨雷塘神所雷塘柳州地名州有雷山兩崖夾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稌陰酒虔則應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臥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而一作也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能一作既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二

原书空白页

明槜李蔣之翹輯注

誌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公謫永州司馬故太夫人卒于永明年歸祔于京兆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公尚留永州不得奉喪事以歸作此誌○子厚先夫人誌其自痛自責敘貶竄失養處真令人百死莫贖矣翹時校注此文會亦有母之喪不覺反覆再四涕洟無從所增恨者較多於子厚不啻萬萬云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涿音卓○涿郡范陽人今順天府有涿州是也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弃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徙播癘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適音的天地有窮此冤無窮既舉葬紖猶以不肖之辭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紖直忍切肖一作孝○紖牽車紼也周禮封置其紖嘗逮事伯舅聞其稱大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皆一作比○大曆十二年子厚四歲以詩禮圖史及翦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爲名婦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皆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貞元九年五月十七日鎮卒不得成禮既得命於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若有日吾其行也冢謂居長字出禮記及命爲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永貞元年九月子厚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大赦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注詳前卷先侍御表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貞元十五年子厚之妻楊氏卒竄窮徼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徼吉弔切熇呼木黑各虛驕三切○徼境也熇火熱也診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賫蒼黃叫呼遂遘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爲禍爲逆又頑狠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縶魄逝心壞縶陟立切蒼天蒼天有如是邪有如是邪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邪已矣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辯族姓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贊皇趙州縣名六國時武安君李牧事趙遂爲趙人晉司農丞楷徙居常山有五子輯晃芬勁叡叡子勗兄弟居巷東勁子盛兄弟居巷西故叡爲東祖芬與弟勁共稱西祖輯與弟晃共稱南祖）祖某爲某官父沖爲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嶷然殊異及笄德充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翦製之事又能爲雅琴奏聲操縵之具婦道既備宜爲君子之配偶焉（嶷音疑笄音稽操七刀切縵末旦切○詩克岐克嶷說文笄簪也女十五曰笄爲雅琴擊琴也楊惲書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叩擊而歌之也禮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操縵雜聲也）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正室（臨邛君諱未詳蓋察躬之兄也）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諱從裕）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諱子夏）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奭自中書以上爲宰相四世（奭父則則父旦旦父慶凡四世爲相）噫我伯祖以宗胄碩大而濟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修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爲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窆焉夫人從子而返于淮滸（滸音虎○滸水涯也夫人家揚州淮滸謂此）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己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於宣州旌德尉（此誌不載其名而曰終旌德尉史亦不載其名而曰終旌德令恐史誤作尉爲令也）女三人皆得良婿隴西李伯和爲揚子丞疾痺癈痼而沒大原王紓今爲右補闕（紓工部員外郎端之子詳先友記）潁川陳萇爲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萇音長○萇京之弟）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婿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平康里自小斂至于大斂比及葬則二婿實參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縗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閒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邛萬里以歲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孰甚焉（左傳不易有難也）諸姑合以爲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且又葬于我故敘柳氏爲備銘曰

蔼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沈幽光（大梁鶉火二星名是年歲星在大梁六月日月會於鶉火蓋以紀卒之年月也）夙淪夫子嗣又喪（喪平聲）輤帷不復岷之陽（輤此見切或作蒨○輤喪車飾岷之陽指臨邛令窆所也）兆靈趾棲鳳里艮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靈趾誰之言者青烏子（風俗通漢有青烏子善數術唐藝文志葬書有青烏子三卷又相冢書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華山葬之當出二千石）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陸氏子厚叔父殿中君之配也子厚前作殿中君墓版文時夫人尚無恙至是而夫人卒合祔焉故爲此誌）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笄而禮會伯舅爲河南尹撰擇僚寀謂我文學掾仲父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撰息究切○時殿中君爲河南文學左傳隱元年之文故仲子歸于我注婦人謂嫁曰歸）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沖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冢婦不敢侮於臣妾（孝經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母儀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

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委縗就位（縗音崔）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繈緥寄婦人之手哀哉（繈舉兩切緥音保）蓋衰門薄祐神道不相顧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人捐弃於是日（正月九日殿中君卒）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于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以長曆推之實爲乙丑）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潁川陳君）（名蓑京之兄也夫人柳氏子厚叔父殿中君之女）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爲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于此命也（介婦次婦也出禮記內則）既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期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以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殺所介切○周禮國新殺禮）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于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慤而文願以爲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爲也蓑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爲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爲徐州長史（諱子夏）祖諱某爲清池令（諱從裕）玫諱某爲臨邛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崔簡字子敬）凡歸于夫家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于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長下兩切）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告教罕至（○師下一有歸字告一作書○鎮爲鄂岳都團練判官）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紿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紿音怠上聲欺也）善隸書爲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爲辨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天有知者邪（天上一無之字）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幼適裴瑾詳後誌）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邪（問下一有者字）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而書以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而書一作以書）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裴瑾字封叔徽之子）

（○詞極悲婉）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諱子夏）清池府君

諱某繼之以茂實諱從裕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諱察躬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諱鎮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高宗時爲禮部尚書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光庭字連城開元時爲宰相祠部府君諱稹業之以貞直光庭子稹開元末爲祠部員外郎以至于金吾府君諱儆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儆四子堅瑾埴塤夫人瑾之配也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頓踊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笄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酪音洛踊音湧其爲妻道也貞順之宜恆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懥之色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懥音致○忿懥恨也其爲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仁恤之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眎滌濯羞簠簋勞以待日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於裴氏之門而以睦于家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仁恤一作任恤恐非移其孝于裴氏之門一本作移其孝于兄公女公○周禮宰夫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眡滌濯國語修其簠簋簠黍稷圓器內圓外方受十二升簋黍稷方器外圓內方崇尺厚半寸受斗二升嗚呼我之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爲參軍事不及偕其貴瑾時爲京兆府參軍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己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已下有一宗字既病太夫人在側尚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紿以少閒故二稚未齓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齓初覲切○瑾子銑齓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齓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閼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次曰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夭因祔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于乳媼以虞水火哀哉媼烏皓切○禮記季札子死葬於嬴博之閒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春秋傳子生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爲之志毒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孫楚妻亡爲詩以悼之示王武子武子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吾于子厚亦云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諱元政司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諱志玄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諱成名醴泉生今禮部郎中凝楊凝之兄曰憑嘗爲禮部郎中子厚娶其女集又有祭楊詹事文可見凝字當作憑字○成名三子憑字虛受凝字懋功凌字恭履代濟仁孝號爲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

建中四年以兼爲鄂岳觀察使貞元元年遷江西觀察使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媬傅以告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終身之戚焉○媬音保號平聲夫人五歲時建中二年也及許嫁于我柔日既卜乃歸于柳氏禮記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柔日乙丁己辛癸是也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髫稚好言始於善謔雖閒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髫音迢閒去聲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嘗怵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況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左傳昭七年孟縶之足不能良行跛也未三歲孕而不育厥疾增甚易漸九三曰婦孕不育凶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十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夫人卒于貞元十五年八月十日以長曆推之實爲壬申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莊子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衰門多釁上天無祐釁許慎切又音舋○釁罅折也故自辛未逮于茲歲累服齊斬繼纏哀酷其閒冠衣純采期月者三而已矣齊音咨○辛未貞元七年也按貞元九年五月公父鎮卒十二年正月叔父卒十一月叔妣陸氏卒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慟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爲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禮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以婉娩淑姿鏘翔令容委窮塵兮婉音宛娩音晚又音免鏘七將切○禮婉娩聽從注婉言語娩容貌也佳城鬱鬱閉白日兮博物志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跑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之死同穴歸此室兮詩之死矢靡他又曰死則同穴

下殤女子墓塼記殤未成人而死也禮八歲至十一歲小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十六至十九爲上殤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孃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爲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爲尼號之爲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爲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爲成人者然卒夭斂用緇褐銘用塼甓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岡之西隅甓蒲歷切○甓瓦也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如此此用延陵季子語詳見前裴夫人誌

小姪女子墓磚記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死己丑甲申貞元十二年己丑元和四年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夭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禮記喪欲速貧死欲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夫人王叔文母也子厚附叔文故此銘極所稱道時貞元二十一年秋也八月而憲宗立叔文敗子厚亦相繼貶黜豈作銘時猶未悟邪其後與許孟容書謂是時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子厚亦悔所不及矣韓昌黎言曰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誠有當於子厚之心哉○何物老嫗生寧馨兒以誤天下蒼生子厚乃誌之如此黃震曰誌盛稱叔文文武功業且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宗元其自謂知道乎嘻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河間獻王德漢景帝長子）王有明德世紹顯懿至于唐有文昭者爲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愼言爲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夫人之父也（一作光州君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某（王越州山陰人叔文自言王猛之後云）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衞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彞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叔文善棊貞元初出入東宮娛侍太子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嘗爲太子言民閒之疾苦）先帝弃萬姓嗣皇承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順宗卽位）公居禁中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自德宗大漸王伾每入稱詔召叔文坐翰林中使伾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官李忠言稱詔天下外無知者）由蘇州司功參軍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二月叔文以前蘇州司功參軍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將明出納（詩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又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三月以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五月以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如初賜紫）重輕開塞有和鈞肅給之效（書關石和鈞和鈞謂均平也）內贊謨畫不廢其位（謨畫一作謀謨）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卒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祗敬以承上嚴肅以蒞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天寶十二年叔文生）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下爲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旣壽而昌世用羡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祔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温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揚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望平聲）若若紫綬榮于高堂（漢書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若若垂貌）何惟昔孟氏號爲母師（孟軻之母三徙擇鄰以教子）在漢稱賢有戒不疑（戒或作惑字誤○漢書雋不疑爲京兆尹每錄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喜而食否則怒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酷）懿懿夫人維其似之（懿善也）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于靈龜閟此顯魂（閟音秘）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崔簡子厚之姊之夫此其女甥也）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爲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爲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元和七年簡卒於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歸于薛（叔舅子厚自謂也）惟恭柔專勤以爲婦妻恩其故他姬子雜己子造次莫能辨無忮忌之行無犯迕之氣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忮音寘忤音午忮恨也迕逆也）○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旣乳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乳產也）期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飭一作飾）年若干某月日還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一統志北邙山在河南府城北接偃師鞏孟津三縣界東漢諸陵及唐宋名臣墓在此洛水在府城南經偃師宜陽永寧鞏縣界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此）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

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元和初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以于臯蘗董溪爲河北行營粮料使崔元受韋岵薛巽王相等爲判官分給供饋既罷兵臯蘗等坐贓數千緡敕貸其死六年五月流臯蘗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賜死元受等從坐皆逐嶺表更大赦方北遷而
其室已禍元和十三年正月以平淮西大赦天下巽之考曰大理司直
仲卿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
祖曰工部尚書眞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暈祖曰某
官鯢唐與中書令仁師議刑不叶其二世大父也仁師生挹挹生液液生鯢鯢生暈按貞觀十六年刑部以盜賊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左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楚客等請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三族欲依士廉等議仁師爲給事中駁議以爲不可太宗從之
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子女
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銘曰
翼翼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緜載二百其慶中缺
曾玄不續簡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
仍禍六稔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
德良才全隣無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異憐
兄公是怙夫屬忻然公一作子髲髢峨峨籩豆維嘉蒸嘗
賓燕其羞孔多髲音被髢音第○髲鬄也髢結髮也有苾有嚴神饗斯
何奚仲仲虺胡祜不遐苾蒲必切○奚仲爲夏車正禹封爲薛侯十二世孫仲虺居薛爲湯左相後以爲氏高曾祖考胡嘏之訛嘏音古淑人不居誰
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
利以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一語極簡盡已括總無限堋用
元和十四年月日堋逋鄧切又音朋○左傳專毀則朝而堋不毀則日中而堋說文堋喪葬下土也子某爲石刻而納諸壙

馬室女雷五葬誌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
事絲纊文繡不類人所爲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
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恆若簪珠璣衣紈縠寥然不
易爲塵垢雜纊音曠紈音丸縠胡谷切○敘得纖潔令人能不生憐年十五病
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妓於余也
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
之文志我於墓妓一作嫂非是慧一作惠志我於墓一作志我葬○雷五之姨母爲子厚妓妾故得誌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旣而閔
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爲砂書玄塼追而納諸墓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二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四

明 樵李蔣之翹輯注

對

設漁者對智伯按史記世家及通鑑諸書所載智伯貪而無饜卒抵于敗故子厚設爲漁者對之云云○巧喻曲引蹊逕大近國策王世貞曰步步雋警茅坤曰諷貪得而招敵者而文亦極力摹寫

智伯既滅范中行志益大行音杭○智襄子名瑤文子躒之孫也周貞定王十一年帥韓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共分其地以爲邑一范謂范昭子吉射中行謂中行文子荀寅晉之二卿族○志益大三字爲一篇張本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水一作于○貞定王十八年智伯約魏桓子韓康子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灌之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若漁一作若魚○若汝也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此本河字讀句一作中字讀句而下增一今字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鯊鱮鱣鰋者鯊音沙鱮音敘鱣音邅鰋音偃○詩魚麗于罶鱨鯊釋魚云鯊鮀也郭璞曰今吹沙也詩其魚魴鱮鱮似魴而鱗弱魴鱮魚之易制者鱣鯉也江東呼爲黃魚鰋鮎也四者皆小魚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鮪音洧○龍門山在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導河至此斷崖絕壁相對如門與山西河津相接又河南關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鮪大魚也形似鱣而青黑大者七八尺周禮春獻王鮪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呑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魴音房從一作其螭敕之切○詩魴魚頳尾注魴魚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螭龍之無角者辛氏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顚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環坻淤而不能出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鰭音耆踣音匐懵牟孔切坻音墀淤音敘○鰭魚脊上骨禮記羞魚沫者夏右鰭懵心迷也坻水中高地一曰小渚也淤水浦也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任平聲○莊子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鰭白波若山海水震動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無不厭若魚者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碣音揭鯨巨京切○碣石山在北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有石特出山頂如柱疑卽禹貢冀州之碣石也鯨大魚也說文當以五月生子於岸八月導而還海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是以水族莫不畏之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鮫居肴切渤音勃澥音蟹簸補過切掉徒了切啜音姝悅切○鮫鰭屬皮有文可以飾刀出南海渤海之別名揚雄賦江湖之崖渤澥之尾說文水中之山曰島啜嘗也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饗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史記太公望呂尚者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饗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晉靖侯之孫曰欒賓祁氏祁奚爲晉大夫郤氏郤芮姬姓獻公時爲大夫食邑於冀芮輔公子夷吾羊舌氏羊舌職名赤字伯華祁奚舉以爲中軍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鯊鱮鱣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五卿卽范中行韓趙魏也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族爲之大夫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三卿韓魏趙也定公十一年范中行反晉君擊之范中行走朝歌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脫其鱗鱠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弃之鯤鮞遺胤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

然而猶不肯寤鱠古外切刳音枯鯤音昆鰤音而○鱠魚膾細切肉也說文鰤魚子國語魚禁鯤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爲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左傳目動而言甘懼我也而主乃慠然以爲咸在機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輔一作韓○國語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不聽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後韓趙魏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殺規深怨而造謀國語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及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段規韓康子相也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胸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鱻藁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彊大於文王何有邯音寒鄲音單鱻與鮮同藁音槁二字同出周禮○邯鄲趙所都也安邑本晉地今爲縣屬山西平陽府上黨趙地今潞安府中山地後亦趙爲所幷大陸澤名在深趙二州界而濱河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襄子請地於韓康子致萬家之邑又求地於魏桓子復與萬家邑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以攻趙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韓魏曰脣亡則齒寒趙亡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堤之吏而使水灌智伯軍韓魏翼而擊之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而分其地

愚溪對

集中有愚溪詩序云灌水之陽有溪東流入瀟水名冉溪余謫瀟水上改之爲愚溪今愚溪在永州府城西○其思深其調逸其筆致淋漓而灑灑晁補之曰此亦對裏王問客難之義而託之神也然嘗論宗元不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哉竭其智以近利而不獲既困矣而始曰我愚宗元之困豈愚罪邪黃震曰文極精妙此雖子厚自戲之詞然余謂子厚溪之愚可辭而子厚傑然文人也乃終身賢叔文而不知悟其身之愚可辭邪王世貞曰此小文却發越雄渾茅坤曰柳子自嘲并以自矜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邪子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中去聲屯徒渾切嘔於口切泄音薛噬音逝○癘惡也屯聚也瀨湍也吳越謂之磧艫船前頭刺櫂處連艫言多也魚謂鱷魚按惡溪在潮州府城東一名鱷溪有鱷魚身黃色四足修尾狀如鼉舉止趫疾口森鋸齒往往爲人害此云閩有水大抵潮州本閩南兩越之界故云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墊丁念切○弱水出甘州自州西北至肅州皆是山海經崐崙之丘其下有弱水溪環之注其水不勝鴻毛秦有水掎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掎舉綺切汨音骨又胡骨于筆二切淖女教切礫音歷眙丑吏反睨五計切易以豉切○掎偏引也淖亦泥也眙直視睨邪視詩涇以渭濁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于河涇以有渭故見其濁按漢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笄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故上云秦有水也今西安府有涇陽縣涇河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書黑水西河惟雍州桑欽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通典亦云黑水出甘州張掖縣雞山今在肅州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得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詩方之舟之注方桴也說文編木以渡也

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蘇子瞻詩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又不見子柳子餘愚汚溪山皆本此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邪過而往

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晉吳隱之詩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蜯之與居螺盧戈切蜯步項切○螺蚌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蚌蜃屬說文蛤也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闖闖以守汝闖丑禁切○闖馬出門貌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喙許穢切翰音寒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鑠式灼切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行音杭○太行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天下山之險者稱此九衢大道也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莊子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呂梁今在南直隸徐州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冒一作行蜴音易○詩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蜴守宮也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唁宜箭切更平聲○穀梁傳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失國亦曰唁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邪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耻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偲音思又七才切○羣比謂羣黨偲相切責也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詩似續祖妣又以似以續古之人注似嗣也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倡音昌佯音羊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眥疾智才詣二切哀諸本作悲○子厚嘻笑長歌四語今古遂爲名言然亦未嘗無本樂府云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歌是也宋祁曰子厚云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語韓退之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耕于寬閑之埜釣于寂寞之濱又持被直入三省丁寧顧婢子語之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黃震曰子厚此言大痛無聲者也雖悔可追童宗說曰古人所甚惡惡於不情無怒者可知笑者不可測子厚嘻笑甚裂眥長歌過慟哭而感之悲寄於浩浩蓋有齊人之風乎

杜兼對

兼字處洪中書令正倫五世孫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爲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兼置其府積勞爲濠州刺史兼性浮險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密奏二人通謀煽動軍中忽有

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有士林之譽無罪受戮天下冤之蓄貨足慾吾以爲唐檮杌饕餮者士以異檮音濤杌音兀饕音叨餮音鐵○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注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而卒入爲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元和初入爲刑部郎中改吏部郎中又自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兼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誣曰狀其僚之過愆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以俟譎怒於上令日施施自負曰州君將我陟也惴之瑞切施音移○惴憂懼貌施施自得貌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誣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爲公且明邪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爲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　後闕

天對

天問者乃屈原之所作也漢王逸序云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天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寫愁思乃假天以爲言焉故作天問此于厚取天問所言一隨而釋之遂作天對云○厚於騷賦雖窺班實未曾知天問中奧義于是作徒以艱難之詞文其淺易之說也故予舊評天問以云凡難義皆於發難生情若一指破縱解頤之論亦覺無味況所對大不合所乎洪興祖之曰天問之作其旨遠矣蓋曰遂古以來天地事物之變不可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變化豈思慮知識之所能究哉以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興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爲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朱熹曰天問之詞雖或怪妄然其理之可推事之可鑒者尚多有之而舊注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爲工不復能知其所以問之本意與今日所以對之明法至唐柳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爲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衒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閒以是讀之常使人不能無遺恨云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攷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瞢莫鄧反闇與暗同又作暗馮皮冰切○天問本義固不易尋朱紫陽注已得之矣茲不敢附入爲卷帙累也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謂太始之元初無傳也鴻靈幽紛曷可言焉謂天地未形本無言也曶黑晰眇往來屯屯曶呼骨切說文出氣詞也從日象氣出形司馬相如難蜀文曶爽暗昧章昭曰曶悔憤切郭璞三蒼解語曰曶旦明也今按從日者與吻同揚雄傳神心曶怳從目者急視也晰之列切屯張倫切○曶黑微昧也晰明也屯難也易屯卦注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龐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爲焉易天造草昧注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此謂日月晝夜陰陽晦明耳

問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化叶虎爲反

對合焉者三一以統同柳自注穀梁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王逸以爲天地人非也吁炎吹冷交錯而功冷音零○集韻吳人謂冰曰冷澤

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圜與圓同度徒洛反

對無營以成沓陽而九沓徒合反○沓積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轉輠渾淪蒙以圓號轉輠一作轉轅一作運輠輠胡果胡瓦二切禮記雜記又胡鼎切渾音魂淪音論○輠車盛膏器也古者車行常載脂膏以塗軸故軸滑易行卽其器也或云輠車轂轉貌列子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說文圜天之體也冥凝玄釐無功無作

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斡一作筦並音管顏師古云俗音烏活反非也焉於虔反篇內同

對烏徯繫維乃麋身位徯戶禮切麋恐作縻○徯待也淮南子帝維曰維運之以斗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注四角爲維也無極之極涬瀰非垠涬毋朗切瀰民卑切又莫爾切○張衡靈憲八極之極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涬瀰水大貌垠岸也或形之加孰取大焉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故對言其如爲有形之加則物孰有大於此者正謂無極之極故耳

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對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完離不屬焉恃夫八柱亹戶禮切完一作宏焉於虔切○易成天下之亹亹者屬附也素問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四方之高下可知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放上聲

對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則法也卽所謂圜則九重者

問隅隈多有誰知其數數所句切

對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懵厥列隈烏回切懵毋亘切○隅角也淮南子天有九埜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故對言之爲天地至大何方何隅不可以數窮也

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對折篿剡筳午施旁豎折食列切一作析○非是篿音專筳音廷剡音琰折斷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剡削也離騷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注筳卜折竹也後漢方術傳挺篿折竹注挺入段竹也午謂交午也鞠明究曛自取十二曛日入餘光一歲日月凡十二會所會爲辰非余之爲焉以告汝

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陳古陳字

對規燬魄淵大虛是屬燬音毀○規魄謂日月也碁布萬熒咸是焉託碁布言列星如碁形之布置也熒明也

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湯音陽一作暘汜音似上聲

對輻旋南晝軸奠于北旋音平聲○渾天之法天地之形如雞子北聳而南下故北極常不沒南極常不見其轉如車軸日月星辰常下迴也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次舍也平施旁運惡有谷汜谷湯谷書宅嵎夷曰暘谷汜蒙汜爾雅西至日所入爲大蒙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淪于蒙谷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曆家以爲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一焉

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惟何而顧菟在腹菟與兔同

對燬炎莫儷淵迫而魄退違乃專何以死育儷音麗○儷偶也燬炎謂日魄月也死晦育生也此對之意如曆家舊說云月朔則去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朱子已辨之見楚辭注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謂月中有兔玄陰之所感也崔豹古今注兔口有缺張華博物志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蘇鶚演義兔十二屬配卯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兔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是形其說皆妄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

問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夫音扶

對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爲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漢書成帝紀甲觀畫堂應劭注畫堂畫九子母或云卽女歧也釋書亦有九子母

問伯彊何處惠氣安在彊巨良反

對怪涂冥更伯彊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居時縮何有處鄉涂與沴同徒典切又音戾諸本作瀰或作瀰皆非是更平聲○莊子陰陽氣有沴前漢五行志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涖不知意也惠氣和氣也伯強大厲疫鬼所至傷人

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對明焉非闢晦焉非藏

問角宿未旦曜靈安臧宿音秀臧與藏同
對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繆音糾躔
澄延切司馬相如子虛賦繆繞玉綏注繆音蓼繆繞相纏結也廷具往切亢音剛彼一作尉○躔日月行
次也亢星名爾雅壽星角亢也國語辰角見而畢注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見者朝見東方辰建戌之初寒
露節也問言角宿雖未旦者指東方蒼龍之位耳謂東方蒼龍角亢之宿日出之方而其晦明固自有經
度也晉志云左角為天田主刑右角為將主兵亢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
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
之汩音骨師一作鯀非是或上句不字上有一鯀字曰一作荅
對惟鯀譊譊隣聖而孽鯀音衮禹父名尚書作鯀按集韻音混字韻內出鯀鮌鯀三
字通作鯀惟無鯀字惟王子年拾遺記云夏鯀治水無功沉於羽川化為玄魚大千尺後遂死橫於河海
之間後世以玄字合於魚字為鮌字譊女交切說文恚呼也恆師尨蒙乃尚其圮
圮部鄙切○鯀事見尚書師眾也尚舉也圮毀也此謂鯀之不任治洪水眾論不明不察其方命圮族而
舉用之也后惟師之難矘頞使試矘頻賓二音頞音遏○矘恨目張也頞鼻莖蹙
頞也此謂四岳舉鯀堯曰吁咈哉僉曰試可乃已非樂於用之也
問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
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鴟處脂切曳音係
對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而投弃于羽方陟
元子以胤功定地堙與湮同音因招音翹漢書以招人過卽此字胤羊晉切○堙塞也
招舉也胤嗣也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書洪範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淮南子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注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羽山在東海中胡離厥
攷而鴟龜肆喙喙于穢切○攷謂禹之父鯀也喙口也鴟龜事無攷舊說謂鯀死為鴟龜
所食也
問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攷功何
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腹一作復何下一有故字纂作管反
對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蕖蕖音渠○芙蕖荷總名謂荷之生於淤泥中以喻禹之生於鯀也胝躬躄步胝當作胝同張
泥切躄必益切又蒲結切○列子楊朱篇身體偏枯手足胼胝注胝皮厚也又足繭也子楊子巫步多禹注
謂姒氏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橋楯勩踣橋音蹺丘遙切史記禹本紀山行乘檋注
一作橋音同又楯音紀錄反又拘玉反楯勑倫切書予乘四載注泥乘楯正義引前漢溝洫志泥行乘橇注
泥行所乘者又橇字通一作楯字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橋一作樺一古作樏或作梮勩夷
世切又音曳踣蒲墨切一作路○檋謂以鐵如椎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橇形如箕擿行
泥上勩勞踣僵也勩踣謂勞劇而頓仆也厥十有三載乃蓋攷醜宜儀刑
九疇受是玄寶一無儀刑字○尚書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史記禹傷父鯀功之不成乃
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洪範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注疇類也五行
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昬成厥
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問洪泉極深何以寘之泉疑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也寘與填同
對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隤徒回切
○隤下墜也填塞也夷平也
問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則一作州墳一作憤非是周少隱曰子厚對亦是以
墳為分字當讀為憤
對從民之宜乃九于塈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九則九州
之界也墳土之高者也此言墳厥貢藝又似有區別之義焉
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一作河海應龍何畫何歷
對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畚音
本鍤音插○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山海經云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子
厚為不然也畚蒲器也左傳寘諸畚注畚以艸索為之筥屬鍤鍫也
問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
頃馮皮冰切墜古地字一無以字
對圜燾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
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圜與圓同燾徒

到切隕羽敏切愍胡困切○圜天體也燾溥覆照也隕從高下也愍辱也擾也列子共工氏子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康回共工名也

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洿安一作何錯七故反洿音戶舊音烏非是

對州錯富媼爰定于趾媼烏浩切○說文媼女老稱前漢郊祀歌后土富媼注坤為母故稱媼也躁川靜谷形有高庳躁則到切說文本亦作燥先到切庳音婢又音卑○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庳短也

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對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墟舊作虛字同丘於切○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為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埜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墳墟慘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慘當作燥墳房粉切墟音盧滲所禁切○說文墟黑剛土也書下土墳墟注下者墟墟疏也滲下漉也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器運浟浟又何溢為浟音攸○朱熹曰柳子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而流注不窮也

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對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脩長鴻洞並音去聲一無校字○鴻大也洞通也淮南子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子午為經卯西為緯言經短緯長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海內有長短極內等也其他諸說不同

問南北順隋其衍幾何隋音妥又徒禾切一作隋一作墮皆非是

對茫忽不準孰衍孰窮衍餘也

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縣音玄一作玄尻與居同

對積高于乾崐崙攸居禹本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水經崑崙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又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蓬首虎齒爰處爰都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神蓬首戴勝虎齒而善嘯者名西王母也

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增與層同

對增城之高萬有三千增重也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此云萬有三千其說不同誕實未詳

問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對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清七政切○清寒也燠熱也黃帝素問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注東方涼北方寒東方溫南方熱氣化猶然也淮南子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

問西北辟啓何氣通焉辟與闢同一作闢一作開

對辟啓之通茲氣之元淮南子崑崙虛玉橫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

問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對修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燎力照切首手又切○燎照也首嚮也舊說天地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留照之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謂燭龍謝惠連雪賦爛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崙是也

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對惟若之華稟羲以耀廣雅曰御日曰羲和月御曰望舒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日十日常浴於甘淵又灰野之山有樹赤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又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

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對狂山凝凝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凝元

注音凝魚力切○山海經南方狂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狂水出焉東方朔十洲記南方有炎洲在南海中其地方二千里淮南子南至委火炎風之時北方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霰霜露漂潤羣水之埜

問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對石胡不林往視西極左思吳都賦雖有石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跐之按賦以石林與雄虺同稱則石林當在南方矣然子厚云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淮南子又云西方之極石城金室其說未知孰是獸言嘐嘐人名是達嘐火包切通作咬○說文嘐誇語也山海經鵲山有獸類獮猴被髮垂地名曰猩猩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

問焉有龍虬負熊以遊虬或在龍字上以韻叶之非是

對有虬蜲虵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虬渠幽切又居幽切諸韻並作蚪字蜲虵上於危切一作委音同下余知切○有角曰龍無角曰虬翹按龍虬負熊之說子厚之對既無所據而朱子亦以未詳然攷之古文能熊二字互相爲用如左傳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水國語又作黃能釋文以能獸屬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爾雅鼈三足曰能況俗所傳能爲龍使龍行能必先之又西陽雜俎云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茲問龍虬負熊直此說耳已見騷注糾繆

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虺許偉切儵與倏同

對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儵忽之居帝南北海虺蛇屬爾雅博三尺首大如擘招魂南方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注儵忽疾急貌攷之文義兩處正同王逸乃以儵忽爲電光既失其旨矣而子厚之對又直取莊子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而言又自注儵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爲電非也則不第謬誤特甚而又使雄虺一句爲無所問豈亦屈原之本意乎

問何所不死長人是守死一作老以韻叶之非是

對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員與圓同○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注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水飲之不老封嵎之守其橫九里嵎音隅○封嵎二山在吳越之閒汪芒氏之國魯國語吳隳會稽獲巨骨焉問之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數之長極也注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禹山防風氏廟在封禺二山之閒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射其目身橫九畝

問靡蓱九衢枲華安居蓱一作萍枲相里反

對有蓱九歧厥圖以詭說文蓱無根浮水上而生者山海經宣山上有桑焉其枝四衢注枝交互四出又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注樹枝交錯相重互出有象路衢故柳自注云逸以爲生九衢中謬矣浮山孰產赤華伊枲山海經浮山有艸焉其葉如麻赤華即枲華也爾雅釋艸有枲麻麻有子曰枲疏麻一名枲

問靈蛇吞象厥骨何如靈或作一骨或作大

對巴蛇腹象足覩厥大三歲遺骨具脩已號覩一作觀○山海經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疾

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趾一作沚一作阯

對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尚書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按黑水出張掖雞山自三危山南流至文單國謂之扶南江至奔陀國入于南海玄趾未詳

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對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僭謂不死漫莫下切汗何下切○黃帝素問上古有真人壽蔽天地無有終時中古有至人益其壽命而強者也其次有聖人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也淮南子吾與漫汗期于九垓之外注漫汗不可知也

問鯪魚何所䰠堆焉處鯪音陵一作陵䰠音祈堆都回切

對鯪魚人貌邇列姑射射音亦○鯪魚鯉也一云陵鯉也有四足形似鼉而短小出南方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風土記鯪魚腹背皆有刺如五角菱䰠雀峙北號惟人是食山海經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虎爪名曰䰠雀食人故柳自注謂堆當爲䰠雀王逸以爲奇獸非也

問羿焉彃日烏焉解羽羿五計切彃音畢一作彈一作斃皆非是

對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

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皆戴烏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艸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大澤千里羣鳥自解柳自注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又穆天子傳北至曠原之埜飛鳥之解其羽問作烏解字當爲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爲烏也今按舊說爲日中之烏而借解羽二字於義亦通如柳說則別是一事詳其句法亦非大乖誤者並存之

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功叶音光土下或有四字或并無四方二字今按下土方蓋用商頌語四字之衍明甚若并無二字則無韻矣焉一作安之字在山字下嵞一作塗音塗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慾不同味而快鼂飽匹一作配一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一本爲作維不作欲鼂作晁一作朝並陟遙反飽一與繼叶疑有備音

對禹懲于續嵞婦亟合亟許力切○亟急也書益稷篇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土功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塗山在壽春東北濠州也胈離厥膚三門以不胝胈蒲末切胝與視同○胈膚毳皮也莊子禹治水股無胈孟子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厥味盡迄力切盡傷痛也○卒燥中埜民攸宇攸暨燥先到切中一作于宇一作字暨一作壂○此謂禹娶嵞山氏之女雖念繼嗣之重而勤勞不顧其家非徒欲飽一朝之情蓋欲民安其居也暨息也詩泂篇民之攸暨言水患既平民得所字養而安息也

問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蠥一作孽一作孽並魚列切

對彼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爲叟者曷戚曷孽姒詳里切○姒禹姓也史記舜紀帝禹爲夏后而別姓姒氏禹薦益于天見孟子問離蠥謂遭憂也舊說書甘誓啓作后有扈不服啓遂與之大戰於甘

問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䠶籥而無害厥躬䠶一作射食亦反籥音菊一作鞠

對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兇窮聖庸夫孰克害害叶音曷○扈有扈也庸用也

問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對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垍休居以康食垍巨志切○垍堅土也康食安食也姑不失聖天胡往不道一無聖天二字

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對啓達厥聲堪輿以呻呻音申○堪輿地也辯同容之序帝以賓嬪賓莫侯切義未詳嬪音賓○問言棘賓商未詳朱子以爲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蓋其意本謂啓夢上賓于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列子史記所言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之類耳況山海經云夏后氏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又騷經云啓九辯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是也子厚之對亦似知商爲天字之意而夢之誤棘賓之誤嬪所未聞者也

問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地一作墜古地字

對禹母產聖何副厥旅副音副字同普逼切旅當作膂○副判也裂也膂脊骨也帝王世紀禹母背剖而生翹按此勤子屠母詳其文勢上句言禹啓事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反說禹初生時事故朱子引淮南所說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嵞山氏見之而慚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竟地卽化石也此皆怪妄不足論但恐文義當如此耳彼淫言亂噣聽聝以不處噣陟救切與味同聝古獲切或从耳○噣口也聝耳也

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胡下一有羿字非是䠶一作射妻七計反

對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左傳昔有夏之衰羿自鉏遷于窮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帝謂天帝也震皜厥鱗集矢于皖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嫚有洛之嫮焉妻于狡皜古老切皖華板切字當从目从完說文大目也諶氏林切嫚莫晏切嫮胡故切妻七計切○皜白也諶誠也嫚侮易也嫮好也河伯化爲白龍游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射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

問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馮音憑珧音遙豨虛豈反蒸一作烝

對夸夫快殺鼎䝐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夸音誇夫音扶台音怡○問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爲也封豨神獸也台我也

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浞士角切一無革字

對寒讒婦謀后夷卒戕戕音牆○寒寒浞夷羿也左傳羿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之使爲己相浞行淫于內施賂于外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田將歸家臣蒙逢殺而烹之浞因羿室生澆及殪特其讒慝詐爲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殪于戈有窮由是遂亡荒

弃于埜俾姦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弧

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化下一有而字

對鮌殛羽巖化黃而淵鮌化黃熊事已見前但羽山在東裔而此云西征已不可曉

問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秬音巨莆卽蒲字一作黃雚音丸一作雚

對子宜播稙稺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不徹以圖民以讙以都子一作予稙徵力切又時力切莞胡官切菰音孤○予謂禹鮌之子也先種曰稙長稼也稺後種曰稺一曰幼稼也詩閟宮稙稺菽麥莞草也蒲水草可以爲席菰雕菰也

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激一作徵非是○左傳鮌化爲黃熊入于深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問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茀音拂夫一作失非是從卽容反喪息浪反

對王子怪駭蜺形茀裳衣褫操戈猶懵夫藥良終烏號以遊奮厥篚筐智漠莫謀形胡在胡士褫丑爾切操倉刀切憯母亘切號乎刀切智呼骨切○褫奪衣也列仙傳崔子文學仙于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拂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僑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

問荓號起雨何以興之荓一作荓一作萍音平號平聲

對幽陽潛爨陰蒸而雨荓馮以興厥號爰所爨取亂切馮音平○荓荓翳雨師名也

問撰體脇鹿何以膺之撰雛免切脇虛業切體下一有協字而鹿字屬下句又無字一作何鹿以膺之

對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脇兩膀也屬連也鹿神鹿舊注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

問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鼇音敖戴一作載抃音卞一作拚非是

對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恆以恬夷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五山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問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對要釋而陵殆或謫之要當作惡音烏龍伯負骨帝尚窄之窄則格切○列子湯問篇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

問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舍爰止何顚易厥首而親以縫殆澆五弔反嫂叶音叟易字上一亦有隕字殆叶當以反上一有天字一有殆字

對澆嫪以力兄麀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嫪音勞麀音幽一無既裳二字○嫪妬也又戀惜也禮記無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澆浞之子也舊說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墜也女歧澆嫂也言女歧與澆淫泆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然亦無所據

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事不相涉疑本康字之誤

謂少康也子厚乃實以湯事對之

對湯奮癸旅爰以傴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癸居誄切傴委羽切拊斐甫切詰去吉切餉式亮切○癸夏桀名傴拊謂矜憐撫掩之也尚書湯與桀戰于鳴條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始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斟職深反

對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焉於虔切○斟尋國名杜預曰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后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其子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覆舟言夏后相傾覆于斟尋之國也

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妹音末一作未嬉音喜一作喜殛一作極

對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國語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注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

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鱞卽鰥字

對瞽父仇舜鱞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胤厥世儷音麗女尼據切○以女妻人曰女尚書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惟蒸蒸翼翼于嬀之汭嬀居危切汭如銳切○尚書堯典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嬀水之汭

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意古億字舜之所居也亦作億璜音黃

對紂臺于璜箕克兆之璜美玉也問言賢者預見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非虛億也紂作象箸而箕子嘆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

問登立爲帝孰道尚之

對惟德登帝師以首之師一作帥○登帝謂匹夫而有天下者舜禹之類是也舊注以爲伏羲無據特以下句爲女媧故耳

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媧古華反匠一作匹非是

對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媧古風姓天子也山海經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埜注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爲此神列子女媧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問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一作何得肆其犬豕豕一作體

對舜弟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眡與視同○屠水火焚廩浚井也事詳孟子史記犬齗于德終不克以噬齗魚斤切疑當作狺○狺犬鬭聲也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鼻毗至切集韻有庳國名象所封通作鼻前漢鄒陽傳作有卑同音○倦遊錄道州永州之閒有地名鼻亭去兩州各二百里岸有廟卽象祠也

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迄許訖反去一作失

對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遜季一作遜弟○伯謂太伯季謂季歷雍謂仲雍也史記吳世家吳太伯弟仲雍皆古公亶父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犇荆蠻以避季歷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卒弟仲雍立問言迄古謂至于古公也

問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一無夏字喪去聲

對空桑鼎殷詔羹厥鵠列子伊尹生于空桑詳見後水濱之木得彼小子注詳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卽所問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進也惟軻知言瞷焉以爲不瞷居莧切又音閑與覵同不與否同○辨伊尹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割烹詳見孟子易去聲○叢淵獺鸇見孟子虐后謂桀也劉殺也方言秦晉宋衛之閒謂殺曰劉

問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乃一作力一作之力摯音至

對降厥觀于下眡摯孰承摯伊尹名此謂相湯以成功者非伊尹孰承之也

條伐巢放書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埜又成湯放桀于南巢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謠疣于求切○疣贅也此謂鳴條之伐南巢之放如民之癰疽決而膚革平安無不說者也書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臺下或有帝字嚳苦篤反貽一作詒喜叶音嬉一作嘉音基一作啻非是

對嚳狄禱禖契形于胞胡乙鷇之食而怪焉以嘉禖謀杯切契私列切字與卨同胞音包乙通作鳦鷇居候丘候二切說文鳥子生哺者按簡狄所吞者燕卵即非鷇也字恐當作鷇克角切卵也○禖祭也古者求子祠于高禖乙燕也史記殷本紀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見玄鳥墮其卵吞之因孕生契詩玄鳥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

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對該德胤孝蓐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慝孝一作孜○柳自注該爲蓐受王逸注誤左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該爲蓐收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山海經西方蓐收金神也左耳有毒蛇乘兩龍面目有毛虎爪執鉞國語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覺召史嚚占之史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牧正矜矜澆扈爰踣踣蒲墨切○朱熹曰該秉季德王逸以爲湯能秉契之末德而厥父契善之以契爲湯父固謬柳又以爲即左傳所云少皞氏之子該爲蓐收者亦與有扈事不相關惟洪氏以爲啓者近之疑該即啓字轉寫之誤也言啓兼弁禹之末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也但詳其文勢乃似啓反爲有扈所斃而牧夫牛羊者不知何說下章又云有扈牧豎亦不可曉豈以少康嘗爲牧正而誤邪大率此篇所問有扈羿浞事或相弁蓋其傳聞之誤當闕之耳

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對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狃女久切○尚書大禹謨篇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狃相狎也

問平脇曼膚何以肥之平脇或作受平曼音慢

對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施厥體而充膏于肌問平脇曼膚未詳舊說指紂亦無所據若然則平字當是辛字之誤矣辛紂名也騃童昏也平嗇寶被躬焚以旗之史記武王伐紂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之衣赴火而死武王遂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

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豎臣庾反命何一作何所

對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斮焉於虔切寓一作寓斮側略切○舊說有扈本牧豎耳因何逢遇而爲諸侯啓攻之親擊于牀上而殺之也斮斬也

問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朴匹角反又平豆反

對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丕號以之卒營而班民心是市朴大也舊說湯嘗能秉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不但馳驅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遍施祿惠于百姓也

問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遵一作循有一作佚

對解父狄淫遭慤以赧解胡買切父方武切赧乃板切○晉大夫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洩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此言解父有夷狄淫洩之行遭愿慤之婦寧有不愧赧也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

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害一作虞而一在嗣字下

對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龔居容切集韻與恭同奮一作肆○孟子謨蓋都君咸我績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莘所巾切

對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有莘國名史記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謂此也

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一無

彼字惡烏路反

對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喙鳴不良讒以詭正盡邑

以墊孰譯彼夢蝎胡蝎胡葛二切譯夷益切○蝎木中蠹蟲譯傳言也舊說言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蠹急去無反居無幾何臼竈中有生蠹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翹按傳記皆謂伊尹生於空桑孔子亦生于空桑春秋孔演圖云孔子母顏氏徵在游大陂之澤夢黑帝使請己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于空桑中覺則若感生丘于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名干寶云顏氏生孔子於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空竇中無水當祭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況史又有空桑之瑟則知空桑本地名非樹也已載見騷注糾繆

問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辠古罪字挑徒了反

對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重傳容切○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桀不務德召湯囚之夏臺是也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辟婢亦切○辟法也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謂湯從衆欲以割正有夏桀實有以啓之非湯之所忍爲

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鼂爭一作晁請蒼一作倉

對膠鬲比漦雨行踐期捧盎救灼仁輿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鬲音隔又音歷比毗至切近也漦音犂涎也疑當作犛亦音犂剺也劃也盎於浪切○舊說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蒼鳥鷹也言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惟武王能聚之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是也

問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列一作到躬一作射皆非是一無何字定一作足屬上句非是一無之以二字

對頸紂黃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旦武王弟周公也釐說文理也福也列擊紂躬按史記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是也然未見周公不喜與其咨嗟之事王逸注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於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未詳所據

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對位庸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圮之圮部鄙切○圮毀也此謂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紂之不道衆所共弃也

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對咸逭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讙舞靡之逭胡玩切讙一本作譁○問言爭遣伐器謂泰誓言羣臣以師畢會也並驅奮擊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以爲二者何以使其然而子厚之對直謂天下咸避虐政故勇於奮擊如此耳

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

對水濱翫昭荆陷弒之昭謂周昭王瑕也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伐楚管仲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子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注昭王成王之孫南巡至于楚楚人以膠船載之涉漢船壞而溺謬迓越裳嚋肯雉之後漢書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越裳重譯而獻白雉昭王不顧其德不能致乃南巡狩欲親迓越裳而求白雉焉

問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梅芒改反字从手或从木或从王皆非是周上一無爲字

對穆懵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埜惟怪之謀胡紿娭載勝之獸觴淫池以迭謠懵母亘切紿徒愷切載音戴禮記載與戴同○懵不明也祈父周之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左傳昭公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沒於祇宮呂覽天有九埜地有九州注八方中央也山海經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前漢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注勝婦人首飾也列子載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王其牛馬之纏以洗王之足遂宿于崑崙之阿觀皇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

問妖夫曳衒何號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襃姒衒熒

絹切

對孺賊厥詵爰檿其弧幽禍挐以夸憚褒以漁淫嗜詵蘇臻切檿於葦切蔑殺諫尸謗居孰鱗漦以徵而化黿是辜挐女居切蔑卽蔑字莫結反○詵致言也檿山桑木弧木弓也幽謂幽王褒褒姒也挐牽引也漦吐沫也史記周本紀昔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請其漦而藏之於是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傳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以入王宮後宮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哀而收之亡犇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弃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以褒姒爲后後西夷犬戎遂殺幽王驪山下

問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對天邈以蒙人厶以離厶音私說文姦邪也韓非子倉頡造字自營爲厶通作私一本作幺伊堯切小也或云厶當作幺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問齊桓九會卒然身殺九糾通用合一作會殺一作弒

對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卒任豎刁易牙諸子相攻死不得斂蟲流出戶按九合之說國語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衣裳之會十三有一范甯注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十五年會鄄十六年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允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有力也孫明復尊王發微云桓公之會十有五范甯所言之外僖公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北也孔子止言其九者蓋十三年會北杏桓始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會鄄又是伐宋諸侯會洮會鹹會牡丘會淮皆有兵車也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

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諂一作讇服蒲北切

對紂無誰使惑惟志爲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僇寵諸本多無僇字

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一作巧

非是之下一有金字

對干異召死雷濟克后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史記殷本紀紂愈淫亂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狂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以觀其心雷開紂佞臣

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梅音浼醢音海詳卽佯字

對文德邁以被芮鞫順道芮如銳切鞫居六切○詩虞芮質厥成注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持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閑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梅伯紂之諸侯也淮南子桀紂燔生人辜諫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史記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及被髮徉狂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憙按問言聖人同德異術特爲梅箕以發難耳子厚乃以文王質成虞芮事對之荒謬殊甚此特承王逸之誤也

問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竺一作篤燠音郁一作懊非是一無句下二之字

對弃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長焉弃后稷名史記后稷其母有邰氏曰姜嫄爲帝嚳妃出埜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初欲弃之因名曰弃詩生民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問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馮皮冰切挾一作接驚一作敬切一作功

對既岐既嶷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尚焉嶷一作嶷魚力切○詩生民克岐克嶷小兒有知識之貌按馮弓挾矢實未知所指王逸以爲后稷洪興祖以爲武王皆未安然子厚引詩以對承逸之誤也

問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号一作號

對伯鞭于西化江漢滸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

詩音虎○問伯昌謂周文王始爲西伯而名昌也秉鞭策牧者之事言服事殷而爲之執鞭以作六州之牧也史記紂以西伯爲三公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詩漢廣以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所作岐社太王所立岐周之社也武王既有殷國遂通岐周之社於天下以爲太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禮記王爲羣姓之社曰太社

問遷藏就岐何能依

對踰梁橐囊羶仁蟻萃踰梁事詳孟子詩篤公劉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莊子蟻慕羊肉羊肉羶也此言民以太王之仁而歸之如蟻之慕羶也

問殷有惑婦何所譏

對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妲丹達切痛音敷又普吳切亟訖力切○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惑之毒痛四海故民皆亟去

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帝下一有之字

對肉梅以頒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烏恐作焉台音怡癸疑當作紂按此正言紂事而云癸惡恐傳寫誤也殄與殄同○台我也梅伯事見前此謂紂醢梅伯以賜諸侯西伯受之以祭告語于上帝此天所以親致紂之罰故殷之命至于絕而不續也

問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識與志同

對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岐目厥心暸眂顯光暸盧皎切眂與視同○史記齊世家太公呂望尚者東海上人姓姜氏以漁釣干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陽譙周曰姓姜名牙戰國策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淮南子太公之鼓刀注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暸明也周官有眂暸

奮力屠國以髀髖厥商髀音陛○又必爾切髖音寬○舊說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前漢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中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也說文髀股骨髖髀上也

問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對發殺昌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孜而虔子以徂征發武王名也寒民于烹謂救民于虐焰之中栗謂以栗爲主也史記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也

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一無何字墜古文地字

對中譖不列恭君以雉左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曲沃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國語雉經于新城之廟注雉經頭搶而懸死也禮記曰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胡螾訟蟯賊而以變天地螾音引又音胤與蚓同蟯音腰又音饒○螾說文蟲側行者蟯腹中蟲以譬驪姬

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對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書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問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卒一作萃

對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摯伊尹名也

問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嚴五郎反詩殷武有此句

對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益德邁彷蒲黃切闔音皇○闔吳王闔廬名光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怨不得爲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爲吳王子孫世盛也

問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鏗丘耕切饗叶虛良反長上一有久字

對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彭祖姓籛名鏗帝顓頊玄孫舊說鏗好和滋味進雉羹于堯堯饗之而錫以壽攷至八百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但此本謂上帝已爲妄說而注以爲堯又妄之尤也

問中央共牧后何怒螽蛾微命力何固牧一作收一作枝螽音峯一作蠭一作螽皆非是蛾古蟻字一作蟻

對螝蠚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螝胡對切卽古虺字蠚倪結切螫式亦切○說文螝蠶蛹也韓非子蟲有螝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蠚噬也螫蟲行毒也博物志細腰無雌蜂之類取桑蟲及阜螽之子抱而為己子也○問言中央之共牧王逸注牧草也中央之洲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州之實自相啄噬其說既無引據殊為可笑楚辭贅說所解頗為得之蓋以中央者中國也共牧者九州之牧也若使中國共牧無所戰爭則使何怒而有討乎今蠭蟻微命而好爭其力甚固蓋蠭有毒而蟻好鬬故也以喻上失其政九州無牧諸侯戰爭不可禁止以譏當時之事耳予厚不知乃亦承逸之誤

問鶩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祐叶于忌反

對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問采薇鶩鹿事無所攷翹按廣博物志云伯夷叔齊逃首陽弃薇不食白鹿乳之其說與問詞稍合但於女字未安北至回水或恐又是一事侯攷之

問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噬音筮兩音亮

對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鍼其廉切○柳自注百兩蓋謂車也王逸以為百兩金誤也鍼秦后子也兩車數也左傳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亥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王逸注乃以秦伯有噬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肯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祿其事與左傳不同未知是否

問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

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長字下此有先字非是自此至篇中皆隔句叶韻悟一作寤更音庚一無我字非是○此問義皆不可曉王逸注亦附會柳誤承之

對吝吟于埜胡若之狠○狠戶懇切狠戾也嚴墜誼殄丁厥任閔原當此禮義消亡之時也合行違匿固若所呼嘎忿毒意誰與七字句呼音伊嘎音憂○此謂原伏匿州埜已得其所尚與詞致嘆而不勝悲憤欲何為也醜齊徂秦啗厥詐讒啗徒濫切與噉同登狡庸咈以施咈違也甘恬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愎弼力切罷音疲○此謂楚懷王之時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楚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交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舉兵伐秦大敗於丹陽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諫之曰秦虎狠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不信子蘭言竟行遂死于秦此對之意所以詳言用原當日諫之不聽以至於斯云爾

問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勝平聲

對闔綽厥武滋以侈頹闔盧即吳光也楚昭王十年吳王闔盧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

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一作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

對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於音烏菟音徒○柳自注問云爰出子文哀今無此人但任子蘭也按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邧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邧淫於邧子之女生子文焉邧夫人使弃諸埜中虎乳之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為鬬穀穀音穀謂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問吾告堵敖以不長

對敖吾敖之閼以旅尸閼胡葛切○柳自注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逸注以為堵敖為楚賢人大謬按左傳莊公十四年楚子滅息以息姬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楚子文王也莊公十九年杜敖立二十二年成王立杜敖即堵敖也則堵敖乃成王之兄子厚以為文王兄亦誤矣楚懷王為秦昭王所詐令會武關強留之要以割地懷王卒死于秦此所謂旅尸也閼塞也止也

問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試一作誠予一作與彰一作章

對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一本云食如不失聖人胡往不道○此謂屈原苟無尚名之心則天問曷極其辭如此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四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五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問答

晉問 子厚晉人實以堯之故都爲重故設武陵之問而悉以晉之名物對之首之以山川蓋山川其本也所言兵器良馬美材佳魚鹽利之美儘足以誇示天下矣至言文公霸業之盛則物產不足言矣終以唐堯之風則霸業又不足言矣故晁無咎嘗取此文以續楚辭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毋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子厚晉問宏偉瓌奇若能超枚發之格以蹟班賦之域則才具覺更大矣故議者尚以所見不遠短之洪邁曰枚乘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嘉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閎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便欲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閎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劉辰翁曰是作固詞賦麗手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 故下一有封字○吳子吳武陵也子厚河東人故云晉人 晉之故封太行掎之 掎舉綺切○太行山在澤州一云在懷州則此山當在二州之界也按今澤州屬山西懷州爲懷慶府屬河南掎謂掎角也 首陽起之 首陽山卽禹貢雷首山也在蒲州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黃河迤之 迤移爾切○黃河之源出自崑崙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至於德州而入于河晉地蓋當河之曲也迤邪行也 大陸靡之 書大陸既作注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邢趙深三州其地也今俱屬北直隸直定府靡曼也 或巍而高或呀而淵 呀虛加切○說文呀張口也 景霍汾澮以經其壖 汾符分切澮古外切壖如緣切○晉語景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景大也霍山名在霍州爲中鎭汾河涑澮四水名壖城下田也 若化若遷鈞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 侯晉侯大夫韓魏趙也 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聱呀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 撐抽庚切拒音巨聱五交切呀許加切與谺同羆音皮咆音庖嗥音豪○撐柱也拒捍也聱語不入也谽谺山深貌咆嗥猛獸之聲也 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覷闞蹀戶惕若僕妾 攫厥縛切卵魯管切壓一作輒覷七慮切蹀達協切○攫持也如山壓卵言其勢之易也覷伺視也蹀蹈也 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鳶之翔舞洄水之容與 鳶余專切與鳶同洄音回○釋文逆流而上曰洄 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 碩大阜厚也 其河則濬源崑崙入於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 匈奴單于在晉之西 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濆濁麋沸 華去聲混音渾潰胡對切濆音汾又房吻切○太華山卽西嶽也在晉之西陝西華陰縣潰散也濆涌也 黿鼉詭怪于于汩汩騰倒騃越委泊涯涘呀呷欱納摧雜失墜 黿音元鼉徒河切汩于筆切騃音俟涘音俟呷迄甲切欱呼合切○黿似鼈而大鼉水蟲力至猛能攻陷河岸騃馬足疾貌涘水涯呀張口呷吸也欱大歠也 其所蕩激則連山參差廣埜壞裂轟雷努風撼鴿于嵑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漰泙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 轟呼宏切努音弩撼戶感切鴿諸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頷云頭下也音憾嵑音戛漰拔朋切泙白明切與弁通踏音沓○漰泙水激有聲也○王世貞曰詞甚鏗然 而其軸轤之所負橦檣之所御鱗川林巒隳雲遁兩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 軸轤音逐盧字當從舟橦傳江切檣音牆瞬音舜榛音蓁一本作溱音同沄音云○轤船前刺櫂處軸船後施拖處又漢律名船方長爲舳艫橦檣船桅也 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 左傳僖二十六年子犯曰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此晉人之籍也 此或作皆籍或作藉○史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籍記也 願聞其他

先生曰太鹵之金堂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 鹵音魯淬耿內切前漢作焠字通○左傳晉有大鹵之地注地不生物曰鹵今山西太原榆次交城五臺縣及

平定州唐俱爲產鐵所謂大鹵之金也棠谿在河南汝寧西平縣蔡州史記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溪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淬謂刀刃燒而納之水中以堅之也爲棘爲矛爲鏦爲鈎爲鏑爲鏃爲□爲鏃鏦音殺去聲鏑音的鏃音族一本作爲爲鏃一本鏃下無一爲字一本并無爲鏃爲三字或無爲爲鏃三字今按諸本皆非是詳其文勢爲爲字中必更有一字或枉絜矰茀恆庫之類是也不敢妄增姑爲空以一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之闕云○棘卽戟也周禮冶氏職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矛前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長矛曰鏦鈎曲鉤也引來曰鈎推去曰鑲矢鋒也鏃同金曰鏃箭羽曰鏃鏑出太白天官占太白者金之星精白帝之子大將之象也徵蓐收左傳少昊氏之子曰該爲蓐收西方之神召招搖招搖北斗七星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天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卽招搖又名爲盾晉志招搖主胡兵伏蚩尤漢武帝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亘天蚩尤彗星隋志璇星散爲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肅肅縰縰合衆靈而成之縰山宜切或從衣從褷褷一作所所麗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淋以水沃也滌灑也熒的明也觀者○唐順之曰此篇文字翻空處全在數個若字如字增許多光景又在疊字上增許多氣勢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跕墜飛鳥掉徒弔切射食亦切鑠式灼切跕都牒切又他協切○漢書飛鳶跕跕墮水中釋文跕跕墮落也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屬音注○周禮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霜露也又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屬者甲之札葉相續也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跟音根夾音挾瞰苦濫切讋質涉切○跟足腫也讋失氣言也荀子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左傳郤至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禮記君再拜稽首肉袒割牲敬之至也吳子曰夫兵之用由

德則吉由槖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左傳僖二十八年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此云先軫言恐誤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拆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左傳屈產之乘注屈晉地名生良馬師師兟兟溶溶紜紜轠轠轔轔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駹或騂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煌煌兟音詵轠音雷轔音隣駹莫江切騂音損○師衆兟兟進也轠擊也漢書轠轤不絕轔轔衆車聲駹雜也騂黑色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躓音致盪他浪切○躓跲也羣飲源槁迴食埜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赭音者噴普悶切灑音洒潰或作瀆非是○赭赤色噴鼓鼻也潰潰横亂四出也觀其四散惝怳開合萬狀喜者鶡厲怒者人搏決然坌躍千里相角風騣霧鬣斸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惝齒兩切怳許往切坌蒲悶切騣祖紅切鬣音獵斸音燭捎師交切○惝怳狂貌坌塵也斸斫也捎掠也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闞目相馴聚溲更噓昂首張齗齧倪結切齗音銀○相馬經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莊子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齗齒根肉也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蟻雜蠡集啾啾漅漅旅走叢立繳古了切繞爾沼切齕下沒切漅七立切○齕齧也蠡蛾屬上林賦漅湁鼎沸注謂水激也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摩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穀梁傳僖公二年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牽馬操璧而前御以王良左傳哀公二年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卽王良超以范鞅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范鞅逆魏舒請驂乘持帶遂超乘軒以欒鍼欒音鸞鍼音鈴○左傳成公十六年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掀公以出於淖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佃獵也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

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左傳昭公四年司馬侯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難是三殆也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冀北卽冀州之北請置此而新其說唐順之曰子厚論馬之文大槪與畫馬相似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駿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看來此文亦無絲毫走作可謂筆下馬生非想像杜撰者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涸內貞瀋液不行瀋音審液音亦○周禮仲冬斬陽木左傳猶拾瀋也說文瀋汁也液津液也乃堅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㵎壑之紆縈淩巑岏之杪顛漱泉源之淦濴巑徂丸切岏五官切杪音眇淦古南切濴音營○巑岏山銳貌杪說文云木標末也卽枝上端淦沈也濴水回貌根絞怪石不上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夗披虹霓聲振連巒栜填層谿丁丁登登硍硍稜稜若兵車之乘凌栜音肺古廢切一作柿丁側更切硍呂唐切稜盧登切○栜削木札也陳楚謂櫝爲栜詩伐木丁丁硍石聲一曰硍硍堅也稜四方木也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瀰瀰洶洶蕘蕘若騫若崩若蟠龍之鬬風霆相騰洶許拱切蕘呼肱切○騫虧也其殊而下者札嘎捎殺摧崪坱圠霞披雹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嘎音戛崪作沒昨律二切坱烏朗切圠音軋○崪山峻貌坱塵也圠山曲也賈誼賦坱圠無垠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注不周山在西北之極鶤鸛鶖鶬號鳴飛翔貙豻虎兕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鶤音昆鶖音秋鶬音倉號平聲貙勑俱切豻音岸○爾雅雞三尺爲鶤鸛似鶴好水陰雨則鳴說文鶖禿鶖也鶬麋鴰也關西呼爲鴰山東通謂之鶬貙似貍能捕獸祭天豻胡犬也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於河而流焉斷音短○詩魯頌是斷是度盪突硉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硉郎兀切○硉兀危石也三齊略記秦始皇作石塘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抵曲鱗蹙匯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頹踏捽首軒尾澒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匯音會汨音骨摺質涉切拉落各切亦通作摺捽昨沒切澒胡動切○匯水合流也摺敗也拉摧也捽持頭髮也漢貢禹捽艸持土澒大水濛澒也○按淮南子道應訓翟煎對惠王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近代王維楨順天試錄序云頃者臣自關中來而渡于孟津見有轉大木于河滸者前呼與譍後皆應之木翻然如馳焉二說可以互參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崪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房音旁樂音洛○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城中連聚非一故名叢臺史記秦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張衡東京賦云趙建叢臺於後注趙武靈王起又云秦政利觜長距乃構阿房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長樂宮未央宮皆高祖初年所起建章宮在未央宮西昭陽殿名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虒祁既成諸侯叛之虒音斯字一作褫祁巨之切○左傳昭公八年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至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杜預注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孫樓曰子厚作晉問凡所引吳起先軫魏絳虒祁之類皆不脫晉事此篇全憑此數處轉換精神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蹇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一無羅字○河黃河也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矢陳也左傳隱公矢魚于棠大罟斷流脩網亘山罩罶罜麗織袿其閑罩都教切罶力九切罜麗音獨鹿罜又音古賣切或胡卦切○詩蒸然罩罩又魚麗于罶注罶曲梁也張衡西京賦設罜麗注魚網也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商山名在商州顏額也商顏商山之顏字見前漢志於是

鼓譟沓集而從之抏龍吭拔鯨鰭埶白黿逐毒螭吒馮夷立水湄（吭戶郎切鰭音耆螭音癡馮皮冰切○鯨大魚鰭魚背上骨清冷傳馮夷華陽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搜攪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蹷騰天彌圍掉躃擁踴以登夫歷山之陲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攪古巧切躃音壁踴音勇摧一作崔非是○說文躃人不能行也踴跳也歷山在蒲州卽舜耕處至今荊棘不生）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擒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漣音連繳音灼亦作繫踏一作踣○水成紋曰漣小波爲淪繳生絲縷龍門注詳前）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孿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呀虛加切已詳前嚇音赫孿力兗切糅女救切具一作甘沮遂須切又音赦○說文嚇口拒人怒也糅雜也沮敗也）若夫鯊鱨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鯊音沙鱨音嘗鮪音洧鯉音里鰋音偃鱧音禮魴音防鱮音敘上聲義並見設漁者對智伯注鱨一作鯔音緇）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塡溢饜飫腥膏爲鹵聞鱠炙之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頞阿葛切○按里革之告君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子厚此論不過導欲以縱觀然文字俊偉）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猗於宜切○猗氏縣名屬山西平陽府古郇國秦猗氏以猗頓名猗氏之鹽其鹽池在解州接安邑界周一百四十餘里）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邐彌紛屬不知其垠（塍音丞畹音宛邐力紙切彌音彌○說文塍稻中畦又云田五十畝曰畦三十畝曰畹也）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澍若枚若股委屈延布脈寫膏浸潗湒滑汩彌高掩庳漫壠冒塊決

決汩汩遠近混會抵値堤防瀴瀯霈濊偃然成淵潫然成川觀之者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所釃山宜切又綺切澍注樹二音互一作牙俗體也屈一作曲潗卽入切汩音骨庳與卑通漫平聲瀴伊盈切濊呼括切潫音莽○說文澍生萬物瀴溟水絶遠貌濊水聲或曰凝流也）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媼不愛其美（漉音鹿媼烏皓切○漢禮樂志后土富媼女老稱也坤爲母故稱媼禮記地不愛其寶）無聲無形摽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冪冪奮儥離析鍛圭椎璧（摽卑遙切皛胡了胡灼二切冪音覓一作冪冪儥方問切鍛丁貫切椎音槌○說文摽火飛也皛明也儥僵也鍛小冶圭璧也）眩轉的皪乍似殞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雹碎巃嵸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雹走巨步盈車方尺數斗（射音石滅一作激巃格孔切嵸子孔切坻音墀坳於交切晶音精熠羊孔切煜音育○巃嵸山貌字見揚雄上林賦漢書印何纍纍坻水渚也○孫鑛曰描寫極壯麗）於是裒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湠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裒薄侯切皦古了切湠戈沿切漓一作灕○懸圃在崑崙山狂山詳見天對太白山在陝西武功縣山常積雪冬夏不消皦白也湠大水貌）然後驢驘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踰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驘與騾同○隴西也樊卽樊城其地今屬襄陽鄧卽鄧州也書潤下作鹹賚利也與海分功言其地所出與海等也）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邪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左傳成公七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國饒而近盬韓獻子曰山澤林盬國之寶也近寶公室乃貧）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過秦論囊括四海括結也囊）曹衞解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晉文公率齊秦救之狐突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文公於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魯鄭震怒（僖公三十年晉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定周于温（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辟昭叔之難居于鄭地二十五年文公取昭叔于温殺之于隰城迎王于鄭四月王入于王城）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爲侯伯（逖敕力切〇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僖公二十八年五月魯侯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又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違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春秋之事謂朝聘之事也左傳文公九年宋人以文馬百乘贖華元于鄭文馬畫馬爲文注）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周禮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筵八尺几三尺也秩序也）禽牢饔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周禮掌客諸侯之禮上公乘禽曰九十雙饔餼九牢諸侯乘禽曰七十雙饔餼七牢子男乘禽日五十雙饔餼五牢左傳孔子曰儀象不出門嘉樂不埜合注嘉樂鍾音又庭實旅百）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勞郎到切賄呼罪切〇賦謂賦詩見志犧犧尊餙以犧牛象象尊以象骨爲之釋文賞勸勸功曰勞賄貨賄也）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戎兵車也左傳宣公四年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注丁寧鉦也）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埒音劣乘去聲〇左傳昭公十三年平丘之會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注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

民利也乎（洪邁曰柳子厚極力褒稱晉文之勳業終不若孔孟括之以一言曰譎而不正曰無道桓文之事者是晉文千古罪案子厚卽千萬言救不得然以晉人而誇示晉之事功不得不煩悉而張大之理固然也）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摟音婁〇取孟子論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之意也）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三河河東河南河北道也蓋河東蒲坂舜所都夏縣禹所都河南之陳郡伏羲神農所都一云伏羲又都曲阜黃帝都於鄭州而少昊都於窮桑卽今之兗州曲阜縣則唐又皆隸河南道也而河北之涿鹿山則黃帝之都耳又漢書貨殖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王者所更居也）而平陽堯之所理也（平陽唐晉州今爲平陽府）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型音刑〇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型土塯飯器土型羹器皆以瓦爲之）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書堯典允恭克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僉衆也疇誰咨訪問也詳書）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於音烏）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儆居引切）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一本去裳字）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唐順之曰按朱晦翁謂唐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遠思有堯之遺風則子厚所稱儉嗇讓憂思畏禍者未必無也而張南軒氏則謂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觀者詳焉）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哉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此上一有凡字）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鬬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分扶問切〇遵守謂守分也〇茅坤曰儉讓等字一一回應）〇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准先生之言道之奥者若果有貢

於上則吾知其易焉也易以豉切○禮記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舉晉
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黃震曰以
地險兵强及文公之霸皆不如堯之遺風理正而文工

答問子厚貞元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黜爲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
當是到永後作○雖强詞文過原其情實可憫而詞亦騷雅篇終用歌亦屈原漁父法也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
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
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
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譴過揖目動聞
言心惕時行艸壄不知何適獨何劣邪觀今之賢智
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羣驅
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塡扃一言
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邪魁口賄切壘音磊張一作能○翹高也漢書鮑宣傳
朝臣無有大儒魁壘之士魁壘壯貌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
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狠狽擯僇何以自表於
今之世乎狠音郞狽音貝僇音戮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
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
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
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懵母亘切二衣字上
去聲下如字○居儲貨也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縲
囚也逃山陵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
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誚才肖切縲倫追切字見論語客曰何
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爲凡
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
息挺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
知顛踣愚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

厚德哉惷初莊切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
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閎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
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嘵嘈抵瑕陷厄固不足
以趑趄批捩而追其跡嘵集韻胡陌切大呼也又嘵嘈多言也唐韻嘵嘈大喚也
嘈子夜切嘆聲也又側伯切大聲也趑千咨切趄千余切批蒲結切捩力結切○趑趄行不進貌拗捩相
違也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是非技度
古今而僕乃緘鉗默塞耗眊窒惑抉異探怪起幽作
匿伖伖恤恤卒自既賊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
則劈音僻度徒洛切鉗其廉切眊音冒瞷與禍字同睢翾規切盱匈于切○眊目少精也左傳恤恤乎
湫乎攸乎注攸懸危貌恤憂患也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豎雜博
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擻莩離疏空虛窾
聽道塗顓嚚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
與之俱豎音樹擻匹蔑切正作撆莩音敷顓與專同○擻學謂所學空疏也稱其文則
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轇轕三光陶鎔帝皇而僕乃
朴鄙艱澁培塿潗湁毫聯縷緝塵出坱入固不足以
摅摛踊躍而涉其級噓一作噏轇轕音交葛培薄口切一作峼塿郎口切潗子入切
湁丑入切坱於郎切○轇轕長遠貌一曰雜亂也博雅培塿冢也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云部婁無松柏卽
培塿也而字不從土說文潗湁水貌坱塵埃也楚辭坱兮軋兮注霧昧貌茲四者懸判雖
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縶客
從而擠之不亦忍乎羈居宜切縶陟立切擠牋西子計二切且夫白羲
騄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
羲字穆天子傳如此一本作蟻列子作欒卽古儀字史記作犧○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左服驊騮
而右騄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欒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康莊大道也符瑞圖籙流星天使自上而
降曰流自下而上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梁吳均詩馬頸照落日劍尾掣流星黃鍾元閒
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咬哇不入里耳
閒古宴切咬五巧切哇於加切又烏瓜切○國語律有六閒元閒大呂二閒夾鍾三閒中呂四閒林鍾五

閲南呂六閲應鍾注六閲六呂在陽律之閲也史記李斯曰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真秦之聲也嗚嗚當是秦曲名咬哇邪聲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曒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西子西施越女莊子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注越王嬖姬列女傳無鹽齊女貌最醜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蛭音質蛭水蟲○卓佹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麽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倜他歷切儻他黨切麽自果切連盧蹇切○倜儻不羈也麽細也連蹇字見揚雄傳且夫一涉險阨黴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躚躚蓬藋樂吾因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躚音仙藋徒弔切吾一作夫彬彬一作申申申○躚躚相得貌藋董草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

子厚在永州未召時作○此皆望幸喜進之語具見浮薄態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壯齒十有一人謖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黧音黎謖山六切○黧黑而黃色謖起也莊子壞植散羣注植行列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中廐病顙之駒躄於益切亦作躃顙寫曩切○說文躄人不能行也浮圖僧也廐馬舍也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敕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亙匿愧恐殊甚一無殊字○前漢霍光傳扶服叩頭注扶服與匍匐同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倀丑良切○倀倀無見貌一云獨立也遂相與出躄浮圖以為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

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盥古緩古玩二切○詩以引以翼躄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百生一作人一又作人生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帨始銳切中廐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硜然大耳硜苦東戶宋二切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弃異皁恆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廐之馬無肯為伍掣尺制尺列二切○皁馬閑也會今刺史中丞來蒞吾邦貞元九年御史中丞崔公來蒞永州屏弃羣駟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厖可秣飾焉他馬巴僰庳狹無可當吾刺史者僰蒲畐切字從束俗從東誤○巴僰地名禮記西方曰僰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廡堂下周屋藨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鬋刮惡除洟蚤音爪鬋子淺切刮古刹切○禮記乘髦馬不蚤鬋蚤謂除爪也鬋謂翦鬣也莊子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莝以雕胡秣以香萁莝音挫秣音末萁音基○莝斬芻也雕胡草名菰也萁豆莖漢書種一畝豆落而為其也或云菜之似蕨者曲禮凡宗廟之禮粱曰薌萁薌古香字錯貝鱗纕鑿金文羈纕音襄○馬腹帶曰纕絡以和鈴纓以朱綏綏儒佳切○左傳鍚鸞和鈴昭其聲也注和在衡鈴在旂或膏其鬣或劘其脽鬣音獵劘音磨平聲脽音誰○脽尻也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涯音沂幢旟前羅杠蓋後隨幢傳江切旟音與杠音江○說文幢旌旗屬周禮烏隼為旟杠旗竿也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臆音億遨音敖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黧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永貞元年十一月子厚自邵州刺史改永州司馬明年即改元元和留永既久至元和十年正月方召至京足軼疾風鼻知膻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軼徒結切又音逸膻與羶同○

軼車相過也涎口涎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額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丱古患切駢蒲眠切逞五郢切不若是州之乏釋師犬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額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黧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五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六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說

天說（子厚作天說以折退之之言劉禹錫論之爲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然子厚繼與禹錫書云凡子之論乃吾天說注疏耳故舊本附見篇末今刪去○兩家之說俱于理未精而文極奇肆王世貞曰此非正論故篇中下有激二字借人自解茅坤曰類莊生之言孫鑛曰瓌異詭矞）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一本無天字）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蓏魯果切○按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又或云有殼曰果無殼曰蓏未知孰是）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癰音邕瘍音陽疣音尤贅朱芮切瘻音漏痔音文里切○說文癰腫也瘍頭瘡贅謂贅肉瘻頸腫一曰久創痔後病也）木朽而蝎中艸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蝎音曷木中蟲非蠚毒音歇者）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此議論結穴處）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立論愈出愈奇匪夷所思）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墾音懇窾音款偃一作匽溲音蒐燔音煩燧音遂甄居延切悴情醉切○窾空也偃溷也溺謂之溲）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蕃一作繁）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人下一有之字）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哉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艸木也（纂要天地元氣之所生天謂之乾地謂之坤天圓而玄地方而黃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艸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艸木邪（其意只從前進一步爾至功者自功禍者自禍二句其義大有歸宿但以天爲無知喻諸果蓏宗元亦怨天甚矣）

鶻說（鶻胡骨切○子厚疾世之獲其利而復擠之死者故有是文亦可以刺世矣韓昌黎誌其墓謂子厚既退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厄於窮裔今觀此說必有當途者嘗資子厚之氣力而不知報其篇末意昭然）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孰爲余說之（薦福寺在西安府城城南本隋煬帝潛藩唐建爲寺自神龍後翻譯佛經並藏于此）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烏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燠乙六切跂丘弭去智二切○燠熱氣也浮圖之跂塔最高處）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句法極古節而奇）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邪（吻武粉切翮下革反）是固

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
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鷇古候切攫下一有搏字○鳥子生
而須哺曰鷇自食曰雛凡食類之飢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
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
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邪恆其道一其志
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立意全在此感慨之極余又疾
夫今之說曰以呴喣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
翹而厲炳炳而白者纍之徒呴吁遇況羽匈于三切今夫梟鵂
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
呴喣者邪梟堅堯切鵂音休○梟不孝鳥鵂博雅云怪鴟也莊子鴟鵂夜撮蚤察毫末而不見
丘山左傳臧武仲曰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又正考父鼎銘曰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今
夫鸛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
近於翹翹者邪趯音逖砉呼號切○砉皮骨相離聲莊子砉然嚮然由是而觀
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鸛者吾願從之毛
邪翮邪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用詩法作一結語又另是一
格

朝日說一本上有祀字○子厚時爲監察御史作禮記玉藻天子黑冕玄端而朝日於
東門之外○博洽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朝音潮下同○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
各用色犢方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
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
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朝音昭問者曰以夕
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
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見並音現故詩曰邦君諸侯
莫肯朝夕見詩雨無正之文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見左傳成公十二年郤至云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

不廢夕見鄉飲酒義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向上聲○國語平公射鴳
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諫平公乃趣赦之注豎內豎襄名也聞之夕謂夕至於
朝也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夕于乾谿祈父從
右尹子革夕王見之注乾谿地名子革鄭丹夕莫見也齊之亂子我夕史記齊簡公四
年初簡公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闞止有寵及即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御鞅言諸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
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注聞止子我也夕省事也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礱盧
江切○國語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智襄子爲室美士茁
夕茁尺滑切○國語襄子爲室美士茁焉注襄子智伯瑤也士茁智伯家臣夕皆暮見也
見音現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
也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蓋今之給事中云故曰大采朝
日小采夕月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朝日以五采則夕
月以三采可知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之祖識地德小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又
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見前漢賈誼傳若是其類足矣又加
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一無類字其僚曰欲子之書其說
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子厚謫永州時作謂當時賦斂毒民其烈如是○此小文耳卻有許大議
論大抵子厚必先得孔子苛政猛於虎一句然後有一篇之意者唐宋人往往如此樓昉
曰犯死捕蛇乃以爲幸更役復賦反以爲不幸此豈人之情也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此
文抑揚起伏宛轉幹旋含無限悲傷悽惋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爲戒林希元曰此有用之文非相如揚雄流也豈可以非漢文而少之
永州之埜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艸木盡死以齧人
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
癘去死肌殺三蟲質下一無而字腊音昔攣閭緣切踠音宛瘻音漏癘音賴一音利疫
氣也○本艸白花蛇一名褰鼻生南地及蜀郡諸山中九十月取捕之火乾白章謂白文也腊乾肉也餌
藥餌也已止也攣踠曲脚不能伸也瘻頸腫一曰久創也癘惡創豫讓漆身爲癘死肌如癰疽之腐爛者
三蟲三尸之蟲也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

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若汝也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楊維楨曰此句一篇之綱余觀人果有苦於任賦而逃服雜役者深有味乎斯言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殫音單踣音匐癘音利說見前藉曰夜切○殫盡也踣僵也○寫得慘毒是一幅流民圖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一束有節奏有叫應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悍音旱囂一作敖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弛施氏切謹食食字音嗣○摹擬自得光景真情真語大有筆趣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犯死者二謂犯蛇毒而幾死者二次也安敢毒謂安敢怨其爲毒而不爲此也○林希元曰緣此所以請願捕蛇數語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于言表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自一歲犯死至此文勢凡三四轉愈轉愈緊只就此轉一句作結便了何等快絕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䄍說

䄍音乍禮記作蜡○䄍祭名禮記疏天子大蜡八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猫虎六防七水庸八昆蟲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玉燭寶典曰臘者祭先祖蜡者祭百神同日異祭也○潘緯曰子貢觀蜡數一國之人皆狂孔子以文武弛張之道辭而闢之言若可已而不可已也子厚蜡說謂名存實隱欲舉而去之是豈知孔子意乎且其說曰水旱蟲蝗癘疫可以黜神暴耗咨貪罷弱可以責人要其言欲歸重於人之罰輕神之責是矣然又有致雨反風去蝗與虎者爲出於偶然堯湯水旱非人之罪處人事於不可信又孰不委於天而盡廢人事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䄍進有司以問䄍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唐制䄍祭凡一百八十七座方當年穀不登則闕其祀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䄍乃通若是古矣禮記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焉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誕音但漫莫官切又莫半切惝齒兩切怳許兩切○惝怳驚貌夫聖人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一無心也字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之爲邪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

之爲邪故其罰在人（一本無再見旱乎以下十乎眊莫報切罷音疲）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其教一作而教）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金縢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劉昆爲弘農守崤黽多虎災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宋均爲九江守郡多虎虎均下令去其陷穽後傳虎相與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水江界者輒東西散去）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潦郎到切○十年二句本莊子秋水篇之文謂堯與湯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桴芳無切○韓退之說論語與世之學者大異如子在回何敢死而曰回何敢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曰子所雅言之類皆自出新意不同諸子而每求異亦失之鑿柳子於論語其語不多異而乘桴一說蓋出於諸儒言意之外非聖心之決然者是知韓柳二家皆不免穿鑿之弊）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編竹木以渡大者曰筏小者曰桴）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極一作拯）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爲復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一作以爲桴無其字）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歟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追一作迨）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揵焉而已矣（揵居偃切一作○揵閉也）

說車贈楊誨之（誨之楊憑之子也憑自京北尹貶臨賀尉臨賀在嶺南屬賀州）（子厚時在永誨之道永之賀故作是說以送之然誨之猶以爲柔外剛中未必不爲常人子厚反復論辯有二書見于集○文特深致其句法俱得之攷工記所以博而不雜詳而能奧洪邁曰唐世士風敝甚矣其相戒約曰君欲求權須方須圓元次山嫉之其欲毀小兒轉圓之器以爲寧方爲皁隸不圓爲公卿柳子說車以贈楊生者盡矣其末篇曰誨之方其中懼圓其外者未至愚謂楊生誠能方其中則其外當濟以圓不害乎時中也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圓教之則不同乎流俗者幾希然則柳子之學或見笑於次山之家唐順之曰子厚之文多峻峭鑱巖而骨理時深）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箱大車之箱也詩疏車內容物之處輪兩輪也塗謂行於塗）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杼直呂切○攻工記凡爲輪行澤欲杼行山欲侔注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上而輊下而軒且曳（輊音致○詩戎車既安如軒如輊輊俯也軒仰也且曳字本易曳其輪）祥而曠左（禮記祥車曠左注葬之乘車也）革而長轂以戟（革謂革車周禮革車以卽戎左傳長轂九百注長轂戎車也）巢焉而以望（巢本作轈字通○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師注巢車車上爲櫓）

釋文兵車高巢以望敵也如安以愛老安安車也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漢書孝武帝以安車迎枚乘輜以蔽內輜音菑○輜說文輧車前衣車後也字林載衣物車前後皆蔽垂綏而畋綏宣佳切○禮記武車綏旌注武車尚威故舒散其旌若垂綏然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旒音流○周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一東應前文章方有局面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恆中者軸軸音逐○莊子軸不運而致千里揭而固者蚤揭音局拘玉切蚤當爲爪○揭戟持也攷工記注爪謂輻入牙中者也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輈輈音袁○攷工記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輈直且無撓也却暑與雨者蓋攷工記輪人爲蓋注蓋主爲雨設也敬而可伏者軾軾音式○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服而制者馬若牛句然後衆車之用具一有矣字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攣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輈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恆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左傳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遽辟之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之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此說當在貶謫後作○子厚好譚怪故後人僞撰龍城錄稱爲子厚所作其中羅浮梅花夢華陽洞小兒化龍二事皆依托此而成之者也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澤州在山西唐曰蓋州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緅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緅將侯切又側鳩切○緅帛青赤色步搖冠名言行步則搖自漢時有之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頩爾怒曰不可頩普名切又普冷切或云普徑切美貌楚辭玉色頩以怡顏是也○宋玉賦頩薄怒以自持曾不可乎犯干廣雅頩色也又斂容也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俟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儷郎計切○淮南子中央曰鈞天山海經蓬萊之山海中之神山非有道者不至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若汝也儷偶也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翛音宵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吳子卽吳武陵也○黃震曰子厚謂壽夭貴賤皆寓也非造物之所爲其怨辭歟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貧賤果氣之寓歟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余固以爲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敦怒衝涌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爲人拳然爲禽敷舒爲林木嵑嶫爲宮室誰其摶而斲之者敦蒲沒切嵑苦曷丘葛二切或作嵑嶫魚列牙葛二切斲音卓○嵑嶫山高貌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竅一作竅○水經注比屋縣故地西十里有風山其上有穴如輪風氣蕭森常不止在朔州與夫草木之儷偶

紛羅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爲之者葩披巴切剡以冉切爲下一無之字○剡光貌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詭古委切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爲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爲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褻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瞀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瞀音務又莫候切○瞀目不明也其所降率恆多清明沖淳不爲害者一無恆字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儻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爲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横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羆說羆音疲○此必子厚有所指而言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貙敕俱切○貙似虎而五爪郭璞云似貍而大說文貙劉也能捕獸祭天羆似熊白文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木關西呼爲貑羆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捽昨没切○罌瓦缶也捽持頭髮也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按穆天子傳八駿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驊騮八曰綠耳其名又見於左史列子諸書皆同乃王嘉拾遺記則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皆無所攷見故先輩王元美云疑嘉未見穆王本傳其言固不誣也況此說中亦曰驊騮白義山子之類又可證其非矣○茅坤曰俊逸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列子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遂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然古書記穆王馳八駿事莫此爲詳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下一作來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蜋然螳蜋螵蟷母方言曰蟺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間謂之螳蜋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媧公蛙切倛音欺○帝王世紀伏羲女媧蛇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頭者蒙倛之頭倛方相也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齕下没切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横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引證極明快爽爽自得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倛頭爲龍鳳麒麟螳蜋然也哉義音蟻一本作儀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問一作閒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六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傳

宋清傳（子厚此文在謫永州後作蓋謂當時之交遊者不爲之汲引附炎弃寒有愧於清之爲者因託是以諷云○最簡潔議論亦好但子厚作文每只用此局法孫鑛曰以市字貫徹情深風刺）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居猶積也）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讎音售易音異○讎賣也）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疕普弭切瘍伊香切疾病疕瘍者一本連上讀作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疕頭瘡瘍身瘡也已止也）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賒一本作賤）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怫音拂翦子賤切）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弃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日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唐順之曰極力摹寫）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邪（文勢至此已抑而不振故下又翻出一或曰以揚之）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結一有含蓄）

種樹郭橐駝傳（橐音托駝徒何切○姓郭號橐駝駝馬類背肉似橐故以名之○借議論敘事略無痕瑕兼以詳確明快即不謂規諷世道作正經文字看尚得爲山家種樹方童宗說曰天下事有可觸類而長者聞解牛得養生聞鑄金得鑄人爲天下之道與牧馬何異牧民之道以牧羊而知橐駝傳宜其有爲而作也林希元曰此與梓人傳絶似韓退之圬者傳王世貞曰詩家最忌粘皮著骨文家都不甚忌更說得痛切更覺精神須讀此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僂隴主切○釋文僂傴疾也○以上了郭橐駝名）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豪下一有家字）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且下一有以字孳音字又津之切○說文乳化曰孳又生息也○一篇之意已盡於此）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既然已三字疑衍去一作亦蒔音時○舒展也故舊也密實也顧視也蒔種也○王鏊曰此數語只淺淺就植木上說道理亦說得十分痛快李廷機曰

似從孟子養氣工夫體貼出來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一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哉一作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理一本亦作官理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勗呼玉切繅蘇曹切或作繰○勗勉也繅謂繹繭為絲也縷布縷也○茅坤曰寫出俗吏情弊民閒疾苦讀之令人悽然可與韓文公贈崔復州序參觀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嘻一作喜戒下一有也字○王慎中曰歸結處似冷澹然一篇精神命脈全賴此句收拾

童區寄傳

童童子也區姓寄名其文曰桂部從事童為余言之則子厚當在柳州時作矣蘇子瞻有劉醜廝詩云此可名區寄追配郴之蕘恨我非柳子擊節為爾謠謂此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之鬻音育鉗其廉切梏姑沃切○說文男八月齒生八歲而齔女七月齒生七歲而齔齔毀齒也鉗者以鐵束之梏手械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以為己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鬣音獵因以為一無以字○鬣長鬣也么小也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元和中從桂管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蕘採薪也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虛古墟字通○南越中謂墟市曰墟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邪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孰上一有然字非是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証杲卿之孫元和初為桂管刺史觀察使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邪武陽史記作舞陽○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為荊軻副而往

梓人傳

此子厚託物以寓意○端為佐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者作也○以梓人喻相非子厚創語也唐太宗嘗謂魏徵曰金在鑛何足貴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于金以卿為良匠其說近似黃震曰文字宏闊童宗說曰王承福圬者而得傳於韓猶此楊潛梓人而得傳於柳味此傳意大抵出於孟子為巨室必使工師得大木來楊慎曰郭象注莊子曰工人無為于刻木而有為于運矩主人無為于親事而有為于用臣柳子厚演之為梓人傳凡數百言毛萇詩傳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為蘇文甫字說亦數百言皆得奪胎換骨之三昧矣王世貞曰子厚諸記尚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

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冗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茅坤曰文序摹寫井井入構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隟宇處焉説文隟阸塞也當作隙寫轉作隟去逆切詳注第九卷○裴封叔名瑾子厚之姊夫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礱音聾斲音卓○尋八尺引十文尋引所以度長短也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唐順之曰以言語代敘事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劉辰翁曰似真似詭是文章布景處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易上棟下宇以避風雨賈誼傳天下圜視而起注云驚愕也○言言如畫筆杪信有流雲滃水故予賞此文不在議論縱橫處而在敘述之妙於點綴處王應麟曰既成數語尤極含蓄爲下文張本乃一篇精神命脈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唐順之曰連下三歎字贊美方轉下去如黄河之流九折而入海何等委曲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率與帥同○徒隸給繇役者鄉師一鄉之長里胥一里之長胥謂其有才智爲什長者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漢制鄉小者制嗇夫一人版尹掌戶版者○林希元曰自此下闡相道之合梓人處凡五段文勢層層措詞有法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埜視埜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衒音縣○衒行且賣也伐誇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譚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王應麟曰有歆動時相意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听魚隱切○听听然笑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

亦謬歟又用一反作証文氣方足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詩如彼築室于道謀○茅坤曰又生一意以主爲室者喻人君任相一篇意思何等滿暢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圮部鄙切毀也○虞集曰此又示以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可貶道亦不可嗜利意亦從梓人上喻相道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審曲面勢見攷工記注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也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茅坤曰此篇規模從呂氏春秋來但他人不曾讀故不能用且不知子厚來處耳按呂氏春秋云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笙明日不拜樂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生之立功名有似如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于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召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員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此不可不察也

李赤傳

蘇軾曰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邇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秘閣下有李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厠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已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厠鬼之罪也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一本無州人二字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其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邪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易音亦○絳雪藥名道高傳趙雲容與周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雪丹一粒後果再生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脰音豆○經縊也脰項也赤乃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書博封之輾音展又左展女箭二切○輾轉也博大也訖如厠久訖下一有而字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溷胡困切○列子周穆王執化人之裾騰而上者中天王實以爲清都紫府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覺音教更平聲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邪抑固有厠鬼邪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

者幾何人邪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一作矣耳

蝜蝂傳

蝜音負又扶缶切蝂音板蝜蝂爾雅作負板○此當是子厚貶後自悔之言陳仁錫曰公所諷託宜其持己剛矣卒不免於黨錮豈於此輸一著邪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卬音昂亦作仰因一作固顚知利切仆音赴又音匐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一本作曾不知戒哀一作悲

曹文洽韋道安傳

元闕○曹文洽李義成軍牙將也貞元十六年監軍薛盈珍遣小吏程務挺詣奏節度使姚南仲罪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挺於長樂驛中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日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旁上聞而異之又是歲五月庚戌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壬子軍亂殺判官鄭通誠建封子愔知軍事以抗王命韋道安死之二公傳諸本皆闕然集中有韋道安詩則事必相關豈詩所謂自言故刺史者邪或與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七

原书空白页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騷

乞巧文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河鼓織女乞富乞壽無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荊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爲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爲得或云見天漢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爲徵應見者得福此乞巧之所自也然子厚爲此特假是以見其拙於謀己耳○詞特暢麗耳其氣骨遜昌黎送窮遠甚吳興沈下賢亦爲此文又瞠乎後矣晁補之曰周鼎鑄倕而使吃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爲桔槔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夫鳩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僞故誑拙以爲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者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鶩要歸諸厚然宗元媿拙矣孫鑛曰篇中無一處不自占地步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餈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餈諸延切與饘同餌仍吏切綏而追切與綏同○餈厚粥也餈餌舊注謂以稻米與狼臅膏爲之至今吳中尚存其遺風七月七日民家皆以餳蜜和麪熬煎作餌比之寒具少潤名曰巧餅山林供則稱之爲蜜食插竹疑即古人結草折竹以卜之義楚辭所謂筳篿也禮內則綏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綏犬牙言其瓜之形似也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漢天文志織女天孫女也嬪婦也續齊諧記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爾雅河鼓謂之牽牛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組總古切紝如林切又去聲○組補縫也紝機縷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傴委羽切僂隴主切○弁冠也衽衿也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轇音交轕音葛○轇轕猶交加也書在璿璣玉衡璣正天文器璇美玉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于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欻茲辰之良欻呼勿切○天津九星橫天河中主四瀆津梁左旗九星在河鼓左旁右旗亦如之而河鼓居其中儷偶也幸而弭節薄遊民閒臨臣之庭曲聽臣言弭節行也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嶽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黿螺蜯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螺盧戈切蜯音蚌彷徉爲狂局束爲謟吁吁爲詐坦坦爲忝彷音房徉音羊○彷徉徙倚也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還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昵尼質切巇音羲○昵親近也巇山險貌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恧女六切下同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狴音陛又邊迷切犴音岸○狴犴狂犬也亦謂之獄者以其爲犬所守耳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鬭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恆使玷黜恤一作卹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怒默測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寃擘眥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沓達合切鉗其廉切

或作銛夾音甲唶音陰皆音劘○詩噂沓背憎沓沓疾也膠加鉗夾謂巧言膠固者旃語詞皆瞋目貌
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
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譚雷吼
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
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敝帚晚呈豪傑投弃不有
眉矉頞蹙喙唾胸歐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啽音弇哢音弄駢音
便平聲嚚音銀帚止酒切矉音賓目恨張也音頻與顰同頞音曷喙呼惠切歐即嘔字○啽哢鳥聲選文
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輕其所短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說文蹙額曰矉頞
鼻莖也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
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
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
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爲世所賢公侯卿
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吶與訥同便平聲又卷音拳臠音攣
券勉力轉二切○楚辭卜居將突梯滑稽以潔楹乎突梯隨俗貌莊子臠卷傖囊而亂天下卷臠不申舒
貌禮記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
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
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褏朱裳手持絳
節而來告褏音袖○說文褏衣袂也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
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
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
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
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
而昇汝慎勿疑敢一作安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
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

并序○道家言人身有三尸蟲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天帝
故學者遇是夕輒不睡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是也酉陽雜俎云上尸
清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道書則云上尸彭倨中尸彭質下
尸彭矯其說不一但子厚之作此文當必有所寓耳貞元中子厚以黨累貶永州司馬宰
相惜其才欲澡濯用之詔補袁州刺史其後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議子厚者衆
矣假此以嫉其惡也當是謫永州後作○都穆曰柳子厚罵尸蟲文元吳淵穎三彭傳皆
不如避暑錄載道士程紫霄一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上皇已自知行
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言近道得孔子丘之禱久之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
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以是
人多謫過嫉癘夭死柳子特不信一無特字曰吾聞聰明
正直者爲神帝神之尤者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
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
又悅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甚尤下一無者字狙七餘切吾意斯
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
類俾夫人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爲帝也余
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側而寓乎人以賊
厥靈自形一作自刑詭一作跪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肓音荒○說文肓心
上鬲下也事詳二卷愈膏肓疾賦潛窺默聽兮導人爲非窺一作覻此居切又
如字冥持扎牘兮摇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陬走
侯切○莊子卑陬失色注愧懼貌顏色不自得也以曲爲形以邪爲質以仁
爲凶以僭爲吉以淫諛諂誣爲族類以中正和平爲
罪疾以通行直遂爲顛蹶以逆施反鬬爲安佚佚音亦
譖下謾上恆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
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羃然無聲其意乃畢
求味己口胡人之恤謾謨官切羃音覓彼脩蛕恙心蛕音回蚘蛔並
同一本作蛸○蛕蝮中長白蟲也短蟯穴胃蟯如消切○蟯亦腹中蟲也外搜疥
癘疥瘙癢也癘癩也下索瘻痔瘻力鬬切痔治里切○瘻頸腫也侵人肌膚

爲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楚辭招魂虎豹九關冢害下人言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主冢齧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將敕雷霆擊汝酆都糜爛縱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酆音豐○蓐收天之刑神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蓐收道書北都羅酆山名即北帝鬼都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此亦子厚貶謫後作當與前篇相先後云○情深諷托而詞似近于譴虞集曰子厚急於祿仕曲腰磬折同於傴僂者多矣而反斬絕曲几而有神其能無濫誅之冤乎茅坤曰經云曲而等聖人未嘗絕曲也子厚自稱其性剛直故以此得世謗嫉而斬之情見乎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主一作王○楚辭后皇嘉樹橘徠服兮註后后土皇皇天也）亘爲棟楹齊爲閫閾外隅平端中室謹飭（閫音梱閾音域飭一作飾）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度徒洛切其一作有○周禮室中度以几几三尺也）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傴側支不得舒脇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傴一作僻○揉屈伸木也）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癃蹇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墝口交切埆徒結切悶一作閉癃音隆蹇一作塞○禮記注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垤塏冢也）離奇詰屈縮恧巑岏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巑音攢岏五官切蝎胡葛切乾音干售音壽蟠音盤○鄒陽書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巑岏山上銳貌蝎木中蠹蟲售賣也）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仄筋倦榮乖衞逆乃喜茲物以爲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昭禍辟（沴閭計切○說文沴相傷謂之沴）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攣戚施踦跂匍匐拘攣古皆斥遠莫致於前（踦舉綺切跂丘弭切○詩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注戚施不能仰也踦曲也跂有跂踵國其人行脚跟不着地醜疾也）問誰其類惡木盜泉（管子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猶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乎尸子孔子至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陸機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朝歌迴車簡牘載焉（載一作稱○鄒陽書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云紂作朝歌者不時也）昭王市骨樂毅歸燕（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古之人君有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而返君王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焉今王致士先從郭隗始況賢於隗者哉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爲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乾音虔○易君子終日乾乾）

宥蝮蛇文（幷序○晁補之曰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蝮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之也罵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離騷備此義而宗元放之焉茅坤曰子厚不殺蝮蛇胸次亦大）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蝮毒蛇名色如綬文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南方）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噬音誓慊苦簟切腕烏貫切瘇時勇切一作腫○慊恨也）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

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即汝而汝即彼犯而鬭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徒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纍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殳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淩奧不步閾是惡能得而害汝漢書樵蘇後爨蘇草也殳文二無刃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吾悲夫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脇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渾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且褢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妬潛狙夫一作乎蠆丑邁切頸一作頭次七私切且七余切狙子余切此謂密伺之義字本作覰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鼃爲螾焉可得已鼃音蛙螾女忍切已字疑當作乎○鼃蝦蟆螾蟺螾蟺螾反行即寒蚓也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艸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呥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己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呥音冉○說文呥噍貌吾將薙吾庭葺吾楹窖吾坦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隟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薙音替又丈几切窖一作室隟當作隙○薙除草也噫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旣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宥汝于埜自求終吉扶敕栗切○說文扶擊也彼樵豎持殳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旣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賚一作賴

憎王孫文漢王延壽嘗爲王孫賦意似有所諷刺子厚效之而爲是文但子厚有黨叔文而與八司馬同貶吾恐其自爲王孫而受逐于援多矣乃嘵嘵然反謂王孫之逐援邪陳長方曰余嘗疑宥蝮蛇憎王孫文序已述其意詞又述之閭丘鑄謂柳子晚年學佛書先述其義乃作偈曰柳子熟之下筆遂爾余爲一笑

援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援與沐猴相類其性仁不貪食多羣雄者黑雌者黃雄者善啼王孫猴也狀似愁胡兩手足如人其聲嚚嚚若咳其性躁見物輒鬪好殘毀物器○先提出援與王孫之異有法有勢援之德靜以恆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句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恆鬱然難乃旦切下同衎音看○衎衎樂也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彊彊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號音豪呶尼交切唶音責又子夜切齧倪結切○唶唶大聲也彊彊相隨貌詩鶉之彊彊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實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恆蒿然齕下沒切齩五狡切嗛苦簟切○以頰貯食曰嗛謂王孫善藏食也以是猨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亦齚猨猨弃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齚鋤革切一作齕余弃山閒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敫敫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敫敫一作悠悠○水經注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惡者王孫兮善者援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

胡不賊旃（賊害也）跳踉叫嚚兮衝目宣齗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鬭善類兮譁駭披紛（跳徒凋切踉呂唐切齗魚巾切譁音華駭下楷切齗齒根肉也）○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果如字又苦火切○莊子三飡而返腹猶果然注飽貌）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號音豪旻音泯）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重王孫二句凡三見應前）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逐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孼無餘（小字下一有人字○廉飛惡來紂臣也聖囚謂文王囚於羑里凶誅謂舜用禹稷去四凶也）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否備鄙切固字疑作同字）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并序○神異經漢武帝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曰所謂畢方鳥也淮南子木生畢方注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鶴青色赤文一足不食五穀）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盖類物爲之者（爨取亂切夜一作暝罷音疲○物鬼物也）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莪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譌與訛同五戈切○已上皆山海經之文妖言曰譌）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爲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爲之文而逐之（磔陟格切○禳祀除厲也磔謂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左傳國不市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薇艸萊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爇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遼兮夕蕩覆而爲灰（爇如劣切）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隮突兮戶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混合恢炱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甍晦黑兮啟伺姦回（暴音剝炱音台僵音姜踣匹候蒲北二切○袒肉袒左傳哀公三年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注火氣也楚辭九辨收恢炱之孟夏）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壺已問之禹書畢方是祟（墜一作隳書字下以例按之當亦有兮字祟音遂○山海經相傳爲大禹所撰故云）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僇死無貳（僇卽戮字○書亶聰明作元后亶信也）幽形煽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愬咸至（愬音訴）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大陰施滅兮玄冥行事（屏必郢切○祝融火神晉語黎爲高辛氏火正光照四海命之曰祝融注祝始也融明也左傳鄭禳火於玄冥回祿注玄冥大陰之神回祿火神也）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衒巧莫救汝死黠知急去兮愚乃止此（黠下八切）高飛兮翺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資暇錄令宜讀爲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

辨伏神文（并序）

余病痞且悸（痞部鄙切○子厚嘗與李建書僕自去年八月末痞疾稍已又與楊憑書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而按膽不能自止）謁醫視之曰惟伏神爲宜（伏本艸作茯○本艸茯苓抱根者名茯神味甘平主辟不祥療風眩風虛五勞口乾止驚悸多恚怒善忘開心益智安魂魄養精神生泰山山谷大松下）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滓壯士切以一作亦）余戚然慙愾然憂推是類也以往

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愾口槩切)

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寬平志康毆開滯結兮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恆常休嘉訢合兮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毆音區訢虛其切音熹又音欣)(○禮天地訢合訢蒸也)余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悸不得息(史記倉公傳陽虛侯病痺根在右脇下大如覆盃)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然有得(沽買也)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余疾兮昏憒馮塞(憒胡對反馮音憑)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傲淬以觀兮旣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蹲音存鴟處之切○史記岷山之下沃之陰有蹲鴟至死不飢注蹲鴟芋魁也)埜處身猥大兮善植汙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欹危累積星紀兮以老爲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蝝蚳(汙一作圩欹丘宜切一作歛蝝余專切蚳音墀又直基切○汙卑謂下濕之地蝝蝗子也蚳螘卵也)不幸充腹兮惟痼之宜埜夫忮害兮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詼而爲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愼觀之(痼音固忮音寘脆青歲切)嗚呼物固多僞兮知者蓋寡攻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爲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幷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螭丑支切○零陵永州郡名今爲永州府零陵縣說文螭若龍而黃或云龍無角曰螭)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涯音沂夕一作昔)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邪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爲兮堆山釃江司者誰兮(釃山宜切又所綺切○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釃分其流也)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浟浟湘流淸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寬其安游覲湘纍兮(纍力追切○揚雄反離騷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注不以犯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涎泳重淵物莫威兮蟉形決目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旣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顚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湄音眉涎徐連切字當作蜒重平聲淵一作瀾蟉力幽巨糾二切逶於危切迤音移又夷爾切○蚴蟉龍行動貌)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弃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士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幷序○文中指事寓意與招海賈之說同)

永之垊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垊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永一作零陵二字皆游一作皆浮游○說文游行水也)其一垊盡力而不能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垊者乎於是作哀溺(一本作哀溺文)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垊之爲憂泄濤鼓以風湧兮浩滉蕩而無舟(滉戶廣切)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旣浮頤而滅膂兮不忍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

沈流浮頭一作搖頭非是忍一作欲號平聲○楚辭進不入以離尤注離尤遭禍也髮披鬤以舞瀾兮寬倀倀而焉遊黿鼉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鬤如陽切倀丑良切又音悵○楚辭大招豕首縱目被髮鬤只注鬤髮亂也倀倀無見貌古今注鱣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始貪贏以啇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坻之蔽愚兮反賊己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尉而蒙鉤尉音熨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善游雖最一本作雖最善游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衣寶焚紂事詳見前國語周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豺狼貪猛之獸國語楚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然楚尸亦死也言牛至死腹猶未滿民既貿貿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爲坻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之爲余再更噫貿音茂一無民字更平聲○禮記貿貿然而來注目不明貌

招海賈文賈音古○晁補之曰昔屈原不遇於楚徬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己志而不可猶怛然念其故國至于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樂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寬而復之言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己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僥倖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賫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易音亦大海盪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泊一本作汩隳還規切突陁沒切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怳惚卒子忽切滃烏孔切渤蒲末切一無逝字怳與恍同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踔嶢嵲兮萬里一覩踔敕角切嶢音堯嵲魚列切○踔超也嶢嵲危高也崪入泓坳兮視天若畝崪才律昨莫二切泓烏宏切坳於交切畝莫候切與晦畝同○說文六尺爲步二百爲畝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更平聲○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其爲獸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黃人面此作九首恐誤黑齒齾齴鱗文肌齾士眼切齴魚蹇切○木華海賦或泛泛悠悠於黑齒之邦注黑齒海外國名齾齒不正齴齒露也三角駢列耳離披山海經鱇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反斷乂牙踔嶔崖斷魚巾切踔敕教又尺約敕角切嶔音欽○斷齒根肉踶也嶔崟山高險也蜿首豨鬣虎豹皮豨音希○臨海異物志虎鯌長五尺黃里斑文耳目齒牙有似虎形或變乃成虎豨豕也羣沒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瀰音彌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弱一作溺嶷魚力魚其二切○山海經云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環之不能載鴻毛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迾置涵危顛崩濤搜疏剡戈鋋君不返兮耆沈顛迾呂結切鋋時連切耆呼臭霍號二切○迾遮也鋋小矛也其外大泊泙奫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泙音平奫於倫切垠音銀○泙水聲也奫淪水深廣貌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稍若木君不返兮寬焉薄屬音燭跌徒結切湯音暘舳音軸艫音盧○淮南子日出于湯谷注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楚辭注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淮南子云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海若嗇貨號風雷巨鼇頷首丘山頹猖狂震駴類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號音豪鼇音敖頷戶敢切駴許逆切垓音該○海若海神名巨鼇事見列子詳天對易震雷號號賫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恟音凶上黨易壄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岐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易以豉切蹂忍久如又二切鮮音仙○周禮險壄以人爲主易壄以車爲主易平也上黨路州也言天下平陸之地足以爲賈而無虞也膠鬲得

聖捐鹽魚孟子膠鬲舉於魚鹽之中范子去相安陶朱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之陶爲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呂氏行賈南面孤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後事秦莊襄王以爲相封文信侯弘羊心計登謀謨桑洪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於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賜爵左庶長煮鹽大冶九卿居東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武帝時二人皆爲大司農丞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鬼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八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九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騷　贊　箴　戒

弔萇弘文

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爲劉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使告於晉魏獻子莅政悅萇弘而與之合諸侯于狄泉衛彪傒曰萇弘其不殁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蓋語其忠誠然也宗元哀之故爲文以弔云○固是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之詞王世貞曰李獻吉有弔申徒狄文哀怨似之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彊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仇姦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二云幸兮大夫之羞羸力追切轉一作輔疹恥忍切音軫字當作疢蠱音古仇一作尤○羸弱也疹疾蠱毒也劉殺也嗚呼危哉河濱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坼隊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隊杝治二音○說文隊落也壞也山崩也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恒就制乎彊國剽匹妙切狡右巧切○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以爲討周人殺萇弘松柏之斬刈兮蘙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鶩鳥之高翔兮孽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蘙烏孔切茸如容而隴二切驪音麗罷音皮鶩音至孼與孽同惴之瑞切○張衡賦阿那蘙茸風靡雲披注竹盛貌穆天子傳八駿其一曰盜驪鳥之鶩者曰鷹隼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懺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慼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初王子朝作亂於魯昭二十三年夏王子朝入於王城敬王如劉秋敬王居於翟泉成周之城周墓之所在也魯公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滑十月晉人救之王入於成周子朝奔楚其餘黨儋扁之徒多在王城敬王畏之於是晉衛諸侯戍周月役煩勞故萇弘欲城成周以保周也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始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攷古而登賢謾平聲○彪子衛彪傒也覽觀也皇覽字見楚辭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頹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䨴寥廓而殄絕揭馮雲以扡翊兮終冥冥以鬱結䨴徒敢切揭丘傑切馮音憑扡音頁又音紅○䨴不明貌揭去也馮依也扡說文云飛至也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號平聲沍音互涸音鶴又胡故切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爲友臣下一有以字比干之以仁義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一本作比干之仁義兮一作比干之以仁義類兮一又無義字比干伯夷俱詳見論語○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耆音祁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一作敬余忠甫一作敬弔予忠甫

弔屈原文

文磊落大近騷體但其人不足言其志大可憫也然魏武心已無漢短歌行尚說文王周公於予厚又奚怪邪晁補之曰原沒賈誼過湘初爲賦以弔原至揚雄亦爲文而頗反其辭自崏山投諸江以弔之誼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寶弃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予厚得罪於昔人離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蹔矣劉辰翁曰子厚比昵匪人視三閭相去幾許乃徒慕其文作天對之辭慚恧深矣又投文弔之足發中流千古之笑唐順之曰文不如賈誼所弔屈原之賦而詞亦儻明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永貞元年九月子厚初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汨音覓擥會敢切蘅音衡○史記屈原爲楚懷王左徒以上官大夫讒於頃襄王王怒遷之屈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名在長沙湘陰縣楚辭雜杜蘅與芳芷擥持也蘅杜蘅若杜若並香艸也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光光一作明先

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搶千羊切攘如羊切疚音究○賈誼傳國制搶攘孔甚也疚病也詩我心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褎褎與袖同○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注華象也蟲雉也宗廟彝樽以艸蟲等為飾壤土壤也羊小者曰羔褎衣袂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袖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咿音伊嚘音憂咮與噣同陟救切○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咮喙也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哇烏瓜切咬於交切○哇咬淫聲也梁元帝纂要淫歌曰哇歌謂淫聲乃環而觀之聞一黃鍾大呂之聲則蒙耳而不聽也大呂六呂之一蒙蔽也堇喙以為羞兮焚弃稷黍堇音覲○堇烏頭喙烏喙皆藥之有毒者羞饍羞也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犴音岸處上聲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藉慈夜切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榱音衰娛娛一作娭娭○榱室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桶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為咸池嘵傾幺切○說文嘵嘵懼也詩曰予惟音嘵嘵咸池黃帝樂名便媚鞠恧兮美逾西施恧女六切○楚辭有西施之美容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瑱他甸切○瑱者以玉充耳國語吾憖寘之於耳其又以規為瑱也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俞緩謂俞跗秦緩也二人古之良醫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鍼與針同石砭也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去下一有舍字今夫世之譏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兮矧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貳悃苦本切愊迫逼切○賈誼弔屈原有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故子厚辨之沈瓆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瘞於計切荃音孫○說文半璧曰瓚楚辭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注荃蕙香艸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眶音匡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霍下一無夫字○呵星辰驅詭怪謂屈原放逐見楚廟圖畫天地山川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書其壁間而問之作天問假以稽疑而渫憤悶也揮霍雷電如騷經所謂雷師告予以未具又吾令豐隆乘雲是也耀姱辭之矇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姱音誇矇音儚○姱好也又奢貌矇目無睛不明也又直視貌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望平聲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芊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芊音弭○國語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楚姓屈楚同姓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否補靡切又俯久切周易左傳皆有兩音惟詩釋文獨音鄙○臧否惡也既婾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婾音愉

弔樂毅文

毅一作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之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閒之毅畏誅遂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勇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子厚傷毅之有功不得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志謂石刻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廈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弃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廈屋也騫壞也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彷徨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畏死疾走謂田單反閒計行畏誅降趙也燕復為齊謂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尊寵毅以驚動燕齊田單與燕軍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齊地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家語周章遠祖覩亡國之墟注征營之貌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欵兮誠不忍其故邦悃口本切○樂毅奔趙燕惠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毅報書云云悃欵志純一也君

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諒一作亮）跽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跽巨几切言一信○楚辭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跽長跪也）

伊尹五就桀贊

（并序○予厚贊伊尹謂其去湯就桀意○桀改過而救民之速學者皆信其說蘇氏曰不然湯之當王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釋其從二王之罪也不按子厚以附王叔文見逐嘗與京兆書云早歲與負罪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匪勉勵惟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與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今又作此陰自解說以言其居勢自便可以速得志耳以叔文爲桀而以德宗爲湯是果子厚之意云）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亟去吏切惡平聲）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成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于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茅坤曰尹之五就桀處尹知之吾不能言之然而子厚揣摩亦綽有思緻處）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憧赤容切○易憧憧往來）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毀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陑音而○書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勝殘見論語陑地名在河曲之南）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梁丘據贊

（梁丘據字子猶齊景公之嬖臣也時晏子爲相據乃不毀其賢故子厚取之蓋有感乎己之竄逐退方左右近臣無一人爲之地者其曰激贊有以哉）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據從而泣）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寔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晏子春秋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悦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圮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雷之甚者爲震）始枯桐生石上說者有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臥道上（竅音叫硿苦東戶宋二切○竅空也硿石聲）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

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載一作再○不可載言美之至不得復見也）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禮記朱絃而疏越注越琴底孔也）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幷序）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睦州謂李睦州也以李錡之叛得罪貶循州元和三年正月以赦量移永州）礱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爲福焉孺人之墓（觚音孤○漢書破觚爲圜斲琱爲樸觚謂方也馬孺人睦州外婦元和五年五月卒于永因墓焉子厚有太府李卿外婦馬淑志見外集）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眞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磷音鄰垠音銀○王巾頭陀寺碑釋網更維玄律重柮注指道家也）

邪

龍馬圖贊（幷序○子厚嘗欲焚八駿之圖而獨於龍馬特贊之此豈可信而不誣者）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靈昌唐滑州郡名今爲大名府滑縣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騣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邪（虺許尾切毛一作髦鬣音獵○遵涿人子厚之內弟也）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耤鳴和鑾者數十事（鑾音鸞○閑闌校也開元十三年十一月玄宗封泰山二十三年正月耕耤田）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天寶十五年玄宗幸蜀）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疏紫鱗兮（倮郎果切○倮肉體也童鬣無毛也）（鬣）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百一作禮○顏延年赭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瘥道悖還吾眞兮（瘥莫江切）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奫淪兮奫淪居海逝靈無鄰兮（奫淪於倫切○奫淪水深廣貌）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阽音鹽又都念切○阽危也）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誡懼箴（或謂子厚憂懼二箴當王叔文將敗時作恐未必然觀其辭意亦貶謫後作也）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後懼是誠不知（惡平聲後一作而）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還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

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師友箴

并序○童宗說曰子厚師友箴云吾欲從師取友而天下無可者必得仲尼叔牙而師友之退之師說云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爾是以由退之之說則學者無不可師由子厚之說則學者終不得師韓柳優劣由此而判陳仁錫曰舉世誰將二事作商量要之有師不患無友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弃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鮑叔牙與管仲爲友後薦仲於桓公以爲相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攷諸古外攷諸物師乎友乎敬爾毋忽

敵戒

此與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同意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彊六國既除訑訑乃亡訑音怡又湯何切○訑訑自得貌又淺易意說文云欺也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鄢音偃○左傳成公十六年晉師敗楚于鄢陵范文子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十七年晉厲公後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疾疢不如藥石孟孫死吾無日矣亡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

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秪益爲瘉瘉音庾○說文瘉病也

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耄謂老而無知也

三戒

并序○子厚三戒臨江之麋則所稱依勢以干非類也黔之驢則出技以怒强也永某氏之鼠則竊時以肆暴也此皆世人之常態耳故特揭以爲戒云○蘇軾曰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常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蓋而彰者游吳得二事於水濱之人亦似之作河豚魚烏賊魚二說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也亦聊以自警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强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譚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在江西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畋音田麑音倪○麋麑鹿子也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麑上或無麋字啖音淡○啖食也啖其舌言犬自縮其舌而不敢齧麋也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音虔○黔地名今有黔陽縣屬湖廣辰州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閒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慭魚僅切○慭慭恭敬也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

囒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囒虎檻切）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林希元曰形類有德數語收拾精神殷浩敗于桑山房琯敗于陳濤亦此類也）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犬一作又）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椸音移累倫追切○方言榻前几趙魏之閒謂之椸一曰衣架禮記男女不同椸架）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臰數月乃已（臰尺救切與臭同）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逗冷語作結然實大有警醒韓柳俱好用此法）

唐柳河東集卷第十九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銘　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漢書惠帝即位詔有司爲高帝立原廟注原重也先有廟今更立之故曰重也至唐尚存載在祀典今徐州城東南亦有高祖廟○班固高帝贊以劉爲堯之苗裔故子厚全用其意發揮氣亦沈實但造語太偶爾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离佐命垂統股肱天下离與契同音薛天下一作天子○离高辛氏之子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禪音擅四姓承休迭有中邦舜嬀氏禹姒氏后稷姬氏契子氏皆堯之臣其後迭有天下五神環運炎德復起五神五德也虞土德夏金德商水德周木德漢火德周道削滅秦德㬥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與擾龍事孔甲又俾九臣之後翊而登之九一作元○九臣九官也謂禹作司空弃爲后稷契爲司徒皋陶爲士垂爲共工益爲虞伯夷爲秩宗夔爲典樂龍爲納言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爲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曲逆音去遇○周封舜後於陳陳之子孫以國爲氏至漢陳平佐高祖高祖封曲逆侯汝陰脫帝密網摧虜㬥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汝陰夏侯嬰所封嬰之先出自姒姓杞簡公爲楚所滅弟佗奔魯悼公以其夏禹之後給以采地爵爲侯後因以爲夏侯氏嬰爲沛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笞掠數百終脫高祖酇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离之裔也酇音贊○蕭何之先出自子姓宋戴公裔孫樂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後因以爲氏及項羽立沛公爲漢王都南鄭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東定三秦何留收巴蜀封爲酇侯淮陰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淮陰韓信所封覆趙謂斬趙王成安君陳餘夷魏謂虜魏王豹定河東拔齊謂虜齊王廣殄楚謂會垓下平項羽平陽破三秦虜魏王陽下或有夏字非是○平陽曹參所封高祖至漢中以參爲將軍還定三秦與韓信攻魏獲魏王豹絳侯定楚地固劉氏周勃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封爲絳侯高帝崩太后稱制王陵以爲不可絳侯周勃唯唯王陵讓之對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後果定誅諸呂定劉氏焉皆稷之裔也信之先出自姬氏左傳刑晉應韓武之穆也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采於韓參之先曹國周武王以其弟振鐸封之勃之先爲周亦以國爲氏故云皆稷之裔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帝斬之後人至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神高祖爲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假手于嬴以混諸侯秦嬴姓謂秦併六國而復歸于漢憑力于項以離關東謂項羽剽悍而關東心離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纘作管切一作纂得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周以木德王漢以火德王此謂火能克木而秦楚不得繼其統也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咸陽縣名今屬西安府周秦漢皆都於此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奠舊都以壯王業之基奠一作尊○沛宮今在徐州沛縣高祖十二年擊黥布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弟子縱酒酣自起舞作大風之歌生爲湯沐之邑沒爲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高祖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爲朕湯沐邑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詳題注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高祖既爲沛公祀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從之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爲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

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宅安也神高祖在天之神也）故高帝定位建茲閟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閟音秘○詩閟宮有侐建茲閟宮即上云沛宮也惠皇惠帝也詳見題注）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睠與眷同○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然則展慶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勳揖讓而退祚于後昆（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羣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翊音貢一作翊○翊至也左傳晉文公即位賞從亡者未至介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至死不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以乘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怒終不見其處所）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蹈躍中埜（史記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左傳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封豕大猪也）天復堯緒鍾祜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廷約從諸侯豪㬥震疊威聲布流（從將容切）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遂荒神州（勦子小切○詩矯矯虎臣又遂荒大東）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濡澤也）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漢書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注居水之上流也詩王在豐鎬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穆穆惠皇宗禋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釁鼓遂據天位魂遊故都永介丕址（釁許僅切旂一作旆）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一統志大劍山在四川劍州一名梁山張載劍閣記梁山之險蜀所恃以爲外戶即此又名劍門山○莊雅固是金石之文與班固封燕然山銘上下）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尨俗剽嗜爲寇亂（剽匹妙切○尨雜也剽輕也）皇帝元年八月師喪衆㬥（永貞元年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卒）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丘陵以張驁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己加也（孽魚列切亦作蠥鏑音的○書象恭滔天左傳阻兵安忍唐史皐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諷諸將徼旄節時帝即位欲靜鎭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用益驁塞吐不臣語求統三川闢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爲私讎以天討爲己任（蜀爲古梁州之地故謂嚴礪爲梁守臣唐史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元和元年正月以崇文爲行營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爲前鋒率京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孟子魯穆公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喋大頰切○漢文紀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師古云當作蹀蹀謂履涉之也）悉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偫饗賚取其豐穰（儲音廚偫直里切音峙○偫具也）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過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十一按史當作十二以固一本作以爲固○礪命嚴秦自漢原至神泉凡數十合下劍門覆盪口收劍州破契丹命裨將可提彌珠斬虜之特將文昭德）刲剟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鼖鼓一振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爲大戮（刲音虧剟音枯柢音帝鼖音墳同鼖○刲刺也剟剖也柢蒂也周禮以鼖鼓鼓軍注大鼓八尺而兩面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書湯誓殲厥渠魁九月崇文克成都擒闢送長安）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

弘長用能啓闢險阸夷爲大塗消沮害氣對乎天意
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爲大藩宅是南服
消一作衰一作裏皆非是帝一作致○本傳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十月以礪爲東川節
度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爲門環于蜀都蜀在星分埜爲井絡
在卦爲坤維河圖括地象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張載劍閣銘矧茲陝隘土之外區注謂在區域之外也又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按大劍山去三十里有小劍門連山絕壁相對如門戶也叢險積貨混
幷羌髳髳音矛○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
在巴蜀狂猾窺隙狺狺嘯呼狺魚巾切狺同○狺狺犬吠聲憑據勢勝
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訓害及巴渝
巴渝在唐屬劍南道乃出王旅乃咨列嶽牧臣司梁當其要束
謂嚴礪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書峙乃糗
糧注糗乾飯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爲犄角貔音
皮貅音休犄居綺切○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說文掎偏引也右逾岷山左
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乎九
天之上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
固圉外臨平原左傳亦聊以固吾圉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嘽他
丹切○詩王旅嘽嘽嘽嘽衆也大憝囚戮戎夏咸歡憝徒對切○大憝謂闢也書元
惡大憝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
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幷序○塗山在鳳陽懷遠縣禹取於塗山卽此山西南有禹會村相傳禹會諸
侯之地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
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詩儀刑文王注刑法也當乎洪流方割
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書湯湯洪水方割又冀州
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此是治水自壺口始也虞帝耄期承順天曆自南河

而受四海大位定焉書舜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又天之曆數在汝躬汝
終陟元后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此以爲禹惎謨萬國旣同宣省風教自
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功莫
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禮記能禦大災則祀之此言禹有治
水之功也書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
皇極輯音集○老子執大象天下往五瑞卽五玉也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
玉帛以混經制注見上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
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漢志禹治洪水錫洛書法
而陳之洪範是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世崇
德而賞功右尊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
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
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
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
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旣發
華蓋旣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
吳伐越隳會稽山獲骨節專車吳使來問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
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者也
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旄一作毛○左傳定
公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周禮至羽爲旞析羽爲旌穀梁傳莊公二十七年衣裳之會十有一
未嘗有歃血之盟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
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
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啓禹之子太康啓之子書甘誓啓與有扈
戰于甘之埜作甘誓五子之歌注太康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皇祖之訓
不由人士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
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
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

安得獨光于後歟書皇祖有訓皇祖謂禹卑宮惡服之類正其祖訓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德厚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侯衛五等之諸侯所以扞衛王國者也禮具樂備德容旣孚乃舉明刑以翊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一本明刑作明則明則戮作刑戮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耆定泯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憲一作獻耆音旨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幷序○唐孝友傳曰壽州永豐李興亦有志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云云全載于傳按壽州今爲縣屬鳳陽府○聞之昌黎有言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爲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吾恐如此銘昌黎斷不肯作史其繩祖曰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爲序至文制曰可而系之以銘其格甚異乃做子厚此文蓋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且柳作史既全載文極典雅蘇作金陵王氏則以太史公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于史法矣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甿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噬宿而死甿與氓同就一本作疾啖音淡噬殊悅切與齧同○唐陳藏器本艸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封股肉而進興號呼撫膺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號平聲下同漬疾智切洟音夷苫詩廉切扶服卽匍匐字○苫茨謂以艸覆屋也頓踊擗踊也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之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中去聲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耕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匹一作甿業一作伍醇音淳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史記五帝紀稱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云一本無其銘云云三字

懿厥孝思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詩永言孝思孝經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泣待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創卽瘡字○詩高高在上禮記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陷膺腐背寒暑在廬艸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踟音馳躕音廚相去聲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二位天地也在帝有虞以孝烝烝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仲尼述經以教于曾孔子孝經爲曾參而作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穆仲曰魯侯孝王曰然則能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注云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亦有孜叔寤莊稱純左傳鄭莊公寘姜氏于城潁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顯顯李氏實與之倫謂李興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懇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命薦加亦表其門三秀芝艸也楚辭采三秀於山間靈泉卽上所云醴泉湧出也純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十萬曰億億齡言其無窮也

武岡銘

幷序○武岡山名在湖廣寶慶府武岡州二岡左右對峙州以此名古黔中地

○銘語高古序亦無屬對故自佳茅坤曰諸銘中似此篇最優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獠音老又竹絞切亦作獠○黔唐朗州地秦曰黔中今常德府巫詳後見蠻獠西南夷名唐史元和六年辰漵蠻酋張伯靖嫉黔中觀察使督斂苛刻因聚衆叛殺長史劫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九月以蜀州刺史崔能爲黔中觀察使貶前使竇羣爲開州刺史南鉤牂牁外誘西原牂音臧牁音柯○漢定西南夷置牂牁郡西原西南夷地名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帥一作伍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逭逃不即誅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也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庸即上庸縣也蜀謂劍南東西節度荆謂荆南節度漢謂山南東道節度南越謂廣州節度東甌謂福建觀察時惟潭部戎師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湖南觀察使治潭州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襲母弟生胥繼來于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時黔中觀察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綬及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綬上言曰臣今謹以便宜先遣所部將李志烈齎書喻旨俟其悛心伯靖亦上表請隸荆南乃降乃獨詔綬招伯靖伯靖果以隸黔六州之地乞降綬命志烈復往伯靖遂以其家屬舒秀和等詣江陵就戮詔綬皆綬麾下將以撫之以伯靖爲右威衛翊府中郎將六州平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臣殿都見切○以公綽爲鄂岳觀察使攷公綽本傳曾不書其平伯靖之功豈史逸之邪殿鎮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左傳哀公二十一年齊人歌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注高蹈遠行也昔公不夸首級爲己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虺許偉切蜮越偪切鯨其京切鯢五兮切○虺蝮蟲也蜮短狐也似鼈三足左傳宣公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鯨鯢以喻不義之人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類一作隣億上一無彌字今諸本皆作令非是其辭曰

黔山之巑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巑音攢磻音盤○巑高也磻曲也巫水五溪源出武山志謂雄溪樠溪西溪沅溪辰溪也皆蠻夷雜居戸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谷一作合披一作彼來一作未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援一作授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土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死蝥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蝥音矛○詩去其螟螣及其蝥賊注食根蝥食節賊也山畋澤獻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周禮有獻人獻魚同詩陶復陶穴書隨山刊木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祿揲舌牒切又音舌揲著一作折箸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陟大邦謂遷鄂岳也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顛辰州出丹砂老鸐井者爲上武岡出竹子口犀顛犀角也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隣之德恆遵公則昜余之世永謹邦制一作以永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并序

始州之人各以罌甈負江水莫克井飲罌音鸎甈五計切○州柳州也罌瓶類大腹小口爾雅康瓠謂之甈瓠壺也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恆爲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爲一作惟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埴其利悠久埴巨至切堅埴一作堅壯○隍城池也易井冽寒泉食冽清也說文埴堅土也其相者浮

圖譚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周禮廛人掌斂市之罰布注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錢行之曰布藏之曰泉尋八尺也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新○一作盈以神似續也

舜禹之事

晏元獻曰此文與下謗譽咸宜等篇恐俱是博士韋籌所作○果不類柳文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禪音擅○魏氏春秋魏黃初元年十一月文帝升壇卽阼禮畢帝顧謂羣臣云云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埜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埜者乎猶一作獨○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齊臣名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己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其人一作其仁事俱詳虞書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虞書注文祖堯始祖之廟也○議論亦快但大聖人心胸竟看做是個奸雄了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謂宦官董卓袁紹袁術兄弟及陶謙也丕之父攘禍以立强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邪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結意不能振近似兒童婦女之見不信經而自信其說然歟

謗譽

文僅聲口快利耳唐順之曰較之昌黎原毀當退一格然亦自多雋詞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

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立論已纚纚又連宕下三句覺文章更有操縱)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唯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邪(郵謂如置郵之傳也)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貴顯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敢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跖之石切二取字一並作敢○盜跖姓柳事詳莊子)

咸宜(童宗說曰遭興運而爵位遇亂世而誅戮柳子咸以爲宜使居爵位而皆賢被誅戮而皆不肖胡爲不宜哉然世亦有如劉文靜裴寂之徒當李唐之興非有卓絶之姿而尸天之功卒之被躁妄誅被妖言斥有愧於蕭曹之輔漢遭興運而爵位皆謂之宜可乎世又有如陳蕃孔融之徒當東漢之末竇后臨朝曹節王甫詔訣得幸陳仲舉以名賢參政爲黃門所困卒死於蹋跛曹孟德以鬼蜮之姦謀遷漢鼎孔文舉直論乖忤終以積嫌迨繫而弃市遇亂世而誅戮者皆謂之宜可乎)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居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高光謂高祖光武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飢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飢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爲禍也(卓曜謂後漢董卓晉劉曜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傺其進晚爾而人猶幸之(傺向也)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技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傺其死後爾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爾一作耳)

鞭賈(賈音古○此子厚有感之言也吾每見國家食肉者多鄙在平居則皆經濟侃侃如其一臨大難定大計未有不爲之敗事者于鞭賈艮可深慨云)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賈卽價字)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翲然若揮虛焉(文下一有材字掐乞洽切)(翲紕招切○說文爪按曰掐翲飛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賈音古後同)余乃召僮爚湯以

爚之則瀸然枯蒼然白黴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 爚音籥瀸音速梔音支〇爚溫也梔木實可以染黃 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 坂音板踶徒計切〇一統志長樂坂在西安府城東北一十里滻水西岸漢長樂宮在其西北踶蹋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踶 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 朝下一無者字 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惡平聲患下一無者字

吏商

錢重曰讀柳文至吏商篇首句曰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為吏也博常疑其造端無含蓄必有脫句後得善本乃云吏非商也吏而商汙吏之為商不得如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於是欣然笑曰此子厚之所以為其文也且使子厚不首言吏非商也四字則不足以見此文之作出於不得已欲誘為利而仕者之意故古文或有脫字及訛舛處能使一篇文意不貫精神索然者信矣陳仁錫曰即一宋清傳意而𢮦言之已極痛快

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 如此句法極奇崛極渾然俱未經揣摩所致後人不知遂指為衍耳 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 資藉也漢書同惡相助同好相留曹伍也 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敓焚溺之為患 敓與奪同〇周禮與婦功辨其苦良 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 者一作名惡字平聲 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敓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

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 行下孟切下其行字並同葆音保 苟脩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 廉察也如今按察廉使之類 雖赭山以為章酒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 赭音者酒音鷁〇赭赤也章猶枝也史記山居千章之材是也酒竭也 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 點醒一語尤妙 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硜乎何以利為也 硜口莖切 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此以二瓠喻學佛者其言旨猥雜似不可存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焉 瓠胡故切〇東海若東海神名 孟諸澤名按書導荷澤被孟諸注在河東北漢地理志孟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作望諸今在河南歸德府虞城縣瓠匏也 剞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蟯蚘而實之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邪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 剞丘胡切蟯如消切蚘音尤又音回〇犀爪擗詩齒如瓠犀是也蟯蚘人腹中蟲 東海若呀然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

北其南無南日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澨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呀虛牙切）（霾音埋澨音誓○呀然笑貌太陰月也澨水涯也）今汝海之弃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蟯蚘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咫八寸也抉出也）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韓文于于然而來）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弃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乃抉石一作其抉石）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蟯蚘（道院集毗盧遮那華言是種種光明照遍彌陀經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娑婆經欲有色有無色有有者何爲一切有漏法是佛言若業能令後生相續是有又云生滅故名有墮苦集諦中是有無明卯釋氏云無明火也十二類謂子爲鼠丑爲牛之類也）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定下一有則字）其一人曰噫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者也（三昧注見七卷南嶽般舟碑極樂境見二十八卷淨土院記）夫二人之相遠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遠一作違）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一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題後　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元和五年十一月公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按毛穎傳見韓集三十六卷○總只說昌黎之以文滑稽耳議論反覆不見重疊是其運筆之妙處）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謫爲永州司馬）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誨之楊憑之子搏擊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嫓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嫓匹詣切脆辛醉切○爾雅嫓配也）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弃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俳音排滑音骨稽音雞又滑如字稽音計○俳戲也詩見衛風淇澳篇史記滑稽傳載淳于髡優孟優旃三人滑亂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言能亂同異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掬音掬溜力救切罷音疲憊蒲拜切操七刀切縵木旦切弦一作絃○游焉息焉不學不能俱出禮記操縵雜弄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樝音查蜇音哲吻無問切○禮記大羹不和注大羹肉汁也不加鹽梅玄酒在室注玄酒明水蓋陰鑒所取之水也體謂全體節謂折節樝似梨而酢蜇蟲螫也）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葅側魚切一作菹芰音忌○呂覽文王嗜昌蒲葅孔子聞而效之縮頸而食三年然後勝之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屬曰祭我必以芰芰菱也兩角爲菱四角爲芰）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遊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國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上言退之之游衍於文無所不可其意已了此又稱出毛穎功更見得傳之作自不容已）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甚勞矣乎（呫他叶涉二切喙呼慧切○呫呫多言貌）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子厚嘗爲瑾誌其墓碣謂其撰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蓋如序所言云）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一無禮執二字）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周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左傳隱公元年豫凶事非禮也唐初徙凶禮第五顯慶三年正月許敬宗李義府上所修新禮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國有大故則臨時採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攷）永貞元和閔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不能周歲（貞元二十一年德宗崩永貞元年十月葬崇陵元和元年正月順宗崩七月葬豐陵）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爲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貞元二十年杜黃裳相元和二年罷其後檢校司空）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裴瑾河東聞喜人辛秘貞元中擢明經第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爲太常卿奏爲主簿再辟禮儀使府）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攢徂丸切通作菆○攢積木以殯也漢舊儀云東園秘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

崇廣四尺象物謂塗車芻靈之屬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
武爲復土將軍復土謂穿壙下棺已而實之鄣以爲墳故云復土也漢惠紀賜視作斥土者將軍四
十金服虔曰斥土壙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爲家壙故以開斥言之漢文贊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墳
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方一作萬○顧命臨終之命謂
遺詔也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
禮無不備節文言品節禮文也且苞弁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
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
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
且一作具○漢書霍光傳注一縱一橫爲旁午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
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
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者或無
近字或無者字或無而古二字昔韋孟以詩禮傅楚而郊廟之制卒
正於玄成韋孟彭城人爲楚元王傅作詩諷諫自孟至賢五世賢子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
元帝時奏罷郡國廟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于小
同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等小同仕
魏高貴鄉公崇三老五更以小同爲五更車駕躬行古禮焉賈誼以經術起而嘉
最好學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爲博士後爲梁王太傅死漢武初立舉誼孫二人至郡
守嘉最好學能世其家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爲祭法植字子幹涿郡人事
後漢爲北中郎將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五世孫諶字子諒事晉爲中書侍郎撰祭法注莊子行於世
舊史咸以爲榮謂以爲榮而稱之也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
嗣瑾之高祖行儉字守約官至禮部尚書侍中公以禮議封禪瑾之曾祖光庭
字連城開元十三年玄宗將封泰山恐突厥入寇光庭爲兵部侍郎言於宰相張說云云說奏行之祠
部公以禮承大事瑾之祖稹累官起居郎開元末玄宗以壽王瑁母寵欲立爲太子稹
陳申生戾園之禍以諫上謝之遷祠部員外郎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瑾父儆字九思
官大理卿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爲
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以愛禮近古四字應前瑾字封叔其伯

仲咸以文學顯於世裴儆有四子堅瑾愼塤皆有文學大理之兄正
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稹子倩字容卿代第五琦
爲度支郎中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
于家邦一無揚字○倩子均字君齊元和三年九月同平章事封郇國公遊其門若
聞韶頀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
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
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字正夫子厚之從父弟元和十一年從子厚至
柳卒故嘗誌其殯謂其撰漢書文章爲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
爲工此序蓋子厚在永未召時作也按西漢文類唐藝文志有之其書不傳宋有陶叔獻
者重編纂成梅堯臣爲之序○西漢文實精嚴而工篤子厚之序雖能言之然其門戶終
不可窺唐順之曰覽子厚之所以序西京者而文章之旨亦可槩見王世貞曰文做班固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駁音剝○
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事卽動也此特謂書以紀言春秋以紀事耳自左丘
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記迄于今交
錯相糺莫能離其說史下一無記字糺同糾○左丘明傳孔氏謂左氏爲春秋傳也
史記司馬遷自序曰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
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
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數音速出
樂記耗莫報切寵一作龔○晉孔衍字舒元以戰國策所書爲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同異刪彼
二家聚爲一錄號春秋後語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
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攷其變欲采
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一本無愈字勝平聲
○後漢尚書郎扶風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于王莽之誅
二百三十九年凡著八十餘萬字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

討磔裂攟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磔陟格切攟俱運切摭之石切○說文攟摭拾也博雅云取也)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璋音章琮徂攻切○穆天子傳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注云言往古帝王以藏書策之府也玉海如遊羣玉之府琮璜珪璧光明晃明莫敢注視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說文圭瑞玉也上員下方剡上爲圭半圭爲璋琮大八寸似車釭璜半璧)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邪(端上一無之字)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說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賈生名誼洛陽人漢文帝聞其名召爲博士至太中大夫後以讒爲長沙王太傅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舉賢良對策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董仲舒以修春秋爲博士後爲中大夫司馬相如字長卿爲武騎常侍)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習列焉(辟音璧辟君也)○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精一作菁)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理一作章浹卽協切)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楊評事名凌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弘農人憑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爲凌也審矣唐書云凌終侍御史恐誤○體制樸茂故能斂華而實茅坤曰子嘗謂子厚詩過昌黎其文特讓一格大略千鈞之弩難以再發也)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術於才故曰文(文章之妙全在有根據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又曰根之茂者其實遂柳宗元亦曰抱其根源而必由是以假道所以其文能五采發越耿耿終古)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揚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謂靡麗而有法則也禮記其聲清越而長)茲二者攷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嘗爲右拾遺上書勸武后興明堂太學后稱帝改周子昂上周受命頌雖數后問政論亦讜切輒罷去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正風雅)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諡文貞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其文屬思精壯世所不逮說殁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張曲江以比興之隟窮著述而不克備(隟與隙同一本窮字下有作者二字○張九齡韶州曲江人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陳拾遺之

感遇陶洗六朝鉛華已盡詩工矣而文有所不迨燕國曲江其制冊典頌春容大篇文工矣而詩終遜之則子厚所謂並肩者抵偏勝獨得耳況其餘乎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燿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符一作何○貞元十八年裴泰爲安南都護元和三年羊士諤貶資州刺史故淩爲序送之餘未詳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元兄淩之兄憑也

濮陽吳君文集序

據本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不書其父之名與爵唯載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他事流永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額好學而善文吳君系本濮陽後居信州春秋傳使長鬣者謂長鬣也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志一本作識會其子侶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侶去聲又口旱切與侃同○吳武陵元和二年登第二年坐事流永州其爲詞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誄一作詠非是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禮記王制司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伏一作大一無有字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武陵終韶刺史無子文泗湘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今一作乏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爲文儒自先天以來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一本無毫字掉徒弔切鞅音養○先天唐睿宗年號唐史武后光宅元年九月以尚書省爲文昌臺左傳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掉正也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文貺予貞元十一年乙亥南徐潤州宋置南徐州今爲鎮江府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爲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讀一作續徼古堯切○後漢班超固弟少有大志家貧傭書養母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明章兩朝出征西域安集五十餘國封定遠侯閒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瑒在魏璩音渠瑒徒郎切集韻仗梗切又丑亮切○後漢應奉字世叔有子瑒爲司空掾瑒子璩字休璉璩兄瑒字德璉書應瑒弟璩咸以文章顯機雲入洛吳大司馬陸抗二子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曰伐吳之役利在二雋晉書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塤篪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

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玆塤音喧箎陳之切○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箎又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況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廌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譚必復其始一無然字廌宅買切即豸字○貞元十年十一月以浙西觀察使王緯爲諸道鹽鐵轉運使書關石和鈞漢書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敘于首章操斧於班郢之門斯强顔耳卜子夏作詩序公輸班古之巧者郢人莊子云運斤成風漢書司馬遷傳言不辱者所謂强顔耳詩凡若干首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一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二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楊凝字茂功虢州弘農人大曆十三年進士初以吏部郎中爲宣武軍判官貞元十二年自汴朝正于京師昌黎嘗作天星行以送其來今自京還汴子厚爲作此序以送其往云○王世貞曰此子厚蚤年之作故其蹊逕近方而議論殊無深致）

譚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捍音旱○亟去吏切猾音滑一作滑非是○唐汴州宣武軍古大梁之地宋曰汴京元曰汴梁今爲河南開封府猾亦亂也）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乂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將字並去聲乂音義扞音汗○詩公侯干城注干扞也左傳亦聊以固吾圉注圉邊陲也）是宜慰薦煦諭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煦香于切音虛又上音許○說文煦吹也一曰笑貌）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憝遂安有衆（憝徒對切○書大都小伯藝人表臣注臣表幹之臣藝人道藝之人也貞元十一年七月以董晉爲宣武軍節度是撫以表臣也八月以楊凝檢校吏部郎中汴宋亳潁觀察判官是贊以藝人也書元惡大憝注憝亦惡也）故楊公以謀議之隟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諸侯（隟與隙同亦一作出○貞元十四年冬凝朝正京師十五年春還汴）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僚屬皆餞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子厚時年二十有七）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與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文爲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崔羣字敦詩武城人唐史俱有傳）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譚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貞正也荀子松栢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貞矣說文八尺曰仞）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儀法也）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愨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落下二段句句是體貼上意但其詞不能化腐爲新耳）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予交友（杓直姚切○李杓直名建韓安平名泰）杓直敦柔深明沖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攷其忠焉（爽差也）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于埜或命爲之序（餞音踐○東周謂洛陽今爲河南府策馬箠也詩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餞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于其側而後行也）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䟦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雖校之列然吾不以是視之（䟦音揚○儀曹禮部也貞元八年羣試禮部中其科十年羣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郎）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文章自有聲色非瑣瑣可比）

僕閉歲驟遊邠壃今戎帥楊大夫時爲侯奄（邠音彬壃與疆同奄音掩○閱近也邠壃邠州之界楊朝晟字叔明爲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鄜虞候左傳張老爲侯奄注侯奄軍中主斥候之官）盡護羣校用笞法箠令不吐彊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校者以木爲闌格軍部用之故軍尉皆以校爲名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沈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

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麾漢書作戲○麾大將之旗也韓游瓌御士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亂衆脇監軍請以范希朝爲節度朝晟斬首惡首者百餘人獻甫遂入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獻甫卒以朝晟爲邠寧節度使）鶡冠者仰而榮之（鶡音曷○鶡冠武士之冠也鶡勇雉也其鬭必一死乃止胡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云鶡似黑雉出上黨）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譚者之口盍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齊莊公爲勇爵値綽郭最欲與焉）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貞元之七年實舉進士十一年密舉進士）竝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實爲山南西道節度嚴震掌書記新平郡卽邠州）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賈音古○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關取河西隴右之地左傳注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壖故疆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壖而宣切○壖隙地江河邊地也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揚子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史記日者傳季主捧腹而大笑）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箸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爲明天子論列孰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譚笑樽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脇之伍俾其箪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史留侯世家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注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家語樽俎折衝魏建安二十年曹公西征張魯降之王粲作詩美其事略云從軍有苦樂借問所從誰）往愼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列于漢史眞可慕也（燕平聲○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棘中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因以文告諭巴蜀民以非上意漢和帝時竇憲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子厚謫永州時吳武陵亦坐事流永此序云同吳武陵當作于永也杜名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時爲桂管觀察留後）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隅廉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溢爲高文愨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邪（左傳詩書義之府也詩大雅抑之文）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爲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爭去聲）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明府范傳眞也唐宣州寧國縣今屬南直隸寧國府○述范生處其言足爲官箴而文亦典）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吏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泊門下（下吏部一作兵部非是○通典中書省自魏晉始唐武德三年復龍朔二年改爲西臺光宅元年改爲鳳閣開元元年復改爲紫微省五年復舊令二人侍郎二人其餘大小吏各有差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省龍朔二年改爲東臺光宅初改爲鸞臺開元元年改爲黃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其餘大小吏各有差）每大選置大攷績必闘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選音先去聲○選置詮官也周制三載攷績三攷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攷其功也小攷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攷有功也大攷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成謂成事品式也）由是吏得爲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寘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愨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

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詭古委切竄取亂切○益遷也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邪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僞淩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悦而尚之故爲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爲序舊史范傳正傳言自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時又有范傳式傳規皆中第子厚時爲監察御史與傳正爲僚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南容高安人貞元九年同子厚中進士第序云膺邯鄲之召豈嘗又佐諸藩幕邪後累遷國子祭酒死有異迹民爲祠之○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何等規諷此特榮其趣舍惜其離曠爾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石渠石上一有盈字○公孫弘傳待詔金馬門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注金門金馬門也施讎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注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祕書也史記金馬門宦者署門旁有銅馬故曰金馬門漢時賢良待詔於此三輔故事石渠閣在大祕殿以閣祕書蕭何所造班固作西都賦云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相如遊于梁西漢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司馬相如景帝時以貲爲郎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嚴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謂濞謀逆乘奏書諫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謂相如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又膺邯鄲之召登籍謂中第也太常禮部也邯鄲趙地屬魏博節度府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閒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禮記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君禮于謂臣禮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項羽紀諸侯將入轅門注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我同聲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趣七喻切舍音捨○南容與子厚同第故云同升莊子注進趣退舍卜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瑔瑔清響交動左右瑔音郎○漢書東方朔傳齒若編貝注編列次也貝海介蟲紫質黑文古以爲貨禮記纍纍乎如貫珠羣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李判官未詳一統志唐桂州始安郡今爲廣西桂林府

士之習爲吏者恆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頌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邪州謂永州也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府喪謂刺史崔君敏卒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苑音宛○姓譜齊大夫有苑何忌○大是學究技倆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于京師八年貞元八年也苑論字言揚自時而後車必挂轊席必交衽轊音衛又音彗○選蕪城賦車挂轊言車軸相挂也衽衣襟也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聞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行去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

權擇士之柄戸部侍郎顧少連權禮部侍郎知貢舉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于簡牘左右圜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掉徒弔切鞅於掌切生一作交○左傳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掉正也鞅覊也莊子恢恢乎游刃有餘地賈誼言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圜視謂圜睛正視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漢儒林傳歲課甲科爲郞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南宮禮部也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書荆及衡陽惟荆州秦嶺在藍田南山之脊也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峩冠榮南諸侯之邦閈音翰○說文閈閭也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董卓作亂王粲避難荆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作賦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晉書郤詵爲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譚笑顧眄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雒與洛同○詩周道如砥砥礪石言其平也商雒山名即商州商山漢史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帶江漢者視之如帶也然而景爍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温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燠乙六切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邪一無得字○霸陵在西安府城東霸水上漢時送行者多至此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錬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覩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綺去倚切紈胡官切○九江在唐屬淮南道尚書注江分爲九道也今爲府屬江西漢書班伯在綺襦紈袴之閒注綺繒紈素也並貴戚子弟之服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不能移也禮記二十曰弱冠又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注澤宮名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亟去易切○史記管仲三戰三北鮑叔不以爲怯北敗走也逾時而名擢太常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眄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貞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錬中第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爲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分去聲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確克角切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游是將乘商於浮漢沱歷鄀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天官吏部也商於即今之商州其西二百里有古於城張儀獻商於之地即此漢沱漢江也源出隴西嶓冢山鄀城即夏口城孫權所築武昌唐鄂州今爲府又有武昌縣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禮記離羣而索居僕不腆見邀爲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也腆舍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班孝廉名肅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班肅第一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敘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殆庶與班肅同年進士予厚亦嘗有序送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閔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黷音讀耽都含切○漢班彪沈重好古光武初舉茂才拜徐令所著有王命論重於時彪子固明帝時典校秘書續成父所著西漢書及西都賦與頌記若干卷後有班嗣修

（班斿亦皆以儒學聞）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勛勩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勛音渠勩羊至切○勛勩勞也）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覲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書諸侯朝于方岳此言方岳謂東川節度使肅之父佐之）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亟去易反從七容反○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貞元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周禮太宗伯云九命作伯韓詩外傳將封諸侯各取其方邑土苴以白茅爲社）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申叔字子重行敏字中明）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虎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馮翊下王字宜去子下一有第字○德宗幸奉天進封嚴震馮翊郡王中書門下貞元十三年卒見震本傳門子謂冑子見左傳）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譚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申叔貞元十三年中第○聊綴數字如話疎疎散散一讀之但見神氣飛揚耳孫鑛曰真一言九鼎之文）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還徙莫能就緒聞其閒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彷徉臨望坐得勝槪焉（彷音旁徉音羊○柳氏本河東人河黃河也條山中條山也俱在蒲州彷徉猶徘徊也）吾固翹翹褰褰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强力掀是而東夫豈徒往乎（長上聲）溫凊奉引之隟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凊音靖隟與隙同○曲禮在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豆姓不詳其始但漢有豆如意光武時伐匈奴封關內侯盧膺疑其裔也）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穽音淨詬古候切）於是有切磋琢磨鏃礪括羽之道聖人以爲重（磋倉何切鏃作木切括音栝與筈同○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甲如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注箭末曰括）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恆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屨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琚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璆渠幽切○璆美玉名出崑崙璜半璧也禮記凡帶必有佩玉佩玉必有衝牙華蟲雉也已詳見前）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此子厚在永州作一統志唐江陵郡今爲荊州府○士固有志不可奪也但恨知己之難其人耳於趙生爲之三嘆）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爲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爲之如趙生庶乎哉（庶乎哉一作其庶乎）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仁我若子姓恩禮重厚有賢子爲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之用甚不辭也（宗人指趙宗儒也元和初檢校禮部）

尚書東都留守三遷爲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或云爲趙昌字洪祚天水人貞元二十年三月自國子司業爲安南都護安南郎交州元和元年四月轉戸部尚書爲嶺南節度使三年四月遷荆南節度使未知孰是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內傷若受鋒刃蠹許力切○說文蠹傷痛也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强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玆始全然爲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其言云爾上一有文其字戲音義亦作麾說見前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三年一作四年視其狀恭謹愿慤觀其跡温密簡靜聞其言徑直端誠恭一作專自尚書之爲荆州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抃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爲之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之知也之爲一本止作理字喜一作震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二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三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李睦州名幼清，初爲睦州刺史，以李錡誣陷而貶循州，後以赦始移永州。時子厚同吳武陵皆謫於永，序在李睦州至永後贈之。按睦州今爲浙江嚴州府。○敘事處骨力遒緊，而詞亦峻潔。

潤之盜錡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 錡魚倚切，又音奇。○唐書：李錡者，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蔭累遷杭湖二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二月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天下榷酒漕運錡得專之，乃增置兵額。二十一年三月，於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而罷其鹽鐵使務。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倔強者稍稍入朝。元和二年，錡三表請覲，上許之，實無行意，殺留後王澹等。 視部中良守不爲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爲衞天子之衞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閒盜遂作而庭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 二年十月，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錡據潤州叛，時幼清貶循州。 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爲左官吏 左官猶左遷也。漢年表設左官之律。 無幾盜就擒斬之于社垣之外 潤州大將張子良等執錡送京師，神策兵自長樂護至闕下，帝御興安門問罪，以其日與子師回腰斬於城西南獨柳樹。書：不用命，戮于社。社爲陰，陰主殺。 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內 鏗丘耕切，鏘千羊切，慊苦簟切。 余固知睦州之道也孰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攷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焉 一作言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涪音浮。○南涪州即南霽雲之子承嗣也。傳載承嗣爲涪州刺史，劉闢反，以無備謫永州，後以赦移澧州。澧州今屬湖廣岳州府。○文氣亦昂激。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 越語：王令軍中，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政。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官其子。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 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 漢武大初元年，初置羽林騎，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嘗第四 邁，過。烈，業也。御史中丞南霽雲死節睢陽，其子承嗣七歲即授婺州別駕，歷利施涪州。成童謂八歲以上也。 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卬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缾 卬音昂。○漢文十四年，匈奴寇邊，殺都尉孫卬，其子單以父力戰死事，封缾侯。班彪北征賦弔尉卬於朝那是也。 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 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秋擊南越死事，封爲成安侯。 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 詩：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始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尅寇晝不釋刃衣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 尅其京切。○唐施州，秦黔中地，隋曰庸州，今置軍民衞，於此屬湖廣。涪州，漢涪陵縣，隋改作州，今屬四川重慶府。永貞元年八月，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劉闢反。○寫得耿耿，鬚眉猶張，可謂妙于形容。 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贏縮受譴茲郡 李陵書：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茲郡即永州也。 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 蠱音古。○書：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謂元和四年閏三月立鄧王寧爲王太子。易：裕父之蠱。 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 漢字恐誤，疑是江字。 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 時子厚、吳武陵同在永，故云永州多謫吏。 優詔既至而君適讎於文其往也獨 句 故凡羡慕之辭無不加等 讎合

也文詔令也謂合於詔令當量移也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爲旣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太史公史記作世家三十老子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春秋取郜大鼎

送薛存義之任序

一本無之任二字○存義令永州之零陵其去也子厚序而送之○節潔圓暢恐他人有此切實無此痛快謝枋得曰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鎖緊唐順之曰子厚此序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絶亦退之所不及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飲音蔭食音嗣○俎以機盛牲體者說文觶實曰觴虛曰觶皆酒器滸水涯也詩飲之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若汝也其下受若怠若盜若並同義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役使也什一稅也傭傭也此猶言民之出其直以傭吏使之治平於己也盜喻取民之財勢謂貴賤之勢也○此只言民之供賦于吏吏當治以報之語意亦淺淺爾一經子厚手筆竟不言吏之役民乃謂吏爲民之役敘得何等鄭重何等婉轉何等深入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攷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與去聲○書三載攷績三攷黜陟幽明○結語有照應有風趣

送薛判官量移序

薛判官名巽自連州量移朗州朗州卽今湖廣常德府也連與永相接永又朗之經塗故子厚送以序云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列於上愬於下此恆狀也異於恆者其道宜顯懟音隊忿房吻切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爲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不感於貌不悱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恆矣哉巽始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于皐謨及董溪以罪聞巽坐貶太行山名在河南懷慶府首始于河內北至于幽州凡百嶺連亘十三州之界有八陘朝廷施恩澤凡受譴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是其漸於顯歟恩上一有大字未一作末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恆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渭唐宗室子此序子厚在柳州作○作小點染亦佳茅坤曰文似悲颯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洞庭湖在岳州湘水出零陵郡陽海山北入江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灕力支切荔音戾○灕水在桂林府一名桂江兩岸皆高山峻嶺漢討南粵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卽此荔浦縣名今屬平樂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如是邪元和十年子厚刺柳州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己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嚴震字遐聞建中二年十二月拜梁州刺史山西南道節度使封馮翊郡王有四子城協公弼公貺也按一統志梁州唐開元元年改名興元今爲陝西漢中府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賈音古○儀曹禮部也詩賈用不售余論之曰吾子以沖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趣七喻切淬音倅礪音厲濬音浚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勳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貞元十二年震知平章事周禮凡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太常旗名也日月爲常交龍爲旂詩殿天子之邦殿鎮也漢中在西故謂坤隅若子者生而有黼績粱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侯其門有亞夫之棨戟焉中人處之不能無傲績卽繪字棨遣禮切○黼續命服也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及其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半賜魏絳魏絳始有金石之樂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棨戟前驅之器以木爲之王公以下通用以前驅也棨形如戟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撝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貞元五年公貺兄公弼登第書負罪引慝注慝惡也易撝謙不違則也於是文行之達若高陽齊據者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于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達下一有者字編一作論○據貞元二年中第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秀才疑卽元公瑾也集有答貢士元公瑾書亦謂其有文行而不能薦於有司皆與序合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躓音致操去聲○周至也躓跲也又礙也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旣遊京師寓居側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二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卒倉忽切○側陋字見尚書注微賤之人也漢書武帝記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業者令與計偕注計上最簿使郡國每歲遣詣京師所徵之人與俱來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余聞其欲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懼其沈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左傳定公四年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殷墟朝歌今河南淇縣也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剸之不患其不利也剸旨兗之轉二切○越絕書勾踐有寶劍五純鈎湛盧鏌鋣豪曹巨闕吳越春秋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三魚腸豪曹湛盧剸細剖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辛殆庶已見前卷班孝廉序○予嘗論詩貴遠不貴近貴澹不貴濃若此文全從以文克三字作波瀾可爲真遠真澹妙於用虛局者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計偕注見前孔門有三千之徒今計偕之士半其數焉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弟亦再倍焉春秋上大夫謂禮部侍郎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孔門高弟七十有二再倍謂倍其數也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閒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

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貞元六年子厚至京師九年始中進士第）（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釣喙甚直懷有美餌而觖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一本喙上無釣字懷字作嗜字而餌下又添一者字文理似拘姑從舊本觖音決又窺瑞切○釣喙釣鉒也觖望怨望也）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褎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一作蓋不之知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爲文無謬悠迂誕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爲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貞元二年正月齊映同平章事至是蓋已死矣謝惠連雪賦相如末至居客之右左傳策名委質注名書於所臣之策也）遂笈典墳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爲鼓譽由是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還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邪（笈極曄切又音及躑直擲切躅廚玉切○笈負書箱也文昌尚書省也北敗也漢書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忙中應前一句有急端回瀾之勢）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胸何（左傳孝齊公伐魯曰室如懸磬埜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殆庶往南鄭謁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謂今之閣道也）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劍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發於是行乎（左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公羊傳僖公十三年公會齊使盟於柯莊公升曹子手劍而從之）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恥無乃果於是舉乎（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孟明謂晉人曰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公羊傳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往愼所履如志遄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遄淳緣切而一作兩○說文遄速也）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崔九名策字子符卽子厚姊婿崔簡之弟也子厚嘗有與策登西山詩）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學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文學一作又舉）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卽其辭觀其行攷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攷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易音亦下同）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解音懈孝一作仁非是○按崔簡志出刺連永二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之朝卽子符也）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愼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用下一有矣字）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鑢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鑢礪注見前卷豆盧膺序）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敘之（親一作覿）（敘一作序）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覩隱而未見曭乎遠而有榮者也（望而一作望之曭他曩切○易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曭日無光也不明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歲在未日鶉首貞元七年辛未子厚在京師壽星屬辰酉與辰合故至九年癸酉遂登第）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二云噫彼漠漠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悒音邑漠漠一作莫莫）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左傳隱公十年穎攷叔取鄭伯之旗以先登）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易以豉切一無樂天不憂者五字○易樂天知命故不憂）文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焉於虔切○後漢書邊孝先晝臥弟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邊曰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義）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以著卦作）

（起其說已誕慢不可知必如此結纔挽得轉）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一本無求益友三字○子厚議論多淺淺者贈送序尤不及昌黎遠甚）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一本用之下有然字非是○漢書廣武君說韓信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卽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心目一本作心耳）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恆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不以告或作不取者○穀梁傳昭公十九年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能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歸長沙序（一本無歸長沙三字而序下有略字）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命鄉論士見禮記王制篇已詳前）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沈汲厄困之士闔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昣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首一作會非是昣止忍切○高郢貞元中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知貢舉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洵名亡實郢患之乃謝絕請謁專取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禮儒行儒有華門圭竇之穴也說文昣井田間陌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遊又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

有是夫（甲乙科已詳見前）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唐潭州長沙郡今在湖廣）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下闕）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三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四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序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偁一作稱○按史傳年表子厚從兄偁無見焉其曰從姪立爲後序立貞元十一年中進士第者也）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唐淮陽郡今爲陳州屬開封府調選也攝衽謂斂襟也）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爲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吾祖士師謂柳下惠也）然而闕滫瀡之養乏庾釜之畜逼迸無成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胸中味道腴於舌端勉修厥志懼不恆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傳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滫息有切瀡音髓迸比諍切○滫瀡謂米泔也禮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注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庾見論語荀子味道之腴說文腴腹下肥也）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嚚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不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爲後序終焉（一五十七作五十有七）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子厚高祖諱子夏徐州長史此序首云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其別蓋自此然謀之父祖年表譜系皆闕無所稽焉○一篇文勢似跌宕不得任）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詞通外家書（子厚時爲盩厔尉）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弃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廣州在今廣東邕州在今廣西爲南寧府）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煖之宜其隟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隟與隙同○滑甘已見前）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爲者（左傳莊公三年凡師一宿爲舍再舍爲信過信爲次）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和安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和安一作安和衎空旱切○衎衎樂也）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於虖音嗚呼）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爲人下一有志字）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閒六年築室茨艸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

討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邪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可得（嗜味得毒見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邪振吾宗者其爲望乎爾

送澥序（澥音邂○澥子厚之族屬也）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竝居尚書省二十二人（永徽二年柳奭同平章事）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與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一無武氏敗猶與五字○奭爲武后所惡貶愛州刺史尋殺之籍沒其家）永貞年吾與族兄登竝爲禮部屬（登字伯成芳之子子厚爲禮部員外郎登爲膳部郎中）五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刑下一有吏字○公綽字起之温之子以吏部員外郎爲西川武元衡判官復入爲吏部郎中）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一無其字）自吾爲僇人居南鄉後之潁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僇即戮字○史記毛遂曰臣得如錐之處囊中乃脫潁而出非特末見而已）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說文麓山足也）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昌黎銘子厚墓云舅弟盧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觀子厚此序信然矣）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盧植涿人後漢時爲尚書植子毓魏司空毓子斑晉侍中斑子志中書監志子諶司空從事中郎四代有傳諶子偃偃子昭昭曾孫靖靖三子景裕辯光皆爲帝者師號帝師房景裕魏國子博士齊文襄帝師辯西魏侍中尚書令周武帝師光西魏侍中將作大匠恭帝師詳見元和姓纂）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巽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弃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弃也適累斯人焉（一本弟下有子字非是悖音佩又蒲沒切）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集又有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游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一無則字○倪端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呂渭字君載河中人貞元中爲湖南觀察使四子温恭儉讓讓元和十年中第）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摔抑無告以呼而憐者皆飽窮厄恆孤危詭詭忡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摔作沒切呼一作吁詭音怡忡勑中切）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甘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坰埜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甿坐而言未嘗不至

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邪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
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
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尚焉埛音
屬吡與坻同鑠式灼切○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埜埜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埛呂
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
左程右準以爲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轂圃而蔬
不丐買而有也值一作其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
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
其辭于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
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
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
文之又當主上與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
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
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
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
決子其行焉志存焉一作志好焉且學而文之一作且學而且文之皆非是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崔使君名敏刺永而卒子厚嘗誌其
墓及以文祭之有云某等咸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鑾適楚沅湘
廣筵命樂華燭飛觴與此同意今按南池在永州府城東一名瑞蓮池云○有詩賦氣似
王維李白之文茅坤曰文瀟灑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
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
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
之佳麗者已泓烏宏切柟即楠字芡音儉芰音伎蕖音渠灩音豔○委會水聚處泓下深貌
灣水曲也楓似白楊甚高大厚葉弱枝而善搖霜後丹色可愛柟似杏實酢箭篠也東南之美者有會稽
之竹箭焉是小竹可爲箭幹者芡雞頭也芰菱也蒲水草可用以爲席蕖芙蕖也澹灩水搖動也○綴景

已佳以下敘登臨俯仰如同日而語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
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
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
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
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
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瞪直陵丈證二切○元和中以御史
中丞崔敏爲永州刺史羽觴酒器爲生爵形似有頭尾羽翼也匏瓠也可以爲笙婆然舞貌瞪目直視也
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嘗歡而悲者
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左
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爲顦顇
客耶左官或作左謫趑千資切趄千余切顦音樵顇音悴○左官見前卷贈李睦州序余既
委廢於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
故爲文志之

愚溪詩序子厚嘗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而此言丘泉溝池堂亭島
皆具序當作於書之後所謂八愚詩今逸之已○子厚南池愚溪二序即諸遊記之餘技
爾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
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
之染溪爲一作日○羅含湘中記有灌水有瀟水皆注湘余以愚觸罪謫瀟
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
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
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齗魚斤切更平聲○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
一老公問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史記孔子世家洙泗之閒齗齗如
也注爭也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
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
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

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出八愚亦極錯落指點如畫）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樂五教切澱音墅坻音遲與坻同○爾雅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茅坤曰翻案好）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是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于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婁秀才名圖南公集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詩有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詩有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今又有此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以形一作故形是下一有故字）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爲贈詩以悼時之往也（故下一無爲字）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閒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書曰遒人以木鐸狥于路閒厠也）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寺在永州子厚有西亭記及詩）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爲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顥氣之始（氣一作氛○班固賦鮮顥氣之清英注白也）閒歲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爲詩而授余序（周藏書室史之柱下也因以爲官名老聃嘗爲柱下史周秦皆有柱下史在殿柱之下因以爲名此云由柱下史御史也）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克己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爲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序飲（晏元獻本題云序飲序棊二篇古本或有或無○文只平平敘說其中淺深轉摺得好讀之如披圖畫）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小丘即愚溪序所稱愚丘也又子厚鈷鉧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爭爲奇怪者不可勝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禮記離坐離立注云離兩也今此離坐與記不同離當音麗離屬也）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洄胡雷切洑房六切過下一有至字○詩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注云立監以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說文逆流而上曰泝洄洑伏流也）既

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
衆皆據石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遊乃得無事
於是或一飲或再飲（眩熒絹切汨于筆切住一作留石下一有位字非是突陁沒切）客有妻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
（○點景寫意種種自別）
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劉辰翁曰妻生未必拙衆人未必巧或飲或不飲者溪流不可必而人事有幸不幸也士有操名宦之籌以角勝負於世途之風波者其爲幸不幸又可勝計邪）
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
日夜而不知歸（子厚病痞已見十八卷辨伏神文漢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注云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
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
拜以爲禮者（楊子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有叫號屢舞如沸如
羹以爲極者（詩或不知叫號又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又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裸魯果切裎音呈袒音但裼音錫○晉書晉光逸字孟祖胡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戶酣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呼入與飲時人呼八達）
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
逖而爲密者（數音朔樂記音速○王融曲水詩序糺逖王慝）今則舉異是焉
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
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
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棊（西京雜記漢元帝好擊鞠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棊之戲今人罕爲之有譜一卷盡唐人所爲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李商隱詩云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云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今譜中具有此法子厚序棊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子厚二弟宗直宗一也）予病其
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
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
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
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
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
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慄一作標）
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
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
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
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
彼而敬此遂以遠焉（易以豉切）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
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
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心一作止）
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
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
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
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
一者歟（志蕩一作志不蕩）余墨者徒也觀其始末有似棊者
故敘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四

原书空白页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序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凌助教字士燮蘇州人系出河間故序稱河閒凌士燮云○起得典雅中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四語正是不問有無得畫意外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禮記儒有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河閒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爲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回邪也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詩風雨攸除注除去也盖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禮記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注方丈曰堵一統志震澤中有包山包山亦曰椒山卽春秋所謂夫椒是也震澤亦曰具區今之太湖是也在吳縣南左傳成公八年晉人以楚卽大夫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史記越人莊舃仕楚而病楚王曰舃越之鄙細人也今仕執圭亦思越否鍾期曰彼思越則越聲不思則楚聲也使人聽之猶越聲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敘而引之子夏詩序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又國史吟咏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又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萬州刺史韓某子三人慎豐泰慎爲溫縣主簿子厚有誌豐字茂實泰字安平此序送茂實也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遊者罕知伯華矣鞮音題○晉大夫羊舌職之子曰赤字叔向一字叔譽伯華之弟也左傳襄公三年伯華爲銅鞮大夫代其父爲中軍尉家語孔子聞處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春秋注銅鞮晉別縣在上黨今山西沁州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由義本從家語一作猶義從左傳○左傳昭公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其親又曰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家語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貞元九年子厚中進士十一年豐第泰中進士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爲伍常績文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爲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燿於後矣常績文一作嘗又綜作弄切達一作識焜胡本切燿弋笑切○達者按上文意謂孔子也史記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爲非經也佶一作某○杜預左氏傳序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一本或全用其句序卦謂序卦傳上下二篇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既行李遂抗手而別一本末有豐之季弟泰知名與余善十字其說似贅從舊本刪去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一本無將入道三字○末處持議侃侃似退之聲口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貞元十六年子厚求進士年十八故曰未冠崔鵬字元翰貞元六年自知制誥罷爲比部郎中于邵字相門天寶末嘗以諫議大夫知制誥朝廷大典多出其手婁師德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世稱爲長者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覯婁君猶爲

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永貞元年子厚自禮部員外郎貶永州司馬零陵永州也觀遇見也）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今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翮胡得切）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貿爲資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貿一作貿同○堅車良馬也貿以貨易財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恆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姁媮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陬將侯切姁音虛又吁句切媮音俞○莊子卑陬失色姁媮美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豫章今江西南昌南海今廣東廣州桂今廣西桂林也）僕聞而愈疑往時覲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衞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少能一作不能）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邪則甚少且銳嬴而自養邪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慊苦簟切○說文慊不滿也又愜也）今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咀子與切嚼疾爵切）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言下一無而字）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奧誣盲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伉苦浪切一作能鮮上一有其字）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之侯食（饋之一作饋以○崔能爲永州刺史）日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爲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穿去聲○貫穿見漢書司馬遷貫穿上下數千載閉揚子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諸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駕猶傳也）宗元以爲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冑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書命夔典樂教冑子）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先猶言先生也漢有鄧先）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徐從事一本作徐生○前後反覆俱無異詞筆婉而宕）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益生者觀生亦非其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子厚嘗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云今不自料而序秀才卽謂此也○此序與昌黎送廖道士序大意相似茅坤曰說世人不知貴廖生益見廖生可貴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是已焦竑曰磊落而多奇）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皆可怪至於艸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燿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璣音幾瑇音代瑁音昧瓌姑回切與瑰同○交州今爲安南國在廣西雲南界濱海唐時隸安南天竺道南海番禺合浦交趾皆其所屬郡也金出於南者爲艮故稱南金璣珠不圓者異物志瑇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如蘧篨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煑其鱗如柔皮象上有牙犀有角皆可貴者紛葩謂艸木瓌麗謂南金珠璣之類鍾當也）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中一作內）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邪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恆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恆人也一作恆人矣○唐順之曰三罕字似相呼應而一字一義又各不同）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昌黎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子厚嘗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書罪余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皆謂此序也元十八未詳其名唯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卽其人云○一篇多是筆意襯虛成實有致有態王世貞曰疏宕）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史記老子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則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者豈謂是邪）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邪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牴都禮切牾訛故切○楊墨申商言楊朱墨翟申不害商鞅也漢藝文志有刑名縱橫家牴牾逆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悉上一有而字躓音致奇音羈衺與邪同其道一作是道守雌一作存雌○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灕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灕力支切漢書作離字○營道漢縣名唐屬零陵郡其地今爲道州屬永州府郡國志營道南有九疑山山海經注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也漢武紀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注灕水出零陵）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邪（馮音憑○豐隆雷師楚辭吾使豐隆乘雲兮是也呂氏春秋蜚廉風伯名又張揖曰風伯字蜚廉）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爲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出

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葢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子厚生於代宗大曆八年至德宗貞元五年年十七舉進士九年登第十四年中博學宏詞科爲集賢正字十七年調藍田尉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順宗立遷禮部員外郎是爲三十三年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爲今之世無是決也憲宗即位子厚以附王叔文出爲邵州刺史十一月貶永州司馬在永凡十載元和十年正月始召還至京師三月復出爲柳州刺史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怏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景一作宜畢一作必詖彼義切愔於今切○詖險也愔靜也侃侃和樂之貌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行不苟之之往也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克乎己居或以匱己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克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邪克乎己一作充之己匱下一有乎字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游民閑民無職事者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沖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泛席灌手雖

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固異夫假託爲者也爲上一有而字下有之字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薛道州伯高也劉連州禹錫也子厚有道州文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禹錫亦有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詩序云予爲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出祕中詩一篇以貺予其詞甚富留一歲觀其行結矩如教益多之此序所以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詞蓋謂此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昌黎集有送浮屠文暢序云文暢喜爲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詩然宗元之詩今無傳矣韓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當與此序同作按五臺山在今山西五臺縣唐在代州屬河東道山有五峰高出雲漢文殊師利所居曰清涼山即此河朔序所謂燕魏趙代之間也○昌黎所稱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而徒贈浮屠之說者如此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竝用而人知嚮桑門沙門也袁宏云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支遁字道林晉史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遠法師東晉釋惠遠也住廬山每送客不過虎溪道士陸靜修同陶元亮入山見師師送之執手共話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宋桑門惠休姓湯氏宋書謝靈運孫超宗隨父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又文選有休上人詩與鮑昭明遠詩相接意明遠亦當時與之遊從者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蓋衆羣品經願開甘露門以濟羣品紀十二年秦謂長安也雲

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求同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錫朔陲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竺張六切乾音虔鷲音就筏音伐錫諸本作壁陲音垂與音預解音避○雲代二州名在山西靈山即謂五臺山也竺乾靈鷲西土二山名乃佛聚徒說法處圓覺經聲聞人具六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名之解脫去維摩經文殊問維摩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不應殊曰善哉善哉無有語言文字是真不二法門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一本無劉公二字鑿上有習字○貞元十八年顧少連爲吏部侍郎韓皐爲兵部郎鄭楊劉未詳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祴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矣比薄必切祴古得切音格○比次也釋典有衣祴謂衣裾也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躅偉長德璉之述作豈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職而知鄭志耳迴一作迴躅廚玉切璉音斂志一作重○偉長德璉以比燕趙魏幕僚也魏志文帝爲五官將山陽王粲字仲宣北海徐幹字偉長汝南應瑒字德璉並見友善賦詩以觀鄭志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詳前卷法華寺西亭夜飲序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重巽居永州龍興寺子厚嘗有酬巽上人贈新茶詩又有題巽公院五韻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好佛一作幼佛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論一作諭析一作梸同夥胡可切泥去聲○方言齊謂多爲夥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荊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鄭中書不詳其人以時攷之當是鄭絪也舊史絪傳憲宗即位遷中書舍人俄拜中書侍郎與杜黃裳同秉國政孟簡字幾道元和中拜諫議大夫以倖直出爲常州刺史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爲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音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柳公綽子厚之叔父拜御史中丞李吉甫當國中爲湖南觀察使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書泰誓昧昧我思之注不明也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士汪汪也求道者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羣蟄之有雷不可止也和胡臥切竟一作競士一作士一唱而士行於遠者一作而一唱而大行於遠者羣一作居○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於是書以爲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在柳州時作○昌黎力排釋氏與孟夫子闢楊墨同功自是千古卓見宗元反訾之以爲其教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則何不樂其易論語而乃樂其合乎易論語者且曰樂山水嗜閑安又論之淺淺者矣然其文特澹宕可

（誦陳長方曰子厚作序皆平惟送僧浩初一序眞文章之法童宗說曰仕於戰國者尊王道不得不嚴生暴秦之後者言仁政不得不切貞元元和間此何等時邪以人主而惑于異端大臣且又和之則昌黎之辨不得不已甚也子厚反因其徒而深之其如抱薪火何王世貞曰看他文勢離合之妙）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訾音紫）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礎爲湖南從事元和六年請告省其父東都時退之官東都今韓集逸此書矣元生序謂送元十八山人序也）浮圖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奭一作畫）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邪（皆一作亦○揚子曰莊周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然揚子又嘗取之矣）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史記飛廉生惡來多力漢書注跖秦之大盜也季札吳王闔廬之少子漢書鄒陽傳曰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由余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韞音蘊）與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愛一作受組音祖軋乙甲切焉於虔切）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暠師序（暠古老切又音皓）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暠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暱音匿○讎猶中也武陵唐屬鼎州劉夢得與子厚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馬劉鼎州柳永州元暠時自鼎來永劉有送元暠南遊詩及引見劉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爲知而言也信矣（申申字見離騷經注舒緩貌）余觀世之爲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爲逸遠而爲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世上一有近字）（族上或無他字）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十篇一作七篇訑音怡○莊子辟陋慢訑訑縱也）元暠陶氏子其上爲通侯爲高士爲儒先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爲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先下一有生字一有賢字○劉引云元暠丹陽人世有人爵通侯本徹侯漢避武帝諱改爲通侯陶侃事晉封長沙郡公是爲通侯也侃曾孫潛東晉末棄官不仕是爲高士爲儒先也）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爲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敘其事（人上一無爲字）

送琛上人南遊序（琛丑林切）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流謂流入中國也）法之至莫尚乎般若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

乎經論則悖矣般波木切若而也切道一作經涅乃結切○清涼禪師云夫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也廣弘明集德無不備者謂之爲涅槃涅槃者漢言無爲也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觀古玩切○圓覺經奢摩佗以寂靜爲相即空觀三摩提以幻化爲相即假觀禪那以離前二相即中觀有來求者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爲廣菩薩大士之爲雄修而行者之爲空蕩而無者之爲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爲之言

送文郁師序

序一本作引○文郁師子厚之族屬序云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閒蓋公時在永州而師來也○言不厭而猶有可想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閒無爲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歌逾百篇其爲有意乎文儒事矣事一作士又遁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閒翛翛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隟登高遠望悽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身吾誠怪而譏焉笈及業切翛音宵隟與隙同○笈負書箱也牘書版也隙阸塞程法式也緇艾緇衣如艾色也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拏女加女居二切楚辭注拏擾亂也○吾思當

世以文儒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媢詘黜摧伏不得守其士者十恆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邪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一下或有也字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邪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爲邪既曰爲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南覲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于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本行經忍辱修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教諸菩薩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詩顧我復我顧旋視復反復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

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此與前送楊郎中使還汴州序稱童孺之意同）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恆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衆一作後○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人伐晉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注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左傳魯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督楊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贈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夀夢之鼎注夀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者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五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六

明㠛李蔣之翹輯注

記

監祭使壁記 貫穿經史亹亹愈健照應皆極謹嚴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
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
禮謂俎豆牲牛之屬 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
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
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
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
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
是禮與敬無不足者周禮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
戒具既祭率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戒具牲物也漢百官志侍御史凡郊廟之祠及大
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遺失則劾奏之明皇開元中張說以顯慶禮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
唐禮乃詔蕭嵩等撰號大唐開元禮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監祭祀則閱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
新史志云監察御史涖宴射習射及大祠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肅宗上元二年改元寶應與元元年號
監祭使 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
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
正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
肅則無以勸善禮記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
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
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
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攷閱焉
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漢書太常秦官掌宗廟禮儀唐志光祿卿
一人凡祭祀省牲鑊濯溉左傳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簡謂簡策也故其粢盛牲牢
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
樂簨簴綴兆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彝罍洗俎豆醆斝
之器必潔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
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粢音咨盛音成戛訖黠切簨音筍簴音巨
罍音雷洗音蘚醆音盞斝音賈又音駕役一作殳引數一作列若○書戛擊鳴球注戛擊即祝敔所以止
樂釋名所以懸鼓者橫曰簨縱曰簴禮記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綴謂舞者行列相連綴兆謂位外之營兆
也醆斝鬱鬯鐏又玉爵名設筵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
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
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
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
以敬也筵止莚切朴普木切燔音煩燎音了瘞於例切○書鞭作官刑瘞亦埋也居常則
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
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
焉飭整也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注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周禮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
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方之色牲毛之毛之取純毛也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滌牢中所搜餘
處也穀梁傳桓公十四年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三宮夫人舊以
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
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舊史貞元十九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崔薳
入臺近不練故事違式流崖州十二月監察御史韓愈李方叔皆得罪明年中山劉禹
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
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
簿書得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唐六典北齊國子寺有四門助教二十人隋初置四門

教五人從九品下唐因置三人掌同國子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冑子祭統曰天子
設四學蓋其制也禮記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四郊之虞庠王制周人養國老於

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書命夔典樂教冑子冑子國子也今云祭統謂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曰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東漢志蔡邕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配上帝者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云云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太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貴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太戴禮保傅篇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漢書賈誼曰及太子長少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云云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故曰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四學一作四門之學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北史劉芳傳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古之四學本在四郊至是以其遼遠故始置于四門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冑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舊史志四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子爲生者若庶人之子爲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登第者加階放選也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榎古雅切杪音眇○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榎楚二物收其威也註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榎櫝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杪木末也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貿祕書由是爲博士歸散騎由是爲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爲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舊史賀知章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遷太常博士改太子賓客授祕書監歸崇敬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德宗時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閒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爲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國史補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余與立同祖於方輿公一本無於方輿公四字○方輿公名僧習後魏時爲楊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輿公蓋子厚之八世祖與武公同升於禮部公一作君○貞元九年子厚與儒衡同舉進士與歐陽生同志於文一無生字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一有焉字

武功縣丞廳壁記

武功縣唐屬京兆尹今屬陝西西安府序言貞元十五年丞廳壁壞官署舊記皆逸後三年陳南仲居是官乃因其族子存持地圖求爲記蓋十八年也子厚時爲藍田尉○文莊雅與監祭使四門助教二記同一機局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爲王內臣其制甚重詩商頌玄鳥之文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穀梁傳隱公元年祭伯來寰內諸侯非有天子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唐京師古雍州之地秦之咸陽而漢之長安也唐之屬關內道云京兆尹理京師在隋領大興長安新豐南鄭華陰藍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涇陽雲陽三原宜居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二十三縣唐初改爲雍州而縣之廢置亦不一詩商頌幅員既長注幅廣也員均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丞謂佐也唐制畿縣丞二人正八品下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小大其旨同也漢表丞相秦官有左右高祖置一丞相後更名相國

唐制尚書省令一員左右丞各一員通典九卿謂太常宗正大理衞尉光祿司農太僕鴻臚太府也武功爲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斄之地斄與邰同音貽○斄后稷所封之地周紀所謂封弃于邰是也秦作四十一縣斄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漢志右扶風有斄美陽武功三縣至是合而爲一故武功爲甸內縣最大武德三年以武功好時盩厔扶風四縣置稷州蓋因后稷所封爲名貞觀元年州廢縣皆屬京兆天授中復置稷州大足元年又廢如初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周禮大司徒辨其山陵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注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虋芑之宜秬音巨秠音丕虋胡各切○詩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又誕降嘉種維秬維秠注荏菽戎豆秬黑黍秠一稃二米其人善樹埶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上之所云秬秠虋芑見毛詩生民大雅之文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爲簡靖因其族子存特地圖以來謁余爲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爲吏蓋難七諸本作士非是○漢高三年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異日秦民爵五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公乘爵第八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爲多陳生爲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爲理無敗事吾庸可度哉爲之記云一作吾庸可以度哉度或皆作慶

盩厔縣新食堂記

盩音舟厔音窒○水曲曰盩山曲曰厔縣初屬京兆府後鳳翔府今西安府○敘次與慶語極綿至痛快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用左傳紀事體作起句法甚老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爲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圮部鄙切○唐自天寶亂後兵政紊蕩肅宗時京畿之西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畿內皆恃勢淩暴民閒苦之此記謂西郊捍戎者也自肅宗乾元元年至德宗建中四年爲二十六年是歲李希烈反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德宗如奉天西郊之屯至是去矣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覿見周禮祭祀之聯事賓客之聯事謂通職也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財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易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數語畫斯堂之規制已盡併與堂外之景著之矣既成得羨財可以爲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敘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樽俎靜嘉燔炮烹飪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樽俎一作籩豆一作俎豆炮與炰同飪與餁同音稔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衎焉而和羣疑以士嘉言以彰晉語悼公使魏絳反役與之禮食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唐初諸使未嘗加御史之名自明皇開元以來使之制愈重故有兼御史者德宗時置東都畿觀察而以留臺御史中丞爲之建中罷又以御史中丞一員爲理匭使故兼御史中丞爲使者不一嘗自開元初改之至貞元二十年閑其有兼中丞爲節度使者曰楊國忠曰令狐彰曰宗正卿瑰曰盧羣有爲節度觀察處置使者曰蕭華有爲團練觀察使者曰李栖筠曰李道昌有爲節度觀察使者曰張獻

（恭有爲觀察使者曰杜亞曰衞晏曰楊頊有爲都團練使者曰吳希光曰張愔有爲經略使者曰戴叔倫曰張正元有爲冊南詔使者曰袁滋有爲節度留後者曰田悅明皇幸蜀有爲置頓閣道使者曰韋諤曰宋若思是皆兼中丞者也外又有自爲中丞出爲使者或疏決囚徒或賑恤水旱或黜陟官吏又有兼御史大夫而使者或爲節度或爲轉運度支鹽鐵或爲防禦諸使）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絶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略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蒞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戡音堪○左傳侵敗王略略封境也書關石和鈞）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貞元二十年武元衡遷御史中丞時以詳整稱重子厚爲監察御史故云其屬）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一有乎字）

館驛使壁記

（新史百官志駕部掌傳驛驛有長舉天下四方之所達爲驛千六百三十九今記所載驛凡四十七蓋僅言邦畿之內者也○雖綜紀點綴簇密而縱横用意甚嚴非大有筆力者不易爲此茅坤曰中條貫龐雜而文所點次處若掌郭正域曰雄健）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入于近關一作入覲于關重平聲行戶郎切○漢書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之重足而立錯交錯也徵召也）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萬年今咸寧縣也與渭南皆屬西安府唐京北府唐華州華陰郡今亦屬西安潼關在華陰）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櫟陽唐屬華州今省入咸寧縣唐同州馮翊郡今亦屬西安蒲津關在朝邑縣東黄河岸）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于渭藍田屬京北府唐商州上洛郡今爲縣屬西安武關在焉）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長安縣屬西安唐京北盩厔已詳前洋州唐洋川郡今爲縣屬漢中府華陽關在洋縣北八十里）自武功而西至于好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時音止○武功好時皆京北府縣隴關在鳳翔府隴州西七十里）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華原京北府縣今省入耀州屬西安府坊州唐中部郡今中部縣屬延安府）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咸陽奉天皆京北府縣奉天今省入乾州邠州唐新平郡今亦屬西安）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率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周語司里不授館旁午猶縱横也）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傳今之驛也傳吏謂驛吏古者出入關皆合符而去）告至告去之役不絶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周禮疊有寓望注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飫於據切食多也按諸韻字當作饇）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句會攷校之政（奇音羈句音構會古外切○句會會計也）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攷其成以質于尚書（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驛號館驛使）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

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周禮天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泰字安平貞元二十年與子厚同爲監察御史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森嚴鉅麗是大手筆唐順之曰通篇無一浮語王世貞曰閎壯茅坤曰嶺南節度使所領者重鎮所建饗軍之堂制亦弘敞而文亦稱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令一作名○五府謂廣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也部猶管也大戎小戎皆兵車也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又曰小戎俴收五㮚梁輈元戎所乘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一無焉字流求東夷訶陵南蠻也大夏康居西域二國名嶺南節度兼押蕃舶使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一本執上有就字拱下有王字○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名吳語曰擁鐸拱稽注拱執也稽計兵名籍也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一本外下有境字○羈屬一謂所管羈縻州也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合下一有外字饔音邕餼音戲○周官五禮吉凶賓軍嘉詩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注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饔熟食也餼饋餉也詩疏出車以勞旋杕杜以勤歸於是治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閈音汗上大梁一作宋屋○閈閈門也爾雅街門謂之閎東西牆謂之序夷大也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元和八年十二月以御史大夫扶風郡公馬總爲嶺南節度使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奧庳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陬子侯切庳音婢陋一作漏晡音逋一作昃○陬隅也爾雅室西南隅謂之奧庳下也日加申時日晡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觀去聲焉字並於虔切○輿衆也○王世貞曰規制宏麗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旗旟旞咸飾于下鼓以鼖晉金以鐸鐃幢傳江切茸而容切纛音道旞音遂旂一作旆鼖音賁○幢幡牙牙旗纛以旄牛尾爲之置左騑馬首大如斗名羽葆幢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又軍吏載旗百官載旟又熊虎爲旗鳥隼爲旟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又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鼓人曰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注大鼓謂之賁長八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爲之以此擊鼓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罽音計蜑音誕睢火佳切○卉罽皆蠻夷所服書島夷卉服卉草也罽氈類織毛爲之罽西胡毳有若今氍氀之類南方夷曰蜑睢盱張目貌或云睢仰目盱張目也鉶鼎體節燔炮胾炙羽鱗狸互之物沈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鉶音刑胾側吏切炙之夜切貍音埋互一作牙以互字俗體作乎而誤也醍他禮切盎於浪切齊才詣切○鉶盛羹之器體謂全體節謂支節也胾大臠也炙燔肉也周禮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注互謂

有甲介者貍自貍伏于泥中者又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醍齊五沈齊也注泛者泛泛然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醍者色紅赤沈者成而滓沈也醍興王之舞服夷之伎
楔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楔先結切亦作
戛吹去聲幻一作眩○興王舞謂七德舞九功舞之類服夷伎唐有西涼伎天竺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康國伎之類幻怪如魚龍曼延之戲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邦
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
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
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五人謂嶺南節度兼五府討擊使華
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禦楚師戰華元殺
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霍去病良
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漢霍去病爲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
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
其道不廢願刻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
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云云一本無云字

邠寧進奏院記貞元四年張獻甫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爲帥都將楊晟朝誅首亂者獻甫得入後爲斯院故子厚記之云云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爲修容
之地會計爲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
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
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邸一本作邸同請才性切○湯沐謂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邸朝宿之舍在京師者漢律春曰朝秋曰請皇帝宅位十一
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
王張公爲能張獻甫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
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高
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
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舊制一作舊規
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
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
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
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
焉賁音奔○唐史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
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閒輳門十舍而如近斯
乃軍府之要樞邠寧之能政也樞一作會邠一作明○離騷經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注閶闔天門也廣雅輕清者上爲天故天爲太清九關言天門九重也字見招魂左傳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注三十五里曰一舍惟公端明而厚溫裕
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
險西陲而戎虜伏息茂功益于太常盛烈動於人聽
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設險一作搏敵茂一作戍○唐史獻甫至鎮斷山峻塹選嚴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光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
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
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興州江運記江嘉陵江也一統志在漢中府鳳縣北一里西自大散關來經兩當縣與川江合始通舟楫而縣東之斜谷河紫金水縣西之小峪河紅崖河縣南之東溝河埜羊河俱流出注之○樸茂典實自是傑作虞集曰點次水陸利害處如掌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貞元十五年以興州刺史嚴礪兼御史大夫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礪本梓州鹽亭縣人書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卽山南道五年嗣天子舉周漢
進律增秩之典以覲諸侯與一作用○五年自貞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也二十一年順宗卽位改元元和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

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嚴礪加禮部尚書新舊傳逸之漢書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掌以閹人爲之春秋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黨老童孺塡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公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西一作四密一作私以下或無公字）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患之二字）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一無土字）自長舉北至於靑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顚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墳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之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盛秋窮冬二句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踣音匐又匹候切藉慈夜切下同相藉一作相枕餫音運之西一作而西〇長舉興州屬縣名成州同谷郡今爲鞏昌府成縣踣僵也說文野饋曰餫）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鑿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僦卽又切醯馨兮切畚音本鍤側洽切殺所界切湍悍一作水怒〇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爲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瞬音舜澹一作淡〇詩烝徒楫之烝衆也）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致一作至）剡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殫音單徙一作徒饉音僅〇左傳札瘥夭昏注夭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已成人不履危（黷音瀆傳直戀切杠一作虹）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方一作人且下有非字）惟公和恆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其與功濟物如此其大也（如此上一有宜字）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矣一作焉〇左傳昭公元年臺駘宣汾洮障大澤顓帝嘉之封諸汾川禮記冥勤其官而水死）西門遺利史起興歎（史記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名聞天下澤流後世漢書溝洫志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於是以起爲鄴令）白圭壑鄰孟子不與（見孟子告子下）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全義本名臨源大曆四年更名屬桂州今爲桂林府興安縣記云盧遵卽子厚之內弟涿人也〇唐順之曰自作議論）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恆人猶且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

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一本賢者愚者無二者字又無廢而書而四字○茅坤曰起亦自奇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恡且誣恡音吝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餼許既切迴柳自音去聲未詳遵曰是非恡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思下一有以字詢于羣吏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途由道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羣吏下一又有羣字由道廢邪一作由是道以廢邪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六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七

明 檇李蔣之翹輯注

記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一本無楊中丞作四字○潭州

今長沙也永貞元年子厚謫永州過潭而作○中有雋語綴景若畫虞集曰此篇既要揄揚楊公又要揄揚戴氏布置最爲得法唐順之曰周匝曲折渾成此柳文之佳者王世貞曰文至淡而濃極密而疎美矣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憑字嗣仁虢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九月自太常少卿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九里一作三里坻音遲俗體一作坵一作坁玦古穴切○說文丘土之高者又林屬於山則爲麓爾雅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牧外謂之埜埜外謂之林坻小渚也說文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爾雅水中可居曰洲釋名小洲曰渚玦如環而決○以玦形水極新麗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而下一有令字○晉史戴逵譙國人簡或其裔也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艫音盧艦音檻櫧音諸○艫在船後持櫂處艦船屋版也戰船四方施版以禦矢杉櫧皆木名櫧似柃葉冬不落上林賦沙棠櫟櫧郭璞云櫧似采柔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率與帥同○連率賓禮謂爲方鎮所辟也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注澤澤宮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莊文謂莊子文子也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易謙受益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奐音換○奐大也說文奐明奐禮記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攄抽居切○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一有之字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一本無裴中丞作四字訾音紫又既

移切○子厚刺柳時爲桂州裴中丞行立作訾姓也○筆勢沛然寫得曠闊此老胸中固自具丘壑者茅坤曰地之勝固奇峭文亦稱之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騖馳也洄逆流也○茅坤曰起處便措意新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埜署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灕音離嶠渠妙切○署州署也灕水一名桂江兩岸皆高山峻嶺越人謂山銳而高曰嶠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涖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元和十二年裴行立徙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冬十月克淮蔡十三年春正月赦天下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悼前之遺悠一作攸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閑壤伐惡木刜奧艸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西向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刜扶刀切隘一作阸嵐盧含切

互一本从俗體作于○㮰砍也乃經工庀材攷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升降苞灕山涵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庀匹靡匹婢二切諸本皆誤作化相息亮切簷與櫩同更平聲升一作昇涵一作含亭一作廷顥音浩○庀具也又治也周禮夜考諸極星相度也樹八尺之臯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司馬相如賦步櫚周流步櫚者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一統志灕山在桂林府東南灕水經其下一名象鼻山龍宮疑指龍隱洞也今在府城東七星巖之前兩崖壁立仰視洞頂有龍跡其下水聲湧激如在三峽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拂于扶桑扶桑東夷地名蒼梧山名在梧州班固西都賦鮮顥氣之清英注顥日也安期羨門皆古仙人列仙傳安期生琅邪阜鄉人史記始皇之碣石燕人盧生求羨門○茅坤曰中句法不免齊梁體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邪闤音環闠音潰○市牆日闤市門日闠○東語氣甚宕逸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瓌姑回切籍或作藉○籍謂記也○焦竑曰子厚諸記結束每每用此法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一本無柳中丞作四字○邕州今南寧府屬廣西馬退山在府城北十五里○昔人稱此作爲柳記中第一子大不然之只此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二句何等揮洒茅坤曰興致摹寫足稱山水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欂音薄○櫨音盧梲音拙茨音慈○面勢謂方面形勢字見周禮欂柱也櫨柱上跗也節者栭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也昭其儉見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之辭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一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崒慈卹切莽蒼並上聲矗初六切蟠音盤陬將侯切○莊子適莽蒼者三飡而返莽蒼草莽之色崒謂突出也矗直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歎徼音叫○國語戎翟荒服在九州之外荒忽無常故曰荒服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南史謝靈運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辛卯元和六年也子厚從兄名寬字存誎集中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于郡藩即謂此也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墍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墍許氣切○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說文墍仰塗也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椒一作極○離騷馳椒丘且焉止息注椒山顛也晉書王徽之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手揮絲桐目送還雲二句若創爲之更覺奇絕邵寶曰發穠纖于簡古妙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序有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劉辰羽曰全用莊抹成一篇好文字到末更覺神也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或無韋使君三字○子厚貶永州十年其州刺史見於集者六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燕集序及墓誌後又有崔簡者未幾以罪去見簡墓誌等文十年刺史崔能見湘源二妃廟碑萬石亭記所謂韋公蓋在七八年閒者也見上嶺南鄭相公啓及黄溪祈雨詩○雅暢圓徹）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陵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嵁五男五咸二切○一起連作幾轉全用虛字襯成馬端臨曰發端數語大類莊子胠篋篇文字特語意變幻微有不同）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艸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貍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度徒洛切于並作乎○漢書志九疑山在零陵今屬寧遠縣麓山足也書惟荒度土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厠隱顯邇延埜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蠲音涓瀏劉柳溜三音釃山宜切內一作外○漢書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樓亦名之為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許應元曰敘荒蕪處便似箇荒蕪境界敘修潔處便似箇修潔場所可謂文中有畫）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茅坤曰贊賀語似不免俗韻而文亦經緯）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以為二千石楷法（屋漏一作壁編○爾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漢書宣帝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注刺史稱二千石）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一本無崔中丞三字○崔中丞名能萬石山今在永州府城北山多怪石下瞰碧沼歐陽修題萬石亭詩云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巍謂此文也○布置景色遠近全在筆墨濃淡得之此作畫之法實可作文）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埜叢翳之隙（閒一作百叢一本從俗體作藂翳一計切○墉垣也叢聚也）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敧側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棊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抉古穴切呀虛加切股一作肱卒七沒切卒愕一作愕目○其形容偏得於此而於石尤近）於是劖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劖音枯薉與穢同泓烏宏切渟音亭）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斗與陡同攢當作巑在官切○掖肘掖臂下也巑岏小山貌說文山小而銳曰巒）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埜眉尨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鯢音倪○年八

十日耋尨黑白雜也詩黃髮齒注齒落更生細者耆徵也鯢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盈一作嬴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孝景時以石奮爲諸侯相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且號奮爲萬石君道合于古祐之自天埜夫獻辭公壽萬年易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王世貞曰勑然而頌若蹈若舞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五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本是常情但文字宛轉綿密汪洋唱嘆自是人不能及茅坤曰牢籠勝槩却又別出一番見解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說觀游之理極其微眇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沮將預切洳人恕切○詩彼汾沮洳注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閒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潭部謂湖南觀察使湘源縣屬永州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涖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音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辨音辦首音狩鼛音皐一作鼕鼓聲非是糗丘救許久二切醑思呂切○周禮以鼛鼓鼓役事糗熬米也醑濾酒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叢峯瓏瓃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坳於交切瓏音籠瓃郎玲字音零○說文坳地窊下也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饔於恭切舍去聲在昔禆諶謀埜而獲諶音忱○左傳襄公十一年禆諶能謀謀於埜則獲謀於邑則否諶鄭大夫也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乘車以適埜謀作盟會之辭宓子彈琴而理宓音伏○宓不齊字子賤爲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爲單父戴星而入以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虞集曰既以游觀爲政而亦又寓箴規妙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七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八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據地理志零陵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年而題以零陵誤也唐地理志載連州連山郡貢石鍾乳本草唐注亦載其次出連州未嘗言永州出以年攷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州刺史之姓同故題亦從而誤耳後子厚有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可徵也題以連山郡復乳穴記則於文爲合○妙在雜然而諸一段都是將無作有然語言皆有斟酌出入類此唐順之曰敘事奇而東處更奇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本草石鍾乳味甘溫無毒主欬逆上氣明目益精安五藏通百節利九竅久服延年圖經云生少室山谷及泰山今道州江華縣及連英韶階峽州山中皆有之生山嵓陰濕處溜山液而成空中相通長六七寸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甿與氓字同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也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紿徒亥切○說文紿欺也賴利也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今下一有令人字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士聞之一作吾聞之○王世貞曰士聞之曰亦常語而下得奇

道州毀鼻亭神記

毀一作斥鼻與庳同○道州圖經昔舜封象有鼻國即其地前漢書注有鼻在零陵今零陵有鼻墟是也按集道州文宣王廟記云薛伯高以十年二月用牲幣于廟而此云九年來刺道州既底于理似非始至之事子厚以明年正月召其曰某謫永州記必將召時作○王世貞曰點綴鬱然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恆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瘻而起若矇而瞭騰踊相視讙愛克順刺一作㓨字同罷音疲瘻人佳於危二切矇音蒙瞭力小切○瘻痺濕病也漢書如瘻人不忘起既底于理公乃攷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君上一有既字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論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一本無於江至論也十四字將教一作將窮奇祇居宜切肅一作庸苟下一無有字○主木主也左傳僖公十年晉狐突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注歆饗也禮記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正義凜凜似昌黎祭鱷魚文口聲州民既論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

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者音構熛於六切瘻音隆羨一作恣○以歌謠入文最爲生色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罰下一無明字達上一無愷悌字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龍興寺今改名太平在永州府太平門內○事甚神異而解亦透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壤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甓蒲歷切鍤側洽切○爾雅瓴甋謂之甓夷平也鍤鍬也永州居楚越閒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呂氏春秋荊人鬼越人禨鬼俗也列子楚人鬼越人禨注信鬼神與禨祥也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長臻兩切茂一作戊○史記天官書載水澹澤竭地長西漢天文志所載同實不原其說史記秦王迎甘茂於息壤因與之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邪鯀與鮌同○山海經啓筮云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云云又見淮南子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子厚謫永州十年凡爲記序其年月有不可得而攷者此其一也○豪逸有氣能自結撰故佳茅坤曰曠奧二字爲案亦奇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灌木叢生莽宿草也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蓊翁孔切○王世貞曰其敞其邃未妥不識更有佳字可易否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龕音堪合一作發坳於交切窪烏瓜切坻音遲○龕塔下室也陲邊也窪清水也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小亭陿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楩音駢柟與楠同薈音穢蔚音畏迕阮古切爍式灼切陿胡來切小一作水○詩薈兮蔚兮注草木盛多之貌迕過也陿隘也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王世貞曰提得語醒且不費力前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窅伊鳥切遁一作頓下協音戶○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序云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東韻語逸致翩翩唐順之曰臨了更健舉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寺在零陵縣東宋改名光孝今名高山柳集中有西山宴遊記云因坐法華西亭時元和四年九月則此記當在前作○此老胸中玲瓏解脫略無沾惹如末後翻出覺照數語是何等意想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簜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篠音小簜徒黨切○爾雅曰細曰蒸書篠簜既敷篠小竹簜大竹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

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茅坤曰詞亦曠達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亭且廣蓋方丈者一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外字下一有乎字○永貞元年貶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邪今之闢之者爲果闢邪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邪塞下一有乎字○用本色語翻得奇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記作于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時○出佛道處甚滯泥可楷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一本無無所字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眞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巽上人名重巽

柳州復大雲寺記

武后天授元年七月有東魏國寺僧法明等十人僞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于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柳州大雲寺在今府城南仙奕山下記元和十二年作今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偭音面○祥謂祥怪也偭背也漢武帝元封二年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番禺雜編嶺表凡小事必卜名雞卜鼠卜米卜著卜牛骨卜雞卵卜田螺卜篾竹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一本無已字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事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孳音孜因下一無而字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二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橫術北屬之江術音遂○九達謂之逵邑中道曰術月人審端經術江柳江也在今府城南一名潯水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憂下一無其字○大府謂觀察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圃一作園塍音繩○畦菜畦也塍稻畦埒也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一作巽上人修淨土院記土音杜○記云今刺史馮公作大門馮刺永州在元和二三年記當在是時作淨土佛國土也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

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身音捐毒音篤難乃旦切○身毒即天竺也釋迦牟尼者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姓刹利三惡八難見淨名疏十纏見垂裕篇晉時盧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顗魚豈切○遠謂慧遠也智顗眼有重瞳俊朗通達詰金陵瓦棺寺創弘禪法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晊日職切音質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不捨禪有深淺等級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依此而修者爲最上乘弘明集真諦曰第一義諦俗諦亦曰世諦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續胡對切繒音評嗚呼方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筏音伐○金剛經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法華經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橫截風濤達登彼岸者無此理也

永州鐵爐步志

附○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此當於元和八年作○風刺華胄亦趣亦毒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縻音靡○吳人呼水際爲步韓文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若瓜步之類是也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鍛都玩切下或無鐵字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邪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錡奇蟻二音錢音翦鎛音博鈇膚甫二音○詩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周禮鍛氏爲鎛器注錢鎛田器刀鈇兵器也鈇莝斫刀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僇與戮同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漢時亦分八使周適四方巡行風俗觀采方言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八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九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記

游黃溪記

自游黃溪至小石城山爲記凡九皆記永州山水之勝年月或記或不記應文第而作耳○其言扶疎其字錯落綴景處自有雅人深致○孫鑛曰柳之胸中富於丘壑故其記亭池山水更奇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閒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漢書西南夷傳南夷君以什數夜郎最大邛都最大徙筰都冉駹最大子厚文勢本此邵伯溫曰子厚此記云永最善然別云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閔卽出游游復多恐何言之不同也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閒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浯音吾瀧音雙瀧泉一作龍東門屯徒門切東屯上一無黃溪二字○浯溪在祁陽縣湘水南元結愛其山水居之瀧奔湍也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百一作里非是無神祠二字屬下句讀祠之上兩山牆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丹上一有如字一無小字○虞集曰看來丹碧華葉乃實景自然着如字不得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下揭音憩積一作卽來一作采沈沈一作沈之○詩深則厲淺則揭注以衣涉爲厲揭衣也黛畫眉墨也渟水止也柳自注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俊絕似水經注中佳句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者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頦胡來古海二切頷戶感切又音含斷魚巾切齶音諤雜一作離○頦頤下也齗齒根肉也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鏘七羊切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逐段點綴詳略俱有法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漢書王莽自謂黃虞之後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皆黃虞苗裔其令天下尚此五姓名籍于秩宗室黃神王姓蓋取諸此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莽號其女定安公主太后爲黃皇室主絕之于漢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莊子畏壘之民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閒俎豆謂禮之爲主也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茅坤曰予按子厚所謫永州柳州大較五嶺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而子厚適以文章之雋傑客茲土者久之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予閱過粵中恣情山水閒始信子厚非予欺而且恨永柳以外其他勝槩猶多於永柳相頡頏且有過之者而卒無傳焉抑可見天地內不特遺才而不得試當幷有名山絕壑而不得自炫其奇於騷人墨客之文者可勝道哉

始得西山宴游記

西山在府城西瀟江之滸○起得浩蕩感激言外不可知真不得不遷之山水者轉入妙境令人起舞唐順之曰神色酣暢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僇與戮同隟與隙同施如字又音怡漫莫半切枕下一無以臥二字一無臥而夢三字態一作勝○王世貞曰語如綴珠總以挑別始得二字與末二句相應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指一作抵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僕一作人染一作冉說見前愚溪序注茷音吠一作茇音跋○說文茷草葉盛貌攀援而登箕踞

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岈音據呀火加切洼烏瓜切垤徒結切攢徂丸切繚音了外一作水○踞蹲也漢書注謂伸其兩足而坐其形似箕嶮岈山深之狀洼水汙也○少陵望嶽詩有齊魯青未了一語何等氣槩子厚此記實可與爭雄然讀者必登高豁目自見其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培薄口切塿朗口切○方言冢或謂之培關而東小冢謂之塿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冥一作俱一又作與物不異或云萬化冥合語類與灝氣俱不如與物不異之穩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鈷音古鉧諸韻無從毋字集韻作鏻滿補母朗二切並注云鈷鏻也○作鈷鏻乃鼎具據小丘記云得西山後八日又得鈷鉧潭則此記在西山記後作亦元和四年文下二記當繼此也○小景清麗如盤石疏林清溪短棹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亟丘異切貿音茂○款叩也貿交易也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潀然者一本作而又一本者而字並存潀徂宗切又音終○說文潀小水入大水也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尋常事尋常意他立名造語變化得別蘇子美滄浪亭記

大略本此虞集曰公之好奇如貪夫之籠百貨而其文亦變幻百出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湍而一作湍之狀一作壯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嶔音欽崟音吟累力追切○嶔崟山險貌問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唐順之曰問其主問其價二意似淺者然子厚備述到此最有斟酌且文字亦騷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剷音產字與剗同平也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一本獸下有魚龜字或止有魚字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瀯音營悠然一作悠悠然匝一作帀同○說文瀯水回也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鎬戶老切鄠音戶一本無之士二字○灃水出終南山入渭鎬水源出太乙西谷武王遷都依此水曰鎬京漢曰鎬池鄠漢縣上林苑在其地杜杜曲也在韋曲之東杜岐公別墅當時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孫鑛曰忽遇感慨一轉更新今弃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賈與價同

○羅洪先曰結得閑雅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無多景却寫得杳杳冥冥忽忽悠悠是絕妙小品文字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聞一作聞絕句○篁竹田也一曰竹名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嵁五男苦男五感三切○坻嶼皆小洲也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中至所依十四字一本連上讀云拂潭中下視游魚類若乘空澈音徹○俶昌六切○斗北斗史記枉矢類流星蛇行而倉黑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悠然有濠濮閒想至斗折蛇行字尤奇楊愼曰子厚空遊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也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荒寒之景如畫讀之颯颯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龔一作襲○崔氏二小生卽崔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渴音褐詳篇中○自袁家渴至小石城山四記皆同時作石渠記云元和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云則餘記可類推矣○予聞之董太史玄宰云以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及觀此記則奇怪精妙吾直以爲兩相當耳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永一作水非是其一作奇○朝陽巖在瀟江之滸巖有洞澗出流入湘江又有香流洞磬石大曆元年元結因維舟巖下以其高而東向遂名朝陽蕪江未詳或云疑是瀟字之誤楚越之閒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反一作支○入方言二句極奇古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閒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高一作西○綴景幽深畫不能盡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美石下一複出石字礫音歷柟如占切楩毗連切櫧音諸柚余救切轇音交轕音葛○礫小石也楓柟石楠木名楩木似豫章櫧已詳前樟卽豫章柚橘類也合歡草名爾雅云葉似槐五月花紅白色瓣上若絲茸至暮而合轇轕猶交加也○唐順之曰此段類子虛賦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蓊烏功烏孔二切葧音勃葳音威蕤儒隹切○蓊葧草茂貌葳蕤草木華盛貌○蘇軾曰子厚晉造語若此殆入妙矣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子厚諸記每狀一水一石處亦各極其致故令人讀之似欲解衣盤礴於其境

茅坤曰清洌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漢書注八寸曰咫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鮮苔蘚也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鯈音條又直留切○爾雅鮂黑鰦郭注云卽白鯈江東呼爲鮂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說文紆詘也又縈也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顚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遠一作達字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釃山宜切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

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㵎記永中山水子厚已搜抉無遺使子厚不謫居于此則永終一荒壤耳唐順之曰點綴如明珠翠羽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一本無一字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一本無亘字或作巨字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揭音憩又丘列切古之人其有樂乎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一無意字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㵎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㵎後石渠㵎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結得恍惚似山海經語

小石城山記境固幽峭旁出議論更奇茅坤曰借石之瑰瑋以吐胸中之氣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睥匹計切睨五計切二字皆宜從土杜預注左傳或作俾倪音義同欐音麗一音禮小船也○埤堄城上垣女墻也莊子梁麗可以衝城梁麗屋棟麗與欐同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堡音保塢烏古切○堡小城也塢小障也廣韻營居曰塢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季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元和十年正月子厚自永州召至京師三月復出刺柳州此記於十二年九月作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弃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奥有崖谷傾凸缺圮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傳音轉圮部鄙切凸杜結他骨陀訥三音諸本作亞○譙城上樓也江柳江一名潯水垂楊地名傳置謂驛也凸高起也又出也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嶛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閒斯亦奇矣刜音弗蠲音涓疏音疎檉丑貞切易以豉切杠音江馮音憑嶛音聊一作崦崦淹掩二音瀴音嬰○檉河柳郭璞云今河傍赤莖小楊也嶛山高而相戾也又險也選南都賦其山嶛刺瀴水絶遠貌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前半似水經注後半似山海經極其奇古王世貞曰杜之蜀詩柳之永柳記皆千古絶唱也茅坤曰全是敘事不著一句議論感慨却澹宕風雅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閒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潯諸本作薄非是匯音賄○說文匯水回合也北有雙

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嶄鉏咸仕咸二切○背石山今在府城北十里東曰桃竹西曰鶴兒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龍壁山在城東北十五里中有石壁峭立下臨灘瀨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甑山在水南駕鶴山在城西南旁臨大江聳立如鶴故名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屏蒲幷切姥莫補切一本誤落四字○屏山在城南二里四姥山在城西五里其山四面對峙而無所連屬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北流一作北流茄音加一作茄一作蜂○仙弈山在城西南茄荷莖也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周禮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壁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北出之或複出字枰蒲明切○枰棋局也其山多樫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篔音雲簹音當橐音高一作橐秭音子又資李切秭歸一作子規○篔簹竹名節間相去數尺者橐吾未詳或云橐當作蘘吾當作荷上以形誤下以聲誤也按蘘荷葉似初生甘蔗根似薑牙可治蠱毒未知是否姊歸鳥名見高唐賦說文爲子嶲史記爲姊雉禽經爲子規徐廣爲子雉字雖異而名實同也

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鯈石魚上一有其南有三字○立魚下無在多姊歸四字在字疑衍及一作多○石魚山在城西南洄回水也

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稌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見音現糈音所又音胥稌當從禾音徒音土酒陰一作陰酒○修脯也糈祭神米也稌稻也山海經其祀之糈用稌米酒陰言陰酒卽明水也雷塘事詳見集禱雨文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壁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深峨山在城西三里又名鵝山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九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子厚謫永州已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爲地一除罪籍耳○語甚怨件件寫得出此窮愁羈旅所不能自喻者每讀每嘆其能言亦蔑以加矣茅坤曰予覽子厚書由貶謫永州以後大較並從司馬遷答任少卿及楊惲報孫會宗書中來故其爲書多悲愴嗚咽之旨而其辭氣瓌詭跌宕譬之聽胡笳聞塞曲令人腸斷者也陳仁錫曰此雖如宗元所云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可也然而不屑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足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捧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恍與怳同悸音季痞部鄙切骨一作肉癘音厲肓音荒○恍惚失意貌悸心動也子厚病痞已見前辨伏神文瘴癘山川之氣疾疫也膏謂連心之脂膏肓心下鬲上事本左傳晉侯夢二豎已見二卷愈膏肓疾賦○唐順之曰述愁中病魔極中情惻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臲卼凡事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煽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一本無孤危字臲倪結切卼音兀凡事一作事既讟音讀盡爲一作便爲○臲卼不安貌○茅坤曰此人字恐并自己亦在其中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廢錮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無分毫事一作公事俟上一無更字錮一作痼取下一無得之二字○以年少氣銳爲解亦是若曰共立仁義云云我不信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元和元年五月十七日子厚母盧氏卒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腸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絶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惸惸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獠音僚腸一作骨陬一作隅一無女子二字人一作火者二字昵音匿惸惸一作慄慄一作凜凜○選魏都賦蠻陬荒落注陬落蠻夷居處也又聚居爲陬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隷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先墓下一

（有所字畦音攜○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列子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夏畦夏月治畦之人見孟子○寫得慘楚語語有淚可見士人一失身便喪名僇先至於如此雖托空言以寄悲悼何益）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賜書上所賜之冊命也）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酸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僇與戮同盥音管又古玩切）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一本作被謗無議字）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撾陟瓜切籍一作冊○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將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終不能自明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懷陽王朝京師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翁寧有之邪倫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茅坤曰子厚所自痛切處）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一本實下有為字而詬上無其字詬許侯切○禮記管敬子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遊辟也可人也敬子管仲之諡匡章事見孟子下篇）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東漢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牛者愧而送還）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反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痤才戈切騎音奇蒯苦怪切鑕音質○國語文公伐鄭欲得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據鼎耳而疾號公乃命弗殺厚為禮而歸之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曰鄭人所獻楚囚也與之琴操南音晉侯重為之禮禮使來歸求成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盈出奔楚范文子囚叔向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獻地王使捕之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王出之危棟上也高帝誅韓信信曰悔不用蒯通之言帝召通欲烹之通曰犬各吠非其主云云上乃赦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請通為客鑕鐵鑕也張蒼從沛公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後至孝文時為相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適見滕公公奇其言釋勿斬其後拜大將鄒陽從梁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奏王出之賈誼洛陽人絳灌之屬害之出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宣室倪寬為廷尉文學卒史以儒生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其後議封禪事拜御史大夫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劉向字子政事宣帝為諫議大夫獻言黃金可成令典尚方鑄作事後不驗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以減死論）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恇音匡淟音腆涊音忍痼病一作病痼○說文恇怯也淟涊垢濁也楚辭切淟涊之流俗）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才一作志解一作辨覼力禾切字當從爾俗從爾非是抵一作觝士列一作上列○說文覼縷委曲也又好視也○茅坤曰此則子厚末路一着）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有可

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
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
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通字上一無存字失下一無雖字甘寢與酣寢同字見莊子○唐順之曰此數事是眼前不得已路頭書辭繁委
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
任褫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一本戀亦作褫

與楊京兆憑書憑一作凌○楊憑拜京北尹與李夷簡素有隙李因劾憑江西姦贓憲宗貶爲臨賀尉時元和四年也子厚嘗遺憑子誨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藉田勑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亦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必元和五年冬作○昔人評此文不如前書予則謂疎疎莽莽特能以氣驅事事不礙氣骨力自大有過處如沾沾論句字工拙則亦昔人之見也唐順之曰只是敘薦舉一段文字爲勝王世貞曰長篇末加洗澤然才氣勃湧去秦漢較近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任子淵曰丈人字俗以爲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大抵亦尊者之稱吳越春秋載伍子胥謂漁父曰往命屬天今屬丈人役人胡要返
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
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瘁無以守
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
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其忠誠者是用踊躍敬
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
左右是與復有一作是乃爲若許一作取忠一作中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
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
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
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
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
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書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有之而
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
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吒陟駕切○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即位論功當封且將召見之爲令狐略等讒之竟不獲用焉晉史載記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先爲秦吏部令史後事姚萇爲佐命元功萇既敗符堅遣尹說堅求禪代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其亡也不亦宜乎王景略名猛
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
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頗普何切謖音縮○史記趙孝成王使廉頗將兵攻秦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王以括代頗括之母諫王括徒能讀父書而父子異心王不聽果敗蜀志馬謖字幼常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謂亮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謂不然以謖爲參軍後又令統大衆戰于街亭爲張郃所敗無之而不言者士
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三
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西漢周仁其先任城人武帝立以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蜀志先主圍成都許靖踰城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法正曰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謂公爲賤賢也於是以靖爲司徒夫言朴愚
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
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
事無用之朴哉柝他各切○漢書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注無害謂不刻也柝夜所擊之木也左傳魯擊柝聞於株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
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
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
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盡益於世
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隸下一無而字不下一無盡字○語刻而意厚孔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
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閔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
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閔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

利歟二閉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閉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甚渠記切○說文甚毒也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冀及也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虞集曰不復切切此文之活竅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孰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以上已畢言薦舉之道○士理之本一句極說得鄭重以下反反覆覆亦綿至痛快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纔入論文章三四句看他須臾變出幾轉筆如游龍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累力追切代下一無乃字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唐登科記大曆九年憑中進士十二年凝中進士十三年凌中進士皆有名時號三楊敬之字茂孝凌子元和二年中進士嘗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之道一作大道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閉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

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武陵元和二年中進士三年謫永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譚音覃○漢書桓譚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今之人下一有笑字○世多貴遠賤近重耳輕目張率先以詩示虞訥頗爲所詆更作以示託名沈約遂爲稱嗟率曰此吾作也訥乃大嘆由來自具隻眼者蓋至少矣所以子厚亦極嘆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謫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文章以神志爲主此是子厚自得語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能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眊音冒霾音埋怖音布○眊目少睛也霾雨土蒙霧也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危傷敗之魂哉一無又字大一作天意一作志矻丘入切堅也○以上畢言文章之道而下答之以念己意然其上下連屬是界劃不斷文字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

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爲幸敢有他志 悃口本切愊平力切〇說文悃誠也愊緻密也 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 韓退之誌子厚墓云皇攷諱鎮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子厚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故云再登朝至六品也 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意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 一男子一本無一字〇子厚娶楊凝女貞元十五年八月一日卒年二十三有一子孕而不育 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 嗣一作祀〇厭弃也 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右一作下

與裴塤書 裴塤字應叔壎之弟也〇其事其詞耿耿可念劉辰翁曰悲甚此語不可復讀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弃惟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 一作獨未下耳 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 售音壽譸音輈根胡恩切音痕又胡艮切一作很喙呼對切一無耳字〇售賈也書人乃或譸張爲幻譸張欺詐也根輓也急引也唐書裴度傳姦憸根抑 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邪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邪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 嗔稱人切字本從言〇四五人自指同劉禹錫輩 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 煦吁句切〇劉向別錄方士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名黍谷 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 河北之師謂吐突承璀討鎮冀王承宗鎮冀自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承宗之先武俊亦本契丹部落故曰奚虜流言飛文出劉向傳 金州攷績已久獨蔑然不還者何邪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 一無嘗得二字恙餘亮切 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昬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 禮記月令冬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注玄冥水官之臣

少韓氏之子曰修曰熙相代爲水官

與蕭翰林俛書

按俛本傳貞元中及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整密亦具體裁雖不出前二書範圍固自佳　茅坤曰一悲一笑令人破涕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當官字見管子立政篇德不當其位功不當其祿能不當其官僕不幸嚮者進當䡖軏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閒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䡖倪結切軏五忽切說見前岌魚及切操其間一作造其門下又有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子厚年三十三時永貞元年也媢妬也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名一本作聲詈一本作言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重直龍切膇馳僞切中去聲慘七感切一作瘮所錦切寒病也懍力錦切鴂音決啅音卓嘵許堯切○元和四年子厚年三十七膇不輕避也又足腫也楚辭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鴂即鶗鴂惡聲之鳥也字見孟子啅譟擾聒也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瘖音陰○說文瘖不能言也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袂彌敝切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枿牙割牙結二切一作株菌九隕切○是時吐突承璀討王承宗子厚有望於賊平慶宥及罪謫耳枿伐木之餘也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廛一作鄽○說文一廛一畝半也一家之居也木鐸者金鈴木舌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以徇於道路法宮路寢正殿也宗元

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按建本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餘慶曰臣爲使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造語亦不甚佳只以意鼓舞便自有致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杓卑遥切傳音篆藋徒弔切跫按莊子音義巨恭曲恭曲勇三切悚也又苦江祛局二切喜貌又音胸人行聲○李建字杓直遜之弟也傳驛也夢得劉禹錫字莊子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徑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閒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日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隔一作塞顫音戰髀部禮切痺卑利切○本艸圖經檳榔生南海味苦澀得扶留藤與瓦屋子灰同咀嚼之則柔滑而甘美嶺南人啖之以當果實其俗云南方地溫不食此無以祛瘴癘左思賦其果有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注餘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味苦後更甘橄欖之屬也顫寒動也髀股骨也痺足氣不生也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顧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蝮芳六切虺許偉切痏羽鬼切一作疣愴楚亮切○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閒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

南方虺色如土俗呼土虺詩爲鬼爲蜮蜮在水旁能含沙射人影甚者至死輕者肌瘡如疥亦謂之短狐即射工也一名水弩痏瘡也周禮三罰而歸于圜土圜土有獄城也○自比極苦却是實情實事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癃音隆人世下一無越字爲三十一作爲四十○癃病也老也程猶建也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十數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飴音移○列子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煦吁句切況羽二切若衆人一作若即人○煦吹也裴應叔蕭思謙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勉一作免非是○敦詩崔羣字也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十郎一本作十一郎○觀集中送苑論序謂初與論同薦于京師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顧公蓋少連也今以門下具官致書於顧君意者必少連子也少連傳云始少連攜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則顧氏子豈師閔邪○茅坤曰愰朗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一本無四字五字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

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袛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袛音稔一作衽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喣喣趄趄便辟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日勢異則電滅飈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趄千餘切便毗連切辟音僻○趄趦趄也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貞元九年十月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進士六十人諸科十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閒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邪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璅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璅音瑣○晉書鑿齒傳璅璅常流碌碌凡士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阨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得厚蓄憤悱思有以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嘗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士下一有中字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閒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冀一作幾凡利切字通浪音郎既一作就

宗元謹再拜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韓昌黎集中不見與子厚論史書惟有答劉秀才書其言爲史非淺陋偷惰者所得就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又言宰相憐其窮苟加一史職以榮之非必督責就功役又言賤不逆盛指且謀引之去又言傳聞不同善惡事蹟何所承受取信而可作傳記又言神鬼將不福人又言聖唐鉅跡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館中當有作者故子厚與之辨論以爲不然云云後退之所撰順宗實錄褒貶不阿蓋亦其一激之力也按元和八年六月退之爲史館修撰今此書云正月其作於九年之春歟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見外集第二卷○昌黎之意只爲褒貶足以取禍故巧爲其說云云子厚攻之極得肯綮看他反覆橫說必勝故能奇肆有逸氣呂祖謙曰是一篇攻擊辨詰體頗似退之評臣論謝枋得曰理勝故令文公不復辨樓昉曰沈著痛快唐順之曰提其原書辨處有顯有晦錯綜成文茅坤曰柳文多雄辨而此篇尤其卓犖峭直處但太露氣岸不如昌黎渾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固一本作故志上一有有字若是上一有宜字○漢書掌故令史之屬應劭云掌故事也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衙而已邪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一無者字○顧充曰退之亦是不易服的子厚反覆攻辨責得不可逃而步驟馳騁各自有法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由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則有天刑一作必有天刑時下一無暗字○史佚周太史也范曄字蔚宗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漢書李陵降匈奴司馬遷盛言陵忠武帝以遷誣罔下蠶室後遷發憤成史記班固作前漢書固僕罵洛陽令种競競怒以事捕固固死獄中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衆譖於魏太武帝以爲暴揚國惡帝怒遂族誅浩司馬遷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且亂雜無可攷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

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文武事據韓書云唐有天下二百年聖君賢相文武之士則事當作士誠一作誠決必沈沒諸本皆作決必不沈沒於文義不洽一作未必不沈沒此因決字而改之者翹按朱子注韓書引柳此文只作決必沈沒今從之磊魯猥切軒音掀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議一作言行胡浪切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子厚自狀段秀實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館狀此又與韓昌黎書使書之勿墜時元和九年也新史段太尉傳皆取子厚所爲狀具載之贊又載子厚所上史館狀中語曰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其益於名節多矣○哀感悲壯氣勁逸不可當茅坤曰文自鏗鏘鼓舞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諸皆是也者一作有皆一作誠○籍謂記錄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按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冠古玩切○元和九年御史中丞崔能來涖永州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論語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諒信也○王世貞曰說得何等珍重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史遷死一作太史遷死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且卽餘切○史記荊軻贊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衛將軍傳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張良贊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穀梁傳莊公七年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

答劉禹錫天論書

子厚嘗作天說禹錫以爲未盡作天說以辨之故子厚反覆以書問辨觀禹錫天論參以書意則其意自昭然餘詳天說下劉禹錫論見唐文粹○子厚於天人之際析理雖未能盡之然其發越亦俊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開下一有明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爲天邪爲人邪抑自生而植乎一無也爲天邪四字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爲果蓏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邪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邪蓏魯果切詳見天說乎一作于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恆爲惡人恆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若下一有如字○劉論云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與人交相勝耳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

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劉論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又下一有曰字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邪謬矣莽蒼一作蒼蒼○劉論云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乎華榱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强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于與人交相勝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劉論云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次舍存乎人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理明故也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次舍不可得而必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理昧故也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辭爾不足喻乎道一有皆字○劉論云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由是而言天預人乎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羨餘侈大也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劉夢得集有與董生言易辨易九六論二篇有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者皆曰吾聞諸孔頴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因舉揲蓍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陰老陽之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傳國語昔人之筮以為證且曰余與董生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又於左傳二書參焉若合形影而世人往往攘臂於其閒曰生之名孰與頴達著邪而才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用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持貌從者十一二人焉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此夢得所言易大繫也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頴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行下孟切○此言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一行也唐國子祭酒孔頴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王恭馬嘉運趙乾叶王談于志寧同撰易正義十四卷韓氏謂韓康伯其師王弼輔嗣注易上下經其繫辭說卦雜卦序卦康伯補成之又載弼所作略例通十卷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頴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鄭玄字康成作易注崇文總目云今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人未遠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頴達著則此說乃頴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一本異字下有說字○晉杜預字元凱注春秋左氏傳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題曰經傳集解觀足下出入筮數攷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

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攷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爲饒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者嘗爲饒州刺史而時不可攷元和閒惟有元稹而傳不載其爲饒州子厚此書所答元饒州未詳其人及後卷又有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劉禹錫集亦有答元饒州書又皆不書其名無從核也○平鋪去麗整有法而詞極腴）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士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一本士友字在韓宣英上者誤○裴封叔名瑾晉敗秦師于殽事見僖公三十三年殽秦地今郇函谷關在河南永寧縣北韓宣英名曄元和十年自饒州司馬召回與子厚俱出爲汀州刺史呂和叔名温元和六年八月卒子厚有誄）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恆願歸於陸先生之門（歸一作掃○韓泰字安平陸質一名淳嘗著春秋微指二篇集注二篇春秋辨疑七篇）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貞元二十年二月以質爲給事中永貞元年九月質卒門人私謚曰文通先生子厚爲作墓表）復於士友凌生處盡得微指辨疑集注等一通（微一本作宗○凌準字宗一元和三年卒子厚有誌）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大去者不反之辭紀侯以齊志欲并吞度不可免故齊兵未加卽先棄去有季存酅則非滅也故不書滅不因逐出則非奔也故不書奔）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禚音灼○姜氏事見莊公二年姜氏出奔之後至此復會齊侯會非夫人事言會非正也禚齊地名）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舒諸本作書非是○夏徵舒事見宣公十一年殺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云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故云楚子公孫寧儀行父春秋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禮記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則字下一有亦字）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弃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凡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左傳僖公十年經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先是晉獻公寵驪姬殺太子申生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齊前年獻公卒里克弑奚齊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弑而荀息死之桓公二年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與前書里克事書法皆同）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鄭人來渝平見隱公六年傳曰更成也隱公爲世子時鄭所執逃歸怨鄭至是宋有失辭之隙鄭因此而來經書渝平傳曰更成卽更之義成卽平之訓謂變其前日不平之心以爲平而相爲成結也）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頵稱君以見其有君之尊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啖啖助趙趙匡詳九卷陸先生墓表陸卽陸質也蕭張未詳）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

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與呂道州温論非國語書（一本此書在吳武陵書後○温字化光一字和叔元和三年十月爲道州刺史六年八月卒此書於六年前作）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峭七肖切覈下革切泥乃計切）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眞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强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漸將廉切）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救一本作究）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邪故思欲盡其瑕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纇盧對切一本無別字令一作今一作輒相去聲）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章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爲書者豈若是摭前人邪（撫之右切○李景儉字致用韋詞亦字致用撫拾也）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余爲是書一作吾爲是書恧女六切）宗元白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邪（泥乃計切）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元和三年吳武陵謫永州與子厚文字往來爲多）足下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恆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軼音逸詬古候切猶去聲○呂道州名温見前書）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著書之病全在眩奇鶩怪卽太史遷亦不免之子厚之所謂中道恐未然也）僕無聞而甚

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螾蛭然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準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邪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螾與蚓同蛭音質之下一無獨字準下一無其字）前一通如來言以汙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一本此書在論九六書前無論墓中石四字○呂恭字敬叔一名宗禮○語無沾惹翩翩直下略不可禦詰唐順之曰善辨學左氏外傳）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部中謂恭爲桂管防禦使所部也）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時也（一本無亦字）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擢一作櫂○永嘉晉懷帝年號王氏謂羲之獻之也）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辟音闢奸音干○禮記檀弓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反壤樹之哉辟罪也奸犯也）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擿陟革切與去聲切）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恭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韋丹爲觀察使）使東郭攺市鄽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垍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垍音暨窳以主切慤音殼○韋丹觀察江南西道教人爲瓦屋別置南北市營見退之誌丹墓窳亦惰也惡也史記以故呰窳注呰窳苟且懶惰之謂詩蠶月條桑注條桑披落之采其葉也禮記祭義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妻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豪一作毫說見韓集○一收極有冷趣又一覽痛至）宗元白

與友人論爲文書（一作答友人求文章書○議論亦確自奕奕有風骨）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頗普禾切後倣此）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朗一作明賾士革切○易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者謂幽深難見也）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閒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蹶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刓五官切縱子勇切臾音勇蹶與蹷同子六切○前漢書衡山王傳）

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注縱臾勉强也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閒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虐一作陋底一作抵才一作子聞下一無著字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閒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弃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抉二決古穴二切徼與僥同閼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一本視字下有其字○漢書楊惲傳仰天拊缶而呼而聲嗚嗚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一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二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劉禹錫集中亦有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大率其意與此書同）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己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長展兩切○易體仁足以長人）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免貧病者一無貧字一無病字當也一作當是所謂下一有則字橫去聲○元饒州意在仍舊籍而不必撓民而子厚意在必覈貧富之實定之故云）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捃俱運切○說文捃收也）然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非上一無然字思人下一無之字勞一作勤告上一無所字）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敢易也（窳音庾）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攷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一無下社二字）一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邪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以所以開後學也（笑下一無弄字）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

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過大矣○永貞元年十一月貶韓曄爲饒州司馬亦坐王叔文之黨曄字宣英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囚叔向祁大夫以言於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連舊本皆誤作饒字今正之○崔連州諱簡字子敬子厚之姊夫先刺連州後移永未至而卒於元和七年子厚嘗作權厝誌又有祭簡文云悍石是餌元精以渝是簡卒以鍾乳敗也此書當於七年之前作○辨喻錯雜只若信筆出者然結搆固多林希元曰折倒連州更無得說氣健而語工機軸全自李斯逐客書來唐順之曰博喻文非不古然亦有蹊逕）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獷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類下一有異字憒古對切獷古猛切燥先到切舊本作慘七感切或云當作慼字未詳○獷金銀銅鐵璞也又强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艸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叢齒積纇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閉不

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炯戶茗切顇音悴疾醉切癢與痒同閉諸本皆作闕○論鍾乳極其詳密一縱一橫一開一闔俱有法度）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貫穿也犀革以犀爲甲也）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離爾力切奇音羈瞞莫管切或從木毋奔切觀去聲○漢書蟠木根抵輪囷離奇注委曲盤戾也莊子以爲門戶則液瞞注液津也瞞謂脂出樠樠然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脰音豆踠於遠切跌徒結切○左傳昭公四年晉大夫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冀北在今宣府大同等處其地產馬脰項也踠曲脚也跌踢也仆也易坎於馬也爲薄蹄爲曳勝舉也三十斤曰鈞）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書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注球琳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砥礪即礪砥砮丹注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禹貢荆州礪砥砮丹非雍州也）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書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包匭菁茅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禹貢荆州九江納錫大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攷（禹貢徐州泗濱浮磬）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謬一作繆○以上言物證鍾乳之不可以土之所出爲信）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輮輪者皆可以爲師儒（輮音糅○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禮記叔孫武孫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輮輪關穿也輮回轉也謂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回轉其輪孔子魯人也故言之）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太醫（扁鵲盧人而醫多盧也）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矉音賓○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矉蹙額也）山西之盲沒輕儇皆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

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儳音讒駭語駭切○漢書
趙充國贊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出相淮南子國有難君召將授之以鉞鑿凶門而出儳貪也啖棗栗
以其地之所饒故云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
以上言人證鍾乳之不可以土之所出爲信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
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
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
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數所主切
○經謂本草唐注云光明砂生石龕內似芙蓉破之如雲母光明照徹在龕中石臺上經云當歸有二種
細葉者名蠶頭大葉者名馬尾當歸蠶頭者世不復用又人參如人形者有神陶隱居云黃芩圓者名子
芩破者宿芩腐腸意未詳但亦以其形似耳又附子以八月上旬採八角者良又甘遂出中山赤皮者最
勝白皮者下又經注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
爲始興也本草鍾乳第一始興其次廣連澧朗郴等州○茅瓚曰此引經以明之乃正意故以
此終焉下始興二字是借字說言不必服此藥更爲上品於理尤勝足屈其辯今再三爲言
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
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勝務人而夸辯博素不
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餉始以文雅清秀見稱後餌玉
石藥易且亂故不承于初自連移永得罪貶驩州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一本巢字下有餌藥久壽字○書月日而不年然觀其書辭云罪大
擯弃蓋舊在永州時作○子厚不好仙術故其言甚倨王世貞曰中有平鋪敘時韻之古
文皆然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
雅從知己日以悖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
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焉一作首○君巢時爲幕府從事
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纆
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
焉若枿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
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
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
纆音墨纆索一作徽墨桎音質梏古毒切彳丑石切亍音觸枿音孽臞權居切○易繫用徽纆注繩也三
股曰徽兩股曰纆選彳亍中輟注步止也枿伐木之餘也臞瘠也司馬相如以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
甚臞非帝王之仙意乃奏大人賦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
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子一作人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
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
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
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耇老其道壽
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
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
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
艸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
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又何以爲高明之
圖哉屯舊之閏切讀當如忳徒昆切○楚辭中悶瞀之忳忳注憂貌忳忳然無所舒也宗元
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
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
羣己不能明而況人乎詬古候切○楚辭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然苟守
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乎其內大
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
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
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
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愚溪作於元和之五年吳武陵謫來永州在元和之三年
今書云愚溪之遊閱一日武陵先作書則此書當在五年後作李睦州名幼清事詳二十
三卷同武陵送李睦州序○文情馳騁勢不可遏其號左右袒情景各至妙處黃震曰此

子厚達理之言也文更精妙茅坤曰文最工然篇末椎牛一段似漫溷子厚每文到縱橫時便露此態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眄睞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眄莫莧切睞洛代切得下一無路字○眄睞斜視也閒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僊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糅女救切若古之强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擐音患又音貫○周禮負固不服則侵之負恃也固險也銳刃堅甲也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恆久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己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吶與訥同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已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嘐火苞切譊馨幺切年已長一作年少長國故書一無國字攻一作工○莊子無碩師而能言碩大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邪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遺契事出列子說符篇注遺弃也齒謂刻處似齒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一作號於姻婭則皆左袒矣率一作卒○漢書周勃入北軍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注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謂止偏脫其一耳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兩壻相謂爲婭方言燕齊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男而壻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風俗通臧罪役入爲官奴婢獲逃亡獲得奴婢也○茅坤曰文自國語變來然則利害之源不

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
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
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雖欲速
去其害（不可知也一無不字○劉辰翁曰文勢機軸從戰國策鄒忌謂其妻妾與客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數語來）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
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雠夫
背親而與雠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
固小子之所懍懍也（懍音廩）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
雠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
豕刲羣羊以爲兄饎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
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
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
詛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
旨哉（更平聲刲傾畦切饎許既切醢呼啼切一作醢字同藏才浪切胖蒲潘切訢與欣同）孰與
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
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
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强大是豈所謂强而大也哉（應轉）
（篇首强大諸侯一段最精緊）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二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三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楊誨之書

一作與誨之再說車敦勉用和書○誨之憑子也子厚娶憑之女爲妻集亦有與憑書按憑元和四年貶臨賀五年有詔藉田今書云云當在五年作矣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爲信窳音庾○貞元十八年九月太常卿楊憑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永貞元年九月子厚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過潭州見誨之史記舜紀陶河濵器不苦窳窳病也又器空中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呴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呴呼句切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爲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子厚說車見十六卷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俳音排○子厚有題毛穎傳後見二十一卷俳戲也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元和四年七月憑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自今日有北人來示將藉田敕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按憲宗紀元和五年十月詔以來年正月十六日東郊藉田先是御史中丞李夷簡彈憑爲江西觀察使時贓罪以是貶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滅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然下一無其字滅下一無之字辟音闢吾下一無之字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耕埜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一無吾字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一道下有矣字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福來誨之之隷某頓首

與楊誨之第二書

一作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此元和六年作○文氣固自沛然不免詞繁而意寡亦覺太弛使稍節之精神尤鬱勃耳唐順之曰按說事詞義不皆粹然大旨不外是矣書詞頗汗漫以其閎多名故取之王世貞曰疏宕類太史公茅坤曰首尾二千言如一線然强合乎道者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强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而乃克也一無而字上思復之一作冀復之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

中子何取於車之疏邪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恆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弊一作敗○家語相魯篇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斬侏儒又使仲由隳三都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登武子之臺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格君見孟子莊莅見論語禮記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下氣怡聲禮記祭義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濟濟切切皆容貌書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詩淑問如皐陶號名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聖一作賢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悋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悋與吝同○惟此文王二句詩大明之文翼翼恭謹貌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日又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此非武王事也疑誤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邪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己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邪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繢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邪吾之憂且疑者以此異乎聖者一作異乎聖人者卬卽仰字一音昂無益於世一作無異於世闕重一作道○縱目謂非橫目卬鼻謂鼻向上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度徒洛切製尺裂切踣蒲北切絕下一無故字一本無下我不能三字○惟狂克念作聖書多方之辭非傳說之言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邪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攷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己固迷吾

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側擾攘欲弃去不敢猶勉强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邪一無克字忍汚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頰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邪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以售聖人之道一上有生字志一作支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邪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邪非邪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釁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尤然而指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弃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而已耳一作而已矣釁通作釁伯與霸同子下一無書字○國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使比至三釁三浴之注以香塗身曰釁亦或爲薰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甘羅終軍詳見下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弃信使秦背燕之親己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時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于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甘羅使趙說趙王曰聞燕太子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燕太子丹入秦張唐相燕者燕秦不相欺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閒請歸燕太子與强秦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閒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彼終軍者誕謾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己則決起奮怒掉强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己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譎古穴切嗾音叟呀虛加切○漢書終軍字子雲濟南人武帝時諫大夫初南越文王遣其太子嬰齊入宿衞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文王卒嬰齊立嬰齊卒興立尊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武帝使少季往諭與令入朝比內諸侯而通令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行少季復往復與太后私通國人多不附太后五年南越相呂嘉遂攻殺與太后及終軍等盧田犬詩有盧令是也冀隴閒謂使犬曰嗾左傳宣二年公嗾夫獒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子下一無氏字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邪出邪主上以明聖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纍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明聖一作聖明上一無以字世下一無而仕二字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日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處上聲横去聲○晉書周處字子隱義興人縱情肆慾州里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謂父老曰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處曰何也答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乃入山射猛虎投水搏蛟勵志好學志存義烈克己朞年州府交辟晉阮咸字仲子嵇康字叔夜與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為竹林遊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虀音齎○楚辭九章懲熱羹而吹虀兮何不變此志之志也虀凡醯醬所和細切為之或曰擣薑蒜辛物為之蓋羹熱而虀冷有人歠羹而太熱其心懲艾後見冷虀猶恐其熱而吹之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千一作十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突吐忽切又音脫○屈原卜居突梯滑稽注突梯滑達貌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士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閒與常人為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疏人矣常人一作恆人○貞元五年子厚年十七九年中進士第十二年年二十四十四年得集賢正字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一無老子二字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疏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子厚之貶豈以狂疏輕薄乎何欺人若此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自是忠告故其詞纏綿而痛至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毁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暴下一無揚字皆下一無得字道下一無可字○左傳師曠曰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又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毁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奥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捎駃騠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捎所交切駃音決騠

音題○史記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號蒲梢漢書鄒陽傳注駃騠駿馬生七日而超其母○茅坤曰凡爲文最忌用古人舊語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邪但當把鋤荷臿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己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臿側洽切春也此當作鍤鍫也音同史漢字亦通用隙與隙同○元和五年十一月九日勅罷來歲籍田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麤道大吉如此麤坐五切○更宰相謂元和六年正月以李吉甫爲相也麤疏也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沈不詳其何許人所謂見於與化里當是貞元末年在京時作○虞集曰風神蓋然特篇末猶似未了語王世貞曰風華籍籍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騃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恧也旨下一有甚厚二字騃謂駭切恧女六切○漢書蕭望之傳出入從蒼頭廬兒注官府給賤役者也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列子伯牙鼓琴意在山鍾子期曰巍巍乎意在水子期曰湯湯乎子期死伯牙遂絕絃以世無知音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魏志曹植字子建武帝第三子初封東阿王梁武帝之子蕭統嘗集文選三十卷謚昭明太子皆善論文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爲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乎一作于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禮記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辭有枝葉閱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艸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王參元元和二年中進士第但史不得而詳書云吳武陵來則武陵之謫永在元和四年此書當四年後永州作矣○辭盡工意亦宛轉但其蹊逕太露羅大經曰東坡眼空一世獨喜陶柳雖遷海外亦以二集自隨嘗指子厚賀失火書謂山谷曰此人奇奇怪怪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茅坤曰昔晉公藏寶臺燒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王參元失火子厚亦以弔更賀且曰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兩事可爲駭人然均有卓見處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左傳其可弔也而又賀之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一無泯焉二字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望下一無也字煬因漾切震下一無駭字滫息有切瀡息委切○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禮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謂調和飲食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釋文衣服歌謠艸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謂之孽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

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一本作無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私一身或作私一己○孟簡字幾道○王世貞曰讀賀失火書極有意致極有力量然負公道一語君子謂見理未明者夫士君子引拔人材惟求不負所舉而已能果足錄如裴垍之進擢舊友可也庸庸無取如蘇章之不私故可也參元果賢且將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而獨避一人知己邪胡爲緘口結舌寧負公道不負私黨寧負足下不負權貴而惴惴懼爲世嫌所加也八司馬之黨宜其及矣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爾是以終乃大喜也天一作大疑一作所黔巨淹切赭音者一作赫可下一有以字一無相字喙許穢切於爾一作於子○左傳顓頊有子黎爲祝融是爲火正又禳火於玄冥回祿謂火神也揚子須以發策決科漢之明經必爲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之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云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更下一無以字○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忘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歸有光曰想參元親在故前云勤奉養樂朝夕未慰之方方照上養字樂字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一本文章二字作學字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近下一無亦字宗元白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二

明 檇李蔣之翹輯注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城字亢宗自諫議大
夫遷國子司業以事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之子厚遺諸生書以勉勵其志
時公作集賢正字書云二十六日時貞元十四年九月也○意氣激昂故其發越甚俊王
世貞曰雋潔茅坤曰子厚此書意在諫躋諸生何以攙入故訕者之口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
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
然太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
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
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 牘書版也長一尺故云尺牘唐
書陽城傳德宗召城爲諫議大夫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
極論延齡罪且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貞元十一年七月坐是下遷國子司業貞元十四年
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連州城送之郊外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通籍者按漢書注爲二尺竹
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是爲通籍 既而署吏有傳致詔
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
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
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
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
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 一無既字一無知字 翌
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
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
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
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 城之出太學諸生何蕃李黨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
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下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 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
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
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 李元禮李膺也傳云
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
晉書嵇叔夜名康坐呂安事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不許 於戲始僕少時
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
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
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淩傲長上而誶罵
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
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 於戲
音烏希與嗚呼義同窳音庾誶蘇內切恟虛容許勇二切怛當割切悸其季切嗜徒合切與沓同○左傳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漢書立而誶語誶責讓也嗜嗜字見孟子又詩噂沓背憎注噂噂嗜嗜相對談語背
則相憎也 遂退託鄉閭家塾攷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
敢踴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
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說者過也將亦
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邪其無乃陽公之漸漬
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
可無愧矣 踴音局剌盧達切漸子廉切漬疾智切○剌戾也 於戲陽公有博
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
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
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 一無并字○狂
惑小生謂薛約也事詳見前飛文字見漢書左傳川澤納汙 仲尼吾黨狂狷南郭
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
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
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
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 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
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俞

跗扁鵲古良醫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勿得一無得字勗音旭努力古切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按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志予厚以書答之肯盡其平生爲文自得之語必當時佳士也書中謂余居南中九年元和八年在永作集有送韋七秀才下第此序言中立文高行愿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後作中立一於元和十四年中第○其論爲師論作文處以嚴謹辨拒以端的拈示然皆春容詳當與他書粗鹵矯健者又自不同樓昉曰看子厚論文節議論則子厚平生用力於文字處一一可三致韓退之及蘇老泉陳后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經歷但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茅坤曰子厚中所論文章之旨未敢必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鑱心研神而後之爲文者特路剽富者之金以誇於天下曰吾且猶頓矣何其不自量之甚也予故奮袂日有志於文須本之六藝以求聖人之道其庶焉耳汪道昆曰按羅景綸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載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若子厚此論方得文章正氣不然如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則後世之文人耳焦竑曰名論鑿鑿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茅坤曰以李斯書作本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數色角切○柳宗元以韓愈抗顏爲師因是得狂名然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何云爲狂也洪興祖曰子厚與韋中立書云云報嚴厚輿書又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退之故不爲人師余觀退之師說非好爲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屈子賦謂九章懷沙篇○李石曰退之爲蜀之日子厚爲越之雪夫師至二子可無憾也然尚以怪取敗是知師道固難矣樓昉曰此子厚薄處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逾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僵音姜憒古對切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冠去聲憮音武○禮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又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其筮日筮賓冠於阼醮於客位諸禮亦詳見冠義篇中薦搢也憮改容也貞元初鄭叔則爲京兆尹五年二月貶永州刺史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

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用此段承上下詞亦婉曲且占地步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耀明猶言誇耀也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烺音朗烺烺一本作燁燁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掉徒弔切剽匹妙切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劉緫辨騷云唐韓柳爲後世詞宗未嘗極道原而閎見於詩文若書韓愈進學解云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是以原介莊周司馬遷之閎也宗元與韋中立書曰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亦以其辭配莊老太史與韓愈

同凡若此者果是邪非邪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一作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子厚嘗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卽公瑾也按其書似當在序之前貞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意氣淋漓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嘆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爲者哉和胡臥切○說苑宋玉對楚王問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漢書東方朔傳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顗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逢一作縫掖與腋同○禮記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注逢大也大袂禪衣也古之道上延乎下下信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爲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爲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說苑子貢問孔子今之人臣孰賢孔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閒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齷乙角切齪測角切史記作握齱注

急促貌前漢作握齱注局陋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齷齪小節也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憊蒲拜切○詩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爲者汩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倀倀於下列呫呫於末位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倀音棖又丑良切呫他涉切勢下一無使字○倀倀無見貌禮記治國而無禮猶瞽者之無目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穀梁子語見昭公九年宗元白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集有送嚴公貺下第序厚輿豈即公貺邪書有云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按韋書在元和八年作則此書又在後矣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屈己爲弟子屈上一有而字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此上一有乎字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邪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邪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二十三年五月卒傷于泓故也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馬融扶風人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授諸生計有千數鄭玄字康成北海人西入關事融三年盡學其學後所著書有百餘萬言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瞋稱人切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本無不字而言字下有哉字○呂恭字敬叔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攻諸古師不乏矣策舊作筴字同○詩六轡在手注駟馬六轡也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亟丘異切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袁君集不他見以書攷之時在永與韋嚴書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惎渠記切○說文惎教也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

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覯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畢一作必何下一有辱字）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一無惜字）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采下一無取字討下一有可字轂一作觳口角切與觳同一又作觳蔚音尉）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一本無不具字）

答韋珩六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珩音行○退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略已見於此章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貞元二十一年珩中進士第夏卿史有傳正卿亦附見焉珩載于年表集又有寄珩詩在別卷據書云封示退之書此當與論史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雖短棹急節而骨力自遒緊茅坤曰歐陽似子厚此書者多郭正域曰峭勁）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一無可知二字）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使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使作之諸本作決作之○揚雄以爲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謂甘泉河東羽獵長揚賦後人妄加愁字也）雄之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雄之一作雄文恣七咨切睢肆一作肆寓睢許維誰鼻二切○恣睢自得貌）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慊音歉一無也字）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爲但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和胡臥切一作加騃語駭切趑千咨切趄千余切當丁浪切固上一無以字）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一無者字）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廖生致書欲求子厚爲序其端見已於此集有送詩人廖有方序是也具見二十五卷書在永州時作後有方於元和十一年中進士第改名游卿○虞集曰中多自矜語而亦自悲愴）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累去聲○易睽見豕負塗塗謂泥塗也）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須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

之世視不爲流俗所煽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求爲師書求爲一作欲相○蕭生不詳其何許人書云始退跡墊廬必未尉藍田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守蒙陋坐自壅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既以高文開其知思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壅一作擁非是知思字並去聲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爲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忖一作計一作討度徒洛切○禮記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書黯一作翦侯攷○崔黯新史有傳寧之子也後擢進士第此書在永州作○子厚以好辭攻書皆爲病辭豈自有進于伎者乎文亦辨而雋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書謂字書之道謂道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遒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遒音酋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云爾一作云云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癖音辟砭悲廉彼驗二切鍼與針同熨紆勿切瘕音遐又攻遐攻許二切中去聲藏才浪切○砭以石刺病也熨以火熨也瘕腹中病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啗徒濫切與啖同○東坡醉墨堂詩云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用此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吳秀才當是武陵族子書故云在族公處或曰子厚自語其族父柳公綽耳吳生隨公綽在湖南時其時元和七年邪並存之以俟攷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一無復出多賀字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閒不奉對苟文益日新

則若亟見矣（一無在叔父處五字）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說文銖十二分也十黍重曰銖二十四銖爲兩）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玆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聞疏之患乎（伏與服同一無膺字）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温夫書（一云復杜温夫所用乎歟邪哉已焉也八字書○温夫集不他見按韓愈以元和十四年謫潮州書中及之此書必十四年春作○言太倨而氣岸甚峻大非獎進後學之意）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譬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望怨也）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譬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肯一作日）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去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邪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一無復出周孔二字○禮記語人必於其倫柳州子厚自謂也元和十年自永州召至京尋復謫柳州刺史連謂劉禹錫也同子厚貶十年三月亦爲連州刺史潮謂韓愈也○謝昌國曰子厚之論正矣然以史攷之方子厚與劉夢得附王叔文也譬之以爲伊周復出是子厚自處初亦未善温夫以子厚爲周孔尚可也子厚以叔文爲伊周其可乎）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邪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攷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累倫追切蠋音蜀一作雞）然（鵠胡沃切○莊子庚桑子曰奔蠭不能化蠋越雞不能伏鵠卵藿蠋豆藿中大青蟲越雞水雞也）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戸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荊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途下一有愈字）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嶷魚力切生勿怨一作生宜勿怨）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新史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在柳州時作○他每每自寫一段不必有其事而寓言之意已發明親切昌黎三上宰相書亦時見此局）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于相公閣下（一無再拜字）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矉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己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

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艱下有難字號平聲下倣此矉音賓綆古杏切○左傳昭公四年晉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杜氏注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矉張目也恨視也烏獲秦武王時有力人綆汲井繩也○此樣語痛至讀自有省本不須着一字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矉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邪躓職利切殞羽敏切吭下浪居浪切○子厚自永貞元年謫永至是元和十三年爲十四年吭咽也今閤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踣蒲墨切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閤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秖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四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五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啓

一無廣州字一無陳情字○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按新史未嘗爲廣州節度使此啓云天罰深重謂元和元年五月子厚母盧氏卒于永也其四月以安南都護趙昌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則此啓當是與昌然子厚作趙大秀才序亦云尚書由交廣爲刺史又必有所據○子厚諸啓不拘拘於四六聲律故其辭意蔚然沈著痛切近以選書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沈竄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貞元十九年閏十二月爲監察御史杜司空名黃裳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縶所迫不得歸奉松櫝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櫝古雅切忘音望饘諸延切亦作餰伏以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僂僂荒懇叩顙南望僂音婁○說文僂恭謹貌一曰勤也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匍音扶又音蒲匐音伏又蒲墨切○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唐書憲宗卽位蜀新定詔武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元和八年至自西川啓云伏匿嶺下于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茅坤曰中多奇峭沈鬱之旨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塗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宥謂寬宥也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示捧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屏步丁切○含弘光大易坤卦之辭屏營恐懼之貌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脅臏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弁容廣覽弃瑕錄用之道也沫莫佩切臏音牝脅迄業切○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使孟明視將兵伐鄭至滑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人與御敗孟明于殽及三年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績繆公猶用孟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繆公遂伯西戎史記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十三年與齊桓公盟于柯沫執七首劫桓公曰齊强魯弱大國侵魯亦以甚矣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鄒陽書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孱助山切炯古迥切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

元和六年四月以戶部侍郎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啓云襄州卽此時也在永州作

某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淚然涕流慶幸之深出自望外淚音郎○當州謂永州也李幼清卽前所見李睦州也委曲謂書也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上游猶言重地也見漢書項羽傳詩式是南服式法式也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幢傳江切閬音浪○禮記季孫之母死曾子與子貢

(弔焉闇人弗納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注修容更莊飾也韓門以車爲門也幢麾也海中三山曰方丈蓬萊瀛洲皆神仙所居崑崙閬風二山名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閬風巔一角正西北名玄圃臺一角正東名崑崙宮)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弃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歔欷晝永宵與願爲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然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宗儒履歷已具注前啓作之時日當先後也符載字厚之蜀都人有奇才以王霸自許韋皋鎮蜀以載爲支使劉闢時爲倉曹參軍載爲闢眞贊略云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覿麟閣之中及皐卒闢擅總留務載亦在幕中闢敗載素服請罪而崇文以其贊有行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故其啓云中閑因緣陷在危邦也)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閑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左傳願以閑執讒慝者之口)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閑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吻武粉切○漢書劉向傳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注交戟謂守衛者與此意同)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廣雅有大珠徑寸幾圍二寸上)已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訕一作謗○司馬遷答任少卿書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黷陳賀不勝戰越不宣謹啓(一本無謹啓二字)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李域未詳子厚集中有邕州李中丞誌非也陸卓事亦不之見)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爲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厲頽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司馬遷書其素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冑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必獲休聲再舉府曹績用茂著(至一作隸獲一作有)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兇徒構災煽禍期在日夕一夫見刃莫爲己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强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閤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豈止光榮一族(諸葛孔明出師表獎帥三軍)伏惟不弃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黷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一啟字在中丞下而無戚屬二字○此非前邕州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也集凡有湖南李中丞啓三此卷有其二後卷有其一子厚在永州正隸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爲其所部明矣子厚作崔簡墓誌卒在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在前作按坐流驩州劾弟訟于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云云連帥即此中丞也)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勑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百長流驩州(簡字子敬子厚之姊夫元和初爲連州刺史徙永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簡御

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
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
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
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
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臣困貧無
闔境知噢咻之德凡在巡屬慶懼交深噢威遇切又音郁咻吁尤
切又音煦左傳作懊休○噢咻痛念之聲繩愆糾繆書冏命之辭伏見崔簡兒女十
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
漸成狂易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爲贓賄卒無儲蓄
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
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易音亦號平聲○簡餌五
石病瘍目亂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
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沈澹奉啓陳謝下
情輕黷縲倫追切黷一本作瀆

上湖南李中丞干廩食啓一無干廩食三字○此卽前啓李中丞也

子厚謫永州故以廩食告之又當在前書之前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于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
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君不好士使之然乎子
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高其志
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
之賙之亦可受也君不好士君一作若賙音周○列子見說符篇又怪孟子
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
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惟
己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
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
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不慙
則固爲貪凌苟冒人矣不慙一作無慙○穀梁傳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
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董生曰明明求財利
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
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逸無伎不可以
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徼以當惡歲而
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閤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
徼音叫○待一作侍又轉作示○明明求財利云云見董仲舒荅武帝策伏惟覽子陽孟
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
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詩控于大邦注控引也箋云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
諸侯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盧遵子厚之內弟也集有序送遵遊桂州

在元和四五年閒當與此啓同時作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
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
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概奉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
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
以遺其細則功業先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
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
皆背去鮮類曠埜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
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
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閤下之嚴威然而
亦欲出其感概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閤下留意裁
擇幸甚幸甚感槩感其節槩也見漢書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
家風周齊之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孝仁之譽高
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爲文士所紀
述注在二十四卷送內弟盧遵序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名其孝

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乃今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邪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温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閤下者無怍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弃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閤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子厚送遵序云以余弃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即此意也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務其巨者乎天官謂吏部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一本止作言而無實罪其敢逃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五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六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啓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決進退啓

（唐史德輿字載之洛陽人四歲能賦詩未冠以文稱諸儒閒德宗聞其才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中知禮部貢舉其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故士多歸之子厚上此啓年十八時作○瑰琦而蒼古馳騁而精工最爲啓中高作康海曰句法騷快氣槩閑適可見子厚少年文字便灑然出塵）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簉俊造之末跡廁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閒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攜撫相示談笑見昵喔咿逡巡爲達者嗤無乃覯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邪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燿實可鄙而薄邪今鴛鷺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簉初救切廁初吏切賈音古閒苦壁苦覓二切昵尼質切喔一角切咿於祇切逡七倫切嗤音蚩長上聲行去聲○簉就也齊也俊士造士見禮記詩賈用不售楚辭喔咿嚅唲嗤笑也）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譚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峨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愆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槅翼拜祈公侯之閽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競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儒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漢書以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晉書瑣瑣常人碌碌凡士○林希元曰此三段俱詞采翩翩第一段言高談闊論恐汙達者之聽第二段巽軟觀望恐爲榮者之醜第三段言安常守分又慮無推擇之行蓋將以可進可退者取決於德輿也然可見子厚無頭腦處）抑又聞之不鼓躍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躍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胥不追寀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王世貞曰此處闕鍵尤佳）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掞文朋儕稱雄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吏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海秖取誚耳曷予補乎（掞以冉切朋一作時儕牀皆切○荀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桐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十洲記崑崙山有玄圃臺吏懷也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墟璆琳琅玕焉晉書若玄圃之積玉文選盧諶贈劉琨詩序云所謂咸池韺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注夜光寶珠也魚目亂真珠也言琨能韺詩是以寶珠而報魚目也雒書云秦失金鏡魚目入珠）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窟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建音謇瓴音零鯢研奚切○漢高紀田肯賀上曰陛下治秦中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瓶說文鯢刺魚也郭璞云似鮎四足）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大賢所飫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埜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絜誠齋慮不勝至願（飫依據切○論語色取仁而行違書象恭滔天象貌也）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一無不敏字○新史年表崔同

嘗為大理少卿崔銳嘗為大理卿然皆不見於傳子厚此啓蓋未中博學宏詞時作○流暢開麗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學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閫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掖音亦○逢大也掖袂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睎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頫首絕望甘以沒沒也頫與俯同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攷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宋玉對楚王問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左傳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朝會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注著定朝內外列常處謂之表著表者埜會設表以為位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埜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刺力葛切刺乖刺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罃如實出己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罃音鸎○左傳成公三年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史記豫讓事智伯

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欲刺襄子曰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子厚所作唐雅詩見一卷時爲柳州刺史故啓云守在蠻夷也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於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邴謀謨辛趙致罪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罪音酣○詩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謂申伯甫謂甫侯方謂方叔召謂召公虎也詩江漢篇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魏邴謂魏相邴吉也辛趙謂辛武賢趙充國同爲破羌將軍有平先零之功漢書罪幵皆羌種類氏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一德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恆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淮右謂平吳元濟也恆陽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獻德棣二州遣子入侍也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時子厚爲柳州刺史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潢音黃○平淮夷雅二篇一曰皇武爲晉公作一曰方城爲李愬作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獻唐雅詩啓愬字元直既平淮右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有詔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隨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使賜爵梁國公山南東道其鎮在襄陽○虞集曰自是佳什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其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詩大雅江漢之篇召虎穆公名世本云康公十六世孫○借題命意亦宛宛中竅今天子中興而得閤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唐史李晟封西平王李愬之父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不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稗旁卦切○漢藝文志小說家流出於稗官注稗官小官也街談巷語道聽塗說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師古曰稗音稗稗之稗國語爲里人所命次注里宰也輕黷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吉甫罷相爲淮南節度使時子厚在永州上此啓揚州卽謂淮南也

宗元啓始閤下爲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闥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廝役貞元初吉甫爲尚書屯田駕部二員外郎漢書灌夫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及閤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貞元七年四月陸贄爲相出吉甫明州刺史歷忠柳饒三州公道之行也閤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荐仍囚錮視日請命永貞元年八月以吉甫爲攷工郎中知制誥十二月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表著見前大理崔大卿啓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謫刺邵州未至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員外郎命謂死命也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閤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

衹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報謂報本反始元和三年九月吉甫罷爲淮南節度使故云以臨東諸侯也)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瀕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閤下儻以一言而揚擧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乖埜不勝大懼謹啓

謝吉甫相公示手札啓(時元和五年作○意寡而詞濫是四六本色)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温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性質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篲醫門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行去聲操蒼刀切篲音遂○鄭玄別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云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莊子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瘳乎又良醫之門不弃衆疾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箒之辭致之煙霄分絕流眄(箒與帚同○莊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漢書韓安國云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曹子建書云家有弊箒享之千金)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褚衣龍門俯收於培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旁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覿清明換競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褚音者培坎陷音○范甯穀梁序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褚衣罪人之衣師古云罪犯之衣褚衣賈人傳褚衣當道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山西河津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又陝西韓縣亦有龍門山云亦與河津相接埳井壞井也莊子埳井之蛙伏於甃砌之崖藻謂文藻也寒谷生輝借鄒子吹律之義)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何以報恩唯當結草(魑抽支切魅音寐○淮南子何謂九天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昊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韓文云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結草詳見左氏傳魏顆事)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趙相公宗儒已見前注)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崔比部名鶤字元翰宗儒貞元中自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自是恆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閤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埜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閤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黷威重伏增戰惶謹啓(戰惶一作惶灼)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嚴礪字元明震之從祖弟元和元年劉闢反自山南西道節度使討闢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子厚作銘以紀其事詳注二十卷劍門銘中)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士最爲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爲我要衝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仿佯布濩遂無留滯是閤下之勳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仿償旁二音佯音羊濩戶故切○礪與高崇文同征劉闢拔劍州斬其刺史文昭德因分守險阻潰其腹心布濩散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

以累受顧念踊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閤下是以晝夜憫憫不克自寧今身雖敗弃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閤下之功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慙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嚴綬華州華陰人挺之從孫也元和六年三月以授檢校司空出爲荊南節度觀察度支等使兼江陵尹）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元獲於天長專用候謁伏蒙敘以世舊許造門闌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貞元中綬自司空員外郎爲太原少尹尋加東都副留守又加行軍司馬累遷尚書右僕射檢校司空天長驛名）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湘南謂永州）霄漢益高泥塵永弃瞻仰遼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荊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特賜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鳴吠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蠲音涓）輕黷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憲宗初以鄭絪同平章事繼出爲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啓云一自得罪于今八年時元和七年也）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怍惶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韋使君永州刺史即子厚記新堂者）宗元素乏之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于今競愧弔影追咎既自以終身沈廢無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突奧者忽仰睎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奧於到切突一叫切睎音希從日一作從目者非是○爾雅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郭璞云奧謂室中隱奧之處禮曰婦室聚窔窔亦隱奧也）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撫奬厲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二十六首冒昧上黷無任踊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此即湖南李中丞也與前卷二啓同其人）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章而編略成數卷（紉女陳切○說文紉結也）伏念閤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弃也（永州在湖南管內故云部內）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艸者凡三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埜服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砦家洲記啓（砦即移切又音紫○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爲桂管觀察使故以桂州砦家洲記屬子厚子厚至是移書獻之蓋當在十二年後刺柳州時作矣記見二十七卷）

右伏奉處分令撰砦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爲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疏蕪之累憖期廢事尤有戰慄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跼蹐不知所裁（憖與愸同跼音局蹐音脊）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重胤欲獻文啓（一本止作上河陽烏尚書啓）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重胤父承玼事平盧軍有功）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彝竹帛未足云紀（兩河謂重胤少爲路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元和五年四月重胤縛從史以獻帳下士持兵合譟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歛手還部無敢動三城謂憲宗嘉重胤功擢帥河陽河陽有三城故曰河陽三城節度後徙鎮橫海帝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境）賊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埜倚賴（元和九年閏八月以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淮汝節度使徙治汝州）宗元雖屏弃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踊躍不克寧居（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曰左執鞭弭右屬櫜鞬爾雅弓有緣者爲弓無者爲弭緣骨飾首末）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狂狡謂吳元濟也）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緗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縑音兼緗音襄）瞻望霄漢戀慕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六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七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表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尊號昔者所無有蓋自唐高宗始稱天皇中宗稱應天至明皇遂有開元聖文神武之號自是以為法肅宗即位次年正月遂加冊號代宗即位次年七月羣臣遂上尊號至憲宗立於永貞元年八月禮部百官復遵此議子厚是時尚為禮部員外郎故預作此表然是年九月黜為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三年憲宗方上尊號也○黃震曰啓皆獻文乞哀之辭表多世俗稱頌之語氣索理短未見柳之能過人者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為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懽誠望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協周文之孝德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云云是其孝德也齊大禹之約身孔子言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是其約也弘帝堯之法天論語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過殷湯之解網史記湯出見埜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未踰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書黎民於變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詩率土之濱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為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書帝德廣運乃聖乃神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詞嘏古雅切○受福曰嘏凡百競懷華夷屬望臣謹按昔皐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列文時當大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則如彼攷之於聖朝則又如此今龜筮習吉元正戒期書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注云習因也當品物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享宗祧祧他彫切○說文祧遠祖廟也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延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僚庶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永厭神心獲安山川效靈光贊無疆之壽祝史陳信永彰不朽之功信或作言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悃謹獻鴻名天意未從隕越無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此皆書之文湯曰吾自甚武自號曰武王出史記商紀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攷皇帝之故實徵往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煥乎圖諜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己謙尊參天兩地之功為而不有易參天兩地而倚數焉安上理人之德置而不論孝經安上理人莫善於理至哉王言非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為尊號者所以類上帝饗祖宗書肆類于上帝類祭名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謂孝孝大於讓禮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五始者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王褒傳又記曰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之首今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確違羣願固守謙沖此臣等所以競惕失圖惘惶無措上冒嚴憲敢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揆日推禮詩揆之以日作于楚宮揆擇也虔

奉鴻休盡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無徵彷徨闕庭伏待斧鑕（鑕職日切）無任聳望之至

禮部賀冊尊號表（諸本皆題爲禮部賀冊尊號表非是憲宗元和三年初加尊號睿聖文武皇帝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再上尊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子厚是時已爲柳州刺史表疏可見非禮部表也當題云柳州賀冊尊號表）

臣某伏奉月日制（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中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蟊賊盡除福應皆集（蟊音矛賊一作蠈蟊賊並食苗之蟲）○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勳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盡陞獨惟聖謨事絕酬答萬國觖望百功怨思（觖古穴窺睡二切功宜作工○觖望怨望也）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穹昊之景祚理歷凝命寶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匝於九圍滲漉普周於八裔慶超邃古美冠將來（滲所禁所錦二切漉音鹿○詩帝命式于九圍注九州也滲漉謂潤澤下究也）臣獲守蠻荒遠承大典橫汙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文選運命論黃河清則聖人生注黃河千年一清）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漢武帝元封元年有事華山登嵩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無任慶賀屏營之至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此表爲德宗所作也下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皆同蓋子厚爲藍田尉時作）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建中元年正月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興元元年正月癸亥朔詔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遂使神祇觖望人庶怨思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媿懷憤萬方一心日月以冀遂淹星歲（思一作深）況今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呈衆瑞而繁秀汙萊瘠鹵之地混成大田艸木蟲獸之微化爲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瘠秦亦切鹵郎古切○禮地不愛其寶書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衷善也瘠薄也鹵鹹也詩大田多稼）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昭然長春樂以終日（夷狄咸懷一作）（夷夏懷柔昭一作煦以一作只）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踴躍不寧上奉天恩跼蹐知懼頓顙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跼蹐音局脊）此皆上玄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爲陛下賞敬于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不勝懇禱恐懼之至（不勝上一有孰不兢惶四字恐懼一作惶恐一作恐陳）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聞謹言

第二表（闕或以下爲耆老等請復尊號第三表補之非是）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並皆發丹誠將貫白日復請徽號以光聖謨（一無皆字）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徵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誠者衆心尚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

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應朝宗之心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而覩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老子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詩江漢朝宗于海)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書克知三有宅心)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極一本作至)道德純備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詩序故詩有六義焉)五兵不試七德咸宣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周禮司兵掌五兵注戈殳戟酋矛夷矛不試不用也左傳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黃龍皓兎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皓兎白兎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謠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嫠力之切)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難明微誠莫達戴天彌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一無再字)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一本無二首字)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靈一作霮徒感切)臣伏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時貞元十八年)盛德光大玄化益被(一作盛德彌光大化益被)加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時五稼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人不可弃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必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致誠今卽千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艸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況埜多滯穗畝有餘糧(詩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坻(水中可居曰坻方言云坻場也梁宋閒蚍蜉犂鼠之場謂之坻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坻小丘也)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史記舜南風詩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既勤遐邇之心又迫況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詣光順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第二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伏奉墨詔批臣所請復尊號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批臣所請復尊號七字一作批答臣等云云)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爲心不以謙沖爲德以順人爲大不以崇讓爲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薦臻特表昊穹之睠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嗷嗷籲天請命上下交應幽明同心擧而違之臣所未識(嗷音敖○書無辜籲天注籲呼也)況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臣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歡呼遍埜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歸唯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隕首闕下終不徒

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哀臣羸老之命情一作誠臣等不勝嗚咽慙恨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一本作四首○此表爲順宗崩而作也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順宗卽位百寮請聽政子厚是時爲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上觀列聖旁攷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苫泣血號慕無時苫詩廉切○苫艸也居喪以爲覆席貫于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狥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陛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懇詞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規恢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此晏元獻本據文苑英華所載子厚第二表也謂舊表乃林逢請聽政第三表今附篇末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捨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猶以事奪達喪猶通喪也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鑄鼎仙等御龍萬姓長號九有顒望號平聲○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因名其處曰鼎湖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尚輟乃雍之言庶政未釐頗闕如絲之命書王宅憂諒陰三祀宅居也詩永言孝思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乃雍禮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臣等嘗覽載籍麤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西漢詔音前王所奉詔音一作遺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漢文帝將崩有遺詔以令天下以日易月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禮記禮從宜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黷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報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烝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爲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附舊第二表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毁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顒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庚子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爲難酌禮之情得中爲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聖人所重禮記賢者可使俯而就之不肖者可使企而及知難繼也君子不爲禮記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伏願少抑哀懷仰遵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扆精誠徒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旒謂冕旒扆謂斧扆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沿道貴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殷帝謂高宗周王謂武王也況今戎車猶駕邊候多虞兩河

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苫毀泣庶政闕然(詩毀其泣矣何嗟及矣)九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此表順宗即位之日子厚代一節鎮作也)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嚴公弼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之子貞元五年中第)奉某月日敕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冊允昇寶位(貞元二十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順宗即位)凡在羣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品物榮(解下監切)是以五行法用木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龔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左傳行曰撫軍守曰監國)欽奉遺訓永保鴻業(奉一作承)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艸木皆春喣嫗生成不失覆載(喣吁句切嫗於遇切○以氣曰喣以體曰嫗)況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覩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恆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此乃憲宗即位改元之表也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八月立皇太子爲皇帝是爲憲宗改元永貞子厚是時爲禮部郎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九日詔今月九日冊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永貞二十一年八月日昧爽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順宗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誥改元永貞元年)寶命方始聖曆用彰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祖推奉教之尊文王遂無憂之志(史記漢高帝六年五月丙午詔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朕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皆太公教誨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正名紀曆表運行於萬方(名一作明)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濊音穢)歡呼忭蹈遐邇攸同臣某等親奉聖謨仰承大化踴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即位賀表(順宗立皇太子爲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皇帝即憲宗也此表時子厚爲禮部郎作)

臣等言伏奉今日(順宗立嗣永貞元年八月庚子)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位光奉寶圖丕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臣某等誠喜誠忭頓首頓首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于震著在易經(大訓謂書洪範)繼明以照于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于一作乎○易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動植品彙永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踊躍之誠倍萬恆品無任忭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子厚爲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順宗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立子廣陵王淳爲太子改名純即憲宗也)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尚書載以貞之文(書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漢史傳早建之義(漢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不唯立愛期在繼明(期一作其○書立愛惟親易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易守器者莫若長子承華太子宮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

光典命（樹一作豎○左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離騷皇覽揆予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此謂改名爲純也）以長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于至公（春秋傳立嫡以長不以賢）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啓祐皇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大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踊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慶忭感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此表爲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冊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者（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申詔曰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繫囚大辟降從流流已下減一等）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忭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既被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勳而嗣續增榮（詔云赦京城繫囚大辟降從流流已下減一等又文武常參升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一兩轉）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贊襄之禮賜與有加（○襄一作相詔云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辭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叶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講）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詔曰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精（屏翳雲師也）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臣等謬參著定倍百恆情（著定位序也）無任歡慶踊躍之至

爲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王京兆謂王權也貞元二十一年二月自鴻臚卿爲京兆尹憲宗即位子厚爲代作賀表下又有代作賀表凡六首）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萬國由是承風（左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伏以皇帝陛下纘聖垂休順時御極負扆而外朝夷夏踐祚而統和天人（扆隱豈切○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注負背也扆戶牖閒也踐履也）幽明感通遐邇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書武王渡孟津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而爲烏）魯史愧書雲之典（左傳僖公五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食毛含齒歡忭無窮（食毛者食土之毛也）臣某等幸覩昌時獲奉大慶踊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蹈舞欣躍之至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此表憲宗即位之明年改元大赦子厚到永之初與刺史韋君作也子厚在永凡十年歷刺史者六人韋其姓者二而其名不可攷）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霈澤斯降膏潤無遺（霈普蓋切）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闡紀元示布和之令（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肆眚見恤人之心（書眚災肆赦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正月肆大眚）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渙發大號申明舊章農有薄征（禮薄征緩刑施舍責）以市無強價（價作估買也）勳勤是錄爵秩以班寵寧閉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榷酤之入遠人忘水旱之災既行慶於官僚亦推恩於天屬諸生喜黌塾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興廉期於變俗爰褒有客尊賢之典惟新（詩周頌有客謂二王之後爲客也）載奉素王宗予之道斯在（禮檀弓孔子曰天下孰能宗予）綸言一降庶政畢行懷生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覲奉詔條踊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感恩忭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表（永貞元年八月順宗乃立其皇太子爲皇帝自

稱曰太上皇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今表所賀即此也董氏冊太上德妃本紀不載子厚時尚在禮部郎云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日誥良娣王氏冊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冊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備禮冊命者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誥曰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立後庭素稱淑慎進升位號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克和於六宮克一作己○禮記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睿旨長秋既登其正位長秋皇后宮名褕狄亦被於恩光褕音搖○褕刻雉飾服也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奉養見三朝之安文王之爲庶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周旋有四星之輔史記天官書後宮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豈獨配乾稱大助日爲明所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儀刑四方臣某等捧戴施行踊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賀表

臣某等言今月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土臣妾慶忭無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著虞嬪之至德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嬪婦也嗣周母之徽音詩太姒嗣徽音徽美也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豈惟婦順期備陰禮用修禮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者也足以播正始於王風致時雍於帝典王一作國○詩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書黎民於變時雍臣某等謬塵榮位獲覩盛儀踊躍之誠倍百恆品百一作萬

賀皇太子牋皇太子者憲宗也時子厚尚在南宮代藩臣所作

某言伏奉日月制書貞元二十一年四月癸卯立廣陵王爲皇太子殿下祇膺茂典位副青宮青宮東宮也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溫文光三善之名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繼照協重離之慶易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萬葉固本羣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欣載況某夙蒙獎職在藩方懽忭之誠倍萬恆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嘉禾圖貞元中幽州節度使劉濟所進按子厚於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及二十一年方遷禮部員外郎此表當時爲御史時作

臣某言今月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一軸示百僚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聖靈岳不愆於贊祐靈岳謂北岳也燕谷用遂於生成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百穀生今名爲黍谷豐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澤休嘉克協見天地之同和六穗慙稱於漢臣司馬相如封禪書嘉穀六穗異畝恥書於周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作歸禾嘉禾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獲覩休瑞無任忭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艸表子厚時爲禮部員外郎作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劒南所進嘉禾圖及陝州所進紫芝艸示百寮者劒南謂劒南相川節度使韋皋陝州謂陝虢觀察使崔宗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偕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

合大和(易首出庶物保合大和)天惟發祥地不愛寶(詩濬哲惟商長發其祥)嘉禾擢質靈艸抽英獻于王庭唐叔歎同穎之異薦諸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漢書武帝紀甘泉宮生芝艸九莖連葉乃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既呈薿薿之祥更覩煌煌之秀(薿魚紀魚力二切○詩黍稷薿薿攸介攸止)豐年斯著聖壽用彰歆和之人懽忭無極臣某等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忭之誠倍百恆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兎連理棠樹等表(子厚爲藍田尉所作)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嘉瓜圖及白兎兒一并出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示百寮者(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徐泗濠節度使張封建之子愔爲徐州刺史節度觀察留後貞元十五年八月以上宮說爲陳許等州觀察使)惟天眷命是降百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應圖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綿綿之慶(詩綿綿瓜瓞)異棠連質用彰燁燁之榮(榮一作休)況金風發祥白兎來擾(擾馴也)告有秋之嘉應著成歲於神功雜遝紛綸如山斯委(遝音沓)人盡登於壽域物咸暢於薰風況臣特感深恩欣逢衆瑞踊躍之至倍萬恆情

禮部賀甘露表(自此已下四表皆子厚貞元二十一年二月還禮部員外掌尚書牋表時作○李東陽曰讀唐宋表大都詞簡而意盡格古而調高子厚此作尤傑然者)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按淮南子君政治則軒轅之次散爲甘露故升聞照答云云)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均煦育之功敷滲漉之澤大和潛達闕瑞克彰發於天霄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畏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湛文減切○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蓼彼蕭斯零露瀼瀼)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淑蘭味兼飴醴(飴音怡)然則零其庭而著異紀於年以標奇徒矜往辰孰並茲日(漢書揚雄云昔二帝三王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有甘露零其庭也漢宣帝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大赦於是以紀其年)況樹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按漢武帝作承露盤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故此因甘露而日期聖壽也)事絕古今慶傳遐邇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忭躍之誠倍萬恆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懽蓮子黃瓜等表(一本下注京兆二字恐非是)

臣某言伏見今月日內出滄州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歡蓮子示百寮二十三日又出鹽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邇畢呈其嘉應按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睿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化非常數彼青光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白質乘秋果應於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於土德遠通邊徼近出苑園(邊徼謂滄州也苑園謂定禮池也)合慶同歡周於億兆況復邦畿之內雨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秀靈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爲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觀靈貺之備臻知人之溥洽無任慶忭躍蹈之至

禮部賀白鵲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毛皎潔玉羽鮮明色實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茲禽呈休效質伏以白者正色實表金方鵲以知來式彰寇服（金方西方也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用符歸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覩嘉瑞無任慶忭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內產嘉瓜二實同蔕圖示百寮者（貞元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賈全爲浙東觀察使）寶祚維新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心（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順宗卽位）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神化旁行（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易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嘉瓜發祥來自侯服質惟同蔕見車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豳土歌王業之難（詩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又大戴禮五月治瓜七月食瓜）五色稱珍東陵詠嘉賓之會（漢邵平故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號東陵瓜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運親仰珍圖忭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慶悅之至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王京兆名權已見上賀皇帝卽位表題注）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水渠內合懽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開異彩交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懽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慶傳種德（書重華協于帝臯陶邁種德李氏臯陶之後故云）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擢秀連蔕垂芳香激大王之風影耀天泉之水（宋玉風賦此獨大王之風也文帝永嘉二十一年天泉池池蓮同幹）煥開宮沼旁映給園（給園謂給孤獨園指言神龍寺也）靈貺應期天龍獲聖寶曆負超於小劫神功永洽於大千臣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績事而增歡（績或作繪）無任忭蹈喜躍之至

爲王京兆賀雨表一（李東陽曰此表出入經傳而詞更琱琢可喜）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卽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易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亦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聖謨既宣遂洽漏泉之澤（漢書吾丘壽王曰德澤上周天下漏泉）霮䨴周布霏微四施（霮徒感切䨴音隊○霮䨴黑雲也）黍稷盡成公私皆及（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埜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懽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迴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忭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愆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將令貶貸（將一作特）睿謨潛運甘雨遂周布濩垂陰隨聖澤而俱遠（相如云匪惟雨之又潤澤）

之匪惟徧之汜布濩之布濩布遍也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慙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卽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爲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薈蔚且隮於南山詩薈兮蔚兮南山朝隮百穀仰榮滂霈遂沾於東作左傳猶百穀之仰膏雨也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一社作岳○詩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謂有事於山川也殷帝虛美於桑林呂氏春秋昔殷湯克夏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翦其髮劅其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埊向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恆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致誠而玄液旋被後漢書班固傳習習祥風祁祁甘雨臣某誠歡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詩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五稼五穀也油雲四合膏雨溥周詩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農壤遂一於肥磽滲漉盡霑於遐邇磽丘交切與墝同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艸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一本或亦以作代王京兆然觀表言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必代外州刺史作也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羣翔自成行列如隨威鳳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中謝○漢宣帝神爵元年詔曰南郷獲白虎威鳳爲寶晉灼曰威鳳之有威儀者伏以時或愆陽歲之常候式當聖日無害豐年左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家語齊有一足之鳥舒翅而跳齊侯遣使訪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謠云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其應至矣將有水災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易雲從龍風從虎初泛灑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翦周公空媿於舞雩周禮春官女巫職歲旱暵則舞雩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某不任云云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七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八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表

爲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斬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師道所管淄青登萊沂密鄆曹濮齊兗海十二州皆平詔天下繫囚死罪降從流流已下並放故爲表云云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中謝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協坤元之翕闢易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百靈受職六合從風百靈百神也阻兵怙亂者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甄錄甄居延切○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阻恃也梟斷首倒懸也甄察也激其效順特加旌節之榮是月以悟爲義成軍節度使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鉉胡犬切○謂田弘正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正亦討師道者故有是命易鼎玉鉉鼎耳也戎行窮賞賚之重死事極褒卹之優行戶即切劫脇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傜賜種更盈於穜稑穜音童稑音陸○復其征傜謂復除傜役也詩黍稷穜稑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厚之化漢帝懃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爲至盛一作太平之業既崇中興之德斯至然則虞巡可復復故及之告成將慶於岱宗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宗在兗州而兗屬淄青今兗州既漢典方行講禮再榮於闕里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淄青蓋魯國之地也故云臣謬膺重寄獲覩大和易保合大和忭蹈之誠倍萬恆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孔融與魏武書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周禮鍾師注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是爲九奏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此謂桂管觀察使牒也帝德廣運大禹謨全文唐命惟新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霾曀廓清霾音埋又莫拜切曀音翳○詩終風且霾終風且曀霾雨土曀陰而風也天地貞觀易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率土臣庶慶忭無涯中謝伏惟睿文聖武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沴沴徒典郎計二切俗作沵○漢書五行傳凡六沴之作注氣之相傷謂之沴六沴六事之沴也天降寶運時歸太平自克夏擒吳翦蜀平蔡殊類稽顙羣疑革心夏謂夏綏銀節度使楊惠琳吳謂鎮海節度使李錡蜀謂西川節度留後劉闢蔡謂淮西節度吳元濟也唯此兇妖尚聞悖慢庭議既得廟謨必臧謨一作謀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嶽靈嶽泰山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左傳昭公元年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二十九年十月鄆潰此謂師道初治鄆州城塹修守備而其將劉悟乃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以求效順故也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漢光武初興時長安政亂張步起琅邪五年帝乃遣耿弇率劉歆陳俊三將軍討之戰于臨淄步衆大敗步乃斬蘇茂以降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琅邪臨淄即青海二州之屬邑也五兵永戢七德無虧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左傳武有七德含生比堯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晏本更有伏以舜念克勤禹思受益無疆惟卹既聞致理之方靡不有初願獻持盈之誠六句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司馬相如封禪書以登介丘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登泰山封禪也選南都賦望翠華之葳蕤注翠華車蓋也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沂水屬沂州亦淄青十二州之一也千歲之統實在於斯司馬遷自序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余不得從行臣守在蠻荒獲承大慶忭蹈之至倍萬恆情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裴中丞亦即行立也

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令分師道所管十二州爲三道於

陵按圖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兖海沂密爲一道此三道之所以分也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虵豕之穴忽爲樂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左傳吳爲封豕長虵薦食上國詩逝將去汝適彼樂郊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曆復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詩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山川備臨制之形道途適征徭之便俾侯既定賜履以寧詩俾侯于魯大啓爾宇左傳僖公四年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注履所踐履之界異青兖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雅一作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分曹衛之地以畀宋人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董仲舒策堯舜行德則民仁壽農事載盛於耨芟儒風重興於俎豆耨九豆切一作枷連枷治穀具也足使季札觀魯更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按注云南籥以籥舞也文王之樂此言魯地自是有禮之可觀也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詩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注東方齊也蓋去薄姑而遷於臨淄臨淄已見上注臣總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云云

爲韋侍郎賀布衣竇羣除右拾遺表右拾遺按新舊史皆作左拾遺未知孰是○竇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以處士隱於毗陵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廷表其所爲書數十篇不召貞元十六年十一月夏卿爲京兆尹復言之十八年三月召羣爲左拾遺按羣傳云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爲拾遺蓋自大曆十四年己未至貞元十四年戊寅德宗即位爲二十年也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者臣聞直道之行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中謝臣伏以竇羣肥遯居貞苞蒙養正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讃詠道真以求其志易肥遯無不利又遯亨小利貞肥優也易包蒙吉又蒙以養正聖功也臣頃守藩服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謂守藩服在蘇州也庶逃竊位之責以塞曠官之尤書無曠庶官曠廢也豈謂天聽曲從瞽言無廢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忭林藪震驚詩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列位也晦迹寧慮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效書野無遺賢臣以性本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金石言而不廢微臣敢竊於薦雄揚雄傳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德必有鄰聖代式光於尊隗代一作政○史記燕昭王欲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生之恥隗曰王必欲取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自羣受命冀復面陳迫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爲樊左丞讓官表樊左丞或作韋左丞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慙顔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鼇之山未如恩重中謝○列子渤海之東有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常隨潮波上下帝恐流於西極乃命番疆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臣聞尚書百揆朔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李固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左轄卽左丞晉昇孔坦諒直當時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孔坦字方平咸和初爲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卒贈光祿勳諡曰節諒後漢楊喬桓帝時爲尚書後以黨錮坐獄賈彪等上疏曰尚書郎楊喬等文質彬彬建明國典陛下乃委任近習專任饕餮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於是帝意稍解臣實謏才謬登清貫謏蘇后切○謏小也禮記足以謏聞握蘭起艸昔忝朝經漢官儀尚書郎主作

文書起草直於建禮門內懷香握蘭趨走於丹墀剖竹頒條近貽人瘼瘼音莫○漢文帝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故云剖竹又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訪備歷中外無聞聲彩版圖

再緝貢賦未均於九州謂為戶部尚書銅印更操成儀不檢

於三署蔡質漢儀尚書郎初從三署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次

郎補闕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此受一作受此非是竊

謂旁求俊乂側訪瓌奇瓌古回切○書旁求俊乂啓迪後人必使德合

準繩言成綱紀與化致理時無閑言況安上必在於

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垂收紫渙俯矜丹誠紫渙

一作紫綬非是○紫渙謂詔書也舊傳武都紫泥用封璽故詔有紫泥之名童宗說曰今階州故武都山水皆赤為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當是用為印色耳渙者取易渙汗其大號之意愚臣保陳

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覥冒惶悚之極覥他典切

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居明主

之要道居一本作舉況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

寤寐深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

羽儀弘輔治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見新授

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彊以有禮敏而甚文

求之後來略無其比敏一本作幹臣自任度支副使以諒

為巡官未及薦聞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副使至某月

日荊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

所知尤惜其去行戶郎切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

冀他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

臣緩蔽賢之罰漢武帝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無任誠懇屏營

之至

為戶部王叔文陳情表叔文本傳言叔文母死匿喪不發置酒翰林自稱親疾病今當請急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為此表即為叔文請急者也按今月十三日時貞元二十一年六月庚戌云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忽患瘖風發動狀候

非常今雖似退猶甚虛惙驚惶憂苦不知所圖瘖一作暗

惙都活切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

聖恩停臣所職今臣見在家扶侍其官吏等並已發

遣訖臣以庸微特承顧遇拔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

競惶唯思答效至誠至懇天瞻所知豈慮未效涓塵

遽迫方寸蜀先主南奔諸葛亮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伯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以開塞重輕之務加焦

勞憂灼之懷此謂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也雖欲狥公無由枉志況

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親忍忘於

顧復詩顧我復我進退窮蹙昧死上陳候母劉氏疾疢小

瘳冀微臣駑蹇再效一本無此兩句無任惶懼懇倒嗚咽之

至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按史貞元十五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討之德宗不許以後黃承慶黃少度黃昌瓘皆迭起為患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與容管經略使陽旻爭欲攻討元和十四年詔許之新史行立傳謂黃家洞蠻叛行立討平之而資治通鑑則曰行立旻競無功其牴牾如此○王世貞曰子厚代裴中丞表詞不甚工特善于張大聲勢最得謝討賊表之體

臣某云云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云者臣

聞膚革既平雖疥癬而必去國語申胥諫吳王夫差曰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漢書孫寶傳侯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臣某中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

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

揚蠢爾腥膻尚聞淩纍（珍音忝）靈旗斜指（漢武帝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銅獸俯臨（漢武帝二年初與郡國為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書永清四海）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行戶郎切○漢嚴助傳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注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躡伏波之舊規（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賊徵則等）乘下瀨之故事（瀨音賴○漢武征南越東甌有伏波樓船下瀨橫海之號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注甲故越人歸漢者也瀨湍也吳越謂之瀨桂陽蒼梧皆隸嶺南所謂黃賊正為患於嶺南耳）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詩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不宿於家思奮身於原埜（曲禮士為君使者君言不宿于家注急君使也）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蹶石摩壘陷堅（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注摩近也）蕩清海隅永息邊徼（徼居又切）竊以材非充國敢自贊於無踰（漢神爵元年西羌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邴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志慕孟公厯追蹤於不伐（論語注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自伐功故獨殿後也）其謬承重委寤寐兢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為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內敏籌略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後厯郡掾深負政聲惠愛在人姦邪屏息勤勞已著幹蠱無倫（蠱事也易幹父之蠱）今黃賊尚據荒陬大巢未覆黨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掃蕩氛祲廓清海濱（祲子鴆切○氛祲妖氣也）竊惟斯人雅堪厥職云云

為崔中丞請朝覲表（代管桂觀察崔詠作或以為崔能非是據能傳元和六年為黔中觀察使長慶四年為嶺南節度使初不為臨桂而長慶初則公已死矣當是崔詠無疑）

臣厯刺三州（詠累遷鄧州刺史）連總二府（舊史德宗元和五年以鄧州刺史崔詠為邕管經略使八年十二月復自邕管移桂管）外任逾紀入覲無階就日望雲魂飛心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邇遐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傳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天威咫尺誠寤寐而無違（左傳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孔曰天子以伯舅耋老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雲漢昭回固瞻仰而何及（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是以前在朗寧封章累上（朗寧邕州也）及移臨桂星紀屢周（臨桂桂州也下卷有代上中書門下狀云理戎典郡十有四年頃在邕州累陳誠懇又云自領桂管又逾再周卽謂此也蓋自八年十二月至十年是月為再周矣十一年方以裴行立代詠為桂管觀察使）微衷尚隔於戴盆（司馬遷書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積望徒懸於窺管（莊子用管窺天用錐指地東方朔傳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葵藿之誠彌切犬馬之戀逾深人欲天從於茲未驗下情上達終冀不誣（書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敢黷宸嚴罄陳丹懇伏乞賜臣除替許至闕庭廁蹈舞於羣僚備班行於散地足趨中禁目覲大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敢竊國賓五獻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國賓謂諸侯事見周禮秋官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一覲龍顏萬死為足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有傳憲宗元和六年六月公綽自御史中丞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故表云云）

肅恭休命晨夜趨程祇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訖云云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臣本書生宦不期達（貞元元年四月公綽再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值某皇帝（睿聖文武皇帝）文明撫運大闡玄猷（書濬哲文明）搜采衆材幸忝甄錄（甄居延切）厯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

涓塵上答鴻造志其薄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公綽先為西川節度判官召為吏部郎中踰月拜御史中丞今又兼中丞為觀察故云後漢范滂傳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將何以敷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慝以為防視俗而為教蠲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清靜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李愬隴右臨洮人元和十二年夜入蔡州擒吳元濟十一月有詔進檢校尚書右僕射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子厚時在柳州然襄州與嶺表遼絕而謝上表又非能遲之月日者恐非子厚所作姑存之以俟攷

捧對絲綸慙悸無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臣凡賤瑣材智略無取幸賴先臣緒業累忝國恩愬即西平王晟之子晟有大功於唐天澤曲流遂司節制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愬自宮苑閑廐使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充隋唐鄧節度使寄深分閫任重專征顧無將領之才謬處衆人之上豈謂宸私軫念仁育為心霈澤無涯德音屢降士衆感悅咸思竭忠遂得潛師暗入賊境不意兇渠就戮此皆聖謨豈敢叨天以為己力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仰荷殊造重於丘山臣以月日上訖謹當敷宣皇化普諭聖慈綏撫三軍乂安百姓冀以塵露上答鴻私臣云云

代節使謝遷鎮表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祇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非器能謬膺仕進雖竭盡駑劣力效忠勤冀寡愆尤敢望宦達某宗皇帝指德宗不以臣儒術淺薄超授禮官尋遷正郎遂忝符郡某皇帝指順宗不遺臣小善擢處諫曹叨承厚恩備職藩翰顧惟瑣劣多慙負恩伏遇陛下指憲宗德紹唐虞無私庶政臣尸素歲久譴謫宜加豈冀褒昇更遷重鎮再忝澄清之寄仍同獻替之榮將何以上答天慈下安氓庶臣當務修農稼率勵遠人鋤其姦慝以副勤恤無任云云

為劉同州謝上表劉同州未詳德宗貞元十八年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豈即此人耶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奉綸言震扑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恇懦之質無區處之能恇音匡懦奴臥切○恇懦弱也託跡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嘗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荐及八命作牧周禮春官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顏延之五君詠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一麾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況馮翊密邇王都古稱三輔漢世左馮翊右扶風京兆謂之三輔馮翊即同州郡名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守相出入由之同州防禦長春宮使同州刺史領之仰徵甲令俯窺圖記跼蹐無地以競以惶跼渠足切○跼蹐謂踡跼不伸也恩重命輕不知所效庶當刻精運力夙夜祇勤刻一作刓運一作畢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庶幾之心懍懍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喜近帝鄉史記放勛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後漢書南陽帝鄉多近親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堯時有擊壤謠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穆宗時行立移鎮此在子厚卒後此表爲他人所作無疑今刪去）

代韋永州謝上表（子厚謫永州作州刺史之見本集者六人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讌集序及墓後誌又有刺史崔簡未至被罪見簡墓誌集文等篇元和七年八月刺史即此所謂韋永州也表云曠牧守於再秋正言簡以罪去後無其人耳）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競惕（史記騶衍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神赤皆美言也）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漢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襦袴之謠（東觀漢記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偪側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掩燒者日相屬范乃毁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椎傳追切○陸賈使南越南越王尉佗魋結箕倨見賈魋即椎結即髻古字通用耳）可墾乃石田之餘（左傳哀公十一年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之）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獷古猛切）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重平聲）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左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董仲舒策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夙夜憂切不敢遑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諸本表首云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惟通鑑云三月乙酉除命而長曆乙酉爲十四日此云十三日字誤也）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憲宗即位時爲禮部侍郎）百寮稱賀皆臣艸奏臣以不愼交友旋及禍訩（訩許容切）一（一作誣）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違離十年一見宮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盡竭駑蹇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閒於華夷庶答鴻私以塞餘罪云云

柳州謝上表（貞元中代人作）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中謝）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使欲裂裳裹足趨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留在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頔徒歷切○貞元十四年九月以于頔爲襄陽節度使）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偏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於愚藐（藐莫角弭沼切）假臣寵渥重領方州駑駘復效於奔馳枯朽更同於華秀（中謝）臣聞潢汙易竭抑有朝宗之願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知鑒（潢汙小水也左傳潢汙行潦之水）況臣昔因左官一紀于外（漢書諸侯王表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漢因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子牟馳心於魏闕汲黯積思於漢庭豈非夫人獨無斯戀（莊子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魏闕象魏觀闕人君門也漢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今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心雖同犬馬而分

比潢汚幸躡康衢意非往蹇（易往蹇來譽往蹇來反言往則遇難來則得譽且得位也）臣之此誠口不能諭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復乖志願猶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瘼音莫）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慌欣之至（慌音荒○博雅慌忘也）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此表當是長慶後廣南節度使舉桂中丞仲武自代非裴中丞也亦他人作誤錄于此今刪去）

奏薦從事表

某績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豈謝剸犀（賈誼傳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王粲刀銘陸剸犀兕水截鯨鯢）落筆不休寧慚倚馬（選注傳毅字武仲爲文下筆不休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從行時被責免會草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李白與韓荊州書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况早登科選夙洽時譚匪惟詞藝雙美抑亦器能多適比於流輩頗爲滯淹輒敢薦陳伏希獎錄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鄭絪傳初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憲宗初勵精求理絪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絪謙默多無所事由是出爲嶺南節度觀察使廣州刺史）

鴻霈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綍不知所圖（綍音紼○禮記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臣（中謝）臣聞蕭曹佐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臣幸以芻賤累忝殊榮天德荐臨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兕渠勦絕人用康寧（勦子小切○書天用勦絕其命）實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使一作役）伐檀興議（詩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耳）負乘招譏（易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常懷覆餗之虞（餗音速○易鼎折足覆公餗餗鼎實也）敢望奪征之寄（元和四年二月絪罷爲大子賓客五年二月除嶺南）獻俘未遠展效有期希此微功上答殊造無任云云

爲楊湖南謝設表（德宗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癸亥宴羣臣于馬璘山池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賜之敕設豈亦此時邪）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詩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知無肉食之謀（左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以憂以愷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兼陳（陸海卽水陸也）飴醴皆設（飴音怡一作酒○說文飴米糵煎也醴酒名）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悌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陳微效上答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武元衡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子厚集有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曰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云云見二十六卷）

臣某言中夜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睠特深時珍薦降寵驚里巷思溢圓方（圓方謂俎豆）臣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桃之羞時令攸貴（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况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廚使發九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盈眥而外被恩光適口而中含渥澤（眥疾智才詣二切）顧慙素食彌切自公（詩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左傳顧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無任云云

謝賜時服表（代作）

祗荷寵私啓處無地（詩不遑啓處）臣（中謝）臣久忝朝行歷職無效（行戶郎切）荏苒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

副深寄致使賊遺君父艱難未息合處嚴憲以正國章東漢耿弇征張步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副將陳俊謂弇曰劇盜兵盛且可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紱重劇丘山捧戴以入閨門空知夕惕易夕惕若厲无咎裁縫而為衣服固可晝行史記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內省疲駑將何答效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子厚在柳州代人作

綸言曲臨寵服荐至跪捧殊錫慶躍交并臣中謝臣謬典方州效微涓滴叨承大貺榮重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慙荷朱明啓節御府賜衣爾雅夏為朱明沐聖澤而溟海方深被仙衣而鶴龜齊壽馳心向闕踊影望天踊渠足切慙分五嶺之憂莫副九重之詔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旌陽揭陽是為五嶺五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臣無任云云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八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九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奏狀

爲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産三男狀（鄭相公名絪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時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彊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絪絪常默然居四年罷爲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嶺南節度使）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産三男者臣詳究往例實謂休徵已量事給絹三十疋充其乳養者（洪範曰休徵曰咎徵驗也）徵伏以陛下勤卹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答景福已興（詩介爾景福大也）方使億兆繁滋區夏充牣○（牣音仞書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風俗通十萬曰億十億曰兆牣滿也）故表祥於宇育是啓運於昇平事杳化源慶延邦本麟羽之瑞曾何足云幸列藩維嘗叨樞近私賀之至

爲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元和三年正月以湖南觀察薛苹爲浙東觀察元和十二年薛戎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未詳）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浙東管越睦衢台明處溫七州）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覩已具奏聞并寫圖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祉符煥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瑞應圖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伏惟陛下化孚有截道洽無垠（詩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注截整齊也）承天地之貞明導陰陽之和氣（易天地之道貞明者也）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煙非煙一旬而再至（史記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徵諸古牒事罕前聞伏乞宜付史官以昭簡冊

爲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前卷有代裴中丞謝討黃賊表）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稱柙衙譚叔向等與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爲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當時差本道同十將某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爲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其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爲患（鼠竊狗偷字見史叔孫通傳）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猾之謀先期而自露同邪之黨不戮而盡夷（猾一作狡）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尚軫天心猶煩廟算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宗元拜監察御史裏行諸本於此狀首尾或載名銜無裏行字後人妄創耳○禮二名不偏諱在唐亦然子厚祖名察躬可爲監察御史胡獨李賀父名晉肅乃不可爲進士邪）

右臣伏準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合冒榮居之（律十二篇名例律其第一也節文諸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者免所居官）臣祖名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禮律之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勑旨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承議郎新除監察御史臣柳宗元奏奉勑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準禮二名不偏諱不合辭讓年月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爲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時京兆尹李實也然史傳謂關中大歉而實爲政猛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其說恐未必然按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以鴻臚卿王權爲京兆尹此狀訴夏苗旱損而首云謬領京畿已逾兩月疑與此合耳）

右臣謬領京畿已逾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雨澤愆時田苗微損夙夜競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十四縣（當作二十四縣）並準常年例全徵（並一作皆）其昭應等九

縣臣各得狀竝令詳審各絕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二十九萬石已上據所損矜免秖當三萬石有餘恤人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慈弘貸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敢不奏無任慙懼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勑旨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故某官贈某官南霽雲男某官承嗣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至德二載十月安祿山反賊將尹子奇睢陽張巡姚誾南霽雲等死之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霽雲初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臣自七歲即忝班榮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郡歷刺施涪二州績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承嗣爲涪州刺史劉闢反承嗣以無備謫永州集有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云始由施州爲涪州捍蜀道勍寇敵畏不敢犯然而乃筆之吏以簿書校計盈縮受譴茲郡蓋謂永州也無以負荷先志報效殊私以慙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敕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徂征雷霆所加殄滅在近元和十四年十月以神策右軍中尉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願預一卒之任以答再生之幸庶得摧鋒觸刃摩壘搴旗冀獲盡於微誠儻不墜於遺烈踊躍之至夙夜不寧敢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孜藝國子置車甲之司周官夏官司馬有司事之職其文闕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事詳注南府君睢陽廟碑及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千秋思奮於事越漢南越傳粵至武帝時獨其相呂嘉不欲附從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仲孺期死於奔吳史記灌夫字仲孺張孟嘗爲頴陰侯灌嬰舍人得幸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嬰爲將軍屬太尉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年老死吳軍中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夫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馳入吳軍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艸埜死而不朽披肝瀝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進農書狀貞元五年正月詔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泌請中和節日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穀從之

右伏奉某月日勑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爲恆式者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書堯典之文俶載南畝周雅垂文周頌良耜之詩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而一作於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勵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睿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甆器狀甆才茲切

甆器若干事一本無此句右件甆器等竝藝精埏埴制合規模埏式延切埴承職切○埏和也土黏曰埴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窳音愈○史記舜陶河濱器皆不苦窳窳病也且無瓦釜之鳴屈原卜居黃鍾毀弃瓦釜雷鳴是稱土鉶之德鉶音刑○土鉶瓦器也以盛羹韓非子堯舜飯土熘啜土鉶器慙瑚璉璉力展切○瑚璉祭宗廟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貢異砮丹砮音奴○書厥貢爲金三品杶幹栝栢厲砥砮丹既尚質而爲先禮記郊祭器用陶匏尚質也亦當無而有用老子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子厚元和十年三月出爲柳州六月二十七日到任後作

右伏准從前赦文常參官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勑上後十三日後也伏見前件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久歷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敢舉自代無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左降官員外置同正員俸料舊用戶部省員闕官錢充今請改授正官古闕不用上件錢每年約計數萬貫此表柳州作）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釐務戶部錢是准敕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庄宅公驗有司戶李邕判給處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事爲準竝廢員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員責其成功俾無虛授貯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冀貨不濫分官無曠職（須一作需）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莫誠救兄莫蕩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一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準律以他物毆傷十二日辜辜內死者各依殺人論本府謂桂管觀察府也）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分並去聲）伏以中丞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中丞謂裴行立也）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詩兄弟急難）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哀周身不遑於遠慮（田榮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斷手即謂此斷手也周防也）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書罪疑惟輕）況俟期尚遠稟命不遙伏乞俯賜與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格音閣）輕賜塵黷惶戰交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詞氣雄悍得聲罪致討正體此俳語之矯矯者）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艸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當管謂桂管諸管謂容邕管廣南等路也）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殲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初黃洞首領黃少卿少度少卿子昌沔昌瓘等自貞元以來數爲邊患前後陷十餘州）恃狡兎之穴跧伏偷安（戰國策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窟穴也王文攷魯靈光殿賦狡兎跧伏於附側跧蹜足也）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怪（跳音迢踉音良見賢遍切○莊子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孽妖孽祥怪也）而以爲威弧不射（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天網可逃（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侵逼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史記吳起謂武侯曰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還師已期於席上（趙充國上屯田十二事其一事曰治隍陝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還師）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左傳僖公五年許男面縛銜璧面縛者謂縛手於後唯見其面）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書萬邦黎獻黎民之賢者又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書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莊子爲不善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衆輕鬭蟻（晉殷仲堪父嘗患耳聽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鬭）勇劣怒蛙（韓非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軾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纖縞當強弩之初（韓安國傳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縞素也）孤豚僨肥牛之下（僨佛問切又音憤○左傳昭公十二年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齊如字又側皆切○易旅卦旅于處得其資斧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蓋齊鉞斧也張晏云整齊也）突梯首鼠濫欲寄於旄頭（突吐忽切梯音脫○晉書天文志旄頭胡星也爲天子前驅）勦絕有時不索而獲（勦子小反○書天用勦絕其命○左傳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吳語擁鐸拱稽注拱持也稽棨戟也或云稽計兵名籍）執銳忘生（史記被堅執銳銳兵也）車甲既備於小戎（詩小戎俴收注小戎兵車也）鯨鯢豈逃於誅戮（左傳宣公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竊觀上略（兵法有上中下三略）總制中權（左傳宣公十二年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權謀也中權者謂中軍制謀也）戰士義激

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臂指言如臂之使指勢甚易也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蹶音厥○漢申屠嘉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羽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之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拔距之材偏徵於川洞漢甘延壽傳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師古云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南夷皆居洞穴故曰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黃石公記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易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法也投軀不愆於羽檄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注檄木簡長二尺用徵召急則插以鳥羽示急也跂足惟俟於牙璋跂遣爾切○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也跂舉踵也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蹈舞蹈也詩足之蹈之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屨且及於寢門司馬法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傳宣公十四年楚使申舟聘于齊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窒皇寢門闕也家事勿聞士已塡於左閫國語勾越伐吳入命夫人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王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卽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竝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左傳莊公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為日固久孔大夫謂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孔戣也禮記清明在躬格來也物猶事也浮足也容府楊中丞以義烈為己任勳襲太常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陽旻本誤作楊耳太常以紀成績安南李中丞以襲武為家風業傳彝器御史中丞安南都護李象古曹王皐之子彝謂宗彝古竝膺邦寄克達皇威克一作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孫子勿擊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孫子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詩緇衣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子厚此語義取孫子而句取緇衣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馬援傳交趾女子徵側及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之軍至浪泊上與賊戰遂大破之斬其首傳洛陽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漢武帝時南越王願內附獨其相呂嘉建德反朝廷於是命路博德為伏波將軍楊僕為樓船將軍及歸義粵侯二人為下瀨將軍共討之嘉遂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尋復追降之南粵乃平見南粵傳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勳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隣管以成犄角犄居綺反○左傳譬諸捕鹿晉人角之戎人犄之注接引也舉牒者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賀中書門下狀稱今月三日時元和十四年三月初三日前月九日謂二月九日是日斬李師道故為之賀云云

右今月三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啓聖期神資良弼必有懲討以致昇平書夢帝賚予良弼蠢爾兇渠敢行悖亂詩蠢爾蠻荊說文蠢爾動貌締交於雷霆之下效逆於化育之辰締音帝逞豺聲以欺天恣狠心而犯上左傳蜂目而豺聲忍人也又狠子埜心嘉謨克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喩於乘勝杜預伐吳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孫子如丸之走盤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濁河黃河也大峴琅邪不聞崖岸之阻峴胡典切○劉裕伐南燕慕容超公孫五樓請據大峴超不從遂敗河濟大峴琅邪皆淄青閒山水名天兵四合賊衆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詿誤之典期以撫循詿古賣切○前漢文帝紀濟北王詿誤吏民外恒皇威中感聖德雖在梟鏡豈不知歸梟坐堯切鏡當作獍○前漢郊祀志古者天子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如貙而虎眼是以未極誅鋤遽聞內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消仰太陽之普照沴音戾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書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降神自同於周雅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天寶之安縉紳諸生遠期貞觀之理天寶

（一作大寶以觸偶之非是）貞某特承朝獎謬列藩臣常以突刃觸鋒未爲效節膏原潤艸豈足酬恩寤寐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之際慙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忭舞歡慶倍百恆情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賀中書門下）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以淄青削平慶賜太洽率土之內忭躍無窮（二月下一有二十二三字）伏以周滅三監但明誅放之罰（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地爲三國詩風邶鄘衞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景帝紀七國反太尉周亞夫將軍竇嬰將兵擊破之六月詔曰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爲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汚宗室）未有翦覆兇渠撫存疑類威暫行而德洽誅纔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秉耒者更聞優復與之種食分以貨財疾苦盡除鰥孤咸育壅戰死之骨增以賞延憐刃傷之肌存其廩給滌山川之舊汚申節義之餘冤功多受三事之榮（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注三事謂三公也元和十四年二月丁巳斬李師道壬戌田弘正奏捷到癸酉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故云）節著有十年之寵（禮記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月庚午以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爲義成軍節度使故云）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罷七旬之干羽（書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仁風溥暢收六月之車徒（詩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寰海永康夷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當伊尹無恥之辰（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見咎繇惟輕之德（書罪疑惟輕）忭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狀一作使○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戶部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弁分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此賀中書門下也）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溥暢（溥一作遠）裂壤既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周禮體國經野注經謂爲之里數）河濟異宜（書濟河惟兗州）海岱殊服（書海岱惟青州）八命作牧無聞威福之源（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十國爲連已肅澄清之政（見前篇注）鼠無夜動（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鴞變好音（詩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甚懷我好音）惠澤豈侯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世（論語必世而後仁）遂使瑯邪即墨田生無慮其異謀（漢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齊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非親子弟莫可王齊者）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出城陽郡南入海）恭以相公謨參禹績（詩芒芒禹績畫爲九州）制出蕭規（揚子蕭也規曹也隨）光輔聖神永康黎獻（左傳楚康王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某獲逢開泰忝守方隅忭躍之誠倍百恆品

爲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裴中丞行立賀裴相度）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某忝居末屬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露（行立與度同族故云末屬）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召成宣王復古之勳（此謂申伯尹吉甫方叔召虎也詩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吳鄧寇耿致光武配天之業（此謂吳漢鄧禹寇恂耿弇也）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閤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萋音妻斐音菲○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閤下秉

心不惑定命彌堅（詩訏謨定命）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淮右謂吳元濟）服恆陽之虜則馳使而革心（恆陽謂王承宗度在淮西布衣栢者以策說度曰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度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況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鏡懷仁（梟鏡已見上注）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永屬於聖君崇勳實歸於宗衮慶賀之至倍萬恆情

為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一無上裴相三字）

某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辰慙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逾伏惟仁恩終賜展效今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寇孽（謐覓畢切）伏以黃少卿等憑培塿以自固（培薄口切塿郎口切○自闗而東小冢謂之培塿又云小阜也）合莝脆以為强（莝寸臥切斬芻也當作莝七戈切脆此芮切○遴稟賓廣雅遴亦脆也遴）劫脇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猶能害物（蠆丑邁切）必資翦伐方致和平庶盡駑蹇之勞以答恩榮之重撫心踊躍夙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為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中丞崔詠也）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庭神魂飛越頃在邕州累陳誠懇（元和五年八月詠自鄧州刺史除為邕管經略使故云）謬尸進律之寵（禮記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未遂執珪之願（左傳朝聘有圭詩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相公膺賢輔聖大敘倫彝中外之臣出入更踐（書彝倫攸敘）某自領桂管又逾再周（元和八年十二月詠還桂管詳見前卷為崔中丞請朝覲表）企鸞鷺於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黃道徒竭丹誠（渾天圖天有黃赤二道禮記疏日月四時遊於黃道其方不同）況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周官春見曰朝）六歲來見要服有期（書六年五服一朝國語要服者貢注云要服六歲一見）豈使班超之望長懸（東漢班超傳超以久在絕域年老思歸十二年上疏曰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閒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首丘依風之思哉）子牟之戀空積（莊子魏公子牟曰身居江湖之上心馳乎魏闕之下）伏乞特申微願錄受冗員徵故事而不遺揆夙志而斯畢入天子之國願附體於小侯拜丞相之車敢希榮於下客（下一作上○袁盎為吳相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無任懇禱屏營之至輕黷威重戰汗伏深謹狀（一本止於下客，無後數句）

為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承嗣霽雲之子）

（事詳見前從軍狀）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越語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注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趙摧粟腹即長平死事之孤（趙世家武成王十五年燕王喜使丞相栗腹約歡於趙還報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師至趙廉頗逆擊之破殺栗腹）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猛厲上將效於國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愴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死難睢陽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榮及子孫爰自襁褓超昇品秩肉食廩給未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遘逆（永貞元年八月承嗣為涪州刺史會劍南支度副使劉闢反自為節度留後）將致死命以盡夙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晉書劉琨枕戈待旦國語越王句踐嘗膽）會刀筆之吏寘以深文首級之差今復誰辯（漢馮唐對文帝曰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行之）薏苡之謗不能自明（馬援征交趾常得薏苡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光武大怒）猶賴舊勳謫居樂土（時承嗣謫永州）食

人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興師討伐恆冀蔑爾小醜尚欲逋誅（元和四年十月制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往征之）某材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效死戎行（行戶郎切○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冤痛撫劍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不得擁遏又況丞相總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奬無所弃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與前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表同作）

右伏准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敕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者今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爲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注已具三十七卷請復尊號表）

長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一本無此十字）右某等伏以生長明時游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左傳食土之毛誰非君臣）竊見近者祥瑞所陳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于四方有以知上玄降靈誕告嘉應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既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某皆陶煦純仁成此耉老生既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閽復建尊號用彰聖德以報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闕糜軀碎骨猶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順門輒進表訖（表一作奏）伏惟相公贊翊明主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尚鬱天人失望艸埜愚鄙竊有惑焉伏望敷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無恨輕黷相國伏待典刑謹狀

爲京兆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貞元十六年十月以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

長安縣耆老某乙等若干人（一本無此十一字）右某等幸以羸老獲覩昇平蹈舞薰風謳謌壽域譬之艸木何以報天寤寐焦勞不知所措伏見聖君臨御玄化升聞（書玄德升聞）瑞應匝於萬方豐報窮於四海（匝作答與而同）切神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爲者（一作必將有爲）蓋以挹損徽號近二十年（興元元年罷去尊號）盛德益光大名未復致遠邇積慮幽明憤懷故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人懇誠勤勤相符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彌遠少遂踊躍之甚今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陳伏以侍郎道合君臣惠敷黎庶儻遂收採愚慮致貢天庭俾艸萊微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九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

明　檇李蔣之翹輯注

祭文

祭楊憑詹事文（憑字虛受一字嗣仁弘農人公娶楊凝女爲憑從子婿據楊氏誌父禮部郎中凝則子厚凝婿也然憑爲禮部郎中而凝未嘗爲之則凝字又恐是憑之誤矣楊凝墓碣曰若宗元者以姻舊獲愛若凝婿又不應曰姻舊矣此文元和十二年柳州作）

年月子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靈（婿下一有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某一十五字）卿雲輪囷天漢昭回自然物外寧雜塵埃（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昭回明也）公稟閎氣心靈洞開翺翔自得誰屑羣猜（閎居莧切○春秋演孔圖正氣爲帝閎氣爲臣屑顧也）孝友忠信聞于九垓（垓音該○憑工文詞尚氣節與母弟凝凌相友愛垓重也天有九重）摛華發藻其動如雷（摛抽知切音離張也）又世榮甲科亦務顯處公之俊德有而不顧（務一作矜○大曆九年憑一舉進士甲科）御史之選朝之所注公勤于養投劾引去（憑累事節度府召爲監察御史不樂檢東輒自免去）時任方隅威刑是務公施其惠亦莫有遻（遻五故切與迕同○貞元十八年九月憑自太常少卿出爲湖南觀察使永貞元年十月遷江西）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貞元二十二年二月京兆尹李實貶通州長史市里歡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公捍其彊仁及童孺左遷而出擁道牽慕（元和四年憑自江西入爲京兆尹）道峻多謗德優見憎煩言既詆倚法斯繩（左傳嘖有煩言書無倚法以削按楊憑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是歲七月夷簡劾憑江西姦贓及他不法詔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卽臺參訊時憑治第永寧里功役叢煩又幽妓妾於永寧別舍謗議頗讙故夷簡籍之痛擿發欲抵以死既置對未得狀卽建捕故官屬推攝籍憑家資翰林學士李絳奏憑所坐贓不當同逆人法乃止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丁卯但貶賀州臨賀尉）南過九疑（九疑山名在永州界謂尉臨賀）東逾秣陵（秣陵江寧謂自臨賀徙杭州長史）顛沛三載天書乃徵入傳王國嘉聲聿興（自杭州爲王傳）入詹事東宮致政是膺（自王傳徙太子詹事）年唯始至道則彌勵頡頏今古優游德藝（頡奚結切頏音杭又音剛○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實期濬發再光文陛誰謂昊天遽茲降厲（厲惡也詩降此大厲）嗚呼哀哉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早喪淑人恩禮斯重眷撫惟新綢繆其志實敬實勤（史記外戚世家或不能成子姓此謂子厚妻楊氏無子故云貞元十五年八月一日楊氏卒年二十二）迨今挈然十有八祀（自貞元十五年己卯至元和十二年丁酉爲十八年）家缺主婦身遷萬里謗言未明黜伏逾紀（十二年日紀）德輝閉絕音塵莫俟歲首發函視遠如邇雖當沉痼心術猶治撫膺頓首流泣瞪視（瞪文證切○說文瞪直視貌）既斂而還莫傳音旨鄉風長慟於茲已矣（於一作今）嗚呼哀哉承訃之始卜兆既逾載馳斯文出拜路隅哀從海澨禮致皇都（澨視裔切）寸誠相續終歲不渝天道悠遠人世多虞寄心雙表長恨囚拘（表謂墓闕也）嗚呼哀哉

祭穆贊給事文（一作祭穆撫州文○唐書贊字相明河內人祕書監穆寧之子自給事中出爲開州卒然此文謂黜刺南荒義言盈口又云王命南下郡符東剖留滯湮淪殲此遐壽必是自開移撫未及行而卒耳此文柳州作豈贊元和十二三年閒方自開遷撫故邪）

昭祭于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輕則繫盛衰矯矯明靈克丁聖時（丁一作生）形軀獲宥三黜無虧賢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貞元元年九月德宗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問以天旱贊言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洪羊可烹德宗深喜之擢第三等）載之冊府命以諫司（贊以制舉自畿尉擢左補闕）抗姦替否與正爲期奏書百上知無不爲誰謂劉賈英風莫追（劉賈謂劉向賈誼也）給事黃門奉職樞機封還付外動獲其宜無曠爾位惟公在斯（贊累遷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不盡言元和初鹽鐵）

轉運諸院擅繫囚笞掠嚴楚人多死贊奏請與州縣參決自是不冤王承宗反用內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四年十月贊與度支使李元素極言其不可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帝頗不悅以贊爲太子左庶子
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廢自久公實毅然
誓均悔吝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南荒義言盈口
元和四年七月京兆尹楊憑貶臨賀尉贊坐與憑善貶開州刺史封章致命志期隕
首覬矣高標誰嗣于後王命南下郡符東部見題注留
滯湮淪殲此遐壽殲音先嗚呼哀哉公之伯仲信惟先
執記曲禮見父之執友也穆質穆員穆贊皆見於子厚之先友碑陰記感激之風道
同義立中司守直姦權是襲致之黴纆誣以賄入瑣
瑣其徒榜訊愈急纆音墨榜音彭○易繫用徽纆索也按贊累擢待御史分司東都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財不及妾子妾訴之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佋欲重妾罪贊持平不許佋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鍛鍊甚急詔下三司議于洛邑噎
我先君邦憲是輯平反羣枉大忤三揖危法旋加譖
言俄及左官夔國義夫掩泣反孚袁切○漢書平反注幡罪人辭使從輕也左傳襄公三年三揖在下注鄉大夫士也贊弟詣闕撾登聞鼓訟冤詔三司使柳鎮李覿楊瑀覆治無之然猶出爲刑州刺史鎮亦坐貶夔州刺史前漢設左官之律注仕于諸侯曰左官邪臣既黜
乃進其級端于庶僚直聲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遺則
貞元八年竇參貶召贊爲刑部郎中公在郎位再羅擯抑時忝憲司竊
分枉直抗詞犯長有志無力惟韓洎劉同憤詈臆道
之不行銜媿罔極韓劉謂監察御史韓泰劉禹錫也公在左掖議登
秋官先定于志將發其難決白無狀以申禍端秉心
撰詞義不可干會逢友累曾莫自安感于褚中有涕
泫瀾累力爲切褚中呂切泫胡官切○將發其難謂將白子厚黨與之枉會逢友累謂贊坐楊憑遷斥也褚絮裝衣也左傳成公三年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選涕垂睫而泫瀾注涕泣闌干也嗚呼哀哉壽宮久
翳狠荒萬里禮不可違誠不可弭抽哀洩憤舒文致
美願遡海風以窮洛涘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格
思以慰勤止

祭呂衡州溫文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河東人溫之生平子厚嘗爲之誄極所稱道蓋不獨見之此文也作之年月具見本篇○懷形于辭意之表整而不整亂而不亂纏綿懇惻離騷似之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
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
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同曹
人名爲曹吏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
實讎之仇音求○厲惡也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
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
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
甚故復呼天以云云莫莫與漠漠同○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天乎痛
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
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
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
備斯爲全德溫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爲文章勇于藝能咸有所祖而官止刺一
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
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修一作循誤○元和三年十月貶溫均州刺史議者不厭再貶道州刺史五年移守衡州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
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
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
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太甚
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志所蓄
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
榮歟期一作勘理行本作治行避諱也○溫在衡州治有善狀所慟者志不得行

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與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人下一無徒字○六年八月溫卒于衡州十二月十四日葬江陵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中丞名字未詳作之年月具見本篇此御史官屬所共祭者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二十二日某字一作甲戌二字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贄穆質誤作贄字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邈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泰字安平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傳正傳正字西老貞元十年舉進士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李程等程字表臣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彝卓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內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惑一作慝矯矯勁質擢於天枝式是邦族粲其羽儀質一作節○中丞本宗室故云天枝發跡內史參其軍事古內史今鳳翔府自下劘上直詞屢至劘音磨○漢書贊賈山自下劘上孟康曰劘謂劘切之也于後受邑歷撫疲人公去逾久人滋呿呻呿呻歌咏也復從京邑辟署司錄振其綱條端我甸服甸服謂畿甸也黜吏屏氣貪官窒慾屏必郢切○易君子以懲忿窒慾赫赫有命登于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寶抗其長以奉准程准程法令校其簿書無失奇贏奇音羈與畸同贏音盈○奇贏謂殘餘物也進爲正郎勾會是專勾古侯古候二切會古外切○勾會總合也乃刺于商虎節登山中丞嘗出爲商州刺史周禮山國用虎節化堉爲沃致夷於艱道途謳歌有詔徵還堉音脊○地磽确爲堉薄土也夷平也丞我御史執其憲矩自商州召爲御史中丞糾逖之志直清是舉慎擇寮史必薪之楚詩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注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終始七載不忘祗勤事無觀瞻道有屈伸皁囊密啓忠懇屢陳漢官儀凡章奏言密事用皁囊已見九卷呂溫誄令望逾重名卿是屬拖紳遽聞卷衣已復拖徒可切○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復招魂也禮喪大記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頳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禮備賵贈恩加命服賵方鳳切贈一作賻符遇切○公羊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注皆助生送死之禮窀穸有時歲月逾邁窀株倫切穸音夕○窀厚也穸夜也左傳窀穸之事注猶長夜也播等猥備官屬況當薦延承其規模奉以周旋近或逾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顧慕潺湲致誠一觴拜訣堂筵潺鉏山切湲音爰嗚呼哀哉

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貞元十五年十二月以同州刺史杜確爲河中尹河中晉絳觀察使韋京兆夏卿也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河中節度贈禮部尚書杜公之靈自古謀帥恆

在諸儒晉登郤縠亦以詩書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總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絳蒲並州名唐屬河中今屬山西平陽府有山有河殿此大都殿都練切○說文殿鎮也焜耀昌時振宣後學命服之盛光于列岳謂保豐福永縻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度徒洛切嗚呼哀哉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俱起草萊道一作科懷策既陳綸言煥開考第居甲自天昭回大曆二年夏卿與弟正卿及確同舉賢良方正高第分命邦畿步武獲陪同志爲友星霜屢迴夏卿爲高陵主簿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游歡洽莫不如志記曲禮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于後多幸謬列周行周一作同行戶剛切○詩寘彼周行注行列也置周之列位箋謂朝廷臣也左傳襄公十五年注周徧也言徧于列位也又同制書竝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爲郎公屬中兵此焉分行夏卿爲吏部員外郎確爲兵部員外郎再獲聯事東西相望望音忘出處同道樂惟其常惟一作謹後余出刺九載南服夏卿自給事中出爲常蘇二州刺史前後九年公自左輔遂膺推轂左輔爲同州自同帥河中故云遂膺推轂也史記馮唐曰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我勤魏闕爰總九流勤一作覲○貞元十六年夏卿爲吏部侍郎九流謂九品也誰謂河廣願言莫由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言自京至河中甚近欲一往而不能也烹魚之問往復相讎文選古詩客從南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惠好斯厚惟以綢繆綢直由切繆莫彪切余弟宗卿獲庇仁宇命佐廉問忘其愚魯章宗卿爲河中從事故云假以羽翼俾之騫翥騫音軒翥章恕切○騫翥飛動也惠文峩峩赤紱在股紱音弗○惠文冠也漢張敞傳秦時法吏冠杜後惠文峩峩高貌詩作芾小雅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注芾赤韋爲之古蔽膝之象也榮映斯極從容何補承慶惟深報恩無所自余弟至此俱說宗卿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四方興嗟況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葢斯及禮儀畢陳敬薦行潦泂哀茲辰左傳潢污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嗚呼哀哉

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崔少卿攻之史傳未詳惟撫諸表系有崔隱甫之孫溉者一人爲太常少卿疑即此也子厚貞元十八年作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是良志蹈其吉德左傳孝敬忠信爲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學殖學殖字見左傳注殖猶生長也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賾賾士格切六書奧祕是究是索叩爾玄關保其真宅周禮五曰六書六書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假借五曰諧聲六曰轉注藝成行備披雲騁跡康莊未窮濛汜已極濛音蒙汜音似○康莊大道也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史記有康莊之衢濛汜日入之處淮南子淪于濛谷是謂定昏濛汜已極言將死也楚辭天問出自湯谷次于濛汜注濛汜水涯言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濛水之涯也嗚呼哀哉夙歲同道從容洛師接袂交襟以遨以嬉書洛誥朝至於洛師唐東都策駕嵩少嵩高少室二山名在河南府登封縣泝舟瀍伊書伊洛瀍澗伊瀍二水名在河南府洛陽嵩縣地笑咏周星其樂熙熙丹霄可望青雲可期可望一作何望○周星謂十二年也左傳一星終矣洛中十友談者榮之據夏卿傳始在東都傾心辟士頗得才彥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惟鄭洎齊各登鼎司鄭餘慶齊映並仕至宰相或喪或存山川是違緊我夫子宜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緊烏兮烏帝二切相去聲嗚呼哀哉往佐居守及爾同寮謂佐東都留守笑遨交歡匪夕則朝遨一作傲入同其室出聯其鑣同其一作有同○鑣馬銜也投文報章既歌且謠報章字見詩及我爲郎優遊吏部夏卿自長安令入爲吏部員外郎公爲御史持憲天路文陛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于素持一作特自我于邁歷刺東吳邁往也詩從公于邁夏卿

自給事中出刺常蘇二州離憂十年復會名都離憂謂離別之憂夏卿在二州凡九
年余爲侍郎銓總攸居夏卿自蘇州召爲吏部侍郎銓謂銓次也實得茂
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合一作舍非是我尹京兆
貞元十七年十月以夏卿爲京兆尹公亞奉常謂爲太常少卿步武相望佩玉
以鏘謂偕愉樂長此翺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鏘佩玉聲
也嗚呼痛哉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笥盈君尺
牘寤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興哀匍匐往哭撫筵一
呼心焉摧剝剝普木切○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日月逾邁佳城遽卜
素車千里逶迤山谷逶於危切迤音夷○書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西京雜記佳城鬱
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張元伯范巨卿二人友善張死范隔千里夢張告之范素車白馬往
臨喪○逶迤委曲也晦爾精靈藏之斧屋禮記孔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覆
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吾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注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嗚呼哀哉丹
旐卽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洞酌以
告明靈臨觴永慟庶寫哀誠詩洞酌彼行潦注洞遠也行潦流潦水之薄者
遠酌取之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爲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貞元十五年三月以司農卿李實爲京兆
尹十九年正月楊凝卒子厚嘗爲凝墓碣此文時爲藍田尉代作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校工
部尚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惟靈清標霜潔馨德蘭
薰馨德書所謂明德惟馨沖和茂著孝友彰聞濬發洪緒激揚
清芬芬謂芳也芬思侔德祖學紹子雲思蘇恣切○楊修字德祖揚雄字子
雲瑩彼靈府彬其英文吐論冠時舒華軼羣百氏之
奧一言可分旁貫釋老豈伊典墳謂躡公相贊揚聖
君躡沉輒切高山安仰詩高山仰止禮記夫子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子貢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死也逝水沄沄
沄沄水流之貌轉嗚呼哀哉唯是伯仲竝爲士則凝兄憑弟凌皆有名
於時陳實碑云言爲世範行爲士則連擢首科迭居顯職大曆九年憑中進士第二
十三年凝中第一公之懿美發自朋僚播于四方令聞克昭
炯然獨識卓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朝獨一作燭朝音潮
載筆東掖動無不紀禮記史載筆士載言東掖謂爲起居郎又禮記言則左史書之
動則右史書之凝爲右史書事不回故云起艸南宮時論增美凝遷尚書司封員外
郎華正封邑申明嫡媵事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連大梁有艱天子是使貞元
十二年八月凝自右司郎中檢校吏部郎中爲宣武軍節度判官是時宣武帥李萬榮卒其子迺擅領軍
務故云大梁有艱密勿之謀唯道是履詩密勿從事不敢告勞復歸郎
署職茲中兵復歸一作歸復○十八年凝起家爲兵部郎中簡稽無撓以孜
其成周禮以八式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遂人云稽其人民簡其兵器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
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英風未攄沉痾遽
嬰孰云積善降以促齡攄抽居切昔歲江表獲同宴語謬
爲好仁不我遐阻嗣曹王皋爲江西觀察使以實判官公之元兄復惠
德音凝之兄憑優游多暇卷晒逾深晒音麪清言盈耳尺素
相尋冀茲競爽焜燿儒林及此凋落秪摧我心左傳昭公
三年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嗚呼哀哉遣車就引哀挽
先路迅風凄悲頹景幽暮遣語戰切○禮記遣車視牢具禮牢具者言遣車多
少各如遣奠所包牲體之數也又見集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注挽引也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
之聲傾都殄瘁揮涕相顧矧茲故人誰任痛慕詩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潢汙一觴詎寫平素尚饗

爲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張都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張舟也
子厚嘗爲之誌銘見第十卷所載與此文皆合楊侍御未詳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史中丞
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秦強莫制
禹績謂禹治水之功也或賓或叛越自漢世漢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置交趾郡

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卉服漸化椎髻卒爲華人
流我愷悌卉服椎髻俱已見士燮之理惟公克繼勤勞遠圖
敷贊嘉惠吳志士燮字彦威漢末爲交趾太守在郡一十餘年疆埸無事銅柱南表
前功載修事見舟墓誌空道北出式遏蠻陬空與孔同漢書張騫傳○
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孔穴也陬聚居也梯航連連旌旆悠悠輻湊都會
皇威以流輻音福湊千候切方荷天寵宜公宜侯聲馳帝鄉
魄降炎州禮記體魄則降謂死也嗚呼哀哉公昔試吏時推清
能謂舟初爲蘄州蘄春縣主簿時也公昔乘軺人知準繩軺音搖使者車○
也謂舟以左領軍衛兵曹爲安南經略巡官也鰥嫠以安征賦用登嫠力之切音離
柱史稍遷謂舟三歷御史郎曹繼升謂舟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程功佐
理海裔斯澄謂轉禮部郎中爲安南副都護充經略副使乃紀南方專任
是憑謂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兼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也禮分
五玉書修五禮五玉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分賜也恩錫
百朋詩錫我百朋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言得祿之多開府辟掾羣英攸
屬顧茲陋微敢廁甄錄甄稽延切既受筐篚載加命服賜
有楚冠用懃豸角胡廣曰左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或謂之獬豸冠一曰柱後惠
文冠執法者服之續漢志云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爲冠星言赴命注望
帷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邈帷一作幃伯氏左宦爰滯中途
伯氏謂侍御之兄也流連隱憂言念涕濡子姪莫在使命頓殊
命一作令競魂弔影敢廢斯須情留江徼夢結天隅徼音叫
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顧慕長慟展轉增惕膂力猶在
中腸屢激方俟銷憂永期投跡膂音呂脊骨也字或從肉此宜作旅○詩
旅力方剛注旅衆也謙德不福法星降災易鬼神害盈而福謙言舟有謙德而神不
福也法星熒惑也庭懸遽徹駟訃爰來駟音日○禮記大夫無故不徹懸注懸樂
器鐘磬之屬正義曰無災變則不去樂也駟驛傳也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
莫及報德何階輤車北轅中奠克諧輤此見切○輤載柩之車蓋大

夫以布士以葦席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庶寫幽懷
後漢橋玄傳曹操祭玄墓文曰斗酒隻雞過相沃酹

祭萬年裴令文萬年令裴瑾子厚嘗爲瑾墓碣云元和十二年七月卒文必是

時作

惟靈孝友之性實惟天與飾以儒書洽其譽處詩是以有
譽處兮注遠國之君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於天子也枵然其量廓爾其宇枵許
驕切此當作呺○莊子非不呺然大也注呺呺然虛大貌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褰
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鮮拒誌云瑾以唯諾聞長安中
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賢於博奕媢茲讒語或泛或沈兩得
其所誌云瑾喜博奕知聲音攻禮成文墜章克舉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
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擘綴裴瑾佐司空杜黃裳聯奉崇陵豐陵禮儀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展樂
承職音官式序裴瑾爲太常主簿作坐立二部伎圖既聯奏復奏復集禮謂
亦圖筍簴筍思允切簴其呂切○圖畫也筍簴所以懸鐘磬者橫曰筍植曰簴播在奉
常永傳儀矩奉常太常卿脫略細微傲忽煩言坦然自居
無顧仇怨怨於元切○文選空負百年怨卒成官謗莫究禍源坐黜
中徙再期騰騫孰云蓄憤遽此歸魂瑾以比部員外郎出刺金州後
陟萬年令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褻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爲禍瑾大怒召罵之恣所爲吏巧以
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爲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卒嗚呼哀哉世稱姻
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嬪于君
室瑾夫人柳氏子厚之姊上順尊卑下歡儔匹致其孝敬式是
仁卹爰友童孩處心勿失卹音恤君之仲季茂於文術
瑾兄弟四人堅墐埴墳游藝相從操觚散帙操平聲觚音孤○選文賦或操觚而
率爾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或以爲觚木也古人用以爲筆誤矣顧余蹇劣
廁迹奔逸二紀于今交情若一莊子顏回曰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在
後屢聞凋缺互見遷黜契闊伶俜分形閱質契詰結切契闊
勤苦也伶音零俜普丁切行不正貌一云猶零丁也流落貌閱去聲方期末路稍追曩

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獨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蕭索(衛尉瓘之兄弟也)嗚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返翩其訃書來自番禺(番音潘禺音魚又魚容切○番禺二山名在南海今廣州○與循為近)塊守窮荒山夔與居(山夔獸名如龍而一足國語木石之怪夔魍魎越人謂之山猱人面猴身能言獨足)有眉不申有志不舒況逢零悴當此囚拘拑膺長慟長慟何如(一作天道何如)菲禮無取況哀有餘嗚呼哀哉

祭呂敬叔文(呂敬叔名恭子厚嘗為呂侍御恭墓誌卒以元和八年六月年止三十有七此子厚所以重惜之也○情旨悽惻)

維年月日朔(當是朔日)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呂敬叔之魂嗚呼鞠躬歷聘或以不答居漁乖離夫何克合(鞠躬見論語謂孔子歷聘諸侯之國也居漁謂太公也楚辭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太公屠於朝歌釣於渭濱文王舉以為師)大或不容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參差(參初金反差初宜反)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誠與物退受其疵智謀宏長辯論恢奇巖巖博大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躓於時(巖一作巍躓知利切)嘗曰余武王功是期誓者其力以達皇威(者渠伊切又音旨○詩者定爾功)邊鄙不靖俾供輿師(左傳無令輿師陷入君地輿衆也)諸侯順道戎貊咸宜(按呂恭為山南西道掌書記江西團練使參軍桂管防禦使嶺南節度判官)今其沒矣哀志之違知之無補世又罕知(知之二句最哀颯腸斷)嗚呼哀哉昔與子游尚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增其智進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有亡中道是弃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閒餘二十年擯辱非恥升揚非賢一貫于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遷言而見信貌阻心傳我黜終世子夭於前徒稱子志誰信我言與子俱已孰云我先惟子之兄志同義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比必二切○恭兄溫字化光元和六年八月卒於衡州年四十有一)子仕方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去我遄已(遄淳沿切○說文遄往來數也)有穉之妻有弱之子(見墓誌)海壖東周號哭萬里(壖而宣切○海壖謂循州東周謂洛陽言恭死其妻子以柩如洛陽附葬於大墓也)葬紖之行獲出於此(紖直忍切與引通○記葬引至于堩注在棺曰紖行道曰引出於此謂路出于永州也)爰陳酒肉式嘉且旨讀茲哀辭以奠而誄嗚呼敬叔吾道已矣尚饗

祭崔君敏文(崔君敏即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也子厚嘗為之誌元和五年九月在永州卒文亦是時作)

夫產崑崙者難為玉(爾雅西方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植鄧林者難為木(列子夸父道渴而死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公以令望顯于華族(詩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藝邃六書(六書見上祭崔少卿文)學該七錄(梁阮孝緒字士宗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紀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耽此黃老恬於寵辱(耽丁酣切)入補黑衣(謂敏以千牛備身佐環衛也戰國策左師觸龍言於趙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出參甸服(敏更盩厔三原藍田尉三邑皆屬京兆故云甸服)紀綱淮海政令惟肅(事具墓誌書淮海惟揚州紀綱即謂錄事參軍也)宰制岳濱周於仁育(謂敏為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儲闈典議直清攸屬(敏自揚州入為太子司議郎典即司也書直哉惟清)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謂為歸州刺史遷永州)至于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於庶獄妖誣殄除淫祠翦覆(事詳見誌)出令三歲人無怨讟(讟徒谷切)進律未行歸神何速(禮記王制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某咸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咸一作頃)一鳴鑾適楚(鑾鈴也鳴鑾謂驅馬而鑾鳴)泛鷁泝湘(鷁倪益切亦作鶂字○鷁船名其首畫鷁因以為稱泝順流也)廣

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荒（詩屢舞僛僛又好樂無荒）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奈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悅若夢遊奠徹中寢魂遷乘舟（徹去也中寢路寢也乘舟謂遷神于舟歸葬故里也）邦人永思匍匐隱憂況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子厚嘗作段弘古墓誌載之外集云段以元和九年卒於桂州其喪來永此文必過永時作）

世病乎直人悅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提其信義誰與同波硜硜以終堅不可磨（硜丘耕切）游得其仁友擇其益始如可進終會于厄（事詳見誌中）精誠介然將貫金石追恩懷舊興詞憤激（懷一作感）君昔來辱備聞嘉言宵會北堂晝宴南軒（謂弘古過永州）去適于越不日其旋（謂往容州）載除我居望爾北轅今者之來丹旐有翩閔茲英志限此中年（閔音秘）嗚呼哀哉居實斯貧有子而幼孰云履信惟天所祐（易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道途之資敢廢于舊志君之行銘石斯授（並見子厚所作誌銘）有潔其觴有楚其豆庶鑒于誠臨茲饗侑

哭張後餘辭（此篇一本在祭李中明文後作之年月未詳辭謂既得進士明年卒當在京師時附次貞元十八年文○辭極有致讀之惻惻傷懷黃震曰中引莊周之說以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可見子厚之怨天隨寓而發也）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為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沖然志其友人與之言鏗爾而厲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一無曰二字）道而得乎世然猶不顯則曰命（然猶一作然而）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矣（一無可謂肅矣）博實弘裕宜為大官耉老求其所以夭賤無可得焉既得進士明年疽發髀卒（髀音陛○後餘元和二年中進士第髀股也）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祐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祐不肖莊周之說以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邪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夭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道之出者多一作道之出其離焉者固多）後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行者助之哭焉況其知者邪（一無行字）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潔乎身聞道而死雖勿哭焉可也嗚呼向更死既聞道而且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一本無向字）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為老人皆反是百稔猶幼（百稔百歲也）子之優游是亦黃耉（詩內尊事黃耉黃耉老者之稱）嗟嗟張君寵不必貴尊嚴為仁早服高位淫訣肆慾銀艾淪弃子之崇高無愧三事（銀銀印艾艾綬言雖服銀艾猶為淪弃也書六府三事詩擇三有事注三事三卿也）吾見皤皤而童赫赫而辱進襦矜於几杖負泥塗於冕服己雖有餘人視不足（皤博何切○皤老人白貌）子之跡不混乎其閑者幸也宜賀而弔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寵而加貴善而加壽道施於人慶及其母從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歟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其母一作於母）

祭李中明文（李行敏字中明趙郡贊皇人子厚嘗答韋中立書云來南六七年二年冬大雪文謂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此必在永時作也）

致祭于士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邈以恆兮夫子之志勵以兢兮求中慊末如履冰兮敦仁以孝實烝烝兮書克諧以孝烝烝乂烝烝孝貌唯毁死虧禮其他莫懲兮一本作惟毁無虧禮莫懲兮又一本死作無餘並同○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公薨立公子裯爲嗣九月癸巳卒毁也注過哀毁瘠以致滅秉端守一信厥明兮端一作員一月逾歲長行若登兮外溫其顏內類直繩兮讜言來加不遽陵兮舉世羣非自視弘兮庶優游於道大賚是承兮掩寬舒抑與類升兮胡茫茫其不信卒以禍仍兮豈韜忠哀信鬼所憎兮哀一作裏哀信又作履誼又作履信將教言吾欺終不可徵兮徵致也成也吾方期子于暮冀有與兮今而弃余志若崩兮若將援而上喪厥肱兮恒其隕心交背膺兮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紆委硱磳兮硱綺兢切磳子登切石貌鵂鶹夜啼羣瞑凝兮鵂音休○莊子鵂鶹夜最蚤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鵂與鶹二鳥名皆惡鳥也魂鬼以行中道殘殑兮鬼一作思殘方升切又魯登切○殑巨興切唐韻其矜切其極切殘殑鬼出貌又欲死貌又魑魅撝呵曷可憑兮魅音寐○魑鬼屬魅老精物呵與訶同責也聊致吾慎斯言孰稱兮慎當作憤

楊氏子承之哀辭攷之表系楊憑子妖皆以之字命名曰渾之曰後之曰敬之是也獨未詳承之所出然必憑諸妖耳辭謂世父孔艱兮湘水滔滔據水經憑水出臨賀下注湘水此必元和四五年憑謫臨賀時作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爲之慟且出涕左傳天子七月而塟同軌畢至士踰月外姻至子厚娶楊氏女故云噫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詞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爲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麤紛厖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紛厖一作厖亂雜一作聖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爲也用是爲之辭以相其哀焉相去聲

葆醇熙兮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綽寬學之勤兮行彌專質圭璋兮文虎豹超淩厲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嗷嗷兮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湘水滔滔嗷音叫號平聲○父之兄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孔甚也世父當是楊憑去昭曠兮沈幽冥魂冥冥兮竟難託難一作誰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誰使子兮淑且仁吾耳一作于身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兮徒何爲徒一作獨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

原书空白页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祭文

舜廟祈晴文

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于江南是為零陵零陵永州治也九疑山志云舜廟在舜源峰下按舊志在大陽溪蓋三代時也今遺址在白鶴觀前土人呼為大廟秦漢以來立祠玉琯巖前至唐湮廢刺史元結奏立于郡城之西僖宗朝長沙胡曾權延唐令始請于朝復立于玉琯巖下有敕建舜廟碑今亦廢此文當是子厚在永代其州刺史作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說文林屬于山為麓帝在璿璣七政以齊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在察也璣衡玉者正天文之器七政日月五星九澤既陂錫禹玄圭禹貢九澤謂九州之澤陂障也又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注禹功加于四海故堯錫之玄圭以彰聞之至德神化後誰與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宜福遺黎告終事見題注廟貌如在精誠不睽睽乖違也今陽德愆候有渰淒淒愆卽愆字○詩大田有渰淒淒注渰雲興貌降是水潦泥為塗泥岸有善崩流或斷堤史記河渠書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注善崩喜崩也泛濫疇隴陂陁圃畦陂讀與坡同恆雨獲戾循咎增悽忍茲嘉生均彼蓬藜楚語神降之嘉生注嘉生善物也敢望誅黑蜧蜧音戾一本作蜦○淮南子黑蜧神虵潛泉中而居天將雨則曜抉陰蜺抉音軮○春秋元命包虹蜺陰陽之精月令章句陰陽不和卽生此氣蜺見有青赤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抉擊也式乾后土以廓天倪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天倪字出莊子粢盛不害餘糧可棲左傳桓公六年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棲猶委也或簸或溲為酒為醠醠卽醯字○詩生民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叟叟聲也鎗鎗笙鏞坎坎鼓鼛書笙鏞以閒鳥獸蹌蹌坎坎鼓聲鼛小鼓也百代祀德吁心不攜左傳盛德必百世祀攜貳也豈獨蘋藻徵諸澗溪左傳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于鬼神可羞於王公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雷塘禱雨文

子厚集有弟宗直殯志謂元和十年十月至柳州數日同其弟宗直謁雨雷塘故有此文或載之於韓昌黎集非是今已刪去事詳見志中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坎北方震東方雷卽震也易震為雷專此二象宅于巖隈象一作狀風馬雲車肅焉徘徊馬一作耕焉一作然能澤地產以祛人災澤一作宅祛一作扶○淖潤澤也周禮以地產作陰德神惟智知我以誠往神惟句一作誠為致敬我一作敬欽茲有靈爰以廟饗饗一作享一本神惟智知二句在此下苟失其應人將安仰將一作神歲既旱暵害茲生長暵音罕又音漢長丁丈切○詩暵其乾矣敢用昭告期于肸蠁肸黑乙切又許訖切蠁音享○肸蠁猶冥漠也說文知聲蟲某自朝受命臨茲齋壞蒞政方初庶無淫枉朝一作從或一作方廉潔自持忠信是仗是一作猶苟有獲戾神其可罔罔一作惘○罔無也又誣也擢擢嘉生惟天之養嘉生見上注豈使粢盛夷於艸莽粢音咨盛平聲騰波通氣出地奮響易山澤通氣雷出地奮豫又欽若成功惟神是獎成一作神

祭纛文

纛音道又音毒○纛羽葆幢也以旄牛尾為之置左騑馬首大如斗二儀實錄云纛皂繒為之似蚩尤之首軍祭纛用白馬為牲此文元和十四年裴中丞行立纛討黃賊時子厚代之作○此於祭文中最為典實高古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纛神惟昔灃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茸頭是為兵生用以行師灃音豐○史記秦襄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又列異傳秦文公時有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不勝或墮地髮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以先驅史所記少有不同未知孰是旄頭卽纛也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為旄頭被髮先驅蓋起於此茸謂旄茸亂也漢宗蚩尤亦作靈旗史記高帝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邵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同祭之求福祥也又漢武帝為伐南越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二星為太一鋒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既

類既禡指于有罪禡音罵○詩皇矣曰是類是禡是致是附禮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類祭天禡師祭也北面詔盟抗侯以射抗苦浪切○北面詔盟見周禮秋官司盟之文詩賓之初筵大侯既抗注抗舉也舉鵠而棲之於侯也雖有古典今弃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古一作故有蠢黃孽保固虐人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威施于下蠢動也黃謂黃少卿事已見前孽妖孽也固險固也惟守臣某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董衆撫師秉羽元刃董督也莊子叔孫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或云羽翣也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禮記外事以剛日外事卽謂兵事爰薦求牛用禮牛人祭祀供其享牛求牛求牛者禱祀求福之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于神明傷夷大命傷夷大命謂死也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蟊蠈逵我涵育蟊音矛蠈音賊○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爾雅云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蠈食根曰蟊皆食禾之蟲也收厥隸圉役于校人隸奴隸左氏傳馬有圉牛有牧圉養馬者也周禮校人掌王之馬政言收黃孽以養馬者也海隅黎獻永底于理無或頓刃以爲神恥頓徒困切通作鈍○左傳襄公五年甲兵不頓注頓壞也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禡師祭也周官典瑞掌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云牙璋瑑以爲牙牙尚兵象故以牙璋起兵又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士剋也兵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此當與前篇同作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秦定百越漢開九郡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史記秦始皇三十三年取百越之地以爲南海桂林象郡漢書武帝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郡天寶兆亂北方薦役惟是南方久稽討伐方一作荒藩蠻怙險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齊人人當作民避唐諱也黃姓陋孽實恣盜暴僮壯殺老掠斂使臣梟視洞竄以逃大戮孽魚列切孽通用斂古奪字使去聲今皇帝受天景命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皇帝謂憲宗詩景命有僕明命也齊魯誼殄一作青齊既殄一作齊青誼殄○書我乃剿殄滅之絕也齊魯謂東平李師道趙魏顯化顯或作亦有司○趙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以德棣二州歸于有司魏謂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故云顯化溥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眇尚恣昏頑致天震怒命底于罰書底商之罰底致也官臣某官一作守○左傳襄公十八年官臣偃實先後之注云官臣守官之臣也某裴行立也欽率邦典統戎于征于往也惟爾有神懋揚洒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劉我徒詩無縱詭隨詭類謂凶醜劉剋也殺也鏃刃鋒鍔畢集于兇躬鏃作木切○說文鏃矢末鍔劍端也鎧甲干盾咸完於義軀鎧可亥切○說文鎧亦甲也盾亦干也焚煬蕩沃往如行虛煬於亮切俾人懷于安以靖離之隅離南方之卦在是舉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元和十一年刺柳州作集有井銘必同時也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演爲人用玄幽也演溢也國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注水土氣通爲演不窮之養功齊乳湩湩覩勇切又多貢切○易井象井養而不窮也乳汁也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闕焉官守斯恐按黃帝制井田鑿井其中八家共之又詳見孟子蘊利茲久閟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測我心易井卦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卜茲利兆于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仁一作靈惟昔善崩今則堅好善崩見上注惟昔遞石今則順道遞一本作匝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焉於虔切發自玄冥成于富媼克長厥靈不愛其寶媼烏皓切○左傳水神號曰玄冥前漢郊祀歌后土富媼張晏注媼老母稱也坤爲母故稱媼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禜門文禜音詠○周禮鬯人禜門用瓢齎注云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禮記雩禜祭水旱也

禜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闢能收水沴

以祐成績診音戾又徒典切○說文診妖也淫雨斯降害于蘖麥左傳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蘖亦麥也埜夫興憂官守增惕增一作加諸陰既閉休徵未獲漢書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洪範八庶徵曰休徵敬用瓢齊瓢婢遙切齊災詞切○瓢齊事見題注謂取其瓠割去柢也以展周索索悉各切又色格切○左傳定公四年疆以周索注索法也又周禮國索鬼神而祭祀乃蜡祭也納其雲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祭六伯母文

清河令從裕子二人察躬爲清德令某爲臨邛令六伯母臨邛令之妻李氏也按貞元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卒年八十一此文子厚代叔父纁作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纁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六伯母之靈纁許云切○子厚叔父有四纁居次伏惟天錫孜壽神資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長慈幼宗姻仰則不偕貴位孰不悽惻偕一作階嗚呼哀哉移天夙喪丁此閔凶文選二十移所天注女子在家則天父嫁則天夫移所天謂嫁夫也此言臨邛令早卒左傳少遭閔凶主器繼夭莫承于宗易主器者莫若長子李氏子終于宣州旌德尉懿彼賢女孝誠自中溫溫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甘則豐致養有榮其道克終懿一作粲○李氏有三女皆得良婿○隴西李伯和爲楊子丞大原王紓爲右補闕潁川陳萇爲校書郎渭南尉貞元十六年王氏女定省扶侍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婿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志焉天禍弊族造承哀訃纏牽官事奔哭無路訃芳遇切事一作仕亦既請告聿來京師以號以呼祗拜堂帷子姓彫落宗門日衰託于外姻陳此靈儀子姓謂衆孫也按貞元十六年李氏京師遇疾卒于平康里陳氏之第自小斂至于大斂二婿實參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纏而正于位幼女號戀誓言固之謂陳萇之妻仁賢見容曲遂其私謂陳萇內顧孱眇祗益摧悲誠愧于人豈曰得宜孱鉏山切○柳纁自謂今歲調選獲麥士林主其簿書于華之陰受祿雖微莫遂曩心調選二字並去聲夙駕東征祖軷將臨軷音跋○此謂纁將往於華陰祖道祭也朔望是違哀懷豈任嗚呼哀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

獨孤申叔之母

維年月日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惟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生而不淑未壯而死獨孤申叔字子重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卒年二十七名播九圍望高羣士雖微祿位人羨其美九圍九州也在抱無孫承家乏祀漢書于抱孫焉今孝女良婿適遵燕喜詩魯侯燕喜某曩與子重道契義均知心爲貴實在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竟罹禍謫逾紀漂淪子厚謫永柳二州自貞元乙酉謫官至元和十一年丙申爲一紀矣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冀榮末路私願獲陳遽此承訃天乎不仁訃芳遇切嗚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道當復此言申叔將致其孝于地下也神感昭融不疾而速靈識逾濬承歡載穆式致其安寧寘其壽願言有知以慰幽躅躅除玉切

祭從兄文

從兄名寬字存諒子厚五從族兄也按柳氏有濟房蘭廓四州刺史楷生夏縣令繹繹生司議郎遺愛遺愛生御史開開莖鄧州生寬子厚嘗作大理評事柳君墓誌即寬也

嗚呼我姓嬋嫣由古而蕃鍾鼎世紹圭茅並分嬋音蟬嫣於虔切○揚雄賦有周氏之嬋嫣注嬋嫣連也至于有國爵列加尊聯事尚書十有八人中遭諸武抑遏鮮寃踣弊不振數逾百年踣蒲北切○並詳見集柳氏諸誌近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旍耀期復于前旍與旌同旌旗也耀與曜同照曜光也君修其辭楚越猶傳從事諸侯假乎郡藩乎宜當作守○柳寬從事廣南假守支郡人謠吏畏威服咸宣神乎我欺命返不延興起之望是越是愆

寬中厲氣嘔泄卒年四十七歲首去我將濱海堧留遊歡娛涉月彌旬堧而宣切夜焚膏炬晝凌風烟理策嶇嶮縻舟潺湲嶇音區嶮音斂一作嶔潺鉏山切湲于權切○嶇嶮高險貌潺湲水流貌將辭又醉就往而旋旋一作還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垂帷襜襜飛旐翻翻襜蚩古切○說文襜垂貌衣蔽前也升拜無形合哭誰闞合一作洽逝歸從祔于鄧之原銘墓有辭發我狂言子厚嘗爲寬作墓銘故云祗陳其悲匪暇于文觴有旨酒豆有豘肩豘與豚同○豚小豕也禮記晏子豚肩不掩豆伊奠之菲而誠孔繁靈邪罔邪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子厚同祖異父弟字正夫集有誌宗直殯云元和十年七月卒祭文亦同是時作○悽情哀旨與昌黎祭十二郎文上下所不如者昌黎之抑揚跌宕愈令人斷腸耳

維年月日維元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彫喪歲月已久但見禍謫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已一作自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爲單子一作各有單緒慥慥早夭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綫即線字係公羊傳句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一本作年過三十不掛命書蒼天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弃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媿汝墨法絕代知者尚稀知一本作識及所著文不令沈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以慰汝靈宗直撰西漢文類四十卷並見墓誌及序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視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爲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絅寄於高原絅文忍切○絅棺索也見前死生同歸誓不相弃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簡字子敬博陵平安人中書令仁師五世孫娶柳氏子厚之伯姊也子厚集有永州刺史流驩州崔君權厝誌在元和七年作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曜于初譽動京邑施于方隅密勿書奏元侯是俞詩密勿從事崔簡貞元五年中進士第旋入山南西道節度使爲掌書記密勿奏事謂爲掌書記俞允也蜀寇內侮禍聯羌髳髳音矛叶讀如謨○羌髳夷名羌在西蜀髳在巴蜀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說文俘軍所獲也起受刑曹留總南都簡在山南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爲府留後移刺連部下民其蘇部一作州○此謂簡自山南西道府遷連州刺史道不可常病或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簡後餌五石病瘍且亂雷謗爰興接驗增誣簡自連州徙永州未至而連州人訴簡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始雖進律終以論辜禮記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注律法也溟海浩浩而君是踰嵩山茫茫而君是居嵩山疑當作崇山書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在驩州界厥弟抗憤叫于康衢爾雅四達爲衢五達爲康六達爲莊天子憫焉訊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簡幼弟詣闕訟冤天子爲之黜連帥罷御史期復中壤遽淪別區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死于驩州喪還大浸又溺二孤莊子大浸稽天而不沒大浸謂漲潦也簡子處道守訥奉簡之喪踰海水遇暴風二孤溺死痛毒薦仍振古所無何謫于天降此鞠居詩匪今思今振古如茲注振極也柩不及歸寓壑荒墟將葺將就誓還里閭簡柩至永州八月甲子宗元藁葬于卧之北四百步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毋儀先虧父訓又失簡妻柳氏先十年卒煢煢相祖

撫悼增恤咸冀其才以大家室煢渠營切憂也與惸字同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咨夕訃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訣一作隔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紹以出斧屋爰封禮記檀弓封有若覆夏屋者矣有若斧者矣神非久留息駕于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手㪺以酹涕出焉窮㪺音拘酹魯外切○說文㪺挹也酹也

又祭崔簡旅櫬歸上都文一本無旅櫬歸上都字一本旅櫬作神柩

字○按崔簡元和七年藁于永子厚謂三年將復故藁自七年至十年爲三年然子厚十年正月已召至京而此文謂我生而留則當是九年作○雖不作騷調其辭迓全自招魂中來哀怨無盡茅坤曰讀之輒涕洟已

嘻乎崔公之柩嘻一本作嗟嘻乎崔公楚之南其上不可以室或坋而頹或磝而崒坋符吻切磝音慇崒昨沒切○坋塵也磝山多大石也詩注崒者崔嵬貌陰流泄漏濊汨渝溢濊思廉切○爾雅泉一見一否爲濊郭璞曰纔有貌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疏脆薄久乃自窐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碩鼠字見詩窐塞也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睒眒欺苟佻音超睒音閃眒書刃切○佻輕也偷也睒暫視貌又驚視貌眒張目也脞賤暗曶輕嚚妄走脞坐果切曶古文忽字嚚音銀○脞叢脞細碎無大略也不思己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偶匹也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轝寧君之神轝音預○子姓見前轝舁車也去爾夷方返爾故隣奕奕其歸宜樂且欣簡歸葬長安少陵北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酹觴于座與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一本作崔君筵側祭二甥文○崔氏外甥即簡之子處道守訥也奉簡喪逾海水遇暴風溺死已詳見上祭崔使君文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韋六小卿之魂一無此文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典而喪離厥咎兮典主也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蹈道字見穀梁傳云蹈道則未也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鑒使昏霿兮霿武賦切與霧同反復攪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覯兮庶幾來歸餕以侑兮餕音俊○禮記注食餘曰餕言祭簡之餘以祭二甥也酒實于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邪否邪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崔氏即簡之女名媛嫁明州司戶河東薛巽元和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子厚集有誌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孃子之靈一作維年月日叔舅宗元以酒肉之奠祭于薛氏婦崔氏二十六孃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爲首甥於我氏恩顧彌厚甥於一作生於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芬一作棻恭惟伯姊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二云惟性抑自良陶此崔氏之母子厚姊也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辯論有疑必果恆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謂崔簡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敷暢浩通賞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夭閼神聖何蒙閼音遏○莊子逍遙賞儒莫之夭閼此文謂崔氏弟處道守訥奉其飄蓬度海遇風溺死崔駢即卿郎亦死也盛德餘慶宜福其豐胡然降戾惟禍之逢嗚呼哀哉豐一作遭非是前歲詔追延授遠牧元和十年三月十三日子厚召至京師又出爲柳州刺史武陵使道往來信宿武陵朗州去柳最近幸茲再見綏我心曲猶且輕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閟幽躅閟去聲臨視無路邈風慟哭怛焉自中如刅之觸刅一作刀非是邛

阜有位青烏載卜（崔氏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相冢書曰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蓮花山墓出二千石）道途尚艱歲月逾邁方俟歸祔再期奠沃（祔音引見前）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駢疑是處道守訥之昆弟觀前作可見此在永州作）

祭于甥郎之魂嗚呼天慫靈奇取不可貪既睿又力神誰以堪（慫卽吝字）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褰其篋匱抽深抉密擔重揭貴（揭丘桀切舉也又巨列切負也又去例切高舉也喻駢之多能）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邪（殄徒典切）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夭死有拔類之才而三見廢委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莊子爲不善者鬼誅之）兄弟逾十我出惟八既孤數祀中分存沒（左傳成公十四年我之自出注外甥也謂柳氏所生八子）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竝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一本無哀哉字）既致其愛秖極其哀秦越萬里心魂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筴（筴卽策字今謂之籤）前次滝隈（滝徒何切與沱同隈烏回切○說文沱江別流隈水曲也）笑頷卽路嗚鞘不迴（鞘梢笑二音○說文鞘刄室也選詩長鋏鳴鞘中）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瘞之東埜誰賵誰會（賵撫鳳切○穀梁傳車馬曰賵贈送死也會會瘞也）既虞以奠誰主誰酹（酹魯外切○虞祭名禮記莫若速反而虞乎疏曰瘞既已竟神靈須安豈若速反而虞祭以安神乎）孤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一本無哀哉字）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祔圮土下呼（圮被美切○圮毀也）漬淚徹壙以沾以塗此心未慊秖益摧紆累見于夢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組及壺嗚呼哀哉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一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二

明 檇李蔣之翹輯注

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

劉二十八禹錫也初與子厚同爲監察御史故曰院長張員外署也貞元十九年與韓退之李方叔三人爲幸臣所讒俱爲縣令南方後至澧州刺史子厚此詩貶永州司馬後作也○屬對極工而詞不空故無痴重之弊此長律所難

弱歲遊玄圃先容幸弃瑕

弱歲謂弱冠也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西北名玄圃按玄圃出美玉以喻京城之多賢才也漢鄒陽傳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注容文采也禮記瑜不揜瑕

名勞長者記文許後生誇

史記陳平門多長者車

鶡翼嘗披隼蓬心類倚麻

鷃音晏隼息尹切又音荀○莊子斥鷃小鳥也說文隼祝鳩也○左傳鶡披隼翼莊子夫子猶有蓬之心也注蓬非直達者也荀子勸學篇蓬生麻中不扶而自直

繼酬天祿署俱尉甸侯家

酬當作讎謂校讎也○天祿獸也漢世爲閣以藏秘書因以爲名張署貞元中舉進士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子厚亦爲集賢殿正字漢揚雄校讎天祿閣甸侯謂甸服侯服也署爲京兆武功尉子厚亦爲藍田縣尉

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

謝靈運晉書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又御史所居之地漢謂之御史府張衡西京賦青瑣丹墀注丹墀階也以丹塗之左傳敢不拜嘉按張署自武功拜監察御史子厚亦自集賢殿正字爲監察御史故云

分行參瑞獸傳點亂宮鴉

鴉一作鴉○參閣也瑞獸獬豸也

執簡寧循枉持書每去邪

左傳齊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簡謂簡策沈約爲御史中丞彈曹景宗亦云謹奉白簡又崔篆御史箴曰簡上霜凝蓋御史劾奏以簡也持書漢有治書侍御史後漢書蔡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持書亦御史職也

鸞凰標魏闕熊武負崇牙

唐諱虎字故以武字代○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注象魏闕也字亦見莊子周官熊虎爲旗牙謂牙旗也宋鄭鮮祭牙文崇牙既建義鋒增厲

辨色宜相顧傾心自不譁金爐仄流月紫殿啓晨赮

赮音遐○說文赮赤色謂曉起日光射殿宇也漢紀神光降集紫殿此乃言金爐之仄如流月之狀紫殿之啓如晨赮之色耳○自弱歲遊玄圃至此皆敘其與張歷仕及同爲御史之意

未竟遷喬樂俄成失路嗟

未竟未終也詩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貞元十九年署自監察御史貶爲郴州臨武縣令

還如渡遼水更似謫長沙

李白詩屈平顦顇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史記賈誼事文帝爲絳灌馮敬之屬妬害之謫長沙王大傅

別怨秦城暮途窮越嶺斜

秦城謂長安越嶺謂郴州也

訟庭閑枳棘侯吏逐麏麚

麚音加一作麏音君○後漢仇香爲攷城主簿縣令王渙謂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麏牡鹿也

三載皇恩暢千年聖曆遐

張自貞元十九年癸未貶官至元和元年乙酉憲宗即位爲三年

朝宗延駕海師役罷梁溠

溠側加切○朝宗事見禹貢駕海猶航海也溠水名左傳莊公四年楚令尹鬬奇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梁溠作橋於溠水上

京邑搜貞榦南宮步渥洼

洼音蛙○漢武帝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此謂署自臨武令移江陵掾自江陵掾入爲京兆府司錄參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也

世惟材是梓人仰驥中驊

梓一作杼○驊謂驊騮駿馬也梓良木書若作梓材

欻刺苗人地仍逾贛石崖

欻詩韻皆作欻許勿切從二火莊子釋文云欻生之芝也張衡賦欻神化而蟬蛻兮惟二本從三火况物切贛音紺○署自員外出爲虔州刺史虔屬江南道古三苗之地贛縣名屬虔州有章貢二水合流于此因以名縣

禮容垂琕琫戎備響鉦鍜

琕音必琫莫孔切一作玭琫玉也玭必鄄切鉦音鴉鍜音遐○詩琕琫容刀鞞佩刀下飾琫上飾說文鉦鍜頸鎧也

寵即郎官舊威從太守加

張以刑曹爲郡守

建旟翻鷙鳥負弩繞文蛇

旟音余○周禮司常州里建旟又鳥隼爲旟剝鳥皮毛置之竿頭爲之也鷙鳥卽謂鳥隼也署爲州刺史故建旟漢書司馬相如奉使西南夷至蜀縣令負弩矢先驅文蛇謂畫爲蛇文也

冊府榮八命中闈盛六珈

珈音加闈一作闈非是○周禮宗伯以九儀正邦國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詩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珈婦人首飾之盛者也韓昌黎作張墓誌云娶河東柳氏子則子厚蓋與張爲親故言及中闈也

肯隨胡質矯方惡馬融奢

晉陽秋胡質爲荊州刺史其子威自京都來省之告歸質賜其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唐劉子玄作史通乃譏其矯後漢馬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南郡太守大將軍梁冀奏融

在郡貪濁免官褒德符新換懷仁道併遮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
符竹使符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今郡守多用分符合符事謂此署自
虔州遷澧州刺史故曰符新換也寇恂嘗爲潁川太守後從車駕擊隗囂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
君一年乃留恂謂署赴澧州虔人一懷其仁惠遮道留之俗嫌龍節晚朝訝介圭
賒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使節者卿大夫聘於
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詩以其介主入覲于王介圭大圭也賒遠也言其入覲之晚禹貢輸
苞匭周官賦秉秅秅宅加切○禹貢荆州所苞匭菁茅苞橘柚也匭匣也荆州所貢澧屬山南
道即荆州之地周禮秋官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牢十車
車三秅注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
稯曰秅每車秅則三十稯雄風吞七澤異產控三巴宋玉賦此特大王之雄風
也司馬相如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曰雲夢華陽國志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故漢末益州牧劉璋
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忍至魚腹爲固陵郡巴遂分矣璋復改永寧爲巴郡以固
陵爲巴東郡徙龐羲爲巴西太守是爲三巴又樂史寰宇記於渝州記云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
是爲三巴其說不同然詩之意則謂張所治澧州屬山南東道而劉璋所分三巴之地屬山南西道及劍南
道山南劍南二道相接故曰控三巴也卽事觀農稼因時展物華秋原
被蘭葉春渚漲桃花令肅軍無擾程懸市禁賈賈音奢○
程法也貰貸也不應虞竭澤史記孔子曰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虞防也寧復
歎棲苴苴鋤加切今作葅字○詩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注苴水中浮草言天下之人如
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蹀躞驕先駕籠銅鼓報衙蹀音蹀躞
音燮○蹀躞馬行貌說文驕廄御籠銅鼓聲染毫東國素濡印錦溪砂韋誕
非紈素不下筆素帛也砂丹砂也本草丹砂多出蠻洞錦州界貨積舟難泊人歸山
倍畬畬音賒○吳楚燒山而種田曰畬田吳歈工折柳楚舞舊傳芭歈音
俞○梁元帝纂要齊歌曰謳吳歌曰歈宋玉招魂吳歈蔡謳秦大呂古樂府有折楊柳曲桓伊善笛撰折
楊柳尤爲奇妙後人不能盡傳其指訣文選越豔楚舞後漢傅毅舞賦云宋玉曰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
人之窮觀天下之至藝楚辭禮魂曰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芭巫者所持香草隱几松爲
曲傾罇石作汙隱於靳切汙音蛙今作窊○隱據也唐李泌取松樛枝以隱背其名曰養
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帝禮記汙罇而杯歛鑿地曰汙石作汙者以石爲汙罇也寒初榮橘
柚夏首薦枇杷橘小者曰柚祀變荆巫禱風移魯婦髽髽側
瓜切○史記封禪書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蓋荆楚之俗好巫也禮記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
也自敗於臺駘始也蓋魯襄公四年左傳邾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
乎始髽說文髽喪髻也已聞施愷悌還覩正奇衺奇音羈衺音邪○周禮比
長各掌其比之治視有罪奇衺則相及注衺猶惡也○自末竟還喬樂至此皆叙張出爲南方令及改刺
二州之意慕友慚連璧言姻喜附葭晉書夏侯湛幼有盛才而美容觀與潘岳
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漢書中山靖王傳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顏師古曰葭蘆也莩者
其筩中白皮至薄也張壻於柳氏見前中闈盛六珈注沈埋全死地流落半生
涯入郡腰恆折逢人手盡叉陶潛傳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
人馬援傳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俗乎敢辭親恥汙唯恐長疵
瘕長上聲疵才支切瘕古牙切二字俱當從王嗇幻迷冰火齊諧笑柏塗
幻怪也列子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又冬起雷夏造冰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注云齊國
俳諧之書東方朔傳時有幸倡郭舍人問朔隱語有曰老柏塗朔曰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塗者
漸洳徑也東門牛屢飯中散蝨空爬蝨音瑟○淮南子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
賈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爲客卿晉嵇康爲中散大夫山濤
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遺濤絕交書曰性復多蝨爬搔無已逸戲看猿鬬殊音辨
馬撾猿一作猴撾張瓜切○馬撾馬箠也左傳繞朝贈士會以策注撾也禰衡傳撾鼓渚行
狐作孽林宿鳥爲蹉孽魚列切蹉音嗟本作瘥○孽妖孽說文魚戲蟲蝗之怪謂之
孽莊子孽狐爲之祥蹉病也同病憂能老新聲厲似姱姱苦瓜切○說文姱
美貌豈知千仞墜秪爲一毫差守道甘長絕明心欲自
剄剄於加切○自剄自刎也見吳語貯愁聽夜雨隔淚數殘葩梟族
音常聒豺羣喙競呀呀虛牙切一本喙作豚○唅呀張口貌岸蘆翻毒
蜃磎竹鬭狂犘磎音奚犘音麻○犘牛名重千斤出巴中野鶩行看弋江
魚或共扠鶩莫卜切○周官以時籍魚注以扠刺泥中取之瘴氣恆積潤訛
火亟生煆煆虛加切○訛火野火也煆火氣耳靜煩喧蟻魂驚怯怒

蛙晉殷仲堪傳父師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鬭韓非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
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風枝散陳葉霜蔓綖寒瓜綖一
本作綖延演硯三音霧密前山桂冰枯曲沼蕸蕸音遐○蕸荷葉爾雅芙蕖其
葉蕸思鄉比莊舄遯世遇眭夸遇一作慕眭息隨切○史記陳軫傳越人莊舄
仕楚執圭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人今仕楚執圭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
彼思越則越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北史隱逸傳眭夸趙郡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漁舍
茨荒艸村橋臥古槎槎鉏加切○茨覆也槎水中浮木御寒衾用罽
挹水勺仍椰罽音計椰于遮切○說文罽西胡毳布蓋氊類也織毛為之挹酌也異物志椰
子木名出交州樹高五六丈無枝條其葉如束蒲背面相似在其上實如瓠橫破之可作椀或微長如括
妻子從破之可為爵交州記椰子中有漿飲之得醉故後人取其殼為酒器如酒中有毒則酒沸起但今
人皆漆其裏或以銀飾之則全失用椰子之意矣窻蠹惟潛蝎甍涎競綴蝸
蝎胡葛切甍莫耕切引泉開故寶護藥插新笆笆音巴○說文笆籬有刺者
樹怪花因槲蟲憐目待蝦槲胡谷切○木槲花南方所有多生於古樹朽壞中
嶺表錄異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水母者閩人謂之蛇渾然凝潔大如覆帽腹如懸絮有口而無目常
有蝦隨之食其涎浮涎水上人或取之則歛然而沒乃蝦有所見耳驟歌喉易嗄饒醉
鼻成齇嗄所嫁於介二切齇音查○嗄聲敗也老子號而易嗄齇鼻上皰也黃震云世俗所謂酒
齇鼻也曳捶牽羸馬垂簑牧艾豭豭音加○捶即箠也左傳曷歸吾艾豭艾
老也豭豕也已看能類鼈猶訝雉為鷭能奴來切鷭音華○鷭鳥名似雉
誰采中原菽徒巾下澤車詩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周禮有巾車注巾飾也馬援
傳吾第少游嘗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款段馬注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
轂短轂則利也俚兒供苦筍傖父饋酸樝傖士行切樝音查○傖父楚人別種
也又晉陽秋有云楚人謂中國人為傖樝果也說文似棃而酢勸策扶危杖邀持當
酒荼道流徵短褐禪客會袈裟短一作裋說見韓集二卷馬厭穀注香
飯春菰米珍蔬折五茄菰音孤○菰草名廣雅云蔣其米謂之雕胡可炊以為
飯五茄葉名本草云葉可作蔬菜食○劉僩曰子厚長韻屬對最精如以死地對生涯中原菽對下澤車
右言對左轄皆的對至於香飯炊菰米珍蔬折五茄假菰為孤獨之孤以對五也方期飲甘

露更欲吸流霞朱錄曰新安王子鸞預章王子尚請曇濟道人於八公山濟設茶茗尚味
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抱朴子項曼都修道山中忽遊紫府飲流霞一杯酒忽思家為上帝所斥河東
呼為斥仙人屋鼠從穿穴林狙任攫拏狙七余切春衫裁白紵
朝帽掛烏紗屢歎恢恢網頻搖肅肅罝老子天網恢恢罝亦網也
詩肅肅兔罝衰榮因蓂莢盈缺幾蝦蟆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
朔日生一莢至望日落一莢月小則餘一莢王者以是占曆名曰蓂莢禮記禮運月三五而盈三五而缺
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蟾蜍即蝦蟆也路識溝邊柳城聞隴上笳笳謂
卷蘆葉吹之共思捐珮處千騎擁青緺緺古華切○楚辭湘君篇捐余玦兮
江中遺余珮兮澧浦王逸注云屈原既放逐常思念設欲遠去猶捐玦珮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
澧浦今澧州也署為其州刺史故及之緺綬也東郭先生拜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自慕友
塹聯璧至此皆自敘其貶黜之意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為

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

賀末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弘農公楊憑也字虛
受一字嗣仁虢州弘農人先是御史中丞李夷簡一彈憑前為江西觀察貪污僭侈貶臨賀
尉其後自外入為王傅子厚是時為永州司馬作詩以獻

知命儒為貴時中聖所臧處心齊寵辱遇物任行藏
關識新安地封傳臨晉鄉漢武帝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應劭曰時
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亦好廣闊於是徙關於新
安去弘農三百里按楊氏譜楊朗為秦將有功封臨晉君臨晉縣屬河中府挺生推豹蔚
遐步仰龍驤易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魏書陳琳曰今將軍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驤躍也幹
有千尋練精聞百鍊鋼文選誰知百鍊鋼化作繞指柔茂功期舜禹
高韻狀羲黃茂與懋同狀一作上又作扶○書時乃功懋哉足逸詩書囿鋒
搖翰墨場雅歌張仲德頌祝魯侯昌詩小雅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張
仲賢臣也又魯頌四篇皆頌僖公也其閟宮云俾爾熾而昌俾爾昌而熾俾爾昌而大憲府初
騰價神州轉耀鋌貞元中憑為監察御史故云憲府鄒衍言九州之外有神州赤縣此

言神州京師也謂右言盈簡策左轄備條綱起居舍人一曰右史即禮記所
謂言則右史書之者也唐制起居郎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
聽退而書之季冬以授史官此言憑嘗為起居舍人也又唐制左丞掌管轄諸司糾正省內通判部省事
左司員外掌副左丞所管諸司事者也故亦稱左轄此謂憑嘗為左司員外郎也響切晨趨
佩煙濃近侍香司儀六禮洽論將七兵揚周禮司徒修六禮以
節民性謂冠一婚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也此謂憑嘗為禮部郎中又周禮司徒掌五兵至魏置五兵
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為五晉太康中乃分中兵外兵各為左右與舊五兵為七曹後魏遂為
七兵尚書此謂憑嘗為兵部郎中合樂來儀鳳尊祠重饌羊書簫韶九成鳳
凰來儀儀匹也餼羊見論語此二句謂憑嘗為太常少卿卿材優柱石公器擅巖
廊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漢書注巖廊巖峻之廊峻節臨
衡嶠和風滿豫章貞元十八年九月憑自太常少卿為湖南觀察使衡嶠衡山也在衡
州屬湖南道永貞元年十一月憑自湖南遷江西觀察使江西觀察使治洪州豫章郡即洪州也人
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漢書季布傳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爾細故誰
留念煩言肯過防左傳嘖有煩言璧非真盜客金有誤持郎
史記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
服釋之又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
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憑性素簡傲接下脫略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侈故云龜
虎休前寄貂蟬冠舊行龜印也衛宏漢舊儀列侯丞相將軍皆黃金印龜鈕中二
千石亦銀印龜鈕虎符也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貂蟬冠也晉太始中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
金蟬二句謂憑元和初解江西觀察召還為左散騎常侍訓刑方命呂理劇復推
張此謂憑自散騎為刑部侍郎又自刑部為京兆尹也周書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張謂張敞漢
宣帝時為京兆尹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入守者皆以罪過罷唯趙廣漢及敞為久任
直用明銷惡還將道勝剛敬逾齊國社恩比召南棠
史記漢石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大治為立石相社詩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國人被其
德故思其人而愛其樹希怨猶逢怒多容競忤彊希怨字見孟子詩逢彼之
怒謂憑雖能希怨而猶不免逢人之怒者也火炎侵琬琰鷹擊謬鸞凰琬音

宛琰音撿○書火炎崑崗玉石俱焚琬琰圭名此二句言憑誤遭彈擊也按憑為京尹其年七月御史中
丞李夷簡奏憑前在江西日贓罪及他不法事詔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即臺參訊貶臨賀尉先是
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憑頗疎縱不顧按之夷簡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里功作併興又廣畜妓
妾於永樂里之別宅謗議頗譁故夷簡舉劾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上聞
之且貶焉刻木終難對焚芝未改芳漢書路溫舒傳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
刻木為吏期不對顏師古注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又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士有畫地為牢誓
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抱朴子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併焚遠還逾桂嶺
中徒滯餘杭謂憑自京尹貶臨賀尉也臨賀屬廣州隸廣南道桂嶺賀州山名也繼徙餘杭長
史唐杭州為餘杭郡顧土雖懷趙知天詎畏匡史記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
思用趙人廉頗本趙將故也論嫌齊物誕騷愛遠遊傷莊子有齊物篇誕虛
誕也楚辭有遠遊章乃屈原所作麗澤周羣品重明照萬方易麗澤兌注麗
猶連也澤謂德澤又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按篇首題云三歲復為大僚蓋憑自元和四年己丑貶
至七年壬辰為三歲是歲立遂王宥為皇太子肆赦故此又有重明照萬方之句斗閒收紫
氣臺上掛清光晉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豫章人雷煥
曰此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在豫章豐城煥為豐城令掘獄中果得雙劍清光鏡也福為深仁
集妖從盛德禳秦民啼畎畝周士舞康莊啼畎畝謂思之也康
莊大道爾雅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采綬還垂艾華簪更截肪
肪音方○晉灼注漢書盭綬盭草名出琅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為綬名焦貢易林曰二千石官白
艾綬也魏文帝與鍾繇書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華簪更截肪謂以玉為簪也高居遷鼎
邑遙傳好書王左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遷鼎邑謂洛陽也史記賈誼為梁懷王太
傳梁懷王武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誼傳之又漢書景帝子河閒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
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故得書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二句謂憑自杭州召還遷諸王傳
居洛陽也集有祭憑文云入傳王國嘉聲事與謂此碧樹環金谷丹霞映上陽
晉書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上陽宮名留歡唱容與要醉對清
涼謂憑為王傅留歡要醉與之為好也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淵龍
過許劭冰鯉弔王祥柳自注云許侍郎尹河南許司業分司東都王舍人居憂在洛

皆弘農公平生親友今按後漢許劭汝南平與人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與淵有二龍焉此喻許孟容
及許司業也晉書王祥性至孝後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
持之以歸此以爲王仲舒也玉漏天門靜銅駝御路荒張衡漏水轉渾天儀
制曰以銅爲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左爲晝右爲夜華延儁洛陽記兩
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高九尺洛陽謂之銅駝陌○劉僩曰此對妙同於老杜澗瀍秋瀲
灩嵩少暮微茫瀲力驗切灩音豔○書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瀲灩水動貌戴延
之西征記嵩山其東謂太室西謂少室嵩其總名卽中岳也在洛中遵渚徒云樂冲天
自不遑詩鴻飛遵渚注鴻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遵渚以爲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
其所也憑今亦居東都故子厚以此詩以喻之淳于髡說齊威王曰國中有大鳥三年不蜚又不鳴王
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降神終入輔種德會明敭詩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書臯陶邁種德又曰明明揚側陋揚亦作敭獨弃傖人國難窺夫子牆傖人
注見前詩通家殊孔李舊好卽潘楊後漢孔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
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勑外非通家不得白融造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膺見之問曰高
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
莫不歎息潘岳懷舊賦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姻好楊君名肇以女妻
岳子厚娶楊憑之弟凝之女故及之世議排張摯時情弃仲翔史記張摯字長公釋
之子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諍權
不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縣尉不言縲紲枉徒恨纆徽長徽一
作牽○易繫用徽纆注縄也賈賦愁單閼鄒書怯大梁閼烏合切○賈誼貶
長沙作鵩賦曰單閼之歲鵩集予舍單閼太歲在卯也鄒陽事梁孝王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閒勝等陽惡
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梁王立出之烟心那自是昭世懶佯
狂世一作代○史記箕子乃佯狂爲奴鳴玉機全息懷沙事不忘玉謂佩也
史記屈原旣放逐乃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而死戀恩何敢死垂淚對清湘
子厚在永州永州有湘水○自獨弃傖人國已下皆子厚自叙己意

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一首并序○裴韶州名與字俱未詳而題乃有曹長使君之稱

必當與子厚同在禮部者呂道州名温字化光元和三年十月自御史得罪貶均州刺史
再貶道州刺史子厚此詩在永州作○劉敬曰酬韶州裴使君所作二十之韻尤見奇險
之工妙蓋爲山字不比其遐字之多也

韶州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用韻尤爲高絶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爲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聲律言數如之

金馬嘗齊入銅魚亦共頒漢武時有東門京者善相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
立於魯班門外因號曰金馬門賢才待詔於此唐志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頒銀菟符其後改爲銅魚
符易守令則給之共頒言温與裴同出爲刺史也疑山看積翠湞水想澄灣
湞涉盈切○疑山謂九疑山在道州湞水名說文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溱在今韶州界灣水曲也標
牓同驚俗清明兩照姦後漢書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牓注標牓猶相稱揚也
乘軺參孔僅柳自注韶州常隨潘戶部出征賦今按漢書食貨志孔僅南陽大治武帝時鄭
當時進言之爲大農丞貞元二十一年七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副使以裴爲屬孔僅以喻
孟陽也按節服侯狦狦所姦切○柳自注道州昔使絕域遂無滑夏之虞按節持節也使節
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眊二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漢書匈奴傳虛閭權渠單于二子稽侯狦號
呼韓邪單于貞元二十五年五月以史館修撰祕書監張薦爲吐蕃弔祭使以温爲副賈傅辭
寧切虞童髮未斑斑音班○賈誼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以文弔屈原虞童虞翻也翻
年十二客有候其兄不過翻翻追與之書客奇之斑髮半白也秉心方的的騰口任
嚬顑顑音顔○嚬顑爭貌韓子其鬭顑顑聖理高懸象爰書降罰鍰易縣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史記張湯掘熏得鼠反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注爰援也謂以文書代換
其口詞書一其罰百鍰注六兩曰鍰鍰黃鐵也一曰錢也謂温得罪貶德風流海外和氣
滿人寰禦魅恩猶貸思賢淚自潸潸所班切○左傳文公十八年投之
四裔以禦魑魅注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恩猶貸予厚自言雖被竄謫猶未至死是爲寬貸也思
賢謂裴呂也詩潸然出涕說文潸涕流貌在士均寂寞零落閉惸鰥惸渠
云切鰥姑頑切○惸獨也夙志隨憂盡殘肌觸瘴瘵瘵五還切○說文瘵痺也
月光搖淺瀨風韻碎枯菅菅茅也海俗衣猶卉山夷髻

不鬘書島夷卉服注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卉草也葛越南方布名鬘謂曲髮爲髻也泥沙潛
虺蜮榛莽鬬豺貜貜音钁○詩爲鬼爲蜮注蜮一名水弩貜狼屬似貍循省誠
知懼安排秪自憪憪音閑一作癇非是○說文憪愉也食貧甘莽鹵被
褐譤爛㜸爛音闌㜸離閑切○詩自我徂爾三歲食貧爛㜸色不純貌後漢書衣裳闌班語言
佅離是也遠物裁青蒻時珍饌白鷴蒻音計見前長捐楚客珮
未賜大夫環楚客珮見前說文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穀梁傳宣公二年注禮三諫不聽
則去待放於境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苟子召人以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亦云古者臣有
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異政徒云仰高蹤不可攀
空勞慰顑頷姸唱劇妖嫺嫺音閑○妖嫺謂閑雅也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婁秀才圖南也侍中御德之後

集有送其之淮南序二詩與序當同時作

遠弃甘幽獨誰言值故人子厚自言罪遷斥也得好音憐鍛羽
濡沫慰窮鱗鍛所介切○詩載好其音又懷我好音鍛殘也選鍛翮由時至好音以喻圖南
鍛羽以自喻莊子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困志情惟舊相知樂更
新困一作同○楚辭九歌樂莫樂兮新相知浪游輕費日醉舞詎傷春風
月歡寧閉星霜分益親閉字分字並去聲已將名是患還用
道爲隣是一作自機事齊飄瓦嫌猜比拾塵莊子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又雖有忮心不怨飄瓦家語孔子窮於陳蔡之間顏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甑中飯而食之飯熟
進孔子孔子曰今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
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煤烟塵也因拾烟塵孔子疑惑也高冠余肯賦
長鋏子忘貧鋏古叶切○楚辭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珮之陸離史記馮讙聞孟嘗君好士
躡屩而歸之孟嘗置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爲長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
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晼晩驚移律暌攜忽此辰晼於阮切○晼晩日暮也
選老晼晩而將及開顏時不再絆足去何因絆音半○選猶絆良驥之足
羈也海上銷魂別天邊弔影身江淹賦黯然銷魂惟別而已秪應西
澗水寂寞但垂綸西澗永州水名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得句
最清利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客謂秀才圖南也瀟湘二水名在永州界病依
居士室夢繞羽人丘居士室謂維摩居士丈室楚辭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
鄉注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人得道身生羽毛也丹丘晝夜常明味道憐知止
遺名得自求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
張文潛嘗論子厚此聯爲集中第一洪駒父則云明月江山夜候蟲天地秋最爲奇警謬忝雙
金重難徵雜珮酬選張載擬四愁美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詩之子之好之
雜珮以報之注雜珮珩璜琚瑀衡牙之屬碧霄無枉路徒此助離憂枉路猶徑
路也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武陵永州流人來永州在元和三年子厚有此贈下
又有簡武陵詩○有筆意瀟散自得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
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與同
若人抱奇音朱絃縆枯桐縆古鄧切亦作絙○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
絃謂以朱絲爲絃也楚辭縆瑟兮交鼓縆急張也枯桐謂琴也清商激西顥泛灩凌
長空顥音浩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閟大樸聾
俗何由聰老子大音希聲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此詩亦爾爾詩眼乃極稱之如日出霧露餘青松如
膏沐二句亦是常景常語謂其能傳造化之妙可乎獨一結極解脫極玄澹妙妙劉辰翁
曰妙處有不可言然去淵明尚遠是唐詩中轉換耳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西域有貝多樹國人以其葉寫經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
可冥繕性何由熟遺一作遺○莊子繕性於俗繕治也道人庭宇靜苔
色連深竹道人即謂超師○劉僩曰山谷學徒筆此詩於扇作翠色連深竹翠色語好而苔色
義是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詩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澹然離言

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江華道州縣名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沿流此投跡 道州即古之春陵自道沿流亦可至永故云 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 跏音加趺音夫○跏屈足坐也趺足也 風牕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艸積

巽上人以竹閒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 巽上人重巽也時居永州龍興寺此詩子厚在永州作

芳叢翳湘竹零露凝清華 芳叢茶樹也 復此雪山客晨朝掇靈芽 掇丁活切 蒸烟俯石瀨咫尺凌丹崖 瀨水流石上也 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 璧一作玉 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薰毗邪 維摩詰經時化菩薩以滿鉢香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維摩詰語舍利佛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熏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 咄此蓬瀛侶無乃貴流霞 蓬萊方丈瀛州海中三神山流霞事見前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零陵永州郡名吳武陵已前有詩贈之矣集文有小丘記云李深源克己同遊深源克己李卿元侍御也時在元和四年九月此詩有朔雲窮秋之語意亦是時作矣

理世固輕士弃捐湘之湄陽光竟四溟敲石安所施 竟一作競敲口交切○陽光謂日竟滿也四溟四海也敲石擊石出火也選潘安仁詩歘如敲石火瞥若截道飇 鍛羽集枯榦低昂互鳴悲朔雲吐風寒寂歷窮秋時君子尚容與小人守競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自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諒徒為惜無協律者窈眇絃吾詩 窈眇琴聲

界圍巖水簾 子厚自永州召還經巖下作○曾吉甫曰此詩奇麗工壯始言水簾之狀不甚言但發二語云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簡而工矣

界圍匯湘曲青壁環澄流 匯胡對切又上聲○選琴賦丹崖嶮巇青壁萬尋 懸泉粲成簾羅注無時休韻磬叩凝碧鏘鏘徹巖幽丹霞冠其巔想像凌虛遊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 言水簾之狀如冕旒之垂 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 丹丘已見前 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 左傳兩釋紲囚此謂元和十年詔追子厚等赴上都 采真誠眷戀許國無淹留 莊子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再來寄幽夢遺貯催行舟

古東門行 東門謂長安城東門也古樂府有東門行本言貧士別家之情事至鮑照特傷離別而已子厚此詩則其以諷當時盜殺武元衡元衡為相宅在京師靜安里元和十年六月將朝出里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散走遂遇害詳見中注○語語典實而氣亦雄悍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 漢景帝三年七國反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按唐史先是王承宗拒命上怒削其官爵討之會淄青盧龍數表請赦乃詔浣雪昇以故地及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使人白事中書元衡叱去承宗怒與師道謀殺元衡故此詩首引七國事謂元衡之變亦起於削地也史記天官書陣雲如列垣 雞鳴函谷客如霧貌同心異不可數 史記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秦追至客有為雞鳴而雞盡鳴遂得出函谷秦關也此謂李師道王承宗密遣人入關刺宰相也 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 眠一作眠一作狠皆誤○前漢尹賞傳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讎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漢百官表中尉掌徼巡注徼遮徼司隸謂司隸校尉掌察三輔徼巡司隸不舉職而眠如羊故不知有變四皓謂太子將兵無異以羊將狠蓋弱不能以敵強況又眠邪此謂元衡入朝出靜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殺元衡而邏司傳譟莫知主名也 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 賈誼傳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中矣如淳云馮敬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匕首劍屬此謂賊始一呼而徒御格鬭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也 兇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 元衡既死朝臣爭勸帝罷兵吏卒不敢窮捕 魏王臥內藏兵符子西掩袂

真無辜史記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王弟信陵君無忌之客侯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晉鄙不聽可使擊殺之左傳哀公十六年白公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此謂盜殺武元衡而朝堂不知也羌胡轂下一朝起敵國舟中非所擬司馬相如諫疏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國策吳起諫武侯曰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安陵誰辨削礪功韓國詎明深井里功當作工○史記袁盎列傳梁孝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安陵郭門外刺者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礪工工曰梁孝王子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又刺客傳聶政河內軹縣深井里人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請政為之報仇政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韓取尸暴於市而問莫知誰子其姊嫈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重刑以絕從妾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于尸旁此謂當時元衡為賊所殺初不知主名吏卒不敢窮捕後下詔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而王士則王士平始以賊聞也絕臏斷骨那下補萬金寵贈不如土秦晉謂肌曰臏音穰或作臕臕唐韻作咽項也下字一作可

寄韋珩珩正卿之子集有答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元和十年三月以子厚為柳州刺史迴眸炫晃別羣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羣玉羣賢也炎煙六月咽口鼻胸鳴肩舉不可逃六月子厚過嶺桂州西南又千里灘水鬭石麻蘭高灘水水名出陽海山即桂江也蘭麻山名在桂州地今本麻蘭恐誤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蒲亦作葡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饑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枹鼓手所操枹音孚○籠銅鼓聲枹擊鼓杖也奇瘡釘骨狀如箭鬼手脫命爭纖毫釘丁訂二音醫書有釘瘡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攪腹戟與刀霍疾謂霍亂邅來氣少筋骨露蒼白澼汨盈顛毛澼則瑟反汨越筆切○澼汨水流貌國語班序顛毛以為民統紀注顛項毛髮也君今矻矻又竄逐辭賦已復窮詩騷矻口點切與硈同又口骨切○爾雅矻固也石堅也神兵廟略頻破虜四溟不日清風濤時用兵討淮蔡故云聖恩儻忽念行葦十年踐蹈久已勞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注行道也子厚得罪至是十餘年矣幸因解網入鳥獸畢命江海終遊遨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莊子入鳥不亂羣入獸不亂行願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東北珩所謫處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郴音琛○尚書名於陵字達夫元和十一年四月自戶部侍郎判度支貶郴州刺史坐供軍有闕也先是貞元中李吉甫為郴州刺史有北樓詩十韻至是於陵和之子厚亦和焉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南金良金也已詳前注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迴野恣窺臨鳳去徽音續芝焚芳意深詩太姒嗣徽音徽美也芝焚見上獻弘農公詩注鳳去以比吉甫芝焚以比楊尚書也游鱗出陷浦唳鶴繞仙岑風起三湘浪雲生萬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同遲客心遲去聲除吏切○遲待也騂騮當遠步鶗鴂莫相侵鶗音題又火系切一作鵜鴂古穴切○離騷經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鵙鴂一曰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今日登高處還聞梁父吟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注樂府曲名

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搉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銛音纖○截玉銛錐謂錐之可截玉者銛利也南溟南海謂郴州也尚書舊用裁天詔漢以尚書郎作詔文漢官儀曰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內史新將寫道經晉書王羲之為會稽內史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內史以比楊尚書曲藝豈能裨損益曲藝小藝謂書學也微辭秪欲播芳馨芳馨謂楊尚書治行桂陽卿月光輝徧毫末應傳

顧兎靈桂陽郴州書鄉士惟月楚辭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注顧望也詩意
謂此筆當是顧兎之毫也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江字一本
作注

聖代提封盡海壖狼荒猶得紀山川壖而緣切○漢書食貨志提封
萬井注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海壖江海邊地狼荒荒遠之境華夷圖上應初錄風
土記中殊未傳晉書周處有風土記十卷椎髻老人難借問黃茆
深峒敢留連椎直追切峒徒弄切○前漢書西南夷傳自滇以北此皆椎髻注謂髻如椎之
形也峒山穴也下有柳州峒氓詩蓋柳州之民多有居嵓峒閒者南宮有意求遺俗
試檢周書王會篇南宮南省也周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其事爲王會篇見今汲冢
周書第五十九篇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浩初潭州人龍安海禪師
弟子自臨賀至柳州謁子厚集又有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詩及送浩初序○蘇軾曰退
之詩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
公當時不討會好做成一屬對子瞻爲之對曰繫懣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又曰
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旁諸峯真若劍鋩誦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焦竑曰
此詩子厚已開宋人門戶故爲子瞻所取

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
億散作峯頭望故鄉意旨恍惚是自無聊之詞議者謂子厚南遷不爲無罪身雖未
死而已在刀山矣可爲告誰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子厚元和十年春正月自永召還過
巖下故云發春念長違是年三月出刺柳州五月復經從故云中夏欣再覲詩是時作

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覲是時植物秀杳若臨玄圃
玄圃已見前歊陽訝垂冰白日驚雷雨歊許嬌切○說文歊熱氣出貌笙
篁潭際起鸛鶴雲閒舞鸛古玩切○笙篁言水聲也鸛鶴二鳥名俱色白此言水
之自高而下如二鳥舞雲閒耳古苔凝青枝陰艸濕翠羽蔽空素彩
列激浪寒光聚的皪沈珠淵鏘鳴捐珮浦的丁歷切皪音歷○
的皪白貌班固東都賦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楚辭捐余珮兮澧浦幽巖畫屏
倚新月玉鈎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洞府一本作恍惚迷洞府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自此篇下至灞亭上詩皆元和十年北還
道中作

每憶纖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霄岸傍古堠應無
數次弟行看別路遙堠音后○說文堠里堡也拾遺記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
記使玄龜印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之鼓道路記以里堠又起軒轅時也韓
昌黎有路傍堠詩

過衡山見新花開卻寄弟後二語澹宕亦有恨意劉辰翁曰酸楚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
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前迴鴈時孔安國尚書注鴻鴈之屬九月
而南正月而北一統志衡山有回鴈峯云鴈至衡陽則不過遇春而迴

汨羅遇風汨莫歷切○汨羅江在長沙湘陰縣北屈原所自沈處上有原廟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楚臣謂屈原子厚方召回故云
不作楚辭招魂魂兮來歸入修門些注修門郢城門爲報春風汨羅道莫
將波浪枉明時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
酬贈竇常字中行元和七年冬自水部員外郎爲朗州刺史先是劉禹錫與子厚同
貶今俱召至京師常有此寄子厚因酬贈之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子厚自永貞元年謫永州司馬至是元和十年爲十
一年故云垂一紀十二年曰紀疑比莊周夢莊子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與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情如蘇武歸
蘇武使匈奴留十九年不遣至昭帝立乃得歸賜環留逸響賜環見上酬裴詔州詩注五
馬助征騑騑音非○墨客揮犀云世謂太守爲五馬或云詩曰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
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或曰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增一

馬見漢官儀也又古今風俗通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馬繡鞍金勒出則控之故永嘉有五馬坊古樂府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五馬言常也駙驂旁馬也助征駙卽謂促其行騎 不羨衡陽鴈
春來前後飛

離觴不醉至驛卻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 楚辭屈原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庾信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也謂傳舍也 荊州不遇高陽
侶一夜春寒滿下廳 漢書酈食其曰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下廳猶下舍也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漢陽在唐屬鄂州今爲府隸湖廣

驅車方向闕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無謀終自憐 禮記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注壘軍壁也 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惆
悵樵漁事今還又落然 落然字不成句疑誤

善謔驛和劉夢得酹淳于先生 驛在襄陽宜城縣齊使淳于髡獻鵠于楚至此放之徒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之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楚王曰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而歸事見史記○附錄劉夢得題墓此詩生爲齊贅婿死作楚先賢應以客卿葬故臨官道邊寓言本多興放意能合權我有一石酒置君墳樹前

水上鵠已去亭中鳥又鳴 史記齊威王喜隱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辭因使
楚重名爲救齊成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救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荒壠遽千古羽觴難再傾 宋玉招魂瑤漿蜜酌實羽觴些 劉伶今日意異代是同聲 劉伶以譬禹錫易同聲相應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灞水在今西安府城東唐京城之左此詩子厚將入京師作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
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 元和八年正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夷簡爲西川節度使薦

藉也
遠師騶忌鼓鳴琴去和南風愜舜心 史記田敬仲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家語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文中子予騶而歌南風釣者曰噫非今日事也其有虞氏之心乎 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徽音 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又太姒嗣徽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元和六年九月衡州刺史呂溫卒元侍御名稹是時稹自東臺監察御史貶江陵士曹參軍或云李元二侍御卽前李深源元克己也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顦顇泣相逢 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諸峯之一子厚意借以喻呂衡州耳 秪令文字傳青簡 上古未有紙以竹簡寫書必以火炙簡令汗蓋取其易書復不蠹謂之汗殺青亦謂之汗簡 不使功名上景鐘 周禮鳧氏爲鐘鐘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枝枝謂之景景鐘大鐘也左傳襄公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鐘而銘魯功是也 三畝空留懸磬室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侯謂展喜曰室如懸磬 九原猶寄若堂封 禮記檀弓文子曰武也得從先大夫於九原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又夫子曰吾見封之有若堂者矣注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 遙想荊州人物論幾迴中夜惜元龍 魏志陳登字元龍爲廣陵太守年三十九卒後許汜劉備並與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此也時李元二侍御皆在江陵故用此事○使事甚切而且化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二首 楊侍郎名於陵

貞一來時送彩牋一行歸鴈慰驚弦 彩牋卽楊侍郎戲贈之什一行歸鴈以況南來諸賓驚弦言初自遷謫而歸也 翰林寂寞誰爲主鳴鳳應須早上天 潘岳詩如彼翰林鳥雙飛一朝隻翰林鳥棲之林鳴鳳以喻楊侍郎言早上天爲翰林衆鳥之主

六言

一生判卻歸休謂著南冠到頭 左氏傳鍾儀南冠而縶鄭人獻楚囚也

治長雖解縲紲無由得見東周東周洛陽此言不得至洛陽也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爲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援音爰○子厚赴柳州道中作蓋有自況之意援籬也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劉夢得集有重至衡陽傷柳儀曹詩引云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湘水爲別柳浮舟適柳州余登陸赴連州後五年予從故道出桂嶺至前別處而君歿於南中因賦詩以投弔詩云憶昔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帆轉山滅馬嘶循故道帆滅如流電千里江蘺春故人今不見元和乙未卽十年也

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元和十年二月子厚召至京師三月出爲柳州刺史伏波故道風煙在漢武帝紀南越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子厚適柳連皆過桂嶺而去故所經乃伏波故道或云後漢馬援爲伏波將軍南征交趾亦道出於此翁仲遺墟艸樹平魏志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水經注人鄗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此言翁仲謂墓前石人也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重別夢得此下二詩別本幷劉夢得再受連州至衡陽酬贈別詩俱在柳州寄京中親故後

二十年來萬事同貞元九年子厚與禹錫同舉進士其後出處略同至是二十三年矣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爲隣舍翁夢得答詩云耦耕若便遺身世黄髮相看萬事休卽此意

三贈劉員外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何年待汝歸岐一作湘

再上湘江湘水出零陵陽海山至巴丘入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迴淒絕一言腸斷矣

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別本此詩文善諸驛後

簷下疎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襄陽從事卽祗謂天水趙也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漢書律曆志黄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制十二篇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其雌鳴亦六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柳自注昔與德公別於此

海鶴一爲別存亡三十秋海鶴以譬德公三十秋謂貞元初至此也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樓行音杭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至釣磯留待徐容州舊史元和十年以長安令徐俊爲容管經略使徐容州卽俊也子厚是年三月出爲柳州而徐之除在子厚後故子厚先至桂州留詩以待之

幽徑爲誰開美人城北來爲去聲○美人謂徐容王程儻餘暇一上子陵臺王程王事也後漢嚴光字子陵隱於富陽山今在嚴州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永貞元年子厚與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淩準程异韋執誼皆以附王叔文貶號八司馬淩準執誼皆卒貶所异先用餘四人元和十年與子厚皆召至京師又皆出爲刺史子厚爲柳州泰爲漳州曄爲汀州禹錫爲連州諫爲封州子厚六月到柳州此詩是年夏所寄也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山海經大荒之中有暘谷注荒遠也驚風亂颭芙蓉水颭式再切○集韻颭風動物也芙蓉蓮花也本草云蓮其葉名荷其花未發爲菡苕已發爲芙蓉密雨斜侵薜荔牆薜蒲計切荔郎計切○楚辭貫薜荔之落蕊注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一本作雲馭去如千里馬江流曲似九迴腸○司馬遷書腸一日而九迴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莊子宋人資章而通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絕孤城千萬峯空齋不語坐高春（越絕言越之絕境也淮南子日經于泉隅是謂高春損于連石是謂小春高春日晏也）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梅嶺寒煙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鰅鱅（鰅音娛鱅音庸○梅嶺今大庾嶺是也楚辭大招鰅鱅短狐王虺騫只說文狀如犂牛鰅魚皮有文）丈人本自忘機事爲想年來憔悴容（莊子有機事者必有機械）

登柳州峩山（峩一作蚷非是○峩山山名見子厚柳州山水諸記一統志作鵝山在柳州府城西山巔有石如鵝○此樣語痛至讀自有省本不須着一字劉辰翁曰漸近自然）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以故鄉在西北而登山以望乃故鄉不可見而見融州何邪按子厚家河東以柳視之當在西北矣唐書地里志融州融水郡武德四年置在柳州北三十里故詩云云）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爲報秋來鴈幾行（臨蒸衡州縣名後改爲衡陽）林邑東迴山似戟（林邑漢象林縣馬援鑄銅柱處）牂牁南下水如湯（牂音臧牁音柯○牂牁繫船杙也華陽國志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史記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蒹葭淅瀝含秋霧（淅音析瀝音歷○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陸璣草木疏蒹水草葭蘆葦）橘柚玲瓏透夕陽（透字下得新奇不然弁玲瓏字亦無趣字）非是白蘋洲畔客還將遠意問瀟湘（南史柳渾爲吳興太守嘗爲江南曲汀洲采白蘋落日江南春）

答劉連州邦字（連州刺史劉禹錫）

連壁本難雙分符刺小邦（連壁分符俱見上注）崩雲下灕水（灕水出零陵）劈箭上潯江（柳州治在潯江北）負弩啼寒狖（狖余救切○漢司馬相如傳縣令負弩矢先驅狖獸名似猿狖鼠屬善旋）鳴枹驚夜狵（枹音膚狵音尨○枹擊鼓杖狵犬也）遙憐郡山好謝守但臨窻（謝守指安石也安石嘗爲吳興太守）

嶺江南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南方池塘溝港中往往有蛟或於長江內吐涎人爲涎制不得去遂沒江中）射工巧伺遊人影（博物志江南有射工蟲長一二寸有弩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詩爲鬼爲蜮陸璣疏云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又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疏云含沙射人影也）颶母偏驚旅客船（颶忌遇切南人皆呼爲貝○嶺表志南海秋風雲物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嶺南錄異記嶺嶠夏秋雄風日颶發日午至夜止仆屋僵樹飄屋瓦若飛蝶累年一發或一歲再三）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峒與洞同）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箬而灼切○楚人謂竹皮曰箬可以苃舟峒山穴也）綠荷包飯趁虛人（青細紀錄嶺南人呼市爲虛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鵝毛禦臘縫山罽（罽音計○邕管溪洞不產絲纊民多以木綿茆花鵝毛爲被彼人家家養鵝二月至十月摯取耎毳積以禦寒）雞骨占年拜水神（漢書郊祀志粵祠雞卜李奇注持雞骨如鼠卜）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譯音亦○前漢紀越裳氏重譯獻白雉章甫文身注見前）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卽事見寄（徐中丞卽前望秦驛詩徐容州是也按地理志容州普寧郡防禦經略而徐俊爲容管經略當是俊也然題云中丞之史不載攷）

鵷鴻念舊行虛館對芳塘（鵷音冤行音杭鵷鴻喻徐中丞）○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俱爲累相期在故鄉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郡內謂柳州也）

芳朽自爲別無心乃玄功（別比列切○朽枯也別異也言芳朽各異耳玄功天功也）夭夭日放花榮耀將安窮（詩桃之夭夭）青松遺澗底擢

蒔茲庭中蒔上吏切○選詩離離山上苗鬱鬱澗底松蒔別種也積雪表明秀寒花助蔥蘢蔥音怱蘢音龍○蔥蘢翠色貞幽夙有慕持以延清風易幽人貞吉顏延年詩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靜貞吉之道也夙素也無能常閑閤偶以靜見名奇姿來遠山忽似人家生奇姿謂所栽松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韻動竽瑟諧此風中聲

種柳戲題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左傳定公九年思其人猶愛其樹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榕音容○閩廣有木名榕其木大而多陰可蔽十畝取寬庇廣容之意故謂之榕海物異名記云其材擁腫不中繩墨亦謂之槦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思去聲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落句悠然自遠劉辰翁曰其情景自不可堪唐汝詢曰花盡葉落豈二月時光景蓋柳州風氣之異如此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仙人山在柳州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山海經珠樹在厭火國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葉皆珠此言珠樹亦止言木之美者耳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方外謂遊方之外字見莊子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分符注見前圖經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曰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曰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先卓焉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即前賈鵬也

寒江夜雨聲潺潺曉雲遮盡仙人山潺鉏山切遙知玄豹在深處下笑羈絆泥塗間列女傳陶吳子妻曰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

莊子楚聘莊子曰楚有神龜死三年矣王乃箴藏之此龜寧其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曳尾於泥塗乎

別舍弟宗一公之從兄弟見於集者有宗一宗玄宗直其世系皆不可得而詳矣

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周少隱曰此詩可為妙絕但結處說夢中安能見郢樹之烟烟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荊門郢樹烟卻似穩當江淹賦黯然銷魂唯別而已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自永貞元年乙酉至元和十一年丙申也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荊郢宗一將遊之處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郴州侍郎楊於陵也韶州即周二十二丈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騑騑音非夢喜三刀近書嫌五載違晉書王濬為廣漢太守夢懸三刀於其屋梁上驚覺意甚惡之主簿劉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凝情江月落屬思嶺雲飛思去聲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柳自注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月三十日按晉書王羲之字逸少會咸康中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庾翼為安西將軍因話錄云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尤長於章草為時所寶湖湘以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以此觀之蓋有之矣子厚與夢得聞問最數殷賢戲題其書後故舉庾翼事為奇蓋劉家子弟亦有學其書者孟崙二童必夢得之子殷賢雖不能詳亦必夢得家子弟也

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王羲之會與人書云張芝臨池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王僧虔論書云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曰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比之

重贈二首此篇子厚答禹錫所酬前詩作也按禹錫酬家雞之贈云日日臨池弄小

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徒官奴王羲之女名羲之樂毅論書賜官奴時子厚未有子故云柳家新樣謂柳公權元和間有書名

聞道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漢書劉向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閒也如今試遣隈牆問已道世人那得知晉史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其心而矉其里里之富人見之閉門而不出矉蹙額也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選西都賦云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此謂劉家就子厚求寫西都賦也

疊前此柳又答夢得所答重贈二詩之作也按夢得詩云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牕且當勤聞彼夢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衞夫人其二云昔日慵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臨池興爲報元常欲抗行衞夫人名鑠字茂猗隸書尤善王右軍師之元常鍾繇字王右軍云吾書比之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鴈行也

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瓊樹枝柯意以喻夢得子弟在家弄土唯嬌女空覺庭前鳥跡多左思嬌女詩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綈素誦習矜所獲事物原始蒼頡觀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詩意謂小女學書其紙散落庭中覺鳥跡之多也

疊後

事業無成恥藝成南宮起草舊連名禮記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子厚與夢得嘗同爲禮部員外郎故云連名勸君火急添功用趁取當時二妙聲時一作初○晉書衞瓘爲尚書令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閭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使此後無因寄遠書使去聲○禮記王制注附庸小城也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唐武德初改太守爲刺史加號爲使持節而實無節但頒銅魚而已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韓漳州名泰靈徹字澄源會稽人貞元中遊京師名動輦下緇流疾之造飛語因貶汀州會赦歸東越吳楚閒諸侯多賓禮招延之

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深分去聲○越吟事見前劉夢得嘗爲靈徹文集序云好爲詩篇什從越客維學爲詩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道林支遁字也按蘭亭在會稽山陰縣蘭亭修禊遁與焉故後人寫修禊圖遁亦在其列

頻把瓊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選詩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遺句謂靈徹詩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甬東越地名今爲寧波府秦置鄞鄮句章三縣屬會稽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方同楚客憐皇樹楚辭橘頌后皇嘉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不學荊州利木奴襄陽李衡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止一匹絹亦可足用爾吾甘橘成歲得絹數千疋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徹上人已見上楊侍郎於陵也○用事亦巧洽特先有故實而後合題者

東越高僧還姓湯幾時瓊珮觸鳴璫惠休上人俗姓湯今靈徹亦姓湯故云還姓湯也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休上人有贈鮑昭侍郎詩玳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不入君王杯低采還自榮想君不相豔酒上視塵生當令芳意重無使盛年傾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一無九字○呂衡州名温集有呂衡州誄云元和六年八月卒段九秀才弘古也呂衡州集亦有贈段九秀才詩柳集又有祭段弘古文及墓誌亦云與呂温游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行

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林邑牂牁並見前）勞君遠問龍城地正北三千到錦州（龍城柳州郡名錦州屬江南西道至長安三千五百里）

種木槲花（槲音斛○槲檞木名唐則天敕日置金雞於大槲樹號金雞樹）

上苑年年古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秖應長作龍城守剩種庭前木槲花

摘櫻洮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處

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況是望仙時（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蓬萊羽客如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蓬萊方丈瀛洲海中三山仙人居之東方朔偷王母桃事詳漢武帝內傳）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象縣柳州縣名）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一統志四祖山在黃州府黃梅縣西北四十里一名破額述征記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為舟至今在洲詩家云木蘭舟出此）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意一作思去○柳惲詩[illegible]採白蘋詳見前）

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二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三

明 樵李蔣之翹輯注

詩

法華寺石門精舍三十韻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云寺居永州地最高○閑遠漸近點綴故自清麗子厚於五言古尤所擅場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峯旦夕仰始與雲雨霽尤悅艸木長道同有愛弟披拂恣心賞愛弟子厚之弟也松谿窅窱入石棧夤緣上窅胡了切窱他弔切棧助諫切○窅窱深遂貌詩作窈窕蘿葛綿層甍莓苔侵標牓甍謨耕切葛一作蔦音鳥詩蔦與女蘿是也○甍[illegible]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敞塹峭出蒙巃墟嶮巇滉瀁[illegible]檢切滉胡廣切瀁餘兩切又古文漾字○巇高峻貌滉瀁水貌稍疑地脈斷悠若天梯往結搆罩羣崖迴環驅萬象罩音笊小劫不逾瞬維摩經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卽演已日爲一劫又云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大千若在掌維摩經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洹河沙世界之外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蠛蠓踽踦疲魍魎蠛音蔑蠓音蒙踽[illegible]玉切踦子昔切○蠛蠓小蟲也寸進諒何營尋直非所枉探奇極遂[illegible]妙閱清[illegible]理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游苟不驗[illegible]著氣竟誰養道異誠所希名賓匪余仗莊子名者實之賓也超攄藉外獎俛默有內朗鑑爾揖古風終焉乃吾黨鑑一作鑒潛軀委韁鎖韁音姜○班固自叙貫仁義之羈絆繫名利之韁鎖韁馬羈也高步謝塵坱坱烏朗切○說文坱亦塵也蓄志徒爲勞追蹤將焉倣淹留值頹暮眷戀睇遐壤映日鴈聯軒翻雲波泱漭泱於黨切漭莫朗切○泱漭大水貌殊風紛已萃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搖蕩昔人歎違志出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虛室有函丈禮記席間函丈○函猶容也微言信可傳申旦稽吾顙申旦謂旦暮也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朝陽巖在永州西見前袁家渴記注亭卽法華寺西亭按始得西山宴遊記云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登法華西亭詩是時作○此詩前有迴薄攢林稍後又有扁舟枉長梢梢字凡二叶然韓柳俱不避重韻無多疑也

謫棄殊隱淪登陟非遠郊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所懷緩伊鬱詎欲肩夷巢伯夷巢父皆避世者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景古影字西亭搆其巔反宇臨呀庨呀虛加切庨虛交切他本或作呀哮○呀張口貌庨宮室高貌背瞻星辰與下見雲雨交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詩苞匭菁茆蔭菁茆謂爲此西亭也羈貫去江介貫與丱同○穀梁傳羈貫成童注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西都賦與江介之湫湄注江之左也世仕尚函崤西都賦左據函谷二崤之阻函谷關崤山名也今俗呼爲土崤石崤在今河南永寧縣故墅卽灃川數畝均肥磽磽丘交切亦作墝○磽堅硬也瘠也薄也灃長安水名詩所謂灃水東注者也臺館蕪荒丘池塘疏沈坳菁音葺一作集坳於交切○坳地不平也會有主組戀遂貽山林嘲孔稚圭北山移文南岳獻嘲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筲筲所交切○庸用也因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隟牖懸蠨蛸隟音隙○蠨蛸長踦也河內人謂之喜母俗云喜子詩蠨蛸在戶言爲網於戶也所賴山水客扁舟枉長梢梢船尾木也挖流敵清觴掇墊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絃匏數語悠然自有會心當逍遙屏幽昧澹薄辭喧呶晨雞不余欺風雨聞嘐嘐嘐音交○詩風雨瀟瀟雞鳴嘐嘐再期永日閑提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九域志瀟湘水在祁陽永州縣名此館當在永州也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迴九疑臨源二山名俱在永州瀟湘所出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會合謂合流於湘口館也高館軒霞表危樓

臨山隈軒一作起茲辰始澂霽纖雲盡褰開澂與澄同天秋日
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羇鴻哀父音甫境
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
流駛且廣汎舟絕泓洄駛音史

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
香零山在永州○不特閑靜氣槪又闊可翫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疎登石娛清淪
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晶音了諸本作晶非是浮暉翻高禽
沈景照文鱗景古影字雙江匯西奔詭[illegible]坤珍孤山乃
北時森爽棲靈神時當作峙○山謂香零[illegible]潭或動[illegible]島嶼
疑搖振振叶平聲之人切陶植茲擇土蒲魚相與鄰埴承職切○埴
謂土黏可作瓦器周禮其利蒲魚信美非所安羇心屢逡巡王粲登樓賦雖
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糺結良可解紆[illegible]亦已伸糺卽糾字高
歌返故室自調非所欣調音[illegible]同○說文調謌也調然失志貌

南磵中題磵與澗同○按子厚永州諸記自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袁家渴自渴西南
行不百步得石渠石渠既窮爲石澗石澗在[illegible]有[illegible]澗記卽此詩所題者也○柳州南
[illegible]似恬雅而中實孤憤沈鬱此是[illegible]神會非一時湊泊可成先正李于鱗嘗
選古詩特取此作大是具眼蘇軾曰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又曰南磵詩
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妙絕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
也曾吉甫曰南磵詩平澹有天工在與崔策登西山詩上語奇故也劉履曰子厚初秋篇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發語頗新巧猶未失爲沈謝此獨遊亭午時自是唐韻
秋氣集南磵獨遊亭午時孫綽遊天台賦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注午日中亭至
也纂要日在午日亭午○劉辰翁曰子厚每詩起語如法更清悄奇整迴風一蕭瑟林
影久參差上初金反下初宜反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二語已入
妙理然讀之了與人意不異不知復當如何下注脚也劉辰翁曰精神在此十字遂覺一篇蒼然羇
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漪於宜切○詩河水清且淪漪注小風水成文轉如輪其

狀漪然也爾雅大波爲瀾小波爲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
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秪自知誰爲後
來者當與此心期劉辰翁曰結得平澹不可言王世貞曰使人自遠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永州作○昔人論此詩以爲逼真韋左司
遊覽諸作予深不然之子厚意志感憤已不如韋之恬淡句調工緻已不如韋之蕭散是
本同道而異至烏可漫論云乎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復笑昇天行
漢光武紀詔百寮並上封事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古樂府有昇天行謂學仙也
官湘浦搖心劇懸旌史記蘇秦傳心搖搖然如懸旌始驚陷世議終
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慵疎寡將迎殺色界切○將送也追遊
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烏遂遐征磴迴
茂樹斷景晏寒川明磴不鄧切○說文磴石梯也○二句荒寒之景如畫曠望
少行人時聞田鸛鳴詩鸛鳴于垤注[illegible]致雨之鳥風篁冒水遠霜
稻侵山平謝惠[illegible]風篁成[illegible][illegible]與人事閒益知身世輕閒去聲
爲農信可樂居寵眞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
四支反田畝釋志東皋耕釋一作澤○隋王勣字無功至唐貞觀中爲大樂
丞挂冠歸田葛巾聯牛躬耕東皋每著書自稱東皋子見呂才東皋子集序

與崔策登西山策字子符集有送崔九序卽此人也序云廢居八年崔子幸來
覩余詩蓋是時作○論詩者往往以此作與南磵並稱然一起一結殊無意味已大不如
矣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
劉辰翁曰參差隱約可盡不可盡西岑極遠目豪末皆可了重疊九
疑高微茫洞庭小九疑洞庭並見前迴窮兩儀際高出萬象
表易繫辭太極生兩儀馳景泛頹波遙風遞寒篠篠音小○說文篠竹名可
以爲箭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
鏗夭莊子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注胥靡城旦舂之人也彭祖姓籛名鏗壽八百歲莊子莫壽

（於殤子而彭祖為天）蹇連困頓踣憑蒙怯幽眇（連力展切踣蒲墨切○蹇連不進貌）非令親愛疎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云余時謫為永州司馬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閑曠清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疎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斗與陡字同）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判清濁飄若升雲閒遠岫攢眾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夕照二句自是偶然景偶然語亦不可再得）菡萏溢嘉色（爾雅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篔簹遺清斑（篔音云簹音當清一作漬非是○篔簹竹名異物志篔簹生於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一丈零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孱（屏上聲孱鉏山切諸本皆從水非是○孱劣也冀州人多謂懦弱為孱）弃逐入枯槁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閒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晶燥露滋坐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煬竈開重扉（探他甘切煬於亮切○莊子煬者避竈）憑欄久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辯亭毒意仰訴璿與璣（亭毒音督璿音旋○列子亭之毒之注化育之意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莫辨二句子厚意似感慨然亦可有可無或謂專刺時政尚屬影響）諒非姑射子靜勝安能希（射音亦○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火山焦而不熱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安能希謂不可望也）覺衰（詩不可學皆人自為人詩耳只如此詩子厚乃有意學靖節者讀之覺神氣索然反失却子厚本色劉辰翁曰怨之又怨而疑於達）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種音腫任平聲○左傳盧蒲嫳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種髮短也）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陶潛詩春秫作美酒美酒吾自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莊子曾子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詩云岷兕既云捕元和元年擒西川劉闢也又云吳虜亦已鑿二年誅浙西李錡也按浙西平在十二月而此詩有秋月高明之語其三年秋歟○艱詞險韻頗類昌黎聯句諸詩）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游遨（夙早也率循也）中為吏役牽十祀空悁勞（悁音淵又音絹○說文悁忿也憂悒也）外曲徇塵轍私心寄英髦進乏廊廟器退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易去聲）屯難果見凌剝喪宜所遭（屯末倫切難字喪字並去聲）神明固浩浩眾口徒嗷嗷（明一作期）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山水地謂永州離騷屈原所作注離遭也憂勤曰騷言遭憂而作是辭也）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舠（舠音刀○誰謂河廣曾不容舠舠小舟也）虛館背山郭前軒面江皋重疊間浦溆邐迤驅巖敖（重平聲閒音諫溆音敘敖音敖○浦溆字見楚辭溆水涯也敖山多小石貌）積翠浮澹瀲始疑負靈鼇（楚辭鼇戴山抃何以安之注詳本集天對）叢林留衝飆石礫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號平聲○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漢書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左太沖魏都賦樵蘇往而無忌）澄潭湧沈鷗半壁跳懸猱（猱奴刀切○詩毋教猱升木注猱猿屬）鹿鳴驗食埜魚樂知觀濠（樂音洛○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孤賞誠所悼暫欣良足褻（二語有無限悲感悼之意）惋留連俯檽檻注我壺中醪（檽臆檽檻闌也）朶頤

進芰實擢手持蟹螯芰音騎○易觀我朶頤朶頤嚼也芰菱也○晉書畢卓傳左手持
蟹螯螯大蟹也炊稻視爨鼎膾鮮聞操刀聞一作閔野蔬盈傾筐
頗雜池沼芼芼音毛又去聲○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注竹器左傳澗溪沼沚之毛說文芼
草覆蔓也緬慕鼓枻翁嚶咏哺其糟枻音曳與栧同○楚辭漁父章屈原曰衆
人皆醉惟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云云乃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枻楫也鼓枻者
叩船鳴也退想於陵子三咽資李螬咽音宴螬音曹事見孟子斯道難
爲偕沈憂安所韜曲渚怨鴻鵠環洲彫蘭草草音皁○怨哀
鳴也草葛白花暮景迴西岑北流逝滔滔徘徊遂昏黑遠火
明連艘艘音騷○說文艘船總名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斂袂
戒還徒善遊矜所操列子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
邪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趣淺戢長枻乘深屏輕篙趣平聲屏上聲○戢斂也
曠望援深竽哀歌叩鳴艚艚音曹船也中川恣超忽漫若
翔且翶淹泊遂所止埜風自颼颼颼音騷澗急驚鱗奔
蹊荒飢獸嗥入門守拘縶悽慼憯鬱陶慕士情未忘
懷人首徒搔內顧乃無有德輶甚鴻毛詩德輶如毛注輶輕也
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叨禮記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注食
謂祿也在上曰浮問牛悲釁鐘說彘驚臨牢說音稅○問牛事見孟子莊子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
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永遁刀筆吏寧期簿書
曹曹參傳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注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中興遂
羣物裂壞分犍橐犍居言切橐音皐○左傳右屬橐犍橐犍盛弓矢之器岷凶
既云捕岷蜀山名謂元和元年十月劉闢伏誅吳虜亦已鏖鏖於刀切○吳謂二
年十月李錡伏誅霍去病傳合短兵鏖蘭皐下注鏖謂苦擊而多殺也扞禦盛方虎方叔
召虎謂宣王二臣名謨明富伊咎咎與皐同○謂伊尹皐陶也披山窮木禾
山海經崑崙山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注木禾穀類也駕海逾蟠桃史記東至于蟠木注
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重來越裳雉周成王時越裳氏獻白雉

重九譯而至再返西旅獒書西旅獻獒左右抗槐棘周禮左九棘孤卿大
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縱橫羅鴈羔周禮卿執羔大夫執鴈
五辟咸肆宥衆生均覆燾覆去聲燾徒刀切○左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
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肆宥赦也春秋肆大眚是也安得奉
皇靈在宥解天弢弢音叨○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又人化而死解其天弢
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蒿卜室有鄠杜鄠音戶○漢宣帝尤樂杜
鄠之閒杜鄠長安上邑名田占澧澇澇音勞○澧水出鄠南水出鄠北子厚與許孟容
書先墓在城南又城西有數頃田豈卽此邪磻谿近餘基磻谿太公釣處在鳳翔界
城連故濠濠一作豪避重韻也按此詩重二濠字二曹字說已見前螟蝗願親燎
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荼堇甘自薅薅呼豪切○詩周原
膴膴堇荼如飴荼堇草名薅除草也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繅繅一作繰
骭足爲溫骭下患切○甯戚歌短布單衣纔至骭注骭脛骨或曰脅也滿腹寧復
饕饕音叨○莊子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饕貪財也安將蒯及菅誰慕粱與膏
蒯苦怪切菅音姦○左傳雖有絲麻無弃菅蒯注茅類也弋林毆雀鷃漁澤從鰌
魛鰌與鰍同魛音刀魛魚名飲而不食○觀象嘉素履易履卦素履往无咎陳詩
謝干旄詩干旄美好善也方託麋鹿羣敢同騏驥槽槽音曹之食器
處賤無溷濁固窮匪淫慆書無卽慆淫慆慢也踉蹌辭束縛悅
懌換煎熬踉郎艮朗亮四音蹌七羊七亮二切登年徒負版版邦國之圖籍
役趨伐鼛鼛音皐○周禮以鼛鼓鼓役事鼛大鼓也長丈五尺目眩絕渾渾耳
喧息嘈嘈廣雅嘈嘈聲也玆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陶潛歸去來辭
富貴非吾願長沙哀糾纆纆音墨諸本皆作纏誤○賈爲長沙王太傅作鵩賦曰禍
於福何異糾纆糾纆皆索也三合曰糾兩股曰纆漢陰嗤桔槔桔古屑切姑勞切○
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爲
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而笑曰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苟伸擊壤情
王充論衡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堯何力於我也機
事息秋毫莊子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海霧多蓊鬱越風饒腥臊蓊音

翁又孔切鳥寧唯迫鷈魅所懼齊焄蕉焄音勳蕉與蒿同義本音悲嫣切○左傳投之四夷以禦魑魅禮記焄蒿悽愴注氣也知罃懷褚中知音智罃音鶩○左傳知罃在楚鄭賈人有欲置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知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范叔戀綈袍綈音題○史記范睢字叔變姓名入秦爲相魏須賈使秦睢敝衣見賈賈取二綈袍賜之及見睢數其罪三日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伊人不可期慊慨徒忉忉伊人謂褚中綈袍者詩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注忉忉憂心貌

韋道安子厚嘗爲韋道安傳集而亡其文今觀此詩則子厚所以爲之題傳者亦必指是事無疑也○奇人奇事足存之咏歌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聲號平聲疾驅前致問有叟垂華纓纓冠系也言我故刺史失職還西京偶爲羣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足非悋二女皆娉婷悋與吝同娉普丁切婷唐丁切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殞命休復事晨征蒼黃猶倉皇也一聞激高義眥裂肝膽橫挂弓問所往趫捷超崢嶸眥疾智切趫音喬○史記怒目眥皆裂注目邊也趫善走崢嶸山峻貌見盜寒磵陰羅列方忿爭一矢斃酋帥餘黨號且驚麾令遞束縛纆索相拄撐撐抽庚切彼姝久褫魄刃下俟誅刑褫音雉○詩彼姝者子謂二女也張衡賦奪氣褫魄褫驚也却立不親授諭以從父行据收自擔肩轉道趨前程据俱云切夜發敲石火山林如晝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紛交零更平聲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甥壻也道安奮衣去義重利固輕師婚古所病合姓非用兵左傳威公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及其敗戎師也又請妻之忽曰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民其爲我何遂辭諸鄭伯禮昏義合二姓之好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揭丘揭切逞必貞切平聲慷慨張徐州朱邸揚前旌張徐州謂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史記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貞元十三年十月建封來朝道安從之轅門立奇士淮水秋風生項籍傳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顏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欷傾麾漢書通作戲○此謂十六年建封卒也項籍傳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戲大將之旗也立孤抗王命鐘鼓四埜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是月軍中立建封子愔爲兵馬留後觀詩意建封死軍亂立愔爲留後而道安自殺也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貞咄嗟狥權子翕習猶趨榮咄出没切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凌準字宗一杭州富陽人永貞元年十一月謫連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元和二年卒事詳墓誌○范元實曰此詩寫盡凌準平生最是筆力

廢逐人所棄遂爲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卒與大患期大患謂死也凌人古受氏吳世夸雄姿周官凌人掌冰之官後因以爲氏吳志凌統字公績事孫權爲偏將軍二子列封寂寞富春水英氣方在斯富陽漢本名富春寂寞謂統無其人也六學誠一貫精義窮發揮六學六藝也易繫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著書逾十年幽賾靡不推賾在革切○說文賾深也按準誌云著後漢春秋三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天庭掞高文萬字若波馳掞舒贍切○準年三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就萬言擢爲崇文館校書郎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建中初準以金吾兵曹爲邠寧節度書掌涇原之亂以謀畫佐節度使韓遊瓌常有大功輶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輶軒輕車也風俗通周秦常以八月遣輶軒之使采異域方言按準以邠寧府罷職爲浙東觀察判官撫循疲人按驗汚吏吏人愛敬東越即謂浙東也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枝準在浙東治名聞于上召爲翰林學士孝文留弓劍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貞元二十三年正月德宗崩近臣議祕五日乃下遺詔準獨抗危辭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七八乃以旦日發喪徒隸肅曹官征賦參有司準自翰林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則衰止出守烏江滸永貞元年九月準坐王叔文黨出爲和州刺史烏江即和州滸水涯也老遷湟水湄準由和州降連州司馬湟水連州也高堂傾故國葬祭限囚羈仲叔繼幽淪狂叫唯童兒

高堂北堂也準母卒于家準不得歸二弟繼死準二子曰夷仲永仲一門既無主焉用
徒生爲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神者一作者神一泣盡目無
見賢傷足不持準母死哭泣遂喪其明溘死委炎荒臧獲守靈
帷溘渴答切○說文溘淹忽也平生負國讎骸骨非敢私語凜凜是子厚
榜檏故結云誠自痛也蓋棺未塞責孤旐凝寒颸劉毅云丈天兒蹤迹不可
尋常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颸輕風也念昔始相遇腑腸爲君知進
身齊選擇失路同瑕疵本期濟仁義今爲衆所嗤滅
名竟不試世義安可支竟今本作競誤恬死百憂盡苟生萬
慮滋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爲
君悲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愚溪詩序云以愚溪又塞其隘爲愚池卽此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露清幘側革切○楚辭新沐者必彈冠幘者古之卑賤不
冠者之所服也至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始進服之自諧塵外意況與幽人
行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
情莊子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陶淵明高臥北窗自號羲皇上人

獨覺覺去聲

覺來窻牖空寥落雨聲曉良游怨遲暮末事驚紛擾
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宋瑛曰差有淵明風味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
蟄直立切○國語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膏土潤也蟄藏也月令立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作綴景
未及郊稼人先偶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
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荊慕隱
旣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眷然
撫耒耜回首烟雲橫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
曉耕翻露艸夜榜響溪石榜孔孟切進船也一作搒蒲浪切池畔也來往
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觀子厚前後諸詩序溪居之勝可見矣沒後未幾而故址廢
焉劉夢得集有傷愚溪詩三首其引云子厚之謫永州得勝地結茆樹蔬爲沼沚爲臺榭
目曰愚溪子厚沒三年有僧遊零陵告余日愚溪無復曩時矣一聞僧言悲不能自勝遂
以所聞爲七言以寄恨中有縱有隣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之句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
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入黃溪聞猿黃溪在永州下有從韋使君黃溪祈雨詩此篇豈亦其時作歟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公羊傳河千里而一曲宜都山川記峽中猿鳴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長悲猿鳴至三聲聞者淚沾衣
○唐汝詢曰猿聲雖哀而我無淚可滴此於古詞中翻一新意更佳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時永州刺
史韋中丞黃溪記云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卽此祠所從來具見
記中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菑畬易不耕獲不菑畬詩注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
歲曰畬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窮樵客路遙駐埜
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疏史記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注叢鬼所
憑焉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凡祭祀必用嘉玉故云肸蠁巫言
報精誠禮物餘肸黑乙切蠁許兩切○左思賦景福肸蠁之與作注蚊類言大福之興如
此蟲之羣起也惠風仍偃艸靈雨會隨車詩靈雨既零注靈善也後漢鄭弘爲
淮陰太守政不煩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俟罪非真吏翻慚奉簡書賈誼謫長
沙王太傅爲賦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子厚謫永州員外司馬故亦曰俟罪曰非真吏也詩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謂韋使君之召

郊居歲暮劉辰翁曰境與神會不由思得欲重見自難耳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屏上聲○禮記吾離羣而索居野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燒音少燼徐刃切○燒埜火燼火餘木也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爲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楚辭靚杪秋之遙夜注杪末也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唐汝詢曰此乃輞川落句翻案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此二句與韋左司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同一機趣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語語得自實境故其神意尤覺悄然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覺去聲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日寂寞將何言

零陵春望零陵永州郡名

平野春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岣嶁岑岣古右切嶁古后切又音矩縷○岣嶁衡山別名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任平聲凝情空景慕萬里蒼梧陰史記舜葬蒼梧之野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此以虞末世而思聖君也卽詩人西方美人之意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崔中丞卽永州刺史盧少府未詳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選世網嬰我身蒔藥閑庭延國老蒔時吏切○本草甘草名國老謂其在諸藥衆中爲君也開罇虛室值賢人魏志徐邈傳鮮于輔云醉客謂酒淸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泉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閒綠筠寫景極婉曲有致聞道偏爲五禽戲出門鷗鳥更相親後漢華佗言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以當導引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鳥之至往而不止

略

夏晝偶作胡應麟曰此詩後二句意亦幽閒獨顧華玉以無味短之其語意亦當領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溽如六切○隱於靳切○月令孟夏之月土潤溽暑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覺去聲○古人治茶皆搗末作餅必用杵臼子厚云山童隔竹敲茶臼是也至國朝特尚芽茶而此器遂廢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渡頭水落村逕成撩亂浮槎在高樹槎鉏加切○說文槎水中浮木○落句大有畫意

江雪此詩特落句五字寫得悠然故小有致耳宋人乃盛稱之如東坡云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中詩也至子厚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是有格予曰千山萬逕二句恐雜村學詩中亦不復辨胡應麟曰千山鳥飛絕二十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律之以輞川諸作便覺大閙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冉溪冉溪卽愚溪舊名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跌徒結切失足也○漢書徐樂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後漢樊重字君雲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重封壽張侯謚曰敬

法華寺西亭夜飲柳自注賦得酒字集有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此其詩也

祗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釋典佛在祗樹給孤獨園又迦諾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霧暗水連堦月明花覆牖曾吉甫曰平埜青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岣嶁岑又菡萏溢嘉色篔簹遺清班又霧暗水連堦月明花覆牖其句律之法全似謝臨川莫厭罇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前有法華寺石門精室詩又法華寺西亭記云有僧曰覺照豈即此長老邪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旃當作栴○集韻栴檀香木也楞嚴經佛告阿難汝嗅此栴檀然于一株四十里內同時聞香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偏蓮花爲誰用蓮花謂妙法蓮華經也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埜花開日出雉皆飛古樂府有雉朝飛操牧犢子所作也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埜見雉雄雌相隨因援琴而歌以自傷長老亦年七十子厚豈以是戲之邪

茆簷下始栽竹情幽興遠鮮淨有規矩但末路自沉感慨意太露

瘴茆葺爲宇溽暑恆侵肌適有重膇疾蒸鬱寧所宜膇直類切○左傳成公六年有沉溺重膇之疾膇足腫也東鄰幸導我樹竹邀涼颸欣然愜吾志荷鍤西巖陲荷去聲楚壤多怪石墾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還相追蕭瑟過極浦旖旎附幽墀旖音倚旎女綺反又云即詩阿儺字特古今字形有異耳○旖旎盛貌又旗從風貌貞根期永固貽爾寒泉滋夜聰遂不掩羽扇寧復持諸葛亮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清泠集濃露枕簟淒已知網蟲依密葉曉禽棲迴枝網一作細豈伊紛囂間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質自遠弃幽期不見埜蔓草蓊蔚有華姿詩埜有蔓艸諒無淩寒色豈與青山辭寒一作雲

種仙靈毗毗圖經作脾○仙靈毗藥名本艸所謂淫羊藿者是也葉似小豆而圓薄莖細而堅又名剛前

窮陋闕自養癘氣劇囂煩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風溫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埜田吏慰我飄零魂飄唐本作颻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湘西原謂永州服之不盈旬蹩躠皆騰騫蹩蒲結切躠音薛騫音軒○蹩躠跛也說文旋行貌字出莊子云蹩躠爲仁騰騫猶飛騰也本艸淫羊藿益氣力堅筋骨故云笑忭前即吏爲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英華也翹高貌晨起自採曝杵臼通夜喧靈和理內藏攻疾貴自源壅覆逃積霧神舒委餘脂奇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蓀息昆切○說文蓀香艸也陳正敏云今溪澗中名菖蒲我聞畸人術一氣中夜存畸居宜切○莊子子貢問孔子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略於人而詳於天畸謂不耦於人闕於禮教也又云奇異也能令深深息呼吸還歸跟跟音根○莊子其息深深又真人之息以踵跟踵也疎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論平聲痿者不忘起窮者寧復言漢書韓王信傳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痿風痺病也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朮朮藥名按本草注朮有赤白兩種赤者即蒼朮也

守閑事服餌採朮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苶煩經過疲音皮苶乃結切音捻字本從苶又奴禮切音你與薾同○莊子苶然疲役病也又忘也戒徒斸靈根封植閟天和斸陟玉切斫也違爾澗底石徹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松露墜繁柯國語土膏其動膏潤澤氣南東自成畝繚繞紛相羅繚音了○詩南東其畝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他音拖一本作多爨竹茹芳葉寧慮瘵與瘥瘵側介切瘥木何切○瘵瘥病也留連樹蕙辭楚辭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婉娩採薇歌娩免販二音○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莊子與道同波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單音善○莊子魯有單豹者嵒居而水飲年七十而有嬰孩之色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年四十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

種白蘘荷蘘人羊切○白蘘荷蓴苴也春初生葉似甘蕉根似薑而肥其根莖堪爲菹治蠱毒

皿蟲化爲癘夷俗多所神左傳皿蟲爲蠱注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蠱事物紺珠云蠱毒中州他省所無獨閩廣滇貴有之行廣右見草有斷腸物有蛇蜘蛛蜥蜴蜣蜋食而中之絞痛吐逆十指俱黑遠發十年近發一時吐水不沉嚼豆不腥含礬不苦皆是物也又有挑生蠱食魚則腹變

生魚雞則腹孕活雞滇音蠱甚衆不害人其神多蛇蟾騾馬之狀取死兒墳土灑牀下置蠱神於上其土或化錢貝銜猜每腊毒謀富不為仁腊思積切○國語嗜味厚腊毒腊乾肉蔬果自遠至盃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國語言之甘者其中必苦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飢至益逡巡賈音古○左傳其以賈害也漢書食貨志王莽造大錢幷契刀錯刀錢名爲刀以其利於民也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逾一作增庶氏有嘉艸攻禬事久泯氏一作民非是禬古外切又音會泯音民○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本草炎帝所撰云白蘘荷主中蠱中蠱者服其汁幷臥其葉卽呼蠱主姓名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敷碧樹陰眄睞心所親眄音麪睞洛代切○蘘荷性好陰本木下生者尤美○潘岳閑居賦云蘘荷依陰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蓬萊瀛洲海中山名此以海石榴故云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糞壤擢珠樹珠樹已詳見前莓苔插瓊英瓊赤玉英猶言草木之華也芳根閟顏色徂歲爲誰榮爲去聲

戲題堦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窻藹芳氣幽臥知相親願致溱洧贈悠悠南國人洧榮美切○詩溱洧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豔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漢書孔光明帝時爲太師賜靈壽杖注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合杖制不須削治

白華鑒寒水怡我適埜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楚辭肇錫余以嘉名蹇連易衰朽連力善切易去聲○易往蹇來連蹇難也方剛謝經營詩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敢期齒杖賜聊且移孤莖周禮共王之齒杖注王所以賜老者之杖也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翦伐持用資徒行

白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精舍謂永州龍興寺也子厚至永時卽居此寺後四五年則居愚溪矣釋迦譜息心所棲日精舍

謫官去南裔清湘繞靈岳裔邊也靈岳謂衡山也晨登蒹葭岸霜景霽紛濁離披得幽桂苦本欣盈握火耕困煙燼薪採久摧剝火耕卽畬田也漢武帝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注燒艸下水種稻艸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芟去復下水灌艸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道旁且不顧岑嶺況悠邈傾筐壅故壤棲息期鸞鷟鸞鷟俱鳳屬路遠清涼宮一雨悟無學月中名廣寒清虛之府清涼宮指月也一雨句不可解舊注云謂月中有仙桂路遠而人不可見今此桂樹得一雨而霑澤之則亦勦榮矣何用學月中邪然其語意尚未明快姑存之南人始珍重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心徒自渥詩顏如渥丹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芙蓉荷花也木芙蓉又在八九月開一名拒霜一名綺帳一名文官花退之詩所謂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是也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芰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此詩後四句全憑陸凱詩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翻出而意致自不同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日吹去聲○朔吹羌笛也律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欲爲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用卽以字義選中多如此

南中榮橘柚謝朓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楚辭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注南

國謂江南也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永州在唐屬山南道故云密林耀

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

所歎北望熊與湘熊與湘二山名

紅蕉廣雅芭蕉一曰芭苴或曰甘蕉蕚紅者紅蕉白者水蕉又鐵蕉鳳尾蕉美人蕉似同類而稍異種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臨清霜

陽一本作陰非是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回暉眺林際摵

摵無遺芳摵山責切摵摵諸本作慼慼○說文摵隕落貌

巽公院五詠巽公重巽也居永州龍興寺集有送巽上人序○五詠中禪室一首差勝曾吉甫曰退之號州三堂二十一詠子厚巽公院五詠取韻各精切非復縱肆而作隨其題觀之其工可知也

淨土堂土音杜○釋典佛土名淨土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

三空生法俱也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衆香微妙

歌法言稽首媿導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爲設高士方在斯

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別必列切趣中即空假名相與

誰期相去聲顧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

禪堂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書包匭菁茆此云結菁茆謂以菁茆茨屋也莊子虛

室生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曾吉甫曰不觀名篇知是禪室涉有

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窅音杳

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溽彩寒露濃

蕭灑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造物誰爲工

多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留連秋月晏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繚繞穿疏林迸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

迸此鄧切○晉江逌竹賦含虛中以象道體貞實以儀天俯瞰涓涓流仰聆蕭蕭

吟差池下煙日嘲哳鳴山禽差初宜切嘲陟交切哳陟轄切一本作晰詠

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要津用謂爲筏也

梅雨風俗通夏至霪至前爲黃梅先時爲迎梅雨及時爲梅雨後之爲送梅雨若沾衣

服皆黜○此詩頗有氣格可駕中唐論者乃以爲不減老杜又太過也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

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注小雞也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

盡化非爲帝京塵陸士衡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謝朓詩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零陵早春劉辰翁曰皆自精切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田家三首清真語是田園本色柴桑立法千古一人下及儲柳庶幾猶不失大檢近多作者累句連章純用土風俚語徵索煎炒以求逼真噫成惡道矣曾吉甫曰田家詩雜鳴村巷白里胥夜經過等句絕有淵明風味

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蓐音辱○左傳晨炊蓐食注未起而牀蓐中食也阡謂阡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

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

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已長世世還復然鍾惺曰結得味永似儲王諸詩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疏麻方寂歷

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

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家春甫曰援吏胥來說便鬆暢是亦捕蛇者說光景

東鄉後祖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扑恣狼籍
努力慎經營肌膚眞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一結說似太盡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老萊子藜蔓田蒺蓼花被堤岸陂
水寒更淥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二語極出得閑澹自得然三作
中近淵明者於此爲多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
埜馬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
無厭饘與粥饘諸延切○廣雅粥厚曰饘

行路難三首古樂府有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爲
首按陳武別傳云武帝牧羊諸家牧豎有知歌謠者武遂學行路難則所起亦遠矣此子
厚所擬三作其意亦皆有所諷上篇謂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若北方之短人
亦足以終天年蓋自謂也中篇謂人才衆多國家不能愛養逮天下多事則狠顧而歎無
可用之才蓋言同輩諸公一時貶黜之意也下篇謂物適其時則無有不貴及時異事遷
則貴者反賤蓋言其前日居朝行而今日貶黜之意也當是貶永州後作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崑崙跳徒彫切踉呂
唐切○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日所入處披霄決漢出
沆漭瞥裂左右遺星辰沆下黨切漭母黨切瞥匹蔑切瞥裂疑與批捩字同又作
澈洌上林賦轉騰澈洌注相撇也蓋古字多通用如杜詩用批捩又用瞥裂其義皆同須臾力
盡道渴死狐鼠蜂蟻爭噬呑夸父渴欲飲走飲河渭河渭不足將北走飲大
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千里北方竫人長九寸開
口抵掌更笑喧竫疾郢切又音爭○山海經東海之外有小人國長九寸名曰竫人海鶴
遇而食之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睢盱大志
小成遂坐使兒女相悲憐睢許規切盱音吁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杙與椽杙音弋○周禮虞衡作山澤之
林注虞衡掌山林之官也掌山澤者是謂之虞焉掌川林者是謂之衡焉又山虞掌山澤之禁令林衡掌
巡林麓之禁令杙櫪也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連鞅推雙轅鞅牛

羈也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蹶倒山火焚遺餘毫末不
見保躪躒磵壑何當存躪良刃切躒也諸韻皆作躪或云躪轥同恐通作躪躒郎
戟切車所踐亦或作轢羽獵賦徒車之所轔轢羣材未成質已夭突兀崢豁
空嵒巒崢許交切諸韻無從山旁者唯集韻有崢字云崢豁宮殿高貌豁呼括切嵒魚咸切栢
梁天災武庫火匠石狼顧相愁冤漢武帝太初元年十一月栢梁臺災
晉惠帝元康五年閏十月武庫火累代異寶一時蕩盡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匠石出莊子匠人名石也
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材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雕玉房以玉飾房也雕蟠
龍吐耀虎喙張熊蹲豹躑爭低昂蹲音存躑直炙切○古者屑炭和作
獸形龍虎熊豹無不爲之故云攢巒叢崿駢朱光丹霞翠霧飄奇香
崿五各切美人四向迴明璫雪山冰谷晞太陽璫耳珠星躔
奔走不得止奄忽雙鸞棲虹梁風臺露榭生光飾死
灰棄置參與商莊子心若死灰韓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左傳閼伯實沈日尋干戈以相
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辰爲商星參爲晉星參商相去之遠也盛
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當方言簟宋魏之閒謂之笙或曰籧篨
亦曰行唐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梁簡文答湘南王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簟也
桃枝出巴渝閬杜子美有桃竹杖歌沈約奏彈歙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又左思吳都
賦云桃笙象簟韜於筒中劉夢得詩云蕙風香麈尾月露濕桃笙葵扇出謝安傳安鄉人有蒲葵扇五萬
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聞藉田有感藉慈夜切一作耤俗本作籍非是○禮記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
諸侯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說文
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也元和五年十月憲宗詔來年正月十六日東郊藉田敕有司修
撰儀注時子厚在永州不得從事故落句云云
天田不日降皇輿張衡東京賦躬三推於天田修帝藉於千畝皇輿天子車也留
滯長沙歲又除此用賈誼事以自況也宣室無由問釐事釐音禧○
賈誼貶後歲餘文帝思誼徵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問鬼神之本釐祭餘肉也周南何

處託成書（司馬遷自敘太史公留滯周南執遷手泣曰今天子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汝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跂烏詞（跂舉一足也此詞及下籠鷹放鷓鴣皆以自況）

城上日出羣烏飛鵶鵶爭赴朝陽枝（鵶鵶一本啞啞○鵶鵶烏聲李白詩歸飛啞啞枝上啼詩疏朝陽日初出處）刷毛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爲（魄音託又旁各切○落魄不檢也又不得志貌）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爾令爾疾（春秋元命包曰日中有三足烏）無乃飢啼走道旁貪鮮攫肉人所傷（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嘗欲有所伺察擇長生吏遣行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路旁烏攫其肉）翹肖獨足下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肖思幺切○莊子翹之物注輕小也爾雅聚木曰叢深草曰薄）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梁防鷙雀（備一作畏）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勢不得高（揚子鷦鵬沖天不任六翮乎）支離無趾猶自免努力低飛逃後患（患叶免韻音穩○莊子支離疏者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生又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見仲尼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籠鷹詞（博雅鷹鳥之鷙者）

凄風淅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秋風曰凄風月令秋節將至鷹自書曰學書將搏鷙鳥於大澤四面陳之謂之祭鳥）雲披霧裂虹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掣尺裂切○傅玄蜀都賦鷹則流星擢景奔電飛光掣挽也）砉然勁翮翦荊棘下攫狐兔騰蒼茫（砉呼鵙切又霍號呼歷二切○砉然羽翮之聲字見莊子）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風溽暑忽然至羽翼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爲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爲假拔去萬累雲閒翔（累一作里）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爲鷓鴣（鷓鴣鳥如雞黑色出南越其鳴自呼南飛不北）狗媒得食不復慮機械潛發罹罝罦（罝音嗟罦音孚○媒謂所以致鷓鴣者罝罦網也）羽毛摧折觸籠籞煙火煽赫驚庖廚（籞音語同籞○說文籞折竹以繩挂連使人不得往來也）鼎前芍藥調五味膳夫攘腕左右視（子虛賦注芍藥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耳）齊王不忍觳觫牛簡子亦放邯鄲鳩（邯音寒又胡甘切鄲多寒切○列子元日邯鄲之民獻鳩於簡子簡子厚賞之而放其鳩客問其故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邯鄲趙地）二子得意猶念此況我萬里爲孤囚（二子他本作二君或又作二臣）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曾吉甫曰此予厚借以自況其欲遠儔類意也）

龜背戲（按龜背戲其製不可詳觀詩意乃亦博棊之類爾狀如龜背因以爲名云）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麗著也易曰月麗乎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卑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如勝負（負音父○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修門象棊不復貴（修一本作循非是○楚辭魂兮歸來入修門些箟蔽象棊有六博些注象棊象牙爲棊也又）魏宮粧奩世所弃（奩刀鹽切一作匳○世說彈棊始自魏宮內粧奩之戲文帝於此技特妙能用手巾角拂之）豈如瑞質耀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史記龜千年遊蓮葉之上）廟堂巾笥非余慕（莊子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錢刀兒女徒紛紛（刀錢見上白囊荷詩注）

聞黃鸝（黃鸝即倉庚也一名博黍）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子規即鵜鴂一名杜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春意生一作春草綠○胡仔曰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此兩句中不在多也）目極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搖青波（目極一作故園非是）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過音戈）此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迥

度昆明飛淩風邪看細柳翥昆明池名細柳營名或云只作細柳亦通但恐於昆明不切屬耳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傖人不思還傖助耕切○楚人別種曰傖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椹行當熟椹食任切○說文椹桑實也詩魯頌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白紵古歌詞名起於吳地子厚此作似效鮑照體五歌之一也

翠帷雙卷出傾城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龍劍破匣霜月明晉雷煥得寶劍入水化爲龍而去又劍名龍泉朱脣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笙有十三簧象鳳之身呂氏春秋堯命夔拊石擊石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下沈秋火激太清天高地逈凝日晶詩七月流火注心星也羽觴蕩漾何事傾楚辭招魂瑤漿密勺實羽觴些

楊白花南史魏楊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白花懼禍奔梁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蹄歌之聲甚悽斷○子厚樂府小曲如楊白花似得太白遺韻許彥周曰言情婉而情深古今絕唱劉辰翁曰語調適與事情俱美其餘音杳杳可以泣鬼神者惜不令連臂者歌之唐汝詢曰唐人用樂府舊題咸別自造意惟此爲擬古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長秋皇后宮哀歌未斷城鴉起

漁翁此詩急節簡奏氣已太峻削矣自是中晚伎倆宋人極賞之豈以其蹊逕似相近乎蘇軾曰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劉辰翁曰或謂蘇評爲當非知言者此詩氣渾不類晚唐正在後兩句非蛇安足者胡應麟曰除去末二句自佳劉乃云云然加此二句爲七言古亦何詎勝晚唐故不如仍作絕也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集中有西山宴遊記西巖卽此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亞改切音靄字本從矣俗從夫從宗者皆非是乃音襖宋洪駒父云從來詩家多倒讀之黃山谷書元次山曲亦然苕溪漁隱詩話則信山谷太過反以正者爲非翹按之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朱子云方言南楚謂然爲欸漢亞父曰唉唐人詩欸乃皆此字則欸之音靄無疑但乃讀如襖者無攷更俟詳焉○欸乃湘中棹歌聲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陶潛辭雲無心而出岫

飲酒子厚集有在永州與楊誨之書云吾待子郭南亭上而此詩方云南郭門亦當在永州作○陶詩人信不可學子厚飲酒讀書二首不知如何費許多力氣摹倣終是自倣自家詩耳論者遂以逼真淵明不特不知陶并不知柳矣

今日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酹先酒爲我驅憂煩酹音耒先息見切○柳自注先酒始爲酒者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說文暄温也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温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縹匹沼切○說文縹帛青白色瘴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集有與楊京兆書云往時讀書自以不至底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名旋又廢失卽此所謂徹卷兀若無者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竟字今本多誤作競非是○選張景陽雜詩遊思竹素園注竹簡也素絹也皆古人用以寫書倦極更倒臥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吟咏心自愉禮記君子欠伸撰杖屨得意適其適非願爲世儒讀書之作至此意已自結煞以下更屬蛇足可刪道盡卽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爲我拙智者爲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爲名所驅

感遇二首在永州作○詞音幽邃音節豪宕近似陳拾遺非中唐人口吻

西陸動涼氣驚烏號北林號平聲○左傳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陸道棲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集一作栖任平聲○晉語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吳一作吳云月令孟

春之月其帝太昊其神勾芒也然於阻深字不合○漢書注以吳言勾者夷語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徒嗟日沈湎丸鼓驁奇音驁音務一作鶩音木非是○漢書史丹傳元帝留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東海久搖蕩南風已騣騣騣七林切○騣騣馬疾行也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太陰月也衆情嗜姦利居貨捐千金捐一作損○史記呂不韋傳奇貨可居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齊如字易得其齊斧諸家並作齊斧張執云黃鉞也張晏云整齊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也攬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攬音覽一作擥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旭日照寒野鷽斯起蒿萊旭可玉切鷽音豫○說文旭日始出也詩弁彼鷽斯歸飛提提注鷽卑居卑居鴉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啁啾有餘樂飛舞西陵隈啁之由切啾即由切迴風日夕至零葉委陳荄荄音陔○爾雅迴風曰飄荄草根也所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詠史

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望諸君樂毅也事詳後嗛嗛事強怨三歲有奇勳嗛音歉口玷切○晉語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注嗛嗛猶小小也史記燕以子之之亂爲齊大敗昭王怨齊使毅爲上將軍伐齊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悠哉闢疆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熇焚熇呼堯切○昭王卒子惠王立齊田單縱反閒於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致令委金石誰顧蠹蠕羣蠹尺尹切蠕而尹切風波歘潛構遺恨意紛紜歘許勿切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爲忠不顧內晏子亦垂文文見晏子春秋

詠三良

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詩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疏云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葛常之曰三良以身殉穆公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審於是則三良不能無罪然坡公過秦穆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横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又按曹子建詠三良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彼三臣者國人皆謂之良而哀之黃鳥之詩既著之聖經矣而後世猶有不同之議如李德裕之不念其殺身之難者何哉此詩誠定論也

束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鼎列鼎足而列也款款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腸一作壙○漢書霍光傳賜光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注以栢木黃心致累棺故曰黃腸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禮記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書康誥張皇六師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左傳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其子顆必嫁是疾病則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狂一作康○彼狂謂穆公子康公也

詠荊軻

史記燕太子丹質秦亡歸求爲報秦王者謂其傳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圖之鞠武乃薦田光先生光爲言荊軻可用於是尊軻爲上卿舍上舍車騎美女恣軻所欲久之秦將王翦破趙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荊軻曰夫樊將軍秦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臣乃得有以報樊於期偏袒而進曰臣聞教矣遂自刎於是取樊於期首函封之太子豫求天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者取之百金裝爲遣荊軻頃之未發太子疑其改悔荊軻怒叱太子曰僕所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至易水上既祖取道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遂

至秦秦王見燕使者於咸陽宮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荊軻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起軻逐秦王時侍醫夏無且以藥囊提之秦王拔劍遂斬荊軻秦王大怒伐燕李信追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獻之後五年燕亡○淵明有詠三良荊軻詩意皆託古以自見三良取其與主同死荊軻取其與主報讎也子厚擬之不然特爲讀史作論斷耳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爲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荊卿趍窮年徇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正一作匹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趑趄趑千咨切趄千余切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漢書鄒陽曰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夷城芟七族臺觀皆焚汚鄒陽又云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弭音米止也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史記秦王擊荊軻被八創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生劫謂曹沫劫齊桓公盡反侵地也事詳見二卷佩韋賦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且子余切○太史公贊世言荊軻傷秦王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劉辰曰結得此事有體

掩役夫張進骸

范子實曰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哭淩員外詩足盡淩準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劉辰翁曰學陶不如此篇逼近亦事題偶足以發爾故知理貴自然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爲役孰賤辱爲貴非神奇一朝纊息定枯朽無妍媸媸元之切○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纊今之新緜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妍媸美醜也生平勤皁櫪剉秣不告疲剉粗臥切○詩乘馬在廄剉之秣之既死給槥櫝葬之東山基槥于翽切舊作轊車軸也非是○高祖紀士卒從軍者爲槥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櫝奈何值崩湍蕩析臨路陲髐然暴百骸散亂不復支髐虛驕切暴音曝骸一作體○髐髑髏貌從者幸告余睠之涓然悲涓唐詩品彙作猶猫虎獲迎祭禮記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犬馬有蓋帷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爲唁牛偃切畚鍤畚音本鍤側洽切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骼各額切○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及物非吾事聊且顧爾私事一作輩

省試觀慶雲圖詩

晏元獻家本有此詩今附于此○子厚貞元五年舉進士登第此詩九年所作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慶雲一曰卿雲見西京雜記九天開秘祉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衮非煙近御爐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高標連汗漫向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恆將配堯德垂慶代河圖史記稱堯曰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楚鄉農事春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曰少昊之立九扈爲九農正說文九扈農桑候扈民不婬者也春扈頒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崔豹古今注春扈趣民耕種夏扈趣民耘除秋扈趣民收斂冬扈趣民蓋藏棘扈掌民百藥行扈晝爲民驅鳥宵扈夜爲民除獸桑扈趣民收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於陵子辭卿相而桔槔灌園戴宏爲河閒相自免歸而灌蔬以經教授向秀與呂安灌園山陽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范丹學通三經常自賃灌園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三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四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非國語上并序○國語左丘明所作皆采錄前世穆王以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成之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自遭秦火至漢建安黃武間諸儒損益之者不一子厚非之之意於其序見之大抵欲合於理而已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名在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其中之所得焉又與吳武陵書云若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閒也而書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覩足下書當元和三四年間子厚時在永州作其間載國語斷截不詳者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何孟春曰江端禮嘗病柳子厚非國語而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讀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而柳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槃不知端禮有書故邪今人亦止知非非國語爲槃作而端禮之先之弗知也槃事具元正史端禮則王應麟紀聞所載宜世有弗甚攷者二書春末之見非非之語寧知不復有可非者乎得二書者當自可辨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揚子參差不齊槩諸聖注一以聖人之道槩乎之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不下一有知字本諸理作非國語共計六十七篇

滅密此以下周語

恭王遊於涇上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攷之非是按史記作共○恭王穆王之子伊扈也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從茲用切○康公密國之君三女同姓奔不由媒氏也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醜類也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云云將何以求福用人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藉慈夜切用人本作用民避唐諱也後倣此○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流于彘藉田禮廢宣王卽位不復遵古故號文公諫之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爲王卿士姜氏之戎西戎別種名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耘爾一本耕下有乎字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急下一有雖字啓蟄也得其耕左傳啓蟄而郊注啓蟄建寅之月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漢書江皋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猥盛也實之堅好也得其穫詩既堅既好不稂不莠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京庾一作爾庾○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京高丘也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爲國矣推徒回切○推進也禮記天子三推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張敦頤曰三老五更之禮教孝意也三代三恪之立象賢意也餼羊不去告朔意也明堂不毀行政意也藉田之舉其爲勸率之意深矣子厚獨曰亡是亦足以爲國愚恐無逸之書人主不復聞農桑之殿最何以加於守令乎今爲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德一本亦作福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向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一無益字

料民諸本料民一篇皆在三川震之後今依國語正之

宣王料民于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仲山父諫曰民不可

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農于藉(藉藉)(於千畝也)蒐于農隙(春田曰蒐)耨穫亦於藉獮於既蒸(秋田曰獮)(蒸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既升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書簡書之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惡烏路切下同○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後嗣)(一本作嗣乎)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一作)(罔拒)不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尨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爲哉況爲大妄以諉乎後嗣(諉女恚切○賈誼傳尚有可諉者胡建傳執事以諉上諉累也)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者以禍之也(一句駁倒如老吏斷獄)仲山氏其至于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三川震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年諸皆作二年非是○西周鎬京也三川涇渭汭皆出于岐山者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大夫)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塞必竭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弃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鬬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濆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爲也猶足動乎物(鬲革歷二音老圃上或有老婦二字○爾雅鼎款足者謂之鬲款足)(曲脚也糜爛也)又況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澒洞轇轕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澒音項洞音同一本澒胡洞切音汞云水銀也非是按淮南子澒濛鴻同莫知其門唐人乃略而用之爲澒洞耳轇轕音膠葛)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爲尤又曰天之所弃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翹按伯陽父之言雖謂山崩川竭在乎陽陰失序然所以致其失序者意實謂爲人事也予厚非之云云則十月之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者亦不足信乎中庸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豈聖人亦好爲是以誣人也)

神降于莘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莘虢地)王問於內史過曰今是何神也(過古禾切○內史周大夫過其名)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馮皮冰切○昭王康王之子名瑕房國名爽亡也協合也丹朱堯子馮依也儀匹也詩實維我儀此言房侯之行有似丹朱丹朱馮其身而匹偶以生穆王也)實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壹謂一心馮依於人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

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
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
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帥所律切○太宰上卿掌祭祀之式
玉帛之事祝太祝掌祈福祥史太史掌次主位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也王曰
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巡狩一今其胄見
胄後也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也若由是觀之不過
五年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
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況其徵乎彼
嗚乎莘者以焄蒿悽愴妖之淺者也焄音薰○說文焄香氣焄蒿悽
愴見禮記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
乃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
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之
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
五今其胄見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爲書也不待片
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劉畿內之國康公王卿士發幣於
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卿季文子季孫行父也孟獻子仲孫蔑
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皆魯大夫叔孫宣子叔孫僑如也東
門子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
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
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
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
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
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謂家必亡也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
時之蚤暮邪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
邪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
而准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僑音橋先聘使
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告王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與之語說古悅字下同
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
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
唯强故不懽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
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
賞善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
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
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
陵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與
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謂其不度於禮而刑之則太强又恐其蔑卿而與怨則太
弱非中論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淩則可矣方上而銳
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郤至

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鄢音偃郤亦作郄乞逆切告慶
舊本作獻捷○郄至晉卿溫季也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相說
也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
桓公與之語召桓公王卿士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
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
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單音善○單襄公王卿士樹謂樹黨於晉也

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郤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爲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國語召公述郤至之言曰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救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襄公曰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國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德政矣左氏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晉語郤至三逐楚平王卒見王必下奔王使人問之以弓郤至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君子曰勇而知禮而郤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强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吾嘗憐焉晉語與荊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邪其終曰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齊伯郳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晉郤錡見其語犯錡音奇○錡晉卿郤克之子駒伯也犯陵犯人也郤犨見其語迂犨嗤周切迂一于矩二切○犨亦晉卿錡之族父苦成叔也迂迂回加誣于人郤至見其語伐伐好自伐其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魯成公宣公之子黑肱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讁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舊注云爽當爲喪非是爽差也爽二視與步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音搖簡王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讁邪讁譴也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頃公襄公之子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成公晉文公之庶子黑臀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單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

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邪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鬬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鬬者兩水激有似於鬬也）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晉之弟貴也寵人謂子朝及臣賓孟之屬）

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頃王子）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譊譊者又足記邪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鬬而徵之也（張敦頤曰人君所畏者天惟天命可以警之今言三川之震付之不知穀洛之溢可壅而不害則天自天人自人靡所敬忌人主何憚而不爲獨不見姚崇不信災異卒開明皇狠天之心而爲天寶之亂乎）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爲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左傳昭公二十年伶州鳩云）其爲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射音亦○王景王也無射鐘名謂律中無射也）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無所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諾答切音納）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紛一作族非是）而伶州鳩又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恆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樂以觀德所由來矣單子云云正以論樂之本源也若此而非之則古人所垂教者誰不可非邪）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其時則神無奸行物無害生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以終終復則

樂所以成政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黿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埜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前爲誣聖人亦大矣（姪徒結切又直質切○國語王問七律者何州鳩曰我姬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埜也月之所在辰馬祥農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注天黿即玄枵星齊之分埜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逄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黿歲星在鶉火鶉火周之分埜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辰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是五位歲月日星辰三所逄公所憑神周分埜所在后稷所經緯而用之）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太蔟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國語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末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埜以太蔟之下宮布令于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爲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則是大武之象也（樂記注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而反也四奏象南方之國服也五奏象周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振鐸以爲節也駟當作四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致右憲左久立於綴皆大武之形也（憲讀爲軒○樂記武舞致右憲左又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注致謂膝至地也）夷則黃鍾太蔟無射大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

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告晉（萇音長）魏獻子爲政將合諸侯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萇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事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萇弘周大夫萇叔也衛彪傒衛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傒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呂温字化光作古東周城銘略云大夫萇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廓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其後牛思黯作頌忠（頌一作訟○思黯牛僧孺之字也嘗作頌忠篇以美萇弘）萇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恆者之言也追爲之耳

問戰（此以下魯語）

長勺之役（勺時若切○左傳莊公十年齊與師伐魯戰於長勺）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劌始衛切嚴本作莊避漢明帝諱故以莊爲嚴先儒因而不改可以一戰國語作是則可矣○曹劌魯士莊公魯桓公之子名同）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鬬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難乃旦切）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吳語楚申包胥使於越曰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越王曰觴酒豆肉未嘗不分也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爲本仁次之勇次之○呂祖謙曰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刖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

（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親刖子之足此乃子報我之時也何足逃我刖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子羔一有司耳有哀矜之意人猶報之若是况莊公君臨一國獄必以情人之思報豈子羔之比邪宗元乃曰以斷獄為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穆修曰子厚非魯公君臣不知治人而求卜於神是矣謂斷獄為不足以戰則未必然僕人者而怒於一笑而齊侯辱御者忿於一羹而華元敗赦食馬者足以出秦繆公遺騶桑者足以救趙宣子事以一端起則言亦因之使治獄者不由公道戮及非辜怨結士卒一戰取勝安知無如羊斟之類乎）

躋僖公

夏父弗忌為宗，蒸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弗忌魯大夫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者蒸祭也躋升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故弗忌欲升僖公於閔公之上謂明者為昭其次為穆宗有司若曰非昭穆而不聽故柳下惠云云）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云者，誣吾祖矣。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而又愛季佗而黜僕故弑之）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而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宣公文公之子名倭季文子季孫行父也里革魯太史名克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之）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姦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它徒何切）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仲孫它孟獻子之子服它也布八十縷為升）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後專乎己，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縗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羵羊（羵音墳）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季桓子魯正卿季平子之子斯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聖人博物治聞所云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此特據實而論之也而乃曰誣聖人子厚蓋誣左氏矣）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晉五行志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元所滅）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于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楛矢

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好來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治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隳國語作墮音同會古外切○會稽山名隳壞也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圍而壞之在魯哀元年專擅也骨一節其長專車也）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

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隼也楛音苦砮音奴○肅慎北夷之國楛木名砮矢鏃也八寸曰咫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爲魯語也盍亦徵其大者書以爲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砮以爲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贄幣禮酬賓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罷音疲縷綦以爲奉綦國語作纂○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供也鹿皮四个个諸本作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使去聲橐古刀切稛苦本切○橐囊也垂言空而來也稛絭也言重而歸也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邪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己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名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謂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謂一本作爲○沈晦曰威公之不王而伯惟其假仁義之名其實則爲利耳攷管子之書若通魚鹽若賦金鐵若作錢幣若殺商賈欲實囷京則式壁也欲傾魯梁則服綈也欲致諸侯之寶則多貝石璧也欲下伐王之衆則貴買狐白也朝夕汲汲惟利爲謀其用厚禮以交諸侯蓋市四隣之懽心亦僞而不誠也子厚乃以爲公之仁義必無利交之事子厚固誠齊人乎

卜此以下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獻公晉武公之子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敺陋民也非恆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恆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麹按史蘇論卜末言褒姒與虢石比而亡周已無可攷然虢石佞人猶可言也若夫伊尹比妹喜膠鬲比妲己不經殊甚不知子厚何以不非之

郭偃與前伐驪戎事相屬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郭偃晉大夫卜偃口以紀三辰言以宣五行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多則五君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弃命不敬作令不孝閒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申生晉獻公子也獻公嬖驪姬將黜之而立奚齊諸臣使圖之申生曰云云吾其止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申生賢矣但拘拘於臣子之小節而不知邦國之大本是以不免於難千古有遺悲焉子厚乃以爲予之辭也略豈申生真無可議乎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事在獻公十七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故使爲此行而觀之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稷桑皐落翟地逆距也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

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好並呼報切適音的○艾當爲外聲相似誤也好外多嬖臣也惠順也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辠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突下一有遂字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御也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翹按狐突爲太子謀曰惠父而遠死惠衆而利社稷未嘗不納君於道也子厚但以其杜門而譏之亦未知聖人所稱管仲不死之義矣丕鄭曰君爲我心晉語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中立晉語李克曰吾秉心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虢夢

虢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適晉虢公文王弟虢仲之後名醜舟之僑虢大夫六年虢乃亡

非曰虢小國也而泰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公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爲冢宰食采於周故云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於道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暇晉是皇公乃還如出責望其報也暇謂不暇以晉爲務也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涑音速○景大也大霍晉山名汾河涑澮四者皆晉水名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是歲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庥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爲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徵證也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卒里克欲殺奚齊而逆重耳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荀息奚齊傳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爲言中也貞之爲言正也息之所以爲者有是夫閔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己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邪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爲忠貞也歟或曰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則爲信可乎一本

（複出不食其言四字）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爲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邪曰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春秋桓公二年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僖公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忍焉耳（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傳許悼公瘧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子厚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事云某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即此書意皆與此篇同）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四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五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非國語下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況其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何以導民（屠岸夷晉大夫也）秦穆公使公子縶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人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何以長利（縶秦公子子顯也）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夷吾獻公庶子重耳弟也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冀芮之言而入是為惠公）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慄一作怯）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倀倀焉遊諸侯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倀丑良切○說文倀倀失道貌）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然耳非計之得也（禍一作福）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為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是下一有足字○舅犯一霸佐耳觀其兩不可之言皆以仁義自處不務徼倖以得國實可與孟夫子行仁政之言相表裏者子厚乃譏其迂而又重羿之此己之倖得之念勝故從而為之辭也其為叔文所黨宜哉）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背音佩狃女九切○輿衆也不歌曰誦得之而狃謂惠公喪田不懲謂丕鄭）既里丕死（丕音丕死下一有禍字○既已也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死）公隕於韓（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公十五年）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謂輿人之誦豫知之故云）

非曰惠公里丕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郭偃又曰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則其為戒亦深矣子厚乃過為非之何為也哉）

塟共世子

惠公出共世子而改塟之臭達於外（共音恭臭與臭同○太子申生死國人謚為共君獻公時申生不如禮故改塟之惠公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為無禮所塟也）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靡無也）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安撫國家為王妃兮（妃滂佩切○言重耳當霸諸侯為王匹偶也）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家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替滅也數二七也）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鼂兆於人矣（鼂形也兆見也）若人必霸於諸侯其耿光於民矣（耿猶照也）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霸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況以是故發邪（是一作臭）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

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諫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文公殺懷公于高梁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晉惠公五年秦帥師侵晉獲晉侯以歸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枝子桑也）子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謂雖立有道君父之恥未刷）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質脂利切適丁歷切）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縶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莫不一本作慕字）周室雖卑猶是王命命穆公以爲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恥者亦大矣（恥一作集）弃至公之道而不知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公下一有大中字○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在魯僖十五年）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慶鄭勸公予秦糴弗聽秦侵晉晉師潰惠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君遂止于秦秦既歸惠公惠公歸故斬之止獲也）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惠公未至蛾晳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伯曰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晳欲舍之惠公不可）

乞食於埜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五鹿衞邑）埜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人國語作民○塊墣也日以戊申戊土也申申廣土地也）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爲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衞土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汲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吳語昔楚畔靈王猶徬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

懷嬴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與音預○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惠公夷吾子也質於秦逃歸而立爲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爲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强乎仁豈習西戎之遺風歟（黃震曰秦之歸固非矣重耳之受亦非也不得已而受亦終始禮待）

（之可也穆修曰國之命在禮人倫之教化尤嚴於有國之初子厚謂文公取國爲大納懷嬴爲小是已人倫不明教化不立矣雖取威定伯何益於久遠哉）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屯張倫切○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季子晉大夫胥臣臼季也）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況夷吾死圉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謂大辰（因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大梁實沈大火皆星名此言公以辰出而參入也）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云可略也大火實沈之說贅矣

命官

胥籍狐箕欒郤栢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也）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邪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邪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弃之邪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氾（氾音凡○周惠王生襄王以爲太子又娶於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襄王之后翟懼王廢隗氏翟人伐周故襄王避之於氾氾地名）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成周東都郟王城也）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攢茅之田（陘奚經切鉏仕魚切攢才官切○八邑周南城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倉葛陽樊人）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邪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弃禮違親云云（○初晉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則觀狀是曹非鄭也而注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是又從而爲之辭也按詹鄭叔詹伯也文公過鄭時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此文公所以乞詹也）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爲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爲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飢

晉飢公問於箕鄭曰救飢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箕鄭晉大夫）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飢邪其言

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鄭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邪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恆也恆固在久若爲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爲救飢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以是觀汝汝勉之（宣子趙衰之子宣孟盾也韓獻子韓厥也靈公襄公子夷皐也趙孟卽宣子河曲晉地魯文十二年秦伐晉戰於河曲干行犯其軍列也）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雖就爲辱猶不可以爲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則法也修行也）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邪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攷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麑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宋魚切麑音倪○鉏麑力士也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麑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鎭也賊國之鎭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

非曰麑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爲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爲社稷之衞也久矣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爲賢邪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歟下一有向字）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麑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范文子范燮也宗宗人祝祝史也鄢之役晉伐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欒武不聽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鄢歸懼難而祈其死）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祀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蟜

長魚蟜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云云公曰一日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爲宄在外爲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强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竝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殺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三郤郤至郤錡郤犨也欒欒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蟜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亂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蟜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今左氏下二十七字一本在入鉏麑之末非是○穆文熙曰長魚蟜既殺三郤復脇欒中行氏欲殺之及不獲命乃遂出奔灼知禍本脫屣欒位可為異人左氏未可盡非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雞丘雞澤事在魯襄三年曲梁晉地魏絳魏犨之子莊子也揚干悼公弟也行行列也僕御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一無貴字一無公子貴三字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止一作正非是○止者執也○韓醇曰軍政殺貴大賞貴小當殺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是賞下流也不責宜殺子而戮其使不洽揚干而戮其僕已為有禮又安得謂之殺無辜乎若子厚必請君命則又不然投機之會閒不容息方欲作士氣以決一戰而每每稟命是非失火之家必白大人而後救之乎

逐欒盈舊本此篇在叔魚生之後今依國語正之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名彪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　云云　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　云云　使祈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掄擇也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欒盈黶之子書之孫也欒書厲公七年弒厲公卽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為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也陽畢晉大夫祁午中軍尉曲沃欒盈邑名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弒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晉謂欒盈出奔楚後三年晝入為賊於絳且君將懼禍懲亂邪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況其亂之無罪乎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也後為贊理受雝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揚食我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食音異我音飤○揚叔向子伯石也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邪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說古悅字○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於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曰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晉主樂大師子埜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鷃射食亦切鷃音晏國語作鴳同

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鷃扈小鳥也豎內豎襄名也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殪一計切○兕似牛而青重千斤善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叔向羊舌肸也今君嗣吾先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于顏乃趣舍之忸女六切怩音尼趣音娶又音促○忸怩媿顏也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反徵先君以恥之邪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 后子景公之弟名鍼來奔在魯昭元年 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語見左傳昭公元年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 和醫名 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 官職也 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熨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脈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脈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脈理平以延其年邪 和之謂諸侯不過三年云云蓋以國之庸君出無敵國外患內必過於淫荒是以速死否則猶可稍久此亦理之常也子厚非之大似矯強

黃能

晉侯夢黃能入于寢門 能奴來切亦作熊○晉侯平公也能三足鼈也 晉子產來聘曰鮌殛于羽山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云云

非曰鮌之爲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爲能也能之說好事者爲之凡人之疾蒐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爲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云云行刑不疚以免於難 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爲晉上卿而又不及免難謂免殺君之難 及桓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士于楚云云○懷子桓子之子盈也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邪 謂欒書殺厲公也 前之言曰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士于楚則吾惡乎信 晉書陽畢曰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公使陽畢適曲沃逐欒盈 且人之善咸繫其先人己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帥師伐翟圍鼓 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也翟鮮虞也鼓白翟別邑事在魯昭十五年 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

非曰城之畔而歸己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庥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

嚮之二者邪

具敖

范獻子聘於魯（范獻子，士鞅也）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爲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名具，伯禽之曾孫；武公名敖，獻公之子）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埜之不云具敖（公孫敖，慶父之子）

董安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下邑，晉邑。多，功也。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狂疾言戰爲凶事，猶人之有狂疾相殺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恥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爲也動以謀國，吾固不說董子之潔也。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懟，徒對切）

祝融（此以下鄭語）

史伯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史伯，周太史也。高辛，高嚳也。黎，顓頊之後吳回也。祝，始；融，明也）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舜禹王身，稷契在子孫，公侯伯謂其後杞宋及幕後陳侯也）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己董彭禿妘曹斟芈也）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衞也。夏商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豕韋者，商衰，二國相繼爲商伯）當周未有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音弭○芈，楚姓。按黎爲祝融，生陸終，終生六子，其季曰季連，爲芈姓，楚之祖也。季連之後爲鬻熊，事周文王，其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于荊蠻，是爲楚子）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虞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姓纂：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而封之於陳，其後爲楚所滅）堯之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祜邪？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於必弊者也。今王弃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云云。其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夏后卜請其漦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化爲玄黿，入王府，府之童女遭之，既笄而孕云云。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漦，龍所吐沫。童女之所孕者，褒姒也。太子，幽王之子宜白也。申，姜姓，宜白之舅。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故云。王，幽王也）

非曰史伯以幽王弃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以取其必弊焉

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怪者之爲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芰此以下楚語

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子子夕也芰菱也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芰家臣曰老宗老爲宗人者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去差呂切○建到之子子木也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其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非曰門内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芰之薦不爲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芰於籩是固不爲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爲逆也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楚語子夕嗜芰子夕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蘇軾曰甚矣子厚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弃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邪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未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王楚昭王對觀射父所對者也已止也此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縱放縱則遂廢滯難復恐懼也生人物殖長也生物不長神不降以福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于晉王孫圉楚大夫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珩佩玉之橫者對曰未嘗爲寶所寶者曰觀射父云云○觀古亂切射音亦父音甫○觀射父楚大夫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左史官名倚相名

非曰圉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而其二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覡之妄者女巫曰覡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吳語員音云○

伍員伏劍而死魯哀公十一年死伍員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事吳王夫差夫差起師以伐越王句踐句踐起師逆之夫差將許越成申胥諫之不聽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我不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劍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

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左傳哀公十一年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注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王孫欲以避吳禍而又入以卽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狠人也歟予嘗渡笠澤出胥口至子胥盛鴟夷所投處時友人宋白均從作懷古詩結云豈惜宗臣難去國空令千古泣忠魂予曰是卽子厚之見也孰知子胥於闔閭不可不諫之知遇行成之諫特因事效忠以一死報先君耳彼固知其無濟也尚何謂非吾之所知哉

柳先生曰宋衞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弃不錄其語其謬邪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反分為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雜蓋字一本作反數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邪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子厚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也至於時令斷刑貞符皆非是予謂學者不可不知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五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外集目錄

卷第一

賦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卷第二

傳　誌

吾子

劉叟傳

河間傳

筝郭師墓誌

趙羣秀才墓誌

卷第三

誌

太府寺李卿外婦馬淑誌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

處士段弘古墓誌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故連州員外司馬淩君墓後誌

卷第四

表

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卷第五

表　啓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賀平李懷光表

舉裴冕表

謝賜新茶表

賀破東平表

賀赦

賀太子牋

賀裴桂州啓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答鄭員外賀啓

諸州賀啓

唐柳河東外集目錄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一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賦

披沙揀金賦

柳自注以求寶之道同乎選才爲韻○劉義慶世説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見鍾嶸詩品此與下三賦皆子厚貞元五年後舉進士時作○三賦體格直是駢儷語之叶韻者耳全用經史成語更陋甚

沙之爲物兮視汚若浮金之爲寶兮恥居下流沉其質兮五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滓壯仕切○左傳天生五才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尚書六府孔修又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顧眄指炫熀而探討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湼而不淄既堅且好炫熒絹切熀戶廣切探音貪○動而句見老子既堅句見詩大田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弃予如遺熠弋入切○詩正月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左傳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易坤文言先迷後得主利詩谷風將安將樂弃予如遺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弃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將炯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炯俱永切○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杜預左傳序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左傳魯昭公二十七年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觀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錐處囊而纖光乍比劍拭土而異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爲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説乎戰國趙平原君曰賢者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晉書雷煥得豐城劍取南昌西山下土拭之送一劍幷土與張華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雷煥書條華陰土一斤致煥煥將拭劍轉精明也豈

獨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即詠陸文可併而昭明是選晶音精熒惠扃切○岐昌文王也詩棫樸金玉其相注美文王也陸機事見題注梁昭明太子蕭統集文選錄機文爲多如歎逝賦文賦辨亡論演連珠之類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籯之學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漢書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晉孫綽字興公作天台山賦示范榮期期曰此賦擲地必爲金聲

迎長日賦

柳自注以三王迎日禮用夏郊爲韻○出禮郊特牲篇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説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候啓蟄以展儀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烈之凝氣導遲遲之陽律猶分可愛之輝式佇寅賓之質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契惟精而惟一史五帝紀迎日推策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左傳凡祀啓蟄而郊啓蟄謂建寅之月詩冬日烈烈又春日遲遲左傳賈季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注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書寅賓出日寅敬賓導也職在馮相事傳小正符上春以備儀必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馮音憑相息亮切正音征○周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注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禮運注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夏小正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賾索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賾音格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猶積泰壇既罷玉漏之聲漸長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璧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

斜暉未駐於康莊禮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尊上也周禮土方氏以掌土圭之法以候日景注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閱則日有長短禮祭法燔柴於壇祭天也廣雅曰圓丘泰壇祭天方丘太折祭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詩其兩其兩杲杲日出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王一作皇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異乎天紀不修秦伯尚矜其泰時日官失職晉侯徒繼乎夏郊時音止○包裹東茅菁茅天子祭禮必用菁茅以東酒謂東茅而灌之以酒左傳謂縮酒是也禮記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書攸援天紀注紀謂時日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以秦本紀及封禪書攷之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至文公作鄜時宣公作密時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獻公作畦時祀白帝皆未嘗立泰時至漢武元鼎中始立泰時祠太一則泰時乃漢立也賦云秦矜泰時恐誤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又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韓宣子問之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于以迎之則無為者委照將久豈三舍之足憑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自然應以繫祉錫之純嘏禮儀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淮南子魯陽與韓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漢書文帝時新垣平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乃更以十七年為元年風俗通曰成帝問劉向俗說文帝及徵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向曰文帝少即位不容再中詩天錫公純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戩穀之宜受之千億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竝虞夏而何慙戩音剪○詩俾爾戩穀戩與翦同戩盡穀善也

記里鼓賦

柳自注以聖人立制智者研精為韻○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車又見葛洪所集西京雜記崔豹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振鐲尚方故事有作車法

异哉异音異舉也又集韻音怡發歎一曰已也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即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鸞以入用竝司南而為急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埜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禮記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漢書飾行三十里古行五十里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埜蚩尤作大霧軍士皆迷路帝作指南車以示四方指南又名司南五擊句未詳如謂霧與指南相屬者應即黃帝事華山字恐誤當云涿鹿之埜如謂霧與華山相屬者後漢書張楷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其事又與題不洽恐非是今並存之以俟知者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機以求舊運智巧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昧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克正于時巡木偶事見題注古者天子巡狩按時而行五嶽雖道有環迴地分險易固善應而莫實諒知己而有為載攷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易以豉切為于偽切○六帖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世說魏武帝過曹娥碑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楊修便解魏武行三十里方悟歎曰我才不如卿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徼矣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響其鏜而有制徼吉弔切鏜音湯○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邊際也左傳一鼓作氣再衰三而竭詩擊鼓其鏜鏜鼓聲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可敘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步黃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機是研鄙繁音之坎坎陋促節之闐闐闐音田○渾天儀制蓋上鑄金為司辰具衣冠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蚤晚餘詳見前賦紫微垣在太微天市二垣之內黃道日行之處天之中央易曰智周乎萬物又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機也詩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又振旅闐闐妙出人謀思由

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假音格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忒于素可舉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二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易帝出乎震江淹賦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二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傳　誌

吾子【闗文○揚雄法言有吾子篇云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徽譔五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音納】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閒傳【河閒傳文小有致耳其摹寫貞淫兩截灼灼如覩此正爲士之不終其守者戒也子厚乃特以明恩之難恃則所謂諷一而勸百者是不可以已矣乎】

河閒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尨羞與爲類獨深居爲翦製縷結【操七到切○前漢萬石君傳注於上有親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　操節操也】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爲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閒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邀之遨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閒戚里之人日夜爲飭厲一有小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爲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閒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爲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爲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讙鬧以飲食觀遊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遊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欬者河閒驚跣足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閒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欬者爲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羣戚聞且退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隑州西浮圖兩閒【隑口既切又何開切云江南人呼梯爲隑按集韻祈沂二音曲岸也又魚開切修長也前漢相如傳臨曲江之隑州兮注曲岸頭也巨衣切】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閒爲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閒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爲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閒乃便抱持河閒河閒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閒竊顧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閒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旦暮駕車相戒歸河閒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

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太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怦怦恆若危柱之絃(怦披耕切又音平)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爲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閒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爲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河閒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張音帳)上下吏訊驗笞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閒大喜不爲服闢門召所與淫者倮逐爲荒淫(倮力果切)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又爲酒壚西南隅己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顔色者善爲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懵懵以爲不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爲邪行者聞河閒之名則掩鼻蹴頞皆不欲道也(蹴與蹙同頞音遏○說文頞鼻頞也)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爲修潔者有如河閒之始爲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閒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閒一自敗於强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邪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故一作固非是)

箏郭師墓誌(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誌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圍於是)

始蓋元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也子厚時在柳州作劉夢得集有與子厚書云發書得箏郭師墓誌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繁休伯之言薛訪子車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嘆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在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慨耳○此文之小品也其旨趣實可傳弁禹錫書亦極騷楚茅坤曰宕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一統志山西大同府秦曰雲中曰雁門曰代郡)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風俗通箏秦聲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或云秦人薄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爲名按禮樂記箏五絃阮瑀箏賦箏長六尺以應六律絃十有二象十二時柱高三寸象三才隋史音樂志絲之屬四曰箏十三絃其數不同如此今惟雅樂清樂箏並有十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郭師所能者蓋十三絃者也)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掔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掔舊作緊沈晦謂當作掔音於煥切儀禮曰鉤中指結于掔掌後節中也又音牽音慳掔也牽也)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弃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涼山(代謂代州今屬太原府一統志清涼山文殊師利所居其山五峯高出雲漢今名五臺)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强之宙號知聲音抃蹈以爲神奇(太宗子吳王恪恪子琨琨子祇祇子巘巘子宙皆嗣爲王)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爲擊節教閽管謹視出入(薛伯高名景晦詳見正集五卷道州文宣廟碑)餌仄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神之依叢木者謂之叢祠)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岣嶁山求道籙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岣古右切嶁九后反○岣嶁衡山別名)張誠副嶺南又强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爲歌死三日瘞州北岡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心爲浮圖形道士仁人我哀生勿弃

趙秀才羣墓誌 檃括不多語而世次生平及生死返葬日月已無不盡之

嬰臼死信孤乃立王侯世家天水邑 趙氏在春秋時事晉至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朔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後果生男屠岸賈索之嬰與杵臼謀乃取他人子使杵臼負而匿諸將遂索杵臼殺之程嬰與趙氏真孤俱匿山中至十五年景公疾卜云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於是召趙孤及程嬰復與趙田邑如故 羣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任相及 一本止作祖仕相及 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遽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問年二紀益以十 庚寅元和五年羣年三十四也 僕夫返柩當啓蟄蕭湘之交瘞原隰 瘞於罽切○左傳啓蟄而郊啓蟄建寅之月蓋正月也 稚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悽欷行路悒追初憫夭銘茲什 和胡臥切欷香衣切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集有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又有與李睦州書元和五年子厚時與李俱在永州時作故云卒于湘水之東也漢書齊悼惠王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顏師古曰謂與旁通者所云外婦本此○茅坤曰馬淑倡也按銘法此不當銘者而柳子銘之過矣然其文特佳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 廣陵揚州 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爲南康謳者李君爲睦州誣狂寇見誣左官爲循州錄過而慕焉 李時爲睦州刺史元和二年爲李錡所誣得罪貶循州更大赦量移永州詩見正集詩序 納爲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志其居之遠而名之辱幸其若是也 造語工隋平平敘去各塡數語韻絕趣絕 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岡之北陲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凋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滸嗣靈音兮永終古 謂湘靈鼓瑟今淑之死能嗣其音也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明構李蔣之翹輯注

誌一本無此五誌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并序○萬年丞貞元十二年卒是年葬誌是時作

維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三月日景本作丙避唐諱也前萬年縣丞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泊仲父之命攷時定制動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粵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長安縣高陽原祔於先塋禮也禮記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先時撰辰酌禮稱義備物外姻畢至宗人來會撰擇也左傳士逾月外姻至從弟宗元受族屬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魯後得柳姓魯世家孝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爲謚至展禽食采於柳因爲氏魯爲楚滅柳氏入楚楚爲秦滅柳氏遷晉之解縣故柳氏爲河東解人七代祖虬後魏中書令封美陽公虬字仲盤西魏大統之中爲中書侍郎史表載爲後周中書侍郎美陽孝公與此稍戾豈史誤邪四葉至曾祖攷悖皇朝朝散大夫資陽令祖□延州司馬攷頤宣州寧國丞濟德克紹厥類藏聰晦明粹爲淑和少孤季父建撫字訓道建爲金部郎中通左氏春秋貫歷代史指畫羅列接在視聽嗜爲文章辭富理精以門廕出身調補宣州漂水尉綱簿貢賦入于天府特授同州馮翊尉改京兆府雲陽主簿轉長安主簿遷萬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居養素食貧常好竺乾之道自攝塵昏之外泊如也攝音展外一作表○竺乾釋氏道也攝極也既而嬰被沈疾不克永壽姻戚動懷朋友道傷僉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君前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緬之女無子早世繼室以裴夫人諫議大夫虬之女陰教內則著於閨闈有女三人焉虬河東人代宗時擢爲諫議大夫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闕遂勒玄石措于陰堂陰堂謂壙中也銘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邪惟君之德至其賾邪德而不壽今既厄邪松柏蒼邪不朽石邪

處士段弘古墓誌并序○正集有祭弘古文元和九年當其喪過永州時作

誌亦作於是時也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剛峭少合尤濩落不事產漢志有縱橫十二家蓋戰國蘇秦張儀之書也濩落大貌莊子作瓠落意與濩落同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漢志有法家者流之言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于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頔之字曰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頔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温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權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温卒景儉逐呂字化光卒于元和六年李字致用元和三年十月貶江陵戶曹參軍前右拾遺張宿與然諾宿一作道南見山中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徼其去徼音邀通遮也○崔公名能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羣是時元和八年四月以羣爲容管經略使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爲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爲埋道邊耳漢順帝時歌直如弦死道邊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爲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爲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後

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通者不以（困者子厚謂己及劉禹錫之屬皆窮困也以用也言通達者不用之也）不懲其躓卒以亢死觀游非類有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南趾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誌云貞元二年七月十二葬誌當是時作）

柳氏子某爲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虢之閿鄉窆墨遇食（閿音聞字正作閺窆保驗切○前漢戾太子傳以湖閿鄉邪里爲戾園說文窆葬下棺也）乃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爲其誌且曰吾之先自魏已來爲宰相者累世（慶爲魏之侍中自後四世爲宰相）我高祖諱萬齒爲伊闕令襲其先河閒郡公曾祖諱某浙州刺史咸有懿德洎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爲陸渾主簿次吳縣尉次上黨丞次潞州兵曹參軍其勾稽擿發毗贊闕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終于官次殯于州若干里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窶音巨○說文窶貧而無以爲禮也）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潁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閿鄉皇天原望壽里潁陽北臨閒其地陰狹岸又數潰大懼不克久安神居是以從他兆于茲卜用十月六日甲子將以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刪其書爲文置于郵中俾移於石上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士母毛氏誌文（年月誌皆不載舊云永州時作此因題有永州而誤承之耳）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別駕祖弘義濟州戶曹夫人歸譚氏曰損爲鄧州司倉參軍損父昌爲常州錄事參軍祖曰元愛爲左羽軍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毛氏於周咸爲諸侯（周文王第九子封毛稱毛伯譚子爵國在齊平陵縣詩碩人譚公惟私者是也）譚入于莒手及魏爲后族千歲復合夫人生丈夫子曰隨隨謹愿好禮始克於裴柳爲姻隨娶裴氏今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從肇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聞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以文其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某月日祔于此誌曰

周之列國譚子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人有訓乃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子姓追號憲德內言不出孰表貞節願垂休銘永誌幽谷

故連州員外司馬淩君墓後誌（一本在正集十卷淩準墓誌後）

（舊本原系于此今正之）

元和某年月日立太子赦下（元和四年立太子寧王肆赦元和七年六月立遂王宥爲皇太子降德音二說未詳孰是）嘗有非其罪柩得返葬淩氏孤夷仲求仲自連桂陽舉其先人之柩龜筮吉利某年月歸于杭之新城祔于其墓刻前志志其行益以後志志其時立碣於墳東南隅申志于外噫亦勤矣以其先人之行宜克大于後以其孤之志宜克承于初艱其躬以延于無窮承而大宜哉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二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四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表

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子厚正集中有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又有爲耆老請復尊號表二皆在貞元十九年閏蓋爲德宗復聖神文武之號作也其事已詳於正集之注今又有表六蓋在正集之表前作者○黃震曰請復尊號表皆訣辭也子厚內集已多有之爲京兆時事業止此而已乎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辟音璧○司馬相如封禪文歷選列辟書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耿光光明也其有黯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於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振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正月羣臣上尊號云云其後雖逢阨運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泚之亂去尊號書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左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羣臣等上順聖心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明愛人之仁興元元年正月以朱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茲若墜冰谷自興元元年甲子至貞元四年戊辰爲五年矣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書皐陶謨之詞凝成也人用咸和俗惟丕變書用咸和萬民咸和皆和也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無專地之患兵法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冤之聲逋賦蒙勿收之惠漢書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禮典瑞志禮秋分享壽星於南郊靈貺屢加天恩允答豈宜固爲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貞元五年十月百寮請復尊號不允死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恥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狥羣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悃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顒顒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爲上儀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浹卽協切軼從結切而乃久爲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爲不私與己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既以狥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曜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帝者務於恢崇左傳昭公十二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王度王之法度也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一軌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庭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作規○易繫辭廣大配天地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恥於今獲罪於後實爲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和伏羲正五始祝融續三皇（始白虎通作行○白虎通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也）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咸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謡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易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陛下思成湯之罪己念周宣之側身（詩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去徽號而不稱垂烱戒而自儆（烱古迥切）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周得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方內言四方之內也）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士耆長大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臣下一無等誠二字）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也（易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易元者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攷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狄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衞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悃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一無某字）

第四表（表云去年九月謂貞元四年九月也）

臣等言去年九月二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覩文明繼跡聖後亦嘗攷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爲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號閒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爲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于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

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彊擾順侯衞奉守屏之職夷狄爲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愆必惟思而內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史記商紀湯曰吾甚武自號武王)迨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爲辭讓以守謙沖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爲烟誡以示敬恭誠謙德也(烟古迴切一本作鑑)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大下一有者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慮俯狥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懃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表云臣頎謂于頎也)

臣頎等言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炭交集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爲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真爲一王之法固以遵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爲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爲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恭敬而無或陷于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敎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扞牧圉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閑(書左之攜僕者謂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甯武子曰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注牛曰牧馬曰圉)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

不用獄頌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鑽祖官祖算二切○鑽鑿字見國語注鑽臏刖也鑿黥刑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雍一本作邕）陛下雖以爲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陛下之詔謹昧冒萬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臣頎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煩黷于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事貴舉其中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爲恭况於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見漢元帝紀）諸葛孔明誡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見蜀志）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爲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姿合至神之化有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化下一有無字）比年以來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梏拲不用可謂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喻也（犴音岸梏古毒切拲音拱○史記吏士舞文弄法）况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卽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復□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議耳內之臣庶䟦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國恥亦欲據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勸（勸一作歡）儻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匡輔之罪亦當未除（匡一作誑）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無忝之言（詩無忝爾祖聿修厥德）顧屈己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太廟郊祀上帝遂以告祠（貞元六年十月百寮請復尊號上曰春夏亢旱宿麥不發朕精誠所禱獲降甘雨既致豐穰告謝郊廟儻因禋祀而受尊號是有爲爲之勿煩固請十一月庚午祀南郊）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恐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四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五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表　牋　啓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宏衞州汲人貞元五年二月戶部侍郎遷本部尚書）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孜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衞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奉道皇帝（此系改第三表）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貞元七年以韓洄爲國子祭酒）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纔愆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霈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艸布葩英之重白麞凝彩而雪暉蒼烏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爲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懷光謀反貞元元年爲其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則此表當是時作也然子厚時年十三不應有此文況中丞者不詳其人文又闕而不全疑非子厚所作但新舊史俱稱其少精敏絕倫則時年十三亦可以成文矣或少時擬作亦未可知姑爲存以俟攷焉）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賊李懷光與臺末人奚虜遺醜（方言南楚凡罵庸賤曰臺懷光渤海靺鞨人醜類也）備聞兇險之行頗有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委朔方之地猶分禁衞之兵（建中元年七月以懷光爲朔方節度使二年五月詔懷光率神策及朔方軍討李惟岳）不感殊私乃懷異望閉者饋貢不入王師問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時李燧抱真同討魏城未拔朱滔王武俊連兵救田悅詔懷光統朔方兵一萬三千同討悅懷光勇而無謀爲滔等所敗）洎駕幸近郊敕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建中四年十月丁未車駕至咸陽戊申奉天十一月懷光引兵敗朱泚兵于醴泉泚聞之懼引兵歸長安由是奉天之圍解）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列爲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咸陽（闕）

爲裴令公舉柳冕表（裴令公名遵慶按柳冕傳云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時駐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罔海內冤之與此表合然此表當爲郭令公作其云裴令公非也又傳云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目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踰月卒據元載之誅在大曆十二年而柳生於大曆八年是時方五歲而此表又當在載未誅之前時子厚未生或謂子厚集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恐此表乃其先人作然亦不可得而攷此決非子厚之文也明矣當刪去）

爲武中丞謝賜新茶表（武元衡字伯蒼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子厚時爲監察御史乃其屬也正集有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此當次其後）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忭以喜以惶（中謝）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得覩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

霑於艸木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云大明首出也易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故況茲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拆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莊子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忻忭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元和十二年二月李師道誅東平盡平時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子厚已有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又有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表見正集三十八卷此亦當次其處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忭無涯中謝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莊子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予往是殺余也伯有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禆諶曰善之伐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苞海嶽而專祿大曆中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傳其子納納傳師道恃東秦十二之險漢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百二者謂秦地險固二萬人足以當諸侯百萬人十二者謂二十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人誘臨淄三七之兵史記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禹貢海岱為青州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也又海岱及淮為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也以其淮海之所在故曰朝宗此言東海為師道所據也封祀之山隔成異域謂東封泰山也在兗州累聖垂德曾未悛心書惟受罔有悛心悛改也餘孽滔天果聞折首易有嘉折首獲匪其醜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封禪書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後漢書志注云云亭亭皆泰山下小山也風俗通封泰山封廣二丈高九尺下有玉牒書遼海無虞見石砮之已至砮音弩○國語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砮矢鏃也以石為之此皆陛下神籌獨得廟略無遺籌一作算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艸之功漢書終軍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艸之功顏師古注言行艸中使艸偃臥故曰橫艸也坐見覆盂之泰東方朔客難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如覆盂忭蹈歡慶倍萬恆情

賀赦表表云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此謂順宗嗣位肆赦也蓋當子厚之世人主嗣位肆赦惟順宗一人耳又云謬當任用職在藩維此必代桂廣帥臣所作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忭中謝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羣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先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冠千古況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澤宣在宥之典易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禮王制王三宥然後制刑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縶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敘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勞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啟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軒黃帝軒轅氏頊顓頊也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繆當

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悅歡忭倍萬恆情

賀皇太子牋元和十四年皇帝受尊號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宥也一曰皇太子恆憲宗第三子佚攷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忭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永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崔豹古今注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四歌讚德其曰日月重輪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山海經無皐之山南望幼海注卽少海也昔天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子厚時在柳州其年十月卒踊躍之至倍萬恆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裴桂州卽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在元和十二三年閱時東平已平公前有為賀克東平赦表此豈赦後有所封贈故子厚以啓賀之歟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忭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孝經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禮記曾子曰大孝尊親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左傳昭公七年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恆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衛淮南文公也以檢校工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在元和十二年淮蔡平後傳云文公本善琴方末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之遊請授之法文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琴而子厚此文在柳州時作則衛時尚鼓琴也史傳之載過乎實矣

疊石琴薦一柳自注出當州龍壁灘下按龍壁山在柳州東北一統志云石壁峭立下臨灘瀨中多秀石是也當州卽本州之意爾如以為果出當州則柳與當道路相去尚遠唐地理志柳屬嶺南當屬劍南況子厚亦未曾至其地何以云躬往採獲也當不辨而自明矣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旦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夔旦后夔姬旦牙曠伯牙師曠也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論語注夏曰瑚商曰璉宗廟之器藝深攫醳將成玉燭之調攫厥縛切醳音釋○史記田完世家鄒忌子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醳舒也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敢效彌堅之用禮記士無故不徹琴瑟

答鄭員外賀啓以下二啓疑皆闕文

李師道三代受恩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德宗建中二年七月卒子納領軍務貞元八年五月卒子師古領留務憲宗元和元年閏六月卒弟師道領留務是為三代受恩四兇負德四兇卽謂正己納師古師道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悍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更肆猖狂孽魚列切本作蠥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忭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唐柳河東外集卷第五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遺文目錄

雜著

揚子新注五則

龍城錄四十四則

唐柳河東集遺文目錄

唐柳河東集遺文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雜著

揚子新注五則○揚子漢揚雄所著法言也序云諸子各以其知舛馳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聖人之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翹按法言東晉李軌已爲之注甚略子厚刪定雖增釋一二而亦不能盡補其亡誤故宋咸云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尚秘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辨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則其言無足取也但以爲舊本所存又果爲子厚之筆姑存之乃或者謂昌黎舊有論語筆解而集亦弗錄此注不可以已矣乎蓋論語諸解大略亦見韓集遺文答侯生書中故不贅弗可刪也

學行篇

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注云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鐸所以宣教令者也文事木鐸武事金鐸法言之意猶言使諸儒揚宣之爾

修身篇

熒魂曠枯糟莩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注云熒明也熒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爲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司馬光曰修身而不由聖人則爲弃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爲弃目矣

又云糟當爲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是以杖擿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此卽面墻之論

孝至篇

勤勞則過於阿衡

注云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謂王莽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注云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宋咸曰柳子之論非也蓋子雲觀新莽之强篡而立復暴桀如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劉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

龍城錄一卷共四十四則非子厚所撰今刪去○陳氏書錄解題曰稱柳宗元撰謂柳州也羅浮梅花夢事出其中唐志無此書蓋依托也朱子語錄曰柳文後龍城錄雜記王銍性之所作也子厚敘事文字有多少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其中似暗影出

唐柳河東集遺文

唐柳河東集附錄目

唐史本傳附韓愈墓誌舊唐書傳　宋宋　祁
祭柳州文　唐皇甫湜
祭柳員外文　唐劉禹錫
重祭柳員外文　前　人
爲李鄂州祭柳州文　前　人
題柳柳州集後　唐司空圖
舊本柳集後序　宋穆　脩
四明本柳集後序　宋沈　晦
柳文序　宋嚴有翼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宋汪　藻
題羅池廟碑陰文　宋田　錫
讀柳文　元顧長卿
讀柳子厚文　宋王安石

唐柳河東集附錄目

原书空白页

唐柳河東集附錄

明檇李蔣之翹校輯

新史本傳　宋宋祁

按朱元晦錄韓愈新史本傳取其行狀墓誌神道碑舊史傳諸文皆附注之翹於柳集亦彷其例今以退之所撰墓誌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所載及他文之別集凡有可以明子厚之本末行事者則爲之參其異同攷其詳略而併著焉至於某年有某某詩某年有某文此向有文安禮所撰柳年譜及黃大輿韓柳文章譜皆不傳況其說已皆散見集中玆特略之不復贅云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

宗元作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墓版云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禽以食采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

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朝

墓誌云七世祖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按奭字子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皇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爲吏部尚書後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奭通宮掖謀行鴆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

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

墓誌云皇考諱鎮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鎮履歷詳見宗元作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又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

墓誌云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

舊史云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緻燦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

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

宗元先侍御碑云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

又與楊誨之書云吾年十七進士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二年乃得仕乃爲藍田尉

墓誌云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按新舊史皆作授校書郎非是正集有太學諸生留陽城書可攷

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

墓誌云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通鑑云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與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知其端者順宗即位韋執誼爲尚書左

丞同平章事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內與
李忠言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
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外黨則韓泰
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
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素與往還者相次
拔擢至一日除數人
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
舊史云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
通鑑云永貞元年秋七月王叔文旣有母喪韋執
誼益不用其語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當
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八月庚
子制令太子卽皇帝位壬寅貶王伾開州司戶王
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九
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爲撫州刺史司封
郞中韓曄爲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郞柳宗元爲邵
州刺史屯田員外郞劉禹錫爲連州刺史十一月
壬申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朝
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郞出爲刺史貶之太
輕己卯再貶韓泰爲虔州司馬韓曄爲饒州司馬
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爲朗州司馬又貶河
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和州刺史淩準爲連州
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爲郴州司馬
旣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閒其堙厄感鬱一寓
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倣離騷十數篇見集二卷及八卷
墓誌云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
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宗元遊山水諸記見集二十九卷按與李建書云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此所謂自肆於山水也
雅善蕭俛詒書言情　云云　又詒京兆尹許孟容　云云
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二書俱見集三十卷
國朝周思兼八司馬論云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
其才自顯於世而伾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
之域雖欲發憤以自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
不足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
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
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
是以天下皆惜其材坐視而莫爲之言而其故人
僚友雖貴顯於朝廷黜陟天下之士而獨靳於一
薦如宗元於蕭翰林許京兆楊京兆諸人雖致書
累累數千言亦終不能少爲之助蓋疑而忌之者
盈朝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閒故寧屈其材使
之負怨以終其身而不敢强人之忌以起天下之
謗八司之黨惟鄭异之材爲下而元和之末猶得
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
名愈甚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惜哉
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曰貞符
云云〇見集一卷　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咎作賦自
儆曰懲咎　云云〇見集二卷
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
墓誌云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
子厚得柳州
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

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子母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州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

舊史云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南絶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吾于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艸章奏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

墓誌云嗚呼士窮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媿矣

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己錢助贖

墓誌云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餘政詳見羅池廟碑）

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遊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墓誌云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其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新史吳武陵傳云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

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司馬遷崔駰蔡邕）

墓誌云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

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是必有能辨之者矣

舊史云貞元元和之閒以文學聳動縉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該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手揖前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愼獨正爲此也

旣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羅池廟碑載韓集三十一卷）

贊曰王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媢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明卿才大夫惜哉

祭柳柳州文　唐皇甫湜

（昔韓昌黎有祭子厚文自宜錄著此文之上特以韓柳二集並列故不復贅然此文舊本皆略止載嗚呼柳州至王章凜凜八句今特訂補以舉其全云）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遊學聲華藉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改迴蟲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驟閱班品靑衿縉紳屬目斂衽分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太白易慘華鐘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鬱羣議悠悠積毀竟奄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已然相視咨嗟歸𣌭秦原卽路江臯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辭以佐羞醪尚饗

祭柳員外文　唐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淸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哀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欵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輴（輴音茜載柩車也○）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按子厚遺書不傳）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韓泰字安平韓曄字宣英）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艸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釁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艸此慟何極（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艸則不哭）嗚呼子厚卿眞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

天厚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同於己子（周六子厚之子墓誌云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始生）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員外文　唐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烱烱之氣戢于一木形與人等今既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府感激主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桂府謂裴行立內弟盧遵也）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崔羣字敦詩韓愈字退之）幼穉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安平來賵禮成而歸其他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異日庶我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唐劉禹錫

（按李大夫名程元和中爲鄂岳觀察使唐史有傳）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論之詳熟孔子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見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縉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鶩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程與宗元同擢進士宏詞科亦調藍田尉故云）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甸服載期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閒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離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遠持郡符柳水之壖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貺屢傳箋盈艸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差肩（鍾繇索靖善書班固揚雄善文）賈誼賦鵩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邅迴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蚤謝穉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旐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既及岳陽出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顧君遺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舊本柳集後序　宋穆　脩

（序柳集者多矣而止錄此三作者以其有功於茲集也他或議論可採則已收之敘說故不贅）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墮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

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遏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賫韓以自隨（寶或作齎）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劘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眞耳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元年秋九月河南穆脩伯長後序

四明本柳集後序　宋沈晦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爲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閒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爲讎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閒京師開行顚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掔玥當作扭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痚瘧宜爲痎瘧狠倖宜爲狠倖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曄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讎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羸又甕葺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試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鋟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柳文序　宋嚴有翼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武德以來沿江左餘風則以飾章繪句爲尚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黜浮爲工至於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漢渾然爲一王法者獨推大曆正元閒是時雖曰美才輩出其能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退之之文史臣謂其與孟軻揚雄相表裏故後之學者不復敢置議論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當王叔文用事之時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迨其踐祚方欲有所施爲然與文珍韋臯等相忤內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

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洗嗚呼子厚亦可謂重不
幸矣尚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
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
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
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
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
中人兵權牾阻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夫劉闢
其意非忠乎皐銜之會順宗病篤皐揣太子意請監
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皐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
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
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
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嗚呼如文公之論人可謂
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余嘗嗜
子厚之文苦其難讀既稽之史傳以校其僞繆又攷
之字書以證其音釋編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雖懸
金於市曾無呂氏之精然置筆于藩姑效左思之篤
後之君子無或誚焉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春三
月十一日建安嚴有翼序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宋汪　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
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
州刺史葢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
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
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
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
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閒坐法華西亭
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薙榛蕪搜奇選勝自
放於山水之閒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
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
谿石之上其謂之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
而出也其謂之南㵎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
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閒爲先生杖屨徜徉
之地唯黃溪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
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
游之不數耶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
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鈷鉧潭南㵎朝陽巖之類皆
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
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爲峒獠侵耕
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
處而龍興今太平西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
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
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
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揚
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
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
徒燕公張說許公蘇頲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
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
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
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
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
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
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

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絶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題羅池廟陰碑文　　宋田　錫

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强爲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叙其事而銘之于碑矣其有遺意錫幸得而紀焉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質而無其文故周勃持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祚游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賢彬彬然若黼黻之華袞鏘鏘然若咸韶之在懸古人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害以巽令人以隨顏子之賢當周德之衰微孟軻之仁值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聖人之道偃蹇爲霸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閒通籍於元和之時闊步高視飛聲流輝謂佐王之才得以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雖得其時而無知己設有知己一人而已故國僑出涕以子皮之死夷吾之慟以鮑君亡矣唯公有劉公禹錫之交有韓侯退之在朝有呂衡州以倜儻與公爲游處有皇甫湜以文章與公相遊遨而公位不過爲南宮外郎命不過爲柳州之牧以讁而出至死不服如明堂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馬斃於輦轂時邪命邪以是知爲仁者未必獲祐脩德者或虧多福予聞四瀆視諸侯五嶽視三公爲靈神甚貴在祀典尤崇所職者以明以晦所主者爲雷爲風助天以總萬靈助國以濟三農所以籩豆有加蘋蘩用豐其疏爵也有袞冕劍舄其用樂也有簫笳笙鏞安得公之生也惠惟及於一州公之亡也神猶介於遐陬唯裔夷感慕而靈祠潔修迓神之威有荃橈兮桂舟饋神之奠有椒漿兮蘭羞無金策追封之贈無袞衣加寵之優使公與沈湘之魂爲偶而配濤之神作儔以公之齊聖廣淵聰明正直宏深之量昭明之識而不爲星爲辰斡運陰陽拱於北辰不爲嶽爲瀆含吐風雲康於黎民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羅池之神是知天命難諶兮命靡常因紀爲碑陰之文

題柳柳州集後　　唐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甞覽韓吏部歌詩累百篇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書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甞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

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罔惑偏說以葢其全工

讀柳文　元顧長卿

大德壬寅夏余以事趣福唐寓所卑濕鬱蒸悒悒如墮甑閒既簡出入又倦應酬益無事搜故簏得柳文數帙與客味誦以爾日客曰河東文刻削多微詞閒未脫駢儷習閒又好爲浮屠代作慧語去韓逈甚予曰二公生相好文筆相糾輒然柳非抑滕韓者毋輕訾讀宋清傳客曰予謂刻削多微詞非邪至李赤傳曰甚矣又讀謫龍說曰爲尚書郎例貶後懟筆也果累讀蝜蝂傳麋驢鼠戒愀然曰子厚以譎怪妄尊而儕人類於是蠢蠢者抑又甚矣最後讀河閒傳曰噫君臣之際尚忍言之是不可以訓撫卷喈喈若不能平者予曰是惡足爲之懟忿而喈喈者邪夫始貞而終凶倏忽而乍弃飽食厚貨狎非其類以是非好惡遷其神卒飲愧死以取訾於世世或有之或子厚之飾說竄語峻文醜詆則適足以爲己之訾而烏足以訾人子厚踵世業躐高等躋膴仕廉悍自表褖其禮節猶未改也一日勢利撓於前意不能無動伾文陰詭險詖鬼蜮之雄其並緣以爲名高者羣惡少無賴男子爾頑嚚沓貪權賄重輕曾溷厠不若顧乃詭笑側視以爲是我良友過矣又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安元元豈狂易病惑邪利帝之昏抑太子之明睢盱澒洞盜暴萬狀以爲真飽食無禍也重離繼天陰類惡物弃隱處而子厚亦頓踣鬱於越楚之郊晚坐夢得玄都語又例徙卒躓仆不能起悲夫子厚異時不自顧賴遂厄窮以斥其才高其負詬重又不自緘默顧欲以文墨語言之技戕囊隔角懇懇然取勝於人至死不悟噫失身撓節貽笑千祀文雖文無益也然則畢之爲溷濁極之爲荒淫下之爲市人反之爲異類是皆不足以訾人而適足以爲己之訾也果矣客曰唯唯是足以爲戒

讀柳子厚傳　宋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唐柳河東集附錄